母与子

ROMAIN ROLLAND

L'AME ENCHANTÉE

ÉDITION DÉFINITIVE, 1951.

ALBIN MICHEL, PARIS.

母 与 子（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75,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8 $\frac{1}{4}$ 插页 3

198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8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01—150,000

书号 10019·2978 定价 1.45 元

译 本 序

释 题

罗曼·罗兰一生写过两部多卷本的长篇小说，一部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我国早有译本；另一部是《母与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整的中译本。

《母与子》法文原题 L'Ame enchantée，直译就是：《受魅惑而欢欣鼓舞的灵魂》，我过去译为《欣悦的灵魂》，接近直译而非完全直译。

法语 enchantée 这个词（动词 enchanter的过去分词），意义双关，既可训为“受魅惑”或“中了魔法”，也可理解为“欢欣鼓舞”。而在汉语中却找不到这样一个意义双关的词，所以按原文直译，势难办到。

罗曼·罗兰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为这部小说的订定本（edition définitive）写《导言》① 时，对于小说的标题有所说明。首先，他认为人生如梦，小说的主人公安乃德每次开始一场新的幻梦时，感到欢欣鼓舞，如同受到魔法的魅惑一样；等一场美梦幻灭之后，她又开始另一场美梦，于是又受一次魅

---

① 《导言》全文的中译就收在《译本序》和《初版序》

惑，又欢欣鼓舞一番。这样连续不断地从一场美梦过渡到另一场美梦，直到生命终结。因此他把小说的女主人公叫做“受魅惑而欢欣鼓舞的灵魂”。其次，作者在《导言》中声明，他故意用这个意义双关，模棱两可的词作为小说的标题，为的是让读者去大费猜思，象猜谜一样。也就是说，这个标题本身是一个“谜”，也是一种文字游戏，用汉语直译是不可能的。

与其用似是而非的直译，不如按照小说的真实内容而采用适当的改译，所以决定用小说第三卷的小标题《母与子》，作为全书的总题。不过这也是权宜之计。待日后小说全文的完整中译出版，广大读者掌握了小说的全部内容和真实意义，请大家提提意见，集思广益，看究竟用什么标题合适，必要时再改也可以。

至于译本改题，早有先例，而且不少，例如但丁的《神曲》，意大利文的原题直译是《神圣的喜剧》；雨果的《悲惨世界》，法文的原题直译应作《苦难的人们》，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梗　概

《母与子》篇幅巨大，全文中译将达一百余万字，准备分为上、中、下三册陆续出版，上册包括《译本序》、《初版序》、《订定本导言》、《安乃德和西尔薇》、《夏季》；中册包括《母与子》（上、下）、《七将攻打岱勃城》和《安乃德在丛林中》；下册包括《罪恶之风》、《搏斗》、《佛罗伦萨的五月》以及《神圣的道路》。由于[illegible]的篇幅只能分卷陆续出版，为了让读者对这部小说的[illegible]致的了解，现将情节概略介绍如下：

小说主要叙述女主人公安乃德和她的儿子玛克一生的事迹。时代背景是上世纪末叶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初，那时，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日益猖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愈来愈明显。

安乃德是巴黎一个颇有名气的建筑师的独生女。她母亲早已去世。她二十多岁时，父亲也病死了。她成了一笔巨大遗产的唯一继承人。但是由于她将全部家产委托一个公证人（相当于会计师）经营保管，自己长时期不闻不问，结果公证人背着她拿她的财产去作赌注，搞投机事业，现金股票全部输光，连人都逃跑了。安乃德没有想到她突然间成了赤贫之人，连她住的祖屋也被法院查封拍卖，偿还公证人用她的名义欠下的债务。

安乃德在破产之前，个人生活上还发生了一件不正常的事：她没有结婚，可是生了一个孩子，而且决心由她一
担抚养孩子的责任。破产以后，安乃德找不到正式工
靠当家庭教师谋生，终于把她的私生子拉扯大了。

安乃德有一个热情洋溢的性格，而且非常正直、固执。年轻时，她由于一时失去自制，和她当时的未婚夫洛瑞发生了关系，怀了身孕。她并不后悔她的轻率举动，却拒绝和洛瑞结婚。理由是洛瑞不能理解她的独立不羁的性格。她主张妇女即使结婚也不能成为男子的附属品，应该保持良心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有独立自主的精神生活。而洛瑞不能理解，也不愿意考虑这种他认为非常奇特的见解。再加洛瑞的父母是外省的富裕资产者，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家庭气氛，使安乃德反感，所以她坚决不和洛瑞结婚。

安乃德始终没有结婚，独身到老。并不是她没有结婚的机会，曾经有不少男子追求她。可是她选择对象非常苛刻，稍不称心，宁愿破裂，决不降格以求。倒不是她在物质生活或其他方面有什么过高的要求，而是由于她禀性非常耿直，待人接物绝对诚恳，做事决不稍稍违背自己的良心。没有一个男子能理解和尊重她这种高度真诚、正直和纯洁的精神境界。连她自己的儿子也不理解她。有一个时期，玛克和他母亲在感情上发生很大的隔阂，母子二人闹矛盾，生活非常痛苦，安乃德十分伤心，可是她坚忍不屈，决不向她儿子表示让步，以求勉强的相安无事。

玛克到了中学时期，成了一个体质比较脆弱而精神非常倔强的神经质的少年。他外表冷淡，心里充满热情，而固执的脾气则和母亲不相上下。他先不理解为什么安乃德没有丈夫，以为她品行不端。等他长大成人，才慢慢认识母亲的高尚，一辈子宁愿过艰辛刻苦，自食其力的生活，决不肯委曲求全，取悦于人而过那种比较富裕安逸的日子。玛克渐渐地理解母亲，佩服她的为人，恢复了母子间的感情。但是母子之间真正同心同德，有共同的语言，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两人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一致表示不满，对于不公正的现象怀有同样的义愤，直到最后，母子二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总之，小说在母子之爱这个老生常谈的命题上，处理得比较入情入理，实事求是而不落窠臼。那就是说：即使是骨肉至亲，光凭温爱和私情也不一定能保持牢固持久的感情关系，而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则可以使亲密的感情经得起考验。

《母与子》这部小说实际上分为上下两部分。前半部写到第一次大战结束。后半部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写起，写到三十年代初期。前半部基本上完全写安乃德的个人生活：恋爱、生育孩子、破产、过自食其力的艰苦生活……小说前半部的最后一卷（第三卷），叙述安乃德在大战时期从事反战活动，这是她从个人生活到社会生活的过渡，也是小说前半部与后半部之间的过渡。

小说的后半部先写第一次大战刚刚结束的年月里，法国（以至西方）社会上各种矛盾反而更复杂、更激烈了，人心惶惶，思想混乱。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玛克和他的同学、同辈的青年人都心烦意乱，思想苦闷，前途茫茫，不知所从。在那时期，青年玛克曾经去拜访路过巴黎的当代文学大师罗曼·罗兰①，请他指点人生道路。罗曼·罗兰对玛克的劝告归结为一句话：勇敢地走你自己认为正确合理的道路。这句语重心长的赠言后来对于玛克走上要求进步的道路，参加反战反法西斯的群众性斗争，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和罗曼·罗兰自己二十岁时去拜访当时法国的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勒南之后，把这位大师的赠言作为自己终生的座右铭一样。勒南的赠言就是“没有自由就没有真理”。

《母与子》前半部的主人公是母亲安乃德；后半部虽然标题为《预示消息的女使者》，实际上的主人公是儿子玛克。玛克勇敢地走上他自己选择的正义道路，也就是靠拢革命的道路。安乃德心里赞成儿子的正义行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鼓

① 作者用自己的真名实姓，不止一次出现在这部别开生面的小说中。

励他，支持他。但是，母亲究竟是母亲，她知道玛克的勇敢行动会招致危险的后果，因为当时法国的法西斯势力也相当猖狂。安乃德常常夜里从睡梦中痛哭着醒来：她梦见了玛克惨遭不幸……

噩梦不幸成了事实。有一年夏季，玛克为了暂时避开法国法西斯对他的威胁，和母亲、妻子、小孩一起去瑞士游览休息了一个时期(那时他正好收到一笔稿酬)。在瑞士，一个伪装朋友的坏人把玛克诱骗到意大利去玩。于是，在佛罗伦萨的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一群黑衫党暴徒用匕首把反法西斯的青年战士玛克刺死了。

安乃德在悲痛之余，毅然决然拾起从玛克手中落下的反法西斯大旗。她踏着儿子的血迹前进，勇敢地加入反法西斯的群众斗争，继承玛克未完成的事业。她在群众大会上登台发言，给听众以深刻的印象。可惜她未老先衰，五十多岁已身患重病，不久就离开人世。

主导思想

《母与子》这部小说并非只有一个主题，实际上先后出现几个主题：有作者在动笔前预先计划的主题，又有在创作过程中想到的主题，甚至还有在脱稿后总结出来的主题。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自己宣布的主题思想，往往和小说的实际内容，以及具体的艺术效果、客观影响，都不一样。讨论《母与子》的主导思想，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罗曼·罗兰在写《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最后几卷时，已经开始设想第二部多卷本长篇小说，而且打算让这部未来的小说中的主人公走出个人生活的小天地，参加到社会生活的群众活动中去。这一主导思想后来在《母与子》中确实兑现了，在小说的后半部，安乃德和她的儿子玛克已经走到了十字街头。

《母与子》的作者曾经考虑过的第二个主题思想，是两性间的矛盾冲突。具体说是指同一辈的男子和妇女之间在思想状况和社会地位方面的种种不协调、不均衡引起的冲突，也就是现代妇女争取完全独立自主的社会地位的斗争。从小说的实际内容看，上述主题思想并未充分发挥，更说不到占主导地位。只在第一、二两卷中，这个问题似乎接触到了，但作者并没有紧扣这个命题做文章。至于在小说的第三、四两卷（篇幅约占全书四分之三），这个问题根本不提了。这意味着作者事先考虑的这种想法，在他写作这部小说的实践过程中，证明是不切实际的。

为什么用两性间在思想与生活上的矛盾冲突作为命题不可能在小说中大做文章？因为这不是当时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小说的第一、二两卷反映的时代是十九世纪末叶与二十世纪初年。当时法国妇女在选择职业和自食其力的问题上，基本上与男子享有同等权利，只是在政治地位上，女子没有被选为议员，也没有担任行政官吏的权利。可是安乃德所争的不是做官的权利。在男女关系上，法国法律规定成年妇女在爱情与婚姻上绝对自主，任何人（包括父母）不得干涉。成年妇女没有结婚而自愿地和男子发生关系，甚至同居、生儿育

女，法律也没有明文禁止，不过资产阶级，尤其是富裕的大资产阶级的伪善的道德，好象鄙视与排斥这种非正式的婚姻关系。①

由此可见，安乃德斗争的对象不是法律，不是社会制度，而是上层资产阶级的自私与虚伪。安乃德虽然曾经是出身于富裕的大资产者家庭的"阔小姐"，但是她的思想意识，她的感情和爱好，完全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尤其在她破产以后。而这部合计将近一千五百页的小说，在第一百九十页上已经宣告安乃德破产。所以，小说所写的安乃德基本上是破产后穷得一无所有，靠工资度日的安乃德，而不是阔小姐的安乃德。

破产后的安乃德和社会的矛盾已经不是什么自由恋爱，不是什么不结婚而做母亲的权利等等，而是吃饭问题，也就是劳动的权利，谋生的权利。这些问题对男女都是一样的，许多贫穷的男知识分子解决谋生问题和安乃德一样困难。所以说，小说写到这里，实际上的主题思想已经根本与女权问题无关。

安乃德对大资产阶级，或者说"上流社会"的反感在她一生各个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年轻时，安乃德讨厌大资产者，尤其是资产阶级男子在爱情、婚姻以及家庭等问题上的自私与伪善；中年时期忙于谋生的安乃德深深感到受剥削的痛苦。由于她没有高等学校的毕业文凭，不能担任正式的中小学教师，只能做家庭教师，工资不固定，生活没保障，东奔西跑

① 实际上资产阶级一直在实行半明半暗的公妻制，《共产党宣言》就揭露了这种丑行。

地教家馆，工作特别辛苦，报酬却十分菲薄。那时，她看到周围和她处境相似的贫苦知识分子，有男的也有女的，往往为了一块面包互相争夺得头破血流，惨不忍睹。而社会上富有家财的人们，对于这种现象是无动于衷的。

经过第一次大战期间严峻的事实教育，安乃德开始省悟战争之所以爆发并且战火久久不能熄灭的原因就在于有一些大资本家、大财阀在幕后操纵，兴风作浪。以这个思想认识为出发点，安乃德逐渐走上同情苏联，同情社会主义革命，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的道路。到那时，安乃德从年轻时期起对大资产阶级，对上流社会的反感已经发展到自发的、朴素的阶级感情的高度。但是，必须说明，安乃德的阶级意识只是一种初步的感觉，还不是明确的思想认识。也必须说明，罗曼·罗兰写了安乃德阶级意识的发展过程，也不可能是出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他没有形成这种观点），而仅仅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造成的客观效果，所以不能牵强附会，认为这也是《母与子》的主导思想。

《母与子》的作者没有立意用阶级观点塑造他的人物。他在安乃德身上强调的是她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坚毅不屈的个性。在罗曼·罗兰的作品中，主要人物几乎都具有绝对正直和真诚的人格，强调“良心”的坦白和“灵魂”的纯洁；他们经常把“良心”、“灵魂”这些名词挂在嘴上，就象新教的牧师一样。安乃德这个人物的精神面貌，在罗曼·罗兰的作品中绝对不是孤立的例子。

最后，请看《母与子》作者自已一再声明的主导思想和上文分析的小说的实际内容，相差有多么远。一九二二年小说第

一卷出版时，卷首有一篇短短的《告读者》①，最后一段说："请不要在这里寻找什么命题或理论。请看，这不过是一个真挚、漫长、富于悲欢苦乐的生命的内心故事，这生命并非没有矛盾，而且错误不少，它虽然达不到高不可攀的**真理**②，却一贯致力于达到精神上的和谐，而这和谐，就是我们的至高无上的真理。"又是"真理"，又是"和谐"，难道这还不算命题，不算理论吗？

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写的订定本《导言》中，作者重申这种命题和理论。首先，他认为写小说光写人物的言语行动，那还没有接触到生活本身，因为真正的生活是内心生活。所以《母与子》特别着重写人物的，尤其是安乃德的内心生活。然后作者把安乃德的内心生活概括为上文提到的那个公式，那就是安乃德从一场美妙的幻梦，过渡到另一场美梦，在这过程中，她不断地受美梦的魅惑而欢欣鼓舞，又不断地幻灭，如此连续不断，直到生命结束，最后一切互相对立的因素都归于调和，达到和谐的最高境界。所以他说人的生命是交响乐，是不同音节的矛盾统一，形成和谐的节奏，小说也无非表示这种音乐而已。所以他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是"音乐小说"，《母与子》也是"音乐小说"。这种玄而又玄的哲理，是罗曼·罗兰写小说的总的指导思想，他的美学原则。

如何解释小说的实际内容、它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效果、它的客观影响和小说作者所宣扬的玄理之间的距离呢？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再一次想起恩格斯论巴尔扎克时说过的一句

① 就是收在本序文后面的《初版序》。

② 原文此地"真理"二字用大写字母。

话，那就是小说的现实主义可以不由作者自主地表现出来。毛泽东同志也说，评论一个作家不能光听他自己的宣言，而要看他的行动，主要是作品。

创作过程

罗曼·罗兰开始构思《母与子》远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完全脱稿以前，也就是说，在一九一二年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风暴及其对于罗曼·罗兰的生活与思想的影响，肯定是这部小说之所以不能及早动笔的主要原因。一九二二年五月，罗曼·罗兰移居瑞士，六月开始写这部多卷本小说的第一卷《安乃德和西尔薇》，同年十月脱稿。紧接着他就写第二卷《夏季》；一九二三年春，《夏季》完成。在这以后，有两年之久作者完全中止了小说的写作。当然，他忙于别的事，有别的原因使他分心，但是恐怕也由于他需要充分踌躇一番，才能决定怎样接下去写，怎样继续发挥他原先计划的主题思想。

从罗曼·罗兰的《日记》中看，似乎有一件偶然发生的事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使他的思想豁然开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终于看见了小说继续发展下去的一个新方向，所以又拾起搁置已久的创作之笔。

事情是这样的：在大战期间，有一个朋友告诉罗曼·罗兰，说他曾经在法国某小城市遇到一队德国战俘，从前方押送到后方去集中拘禁。在大街上，一群法国人包围了他们，对那些缴械投降的德国俘虏大肆辱骂、侮辱、甚至殴打。战俘们不敢抵抗，低头忍受，样子十分觳觫狼狈。那位朋友实在看不过

去了，便挺身而出，拦阻那些“爱国英雄”继续虐待战俘，并且向大家解释，这些德国人上前线打仗也不都是出于自愿的，他们大部分是普通老百姓、劳动人民，他们拿枪是被迫的，战争的责任不应当由他们承担，虐待失去抵抗力的战俘不能算什么爱国行动，而是卑怯的表现，况且在德国也有许多被俘虏的法国人，难道他们也应当受这样的虐待……这番话开导了虐待战俘的那些人，使大家陆续散去，给战俘解了围。

在《母与子》第三卷中，作者写了和上述情况完全一样的一段插曲，不过当事人不是某某朋友，而是安乃德。第三卷中安乃德的一切活动就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她不但同情战俘，而且帮助战俘逃跑。在当时，她的反战思想是单纯地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基础的。

小说第三卷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动笔，一九二六年五月完成。这之后，罗曼·罗兰的创作活动又中断了。这一次搁笔有三年之久。

最后一卷《预示消息的女使者》(初版分为三册)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才开始写，到一九三三年四月完成。至此，小说《母与子》才算全部脱稿。

罗曼·罗兰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用十年功夫写完十卷，每年写一卷，连续不断，按时完成。为什么写《母与子》时先后中辍两次，搁笔的时间加在一起有五年之久？应当说有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因为第一次大战以后法国国内与国际间的形势都和战前大不相同。一九一九年六月凡尔赛和约签订后，人们(包括罗曼·罗兰在内）都感觉到这个不公正的和约埋下了再一

次大战的祸根，大家对于世界大势不免悲观失望。当时世界上各种矛盾日趋激烈，风雷震荡，日子很不安宁。在这种形势下，小说家不可能长期地闭门创作，不问世事。再加战后的罗曼·罗兰和战前也大不一样。用他自己的话说："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会上门来找你。"实际上，从第一次大战期间开始，罗曼·罗兰书斋的门已经关不住了，政治的风不停地吹进门来，这位作家也不停地探头去看门外的热闹；从那时起，他的言论和行动已经和政治有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影响。由此可见，他即使想足不出户，埋头写作，按照原定计划，一卷接一卷地写十年二十年，事实上也是完全办不到的。世界大势在很快地发展，作家的思想也在变化动荡，要使这一切完全不反映在他正在写的作品中，或者说要他正在写的作品和当前的现实完全无关，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何况罗曼·罗兰那时已经成了一个关心时事、关心政治的作家。

在小说第三卷中，母亲安乃德的言行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illegible] 在第四卷中，儿子玛克更忠实地[illegible]
到三十年代初期那

读 后 感

由于工作需要，我不得不反复阅读合订本一千五百页的鸿篇巨著《母与子》。我想我应当算是这部小说的一个实实在在的读者。请允许我从读者的角度，谈一点肤浅的感想，供大家参考。

《母与子》肯定是罗曼·罗兰的重要代表作，其重要性至少不亚于《约翰·克利斯朵夫》，而且某些地方它有《约翰·克利斯朵夫》所没有的特色，无论从思想内容，或从艺术形式看。

《约翰·克利斯朵夫》代表作者青年时代的人生理想，文章具有清新自然的抒情魅力，尤其是开头几卷（大致说从一至四卷）。《母与子》则完全不同。这是一本在火辣辣的现实生活和社会斗争的炎阳照耀下写成的作品。当时作者已经是六十左右的人，人生的体验比写《约翰·克利斯朵夫》时要深刻得多。当时他已不[illegible]不问世事的书斋工作者，至少在

[illegible]我是思想上的革命家”。

紧张场面；对话尤其精采，他常常通过对话刻划人物的性格。以上这些优点，在《母与子》中达到很高的水平。此外，着重描写内心生活、思想斗争（也就是内心的戏剧场面），也是这部小说比较突出的优点。

不过优点有时超越了分寸，也难免变成缺点。内心生活的描写有时过于繁琐冗长，或倾向于抽象与晦涩，也不免给人沉闷之感。

这些缺点主要应当归根于罗曼·罗兰所受的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期的西方各种唯心主义思潮的影响。例如柏格森的直觉论、生命力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潜意识、被压抑的性冲动等等，都可以在这部小说中找到反映。《导言》中着重阐述的所谓"生命的河流"、"使爱情依依不舍的每一个对象都是虚幻的"、"人生是一连串的幻梦"，等等，以及小说的原题"受魅惑而欢欣鼓舞的灵魂"，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唯心主义的玄理。此外，小说大费笔墨，描写安乃德作为一个身体健壮，精力充沛的妇女而过着独身生活的性苦闷，也反映了在西方风靡一时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

以上种种，都是小说的阴暗角落，都是糟粕，不是精华。但是这些并不是小说中的主要成份，而是白璧之瑕。总的看来，《母与子》仍然不失为一部内容与艺术都有特色的值得重视的现实主义作品，它在现代法国文学中是无可否认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罗大冈　一九七九，十二，七，于湮园。

初 版 序*

一个旅程将要开始，它虽然不象《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旅程那么长，也将有不止一个阶段。在这新的旅程开始的时候，我向读者重申我在那位音乐家①的故事的一个转折点上，向大家提出的友好请求。我在《反抗》②卷首奉告读者，把每一卷书都当做一部在发展中的作品的一章来读，这作品的思想随着它所表现的生命同时展开。我引用了一句古老的成语："一生成败看晚节，一天得失看黄昏。"并且我还说："当我们到达终点时，再请你们评判我们的努力到底有多大价值。"

当然，我的意思是说，作为艺术作品，每一卷书都应当有它的特点，都能够单独地被评价。但如果根据一卷书判断全部思想，未免为时过早。我写一部小说时，选择一个我觉得和我有若干类似之点的人物——（也许不如说是他选择了我。）——这个人物一经选定，我就任他自由，一点也没有把我自己的人

---

* 《母与子》的第一卷《安乃德和西尔薇》一九二二年初版问世，卷首有《告读者》一文。一九三四年《母与子》订定本出版时，这篇《告读者》改题为《初版序》。我们所根据的一九五一年出版的合订本（全一册）也作《初版序》。

① 指克利斯朵夫。

② 《反抗》是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一卷。

格和他相混合的意思。在心中构思一个人物的性格达五十余年之久，这是沉重的负担。艺术创作的神圣的恩惠，就在于给我们解除这样的重负；同时提供另一些灵魂，使我们从中汲取养料；提供另一些人的生活，使我们获得新的外衣——（我们的印度朋友们可能这样说：《我们的另一些生活》：因为个体之中包含着全体……）。

当我选定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或哥拉[1]、或安乃德·李维埃[2]的时候，我只不过成了他们的思想的记录者。我倾听他们说话，观看他们行动，并且通过他们的眼睛观看一切。他们向自己的心灵学习，或向别人学习，我也跟随他们一起学习。他们有时弄错了，我也就趑趄不前；他们重振精神，我也昂首挺胸，于是我们继续上路。我并不是说这是一条最好的道路。但它是我们的道路。不论克利斯朵夫、哥拉和安乃德有理没理，反正他们存在。生活本身就是一条不小的理由。

请不要在这里寻找什么命题或理论。请看，这不过是一个真挚、漫长、富于悲欢苦乐的生命的内心故事，这生命并非没有矛盾，而且错误不少，它虽然达不到高不可攀的真理，却一贯致力于达到精神上的和谐，而这和谐，就是我们的至高无上的真理。

罗曼·罗兰　一九二二年八月

---

① 罗曼·罗兰的小说《哥拉·布勒尼翁》中的主人公。

② 小说《母与子》中的母亲，全书最主要的人物。

订定本导言

一九一四年五月，我在写《哥拉·布勒尼翁·告读者》①时提到"《约翰·克利斯朵夫》这副盔甲十年来对我的束缚。起初，盔甲是按照我的身材做的，后来却太紧了。"我不得不采取对策。其结果，就是那部表达"高卢式的自由欢乐"的作品②，它比另一些那时已经动工的作品先完成。

在当时已经动工的作品之中，还有一部是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带一点悲剧气氛的小说"，（今天，我可以不用"带一点"这几个字了，因为二十年来，世界上悲剧气氛已经可怕地加剧。）这部小说，就是《母与子》。当时它已经在创作意图尚未明朗的幽暗中开始蠕动。

《约翰·克利斯朵夫》最末一卷的序言写于一九一二年十月。同年同月，我的永远不知道休息的精神，记下了这样一句话："必须扩大善与恶。"

我的精神在寻找新的活动场地，在"男女两辈人的对立中〔寻找〕，这两辈人各自达到不同的演变程度……在同一时代

① 《哥拉·布勒尼翁》是罗曼·罗兰的一部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出版中译本。

② 指上述小说。

的男人们和女人们之间，没有（从来没有）并驾齐驱的情况。女的一辈和同辈男子比较起来，总要前进或落后一个世代①……今天的妇女们在争取独立②。男子们则在消受他们既得的独立……”③

《母与子》的女主人公安乃德·李维埃，属于这一辈妇女的先锋队，她们在法国不得不对抗她们的男伴侣们的成见与不良意愿，艰苦地开辟一条走向独立的道路。从那时以来，经过激烈的斗争，她们已经获得胜利——（政治方面除外，在这方面，几个拉丁国家里④，老年的男子们在顽抗，他们还占着上风）。但是第一支突击队战斗得十分激烈，尤其是安乃德那样的妇女，她们不顾贫穷与孤独，敢于担当风险，敢于不结婚而做母亲。在另一方面，这种生活充满考验与勇敢的孤寂，过这种生活的女战士那时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她们各不相识，只能单独作战，这样，却使她们形成比同辈的大多数男子更为自由，更为坚强的性格……并不是说，这一胜利不使后来的妇女丧失优先地位。因为只有通过层层考验和在障碍上碰过许多钉子，这类人，不论是男的或女的，才能够前进……谢谢上帝，安乃德，我的女儿和伴侣，没有少遇到考验和障碍。直到她生命的末日，“河流⑤奔向大海……什么都不能阻止它！奔流的生命……向前进！即使在死亡中，浪潮推送我们……即

---

① 大约三十年。

② 指二十世纪初期。

③ 一九一二年的笔记。（作者注）

④ 拉丁语系的国家，如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等。

⑤ 原文Rivière，音译“李维埃”，就是安乃德的姓。

使在死亡中，我们也在前进……”①

* * *

可是，这条生命的“河流”，虽然从一九一二年十月起，已经涓滴成泉，而且已经吸饮了泉水，却等到九年之后，才向前奔流。因为战争的汪洋大海，血腥的怒涛狂澜，以及哀痛与伤心的余波，充塞了一九一四至一九二〇年间的岁月。当时我的脑海中震荡着杀伐之声，从中飞溅出来的浪花，就是《李吕丽》② 和《格来昂波》③。这一时期，以一场思想上与身体上的危机作为结束。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间我大病一场，从而使灵魂与生活都受到考验。

到一九二一年，死去的灵魂与生活都被抛弃了，“好比一个空虚的外壳……让我们死去吧，克利斯朵夫，为了获得新生！”④ 由于一种无意的象征，那时我向巴黎告别。在此以前，我在巴黎一直保留着一处寓所。从那时起，我将长期在法国境外定居。

在那些日子里，我写下一条笔记，它关系到创作计划，但是也可以应用于我的生活，尽管我自己并未料到：“发生的事件只不过是一些机会或借口。它们充其量只能发动一条弹簧而已，而这条弹簧是由内心需要的手慢慢地拧紧的。”

---

① 见《母与子》最后一章：《神圣的道路》。（作者注）

② 罗曼·罗兰的反战剧本，发表于一九一九年。

③ 罗曼·罗兰的反战小说，发表于一九二〇年。

④ 见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后记《向约翰·克利斯朵夫告别》，写于一九二一年十月。

离开曾经孵育过我的战前作品的老旧的寓所、老旧的市区、老旧的国土而启程远行，生命的一页翻过去了……"永别了，过去……"同时，开始了新的一章。

一九二一年五月底从巴黎出发，六月上半个月在维尔纳芙①我就写道："开始写一部新的小说：《安乃德和西尔薇》，极大的乐趣。一个不相识的生命潜入我的生命，它把自己的血液、思想和命运，灌注给我。"②

快乐的工作进行着，从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五日到十月十八日，一口气写完《安乃德和西尔薇》。

上述那条笔记接着说："人们总是把一生中发生的事写成故事。其实不然。真正的生活是内心生活。"

《安乃德和西尔薇》的《告读者》一文宣称："一个真挚、漫长、富于悲欢苦乐的生命的内心故事，这生命并非没有矛盾，而且错误不少，它虽然达不到高不可攀的**真理**，却一贯致力于达到精神上的和谐，而这和谐，就是我们的至高无上的真理。"

这个内心生活和约翰·克利斯朵夫之辈的内心生活有所

---

① 这是瑞士日内瓦郊外，来芒湖畔的一个小镇。从一九二一年起，罗曼·罗兰居住在那里，直到一九三八年才迁返法国。

② 这人和我如此不同，以致在半路上，我不得不把原来按照我的爱好给此人设想的肖像加以改变，不得不接受不同的特征和性格——以及来自生命深处的、出人意料的事故和叛变——就象在生活中一样，你所爱的女人一朝变为漠不相识的陌生人。（罗曼·罗兰原注。译者按：最后一句话沉痛地联系到作者的切身经验，那就是他和他的第一位夫人婚后同居九年，终于琴瑟不调，生活异常痛苦，不得不宣告离异。）

区别。不但因为这是妇女的和另一代人①的内心生活，而且因为这个妇女既然不能用整理一切、控制一切的精神搞创作，从而不断地发泄，把她从情欲的汹涌中解放出来，所以她在骚扰不宁的潜意识冲击下，也就显得更为孤立无援了。

在她周围，谁也没有猜疑到她身上这种层云密布的情欲。安乃德自己经过很久才注意到这一点。她的表面上的生命好象茂桐②树林中沉睡的池塘③。可是这个故事有意思的地方，却在于这平静、诚实和理智的妇女身上，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有一个看不见的爱神呆在那儿，这个爱神不分Fas与Nefas④的界限。

这爱神先后以四、五种形式出现。最初是安乃德对于父亲的含糊的爱，其强烈远远超过她自己所承认的程度。父亲死后，她发现他生前有外遇，于是她对父亲的感情出乎意料地暴露出来。稍后，就是她对她妹妹的热烈的爱。这种爱由于一个俊美的巴里斯⑤的暂时出现而受到考验，使姐妹俩变成情敌。在爆发了一次短促的妒忌纠纷之后，两人互相舍己为人，把所爱的男子让给对方。——第三阶段，是母子之爱，不算许多别的激情的雷阵雨，企图通过婚姻，或非正式的结合，寻找

---

① 克利斯朵夫是过了五十岁死的，正当一九一四年的前夕。他比我年长几岁。安乃德不到六十岁就死了，正在我们今天的战斗之中。她和她妹妹属于出生于一八七五年至一八八〇年间的那一代人。阿西娅与玛克属于一九〇〇年这一代。（作者注）

② 巴黎郊外。

③ 见《安乃德和西尔薇》卷首几页所写幻觉式的梦。

④ 拉丁文：光明正大与阴暗、不吉利。

⑤ 希腊神话中人物，此地作为美男子的代称。

不可能的和谐。儿子从来不曾衡量过母爱强烈到什么程度。这种内心生活的火焰，安乃德只让它在外表闪耀一点温和的光亮，因为她以长时间的孤独斗争为代价，已经学会了克制自己的灵魂。可是现在她知道，而且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她怀中有一个炽热的激情的天地，世人对此当然不以为意。——后来，在战争时代，被各个“祖国”的兽性本能践踏的人类，受凌辱和仇视的人类，使她怵目心惊，激起强烈的怜悯。同时，作为一种反作用，她对一个被野蛮的人群肆意侮辱的受伤的俘虏，贡献了她的温情。——最后，当她的生活已经绕过了巨大的转折点之后，被“无穷”所吸引着的，只是她的灵魂的万丈深渊①。

我在这里不过勾划一个轮廓。这个轮廓从第一天起已经草拟成形；后来在十年埋首的工作过程中，初步轮廓又经修改加工，十年来，这个工作几次被别的工作打断，同时也被别的工作所丰富②。

然而主要特点一直在于这条漫长宽阔的内心之河从头到

---

① 上述的人物生平概略，是从一九二一年六月的笔记中摘录下来的。这笔记比小说初稿的开始动笔，只早了几天。(作者注)(译者按：这一句表达了作者玄而又玄的哲理。)

② 在思想方面，这些“修改”中最重要的是灵魂的反叛，它在令人惊心动魄，头晕目眩的“深渊”边缘，拒绝前进。(《预示消息的女使者》的最后分册)——那雄健的“我有何知？”(译者按：“我有何知？”是法国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散文家蒙田的名言，基本上是认为真理不可知的怀疑主义。)控制并且引导她的神秘主义倾向，然而没有使之窒息。这里曾经发生激烈的搏斗，它的经过情况，可以在若干年来的笔记中追索痕迹……(作者注)

尼奔流湍急，地势陡峭，而且这种情况人们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即使最亲密的人也看不见。她的儿子，通过渗透作用，勉强感觉到一点。但是，尽管母子二人的血缘关系，两人间在最后重新恢复了亲密的温爱，母亲在她最亲爱的人面前，也不暴露她内心生活的种种秘密。

由此可知，她的生活在两个平行面上并驾齐驱。旁人只知道她那露在地面上的生活。在另一方面，她是孤独的，永远孤独的。

她孤独地处于烈火之中，身上包着一张神圣的帷幕。为什么有这个永恒的火焰，它好象没有目的，变换对象，然而自身不变，它是她生命的养料，同时又是她忧心忡忡之所在？安乃德几乎到生命的终点才得到答复，这答复使她理解并且接受生命的终止。

到了最后，当她回顾生命"河流"的全部流程时，她觉得这个火焰和它所吞噬的养料之间不成比例的情况，更显得怵目惊心。使爱情依依不舍的每一个对象都是虚幻的。那真正是一种"魅惑"。这是这部书的关键性的一个字，也是这部书的书名①。我使书名的意义象谜一般费猜思，这是故意如此的。"受魅惑的灵魂"在她一生中，不断地挣脱盖在她身上的虚幻的衣衫。每一件衣服脱下时，她认为自己袒露了全身。但是另一件衣服代替了前一件。每一卷书都是她的巨大幻想的一小部分。"受魅惑者"用她炽热的手，把自己从梦中拉出来，结果却从一个梦中落入另一个梦中，直到最后一梦（是不是最

---

① 按罗曼·罗兰这部小说原名《受魅惑而欢欣鼓舞的灵魂》，中译本用其中第三、四卷的标题《母与子》为全书总名。详见《译本序》。

后，还难说），于是死亡切断了她和世人之间的最后纽带。

然而，如果说一切都是过目烟云，都是魔法迷人，却还剩下那本质的力量，梦与幻想的能力，生命力①——也就是那"伟大的魔法师"。它存在于她身上。这是她生命的源泉。和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样，安乃德属于创造性的灵魂这个伟大族类②，不过两人派别完全不同。她创造人，很少创造作品。"她从来不为写作而写作。她只有极少的时候，偶尔写一点，在那些时候，她觉得窒息，缺乏一切可以使她活下去的东西，而不得不用自己的血肉充当燃料，来维持生命的火焰；稍后，她把激情从她胸中逼出来的野蛮的诗歌式的呼喊，加以弃掷。"③她是女儿、姐姐、情人、母亲，她是"世界的母亲"。在她一病不起的最后几天里，她领悟了人间的悲欢苦乐的时候，她甚至发出这一声充满创伤的愉快的喃喃低语："小娃娃，世界这个小娃娃，你在我身上本来不是很好的吗？为什么你要从我身上出来呢？……"④

* * *

但是，在这部作品开始时，她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个内心

① 生命力（élan vital），直译为：生命的腾跃，是柏格森唯心哲学中常用的术语。

② "对于安乃德来说，什么是'创造'？——生育孩子，或生育自己——象她那样的天性必须永远创造，或孵育，也就是准备未来的创造。如果不这样做，她就感到不幸，不安，而且为破坏的力量所控制……创造，或破坏——自我破坏……"（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笔记。——作者注）

③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日笔记。（作者注）

④ 见《新生》的最后部分（《预示消息的女使者》第二分册）。（作者注）

的深渊，从那里迸发出生命的沸腾声音。第一卷《安乃德和西尔薇》，仅仅标志年轻的安乃德从幸福的酣睡中苏醒过来，在她父亲去世之前，她一直享受着这种温暖的、麻木的、没有梦的睡眠。这场酣睡被死亡的噩梦粗暴地打断了。她的心狂热地投向荒诞的爱情幻想，在这种爱情中，犹豫不决和盲目的官能冲动，东飞西飞，东碰西撞，好似一只疯狂的小鸟；心做出了选择，毫无理由地。但是巨大的幻想到达了终点：她怀孕了。

《夏季》，这儿开始真正的作品，真正的生活。《安乃德和西尔薇》无非是这部作品的青春序曲。许多人将仅仅满足于《安乃德和西尔薇》这支序曲，就象他们满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黎明》一样。这种人就是那些在音乐中只寻求生命的遗忘，而不寻求生命的预示的人。他们拿这些遗忘象一条绷带似地包住眼睛。然而《母与子》的真正意义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真正意义一样，却在于将所有的绷带一条条地全部撕去。

和美丽的盲女同时，安乃德投身于幻想之网——对于孩子的幻想，对于情人，对于夫妇生活的幻想，——她的命运的无情之手，所谓"偶然"，其实比世上的理智更为明智的手，使她在她的家产和幸福生活的废墟上，跨入她的 Vita Nuova的门坎①。

一九二一年八月的笔记这样写："贫穷之于安乃德，犹如流亡异域之于克利斯朵夫。贫穷使安乃德用新的眼光，看穿

① 见卷二《夏季》，安乃德破产以后，为了谋生，开始艰苦奋斗，自食其力的新生活。Vita Nuova 意大利语："新生"，是但丁早年所写诗篇的标题。

现代社会的谎话，虽然她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而且又是那么诚恳，却一直没察觉。"

到安乃德开始寻找面包时，她才进入发现许多真实情况的时期。爱情不算一个真正的发现。做母亲也不算什么发现。母性的本能一直在她身上存在。在这方面，现实还不能使她完全满足。于是自从她加入贫穷的阵营那天起，她发现了世界。首先，是生活的荒唐透顶的无用性，——被今天的社会弄成残废的这种生活，十分之九是毫无用处的……(尤其是妇女生活……)

吃饭、睡觉和生殖，对，这就是生活的十分之一的有用部分。可是其余的一切呢！……轮子在转，但是它在空转……人是不是真的为思想而生的？似乎可以说他自以为如此，他自己做出思想的姿态。他勉强这样做，就象不得不做公认的必要动作一样。然而他并不思想。他是一条打瞌睡的狗，被锁在日常琐事的锁链上，锁在使他满足或使他烦闷的事物的锁链上。关于妇女们，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在《夏季》中，安乃德发现"虚无隐藏在文明的外衣下面，隐藏在文明的奢华、艺术、以及旋风和喧闹的外衣下面……人的说话声，人的光芒，在其中表现出来的必要性，以及对于这种必要性的明确意识，这一切是多么稀少！……呵！人类是一座多么脆弱的建筑！它只是由于习惯而站立着。它将一下子土崩瓦解……"

对于安乃德来说，这是第一个预示性的发现，它预示十五年之后，通过战争与革命，发生一场动摇全欧与世界的大地震！

贫穷，这个阿西斯的 Poverello① 的神奇的未婚妻，它不但打开联系被牺牲的群众的友爱之门。它照亮了一种新的道德。不再是那个充满清规戒律、训诫、法庭，以及忏悔室的踢踏萎缩、苍白无力的旧道德，那是一个划分成等级的社会的看门狗；而是劳动的新道德……劳动，唯一的真正崇高的称号！创造性的生命的力量与主要的欢乐，也就是说，唯一的真正活着的人——唯一的参加永恒力量的人。为了活着的人们的共同体，他投身于生产行动，卑微的或强大的行动。而只有这个——行动，为了大家而行动——才是德行，雄健的意义上的德行。其余一切都是"渺小的德行"。

安乃德，从那时起走上了这条艰苦然而笔直的大道，她在这条大道上竭力寻求一个伴侣。在《夏季》中，她在大道上遇到的两个情人都给她指出，要将生命轴心的两端，怜悯与真理结合起来，那是不可能的。弱者（于里安）不能接受赤裸的真理，必须为他将真理遮掩起来。强者（菲力普）缺乏仁善之心，他践踏着失败者前进。安乃德既不能同意为他们而牺牲真理，也不能同意为他们而牺牲怜悯。在艰苦的道路上，她剩下独自一人。更有甚者，当此之时，她觉得被她儿子所抛弃，几乎被他所仇恨（因为她的激情总使她夸张，而且在各种意义上）。她在精神上死亡了。

但是，这一次和以前几次一样，挽救她的是她天性中令人

① 意大利语：穷汉。这儿指法朗沙·达西斯（1182—1226），意大利基督教徒，年轻时沉湎酒色，挥金如土。后来笃信基督教，散尽家财，过着贫穷的苦行生活。死后被罗马教廷封为"圣者"。法朗沙·达西斯自愿过极其贫穷的生活。以贫穷为"妻"。

惊讶的韧性，以及她的蹦跳①。在她临近垮掉的时刻，从绝望的深渊里涌出一股如此猛烈的生命之风，使她的灵魂昂扬起来，并且重新给它力量。内心痛苦喷涌而成为诗歌。在这之后，灵魂便得到了解放。安乃德倒在床上，象沉重的物体，呼呼大睡。第二天，当她醒来时，痛苦已经消除。在她周围，一切照常。然而一切全是新的。她得到了新生。

——"怜悯、真理。我什么也没有牺牲。我独自一人。我完整无损。我拥抱生命，我认识生命的价值，也知道我为它付出的代价。生命万岁！我向上帝挑战！"

这是搏斗中的均衡，充实而脆薄的时刻。这是可能的，因为当时她年富力强，心智成熟，达到饱满的程度。正处在盛夏的顶峰……

"金发的安乃德，北欧型的健壮妇女，她和驾一叶扁舟而浮于大海的北欧汉子们有同样的幻想。他们看见船头的棱角劈浪前进，他们为自己的飞腾而欢欣鼓舞，他们自以为是自由的，如同随船飞翔的海鸥……更快！更有力！逆浪前进！——但是秋分到了。小心狂风巨浪，小心折断翅膀！"②

战争来到了。当这一卷书结束时，战争已经进入书内。

---

① 她这种天赋是得之于父亲的。可是父亲自己把这宗财富浪费在自私的轻佻行为上；在安乃德身上，这种天赋和充沛的精力相结合，保卫了她，使她免于过分的忧郁，因为她母亲好讲道德和多愁善感的脾气，使安乃德也倾向于忧郁。可是在女儿身上，一切都打上激情的烙印。这就使她的忧郁和萎靡无力的倾向转化为绝望的强有力的溶液，后者不但没有破坏它们冲刷的土地，反而使之更新。（一九二二年笔记。——作者注）

② 一九二一年笔记。（作者注）

《夏季》的写作从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一日继续到同年十一月五日，直到次年第一季度加以补充，始告完成。

* * *

间隔了两年，我才重新拾起这部作品。可是它重新开始之处，正是以前搁笔之处，在同一行上，同一声呼喊，"我向上帝挑战！"①一天也不曾中止。精神如栖身于岩崖边的海鸟，在等候冲天而飞的时刻。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的笔记写道：

"今夜，突然瞥见可以让我逃遁的门……我发现自己被逼到非接受战争不可的境地。我想避开沉重地压在《格来昂波》之辈的和平主义上的战争。突然，'向上帝挑战'的安乃德，丝毫没有被战争这个原始力量的残酷所扰乱的安乃德，由于偶然遇见的现象——一队被辱骂的战俘——和一种激情的冲击而心神为之一变。

"她被动地接受了对于'自然'事实的原谅，——而同时，她自己有自己的'自然'规律，更高级的'自然'，她应当用这种'自然'和野蛮的'自然'对抗。通过她为了保护战俘而采取的猛烈干涉，冲突一发生，她精神的压抑之感立刻就消失了，这种压抑之感与其说是来自战争的非人道，不如说来自对这种非人道的接受。"

Pax enin non belli privato,

---

① 一九二一年笔记。（作者注）

sed virtus est, quoe ex animi fortitudine oritur.①

反对这股力量，需要一股更强的力量，而不是软弱，不是放弃!

和吉曼，这个受重伤而不久就要死去的人发生友好的亲密关系，一种比爱情更深刻的友谊，这就把安乃德的梦想断然引向行动。她的生命的小舟以前在沉睡，现在已经出发，向着那些湍急的飞瀑驶去，和船上的乘客一齐去，包括安乃德的儿子，他的命运已经在远处初步形成。吉曼的广博的智慧，在临终时，承认了一生的错误，他无所不知，使他对行动丧失了兴趣……

“他的错误不在于理解，而在于不采取行动……理解一切，而且行动……”

他对安乃德说：“站稳吧！你的心灵的本能，比我的分辨是非更为可靠。你有个男孩。告诉他，叫他不要满足于度量一切，爱一切，他应当有所偏爱！为人公正是好事。可是真正的公正并不是面对天平兀坐不动，注视天平两边秤盘的摆动。真正的公正必须裁判和执行判决词。”②

吉曼的这份遗嘱，安乃德应当转交给她儿子的这点遗赠之言，在她手中沉重得很。因为，要采取行动的“真正的正义”，在这个压迫与普遍堕落的时代，注定要导致牺牲。安乃德尤其责无旁贷，因为在这一卷小说结束时，她经过一番痛苦的疑虑

① 斯宾诺莎这一思想，做了《母与子》的格言。(作者注)(译者按：原文是拉丁文，大意是“因为和平不是战争的消失，这是从灵魂的力量中产生的美德。”)

②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笔记。(作者注)

之后，成为她儿子的“父亲和母亲”。儿子作出了选择①。所以她必须替他选择。在最后的严峻谈话中，母子二人交换了他们秘密的灵魂，他们鄙视这个搞战争、弄和平的社会，他们对于这个和平(骗人的和平，孕育着战争胚胎的和平)，正和对战争一样地不赞成。在这次谈话中，安乃德怀着恐怖的情绪，发现玛克思想中已经标志着自我牺牲的决心。于是她的母爱，和她的信念相反，想挽回玛克的决心。然而玛克却对她和她的信念有十分的把握，所以他把决心交给母亲。而她，究竟也不能歪曲儿子的决心。如果说，当时发生的事件——停战——使玛克的决心暂时搁置，非常明显，这不过是延期执行而已，总有一天，牺牲者会死于火刑……“warte nur!”②在最后一页，安乃德设法使她的“预见”沉入梦幻的广阔的地下水层，那是在她身上负荷着的，是她的避难所，它给安乃德以对于“普遍幻想”③的幻想。然而她却知道，等她醒过来……“立刻，立刻……”Mater Dolorosa④在等着她。

* * *

这一卷书完成之后，又间隔了三年，才开始《预示消息的女使者》的三个分册。《母与子》这一卷写于一九二五年十月

---

① 玛克对她说：“你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我是属于你一个人的。”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日笔记。(作者注)

② 德语：等着就是。

③ 可能是指对于和平的幻想。

④ 拉丁文：悲痛的母亲。本指耶稣的母亲，即所谓“圣母”，她眼看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心情十分悲痛。

二十四日至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日之间。《预示消息的女使者》的写作是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开始的，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可是这作品一直被孵育在激情与狂热中，始终未曾停止。①

不但是安乃德和玛克那时在等待命运的进展，并且在他们的不眠之夜反复考虑他们准备牺牲的决心，作者自己也是如此。因为，牺牲是没有疑问的，在那个极不平静的时代，"生活不可能不是危机四伏的，除非对于懦夫，"(正如安乃德所说，"她不止一夜，已经预先痛哭她儿子的可能的牺牲")——对于你们，年轻人(老年人已经不值一提)，过去有，现在也一直有不同形式的牺牲，供你们选择。并不是选最美的形式(我们已经不是在"但愿姿态美，不问行动好！"的时代)，而是要选择最有实效，最必须的形式，为了有助于一个新的人类的《产生》。

在那些年月里，我一直在探索社会运动的两种主要经验：印度和苏联②。两者我都赞美。从我认识它们的第一天起，我就替苏联和甘地辩护，反对它们的敌人。可是，历史的命运注定它们两者互相敌对。和玛克一样，竭力想成为这两支军

---

① 《预示消息的女使者》有许多章节，它们的主要内容以及草稿，还是在一九二二年这部小说刚刚动笔时写的：例如于里安使安乃德遭受痛苦之后，自己因此有了新生机，又回到安乃德身边来，——一个意大利老友的面目，——关于玛克的婚姻的某些篇页。关于梅西那城的故事，自从一九〇八年地震以来，已经写好，在那儿等着。有一条笔记，出奇地富于预示性，在一九〇六年四月八日，已经把这样一场大自然的悲剧，用作一部长篇小说的结尾(可能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结尾)。但是大部分笔记和撰写，是完成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间的。安乃德之死修改和重写了无数次。(作者注)

队之间的联系人，在这两大革命，自由精神的革命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之间，构成统一战线，来反对社会的与政治的庞大反动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它们威胁着，企图粉碎世界的进程，使它若干世纪之久不能前进。③

如果要有可能使两个对立的原则，甘地的印度的非暴力不接受运动与有组织的革命之间，取得外部的和谐，必须在个人本身先实现这种和谐。我在思想中，上述两方展开"灵魂决斗"，我把这副重担卸在年轻的玛克肩上，与此同时，我承认"这是人类在我注视之下，用我们的手臂描述并且进行《伊里亚特》④式的、内心神灵之间的巨大搏斗。"⑤玛克·李维埃温柔而且暴烈的性格，"这个被四马分尸的年轻身体"，体现了为着实现"不和谐的噪音之黑色蜜汁"而进行的拚命努力，用海拉格里斯⑥的名言来说，这种"黑蜜"就是"最美的和谐"。如果他活着不能办到，他将通过死亡，采取这种蜜汁。这个小伙

---

② 如果我的《甘地传》是和《母与子》这部小说的头几卷是同时的，(……)《论新印度的神秘和行动》(……)等，则在小说的第三、四卷结束后，第五卷《预示消息的女使者》开始前，这一段时间写作的，即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出版则在一九二九年。另一方面，拥护苏联的决定性的行动，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和六月十五日采取的，那就是对加斯东·黑乌的答复：《欧洲，扩大你自己，否则不如一死！》以及那篇《向过去告别》。(作者注)

③ 我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主要是一九三二年我向阿姆斯特丹国际反帝国主义战争，反法西斯大会发出的号召。(作者注)

④ 荷马史诗。

⑤ 见《预示消息的女使者》(下)，第一部分《搏斗》。(作者注)

⑥ 古希腊哲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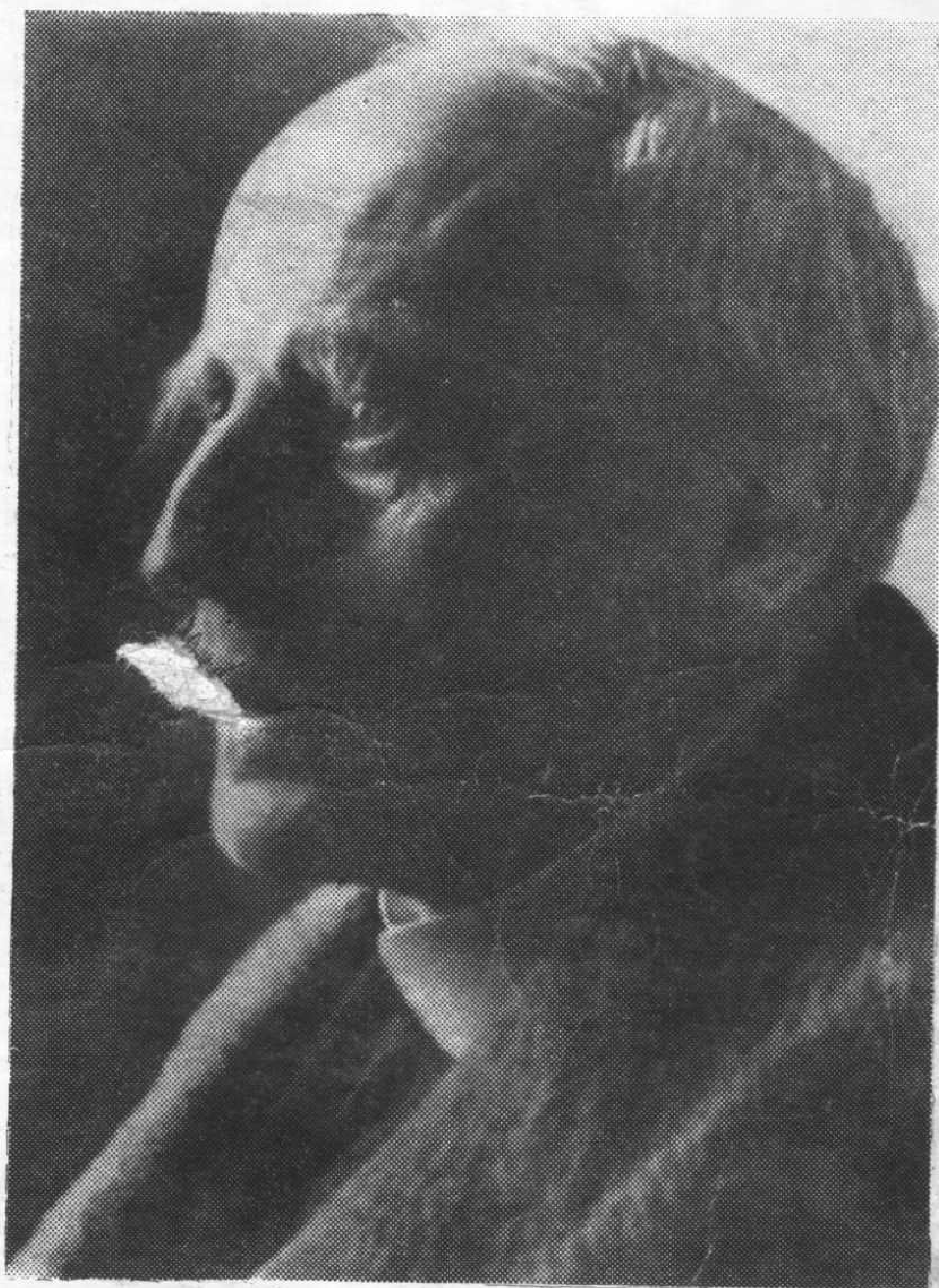
子，头戴命中注定要早死的一圈圆光，在他身上，欧洲精神的灾难性的演变，集中在一个短促的时期内，经过匆匆的成熟，获得了完成。他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我还认得别的一些象这样的人。而且我知道，他们在玛克身上认出了自己。在他们，当代的优秀人物身上，使整个欧洲惶惑不安的严重的良心问题，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调和问题，正在纠结着、解决着。要使这种调和成为可能，必须放弃过去的——被超过了的——时代的生存理由和自豪感，那就是知识特权分子们的枯瘠的个人主义（并非本性枯瘠，而是由于退化）。他们将自己同今天的必要的战斗，以及由此而提出的纪律隔离开来，使自己孤立在一种苍白寡血、抽象的、脱离生活的骄傲的精神独立中。即使为了将个人的灵魂从侵蚀着它的消瘦症中挽救出来，也必须通过个人对于正在战斗和前进中的具体的积极贡献，重新将它沉浸在社会灵魂的酿酒槽中。

玛克做到这一点，他狂热地给自己打开一条道路，穿过一个比《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广场上的杂耍》① 更为残酷，更为肮脏的杂耍场——因为这是一个腐烂的“垂死的世界”。自己的皮肤上，血淋淋地撕去这个世界的谎言与脓毒。他揭发了这一切，他倒下了，倒在他用一生的辛酸与坦率的忏悔所准备的新时代的门口。

然而他的死亡本身就是新生…… “Stirb und werde!……”② 他又站起，继续前进，被两个曾经怀抱过他的妇女怀抱着前进，一个是情人，一个是母亲。安乃德继续登上楼

① 旧译《节场》。

② 德语："死亡与变化……"（歌德诗句）



作 者 像

母　与　子

第　一　卷

安乃德和西尔薇

爱情，最早产生的生命，
爱情，后来它将孕育思想……
——黎俱吠陀

第一部

安乃德坐在窗前，背朝窗外，夕阳照在她的脖子和粗壮的后颈上。她刚刚从外边回屋。几个月以来，她一直没有象今天似地整日在外面奔跑。在田野间，一边走，一边陶醉于春天的暖阳中。醺人的阳光，如同美酒一样，光秃的树枝没有在酒中投下阴影，而正在消逝的寒冬，却用清新的空气增加了它醉人的力量。她的脑袋嗡嗡作响，血脉疾跳，眼前涌现一片奔流的光波。在她闭着的眼皮底下，浮现出大红和金黄颜色。在她身上，也有一片金黄和大红。一动也不动，四肢麻木地坐在椅子上，瞬息间，她失去了清醒的意识……

在树林里，展开一片水塘，水上照着一团阳光，好比一只眼睛。四边的树干披着青苔做成的皮袄，围成一圈。安乃德发生了沐浴的愿望。她发现自己衣服全已脱光。池水用冰凉的手抚摸她的脚、她的膝盖。极大的快感使她遍身发麻。在大红和金黄色的池溏里，她观赏着自己的赤裸的身体……她感到一种说不清楚的、莫名其妙的、困窘的情绪：好象旁边有别的眼睛在窥视，别人看见了她。为了逃避这种目光，她走向更深的水中，水一直没到下巴。池水的涟漪活泼地拥抱她；滑腻的水藻缠住了她的腿。她想挣脱，反而陷入淤泥。高高地

照在池面上的那一团阳光正在沉睡。她生气地用脚跟顿了池底一下，于是重新浮到水面。水，现在是灰色、暗淡而混浊的。在那光亮的鳞甲上，阳光却老是……安乃德为了摆脱湿漉漉的污泥，攀住了一条横卧在水上的柳树枝干。婆娑的枝叶好似一只翅膀，盖住她的赤裸的肩头和腰部。夜幕垂下来了，她觉得脖子后边凉飕飕的……

她从麻木状态中醒来。她沉浸在这种状态，只不过几秒钟。太阳消失在圣克卢① 丘陵后面。黄昏凉意袭人。

安乃德醉意消失，站了起来，轻轻地打了一个寒噤；同时，刚才身不由主、精神恍惚的状态使她气恼。她皱着眉头，走到房间里的那一边，面对壁炉坐下。这是可爱的木柴火，它的作用与其说在于取暖，不如说为了悦目和解闷，因为初春时节黄昏的湿润空气，和园中宿鸟噪林唧唧喳喳的声音，一齐从开着的窗口涌进来。安乃德又在遐想了。不过这一次她睁着眼睛想。她在日常的世界里重新站稳了脚。她在自己家里。她是安乃德·李维埃②。于是，俯身向着把她青春的容颜照得通红的炉火，一边用脚逗弄把肚子朝向金黄色炉烬的黑裘母猫，她重新勾起暂时忘怀的哀痛，她想起她的失去了的亲人的(从她心里消失了的)形象。她身穿重孝③，在额上，在唇边，哀痛的痕迹尚未全消，不久前的泪水使眼睑内侧留下余肿，可是她很健康，气色鲜朗，象新春的大自然一样满身热血。这位健壮

---

① 圣克卢(Saint-Cloud)，巴黎近郊，在塞纳河西岸。

② 安乃德(名)，李维埃(姓)。

③ 西俗，居丧穿黑色衣服。

的少女，虽然并不标致，却长得结实匀称，棕褐色的厚发，覆盖着她晒成金黄色的脖子，面颊和眼睛鲜亮得象花朵一样。她象一个年轻的寡妇，看见心爱的人影渐渐地消逝，想把散乱的忧悒的黑纱重新披上她圆圆的肩头，蒙住她心不在焉的目光。

寡妇，在安乃德心里，自己确实是个寡妇；她想用手抓住一个人的影子，这个人是她的父亲。

她失去父亲已有半年之久。在秋天将尽的季节里，拉乌尔·李维埃，被突发的尿毒症在两天之内夺去了生命，年纪还不算老，不满五十岁。虽然好几年以来，由于他一向不够保重而成问题的健康，已经迫使他不得不小心谨慎，他却没有料到这样突然的收场。他是巴黎的建筑师，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人材出众，生性机敏，而且食量过人；在沙龙里他很受欢迎，官方给他的优遇也是无以复加的；他一生善于发展企业，猎取荣誉地位，在风流场中也步步春风，虽然表面上他似乎并不刻意追求这一切。他的容貌是地道的巴黎型，被照相、刊物上的图像和漫画通俗化了的巴黎面容：饱满的天庭，鼓起的太阳穴，低着头，象向前冲撞的雄牛一样。他的两眼微突，目光毫不畏葸，丛密的白发剪成平顶，在含笑和贪馋的嘴下边有一颗黑痣，他的神情之中，敏慧、傲慢、风雅、放肆，兼而有之。全巴黎艺术界和寻欢作乐的社交界，谁都认得他。可是谁也不了解他。这是个双重性格的人，他非常善于适应社会，为了从中取利。但也会另外布置他的隐私的生活。这是个有强烈的情欲和强烈的癖好的人，他一边培养这种情欲和癖好，同时却在他的主顾们面前丝毫不露痕迹，以免引起他们反感。他有他自己的秘密博物馆(Fas ac nefas)①，但是他只对极少数的内行

人，把博物馆的大门打开一半；他并不把公众的趣味与道德当作一回事，另一方面却使自己的表面生活和正式工作适合公众的趣味与道德。谁也不了解他，无论是他的朋友或敌人。……他的敌人？他没有敌人。至多有几个竞争的对手，这些人因为挡了他的道路，都领教过他的厉害，可是他们都不怀恨。因为他作弄了他们之后，会用巧妙的手段使他们高兴，使他们象那些腼腆的人一样，自己的脚被人踹了一下，反而会向人赔笑脸，赔不是。这个又顽强又狡猾的家伙居然能有这么一手，被他取而代之的对手，他仍旧可以和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于被他一度征服，后来又被他遗弃的女人也一样。

他在家庭里反而不如在外面那么顺心。他的妻子不够通达，她对他的放荡行为感到痛苦。结婚已经二十五年，他想她本该有充分的时间来适应这一切；然而她还是不能忍受。她很诚实，总是板着脸，她的姿态有点儿冷冷的，正和她的里昂式姿容一样，她有强烈而且很专注的情感，可是一点也不善于克制；她更缺少那种很实际的才能，不会对于无能为力的事装不知道。由于自尊心很重，她不肯叫苦，可是她忍不住要对丈夫表示，说她知道他行为不轨，这使她很痛苦。由于他是软心肠的人（至少他自己以为是这样），他故意不去想这些事，可是他心里恨她不会把她的自私心掩藏得更好些。多年来，两夫妻差不多是分居的。可是在两人默契之下，这种情况不让外人看出来，甚至他们的女儿安乃德也始终蒙在鼓里。她没有根究父母失和的原因，那是一件使她感到不愉快的事。少年

---

① 拉丁文：辉煌的和黯淡的。

男女自己心里的事情已经够忙的了，别人的心事才管不着哩！……

拉乌尔·李维埃的高超手腕在于使他的女儿站在他这一边。当然，他丝毫没有故意这样做：妙就妙在这里。对于李维埃太太，他没有说过一句责备的话，没有暗示过她有什么不是。他有骑士风度；他让女儿自己发现她母亲的错处。他女儿果然这样做，因为她也被父亲迷住了。没有办法不责怪她母亲，做这样一个人的妻子而拙笨到有福不会享受的程度！在这场双方力量不成比例的斗争中，那可怜的李维埃太太不战而败。她先去世了。她这一死也就是无可挽回的失败。拉乌尔独霸了战场，同时也独占了他女儿的心。在最后的五年间，安乃德生活在她可爱的父亲的精神怀抱之中，他宠爱她，并且在没有邪念的情况下对她施展在他是很自然的魅惑力。最后两年，那终于夺去他生命的疾病，已经时常露头，他在家时间较多，在外面花钱比以前少了，为他女儿，他耗费得反而更多。

因此将父女二人结合在一起的那种温暖的亲密，充满在安乃德还没有完全觉醒的心中的那种亲密，丝毫没有被搅乱。那时她已经二十三、四岁，可是她的心好象更年轻；她的心还不急于找一个着落儿。也许一切象她那样前程远大的人，觉得自己血管里跳动着一种深远的生命，于是让这种生命积累起来，并不忙着去计算盈亏。

她长得既象父亲，又象母亲。从父亲方面，她继承了端正的五官和迷人的微笑。这种微笑在她父亲脸上，好象可以同意别人很多的要求，比他实际上所想的更多；而在保持着纯洁的

女儿脸上，这微笑好象给别人很多许诺，其实她心里并没那么想。从母亲方面，安乃德继承的是仪态安详，动静有度，还有道德上的严肃，虽然她的精神非常自由。既有父亲的魅惑力，又有母亲的深沉，这使安乃德加倍地吸引人。在她身上这两种气质哪一种占上风，谁也猜不透。她的真正的性格怎样，那时还不知道。别人不知道，她自己也不知道。没有人揣测到她隐藏在内心的天地。她象乐园中的夏娃一样，半睡半醒。她身上潜在的种种欲望，她用不着去意识到它们。没有什么东西来唤醒这些欲望，因为什么也不和这些欲望发生抵触。对于她，这些欲望仿佛是伸手就可以摘取。她并不作这种尝试，她假寐在它们幸福的嗡嗡轰鸣声中。也许她不愿意尝试……谁知道一个人自欺自骗可以达到什么程度？人们总不愿意正视自身的隐忧……她宁愿不知道自己内心的海洋。众人眼中和她自己眼中的安乃德，是一个很文静、很理智、井井有条，能控制自己的年轻人，她有她的意志和自由的判别力，可是直到此刻，她还没有机会运用她的意志和判别力来反对社会和家庭中的清规戒律。

她并不忽视社交场中的种种义务，社交的种种乐趣并不使她厌倦，她用旺盛的胃口尝味这种乐趣，然而感到有从事于更严肃的活动的需要。她坚持学习相当完整的课程，坚持到大学里去听课，参加考试，考得两个硕士学衔。她才思敏捷而且用功，她喜爱精确的研究，尤其是科学，在这方面她有很好的资质。也许她的健康的天性，本能地要求精神上的均衡，而感觉到需要用一种方法清楚、思绪明朗、而不是云雾弥漫的严格的学问，来和她内心那种令人担忧的引诱相抗衡。她怕

和这种引诱正面冲突，可是不管她多么小心，每到精神闲散的时刻，这种引诱总要来叩门。那种清爽、洁净和整饬的求学生活，在目前使她感到满足。将来怎样，她不愿意多想。婚姻毫不吸引她。她想都不去想它。从前，她父亲对她这些偏见，总是报以微笑；他不急于和她那些偏见展开斗争，因为他正好从中得利。

拉乌尔·李维埃去世之后，井井有条的建筑物似的安乃德的生活，从基础上发生了动摇，因为她父亲就是这建筑物的主要支柱，尽管她自己并未察觉。她不是没有见过死亡的面目。五年前，她母亲和她永诀的时候，她认识了死亡。可是死亡的面容并不永远是一样的。李维埃太太在疗养院医治了几个月以后，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就象她活着的时候那样静悄悄地。她心中最后的怨愤，也和她生平的忧虑一样，始终秘不告人。她这一死，在女儿的年少无邪的自私心里，在温情的痛苦之中，留下一种如同初春的雨水一般的令人轻松的不可告人的印象，同时也留下一点内疚的影子，这点影子，不久也就在美好的日子里被无忧无虑的心情所掩盖了。

拉乌尔的临终情况却与此完全不同。他是在幸福之中，而且自以为可以长期享受这种幸福的时候，突然病倒的，在与世长辞之际，他没有表现一点旷达的胸襟。他用抗拒的喊叫对待死亡的临近和最后的痛苦。弥留的时候，他象疾驰上坡的马一样，在恐怖中挣扎，喘息急促，直到最后一口气。这种可怕的形象，深印在安乃德的炽热的神经上，有如火漆上的烙印。接着有多少夜晚，她在梦魇中度过。她躺在黑漆漆的房

间里，每当朦胧入睡或突然醒来的时候，她重新温习一遍死者临终的情况和面目，这种再现是这样强烈，以致使她感到自己就是垂死的那个人：临死的那个人的眼睛成了她的眼睛，那人的气息成了她的气息，她分辨不清了。在快要咽气的那人的眼眶中，她看到茫然的目光在发出呼号。她差点儿支持不住。——可是一个壮健的青年，具有怎样的弹力！弓弦越拉得紧，生命之箭射得越远。狂乱的形象发出的刺目的光芒，由于亮得过分，终于熄灭了，记忆中剩下一片漆黑。逝者的音容神采都已消逝，安乃德虽然竭力注视余留在她身上的黑影，却再也找不到什么。除了她自己之外，没有剩下别的。她形单影只……独自一个。伊甸园里的夏娃，醒来时发见身畔的伴侣不见了，她一向以为他总在近旁，从不曾给他下过什么定义。她没有想到，这个伴侣在她的思想中，获得了隐隐约约的爱情形态。而突然之间，乐园失去了安全。外界的令人不安的种种气息，一齐吹入园中：有死亡的气息，也有生命的气息。安乃德睁开眼睛，好比原始人类在黑夜里，一边提心吊胆地觉得周围隐伏着千百种未知的危机，一边本能地准备不可避免的斗争。一转眼，在她身上沉睡的精力集中起来，紧张起来，随时准备应变。于是，她的寂寞的生活充满了热情的力量。

心情已经失去了均衡。她的功课、作业，对于她已经无足重轻。这一切，曾经在她的生活中占一定的位置，而现在看起来，却是微不足道的。她的生活的另一部分，由于父丧的哀痛而受到损伤的那一部分，这时以不可估量的广度呈现了出来。创伤给她的震撼，惊醒这一方面的每一缕神经。由于她心爱的伴侣逝世而在她心中造成的创伤周围，爱情的全部力量，隐秘

的、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力量，都惊醒了，它们被她心中正在形成的空虚所吸引，从她的生命深远的角落奔腾而来。对于这种入侵感到惊讶的安乃德，竭力想转移它的意义，她固执地把这种爱情力量，全部集中到她所悲悼的明确的对象上去；全部力量，包括被滋润的春风所沐浴的、生理上的灼热刺激；对于已经丧失的或正在盼望中的幸福的那一种朦胧而强烈的向往；向着不在眼前的人而伸张的两条手臂；以及一颗留恋过去（或是企求未来）的蹦跳的心……可是这样，她只能将她丧父的哀痛融解在由痛苦、激情和隐晦的情欲织成的一种使人心慌意乱的神秘之感中。她被这种心情折磨得精疲力尽，同时又怒气冲冲……

在这四月底的一个夜晚，反抗的情绪占了上风。她的理性对于乱麻似的幻梦大发怒火，理性不去管束这些幻梦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而且看出这里边存在着危机。理性要想抑制那些幻梦，可是并非没有困难，因为幻梦不再听从理性；后者已经丧失了发号施令的习惯……安乃德摆脱了炉火的光焰，摆脱了黑夜对她的不怀好意的包围，她站起身来，觉得凉意袭人，拿父亲一件室内穿的长袍裹在身上，把房间里的电灯开亮。

这一间原来是拉乌尔·李维埃的书室。通过打开的玻璃窗和窗外树上疏朗的嫩叶，可以望见塞纳河的夜景，在仿佛一动不动的黝黑的河水上，倒映着对岸的房屋、灯光初亮的窗口以及远处圣克卢丘陵上空的一抹残照。拉乌尔·李维埃本是个有欣赏能力的人，虽然为着满足他那些有钱的主顾们的

平淡乏味的陈规老套，或可笑的异想天开，他并不按照自己的趣味来办事，他在巴黎市区的边沿，布洛涅河岸① 上，为自己选择了一所路易十六朝格式的古老宅第。这所房子并不是他自己建筑的。他只不过把它改装得更舒适一点，就算满意了。他的书室很可以兼作幽期密会的场所。可以有理由相信，他在这方面天赋的才能，并不是没有应用过一番的。李维埃在这间书房里不止一次地接待可爱的来访者，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猜疑，因为这间屋子有一扇门直接通到花园里。可是两年以来，门虽设而常关，因为访问书斋的唯一女客是安乃德。在那儿，父女俩谈得十分投机。安乃德一边走来走去，一边整理房间里的东西，或者给花瓶添点水，一刻不停；接着，突然静止下来，拿起一本书，蜷缩在大沙发上她喜爱的那个角落里，从那儿她可以默然眺望匹练似地的河水，并且一边心不在焉地看书，一边心不在焉地和她父亲闲聊。可是他，慵倦无力地坐在那儿，他的狡黠的侧面用眼角窥视他女儿的每一个动作。这个娇惯了的老孩子，无论到什么地方总要使自己成为别人注意的中心，否则便不服气。他不断用俏皮话，用温柔的、嘲讽的、苛刻的或不安的问题挑逗安乃德，为了使她的注意力重新贯注在他身上，并且保证她在倾听一切……到末了，安乃德发现父亲不能片刻离开她，觉得又讨厌又喜欢，就索性放下别的一切，专门伺候他。这下子，他可满意了，他对他的听众完全有了把握，于是将他变化无穷的出色的谈锋，毫不吝惜地施展出来。他象放焰火一样，说些耸人听闻的话，他给女儿谈他

---

① 布洛涅河岸是塞纳河边的一条马路的名称。

的往事。当然，他仔细选择最体面的事来谈；并且把它们安排得 ad usum Delphini——合乎公主的口味，他狡黠地观察哪些话能引起公主隐秘的好奇心，哪些又突然使她起鸡皮疙瘩；他对她叙述的恰好是她爱听的。安乃德全神贯注地在听，父亲对她推心置腹，她觉得自豪。她满相信她知道她父亲的事，比当年她母亲所知道的还多。她想她是她父亲的私房话的唯一听取者。

可是，父亲死后，另一宗私藏也落在她手里，那就是他的全部私人文札。安乃德并不想去探究内容。她的孝心告诉她，这些文札她不能随便动。另一种情绪，却叫她去动手。无论如何，这些文札必须加以处理。安乃德，她是父亲的唯一继承人，也不免有去世的一天，而这些家庭私信，不应当落在外人手里。所以亟须整理一番，该焚毁的焚毁，该保存的保存。几天以来，安乃德已经决定这样做。可是，一到晚间，独自一人在那间父亲的音容宛在的房间里，她除了连续几小时一动不动地呆着，使当日的气氛深深沉浸着她之外，没有别的勇气。她生怕打开那些旧信来一看，会过于突然地接触到现实……

可是事情又必须这样办。这天晚上，她下定了决心。在气氛十分柔和的夜里，朦朦胧胧的温情之中，她的不安的心绪感觉到悲痛正在融解，她要肯定一下去世的那人究竟是不是属于她。她走向用玫瑰木做的家具，一口路易十五朝式的高高的小柜，与其说是一个勤劳的男子的用具，不如说它更适合一时髦的女人，柜子的抽屉有七、八层，仿佛是美国摩天楼的逗人喜爱的造型；李维埃就在那些抽屉里储存他的私

人文札。安乃德跪在地上，打开最下边的抽屉。为了更仔细地翻看，她索性把抽屉整个抽了出来。重新坐到壁炉旁边之后，她把抽屉放在膝上，埋头细看。家里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声音。除她之外，只有一个年老的姑母和她住在一起。姑母操持家务，在家里她是毫无地位的。维多丽娜姑母，是安乃德的父亲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姐姐。她一辈子伺候弟弟，并且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现在她伺候侄女，给她继续当老管家；就如同家里的那只老猫一样，终于成了全部家具的不可分的一小部分，而老姑母对于家具象对家里的人一样地依恋。一到夜晚，老姑母早就回她的房间。她远在楼上，穿毡底鞋的老人走动时无声无息。这一切，和安乃德身边的老猫一样，毫不搅乱她的遐思。

她开始看信，又好奇，又忐忑不安。可是她的井井有条的习惯和对于安静的需要，要求在她心里和她周围，一切都整齐明净，这就使她在取信和打开信来的时候，采取缓慢的动作和冷漠的态度，至少在短时间内，她有一种若无其事的幻觉。

她首先看到的几封是她母亲的信。信中忧郁的语气先使她回想起往日的印象；那些印象并不都是带有好感的，有时稍许有些怒意。用她的高明理由评判起来，这是真正病态的精神习惯。对此她多少有些怜悯之心："可怜的妈妈！……"但是，渐渐地，接着往下念，她第一次发觉母亲那种心理状况并非没有原因。信中提到拉乌尔某些不忠实之处，使她感到不安。她不能下对父亲不利的判断，因为她偏袒父亲
不太懂，放了过去。她的孝心，使她有充分理

但她却发现了李维埃夫人心灵上严肃的
的温情；于是安乃德责备自己，由于没有
母亲被牺牲了的一辈子增添了忧伤。

在同一只抽屉里，并排躺着另外几包信札——
些散乱的，和她母亲的那些信夹杂在一起；——拉乌尔那种从容不迫的轻率习气，把这些信放在一起，正如在他那外遇极多的一生中，把那些和他通信的女人都混在一起。

这下子，安乃德勉强的镇定受到严重考验。从新打开的那叠信的每张信笺里，发出种种声音，它们比可怜的李维埃太太的声音似乎更为亲密，对于自己的权力更有把握，这些声音都在肯定它们对拉乌尔的所有权。这引起了安乃德极大的反感。她的第一个动作，是把拿在手里的信搓揉成一团，掷到炉火中去。可是她又从火堆里把纸团抢救出来。

她重新拿起这些已经开始被火焰烧焦的信纸，迟疑不决地瞧着。不用说，如果刚才她有充分理由不愿意与闻她父母之间过去的争吵，她现在有更充分的理由不想知道她父亲的那些风流往事。不过这些理由现在已经毫无分量，因为她感觉自己直接受到侵犯了。她说不清怎么回事，以什么名义，为什么。她一动不动地呆着，上身略向前俯，皱着鼻尖，挺着下巴，忌恨地噘着嘴，象一只生气的母猫，恨不得把抓在手中的那些叫人生气的信件重新抛到炉火中去。可是她的手指在渐渐张开，她不能克制读这些信的愿望。于是，她突然下了决心，张开拳头，重新打开这些信纸，用手指仔细地摊平纸上搓皱的地方……她念信，她全部都念了。

* *

[illegible]嫌恶的心情（但同时也多少受到了吸引），眼看她父亲的风流往事一页页地在她面前翻过，对于这些，她以前一无所知。父亲的情妇，简直是五光十色，离奇古怪一大群。拉乌尔在爱情方面的怪癖，也和艺术方面一样，是所谓“时代色采”。安乃德认识这些人之中的几个姓名。她充满敌意，回想起从前，父亲的某一个宠妇对她的微笑和温抚。另一些情妇的社会地位是不很高的；信中书法错误之多，不下于所表达的情意的放肆。安乃德把嘴噘得更高一些；可是她的心灵，和她父亲一样具有灵敏而带嘲讽的眼色的心灵，却不难想见写这些信的女人，如何眨着眼皮，伸着舌尖，低着头，在纸上有什么写什么的那种滑稽的专心姿态。所有这些艳遇，有的来往的时间长些，有的短些，反正都不是继续得很久的。一个接一个，后浪推前浪，都过去了。安乃德以微愠和不屑的神色，对于她们的结局表示满意。

她还没有全部发现。在一只抽屉里，有一捆旧信很仔细地单放在一边。她一定看见了，这些信比她母亲的信札收藏得更为仔细。在这新发现的一叠信中，安乃德才知道她父亲有这么一次延续较久的外遇。虽然信上的日期是漫不经心地标着的，不难看出这一堆信札所包括的时期足有若干年之久。信是由两种不同的笔迹写的。一种书法错误，字迹凌乱，行列歪斜，这种笔迹占这包信件的一半，以后就不见了。接着是另[illegible]一开始，那是孩子的工整的笔迹，渐渐地成熟了，[illegible]几年。并且，还不止这样，一直继续到

她父亲逝世前几个月——这一点发现特别使安乃德难受。安乃德以为自己独占的那一个神圣的时期，被这个通信者偷去了一部分；这个双重意义上的不速之客，给安乃德的父亲写信叫他："我的父亲！……"

安乃德感受到难忍的创痛。用愤怒的姿势，一下扔开披在肩上的她父亲的大氅。那些信从她手里落下，丢在地上。她蹺缩在沙发上，眼睛发干，面颊发烧。她不去分析自己的心情。满腔热血使她说不清自己在想什么。可是，她却充满激情地想："我被他骗了！……"

她重新拾起讨厌的信件。这一次，她不念完最后一行，决不罢休。她闭着嘴，鼻子呼哧呼哧地出气，一直念下去；一种隐藏的妒火燃烧着她，同时燃烧她的还有另一种情感，模糊不清的、正在发生中的情感。她擅自看别人的私信，掌握了父亲的隐私，却一秒钟也没有想到，这是一桩违背良心的举动。她一秒钟也没有怀疑自己的权利……（她的权利！理性离开她多么远。另一种强大的力量，专制的力量，却在发言！）……正相反，倒是她认为自己的权利被人侵犯了：被她父亲侵犯了！

可是她定了一定神。一刹那，她瞥见自己这种僭妄的想法多么荒唐。她耸了一耸肩。在父亲身上，她有什么权利呢？他欠她什么不成？不可遏止的热情在轰鸣中说："欠她一切。"用不着争辩！安乃德沉浸在毫无道理的气愤中，感到被咬伤似地痛苦；同时却尝味到辛酸的享受，一种残酷的力量第一次用尖锐的针刺入她的皮肉，使她获得这种享受。

她看了半夜信。等到她终于决定睡觉的时候，一闭眼睛就重新看见信上的字句，这使她几次惊醒，一直到年轻人的浓

烈的睡意制服了她，于是一动不动地睡着了，伸开手脚、呼吸深沉、神色安宁，这是因为刚才耗费了许多精力，倒使她轻松了。

第二天，她重读那些信。紧跟着好几天，她把那些不断地占据她的思想的信件，读了又读。现在她差不多可以设想出另一种生活，和她自己的生活并驾齐驱的一个骈枝的生活：——母亲是个卖鲜花的，拉乌尔曾经给了她本钱，让她开了一家鲜花铺；女儿是做帽子的，或者是缝工（这一点不太清楚）。一个名叫黛尔菲娜，另一个（小的那个）名叫西尔薇。信上文字格调狂放、随便，可是在坦率之中并不缺乏风韵，从这一点看来，母女二人是相象的。黛尔菲娜仿佛曾经是个很可爱的人，她虽然在信里面不时地耍一些小花招，但她的各种苛求不见得使李维埃厌倦。无论母亲或女儿，都不从悲剧的角度看生命。再说，母女二人好象对于拉乌尔对她们的情谊满有把握似的。也许这正是维系这情谊的最好办法。可是这种狂妄的自信和她们对拉乌尔那种极端亲昵的口气，同样地使安乃德不高兴。

西尔薇尤其引起安乃德的含妒的注意。西尔薇的母亲已不在人世；她和安乃德父亲那种亲密关系，在安乃德骄傲的眼中，似乎是不屑一看的；她已经忘记前几天，每当她发现和这性质相同的那些缠绵关系时，对于她曾经是一种显然的冒犯。现在既然另一种深刻得多的亲密关系参加了竞赛，任何别的敌对行动好象都不必介意了。安乃德精神兴奋，努力想象那个素昧平生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状貌。虽然她满心忌恨，也不能不承认对方只能一半算是外人。西尔薇信中支使她父

亲，把他完全当作她的私产，她的毫无拘束的欢笑，她的若无其事的你我相称，都使安乃德生气；她想要用眼光盯住那个不识体统的陌生人，要使她无地自容。可是那个年轻的不速之客和她怒目相视。神气之间，她仿佛说："这是我的财产，我身上有他的血液。"

安乃德愈生气，这种肯定愈在她思想中发展。她跟这种思想斗争得太厉害了，反而不能不渐渐习惯于这一战斗，习惯于这个对手。到末了，她简直无法摆脱了。早晨，她一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是西尔薇；而这位敌手的调皮的声音现在对安乃德说："我身上有你的血液。"

这声音她听得非常清晰，同样清晰的是有一天夜里她看到的那位不相识的妹妹的幻影；在朦胧中，安乃德伸出双臂，要抱住对方。

第二天，安乃德直生气，直抗议，可又失去了抵抗力，一个愿望抓住了她，再也不松手。于是她走出家门，去寻找西尔薇去了。

* * *

地址是在旧信中找到的。安乃德走到曼纳大街，那时正是午后。西尔薇在车间干活。安乃德不好意思到那儿去打扰她。她等了几天，有一天吃过晚餐之后，她又去了。西尔薇还没有回来，要不就是她回来以后又出去了，人们说不清。安乃德每跑一趟，回来时总感到失望。焦急等待的心情使她成天全身痉挛一般紧张。一种隐约的懦怯心理，在劝她作罢。可是她属于那种一旦作出决定就决不回头的人；这种人愈是遇

到难以克服的阻碍，愈是担心发生什么事，就愈不肯改变主意。

五月底的一天，晚上快九点的时候，她又去了。这一回，人们对她说西尔薇在家。七层楼。她上去，飞快地上去，因为她不愿意给自己留下临阵退却的余地。到了上头，她喘不过气来了。她在楼梯口站住。她不知道她将要找到的是什么样的人。

一条长长的普通甬道，没有地毯，铺着磁砖。甬道两边的房门，都半开半掩着，两边房间里的人在遥相对答。从左边的门里透出一道夕阳的余晖，照在红砖地上。西尔薇就住在这儿。

安乃德扣了两下门：哒，哒！里边有人喊："进来！"一边不断地闲扯。她推门进去。斜阳的余晖迎面照射过来。她看见一个姑娘，身体半裸着，穿一条衬裙，肩头袒露，光着脚，穿一双淡红的旧拖鞋，她走来走去，丰满而柔软的背脊向着安乃德。她在梳妆台上找什么东西，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拿粉扑向鼻子上扑粉。

"怎么啦！有什么事情吗？"她用嘶嘶的声调问，因为牙齿正斜咬着一些发夹。

接着，她忽然被一枝插在水罐子里的丁香花分了心，把鼻子凑在花上深深地闻着，同时发出一声舒畅的呻吟。当她抬起头来，看到镜子里自己的一双含笑的眼睛时，她发现在自己背后，安乃德站在门口，趑趄不前，头上照着一圈阳光。她"啊"了一声，转过身来，两只袒露的胳膊围在脑后，敏捷地将别发针别上重整的发髻，接着就向门口走来，伸着两手——突

然又把手缩回去，做了一个接待的姿势，满客气，但是很有分寸。安乃德进来了，想说话，可是不知说什么好。西尔薇也不开口。她给来客端过一张椅子来，自己披上一件蓝条纹的梳妆时穿的旧长袍，然后坐在自己床上，面对着来客。两个人你瞧我，我瞧你；我等你先开口，你等我先开口……

她们两人是多么不同！各人都在端详对方，用锐利、精确而且毫不宽容的目光，在探问："你是谁？"

西尔薇看见的安乃德长得个子高高的，气色鲜朗，脸庞较宽，鼻子略短而平扁，象小母牛似的巨额广颡，上面盖着一绺绺带金黄闪光的栗色头发，眉毛很浓，一双浅蓝色的大眼睛稍稍鼓起，和眼眶形成平面，有时因为心血上冲，眼神显得强硬；嘴阔大，嘴唇厚实，嘴角有一层黄金色的汗毛，嘴经常闭着，形成噘嘴，起防御作用，表示注意力集中或固执赌气；可是当这两片嘴唇一张开，就可能焕发出一个腼腆动人的微笑的光采，使得她整个面容为之一变。她的下巴也和面颊一样地丰满，可是没有臃肿之处，构造非常结实；脖子，后脑勺，两只手，都是蜂蜜般的深棕色；在美丽的紧实的皮肤下面，流着纯洁的血液。她的腰身略微粗了一点，上身微微形成方形，胸脯广阔丰隆。西尔薇有训练的眼光，透过对方的衣服，估量对方的身体，尤其是那两只肩膀，它们的丰满和谐跟金黄浑圆的脖子配在一起，形成她全身最完美的部分。她很会打扮。打扮得很细心，在西尔薇看来，甚至过分细心了，仔细得有点刻板：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没有一绺散乱的卷发，没有一个挂错的扣钩，一切井井有条。西尔薇暗暗地想："她心里呢，难道也这么

整饬吗？”

在安乃德眼里，西尔薇和她自己差不多一般高大——是啊，也许是一般高吧——可是腰身苗条，按照身体的比例，袋显得小了一点，半裸的身体裹着梳妆时穿的长袍，胸脯发达，可是身上很丰满，两条胖胖的手臂，小小的臀部，坐儿，身体摇摆着，两只手抱着一对圆圆的膝盖。她的额巴也是圆圆的；鼻子不大，有点向上翘；浅褐色的很细盖在太阳穴上，发卷垂在面颊上，散乱的短发披在后在肤色洁白的、细瘦的脖子上。她是室内长大的花草孔左右两边的侧影是不对称的，右边是一只多情善感洋地在睡觉的猫儿；左边是狡黠的、窥伺四周的、要儿。她说话的时候上唇微翘，露出一排充满笑意的白时，安乃德心里说："留神呀！别让她咬你一口！”

她们是多么不相同！……可是，两人第一眼就互相在身上认出那一种眼神、浅蓝色的眼珠，额头、嘴角的皱纹，之，认出了父亲……

安乃德觉得有点儿窘，而且僵得很，硬着头皮说话，说明她自己是谁，叫什么名字，过分激动使她的声音变得僵硬，没有一点表情。西尔薇让她说，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她，接着，她安详地说，上翘的嘴唇带一丝冷酷的微笑：

“我早就知道。”

安乃德吃了一惊：

“怎么？”

“我已经看见过你——常常看见——和父亲在一起……”

在说最后几个字时，她先稍微犹豫了一下。也许她会很

调皮地说："我的父亲。"可是她对于安乃德紧张的神色，发生了带讽刺意味的怜悯，那双眼睛正在注视西尔薇的嘴唇。安乃德明白了这一点，把视线移向别处，脸都臊红了。

西尔薇把一切看在眼里，丝毫不漏。她慢慢地寻味着对[illegible]红脸。她不慌不忙地，安详地，把话扯下去。她讲到举行[illegible]那天，她在教堂里，坐在靠近大门的一边，什么都看见了。[illegible]略带鼻音的、唱歌似的声调滔滔不绝地叙述，一点儿不[illegible]趣。可是，如果说西尔薇善观气色，安乃德却善于体会弦[illegible]音。西尔薇语音一落，安乃德就抬起眼睛，对她说："你[illegible]吧？"两姐妹互相交换了温存的一瞥。但这只不过一刹[illegible]乃德的眼睛里已经出现了妒忌的阴影，她接着说："他[illegible]爱你。"她本来诚恳地想讨西尔薇的欢心，可是她的声音却不由自主带一点鄙夷的调子。西尔薇好象感觉对方语气之中[illegible]保护者自居。她马上就伸出小小的利爪，劲头十足地说："对呀！他很爱我！"

稍停了一下，她接着又用和悦的神气，射箭似地说了这样一句："他也很爱你，他常常对我提起你。"

安乃德充满激情的手，她那双神经质的大手，紧握在一起，在轻轻颤抖。西尔薇直瞧这双手。安乃德用激动的声调问："他跟你谈起我吗？常常提到吗？"

"常常提到。"天真的西尔薇重复说。

西尔薇说的是否实情，这是不十分可靠的。可是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思想的安乃德，对于别人的话却不加怀疑。西尔薇的话打动了她的心……这么说，她父亲和西尔薇常常谈起她；他们两人在一起谈论她！可是她呢，直到最后一天，什么

全不知道。父亲好象跟西尔薇推心置腹，却让她安乃德蒙在鼓里，他不让她知道实情，她连有这么个妹妹都不晓得！……这样的不平等待遇，这样不公平，使她十分痛心。她觉得自己一败涂地。但是她不愿意有所表示。她在寻找武器，终于找到了一件，于是说："在最后这几年，你很少见到他。"

"在最后这几年，"西尔薇十分遗憾地承认，"那当然罗。他那时有病。人家不让他出门。"

一阵充满敌意的寂静。两个人都面带微笑；两个人都憋了一肚子闷气。安乃德直率而矜持，西尔薇神情虚假，好比一枚摹仿钱币的筹码。她显得那么委婉和悦，实际上是装腔作势。两人在继续斗法之前，各自先数了一数已到手的分数。安乃德（略微）占了上风，稍稍感到轻松，同时她自己有一些念头使她暗暗惭愧，竭力想用更友好的口气谈下去。她谈起她有过一个愿望，想和西尔薇接近，因为她那死去的父亲，"有一点点"还存活在西尔薇身上。可是她白费力气：一提到和父亲的关系，她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和对方之间划分出差别来。她的口气暗示，在对父亲的关系上，她是有优先权的。她向西尔薇叙述父亲如何度过最后的几年，她不自禁地表示自己和父亲更亲密得多。西尔薇等安乃德的话略一中断，就钻空子，讲她自己记忆中的父爱，来回敬安乃德。两人不知不觉地都在羡慕对方和父亲的关系，同时又互相夸耀自己所得的部分比对方多。一边说，一边听（尽管不愿意听进去，但仍然听得见），两个人不断地互相注视，从头看到脚。西尔薇将自己的长腿，活动在拖鞋中的一双小巧的光脚，纤瘦的脚弯，很凑趣地和安乃德的有点粗壮的骨节和笨重的脚弯相比较。而安乃德，在细瞧西

尔薇的手时，没有放过她那粉红得过分的指甲上，修剪得很整齐的半圆形白斑。对抗的不单单是两位姑娘，而且是两个对立的家庭。因此，尽管谈话从表面看来好象很随便，两人却一直是嘴角眼角，真刀真枪，互相窥伺，各不相让。残酷而尖锐的妒忌使她们每个人都能一眼看穿对方。开门见山，一望到底，连对方自己不觉得的污点、隐病都被看穿了。西尔薇在安乃德身上观察到的是骄傲的恶魔、主意的强硬和专制式的粗暴，虽然这一切还没有机会施展出来。安乃德在西尔薇身上观察到的是干枯的内心和满脸堆笑的虚伪。后来姐妹俩亲密相爱，为了忘却在当初互相观察到的这一切，还费了好大的力气。在这时，两人之间的敌意使她们互相用放大镜看对方的这些毛病。在短促的瞬间，她们互相仇视。安乃德心头沉重，她想："这可不好，这可不好啊！我应当做个好榜样。"

她的眼光在这简陋的房间里扫了一圈，看到窗子、薄纱窗帘、沉浸在月色中的对面的房顶和烟囱、插在有裂纹的水罐子里的那枝丁香花。

外表虽然冷冷的，内心却燃烧着热情，她向西尔薇表示愿意贡献自己的友谊和援助。……西尔薇，漫不经心地，带着调皮的微笑，听着，不置可否……安乃德气得要命，她自己的骄傲和正在产生中的热爱碰了钉子，按捺不住气愤，猛一下子站了起来。两人有口无心地客气一下，互相说了再见。于是安乃德怀着愁闷和怒意走了出来。

可是，当她走到铺磁砖的甬道尽头，而且已经跨下楼梯的头儿档时，西尔薇向她奔来，穿着她的小拖鞋，其中一只丢落在半道上，她从安乃德身后，用两臂抱住安乃德的脖子。安乃

德一转身，激动得叫了起来。她一股热情，紧紧搂住西尔薇。西尔薇也叫起来，可是她是笑着喊，笑对方用这么猛的劲儿拥抱她。两人的嘴唇热烈地吻合了。一阵热爱的细语，温柔的嘟囔。双方互相表示感谢，并且相约不久再见面……

她们两人分开了。安乃德，幸福地笑着，发现自己已经在楼下，不知道怎样下的楼梯。她听到上面一声口哨，好象顽童唤狗吹哨一样，接着听见西尔薇的声音轻轻说："安乃德！"她抬头一看，只见一直在上面，在一团亮光中，西尔薇俯下蓬松的头发，她笑着说："接住！"安乃德脸上落满了水滴和西尔薇掷下来的一束湿漉漉的丁香花；西尔薇同时用双手向她送吻……

西尔薇不见了。安乃德，抬着头，还在找她，她已经不在楼梯上面。安乃德将浸湿的花枝抱在怀中，吻着丁香。

* * *

安乃德步行回家，不顾道儿很远，而且时间已那么晚，有些街道上是不很安全的。她恨不得跳起舞来。她终于回到家里，又高兴，又困乏，把花插在花瓶中，放在床边，才上床睡觉。她随即又起来，把花从瓶里拿出，插到水罐子里，如同在西尔薇家里一样。重新躺下以后，她让灯点着，因为她舍不得和这一天分离。三小时之后，她忽然在半夜里醒了过来。花，好好地插在那儿。她的确见到了西尔薇，并不是做梦……于是她又睡着了，靠在心爱的形象怀里。

打那天以后，日子充满着忙于建筑新蜂房的蜜蜂的嗡嗡声。好象一群蜜蜂在一个年轻的蜂王周围聚集起来。围绕着

亲爱的西尔薇，安乃德在建立新的生活。老旧的蜂房被遗弃了。老蜂房中的蜂王确实是死了。为了竭力遮掩这一场宫廷革命，安乃德热情的心假装相信自己对父亲的爱现在已转移到西尔薇身上去，而父亲也在西尔薇身上重新找到这种爱……可是安乃德心里明白，她正在和父亲告别。

新的爱以怒潮汹涌之声势在创造和破坏……父亲的遗物，无情地被送到看不见的地方去。家常的物件，被她恭恭敬敬地放到房间的阴暗角落里，免得常常受到干扰。父亲的外套也束之高阁，放入老旧的壁橱深处。安乃德把它放进去以后，又取出来，犹豫不决，把面颊贴在衣服上；接着又突然把它掷入橱中，心里余恨没有消除。热情是多么不逻辑！她和父亲，究竟谁对不起谁呢？……

她热爱着刚刚被她发现的妹妹。她还不大认识这个妹妹！不过，只要有了爱情，即使对方的情况你还没有把握，也反而增加对你的吸引力。在人们以为已经认识的事物的魅惑力之外，又加上未知因素的神秘性。从匆匆一面的西尔薇身上，安乃德只愿意记住使她高兴的地方。在心里，她承认这不是很确实的。但当她想老老实实地回想西尔薇的形象的阴暗面时，她就想起小小的拖鞋在甬道上奔跑的趿拉声，和抱在她脖子上的西尔薇的两条光胳膊。

西尔薇快要来了。她答应要来的……安乃德准备着一切，为了接待她。让她到哪间屋子里来呢？——就在这儿，她自己的漂亮卧室里。西尔薇将要坐在这儿，在她自己最爱坐的地方，对着敞开的窗。安乃德好象看见西尔薇的眼睛，她把她的住宅，她的那些小摆设，那些披着嫩绿的新衣的树木，和远

处百花盛开的小山坡，这大好景色，她将兴致勃勃地指给西尔薇看，和西尔薇分享这雅致和舒适的一切，使她自己的享受增加一种完全新鲜的感觉。——可是她又想起，西尔薇的眼睛会把她自己的住处和这座位于布洛涅区的宅第互相比较。她脸上出现了一丝阴影。这种不平等使她感到沉重，好象她有什么过错似的……命运给她的这些优厚条件，如果请西尔薇来共同享受，不恰好可以补救这种不平等吗？……对呀，可是，这反而会给自己增加优势。安乃德预料到对方不会轻易同意的。她回想起她头几次向西尔薇表示邀请时，对方总保持嘲笑式的沉默。那么她就得设法使西尔薇不至于多心。怎么办？……安乃德在脑袋里试用了四、五个计划。没有一个使她满意。她不下十次地改变房间的陈设。她先怀着孩子气的乐趣，把一些最值钱的东西都摆出来；接着又全部收起，只剩下她所有的最简朴的东西。所有的细节——架上的一朵花，挂一张肖像的地方——无不经过她再三考虑……在一切就绪之先，但愿西尔薇别来到！可是西尔薇迟迟不来。安乃德反而有充分的时间把她那些琐碎的安排，一次又一次地，改了又改。她觉得西尔薇来得真慢，不过她利用机会把她的计划作了一些修改。她不知不觉在演戏！她那么重视那些无足轻重的细节，这是在自己骗自己。她这样坐立不安地整理，打乱又摆齐，都无非是托词，借此对她自己隐瞒充满热情的内心不宁，这种不安的情绪搅乱了她经常井然有序的理智生活。

托词终于都用完了。这一次，什么都已准备就绪。而西尔薇却还不到来。安乃德已经在想象中把西尔薇接待了不下十次。她等待得精疲力尽……她可不能再去找西尔薇！万一

见面的时候，她在西尔薇不耐烦的眼色中看出对方并不是那么非理她不可，怎么办！一想到这点，安乃德的骄傲心好象受了创伤，鲜血直流……不，宁愿永远不再见面，也不去受那种屈辱！可是……她匆匆下了决心，换上衣服要去找那个健忘的人儿。但她没等扣完手套上的扣子，已经丧失勇气；于是，两腿瘫软，她又坐在大门内挂衣间的椅子上，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恰好在这时刻——她四肢无力坐在门边，头上戴着帽子，准备立刻出门，但又犹豫不决——正在这时，西尔薇按门铃了。

铃响，门开，两件事相隔不到十秒钟。开门的迅速和安乃德的发着高兴的光采的眼睛，充分地向西尔薇说明，安乃德正在等候她。在门口，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话，两人的嘴已经吻合在一起。安乃德不由分说地拉着西尔薇往屋里走，一直拉着她的手，盯着她看个不够，放开嗓子憨笑，象一个快活的孩子……

经过的情况丝毫不象她事先的设想。事先打的腹稿，一见面要说的话，半句也没用上。她没有让西尔薇坐在事先选好的位子上。她们两人一起坐在长沙发上，背着窗子，肩并肩，你瞧我，我瞧你，说着话，却又不注意自己说的什么，她们的眼光好象在对话：

安乃德："你来啦？终于来啦！"

西尔薇："你瞧，我不是来了吗……"

可是，西尔薇打量了安乃德一眼之后，说："你正要出去吗？"

安乃德摇摇头，不愿意加以解释。西尔薇完全明白，于是她俯着身，轻轻说："你正要到我那儿去吧？"

安乃德吃了一惊，把面颊贴在她妹妹肩上，喃喃地说："坏心眼儿！"

"那为什么？"西尔薇问，一边用嘴角轻轻吻着安乃德金黄色的眉毛。

安乃德不回答。西尔薇明白对方要答复的是什么。她微微一笑，调皮地窥视着安乃德。安乃德现在回避西尔薇的眼光。这个强悍的姑娘！她的泼辣劲儿消失了。突然发生的腼腆情绪，象罗网似的，罩在她身上。姐妹俩一动不动地呆着，姐姐靠在妹妹肩上，妹妹感到满意，因为她这么快就在姐姐身上树立了权力。

接着，安乃德抬起头来；姐妹俩都控制了乍一见面时内心的激动，开始象一对老朋友似的交谈起来。

这一回两人之间不再存在敌意。相反，两人都愿意向对方倾吐衷情……可是，也不是全部倾吐！她们知道，每人身上都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即使双方相爱的时候也这样吗？是的，正因为相爱，才这样！但是，说确切点，是指哪些东西呢？她们一边谈心，一边各人保守自己的秘密，探索着对方的友爱有多大容量。不止一句贴己话，一开头说得很坦率，说到中途却趑趄不前了，而结果，婉转地变为一句小小的谎话。她们互相并不熟悉；在许多方面，她们相互的印象是莫名其妙的哑谜；不管怎样，这是各不相识的两种天性，两[illegible]界。为了这次访问，西尔薇竭力施展自己的吸引力，她[illegible]是[illegible]做，尽管她决不承认故意如此。她很能这样做一气。[illegible]她迷

住了，同时她的某些卖弄风情的细小动作，使安乃德感到不大自在。西尔薇察觉了这一点，但并不想做什么改变；这个大姐姐，又自由又天真，又热情又沉着，很吸引她，使她觉得不好意思。（听她东扯西扯，谁想到她会不好意思！）两人都很机灵，都非常善于察言观色，她们都不放过对方的一个眼色，一个念头。她们相互间都不放心。既多疑，又爱讲话，她们愿意互相倾诉，这是对的，可是又不愿意予而不取！两人身上都附有小小的骄傲魔鬼。安乃德更厉害些。可是温情的冲动在她身上也更猛烈些。而且她自己控制不住。当她倾吐得比她愿意说的更多的时候，等于吃一个败仗。而西尔薇对于这样的败绩非常欣赏。她们好比两个商人，渴求成交，但双方都老于世故，谨慎从事，窥探着对方一举一动，小心地向前迈步……

这场决斗并不是势均力敌的。西尔薇很快就发觉安乃德的不可遏止的、而且有所央求的热情。她比安乃德强。她要证实一下。她轻手轻脚地要着安乃德，外表若无其事。安乃德觉得自己打了败仗。这使她感到又惭愧、又快活。

在西尔薇要求之下，安乃德领她看整个住宅。她决不会主动地这样作；她怕在西尔薇眼前炫耀自己的舒适生活，而使西尔薇不愉快；可是，西尔薇却满不在乎，这倒使安乃德松了口气。西尔薇无拘无束，她走来走去，瞧瞧这个，摸摸那个，好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倒是安乃德看着西尔薇这种毫不在乎的神气，觉得不以为然；而同时，在她的温情之中，又使她感到愉快。从姐姐床前经过时，西尔薇在枕头上轻轻地、友好地拍了一下，她用好奇的眼光察看了安乃德的梳妆台，一眼就把所有的瓶瓶罐罐看个清楚确实，她心不在焉地走到藏书室里，在一

对窗帘前面看得出神，评评这一把沙发，试试那一把，把头伸到半开着的衣柜里，摸摸一件长袍的绸料，到各处转游之后，又回到安乃德的卧室里，坐在靠近床的矮沙发上，继续谈话。安乃德请她喝茶，可是她宁愿喝一小杯甜酒。西尔薇一边用舌尖舔着饼干，一边看出安乃德迟疑不决，好象有什么话要说。西尔薇真想告诉安乃德："快说吧！"

安乃德终于鼓起勇气，用由于柔情受到压抑而变得急骤的口气，向西尔薇提出邀她同住的建议。西尔薇微笑，不作声，咽下满嘴的食物，把饼干碎屑和手指一齐浸在酒杯里，再一次微笑，很和婉地，用眼色和塞满食物的嘴表示谢意，一边摇着头，好似在对小孩说话一样；接着，她说："亲爱的……"她拒绝了。

安乃德着急地坚持着；她气势汹汹地硬逼对方答应。现在轮到西尔薇不愿意说话了！她直道歉，用断断续续的字句，温柔的声调，有一点窘，也有点要调皮……（她很爱这个直率、温情、天真的大姐姐！）……她说："我不能。"于是安乃德问："那是为什么？"西尔薇说："我有个男朋友。"

在一瞬间，安乃德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接着，她恍然大悟，于是她垂头丧气了。西尔薇一直笑着，同时用眼角斜瞥着安乃德，站了起来，在一阵喃喃的细语和亲吻声中，她走了。

* * *

安乃德只好眼看着她的空中楼阁倒塌。她心中非常难过，这是一种由各种混杂的情感组成的说不清的难受。其中有相当辛酸的情感，她宁愿不尝这种味道，可是那些情感一阵阵地

涌上她的喉头……她，还自以为不受成见束缚，一想到这漂亮的妹子……啊！这叫人太难受了！她真想痛快地哭一场……为什么呢！真愚蠢！难道又是嫉妒吗？……不！

她摇摇肩膀，站起来。她不愿意再想这些。——她却仍旧不停地在想……为了散散心，她大步地从这间房走到那间房。她发见自己恰好在这所宅子里重复她妹妹走过的路线。她念念不忘地想西尔薇。想她和她那个……这不是的的确确在嫉妒了吗？不！不！不！不！……她气得直跺脚，她决不承认嫉妒！……可是，不管她承认不承认，痛苦钻她的心。——她给自己找精神上的解释。她找到了：她本是冰清玉洁的，所以为她妹妹的行为而痛苦。她的天性复杂，富于对立的倾向，而且这些倾向从来不曾起过冲突，在这些倾向中，也不缺少清教徒式的力量。使她觉得不舒服的倒不是道德上的顾虑。她是被一个怀疑派的父亲，和一个自由思想的母亲，在不受任何教会拘束的情况下教养大的，因而她习惯于对于一切都加以辩论。她不怕用研究的精神来对待任何社会成见。她不反对自由的两性关系；在理论上，她很能接受。在和父亲，或和同学们的谈话中，她常常赞成自由关系的权利；在这种要求中，并没有夹杂多少要想显得“前进”的那种稚气的愿望，因为她真诚地觉得性关系上的自由是合法的、自然的、甚至合情合理的。她从来不想去责备那些巴黎的漂亮姑娘，她们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她用同情的目光看她们，无疑认为她们比她自己的资产阶级圈子中的妇女更值得同情……那么，现在是什么使自己这样难受呢？西尔薇在享受她自己的权利……她的权利？不，不是她的权利！别人行，她可不行！……人们对

于不十分看重的人，要宽容得多。对于她的妹妹，正如对她自己一样，她有更严格的要求，不管这种要求正确不正确——对呀，是正确的！专一的爱情在她看来是一种内心的高贵品格。西尔薇堕落了，安乃德怨恨她！……“专一的爱？对你的爱！……你这嫉妒的人，你在自己诳骗自己！……”但是她愈嫉妒西尔薇，就愈爱她。她愈怨恨西尔薇，就愈爱她。对自己所爱的人，才能这么怨恨！……

小妹妹的魅力在从容不迫地起着作用。生气没有用，要她变个样儿，那也办不到。她就是那样。安乃德渐渐地觉得被另一种情感支配着：好奇心。不由自主地，她在头脑中竭力设想西尔薇是怎样生活的。她在这方面想得太多了。有时候她假设自己就是西尔薇，她很惭愧地发现自己处在西尔薇的位置上，而且觉得并不坏。由此而发生的对她自己的鄙视和愤慨，使她对于西尔薇更加严厉。她继续赌气，不许自己去找她妹妹。

西尔薇毫不因此感到恐慌。安乃德一点消息也不给她，这件事一点儿也不使她担忧。她看透了大姐姐，她知道安乃德会回来的。这样等候着一点也不使她感到沉重。她心中有的是事情。首先是她的男朋友——虽然他在她心中只占一个角落，而且时间不会太久。此外还有许多别的事！她很爱安乃德。可是归根一句话，她没有安乃德已经活了将近二十年了！她很可以再等几个星期……姐姐脑袋里在嘀咕些什么，她猜得到。因此她体会到一种好玩的感觉，在这里边，还夹杂着一些残存的敌意。两个敌对的种族。两个阶级。不动声色

地，西尔薇在安乃德身上做了她两人生活与处境的比较。她想："你瞧，反正我也有我那些小小的有利条件。我有你没有的东西……你以为抓住了我，你抓不住……对呀，好吧，好吧，你去噘你的嘴吧，去翘你的臃肿的嘴唇吧！……我没有给你面子……多么了不起的打击，可怜的安乃德！……"

她一边笑着想象中的安乃德脸上的丧气样子，同时吻一下自己的手，随即挥手给安乃德送了一个吻。可是，尽管她想安乃德心里一定很难受，这件事情太令人难堪，不好消受，她却并不因此感到不高兴。好象对付一个瞧着满满一汤匙食物而赌气不吃的小孩一样，西尔薇吹一口气，连哄带嘲地说："吃呀，胖娃娃！张开嘴来！……吃下去吧！"

这不仅是面子攸关的问题。西尔薇十分明白，是在另一种远不能象体面问题那样公开承认的情感上，她伤害了安乃德。而这个坏家伙反而洋洋得意，因为她觉得这样能控制姐姐，能随意摆布姐姐……"可怜的安乃德！你尽管挣扎吧！……"西尔薇有把握，绝对有把握"抓得住"姐姐！她带着嘲笑，同时却带着温情，她在心里轻轻地说："得啦！我不会过分的……"

她不会过分吗？可是为什么不过分呢？过分多好玩！归根到底，生活是一场战争。一切权利属于胜利者！如果战败者同意这样做，那就是他也从中有利可图。

"呸！咱们瞧着办吧！"

* * *

一个星期一的早上，西尔薇有事上街，在赛弗尔路，她看

见安乃德在她前面走，和她同一个方向。她好玩地跟在安乃德背后走，为了观察她。安乃德按照她的习惯，迈着大步走。跨着活泼的、轻快的跳舞一般的小步子的西尔薇，暗笑安乃德那种男子式的、运动员式的姿态；可是她赞美这强健的身体的端丽匀称。安乃德直着脖子，不向周围看一眼，心中忙着想别的事。西尔薇追上了安乃德，在人行道上，靠近她身边继续走，安乃德却没有发觉。西尔薇摹仿她姐姐的走路姿势，用眼角斜视姐姐的好象带一点愁容而显得苍白的面颊，并不回过头去，而嘴唇轻轻地动着，低声说："安乃德……"

在街上的喧杂声中，西尔薇的呼唤不可能被听见。连她自己都几乎听不见。然而安乃德却听到了，也许她意识到有这么个带嘲笑意味的"化身"不声不响地在她身边走，已经有一会儿了？她突然看见在自己身边一个笑嘻嘻的侧容，嘴唇滑稽地动着，可是不说话，含笑的小小的眼睛在斜睨着……于是，她站住，做了一个欣喜若狂的动作，这种动作已经有一次使西尔薇觉得出乎意料，并且被它吸引过。那就是，两条手臂突然伸张，整个人向前一冲。西尔薇心想："她要跳起来了……"

这仅仅是一刹那的事情。很快地，安乃德控制了自己，接着她几乎冷冷地问："你好，西尔薇。"

可是她的面颊泛红了；而且，眼看着西尔薇由于她自己的淘气乐得哈哈大笑，安乃德也就不能再硬绷绷的了。她和西尔薇一起笑："哈！你跟上我啦！"

西尔薇挽起安乃德的手臂，两人互相调整了步伐，亲热地继续向前走。

“你在这儿已经有好一阵子了吗？”安乃德问。

“呵！已经半点钟了！”西尔薇毫不犹豫地肯定。

“真的吗？”安乃德信以为真地喊了起来。

“我在观察你的一举一动，我全都瞧见了。全部。你一边走一边说话。”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安乃德抗议，“啊！你这撒谎的小鬼！”

两人的手臂挽得更紧了。她们开始拉扯各人刚刚购买东西的情况。两人非常快活。两人起劲地谈着“廉价百货公司”的布品展览会①，她们有一个已经去看过，另一个正要去看。她们一边谈，一边用巴黎小女子的老练的本能，穿行一条热闹的大街，从车辆中间溜过去。正在这当儿，西尔薇在安乃德的耳朵边轻轻地说：“你还没有亲亲我呢！……”

安乃德的一个突如其来的动作，几乎使两人都让车轮压着。到了人行道上，两人一边不停地走，一边嘴唇吻合在一起了……她们现在走到一条比较清静的街上，同时互相挽得更紧些，这条街通向……通向什么地方？

“咱们上哪儿去呀？”

她们站住，发现在闲谈中把路走迷了，觉得很好玩。西尔薇拉着安乃德，说：“一块儿去吃午饭吧。”

安乃德不肯去，说老姑母在家里等她。——意外的事情使安乃德高兴，但也有一些使她为难，因为她是个很有秩序的人。西尔薇不把这些细节放在眼里，她抓住了安乃德，决不

---

① “布品”指家用的床单、桌布、手巾等。

放她走。她让安乃德从一个邮局里打电话给姑母，接着就带她到一家自己熟识的小吃店。西尔薇硬要请那位比她有钱的姐姐（姐姐心里明白她的意思）吃这顿午餐。对这两位姑娘，尤其对于安乃德说，这顿午餐简直是赏心乐事。安乃德觉得什么都味美无比。面包、炸猪排，都使她神往。最后，还有一道奶油草莓，两人吃得津津有味，舌头轻轻地舔着。

舌头不但忙于吃，更忙于说话。她们谈的却仅仅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两人用眼光、嗓音和焕发的神采，互相渗透着。本能有它自己的途径，而且是最短最好的途径。在这时，接触到主要题目的时间还没有到。她们二人在围绕主要题目转，兴高采烈地转，有如嗡嗡地飞着的马蜂，围绕一只碟子打十个转儿，这才停在碟子上。——她们可不在碟子上停下来……

西尔薇站起来，说："现在，该干活去了。"

安乃德摆出一副尴尬的脸孔，好象一个孩子眼看自己的那份餐后小吃突然被人拿走了。她说："咱们这样呆着多带劲儿啊！我还愿意多呆会儿呢。"

"我也愿意多呆会儿，"西尔薇笑着说，"什么时候再来？"

"见面越快越好，见面的时间越长越好……这一回太匆促了。"

"那么就在今晚吧。你来找我，快到六点的时候，在车间门口等我。"

安乃德慌张地说："不过，是不是只有咱们俩呢？"

她一想到也许会碰到"那个人"，就觉得不安。西尔薇看透了她的心事，就带一点宽恕又有一点嘲笑的口吻说："对，对，除咱俩，没有别人。"接着从容地解释，她那男友到外省去

了，回家去住两三天。被西尔薇猜透了的安乃德，不觉脸一红。她忘记了自己在昨晚和今晨下的决心：要对西尔薇表示，在道德上，她不能赞同。关于道德问题，她现在只看见一件事："今天晚上，他不在那儿。"

"多么幸福呀，整个晚上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她一边说，一边拍手。西尔薇摇摆着她的一只脚，好象要跳舞似的，扮着高兴的鬼脸说："皆大欢喜！"突然又改用很大方的神气——因为这时有一位男客进来，她说："再见，亲爱的。"说完，一溜烟跑掉了。

几小时之后，她们重新见面了。她们在象一群蜜蜂似的一哄而出的、嬉笑的人们中间相见，那是一群年轻的女缝工，唧唧喳喳地说着话，东张西望，连跑带走，一边照着带在身边的小镜子，或对着挂在墙角上的大镜子，整理鬓发，她们顺便回过头来，用她们那疲乏的，然而是灵活、好奇的目光注视安乃德。连跑带走，东张西望，唧唧喳喳，她们走过去十多步，重新回过头来看正在和安乃德亲吻的西尔薇。于是安乃德觉得有点难过，因为显然西尔薇走漏了风声。

她把妹妹带到布洛涅，她自己家中去晚餐。西尔薇毫不客气地跟了她去。为了免得姑母大惊小怪，免得她大叫"哦！""啊！"姐妹二人在路上商量好，对姑母，就说西尔薇是朋友。虽然如此，西尔薇却仍然叫了一声"姑母"，略示亲热之意，那时晚餐已结束，西尔薇这个小机灵鬼用和颜悦色取得老姑母的欢心，这时老婆婆站起来，要回房去了。

明朗的夏夜，大花园里只剩下姐妹俩。她们温情地互相挽着腰肢，慢步同行，呼吸着晴天的黄昏里，疲倦的花朵发散

出来的香气。和花朵一样，两人的心灵，也在发散出隐秘。西尔薇回答着安乃德提出的问题，这一回，她回答得比较坦率。她叙述自己的生平，从儿童时代起；首先，是关于她父亲的回忆。姐妹俩现在谈起父亲来已经不觉得窘，也没有互相嫉妒之感。父亲属于她们两人；她们带着宽容的、嘲笑的微笑来判断他，把他看成一个好玩的大孩子，很能吸引人，并不严肃，也不很正经……（所有的男子都是这样！）她们并不责怪他……

"你说呢，安乃德，如果他是正经人，就不会有我……"

安乃德紧紧抓住西尔薇的手。

"哎唷！别使这么大的劲儿！"

西尔薇接着讲起她母亲的鲜花店。那时她还是小孩子，坐在柜台下边，用凋残的花朵，编织了她早期的梦想；听她母亲和顾客谈话，那是她的巴黎生活的最初经验；后来，黛尔菲娜去世了（西尔薇那时十三岁），她到一家女裁缝店去学徒，那女裁缝是她母亲的朋友，把她收留了；后来，过了一年，女东家也死了，干活累死了。（在巴黎，人们很快就精疲力尽！）她讲了她的种种遭遇。叙述得干脆而简短。辛酸的经历，一概用快活语气来讲述，用逗趣的眼光来看待。在叙述中，她顺便描绘人物的类型和性格，一针见血地突出某一个姿态，某一个特点，一句话或者一副嘴脸。她并没有把所有的事都讲出来；她的生活经验比她讲的要多，也许她不乐意回忆那些事。作为补偿（还有别的事她留着不说），关于她的男友，最近那个男友的事，她多讲了一些。那是一个医科大学的学生，在一次街道舞会上遇到的，（为了去跳舞，她不吃饭都干！）那人不十分漂亮，可是很和气，大个子，黑头发，眼神含笑，眼角有

皱纹，鼻孔朝天，长着一只善良的狗儿的鼻子
依恋人……她毫不兴奋地描述她的男友，可是口
耀他的一些优点，同时稍稍添油加醋，她对自己选择
然满意。讲到某些往事，或想到某些她没说出来的记忆，
就笑得连话都说不下去。安乃德全神贯注地听，心里慌乱，可是很感兴趣，不说话，间或插一两句，好象不好意思出口。西尔薇握着安乃德的一只手，用另一只手抚摸安乃德那只手的指头，一个接一个，拨念珠似地，一边说着话。她觉察到姐姐的窘态，她爱这种窘态，并且觉得好玩。

两个人坐在树下的长椅上。黑夜已经来到，她们面对面互相看不见了。利用这情况，西尔薇这小鬼头讲些有点儿轻佻的、可是很温情的场面，故意叫大姐姐窘态毕露。安乃德猜到对方在调皮捣乱；她不知道该微笑，还是该责备，她很想责备几句，但她是这么逗人爱，这个小妹子！她的嗓音是这么充满笑意，她的欢乐好象是这么健康！安乃德几乎停止了呼吸，竭力不透露出她的激动，她听了这些风流故事，激动得了不得。西尔薇，她通过指头接触感觉到对方的激动，就把话停顿一下，对方的激动使她开心，同时她又准备另一个调皮花招。她俯身向着安乃德，轻声地、天真地，问她是不是也有男朋友。安乃德为之一震——她没有防备这一招——弄得满面通红。西尔薇锐利的目光，在起保护作用的黑暗中窥探安乃德的表情；可是什么也看不见，她只好用指头摸摸安乃德的面颊……
“好烫的脸儿，”她笑着说。

安乃德拙笨地笑了，同时脸烧得更厉害。西尔薇搂住她姐姐的脖子。

瓜，笨妞儿，瞧你多么叫人疼！不，你可真绝！……我笑死了。我挺爱你。你也爱着点儿你的西尔……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可是，就象这样，她是属……你的呀。安乃德，我的小鸭子！伸过你的嘴唇来，我要亲你！……”

安乃德，感情炽烈地，将西尔薇紧抱在怀里，一直抱到喘不过气来。西尔薇，一边挣脱身子，一边用内行的口吻说："你挺会抱吻。谁教给你的？"

安乃德用手猛一下子盖住西尔薇的嘴：

"别老开玩笑！"

西尔薇吻安乃德的手心，说：

"对不起，我再也不了。"

于是，面颊靠在姐姐手臂上，她乖乖地呆着，不声不响，听着，看着，在一片被树枝隔成若干小块的，黑暗中略带透明的天空下，在半明半暗中，她看见安乃德的脸俯向自己，低声和她说话。

安乃德推心置腹地谈起来了。现在轮到她讲自己寂寞的少年时代，那是幸福而充实的生活，那是这个小小的狩猎女神的清晨。她满腔热情，但并不慌乱，她享受她希望获得的一切，和享受她已有的一切同样方便。两者之间的差别，只不过是今天与明天的差别而已。而她对明日是那样有把握，她在茉莉花架下先闻香气，不忙于采花。

她叙述在那些空闲无事、充满了梦幻的浆汁的年月中她的平静自私的心情。她讲到使她和父亲联在一起的亲密关系，以及使人整个沉浸在里边的温柔气氛。她在叙述自己的

时候，却发生了这样的奇事，那就是她在发现自己；因为，到那时为止，她没有机会分析自己的过去。不止一次，她被她自己所讲的事吓住了。她讲到中途，停住了；有时她不知如何表达才好，有时她用慌乱的、形象化的热情表达自己。西尔薇并不是全都听得懂，她觉得好玩，不大注意听，倒更注意观察对方面部、全身和嗓音的表情。

安乃德现在招认她在发现父亲有一个瞒着她的小家眷时，所感到的嫉妒的痛苦；招认她发现有这么一个对手，一个妹妹存在时所感到的震动。她用了火热的坦率，把以前使她面红耳赤的思想全部透露出来；在回忆过去的热情时，这种热情重新觉醒过来了；她说："我恨过你！……"说这句话的口气是那么激昂，她自己的声音使她吃惊，话就停住了。西尔薇远没有那样激动，倒是很感兴趣，觉得贴在她面颊上的安乃德的手在颤动，她想："这里边有的是火啊！"

安乃德继续倾吐她那些难于出口的自白。而西尔薇心想："瞧，她古怪不古怪，什么都对我讲！"

可是她觉得对这位奇怪的大姐姐的敬意在增长。这种敬意固然是带点讽刺的，但有无限柔情在里边，这使她把脸在那友爱的手掌上抚摸似的擦着……

在她的叙述中，安乃德一直谈到了那不相识的妹妹的吸引力如何吸住她，她要抵抗也不济事，以及她如何和西尔薇第一次见面。可是说到这儿，她的坦白制服不住心中的激动。她试着继续说，话又停住了，只好放弃，不讲下去，她说："我讲不下去了……"

一阵寂静。西尔薇微笑着。她抬起身来，把自己的面孔

靠近姐姐的面孔，接着，一边拧她的下巴，一边轻轻地对姐姐说："你是个了不起的多情人。"

"我？"安乃德否认，她觉得很不好意思。

西尔薇从长椅旁站了起来；她站在姐姐面前，温柔地把姐姐的脑袋贴在自己身上，说："可怜的……可怜的安乃德！……"

* * *

从那天起，姐妹俩经常见面。两人再也不能不见一次面而度过一个星期了。西尔薇常常晚上到布洛涅去，给安乃德来个出其不意。安乃德到西尔薇那儿去的次数比较少。在双方默契之下，她们设法使安乃德不和西尔薇的男友碰见。她们约定隔若干天到奶品小吃店去吃一次，并且好玩地互相订约会，有时在巴黎这儿见面，有时在巴黎那头见面。小别重逢，给双方带来的快乐是彼此相同的。这已成为一种需要。在不见面的日子里，双方都觉得度日如年，老姑母无法打破安乃德的沉默。至于西尔薇，脾气阴郁，老跟男朋友闹别扭，使他忍受不下去。等待再一次会面，往往使人觉得时间长得难以忍受，唯一的自慰办法，就是想想下次再见时说些什么。这也不总是能使人满足。安乃德感到最幸福的一次是：一天晚上，西尔薇来揿门铃的时候，已经过了十点钟，她说是急于想和安乃德亲吻，实在等不到第二天了。安乃德恨不得留住她；可是那小妹妹硬说她只能呆五分钟，结果唧唧喳喳一口气扯了一个钟头，连气都不喘一口，赶快跑着去了。

安乃德很想叫妹妹能享用她自己的住宅，享受她的舒适

生活。可是西尔薇有她的倔脾气，把安乃德好意的试探都一把推开。她在脑袋里——她那个固执的小脑袋里——打定主意：她不接受任何金钱上的支援。相反，她可以毫不为难地接受一件化妆品，或者“借用”它（她借去的东西，都忘了归还了）。有那么一两次，她甚至顺手牵羊地把东西拿走……呵！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东西！……而且，不用说，她绝不会碰一枚钱币的！钱，那是神圣的啊！可是一件小玩艺儿，一件不值什么的首饰……她就禁不住手了。安乃德也看见了这种顺手牵羊的把戏；她觉得怪窘的。为什么西尔薇不向她要呢？她多么乐意把东西送给西尔薇！她竭力装作看不见。——可是最大的乐趣是两姐妹之间互换一件衬衫、一副乳罩或一件贴身的内衣；安乃德的热情因而如同火上加了油。西尔薇把姐姐的连衣裙改得适合她自己穿，在这门技术上，她是把好手；同时她的趣味多少改变了安乃德的更为严肃的趣味。效果并不总是那么理想的。因为安乃德太热心了，有时摹仿得太夸张，超过了与她个人的风格相适应的程度；西尔薇觉得怪有意思，不得不设法控制她的热心。她比安乃德机灵得多，她不说，可是知道利用安乃德的落落大方的风度对她的启发，比方说话、姿势、态度上的一些细节；何况她的摹仿是那样的巧妙，使人们会以为不是她摹仿别人，而是别人在摹仿她。

尽管她们两人那样亲密，安乃德所能认识到的，却仅仅是她妹妹的生活的一部分。西尔薇有她的独立性，并且她喜欢让人感觉到这一点。归根到底，她并没有完全解除武装，还保留着她的阶级敌意；她愿意使安乃德明白，只有趁她高兴的时

候，人们才能够支配她，才能够摸她的底。再说，由于她的自尊心，她并非没有感觉到姐姐并不完全赞成她的一切，尤其不赞成她的恋爱关系，虽然安乃德竭力使自己接受这件事，可是她不会掩藏由于这件事所引起的不自在。要不她就避而不谈，如果她为了真心讨好西尔薇而不得不谈，在语气之间总有一点说不出来的勉强，西尔薇感觉到这一点，就用一言半语转移了话题。安乃德因此忧郁起来。她衷心愿意西尔薇幸福，按照西尔薇所喜欢的方式享受幸福。而这种幸福安乃德自己并不喜欢，这一点，她不愿意表露出来。可是，想必她还是表露出来了。一个人在情感强烈时，是不会太机灵的。西尔薇不满意安乃德，她用沉默来表示报复。几个星期之后，一个偶然的机遇才使安乃德明白了她妹妹生活里的某些重要事件。

说实话，不可能使西尔薇也认为事情有那么重要；也许在她的富于伸缩性的气质上，这些事情一滑就过去了；也可能她的自尊心使她故意装做若无其事。安乃德，在无意之中，获知这样一个消息："好些日子以来"（不可能说得很精确，那已经是"古代史"了！……），男朋友已经不在那里，双方的关系已经断绝。西尔薇满不在乎。安乃德倒更在乎些，但这不是什么遗憾。她拙笨地试图知道事情的经过。西尔薇耸耸肩头，先笑了笑，说："没有什么可讲的。事情已经过去，那就完啦。"

安乃德本该感到快慰，可是她妹妹的话倒使她心里不好受……多么奇特的情感！她多么不象样！……唉，说什么"过去了"……对于爱情问题能这样说！而且还是一边说，一边乐呵呵地！……

可是得到这个重要的消息（对于她，这是重要的消息）不

久以后，紧接着又有另一个新发现。有一天，当安乃德表示她打算到西尔薇工作的车间门口去等候，西尔薇从容不迫地说："不，不，我已经不在那儿了……"

"怎么？"安乃德惊讶地问，"从什么时候起？"

"哦，有一阵子了……"

（计算日子老是用这种含糊的方式！按这样说，指昨天或指去年都行！）

"发生了什么事情？"

"发生了……每年都发生的事情：（就象在《马尔布鲁赫》[①]里所唱的一样："到清明，或者到三位一体节"）一过了'大奖金'[②]，到了淡季，女掌柜们就刁钻起来，动不动找个借口，把我们撵出去。"

"这么说，你现在在哪儿呢？"

"哦，我哪儿都去。我东颠西跑，什么都干。"

安乃德非常惊诧："这么说来，你现在没有工作了，你还瞒着我呢！"

西尔薇装作满不在乎，早就习以为常的神气！她漫不经心地解释，而且略带优越的神情（这样引起对方激动，她心中反而得意），说她给卖现成服装的老板娘草草地缝制一些廉价的服装，给一些小小的女袍沿沿边，缝男人的裤子（她一边讲，一边打哈哈）。可是安乃德一点也没有笑。在紧紧的追问中，她发现她妹妹为了寻找工作，东奔西跑，而且她有时接受累得

---

① 《马尔布鲁赫》(Malbrough)，法国著名的传统民歌，有人说一七〇九年开始流行，有人说是一七二二年产生的。

② 指巴黎每年一定的时期举行的妇女时装展览评奖会。

人精疲力竭，或令人反感的工作。现在，她明白了，为什么“有一阵子”以来，这小家伙面色显得苍白……为什么她有时好几天不来，还编一些站不住脚的托词，说一些荒谬的谎话，想必是为了半宵半宵地缝她的活计，糟蹋她的眼睛和手指……西尔薇继续用假装满不在乎的讪笑口气，叙述她那些小小的倒楣的遭遇。可是她看见她姐姐的嘴唇气得在颤抖。突然间，安乃德发作了：

“不！”她说，“这太不象话！我不能够，我不能够忍受这些！怎么！你说你爱我，你自己要求我，说咱们两人做朋友，你自以为是我的朋友，可你把与你有关的最严重的事都瞒着我！”

（西尔薇的向上翘的嘴唇说了声：“真是，有什么大不了！……”可是安乃德不让对方说下去，她自己的话象山洪泛滥，收不住了。）

“……我本来信任你，我以为你会把你的困难，你的烦恼，统统告诉我，就象我告诉你一样，我以为一切都是两人合成一份儿的……可你把我丢在一边，象一个外人一样；我什么全不知道，什么全不知道！要不是碰巧，我永远不会知道你处境这么困难，你东奔西跑找工作，你糟蹋自己的健康；而且，你什么工作都肯接受，就是不肯对我说，你明知道我的幸福就在于能帮助你。这样不好，不好！你伤了我的心。你这是缺乏真诚，缺乏友谊！……可是我再也不能宽容下去了！……不！……作为开头，你得到这儿来，一直呆下去，等到失业的时期过去……”

（西尔薇摇摇脑袋。）

“你一定要来，不许说不！你听我讲，西尔薇，我不会原谅你的。如果你对我说不，我从此不跟你再见面了，一辈子不……”

西尔薇，连道歉也不道歉，解释也不解释，一边微笑，一边固执地说：“不，不，亲爱的。”

她对于安乃德的激动，觉得很有趣，安乃德自己控制不住，快要哭出来了，她很想把妹妹打一顿。西尔薇心想：“她激动的时候，好看得多！”

可是她一点也不肯让步。她很满意，能这样对安乃德表示她也有自己的小主意。

气得满脸通红的安乃德，用恳求又兼命令的口气一再说：“留下！……你一定留下……我要你留下……就算说定了？……你留下？……你留下？……回答呀！……你同意了？……”

含着逼人生气的微笑，那个固执的小家伙回答说：“我不同意，亲爱的。”

安乃德走开了，气冲冲地：“这样，什么全完了。”

接着，她转过背来向着西尔薇，走到窗口去，好象再也不看西尔薇一眼。那小家伙等了一会，然后站起来，用柔情的声调说：“安乃德，再见。”

安乃德连身也不回。“永别了。”她说。

她的两只手痉挛着。如果她稍动一动，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事！她会哭，会喊……她一动也不动地站着，样子傲慢，而且冷冰冰的。西尔薇有一点窘，而且并非一点儿都不着急。不过无论如何，她却感到好玩，一边向外走，一边在门后向安

乃德扮了个翘鼻子鬼脸①。

她对于自己的了不起的坚决拒绝，并不十分自豪（却也多少有一点儿自豪）。安乃德呢，发了一场脾气，也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自豪。她慌张地想，现在可是桥断路绝了：本该耐心地、巧妙地说服西尔薇，可现在，虽不是撵走了西尔薇，也差不多。西尔薇再也不回来，这是一定的。安乃德逼她在两条路中选了一条，等于对她关上了大门。她不准自己重新给西尔薇开门。她既然说了那些话，反正不能再去找西尔薇了！要不然就等于自己承认低头。她的骄傲感不允许她这样作。她的正当权利也不允许，因为西尔薇表现得很不好……不，不，她决不再去……

她戴上帽子，径直到西尔薇那儿去。

西尔薇刚刚回家。在沉思中，她细察一团乱麻似的处境。她觉得这种处境很荒谬，但是她找不到一条出路，因为，屈服于安乃德意志之下，这是她不愿考虑的，可是也不能指望安乃德屈服。归根到底，她觉得小鸭子②没有错。可是她自己不愿意让步。西尔薇对于富裕的生活并不是无动于衷，安乃德生活的富裕在无形之中已经足够对她产生诱惑，引起她的艳羡。（谁都不能自制，即使这个人并不是——或者几乎不是——嫉妒成性！当你有一个年轻的身体，充满了各种美好

① 法国小孩常扮的鬼脸之一种，表示嘲笑，其法以一只手的大拇指和小指向上翘，余三指下合，同时将大拇指指尖接触自己的鼻子，小指如矛头一般，指向对方。

② 安乃德的昵称。小鸭子，或小母鸭，法语为 Canette，读音与安乃德 Annette 相近，所以调皮的西尔薇给安乃德取了这样一个昵称。

的小小的欲望，你能不让你自己心里想，说你要是有一笔财产该怎样花用，说你比那些只会吃送到嘴边的现成烤肉似地，伸手接受现成财产的蠢笨家伙，在善于享用财产这一点上，不知道要强多少倍！……）所以她有点儿埋怨安乃德，虽然她不承认。如果这算是安乃德不对，要竭力要求西尔薇饶恕。而西尔薇恰好不愿意原谅安乃德……呵，这一切都是见不得人的念头！每人都在自己身上培养着五、六个小妖精，隐藏得好好地。而谁都不会拿这来夸耀，人们装作瞧不见这些，可是谁都不急于抛弃它们……一个比较可以见人的情感是这样的：被别人的财富诱惑的西尔薇，偏要摆阔，装作不屑一顾的样子……可是，说实在的，这种摆阔绰没有多大味道，也没有多大用处。西尔薇对于她的胜利，没有尝到了不起的乐趣，没有，肯定没有；这里边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虽说她打了胜仗，受损失的还是她自己！使这种看法更加令人难堪的是，在事实上，西尔薇的处境丝毫没有值得高兴的地方。她千辛万苦，好容易混下去。那时失业的人数十分可观；不用说，那些剥削者利用机会混水摸鱼。西尔薇这小家伙的健康不十分好。炎热的七月把人烤得喘不过气来，不止一次的熬夜，质量不高的伙食，大口喝下的淡而无味的白水，引起了肠炎带痢疾，使她身体软弱下去。西尔薇在阳光烤得象炉子似的房顶下，百叶窗垂着，脱得半裸，皮肤灼热，一边寻找一件清凉的东西，好把手放在上面，一边想，在布洛涅那所房子里，大概凉快多啦；就象她那样，虽没有别的财富，却十分富于讽刺感，她对于自己干的蠢事觉得很可笑。她干得真漂亮！……再说她和安乃德归根到底，并没有分歧！……现在，两人闹僵了……上

帝！我们有多蠢！……这两个人是谁也不肯让步的！……

不用说，实际上她也不会让步的，她将一直蠢到底，她微笑了，翘着苍白的嘴唇，这时她听见走廊上响起安乃德的来势汹汹的脚步声。立刻，她听出是谁；她一跃而起：

"安乃德来了！……亲爱的丫头！……"

她没有想到安乃德会来！……没问题，安乃德"最善良！……"

安乃德已经进来了。她跑得满身冒热气，满腔热情，满脸通红，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一跨进门，她立刻知道该怎么办了。半明半暗的房间里的空气和炉膛里一样，闷得她喘不过气来。这时一股热情的怒火又冲上心来。她走到西尔薇跟前，西尔薇扑过来搂住她的脖子。她的急躁的双手抱住西尔薇的汗湿的肩头；西尔薇吻她，她不回吻，用生气的声调说：

"我把你带走……穿上衣服……不许争论！"

西尔薇不愿意改变习惯，还是争论了。她半推半就，听人摆布。安乃德不由分说地给她穿上衣服，给她穿上小皮靴，扣上衬衫扣子，粗鲁地把帽子给她扣在头上，象一个包袱似的将她摆弄一阵。西尔薇不停地说："不，不，不，"表面上发出表示不高兴的低声喊叫；实际上，她被人这样粗暴对待，反而喜欢得不得了。等安乃德一切办妥之后，西尔薇拿起她的双手，吻它们，在上面留下她细小的牙印，一边满意地笑着，一边说：

"风暴夫人……毫无办法！我屈服……你把我刮走吧！……"

安乃德把她刮走。她的强有力的手抓住西尔薇的手臂，好象用钳子钳住一般。两人坐上出租汽车。她们到了以后，

西尔薇对安乃德说：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一直就巴不得到这儿来。”

“那么你为什么那样坏呢？”又抱怨、又高兴的安乃德这样问。

西尔薇拿起安乃德的一只手，用微曲的食指，在她的饱满的小额头上，卜、卜，敲了两下。

“对，这里边有的是调皮捣蛋的主意！”安乃德说。

“和你的额头一样，”西尔薇说，同时指着反映在一面镜子中的她们两人的固执的额头。两人相视微笑。

“而且，”西尔薇加上一句说，“我们知道这是从谁那儿来的。”

*　　*　　*

西尔薇的房间早就在那儿等候着她。甚至在认识西尔薇之前，安乃德已经给未来的女友准备好这个樊笼。——女友没有来；有这么两三次，安乃德仿佛隐约地瞧见了女友的影子。安乃德相当与众不同的个性，她的时冷时热的态度，突然的发作，不可遏止的冲动，在一个性格沉着的人身上，都使人觉得出乎意料；她那种难以形容的古怪、苛刻和她说了算的专断，在她自己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即使在她怀着由衷的愿望，以充满热诚的卑躬屈节来舍己为人的时候，也点燃并且放射着一种火光，——这一切使得那些和她年龄差不多的姑娘们不愿意接近她，虽然她们无疑地尊重她，接受她的一种（也许可以说是）电流般的影响，但是她们都小心翼翼，和她保持着距离。西尔薇是接受友谊之笼的第一人。可以相信她是不慌

不忙地接受下来的，而且她哪一天高兴走出笼子，就走出去，决不至于感到为难。她一点也不怕安乃德。对于那间专为她安排的房间，她简直毫不感到意外。从她第一次来作客的时候起，在安乃德用煞费苦心的温情安排的某些细节上，以及从安乃德把房间指给她看时的那种拙笨慌张的神情，她已经猜出这房间是为她准备的。

现在，她既然承认失败——失败对她有利——就不再作丝毫抵抗。肠炎刚刚好，人还虚弱无力，这位正在病后疗养中的年轻人，很幸福地听任她姐姐无微不至地照顾她。请来医生，发现她贫血，劝她换换空气，到高山上去住一个时期。可是姐妹二人谁也不愿意马上离开共同的巢穴；她俩巧弄簧舌，哄得医生只好说在布洛涅反正条件也很好，而且先让西尔薇在完全的休息之中恢复元气，再到山上去好好接受清新空气的轻轻鞭策，可能更为得计。

西尔薇得以随心所欲地在床上睡懒觉。对于她来说，这样的事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发生过。痛痛快快地睡大觉，多少次被抑制的睡意这一下都满足了，这是何等舒适；可是最舒适的却是躺在床上不入睡，在柔软讲究的被窝里面伸展四肢，全身麻木和幸福到受不了的程度，用脚找寻比较凉爽的角落。同时还不断地做梦！不过这些梦都飞不远，它们团团转，象那个在天花板上打转的苍蝇。梦里甚至连一句话都说不完整。这些乱梦用僵硬笨重的舌头，十次、二十次地来回反复说一个故事、一个计划、一段关于车间的、关于恋爱或者关于帽子的回忆。叙述到半路上，梦魂就头重脚轻，再一次沉入睡眠的水潭里。

"喂，西尔薇，你说呀，你说呀！……（西尔薇在梦中表示抗议）……这叫什么生活……你快醒醒好吗！"

西尔薇睁开半只眼睛，看见姐姐俯身向着她，于是她使劲说话（字眼勉强从嘴里出来）："安乃德！……弄醒我吧！"

安乃德说："土拨鼠！"一边笑，一边推她。西尔薇好玩地装作小孩子："啊！小妈妈，我怎么搞的呀，会有这样困？"

安乃德的巨大的爱转变为母性的热情冲动而倾注出来了。她坐在床上，觉得她紧搂在怀中的亲爱脑袋，仿佛是她女儿的脑袋。西尔薇听凭姐姐摆布，同时轻轻地哼哼："这可叫我怎么办，我以后怎么还能重新工作呢？"

"你以后不工作了。"

"啊！那可不行，真的！"西尔薇倔强地说。

这一下子，她从睡梦中清醒过来了；一边挣脱姐姐的偎抱，抬起上半身，坐在床上，这个头发蓬乱的小家伙，用挑战的神气盯着安乃德。

"瞧，她还以为别人要勉强留住她！……可是，我的孩子，你走吧！"安乃德笑着说："去吧，如果你满心想走！谁也不会抓着你不放！……"

"如果是这样，那我就留下！"西尔薇故意闹别扭地说。说完之后，疲惫不堪，她又钻进被窝。

然而这种懒散的生活只继续了几天；等她睡够觉之后，便开始了一个没有法子叫她安静一刻的新时期。她一天到晚溜来溜去，衣衫不整，光着一半身子。穿着她姐姐的拖鞋，对于她那双光着的脚，拖鞋是太宽大了；披姐姐的浴衣，象古罗马长袍似的撩起来塞在腰带上；手臂和小腿都赤裸着，她从这间

房串到那一间，什么都瞧瞧，什么都摸摸。“你的”这一概念，在她脑子里似乎并不很明确。（至于“我的”，那是另一问题！）安乃德对她说过：“你是在自己家里”，她就把这句话当真了。她到处乱翻。什么都拿来试试。她一连几小时地在洗澡间里泡着。没有一个角落她不调查一下。安乃德发现她翻看安乃德的私人文书材料，其实那些东西很快就使她厌烦了。感到十分惊异的姑母，接受了这位衣不蔽膝的姑娘的入侵。她先在各种家具上东找西看，摸摸这个，动动那个，并且对这些物件的主人说些讨人喜欢的话（这位主人激动地注视着对方的行动），然后把一切都乱七八糟地丢在那里不管了，弄得那位老小姐又气恼，又喜欢。

到这时，家里充满没完没了的唧唧喳喳的声音，这是一种没头没尾的闲扯淡，没有结束，也没有结束的理由。这两位朋友，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穿什么服装，有时高高地坐在圈椅的靠手上，手里拿着拢子，一边拢着头发，或者在楼梯中途突然站住，或者早上刚刚擦完身，穿着毛巾浴衣——谈呀，谈呀，谈呀；只要一开头，就可以谈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之久。她们谈得连睡觉都忘掉了；姑母提出抗议也无效，她咳嗽几声，敲敲天花板；她们俩竭力把语声压低，一边笑得喘不过气来；可是，五分钟以后……得！西尔薇的双簧管①式的尖嗓子又吹奏起来了，并且可以听到安乃德的快乐的或者生气的惊叹声，她总是那样容易兴奋，她妹妹有这么一种本领，叫她上树她就上树。这一回，天花板上的敲击声整个儿带有怒意了。

① 双簧管（hautbois）乐器，略似唢呐。

于是她们俩决定上床睡觉；可是脱衣服还得一阵工夫哩！两间卧室是连着的，门都不关，她们经常越界，穿着衬裙也谈话，脱了裙子也说话。幸亏年轻人瞌睡时立刻就睡着，因而结束了她们的饶舌，否则两人会在各自的床上，来个通宵对话。睡眠猛一下子落到她们身上，好象鹞鹰扑小鸡。她俩都倒在枕上，张着嘴，一句话说了一半就睡着了。安乃德象一块板似的睡得很死，她的睡眠沉重，十有九次是骚动不宁，满天雷电，而且不断作梦。她把被单乱拱一气，一面睡一面说话，可是不醒。西尔薇，睡得不大着实，轻轻地小声打呼噜（如果你告诉她打呼，她也许摆出自尊心受伤的面孔），醒过来，听见她姐姐在说梦话，觉得好玩。有时，她起来，走到对面那张床边，安乃德四肢无力地躺在那张床上，屈着的双膝把被单支得象山一样。借床头守夜的灯光（因为安乃德不点灯是睡不着的），西尔薇好奇地俯身窥视沉浸在梦幻之海中的那位女瞌睡虫的面孔。这面孔显得那么厚实和笨重，可是出奇地充满热情，有时给人以悲剧之感。她简直认不出这就是安乃德……

“这，就是我姐姐？安乃德？……”

她真想把她叫醒，把两条臂膀围着对方的脖子，喊：

“狼，你在那里吗？……”

“狼”在那里，这是她完全有把握的，所以不敢尝试。比起她那位带点危险性的姐姐来，西尔薇没有那么纯洁，可是更正常些，她虽会玩火，却不至于烧伤自己。

她们两人互相仔细端详，一边穿衣或脱衣，互相好奇地比较。安乃德有时不近情理地过分害臊，使西尔薇觉得好玩。西尔薇比较更自由、更开朗些。安乃德时常显得冷淡，几乎可

以说含有敌意；她有时脾气暴躁，有时无缘无故地落泪。她过去引以为自豪的那种里昂式的美好的精神平衡，似乎颇成问题了。而最为严重的是她并不因此感到可惜。

私房话，现在扯得可远了。要将那些话全部写出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两个姑娘相爱相亲，自然而然地会在谈话中说出些若无其事的放荡话；在她们嘴边，这些话还保留着一半天真，如果让别人一传，那就一点儿也不天真了。在这些话中，可以看出那两人天性的不同：一个是嬉皮笑脸，没有恶意的稚气，毫不费力地置道德于不顾；另一个是富于热情、令人不安、严肃中充满电流。两人之间发生了一些磨擦：西尔薇谈到爱情问题时那种贪馋的轻佻，和故意毫无拘束的笑乐，使安乃德生气。她在心里虽然很大胆，在言语上却很有分寸，几乎可以说她怕听见自己的思想。她过分地把自己锁闭在不近情理的沉默中，连她自己都不太理解为什么这样。西尔薇反而比她更理解。两星期的共同生活，她比安乃德自己更了解安乃德了。

然而那并不是西尔薇的聪明才智比一个可爱的巴黎平民姑娘平均水平高出一头。除了一种很正确、很老练的实际生活的意识之外，本不应当在她的生活范围之外，对她还有太多的要求，而对于实际生活意识，她并不充分利用，因为十有九次她宁愿任性行事。没有疑问，一切全使她觉得好玩，但没有什么东西使她彻底感到兴趣，除了时装，而时装是没有什么“底”的。有关艺术的一切：绘画、音乐、文学，她一点都不超过老老实实的中等程度；有时甚至还够不上中等。她的趣味时常使安乃德觉得难堪。西尔薇发觉了，说：“得！我又出岔

子了……那好，你告诉我，在上流社会里时行什么衣服！……”（她谈论一幅绘画就象人们谈论帽子一样。）

“……人们应当赞美什么？只要让我知道一下，我会跟别人对付得一样好。”

可是，她并不是每次都那么好说话；她死咬住不放地赞赏一个通俗小说中的人物，或一部平淡乏味的传奇，她以为在那里找到了艺术上和情感上的最高表现。不过她逼得她姐姐不得不承认一种新的艺术种类的价值，那就是电影，她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电影爱得不得了，而安乃德直到那时为止坚持不承认电影的价值，虽然她并没有看过电影。

有时也有这样的情况：西尔薇虽然不会欣赏一本两人共同阅读的书美在什么地方，却比安乃德更理解某些篇页写得有力，而安乃德反而被书里边的奇特的事实弄得茫然了。因为西尔薇比她姐姐更认识生活。生活，这是一切书籍中第一本重要的书。谁要是不念这本生活之书，随他便。反正每人身上都有这么一本书，从头一行到最后一行，写得清清楚楚。可是，你要想念懂这本书，必须由一个严厉的老师，生活的考验，来教你书中所用的语言。西尔薇老早就学习过这种课程；她念得满流利。安乃德开始得晚。这种课程进入人的头脑愈慢，就愈深入。

* * *

这年夏天异常炎热。一到八月中旬，花园里葱郁的树林已经枯焦了。在炎热如焚的夜晚，西尔薇伸着嘴，想吸一口吹过来的新鲜空气。她健康已经恢复，但脸色仍然苍白，而且胃

口不太开。她一向胃口小，如果随她便，那么有些天晚餐，她只要吃一个冰淇淋和几个水果就够了。但是安乃德在监视……安乃德在责备，够她忙的。——她终于决定到山上去旅行。这一旅行，她已经一星期一星期地推迟了又推迟，她心中暗盼最好能够免此一行。她恨不得整个夏天都把她妹妹留在她一个人身边。

她们到格里松山区的一个消夏场所，安乃德曾经去那里住过一次，还记得在老旧瑞士恬静的、牧歌式的环境中的一家简朴的好旅店。没想到几年以来，一切都改变了。那家旅店变成了一大群旅店。成了神气十足的大饭店聚集在一起的小城，草地被几条行驶汽车的大路贯穿；树林深处，人们听到电车的轧轧的闹声。安乃德简直想逃跑。可是，在一天一宵的闷热的旅行之后，她们很疲累；不知去哪儿好，只想躺下来，一动都不动。已经到了这地方，虽说一切都变了样，至少空气还保持着水晶般的纯洁。西尔薇用舌头舔这空气，就好象在巴黎，在大街的嘈杂声中，站在冰淇淋小贩的车子跟前，吮吸玻璃杯中的冰淇淋一样。于是她们商量好先住几天，等炎热的天气稍稍凉一点再作别的打算。一住下，却渐渐习惯了。觉得这地方自有它吸引人之处。

那时节游客正盛。一场网球比赛吸引了三、四个国家的活跃的青年。有几场舞会、几场小型的演出。游客象蜜蜂似地一大群嗡嗡乱飞，终日闲逛，男女调笑、招摇过市。安乃德本来不理会这一切，可是西尔薇玩得很痛快，而她表现的乐趣，感染了她姐姐。两个人都兴致很好，她们没有任何理由赌气不理睬正适合于她们这种年龄的娱乐活动。

她们两人各有各的风韵，都年轻、快乐、吸引人，不久她们就成为许多人包围的中心。安乃德姿容焕发。在室外生活和体育活动中，她恰好发挥自己的优点。体格强壮，身材健美，喜欢步行和蹦跳活跃的游戏，安乃德在网球场上是一个出色的对手，她眼力准确，弹跳灵活，腕力敏捷，回击起来象闪电一般。平常不喜欢多动作的安乃德，到了必要的时刻，却有令人羡慕的锐气，迅雷般的弹力。西尔薇看她姐姐蹦跳，大为赞赏，一边鼓掌，一边替姐姐感到骄傲。她佩服姐姐，尤其因为觉得自己无法摹仿她。这个苗条的巴黎姑娘不适宜于任何运动，她对这些运动的吸引力也不大能理解。要搞这些，那就得做分量过大的动作！她觉得呆在旁边瞧热闹更为舒适，尤其是更显得谨慎些。她并没有白糟蹋她自己的时间……

她组成一个小小的朝廷，自己坐上了宝座，好象她一辈子干惯了这一套似的。这个机灵鬼善于观察交际界的年轻妇女，摹仿她们体面的、引人注目的和容易摹仿的一切。她表面上似乎毫不在意，怪可爱地心不在焉，实际上她经常耳听四面，眼观八方，什么也不放过。可是她的最好的模特儿，仍然是安乃德。通过她的十拿九稳的本能，她不但善于在许许多多细节上抄袭安乃德，而且做些轻微的修改，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采取和模特儿相反的方式——哦！只有一点点相反，为的是显出抄袭得并不死板，而这正是锦上添花的一种手法。她表现得更聪明的是，永不超出自己觉得能有把握的范围之外。在范围里边，她在方式、姿态和格调方面，都是完美的。这是一种美妙的雅致大方，而且稍带一点放肆，就显得更为出色。用可爱的煞有介事的态度，西尔薇向她

的小朝廷里的人，大讲她头天晚上刚刚从安乃德那儿贩来的知识，安乃德听了忍不住笑起来。西尔薇向安乃德调皮地眨一眨眼。当然不应当让西尔薇把话扯得太远。要不然，尽管她很机智，记忆力又好，也难免不露马脚。可是她不会处于被动的，她很注意自己的界限。再说，她很会选择对手。

她的对手多半是一些外国的年轻运动员：一些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罗马尼亚人，他们对于运动方面的缺点很敏感，对于语言上的毛病却不这么敏感。在妇女的小圈子中最受欢迎的是一个意大利人。这人的姓是龙巴地[1]一个古老家族的响亮的姓（这家族虽然已经在好几个世纪以前绝灭了，而姓氏是永不会消灭的）。他代表意大利半岛上时髦青年中很流行的一种典型，与其说这是一个种族的典型，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的典型。在这种典型上，人们看到五大马路的美国人，和十五世纪的意大利雇佣兵队长奇特地结合在一起。有时这种结合形成相当大的气派（歌剧舞台上的气派）。漂亮小伙子，高大、挺拔、身材匀称，圆圆的脑壳，刮得光光的脸，头发乌黑，两眼晶亮，一只傲慢的大鼻子，鼻孔略带蓝色，笨重的下颚，这个名叫杜里欧的青年，走起路来，腰肢灵活，挺胸凸肚。他的举止神态，是高傲、低声下气的礼貌和粗鲁的混合。一个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的男子。他略一俯身，就可拾到女人们的心。他可不肯俯身，他等着女人们把心送来放在他的手中。

也许正因为这个理由，安乃德不愿意把她的心献给他；他首先看中的却是安乃德。他是网球冠军，他欣赏那位健壮的

---

① Lombardie，意大利北部地区，以米兰为首府。

姑娘身体上的许多优点。和她交谈之后，他发现在另一些关于运动的话题上，比如骑马、划船，两人也兴味相投。安乃德用她的向不吝惜的热情搞过这些玩艺儿。杜里欧的大鼻子，嗅到了这位处女身上的过分充沛的精力，于是他对她产生了欲望。安乃德觉察到这种念头，又气恼，又感到被吸引。在灿烂的炎阳照耀下，在这群一味追求欢乐的青年人之间，在强烈的运动刺激中，安乃德的生理机能，多年来受半修道院式生活压抑，这时苏醒过来了。和西尔薇相处的最后几个星期，西尔薇的放浪的谈吐，以及使她饱尝了的过分的温柔，都在她的本性之中引起了混乱，而她对于这种本性的宽广程度，还认识得很不够，很不清楚。面对官能的攻击，安乃德这所宅第没有很好的防御。她第一次感到性欲的烧灼。她觉得可耻，而且生气，好象被人打了一记耳光似的。但这并不是一个能使欲望消除的理由。她并不躲闪，而是用了冷冷的傲岸态度和颤动的心，去招架对方的示意。他呢，一直以周到的殷勤包藏着他的贪婪的馋欲，这种欲望的威慑力量却在闪闪地发光。他眼看对方已懂得他的意思；而且正在和他对抗，他就更加迷恋她了。这是另一场球赛，另有一番激动人心之处！双方互相狠狠地挑战，猛烈地打了若干回合，而表面上却不露声色。每当他用了雄赳赳的礼貌，俯身去吻她的手的时候，每当她用高傲的风度，向他微笑的时候，她在他的眼色中读到这句话："我一定把你弄到手。"

于是她的紧闭着的嘴唇回答说："决不！"

西尔薇用她野猫一般的锐利的眼光，一直在注视这场决斗，她一边看得好玩，同时也发生了插一手的念头。怎么插一

手？说真的，她心中完全无数……对呀，为着寻开心，——为着做安乃德的助手，当然罗，那还用说！这小伙子模样儿不差，安乃德也顶是样儿。强烈的情感，总是使她显得美丽得多！这种灼人的高傲态度，准备角斗的小公牛似的这股冲劲，那种一阵泛红、一阵发白的心潮，西尔薇好象看见这种心潮象打冷颤似地一阵一阵冲刷着安乃德的身子……这一切使那个男子更弄假成真了……

“小伙子，这是毫无办法的，要是她不愿意，你决到不了手，不成，不成！……可是，她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呢？赶快决定吧，安乃德！他已上钩了。把他解决掉吧！……傻丫头！她不知道……得，让我们来帮她一手……”

借着夸奖安乃德，西尔薇和那男的开始认识了。两人都佩服安乃德。那意大利人是彻头彻尾被征服了。兴高采烈，眼光晶亮的西尔薇，从旁附和他的看法。在夸耀她姐姐这一点上，她显得十分灵巧。可是，用自己的一切媚人的功夫将自己武装起来，在这方面，她的灵巧程度也一点不差。而且，媚人的法宝一经使用出来，就再也收不住了。她白白地对它们说：

“现在，老实点儿吧，够啦，你太过分啦……”

……它们一点也不听她了；只好随它们去施展吧……这是多么好玩！当然，那个傻瓜立刻着起火来了。男人们是多么愚蠢啊！他以为，你对他表示好感，是因为你看上了他那双漂亮的眼睛……话说回来，他那双眼睛也确实是漂亮……这下子，鱼儿夹在两只钓钩之间，看它怎么办？它会不会有一口吞下两个钩子的大胆想法？它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喂，

老朋友，选择呀！”

西尔薇决不设法使对方容易选择些，决不在安乃德面前敛迹。安乃德呢，也不让步。从那时刻起，她本能地加紧努力，为的是要盖过西尔薇。姐妹俩相亲相爱。西尔薇听别人称赞安乃德，她替安乃德感到骄傲；安乃德也一样，西尔薇给人好印象，她也觉得光采。她俩互相商量。两人互相关心对方在打扮上的一些细节。通过一套很有把握的学问，她们善于利用两人间的对比，使双方相得益彰。在旅馆里的晚会上，姐妹二人吸引所有的视线。可是，这种集中于她们身上的眼光，在她们两人之间引起了对立，虽然她们对此感到恼火。她们要想不让自己那样，也办不到。当她们跳舞的时候，她们每人都不由自主地要去估量另一个人受欢迎到什么程度。尤其是受那个人的欢迎到什么程度。她们的确非常关心那个人，即使她们并不愿意如此……自从他不知她们之中哪一个更关心他，她们对他的关心大大地增加了。当安乃德看见杜里欧向她妹妹献殷勤的时候，她开始感到隐隐约约的痛苦。两人跳舞都跳得很好，各人却有自己的特色。安乃德不遗余力地要树立她的优越地位。而且在内行人眼中，她无疑跳得更好。可是西尔薇跳得更随人意，虽然不那么正规；而且等她一明白了安乃德的意图，她立刻变得不可抗拒的了。杜里欧确实是抵挡不住了。安乃德痛苦地发现自己被冷落了。杜里欧和西尔薇接连跳了几次舞以后，两人趁着美丽的夏夜，有说有笑地出去了。安乃德再也克制不住自己。她也非得离开客厅不可。她不敢跟在他们后面，一同走到花园里去，却从通到花园去的玻璃走廊上，东张西望地找他们。她终于发现他们了。

在甬道上，她看见他们头挨着头，一边走，一边相互亲吻。

这件事使她心中难受，但比起紧接着发生的又一件事来，简直算不了什么。——当她上楼回到房间里，不开灯，在黑暗中坐着，安乃德看见西尔薇很兴奋地回来。一看见她独自一人呆在黑屋子里，西尔薇大惊小怪地喊起来，抚摸她的手，轻轻地吻她的面颊，跟平常一样，向她表示一千零一种温存姿态。等到安乃德以突然头痛为托辞，说明她不得不回房以后，她问她妹妹，晚会接着怎样进行的，问她是不是和杜里欧一起散了步，西尔薇天真烂熳地回答说她没有去散步，说她不知道杜里欧干什么去了，而且，她说，杜里欧开始使她觉得腻烦，再说她并不喜欢那些长得太英俊的男人，再说杜里欧挺自以为了不起，再说他有点儿太黑了……说到这儿，西尔薇去睡觉去了，一边哼着圆舞曲。

安乃德睡不着。西尔薇睡得很香。她没有想到她刚刚引起了一场风暴……安乃德被一群放出来的魔鬼缠住了。刚刚发生的事是一场灾祸。双重的灾祸。西尔薇是她的情敌。而且西尔薇对她撒谎。西尔薇，她的最亲爱的人！西尔薇，她的快乐，她的信念！……一切都垮了。她不能再爱她了……不再爱她？她能够，能够不再爱她吗？……啊，这种爱是多么根深蒂固，比她所能设想的还要根深蒂固！……可是，能不能爱你所鄙视的人呢？……啊，西尔薇的背信弃义，这还算不了什么！……还有别的事哩……"还有……还有……嘿，快说还有什么！"是的，还有那个男的，安乃德瞧不起的那个男的，——而现在，她爱上了他，——爱他？不！——她要得到他。一种含妒的骄傲，发烧似的逼着她去占有那个男人，逼她从对方

手里抢过来，——尤其是逼她不让对方从她自己手里把这个男人抢走……（“对方”，在安乃德眼中，西尔薇已经成了“对方”！……）

这一夜，她连一小时都没有休息。她床上的被单烫她的皮肤。——而邻近的一张床，却发出一种不作亏心事的睡眠者的轻轻鼾声。

第二天早上，当她们两人重新面对面的时候，西尔薇头一眼就看出一切都变了；可是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安乃德，眼睛边都起了黑圈，脸色苍白，表情严峻、高傲，可是出奇地比平常美丽——（更美和更丑，好象在某一种号召之下，全部秘密的力量都突然发挥出来了）——安乃德，披上骄傲的盔甲，冷冷地，含敌意地，沉默寡言，看着，听着西尔薇和平时一样说她的疯头疯脑的话，略略招呼了一下，走出房间……饶舌的西尔薇说到一句话的中间，停顿了下来。她也跟着出了房间，眼看着安乃德走下楼梯……

她明白了。安乃德看见了坐在大厅上的杜里欧，于是她横穿大厅，径直向杜里欧走去。他也察觉情况起了变化。安乃德坐在他身旁。他们两人找一些极平淡的话题来扯。她脖子挺得笔直，用不屑的神气，眼睛瞪着前面，故意不注视他。可是他毫不怀疑：她所注意的正是他。在微带蓝色的眼皮之下，这个好象躲避太强的光线而隐蔽起来的眼光，说了话：“你愿意要我吗？”

而他呢，正在自鸣得意地讲一个无聊的故事，一边赏玩他的指甲，他象一只大野猫似的，用眼光从侧面窥视那个胸脯鼓起的身体，并且问道：“你原来也愿意吗？”

“我要你要我。”这就是回答。

西尔薇毫不犹豫。绕着大厅走了一圈，她走到安乃德和杜里欧跟前，端过一把椅子来，坐在这两个人中间。安乃德的怒意从一个眼色里表露出来，——仅仅是一个眼色，但已经足够了。西尔薇从这个眼色里，接受到了鄙视，好象从一把逼近她的枪口中，向她射来一粒子弹。她眨眨眼睛，装作没有看见。可是她好似一只身上通了电流的猫，全身的毛都竖起来了；她微微一笑，准备好要咬人了。一场三角决斗，软绵绵地，开始了。安乃德，好象不知道西尔薇也在这儿似的，不管她说什么，越过西尔薇的脑袋，直接向觉得有点儿窘的杜里欧说话。或者在不得不听西尔薇说话的情况下——因为西尔薇那张嘴会说得很——安乃德用一个微笑，或用嘲笑的字眼，来指出西尔薇的语言中仍不免夹杂着的那些细微语病（因为，尽管那个小长舌妇很能干，她仍不能把那些杂草从她的花园里完全清除掉）。气得要命的西尔薇，目中已经没有姐姐，只有情敌了；她心想：“叫你也尝尝我的厉害，你等着吧。”

于是，她把嘴一翘，露出牙齿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两只眼睛对付一只……”她投入了战斗。啊！不谨慎的安乃德！西尔薇不象她那样，由于矜持，反倒拘束了自己；只要能成功，西尔薇是不择手段的。以骄傲作为甲胄的安乃德，如果她让杜里欧窥见她的欲望的一点影子，就会自以为降低了身份。西尔薇却不为这样的顾虑伤脑筋：她要来演一套最适合于奉承那位先生的把戏……

“你喜欢的是什么？你喜欢那种高雅的满不在乎的神气呢，还是喜欢别人赞美你？……”

她了解男人：虚荣的动物。杜里欧最爱别人给他戴高帽子。她就大量地用高帽子伺候他。这狡黠的姑娘，以从容而天真的放肆，列举了那位大饭店里的年轻格达梅拉达[①]的完美之处：他的仪表、他的才智和他的服装。主要是服装，因为，正如她所想的那样，对方最在乎服装。固然，任何夸奖他都乐意听。可是，你说他长得英俊，这他早就知道了；至于他有才智，他的姓氏对他来说已经是这方面的可靠保证。可是他的服装倒是他的个人作品；而且对于一个内行的巴黎女子的好评，他是很敏感的。用她的识货的眼光，——这眼光在暗笑对方那些相当触目的幼稚趣味——西尔薇把杜里欧从头到脚赞美了一番。安乃德又气又臊，脸都红了。她觉得她妹妹的鬼把戏太粗鲁了，以致她心里发生疑问：

"他能受得了吗？"

他完全受得了：杜里欧简直象在喝奶汁一样痛快。当西尔薇一档一档地往下说，从橙黄的领带，说到紫丁香色的腰带，到绿里带金的鞋子，她停顿了一下：她想到一个主意！一边赞美着杜里欧的双脚长得秀气——（他很以此自豪）——她一边露出自己的两只脚来，她的脚长得很漂亮。用淘气的爱娇，她把自己的脚靠近杜里欧的脚，比较一下，同时把她的小腿一直裸露到膝盖。接着，她转身朝向傲慢地仰躺在摇椅上的安乃德，用甜蜜的笑脸说：

"亲爱的！把你的脚也拿出来瞧瞧！"

---

① 格达梅拉达，十五世纪意大利雇佣军官，曾在威尼斯立战功。被时人誉为英雄。此处指杜里欧。

于是，用一个迅疾的手势，她把安乃德的脚完全掀露出来，连臃肿的踝骨和略显粗笨的腿杆。仅仅两秒钟。安乃德一把推开那只促狭的小爪子，它满意地缩了回去。杜里欧全瞧见了……

西尔薇还不想到此止步。整个上午，她挖空心思做各种比较，表面上装作不是故意的，而在这些比较中，占优势的总不是安乃德。在提到一条领子，一件衬衫或一块披巾时，西尔薇假装向杜里欧高明的鉴赏力请教，故意设法使杜里欧注意到她自己最不难看、和安乃德最不出色的地方。安乃德气得发颤，装着听不见，竭力按捺住自己，才不至于去掐死西尔薇。西尔薇，一直是那么迷人，在要完一套促狭的小把戏，等着要第二套的时候，手指撮合在自己嘴唇上，向安乃德飞一个吻。可是，从两姐妹的眼睛里，常常各自射出一道闪光，互相交锋，仿佛说：

(安乃德)“我鄙视你。”

(西尔薇)“可能。不过，人家爱的是我呀！”

“不！ 不！”(安乃德喊)

“是我！ 是我！”(西尔薇回答)

她们交换挑战的一瞥。

安乃德没有力量用微笑把象一条躲在花丛里的小蛇似的敌意掩盖得很久。如果她再不走开，她就要高声喊出她的敌意来了。突然，她让西尔薇一个人去活动，昂着头走开了，同时向西尔薇投射了最后的挑衅的眼光。西尔薇用讽刺的眼色回答说：

“谁活得长，谁就笑在后头。”

* * *

从第二天起，一连若干天，在旁观的人们好玩地注视之下，战斗继续进行，因为旅馆里所有的人都发觉了这件事；无数双闲着没事干的眼睛，调皮地在窥视；有些人打起赌来了。两个情敌忙于钩心斗角，哪儿还有工夫去注意旁人的把戏。

实情是，对于她们两人，这已经不是一场游戏。西尔薇和安乃德都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有一个恶鬼使她们心神不宁，刺激她们的官能感觉。杜里欧，对于这样的好运气感到扬扬得意，毫不费劲地在一旁煽风点火。他的确长得很俊秀，也不缺少小聪明，他被他自己亲手点燃起来的欲望所焚烧：他是值得抢到手的。谁都没有他自己更明白这一点。

这一对姐妹情敌，每天晚上在她们房间里碰头。她们互相怀恨。可是她们装作不知道有这回事。如果她们互相说穿，每天夜里还怎么能床对床睡觉呢？那就得公开地吵翻，而这是她们应当避免的。她们作了安排，两人不在同一个时间进出，互相不说话，装作你瞧不见我，我瞧不见你。或者冷冷地，若无其事地说声"早上好"，"晚上好"，因为完全不说话究竟是办不到的。按最正直、最合情理的办法，本来应当互相解释一下。可是两人都不愿意这样干。她们也不能这样干。当一个女人身上热情泛滥的时候，那就谈不上什么正直；至于正常情理，更说不上了。

在安乃德身上，热情已经成为一种毒素。有一天晚上，杜里欧在楼道拐弯的地方，利用他的权力，在那个骄傲姑娘的嘴唇上粗暴地吻了一下——她并没有抗拒，在她身上引起

了一股官能感觉的热血奔流。她以屈辱和愤怒的心情，和这股洪流作斗争。可是正由于这样的洪流还是头一次侵袭她，她还不善于招架。保卫得太严密的心真倒楣！情欲闯了进来之后，最贞洁的心，最容易束手就缚……

有一夜，安乃德被失眠折磨，遍身象发烧一样，后来渐渐入睡，一边自以为还醒着。她看见她自己躺在床上，张着眼睛；可是她动弹不得，她的四肢被捆住了。她知道西尔薇在旁边假装睡觉，而杜里欧快要来了。她已经听见走廊里地板咯咯地响，和小心翼翼地走过来的轻轻脚步声。她看见西尔薇从枕头上抬起身子，两条腿伸到床单外面，起床，轻轻地溜向半开着的房门。安乃德也想起床；可是她起不来。西尔薇好象听见了，她转过身，回到床边，瞧着安乃德，俯身向着安乃德，为了瞧得更仔细些。她一点也没有西尔薇的模样，她不象西尔薇，一点也不，然而她却是西尔薇。她一脸不怀好意的笑容，露着两粒犬齿；她有长长的黑头发，没有发卷的，直而硬的头发，她一俯身，头发便垂到安乃德脸上，插入她的眼睛和嘴。安乃德的舌头感觉到粗硬的毛发味道和它们的焦热的气息。敌手的面孔靠近了，靠得更近了。西尔薇揭开被单，钻入被窝。安乃德觉得一只硬硬的膝盖，顶在她的腰部。她气都喘不过来了。西尔薇有一把刀子，冰凉的刀锋擦过安乃德的咽喉，安乃德拚命挣扎、叫喊……——她发现自己在安静的房间里，坐在床上，被单乱七八糟。西尔薇宁静地在睡觉。安乃德抑制着心的狂跳，倾听她妹妹的令人放心的呼吸。仇恨和憎恶还在使她战慄……

她恨……恨谁呢？她爱的又是谁呢？她评判杜里欧，她并不尊重他，她怕他，她对他没一点点、一点点信任之处。可是，为了在两星期前她连认识都不认识的这个男子，对于她来说无足重轻的男子，她却准备仇恨一个女人，那女的就是她的妹妹，她最爱的人，她现在仍然爱着的人……（不！……是的！……她始终爱她……）为了那个男子，她可以立刻牺牲她的全部生命……可是，怎么……，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她非常害怕；可是她不能不看到疯狂的万能。在某些时刻，由于正常情理的灵光一闪，由于讽刺的意识跳动了一下，或由于她过去对西尔薇的温情象浪头似地回涨了一下，使安乃德的脑袋漂到水面上来。但是，只要含妒的一瞥，或者看到杜里欧和西尔薇窃窃私语，就足以使安乃德重新沉入水中……

很明显，她正在吃败仗。正因为这样，她的激情转变为忿怒。她是拙笨的。安乃德不会掩藏她受了伤的自尊心。杜里欧本来可以同意象一个善心的王子似地，不在她们两姐妹之间选择一个；而他却将他的定情手帕同时抛给姐妹二人。西尔薇，手脚灵便，将手帕拾了起来；她毫不客气；她保留着以后再使杜里欧按她的方式跳舞的机会。她看见这个唐璜[1]在安乃德的葡萄架上，偷偷摘葡萄似地亲了几个吻，这并不使她心慌意乱。如果她不乐意，也并不是一定要表露出来。谁都可以掩饰……安乃德却不会这样作。她不允许和别人平分秋色；而她

---

① 唐璜，十六世纪西班牙贵族，后来成为传说中的人物，惯于玩弄妇女的美男子。许多文学作品都以此为题。例如莫里哀写过题名《唐璜》的喜剧，拜仑用同一题目写过自传体长诗。

太容易让人看出，杜里欧脚踏两条船的把戏，使她多么反感。

杜里欧开始对她冷淡。这种充满热情的严肃态度使他不自在，使他"腻烦"（跟许多外国人一样，他认为这个词儿是非常巴黎腔的）。在爱情上，有一点儿严肃是好的。可是不要太过分：不然爱情就成了一种苦差使，而不再是一种乐趣了。杜里欧心目中的爱情就象一个 primadonna①，她唱完了一大段歌子以后，伸张着双臂，回到台上来谢幕。然而安乃德的爱情好象不知道有观众存在。她只是为她自己演剧，她演得不高明……

她太真实了，过于真实地充满了激情，因而无暇想到把自己修饰得美好些，她那些痛苦、焦虑的痕迹和日常的一些缺点，都无暇加以修整，一个小心着意的女人，对这一切，每天总不止一次地要设法拂拭干净或描淡。安乃德现在显不出任何优越之处，她愈觉得自己失败，就愈变得丑了。

得意扬扬的西尔薇，已经有胜利的把握，她冷眼瞧那不知如何是好的安乃德，带着满足的嘲笑，而且洒上一点点儿恶意——归根到底，还带着一星星怜悯……

"怎么啦，你满足了吧？……你要的不就是这些吗？……瞧你这副神气！……一条挨了打的可怜的狗……"

于是西尔薇很想跑过去抱吻安乃德。可是当她走近去，安乃德对她表示这样的敌意，以致西尔薇一气就转过身来，嘟囔着说：

"你不愿意吗，丫头？……随你便！你自己想办法

① 意大利语：首席女歌唱演员。

吧！……我是好人！……人人只顾自己；别人的事，呸，谁也不管！……说到最后，如果她痛苦，这个傻瓜，那也是她自作自受！谁叫她老是那么可笑地一本正经？”

(大家都这样认为)

安乃德终于退出战斗。西尔薇和杜里欧，组织一个化装表演晚会，在会上，她将显示出她所有的魅力，而且还要外加别的……(她是巴黎的一个小魔法师，她会用一小块纺织品，使自己幻变一系列的“化身”，全都比原形更悦目，可是这些补充了原形的“化身”，使原形更为迷人，因为每一“化身”中都包含着原形)……如果安乃德想在这方面和西尔薇斗法，必遭惨败。她心中再明白不过：她未战先败；真要是惨败，以后她怎么办呢？她要求不参加联欢，推说身体不舒服：她的难看的气色，已经是足够有力的托辞。杜里欧并没有十分坚持。——她刚一拒绝，立刻觉得这样全部退出斗争更为痛苦。即使没有希望，斗争仍然是个希望。现在，她不得不让杜里欧和西尔薇两人单独在一起，呆上好半天。为着故意要碍他们的事，她勉强自己去看每一次排演。她并不妨碍他们。她反而使他们兴奋，——尤其是那个厚脸皮的女人，她叫人一连十次地重复排演那幕拜仑式的海盗劫走昏过去的宫女的场面，海盗两眼含着阴森的怒火，咬牙切齿，咄咄逼人，矫捷轻灵，象一只豹子似的，准备蹦跳。他演这个角色，好象要把整个旅馆都杀光烧光一般。至于西尔薇，好象天堂上掀先知的胡须的千千万万个乌丽①，反而都没有她乖巧。

---

① Houris：伊斯兰天堂上的美女。

正式演出的那天晚上到了，安乃德躲在大厅上最后一排，幸亏在热闹中人们顾不上注意她。她没有看到终场就出来了，心里难受到极点。她的脑袋和火一样烫，嘴里发苦。她反复思索使她苦恼的事，遭到冷落的爱情使她痛彻衷肠。

她到旅馆周围的草地上去。可是她不能走远。她一直围绕着这所灯火辉煌的大厅转。太阳已经下山。天开始昏黑。一种兽类的本能，使她妒嫉地嗅到那一扇门，从那儿，他们两人一定将要出来。一扇小小的边门，它可以让演员不必穿过大厅，而到设在房子另一翼的化装室。——果然，他们两人出来了；他们并不走远，就滞留在昏暗的草地上谈话。躲在一丛树木后边的安乃德，听见西尔薇笑呀，笑呀，……

"不，不，今天夜里不行！"

于是杜里欧坚持说：

"为什么？"

"首先，我要睡觉。"

"我们有的是时间可以睡觉！"

"不，不，老睡不够！……"

"那末，明天夜里。"

"别的夜晚，全都一样。再说，夜里，我不是一个人。有人监视着我！"

"这么说，永远不行了？"

于是那个小顽皮的西尔薇回答，一边笑得腰都直不起了：

"可是，我不怕白天！你呢，你怕白天吗？……"

安乃德不能再往下听。恶心、愤怒、痛苦，象一阵狂风似的把她卷起，在黑夜里，在野地里，她被卷跑了。也许人们听

到她狂奔的脚步声，和树枝被她擦过的声音，好似一匹奔逃的野兽。可是，没有人听见她也罢，她再也不为这操心。对于她，什么都不值得计较了。她逃，她逃……往哪儿逃？她不知道。她始终不知道……她在黑夜里奔跑，一边呻吟着。她不瞧前面。她跑了五分钟，二十分钟，一点钟？她始终不知道……一直到她的脚绊在树根上，她整个身子扑倒在地上，额头碰在树干上……到这时，她叫喊，她嚎叫，嘴对着地，象一匹受伤的野兽。

在她周围，只有黑夜。天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一片漆黑。地上没有风，没有虫鸣，寂然无声。唯一的细小声音是乱石间的一道流水，在一株枯瘦的松树脚下，点点滴滴地流着，安乃德的额头就是碰在这棵树上。而从劈开这块陡坡的山沟底里，可以听到一条溪流的怒吼。溪水的呻吟和受伤的女人的呻吟混成一片。两者仿佛合成了大地的永恒的悲歌……

她在喊叫的时候，什么也没有想。被抽搐的呜咽摇撼着的身体，卸下了好几天以来压得她喘不过气的痛苦重担。精神沉默无言了。——接着，精疲力尽的身体停止了呻吟，精神的痛苦重新浮到上面。于是安乃德意识到她的被人抛弃的处境。她孤身一人，别人要弃了她，她的思想无法越出这个范围。她没有力量把她那和散乱的羊群一样的思想重新聚集起来。她甚至没有力气站起身，她让自己躺在地上，躺着……啊！要是大地肯接受她！……湍急的山溪用吼声在替她说话，替她思想。

吼声浸没了她的创伤。过了一段时间（无疑地是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痛楚而软弱无力的安乃德，慢慢地抬起她的吃

了苦头的身体。额头的碰伤痛得相当厉害；这个痛苦使她顾不上别的，因而减轻了她思想上的负担。她把刮破了皮的双手浸在溪水中；把湿手放在受伤的发烫的额上。这样，她坐着，把她的太阳穴和眼睛贴在湿淋淋的手掌中，一种纯洁冰凉之感，透入她的身体。于是她远远地离开了她的创痛……她瞧着这种痛苦在呻吟，好象一个局外人一样，而她已经不明白这阵狂怒的意义何在。她想：

“为什么？……有什么用？……这样值得吗？”

湍急的溪水，在黑夜里，说道：

“疯狂、疯狂、疯狂……什么都白费……什么都是空的……”

安乃德，以辛酸的心情，发出怜悯的微笑：

“我要的是什么？……我连这个都说不清了……这个很大的幸福，上哪儿去了……谁要谁拿去！……我才不去争呢……”

接着，突然间，一阵阵心血来潮，她又想起这个幸福的种种形象，这幸福却是她自己本来愿意要的。她重新感觉到一阵阵欲望的热风，她的身体被这类欲念占有着，而且还要长时期被占有，虽然她的理性否认它们。在欲念的尖刺划出来的深沟道，有一股从狂怒的嫉妒中发出的恶劣气味跟在欲念后面。她一声不响地忍受它们的冲击，俯着身，好象在让一阵风从她头上吹过去。接着，她抬起头来，大声说：

“我错了……人家更爱西尔薇……这是公平的。她更适合于搞恋爱。而且她也更漂亮。我知道这些，而且我喜欢她。我喜欢她，因为她是这样的，所以我应当为她的幸福而高兴。我

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可是，有一点，为什么，为什么她对我说假话？别的一切也就罢了，可是这一点不行！为什么她欺骗我？为什么她不爽爽快快地告诉我，说她爱他？为什么她把我当作敌人对待？……啊！还有，她心里的这一切东西，我多么愿意看不见，它们不太干净，不太好，也不太美！……但是这不能归咎于她。她怎么会知道呢？自从童年以来，她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呢，是不是我有权责备她？难道我自己很坦率吗？……难道我心里的东西比她干净吗？我心里曾经有过的？现在还有的？我明白，一直是在那儿……”

她叹了一口气，觉得很疲乏。接着，她说：

“好吧！不能再这样下去！我还大几岁。可是我却更疯狂！……但愿西尔薇幸福！”

但是，说了“好吧”之后，她还呆了一会儿，一动不动。她谛听着四周的寂静，一边沉思，一边用牙咬着她碰破了皮的手指尖。停了一下，她吸了口气，站起来，不说什么，开始走路。

* * *

她往回走，穿过黑夜。月亮快要出来了。月亮还远着呢，可是在地平线后边，人们觉得它从黑暗的深渊上升。一道微弱的光给围绕在高坡上的树顶镶了一条花边，好象高脚酒杯的边缘；这些反映在微光中的树峰的侧影，一分钟比一分钟显得更为深黑。安乃德不慌不忙地走着；她的已经恢复了均匀的呼吸的胸膛，缓缓地吸着新割过的草地的芳香。

在路上，远处的阴影里，她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她心跳得厉害。她停止前进。她认出这是谁的脚步声；接着，她又开始

走，走得更快，向对方迎上去。对方也听见了。一个不安的声音叫道：

"安乃德！"

安乃德不回答。她回答不出来，她太激动了；一条快乐的小溪流淌着；剩下的一切苦恼，全都消逝。她不回答，可是她走得更快，不断地加快。对方呢，现在跑起来了，一边用焦急的嗓音再一次叫：

"安乃德！"

月亮正在阴暗的大墙后面往上爬，在朦胧的燐光下，一个小小的模糊的形体从逐渐发白的阴影中涌现。安乃德喊了一声："亲爱的！……"接着就扑过去。双臂向前举着，好象一个盲人……

她们急于会合，在匆忙中，两人的身体撞在一起。她俩紧紧地拥抱。两人的嘴在互相找寻，终于合在一起……

"我的安乃德！"

"我的西尔薇！"

"我的大姐！我的爱！"

"我的亲爱的小妹妹！"

她们的手在暗影里抚摸对方的面颊、头发，抚摸对方的后脑勺、脖子和肩膀，重新占有了宝物，占有了失去的知己！……

"亲爱的！"西尔薇高声喊，她摸到了两只光赤的肩头："你没有穿大衣吗？你身上什么都没有！……"

安乃德发现她果然只穿一件晚会上穿的长袍；于是觉得一阵寒气袭到身上：她打起冷战来了。

"你疯了！你疯了！"西尔薇嚷着，一面把对方紧紧裹到自

己的大衣里。她的两手继续进行全身调查，弄清了对方受到损害的情况。

“你的长袍撕破了……你到底干了什么啦？发生了什么事？……看你的头发贴在面颊上……还有这儿，这儿，你额头上是什么？……安乃德，你摔跤了？……”

安乃德不言语。她控制不住自己，把嘴按在西尔薇肩上，哭起来了。西尔薇扶安乃德坐在道旁的斜坡上。月亮越过群峰的屏障，照亮了额头受伤、接受着西尔薇连连亲吻的安乃德。

“告诉我，你干了什么啦……告诉我，经过的情况……我的宝贝，我的小母狼，我回到房间里，没有见到你，我真着急呀！……我到处喊你……我找你已经个把钟头了……啊！我刚才是多么难受！……我担心，我担心……我不能说我担心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走了？你为什么逃跑了？”

安乃德不愿意回答。

“我不知道，”她说，“我刚才很难受，我愿意……溜达溜达，换换空气……”

“不，你说的不是实话。安乃德，全对我说了吧！……”

她俯身接触到安乃德，更轻声说：

“我的心肝，是不是为了那个……？”

安乃德打断西尔薇：

“不，不……”

可是西尔薇坚持：

“别说谎！对我说真话。说呀！对你的小妹妹说呀！就是为了他？”

安乃德，擦擦眼睛，勉强露出笑容，说：

"不，我向你保证不是……我刚才有点儿不好受，这是真的……真愚蠢……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了。他爱你，我很高兴。"

西尔薇一下子蹦起来，生气地击着手掌，说：

"原来如此，正是为了他！啊！可是我不爱他，我不爱他，这个家伙！……"

"是的，你是爱他的……"

"不！不！不！"

西尔薇在路上跺脚。

"我爱他，是觉得好玩，我是闹着玩的，可是对于我，这是毫无意义的，和你比起来，毫无意义。啊，一个男子不论多少次接吻，对我说来，都不能补偿你的一滴眼泪……"

安乃德幸福得不知如何是好，问：

"真的吗？真的吗？"

西尔薇扑到安乃德怀里。

当姐妹俩稍稍平静了一点之后，西尔薇对安乃德说：

"现在，招认吧！你本来爱他，你也一样！"

"也一样？啊！你瞧是不是！你等于说你是爱他的！……"

"不！我对你说，我不许你……我不愿再提起他。这算完啦，这算完啦。"

"这算完啦。"安乃德重复一遍。

她们从月光如水的路上走回来，相对微笑，重新又聚在一起，觉得十分高兴。

……突然间，西尔薇站住了，一边举起拳头向月亮摇晃，

一边喊道：

“啊！畜牲！……我要叫他付出代价！……”

由于年轻人总不会放弃年轻的特权，她们哈哈大笑，笑西尔薇刚说的那句不怀好意的话。

“可是，你知道我们该怎么办？”愤愤不平的西尔薇接着又说，“我们马上去收拾行李，一回到旅馆就去收拾，到明天，明天早上，搭头一班车就溜。吃午餐的时候，他到饭桌上一看，人全不见了……两只鸟儿飞跑了！……啊！……再说……（她忍俊不禁）瞧我还忘了！……我跟他订约会，靠近十点钟，在树林里，在最上面……整个上午，他将追着我跑……”

于是她笑得更厉害了，安乃德也一样。杜里欧的失望与愤怒的嘴脸，使她们觉得十分滑稽。这两个疯姑娘！……她们已经把自己的痛苦抛得远远的。

“话说回来，”安乃德说，“亲爱的，你这样破坏自己的名誉，可不大好。”

“呸！对于我，这又有什么关系？”西尔薇回答，“我不算什么……对了，”她接着又说，一边轻轻地咬着安乃德拨弄她耳朵的那只手，“既然现在我是你的妹子，我应该更安分些……我以后一定安分，我答应你……可是你呀，你知道吗，老大，你比我安分不了多少。”

“是呀，的确是那样，”安乃德说，很懊恼的样子，“而且我担心，也许有的时候，我比你更不安分……”她一边说，一边更紧地挨着她妹妹：“啊！人心是多么奇怪的东西！人们永远、永远不知道心里将起什么风暴，而且把人卷走……不知卷到哪儿？”

“对呀，”西尔薇说，搂着她姐姐，“就因为这个我才爱你！在你心里，风刮得可不小呀！”

她们两个快要回到旅馆了。旅馆的屋顶在月光下发亮。西尔薇把一只手臂挽着安乃德的脖子，在她耳边，用她自己都不认识的严肃态度和热情的声音说：

“老大！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晚上你受的苦——你由于我而受的苦……可不，可不，你别否认！……刚才我一边跑去找你，战战兢兢地直怕发生不幸，一边利用时间把事情想了一下……万一发生不幸！……啊！我将怎么办呢？……我也不回来了。”

“亲爱的，”安乃德激动地说，“过错并不在你，你不会知道你使我受的痛苦。”

“我知道得很清楚，我知道我使你痛苦；甚至——安乃德，你听呀——甚至这样做使我感到一种乐趣！”

安乃德心头沉重，她默默想，刚才她也一样，如果能看见西尔薇痛苦，使她痛苦到出血，她一定会感到非常痛快。她把这话说给西尔薇听。她俩的手臂挽得更紧了。

“可是，我们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她们互相问，感到可羞，而且丧气；可是想到对方也一样时，她们又觉得轻松了些……

“我们坠入了情网。”西尔薇说。

“坠入了情网，”安乃德机械地重复了一句。马上她又惊慌地说：

“这就是爱情吗？”

“而且你要知道，”西尔薇说，“这还不过是刚刚开始。”

安乃德坚决地抗议，说她再也不愿意恋爱了。

西尔薇讥笑安乃德。可是后者很严肃地重复说：“我不干了。我不是干这种事的人。”

西尔薇笑着说：“好呵，我的可怜的安乃德，你可没有那样幸运！你呀，你会活到老，爱到老哩！”

第 二 部

十月初，天气阴沉而和暖。空气是宁静的。微温的雨丝，笔直地从天空下降，从容不迫地。润湿的土地，烂熟在贮藏室里的水果，在酒槽里榨酒的葡萄……都发出热腾腾的、肉感的气息……

在蒲高涅地方，李维埃家的别墅中，靠近一扇开着的窗，姐妹俩坐在那儿，面对面，手里做着针线。低头做活，她们好象各人把自己的圆圆的、没有皱纹的额头，伸向对方——两人都有丰满的额头，西尔薇的额头比较小巧，安乃德的比较壮实；前者的额头显得任性，后者的显得固执——一边是小山羊，另一边是小牛犊。可是当她们抬起头来，她们心照不宣地交换了一个眼色。她们的舌头一连几天整天唧喳之后，现在正在休息。她们在回味那种狂热，回味她们的激情和她们说过的满嘴满嘴的话，回味若干天以来，两人互相了解，互相汲取的一切。因为，这一回，她们可是互相推心置腹，无所不谈，无餍足地要想得到一切，也想把一切全给对方。而此刻，她们不说话了，为着更好地想一想已经珍藏起来的战利品。

可是，她们徒然想看到一切，得到一切：归根到底，她们每人在对方眼中，仍然是个谜。无论谁，对于别人来说
问，都是谜，而且正因为这样，才吸引人。但是在

别人永远不能理解的东西有多少啊！她们自己也正这样想（因为她们知道这一点）：

“理解，这有什么作用呢？理解，就是解释。而爱是不需要解释的……”

话虽如此，理解还是很有作用的！作用就是，如果你不理解，你就得不到什么。再说，正是在爱的问题上，她们两人是怎样爱的呢？她们两人的爱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拉乌尔·李维埃的两个女儿，无疑地都从她们父亲那里得到充沛的精力；可是在一个人身上，这种精力受到了压抑，在另一个人身上，它却被浪掷了。在两姐妹之间，最大的区别在爱情上。西尔薇有优美的自由的温情，嘻嘻哈哈、调皮淘气、厚脸皮、不识羞，归根到底却是很有分寸，这种温情虽然非常好动，但永不迷失方向，虽然翼翅振振有声，可是只围绕着鸽子窝飞，从不飞向远处。盘踞在安乃德身上的奇特的爱情魔鬼，被安乃德发现至多是半年以来的事，它受到安乃德的抑制，她竭力掩藏它，因为这使她害怕；她本能地感到，别人会误解她这种爱情的：关在笼子里的爱神，双眼被蒙住，坐立不安，又贪馋又饥饿，它在人世的铁栅栏上，静悄悄地把自己碰得遍体鳞伤，慢慢地在腐蚀囚禁它的那颗心房！咬人的情欲热辣辣的，无声无嗅的，连续不断的，不知不觉把安乃德搞得神魂颠倒，使她昏迷在一种受了伤的麻木状态的嗡嗡耳鸣中，这种状态并不是没有乐趣的。同样，她在那些使她痛苦的感觉中，也找到这种乐趣，例如接触一块粗糙的衣料；内衣太紧，裹着她的身体；手摸在一个家具的棱角上，或者摸在凹凸不平的墙壁的冷冰冰的表面上。她咀嚼着从树枝上啃下来的苦涩的树皮，有

时就沉浸到一种忘记自己，忘记时间的境界中，上帝知道，这种失去知觉的境界每次继续多久，一秒钟的四分之一，还是一刻钟？她赶紧从这种境界中出来，神色猜疑而且羞涩，因为她感觉到西尔薇在暗暗地注视她，西尔薇一边假装做针线，一边调皮地用眼角斜睨她。那小家伙什么也不说。两个人谁也不动弹；可是阵阵红晕飞上安乃德的面颊。西尔薇，虽然不太明白，却用她的小鼻子嗅出这种内在的生活。这种生活在阳光下沉睡，突然动弹一下，粗野地蜷曲起来，好似树叶底下的一条蛇。她认为姐姐很奇特，有点儿疯头疯脑，确实是与众不同……安乃德身上使她惊异的，倒不是那些热情的动作，那种火辣辣的劲儿，和她猜到的安乃德的一切混乱思想，而是安乃德对待这一切几乎都带点悲剧性的严肃。悲剧性？啊！真是的，什么主意！严肃？有什么用处呢？事物就是这样。人们就是如实地看待事物。西尔薇才不至于因为她心里发生千千万万的想入非非的念头而感到慌乱！这些念头随生随灭。一切好的和使人感到舒适的事物，都是简单而自然的。一切既不好，又使人觉得不舒适的事物，也同样是简单自然的。好与不好，我一口吞下：很快就咽了下去。为什么要这样装腔作势呢？……这个混乱复杂的安乃德！她的思想时冷时热，乱七八糟；欲念和恐惧，象一团乱麻，一簇簇的热情，在各个角落里，都和含羞的心情混杂在一起！……谁能够把她清理出线索来？……可是，她这样不正常，这样过分，这样使人难以理解，这一事实使西尔薇感觉非常有趣，触动她的好奇心，吸引她；而她正因为这样更爱她姐姐了……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充满了令人不安的秘密。西尔薇突然

从这种沉默中挣脱，横七竖八地随便找话扯……她低着头，鼻子快碰到手中的活计，好象在咒骂活计似地，很快，很快地，而且声音很轻地，她开始嘟囔着一连串的疯狂一般的短句，不成语调的声音，一般以 i 结尾的，快乐得全身颤动的金丝雀的“kikikiki”的叫声。接着，她突然改变调子，重新采取严肃的调子，神气之间好象说：“什么？我？我什么也没有说……”或者，一边咬着线，一边用她的尖细的通过鼻腔的高音，哼着一支很无聊的罗曼斯①，里面提到花儿，提到“饶舌的鸟儿”，或者哼一支欢乐轻佻的歌曲，她很调皮地，装出规矩孩子的神气，从歌曲里引一句粗俚的玩笑话。安乃德吃了一惊，半嗔半笑地说：

“闭上你的嘴，行吗！”

两个人都感到轻松。气氛不紧张了。说什么话，这无关重要！说话的声音，和手一样，重新建立两人之间的联系。她们又会合了。刚才她们在哪儿呢？……要提防沉默啊！在一秒钟的遗忘中，我们怎么知道沉默能将你或我飞速地带到什么地方去？和我说话吧！我也和你说话。我抓住你。你也牢牢地抓住我！……

她俩互相抓住不放。她们决心坚定，不论发生什么事，谁也不丢开谁。不论可能发生什么事，毫不影响这一主要事实：“我是我。你是你。我们交换。说了算数！决不翻悔。”这里边有相互的贡献，有默契，有一种灵魂的结合，由于没有任何外来的约束——既无书面的文契，又无教会的或民政的批准手续——加压力于这种婚姻之上，所以它反而效果更为显著。

① 抒情歌曲。

至于她们两人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差别，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人们以为最好的结合，基础在于双方相同之点，或者在于彼此恰好成为对比之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作为基础的，既不是以相同之点，也不是以相异之点，而是一种内心的默契，一个："我已经选择了，我要，我立下誓愿。"这种默契经过了很好的锻炼，并且牢牢地打上了双方固执的决定的钤印。——就象我们这两位额头圆圆的姑娘一样——"我得到了你；现在，我已经没有权力放你回去，也没有权力收回我自己……再说，你完全自由，愿意爱谁就爱谁，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干点什么疯头疯脑的事，必要时犯点小小的罪过，如果你乐意的话，（我明知道你决不会干犯罪的勾当！可是，话还得这样说呵！）这都丝毫不会改变我们的公约……"谁愿意解释谁就解释去吧！那细心慎重的安乃德，如果她敢把自己的思想一直挖到底，恐怕不能不承认她对于西尔薇的道德价值，以及未来的行动，丝毫没有把握。而西尔薇，她把事情看得很明白，她可决不会竭力担保安乃德，说后者不至于有那么一天干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举动。但是这一切和别人有关系，和她们两人却不相干。她们俩，互相有把握，互相绝对信任。世界上别的事随便怎样安排都行！……不论她们干什么，只要不损害她们相互的爱情，她们一切都可以互相原谅，闭着眼睛，预先互相原谅。

这也许不是很道德的；可是，管它呢！人们遵守道德的日子长远着哩，下次再说吧。

稍许有点学究气的安乃德，通过书本认识生活的安乃德——这并不妨碍她后来发现了生活（因为在书本外边听到的生活，声音不同）——记起了席勒的美丽的诗句：

呵，我的儿子们，世界上到处都是谎话和仇恨；人人都只爱自己；所有被一种脆薄的幸福连接起来的关系，都是没有把握的……随兴所至建立的联系，随兴所至可以把它拆散。只有本性是真诚的；只有它才是以不可动摇的铁锚为基础的。举世滔滔，随怒涛而浮沉……爱好相同使你获得朋友，休戚相关使你获得同伴。能有一个同胞兄弟的人是幸福的！……面对这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世界，两兄弟可以合力抵抗……

当然，西尔薇不知道这些诗句！她无疑地会觉得，为了表达这点简单的情感，何必说这么多纠缠不清的词儿。可是，一边瞧那低着脑袋，却不干活的安乃德，瞧她那结实的后脑勺，她那一大堆盘在头上的厚实的头发，西尔薇一边想：

"老大又在那儿做梦了；她重新埋头在她的盛满疯狂思想的箱子里边。那箱子里该有多少疯狂的念头！……现在幸亏有我在这儿，不得我的许可不让她打开箱子……"

因为小妹子也许有点夸张地坚信，在人情物理和经验方面，她比较优越。于是她心想：

"我要来保护她。"

她很可能有先保护自己的必要。因为在她自己的箱子里，疯狂的念头也不少。可是她的那些疯思想，她预先知道是怎么回事；她看待这种思想，好象房东看待房客似的。她给它们居住的地方，决不是毫无代价的……再说，"爱干什么干什么，不管三七二十一！"如果问题只关系到自己，这没有什么大不了……总可以有办法的。可是，保护另外一个人，这倒是一

种新的情感，很有趣味的情感……

对的，不过……低着脑袋不干活的安乃德，恰好心中嘀咕着同样的情感。她想：

"亲爱的疯丫头！……幸亏我来得是时候，可以给她领路！……"

安乃德为了西尔薇的前程，设想了许多方案，这些方案无疑是很动人的，可是安乃德从来没有和西尔薇商量过……

于是她们每人给对方的幸福（不消说，各人自己的幸福也包括在内，不另记帐），来回反复地想了个够：

"呸！我的针折断了……到这时刻已经瞧不清了……"

于是她俩抛开活计，一同出去，让坐得发麻的腿去活动活动；她们在雨中行走，两人裹在一件斗篷中，一直走到花园的尽头，在雨湿淋漓的树下，树叶象掉头发一样落下来。她们在葡萄架下，啃一串金黄色的葡萄，由于雨湿而味道更好。两人谈呀，谈呀……突然间，她们默不作声，一边谛听着，呼吸着秋风、落在地上的果子和黄叶的气味（浓得几乎可以舔的气味），谛听着、呼吸着到下午四点钟已经昏暗微弱的十月阳光下，麻木寂静的沉睡着的田野、以及痛饮雨水的大地和夜晚的气息……等等。

于是，她俩手牵着手，和打冷战的大自然一同作梦，这大自然，正孕育着对于春天的胆怯而炽热的希望，——未来的哑谜……

* * *

在这好象卷在蜘蛛网中的、烟雾迷濛的十月天，她俩的亲

密关系对于她们是如此不可缺少，以致她们不了解为什么在那以前，她们可以没有这种亲密关系而生活。

可是，以前她们没有这种关系，日子也过来了；而且以后，她们还要过没有这种关系的日子。一过了二十岁，人们的生活，尤其是两个象她们那样羽翼丰满的人的生活，不可能禁闭在一种亲密关系之中，不管这种关系是多么珍贵。这两个人必须高飞远翔。无论她们相爱的意志有多么坚定，她们飞翔的本能却更强烈。安乃德和西尔薇温柔地互相问道：

"我们俩能够你没有我，我没有你而活得那么久，这是怎么可能的呢？"在同时，她们心里却还有一句话，不肯直说：

"可是早晚免不了还是要过我没有你，你没有我（多么可惜）的生活的！"

因为另一个人不能够代替你生活，为你生活；而且你自己也不愿意这样。她俩对于相互间温情的需要，固然是很深切的，可是两人都有另一种更强烈的需要：对于独立的需要。这种需要有深远的根源，她们这两个李维埃家的姑娘的生命，就是这个根源。这两个人有那么多差别，偏偏在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这并不是她们运气！）对这一点，她们俩都很清楚，甚至这也是使她们更加相爱的理由之一，虽然两人都不明说，因为她们在对方身上互相认出父亲的影响来了。——这么说来，她们两人怎样实现把生活融合在一起的计划呢？两人各自陶醉在梦想中，认为自己懂得如何保护对方的生活，而同时，各人却不是不知道对方不同意接受自己的保护，正和自己不同意接受对方的保护一样。这是一场温柔的美梦，她们把这场梦当做游戏。她们努力使这种游戏拖延得愈久愈好。

而这场好梦是不会拖延太久的。

双方都是爱好独立的人，仅仅是这样倒不算什么。可是这两个酷爱自由的小共和国，正和所有的共和国一样，并非故意地具有专制的本能。各人都有将这种专制的本能向对方输出的倾向，因为各人感觉到自己的法律很好。能够自己评判自己的安乃德，每次侵犯了她妹妹的领域之后，总要自怨自艾；——但是她的老毛病常常重犯。她有一种完整和热情的性格，这种性格不由自主地倾向于发号施令。这种本性，在极大的温情的笼罩之下，很可能削弱一个时期，可是它并不消失。而且必须承认，如果说安乃德努力使自己适应西尔薇的意志，西尔薇却并不给安乃德方便。她脑袋想到什么，就任性地干什么；而她的脑袋，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要改变二十四次以上的主意，而且所有的主意并不都是互相协调的。做事井井有条，很有秩序的安乃德，对于西尔薇的变幻无常的任性，先是笑，后来感到不耐烦了。她管西尔薇叫"风中的玫瑰"，和"我要……我要什么呢？"西尔薇管安乃德叫"阵头雨"，"发号令的夫人"和"正午恰好十二点"，因为她对于安乃德的严守时刻的习惯感到不能忍受。

她们两人虽然相亲相爱，若要长时期互相迁就于同一种生活方式，却是困难的。她们没有共同的趣味和共同的习惯。由于她们相爱，安乃德很愿意用宽宏大量的耳朵，去听西尔薇的无聊扯淡，西尔薇眼力很好，能一览无余，听力更好，可是说话不大讲究。对于安乃德念给她听的那些令人讨厌得要命的读物，西尔薇也很能装出感兴趣的样子，同时，张大嘴打一个使她觉得好玩的呵欠……（别念了！别念了行吗！）而安乃

德是为了要和西尔薇同享读书之乐而念给她听的：

“上帝！写得多么美，亲爱的！”

或者对某些有关生命、死亡或社会问题的、荒唐可笑的偏执思想，装出感兴趣的样子……

（“行啦！……嘟噜嘟嘟！……他们倒有的是可以随便糟蹋的时间！……”）

安乃德问：“你呢，西尔薇，你对这有什么感想？”

“去你的吧！”西尔薇心里想。可是她说：

“亲爱的，我的想法跟你一样。”

这种情况毫不妨碍她们俩互相爱慕。可是在闲谈的时候不免有点碍事。

怎样消磨日子呢？她俩孤零零地在这所郁闷的房子里，靠近树林，面对着收割干净的田野，在秋季的低沉天空下面，在雾中，天空和光赤的平原混合为一。西尔薇徒然说她热爱乡村，徒然以为是这样，可是没有多久她就尝够了乡村的乐趣；在乡村，她闲得没事干，不知所以，走投无路……大自然，大自然……坦率地说！她腻透了大自然……不行！这个倒楣鬼住的地方！……一些小不如意的事，她都忍受不了：风，雨，烂泥（和这儿的烂泥相形之下，巴黎的烂泥在她看来也是讨人喜欢的），那些在老旧的夹墙后面溜来溜去的小耗子，跑到房间里来过冬的蜘蛛，还有那些丑恶的小虫：拿西尔薇的脚踝和手腕当做美味来饱餐一顿的那些吹吹打打的蚊子。由于烦躁和无聊，她恨不得痛哭一场。安乃德满心欢喜野外的空气，以及和心爱的妹妹单独在一起的生活。沉闷，她不怕；蚊子蜇，她哈哈地笑；她常常设法拉着西尔薇和她一起到泥泞的地方去跑，

没有注意到西尔薇阴沉和不耐烦的脸色。一阵风雨吹来，她遍身陶醉。她把西尔薇丢在脑后，大步地向耕过的田地上走去，或者穿过树林，摇动着湿淋淋的枝桠。隔了许久，她才想起被冷落在一边的妹妹。至于西尔薇，一边赌气，一边狼狈不堪地看着镜子里边自己气鼓鼓的脸，十分心焦，暗忖道：

"什么时候才回去呢？"

总而言之，妹妹的千变万化的意愿之中，有一个是好的，色泽稳定，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之褪色，乡村的新鲜空气更增加了它的光采：她喜爱自己的职业，真正地喜爱。出身于巴黎优良的工人族类，她必须用她的活计，她的针和顶针来占据她的手指和思想。她对于缝纫有天生的爱好；接连几小时地摸弄一块衣料，一块轻柔的织物，一块丝织的轻纱，把它叠成细折，压成皱纹，或用大拇指按平缎带上的叠折，对于她都成为一种肉体上的乐趣。再说，她的小脑袋，谢谢老天，并不以能够理解安乃德的大脑袋所收留的那些思想而感到得意。她的小脑袋知道，在她自己的领域里，在碎布断绸的王国中，她也有她自己的思想，而且多到可以转卖给别人的程度……这么说，难道她能放弃她自己的思想吗？人们以为对于一个妇女说来，最大的乐趣莫过于穿漂亮的连衣裙！……对于一个真正有才能的女子，裁制这样的连衣裙却是一种更大的乐趣。而这种乐趣，人们只要尝过一次，就不肯再错过。被姐姐留下来过着懒洋洋的闲散日子的西尔薇，每当安乃德的秀丽的双手在钢琴键盘上漫游的时候，她就怀念起裁衣剪刀和缝纫机的声音来。所有的艺术作品，如果拿来给西尔薇，在她眼中都不如那个没有脑袋的老老实实的人体模型，人们想入非非地给它试

衣服，把它转过来，又转过去，人们蹲在它面前，阴险地虐待它，有时趁着女工头不在，把它抱在怀里跳一圈舞。从西尔薇所说的东一句，西一句，零星的话中，足以猜出她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耐烦的安乃德，一看见西尔薇的眼睛发亮的时候，知道她又得硬着头皮听她妹妹讲一个缝衣车间里的故事了。

由于上述原因，当她们回到巴黎，西尔薇宣称要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并且重新拾起她的旧业时，安乃德叹了一口气，但是她并没有感到出乎意外。西尔薇本来以为安乃德会反对的，这一声叹息和接着的沉默，比所有的言语都使她感动。她跑到坐着的姐姐跟前，在她面前跪下，两只臂膀围着姐姐的腰，把嘴唇努向她，说：

"安乃德，别责怪我！"

"亲爱的，"安乃德说，"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这你是知道的。"

可是她心里难受。西尔薇也一样。

"这不是我的错，"西尔薇说。"我多么爱你，我保证！"

"是的，孩子，我完全相信。"

安乃德微笑了，于是她又叹了一口长气。一直跪在地上的西尔薇，把安乃德的脸儿捧在手里，同时把她自已的脸凑上去：

"我不许你叹气！……坏家伙！如果你这样叹气，我走不了啦。我又不是一个小小的刽子手。"

"是呀，亲爱的，你不是……我错了，我再也不那样了……可是那倒不是为责备你。为的是我们要分离了。"

"分离！……想的倒好！……坏家伙！……我们要见面，天

天见面。你来看我。我来看你。你把房间给我保留下来。是不是你有这样的打算，说不定，要把这房间从我手中收回。不行，不行；房间是我的，我不还你。当我疲劳的时候，我非常想住在这间房子里，让人娇惯娇惯我。而且你知道，不定哪些天晚上，你并不等我来的时候，没早没晚地，我就到了，我有钥匙，不用敲门我就进来，给你来个出其不意……小心点吧，你要是玩了什么把戏的话！……你瞧着吧，瞧着吧，我们那样反而更开心；那样反而更好……分离……你以为我会愿意和你分离，我会放得下我的标致的安乃德！"

"啊！甜嘴子！狐媚子！"安乃德笑着说，"瞧她多么懂得迷住你的心呀！该死的小撒谎精！"

"安乃德！别咒人，行吗？"西尔薇严厉地说。

"好吧！光说你撒谎精……这样行了吧？"

"行，这样，还过得去，"西尔薇说，宽宏大量地……

她扑过去搂住安乃德的脖子，吻得对方喘不过气来。

"我跟你撒谎，我跟你撒谎，我要把你吃个光！……"

这个温柔和狡黠的西尔薇还有另一些可以使安乃德原谅她的办法。她要求安乃德帮助她自立门户。这个二十岁的"青年"想当家作主了，不愿意再听别人指挥，她也要来指挥别人了，——哪怕仅仅指挥她那些人体模型。安乃德有了给钱的机会，非常高兴。两姐妹一起估计费用，没完没了地讨论铺子的布置，接着就天天跑出去找房子，然后出去挑选木器和用具，然后去把一切安装起来，然后到行政机关去办妥手续，天天晚上两人起草顾客的名单，计划一个接一个地做，手续一道接一道地办；——以致安乃德终于发生这样的幻觉，好象她自

已在和西尔薇一起创立门户。于是她忘记了她们的生活将要分离。

*　　*　　*

在西尔薇的铺子里，女顾客们不久就出现了。安乃德出去作客时，把那个年轻的女裁缝制作的最漂亮的女袍，穿着到处走，并且一个劲儿替女裁缝吹嘘。她终于把她平常交往的好几个年轻妇女介绍给这小裁缝。西尔薇那方面，则毫无顾忌地利用她过去那些女东家的顾客们的地址。可是她却相当地懂事，不愿意太迅速地扩大她做生意的范围。慢慢来，她还年轻，来日方长，何必太急……她喜爱劳动，但并不是象某些人面蚂蚁，尤其是女性的人面蚂蚁似的，勤劳到成为一种怪癖，她看见这种人不顾死活地干活。她决意要给自己保留寻欢作乐的余地。劳动也是一种乐趣，可并不是唯一的乐趣……“什么都齐全，什么都有一点点。”她这句格言说明她胃口不大，可是贪馋而好奇……

不久以后，西尔薇的生活是那样的忙碌，以致留给安乃德的部分已经不多了。无论如何，西尔薇总给安乃德保留着她的一份；对于这一点西尔薇很坚持。可是按照安乃德的心意来说，仅仅一份是不够的。她要是跟人好，就不会好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她不得不弄懂这样一个道理：在情谊方面，世界好象是一个小商贩，它只能把情谊零星地出售。安乃德费了很长的时间才明白这一点；而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则要她花更长的时间。那时，她不过是在学习最初的几课。

渐渐地，她发现自己一连几天接触不到西尔薇，心里痛苦，嘴里却不说。西尔薇无论在她寓所里，或者裁缝作坊里，总不是一个人呆着。过不多久，她除了在忙本行之外，已经不是单独的人了：她又交了一个男友。安乃德向后撤退。她对于妹妹的温情，现在不许她再象从前那样嫉恨和严厉地判断妹妹。但这种温情并不能使她免于忧郁。西尔薇虽然轻率，可是爱她姐姐，这就足以使她直觉地感到她在姐姐身上引起的痛苦。不是为正经事就是为玩儿的事而不停地忙碌的西尔薇，往往从百忙中抽出身来，——正在工作，或正在和人促膝谈心的时候，她一下子把迫切的事情丢在一边，跑到安乃德家里去了。于是，她象一阵温情的旋风似地吹了过来。当她来到的时候，西尔薇身上的温情并不比安乃德少。可是她一阵子就过去了；她和安乃德亲热够了之后，旋风重新将她卷回到她的生意经方面，或者玩乐的事情上去。在那时，安乃德对于充满温爱的饶舌、发疯似地谈心、一边笑一边互相不断亲吻，对于这一阵来访的小小风暴满怀感激，同时叹着气，觉得自己更其孤单，更其心烦意乱了。

倒不是安乃德缺少可以忙的事情。她的日子过得跟西尔薇的一样充实。

她的生活，她的研究学问和社交活动的双重生活，父亲去世以来一直中断着，现在又恢复了。最近这一年，她的精神上的需要一直被感情上的苛求抑制着，而现在，这种需要又苏醒过来，而且更其强烈了。她重新从事她的科学研究，一方面为了填补由于西尔薇不在而显得空虚的时间，同时也因为在一个资质很高的人，智慧获得感情生活的经验而更趋成熟了；她

自己也惊讶，觉得在研究科学方面，从前没有这样清晰的眼光。她对于生物学感兴趣，并且计划着写一篇论文，探讨美学情感的根源及其在自然界的表现。

她把一些社交关系也重新接上了头；她回到以前和她父亲一起往来的社交界。在这方面，她发现了一种新的乐趣：好奇的乐趣。由于精神更老练了，这种乐趣使她在那些本来熟识的人身上，发现了她从来没有想到的、出乎意外的一些现象。还有别的性质很不同的乐趣，其中有一些是说得过去的，另一些是不足为外人道的，讨人欢心的乐趣，暗中的吸引力（也有排斥力）在我们身上和我们周围觉醒；以虚伪的言词作为掩饰，在心和心之间，身体和身体之间建立起来的磁性的关系，隐约的占有欲，不时地在沙龙中交换的思想，在单调不变的表面上，轻轻地拂过，无形中消失，可是在深处颤动着……

社交和工作只占她的日常生活中最小一部分。安乃德最沸腾的生活莫过于她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就寝前的长久时刻和漫长的黑夜里，灵魂不能入睡，只好彻夜不眠，和它作伴的是那些紊乱恍惚的思想，好象潮落以后留在海滩上数不清的从海底幽壑中掏出来的生物，——在那样的时刻，安乃德静观着她内心之海的潮涨潮落，和遍撒了种籽的沙滩。这正是春分大潮的时节。

在她身上活动的一部分力量，对于她来说并不是新鲜的。可是，在这些力量加强了十倍时，精神以兴奋的清晰眼光，意识到它们。它们的互相矛盾的节奏，给她心中带来了一种陶醉，一种晕眩……不可能抓住隐藏在这一团乱麻中的线索。情欲的猛烈撞击，曾经通过夏天的一阵雷雨摇撼过安乃德的

心，留下了持久的震荡。关于杜里欧的记忆虽然已经磨灭，她的心神的均衡却久久不得恢复。平静无事的日子，给安乃德一种幻觉，她很可能以为什么事都不会发生，而且很愿意也喊一声："Tempo Sereno! ……"① 象意大利美丽的夜晚，那些守夜人的没精打采的喊声一样。但是温暖的长宵酝酿着新的雷雨；不稳定的空气，颤动着不安宁的回流。经常不断的纷乱。一些已经死去，和重新活来的灵魂，一批一批地向前冲，在她那个融化的灵魂中互相撞击……在这儿，是父亲的危险的遗产，那些平常被忘却了的、沉睡着的欲望，象一片海底卷来的大浪似地，突然涌起；在那儿，是一些互相对立的力量：一种精神上的自豪感，一种追求纯洁的热情。还有另一种对于独立性的热情，在她和西尔薇的结合中，她已经体会到这种热情使她不可违抗地受困窘，同时她不安地预感到，有一天，这种热情会跟爱情发生悲剧的冲突。在漫长的冬日里，这一切内心活动占有了她，充满了她。灵魂如同蚕蛹一样，蜷缩在迷濛的光线形成的茧壳中，它在梦想未来，谛听自己的梦呓……

突然间，她摇摇欲坠。意识发生了这种中止的现象，如同上年秋天，在蒲高涅地方，意识上，这儿，那儿，有过会使人陷进去的空洞的地方。空洞的地方？不，并不空；可是，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奇异的现象，在十个月以前并没有被察觉，也许还不存在，尤其自从夏天那次爱情上的危机闹过以后，这些现象开始产生，而且现在变得更为频繁了。安乃德含

① 意大利语："天朗气清"，即平静无事之意。

糊地感觉到，这种心神上的深渊，有时在夜间也会张开大口，当她沉入象中了催眠术的人那样的沉重的睡梦中的时候。等到她从那儿重新出来，她好象从很遥远的地方回来一样；那边的事什么都回想不起来了；然而她老有这种纠缠不清的感觉，好象发生了严重的事情，那些莫名其妙的世界，超越理性所能允许和容忍的范围，属于禽兽的、超人的、好象和古希腊的怪物、和教堂檐溜上雕塑的怪兽在一起。一种不成形状的黏土，手指碰到就粘住的黏土。她感到自己和这不可知的梦幻世界活活地捆在一起。压在身上的是一种哀愁或羞耻，也就是一种说不清的、想跟别人一起干点坏事的灼热沉重之感。从那儿发出淡淡的腐臭气味，粘在肉体上，一连几天不消不散。就象人们隐藏着的一个秘密，和白天转瞬即逝的各种形象混在一起，好象关在门内一样，藏匿在光洁的、没有思想的额头里面，一双漠不关心的眼睛在向里边窥视，一双手乖乖地叉在腹部以上，而腹部好比沉睡的湖水……

安乃德无论走到哪里，总带着这个经常不醒的梦在一起，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在埋头读书的课室或图书馆的麻木空气中，在沙龙中的带有一点调情或讽刺意味的、可爱而平凡的谈话中。不止一个人，在晚会上，注意到这个姑娘茫茫然的眼神，她心不在焉地微笑，与其说是对别人跟她说的话在微笑，不如说是在对她的自言自语微笑；偶然听到几个耳边吹过的字眼，接着她又神游到遥远的地方去，一边听着那些躲在她的鸟笼中的不知名的鸟儿在唱歌。

安乃德小小的内心世界的音乐会是这样热闹，以致有一天，她出其不意地被发现正在谛听这种音乐，这天亲爱的西尔

薇站在她面前，西尔薇对她笑，用她的可亲的饶舌把她耳朵都震聋了，她说……对她说的是什么呢？西尔薇发觉了这情况；她笑着摇安乃德：

"你睡着了，你睡着了，安乃德！"

安乃德不承认。

"是的，是的，我瞧见你睡着了，你在站着做梦，好象一匹拉出租马车的老马。你天天晚上干些什么？"

"淘气鬼！……你自己晚上尽干什么，我来问问你？……"

"我晚上尽干什么？你想知道吗？好极了！我来讲给你听。我们可不会闷得慌了。"

"别讲！别讲！"安乃德笑着说，她已经整个苏醒过来了。

她用手堵住妹妹的嘴。可是西尔薇挣脱了以后，抱住安乃德的脑袋，眼对眼地盯着她：

"你这双梦游病患者的美丽眼睛……瞧瞧，里边藏着的是什么……你在作什么梦，安乃德！说呀！说呀！说你作什么梦！讲呀！快讲呀！"

"你要我讲什么呢？"

"说你刚才在想些什么。"

安乃德不肯说，可是到末了她总是让步的。她们互相什么都谈，这也许对于她们是一种温情的强烈乐趣——也许是利己主义的乐趣。她们真是乐此不倦。所以安乃德就试着来理一理她的乱麻似的梦，一边说给西尔薇听，可是更多的是为了可以说了使自己轻松些。她并不是没有困难地，而且用了一种使西尔薇噗哧地笑了出来的谨慎和严肃的态度，来解释她的那些疯狂的思想——天真的、憨直的、怪诞的、大胆的、有

时甚至……的思想。

"怎么啦！怎么啦！安乃德！……你呀，只要你的劲儿一上来……！"西尔薇惊叹地说，她假装看不惯的样子。

西尔薇自己的内心生活的奇离古怪也许并不亚于安乃德——(比起我们大家来也都不相上下)——可是她自己并不想到这些，她对这不感兴趣，作为一个小小的实际家，只有亲眼见过，亲手摸过一次的东西，她才相信，她的梦是并不高出地面的、通达世故的、庸俗的梦，凡可能扰乱她这种生活的一切，她都认为荒唐而加以摒斥。

她一边听她姐姐讲，一边哈哈大笑。这个安乃德，真是的，谁想到她竟会胡思乱想！她用天真的神气，有时候，一本正经地跟你讲一些不象话的事情。接着，对于那些人人知道的最简单的事，她倒是吓得手忙脚乱。她以可笑的、深信不疑的态度，讲给西尔薇听。在这些问题上，天晓得她脑袋里有什么样的不三不四的念头！……西尔薇觉得她姐姐很复杂，很可爱，叫人笑弯腰，而且出奇地不能干。老是有这么个毛病：对于那些只要听其自然，"想到什么就唱什么"的事，她偏要挖空脑筋地去想。

"事实是这样，"安乃德说，"有半打歌曲在一齐唱！"

"正是，那才好玩，"西尔薇说，"就象在贝弗狮像① 广场上

---

① 贝弗狮像(Lion de Béford)，实际上就是指下文提到的"堂槐广场"中央的铜狮塑像。《母与子》一般版本均作"贝尔弗狮像"(Lion de Belfort)，这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巴黎市中的确有这个广场和这个狮像。但是一九三四年的《订定本》(Edition définitive)却作"贝弗"。今按《订定本》译出。

的节日一样。”

“多恶心!”安乃德两手掩着耳朵说。

“我呀，我最喜欢这一套。三、四处跑木马的棚子，汽枪声，电车的喇叭声、蒸汽风琴的琴声，铃声，吹哨声，大家一齐喊叫，说起话来连自己都听不见，于是喊得比谁都响，轰轰隆隆，嘻嘻哈哈，真叫人开心……”

“你这个小平民!”

“可是，我的贵族小姐，这是你呀(你自己刚说)，你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你只要学我的样子就行。在我身上，一切井井有条。每只野兔都顺着次序跑!”

没疑问，她说得一点不假。在堂槐广场①上，或者在她的小脑袋里，不论嚣扰到什么程度，她反正不让自己迷失方向。在最难分难解的纷乱中，她能够即时理出头绪来。她善于把她的各种不同的需要，无论是身体方面的或是感情方面的，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或不属于这一方面的各种需要，互相配合起来。每一种需要都有它自己的一个格子。正如安乃德所说:

“一个有抽屉的家具……你就是这样!……”

(安乃德说这话的时候，指着她父亲曾经存放过旧信札的那只路易十五式的了不起的文件柜。)

“对，”西尔薇调皮地回答，他是象我的……”

(她说的不是家具。)

“……归根，真正的女儿是我……”

① 堂槐广场，全称是 Place Denfert-Rochereau，今在巴黎市第十四区。

西尔薇故意叫安乃德发火。可是安乃德不再“上当”了。对于父亲的遗传，她不再感到忌妒。她自己接受了一份遗传。她很愿意把它转让给别人。这是，在某些日子里，一个相当碍手碍脚的客人！……

*　　*　　*

她不知道怎么回事；可是，最近一年以来，她觉得她的合乎逻辑的精神，和坚定地站立在现实世界中的她的两条结实的腿，都失去了重心；而且她不知道如何才能够恢复这种重心。她宁愿付出很高的代价，如果能够穿上西尔薇的小皮靴，这双靴子毫不犹豫地迈出坚决的步子，靴跟踩在地上咯咯地响。她感觉自己不再跟日常生活、以及大家的每时每刻的生活有足够紧密的联系。和她妹妹相反，她过分地忙碌于内心生活；对于阳光底下的生活，却忙得不够。她势必将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只要她不落入情欲的陷阱中，惯于作梦的人比别人更容易掉进这个陷阱，而且样子更笨拙。充满危机的时刻来到了，网罗四布……

然而对于一个有点儿粗犷的，而且属于高尚的品类的灵魂，这张罗网够不够把它拘捕得很久？……

在她还不知道之前，她在陷阱周围转，——无疑是没有想到这些；因为如果她一想到，她势必以愤怒的反抗情绪，向后一跳而躲开。——这也不关紧要！反正她每走一步，更接近陷阱一步……

她不得不承认：在一年以前，她还在男人们面前摆出一副伙伴式的泰然自若的架势；无疑，这个伙伴有点儿爱娇、很可

亲，然而很冷淡，——因为对他们，她好象什么也不想望，什么也不怕——而现在，她却另眼看待他们了。她采取了一种观察和心慌意乱的期待的态度。自从发生和杜里欧的那段故事以来，她丧失了那种大模大样的、冠冕堂皇的安详。

现在她知道，她没有他们不行；当她回想起她以前提到婚姻问题时那些孩子气的表示，她嘴边浮现出当时对她父亲的微笑。情欲在她的肉体里留下了它的马蜂刺。既贞洁而又为热情所燃烧，既天真而又懂事，安乃德认识她的那些欲望。如果说她把它们抑制在她思想的阴影中，它们却在她的另一些意念中，引起了混乱。她的全部精神活动都解体了。她的思考能力瘫痪了。在工作时，一边读着书，或写着字，她感到自己大不如以前了。只有以不成比例的极大努力作为代价，她才能够集中精神在一个问题上；事后，她精疲力尽，厌腻反感。她徒劳无功，她的注意力的结子总是松散的。在她的一切思考中，经常出现一片片的乱云。她以前给自己的智慧订立的十分清晰——过分清晰，过分明朗的目的，现在隐隐约约被雾遮住。通向这些目的的直达大路中断了，常常被切断了。安乃德丧气之余，想到：

"我永远不会有成就了。"

过去，她骄傲地认为男子的一切智慧能耐，女子也全有，而今，她惭愧地心想：

"我想错了。"

疲惫之感压迫着她，在这一印象下，她承认（可能对，可能错）女子的头脑有某些弱点，根源可能在于女子对超越利害关系的思想，对真正的科学与艺术所要求的客观的精神活动，千

百年来，已经丧失了习惯，——但是，更可能是由于那些巨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本能，老是在暗中纠缠，自然界使这些本能在安乃德身上留下丰富和沉重的积累，安乃德觉得，独自一人，她是不完整的，在精神、身体和情感各方面，都不完整。不过对于身心两方面，她竭力地少想，因为这些在她思想中纠缠得已经太多了。

她是到了生活中的这样一个时刻，如果没有伴侣，就活不下去。而且女子比男子更其是这样：因为爱情在女子身上，不但唤醒了恋人，而且唤醒了母亲。她自己不知道：这两种企望，融合成为一种情感。安乃德，还没有把她的思念固定在任何一个对象上，心里充满着一种需要：把身体献给一个人，他既比她强，又比她弱，他既要把她搂抱在怀中，又吸饮她的乳汁。想到这儿，一股柔情，使她瘫软无力；她恨不得把全身血液都化为乳汁，为的是给那人吸饮……喝吧！……啊，亲爱的人！……

什么都给！……倒也不是！她不能什么都给人。她这样作是不允许的……什么都给！……对，可以贡献她的乳汁、她的血、她的身体和她的爱情……可是什么都给？她的整个灵魂？整个意志？而且整整给一辈子？……不，这可不能，她知道，她绝不会这样作。即使她愿意这样，也办不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的自由灵魂，怎么能给别人呢？我的自由灵魂不属于我自己。我倒是属于我的自由灵魂。我不能支配我的灵魂……保全自己的自由，这不但是一种权利，而且更是一种宗教性的义务。

在安乃德的这些思想中，有来自她母亲方面的道德上的

一点僵硬看法。可是在她身上，一切都取得激情的性质；她很愿意用她的奔腾的热血来温暖那些最抽象的思想……她的“灵魂！”……这个“新教的”字眼！（这是她在说话…………——她常常用这个字！……）灵魂，难道拉乌尔·李维埃的女儿只有一个灵魂吗？她有一大群灵魂，而且，在这一大堆里，有三、四个身材魁梧的灵魂，它们并不总是相处得很和睦的……

话虽如此，这内心的战斗是在一种模糊的气氛中展开的。安乃德还没有机会考验她那些互相对立的激情。它们的对立始终是一种精神游戏，很热烈，相当激动人，可是没有风险；她并不是非作出决定不可；她可以满不在乎地在思想上试试这一个或那一个解决办法。

这是爱情方面的问题之一，是她和西尔薇嬉笑争论的题目，年轻的心，在闲空或期待的时期，非常喜欢谈这些问题，等到有一天，现实突然替你作决定，不管你那一套精巧的安排。——西尔薇很了解安乃德的双重需要；可是在她看来，这里边毫无矛盾；只要象她那样处理就行：乐意恋爱的时候就恋爱，乐意自由的时候就自由……

安乃德摇摇头，说：

“不！”

“怎么！不？”

她拒绝解释自己的意见。

西尔薇含嘲地说：

“你以为这种办法对我正合适？”

安乃德否认：

“不，亲爱的。你明知道我爱你，就爱你现在这样子。”

可是西尔薇并没有弄错。安乃德，由于友爱，不愿意批评（一边轻轻地叹气）西尔薇的随随便便的恋爱关系。可是对于她自己，这种爱情她连想都不去想它。这不仅来自她母亲的清教徒精神，认为这是伤风败俗的。这是她的“完整的”天性，也就是她的欲望的圆满性，这种圆满性不肯将她的欲望分作零零碎碎的小钱来使用。尽管一种强烈的官能生活向她发出隐约的号召，在此时此刻她的生活中，对她说来不可能毫无反抗地接受这样的爱情，在那里边，整个生命、全部官能感觉、心和思想、对于自己的尊重、对于对方的尊重、充满激情的灵魂的宗教性的冲动、并不是在筵席上各占一座，平分秋色的。身体给人家，思想留给自己，——不，提都不用提……那是出卖自己！……这么说，只剩下一个解决的办法，结婚，唯一的爱情？对于这么一个安乃德来说，做这样的美梦是可能的吗？

不管可能不可能，这样的梦，先做做看，反正不花费什么。她没有少作。——她已经到了青年时代的边沿，到了美好时刻的最后一瞬，在这时，她一边享受着梦幻的荫蔽和保护，一边看到平原上，烈日下，开始伸展漫长的、灰白色的道路。我们的脚步将印在哪一条路上？丝毫不需要匆忙地选择。精神迟延不决，一边在欢笑着，而它选择了所有的路。——一个幸福的少女，不愁衣食，面上焕发着爱情的光采，满怀希望，眼看一、二十种不同的生活的可能性，全都贡献到她的心上；于是，还没有问：

“哪一种生活是我比较喜欢的？”

她已经拿起整个的花束，为的是闻闻花香。在想象中，安

乃德依次尝味将来和这个人，又和那个人，接着再和另一个伴侣，共同生活，拿起果子来咬一口就放下，去嚼另一个，接着又回来拿第一个，一边伸手摸着第三个，——决不定要哪一个——这是茫无头绪的年龄，起先，这种茫无头绪使人快乐，兴奋，可是不久也就使人感到疲乏和沉重的颓丧、有时甚至感到绝望的疑虑。

安乃德就这样地梦想她的生活——她的未来的各种生活。她将这种茫然的期待，只向西尔薇一个人倾吐。西尔薇拿她姐姐这种无可奈何、心神不宁的犹豫开玩笑。她不大熟悉这种犹豫不决的心情，因为她倒是有这么一种习惯(她故意夸耀，让安乃德受不了)——那就是不加选择，先行决定。决定，马上决定。事后，有的是选择的时间……

"至少，"她用大吹大擂的神气说，"你心里有了底！"

* * *

安乃德在她常去的社交场所，很受欢迎。一大半小伙子都向她献殷勤。姑娘们，其中许多比她长得俏丽，对她不甚满意。她们尤其有理由不高兴，因为安乃德好象不费多大力气就可以博得男人们的欢心。心不在焉，精神有点儿不在现场，她丝毫不故意去刺激那些追求她的男子们的兴趣，也不恭维他们的自尊心。从容自若地安顿在沙龙的一角，她让那些男子向她走来，她并不注意他们就在眼前，微笑着听人讲话（从来没有人敢确定，她是不是听见了别人的话），而当她回答的时候，向来不出乎常客气话的范围。可是，他们都到她这边来，并且都竭力想俘获她：他们有的是社交家，有的是很出风

头的人，也有一些是诚实的青年。

那些嫉妒的女人，认为安乃德把她那套手段藏在里边，而她的漠不关心的外表，只不过是一个有经验的风骚女人的诡计；她们指出，好些日子以来，安乃德服装方面那种带点冷冷的端庄，已被一些漂亮的穿戴所代替，这种出奇的格调，据那些含嫉的女子说，正好加强了安乃德的象睡觉似的丑态的无聊之感。这些说坏话的舌头还说，人们追求的是她的财产，不是她的秋波。可是，提起安乃德的穿戴，她的迷人的修饰，不应当算在她自己账上：西尔薇的趣味和聪慧包办了一切。而且，没有疑问，安乃德是一门"很好的亲事"；不过，如果说追求她的那一小群人，无疑地知道她很富有，那也只是在他们对她的恭维之中，表示轻微的敬意，对于有财产的人的敬意。假如她不是这样有钱，男子们将会更大胆地追求她，而不是相反。

她的诱惑力，在于更深刻的意义上。安乃德，虽然不算爱娇，却从她的那些本能方面得到充分的帮助。她这些丰富与强大的本能，不需要别人指点它们该干什么事：它们的动作很有把握，因为意志并不干预。她含着笑，麻木瘫软地，好象紧缩在她的内心生活中，她在朦胧的梦想之中，舒适地随波荡漾，这种梦想并不妨碍她看和听，在一种令人陶醉的浪涛中，她的身体在替她发言；一股强烈的吸引力从她眼睛、嘴、粗壮和光洁的四肢发出，从她的有如满架花开的藤萝一般的、充满爱情的青春中发出。魅惑力是这么大，无论谁（除非是个女人）见了她都不会想到她是丑的。如果说她讲话很少，她却只要在空洞的聊天中，这儿或那儿插几个字，就可以显示她的精

神世界与众不同。因此，她能满足那些寻求灵魂的人的愿望，她同样地能满足在她这昏昏沉沉的身体上（象沉睡的水）发现寻欢取乐的无穷源泉的那些人的贪欲。

她，仿佛不看什么，其实她看得非常清楚。这是妇女的天赋。在安乃德身上，这种天赋被强有力的直觉所补充，而这种直觉常常是强大的生命力的特征，在不言不动之中直接察觉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言语。她常常好象心不在焉，这是因为她在听。人心，这难以捉摸的树林。他们——那些男子和她——是在狩猎。每人在寻找路线。安乃德在这一条和那一条路线之间，经过了一阵子犹豫之后，选定她的路线。

在安乃德选择范围内的青年男子，都属于原先拉乌尔·李维埃所在的那个富有、聪明、活跃、思想前进（至少他们自己这么以为）的资产阶级。那时正是德来弗斯事件发生之后不久①。这风暴使思想情况不同的各阶层人士互相接近，他们思想虽然不同，而一种社会正义感的共同本能，把他们集合在一起。这种本能，正如后来人们所看见，并不是很经得起考验的。对于它来说，社会不公平只限于某一件孤立的事件。在这方面，李维埃就是成千例子中的一个，人间有多少不平的事，他照样睡他的觉。他竟然毫无内疚地同苏丹订约，经手了几笔很赚钱的生意，当时这位苏丹陛下冷酷地对亚美尼亚人进行第一次大屠杀，而欧洲却很识趣地对此保持缄默。可是，那有名的德来弗斯事件，却使他切实地受到震动。不应当对人们要求过高！他们在一生中曾经为正义战斗过一次，

---

① 法国陆军总部陷害犹太籍军官德来弗斯案，发生于一八九四年，直到一九〇六年才完全结束。

他们已经声嘶力竭了。至少，他们曾经有过主持正义的一天，必须对他们感到满意。他们自己也对此感到满意。李维埃的社会，那些今天钟情于安乃德的青年人的家庭，毫不怀疑它们在争取权利的斗争中立下的功劳，并且毫不怀疑他们毋须作出新的努力来树立新的功劳。他们就此一劳永逸地成为进步行列中的人物，可以袖手旁观不干事了。

在国际问题上，他们是相当心平气和的，在这过渡的时期，国内的斗争几乎熄灭了民族的仇恨，除了由于蒲耳战争①的影响，排英情绪还象一根熄灭了火焰的焦柴似的，余烟袅袅。爱国主义削弱了，极少英武的气概；他们倾向于宽大容忍，和和气气，因为他们属于胜利的一边，他们条件优越，——这样，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一群很容易相处的人，道德观念很宽大，含含糊糊地有点人道主义倾向，但确确实实是实用主义者，怀疑派，没有了不起的原则，可是也没有了不起的成见……（关于这一点，可不能信以为真！……）在他们队伍里，有几个自由主义的天主教徒，不少的新教徒，许多犹太人，一大部分属于地道的法国资产阶级，对于任何宗教都不关心，因为以政治代替了宗教；政治是带着各种不同的标签的，可是很少离开共和主义，这种主义存在了三十年之后，开始变为保守主义的一种形式——最实用的形式。社会主义在他们之中也有代表；可是代表社会主义的是一些有钱的青年资产者、知识分子，他们是被饶来士②的三寸不烂之舌和他的榜样所征服

① 一九〇二年英国从荷兰手中夺取非洲殖民地的战争。

② 饶来士（Jean Jaurès，1859—1914）法国社会主义者，《人道报》的创刊人。由于他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一九一四年七月被法国沙文主义者暗杀。

的。那时饶来士与共和国正处在度蜜月的阶段。

安乃德从来没有认真地对政治感到过兴趣。她的强烈的内心生活不让她有这样的余暇。可是，在德来弗斯事件闹得最厉害的日子里，她也跟别人一样，经历过很兴奋的时刻。她热爱父亲，所以她的感觉随着父亲的感觉而左右。由于她的热情冲动，和她在血液中的自由本能，她的倾向总是使她站在受压迫者的一边。所以她也有过热情激动的时刻，在左拉和毕卡① 与那巨大的野兽，即沸腾的舆论，进行搏斗的日子里。而且，正和当时许多少女一样，当她从寻午路监狱墙外走过的时候②，她的心为了关在狱中的那个人而突突地跳，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可是这类情感都没有经过多少理智的考虑；对于"案件"，安乃德没有能迫使自己去作一番批评性的考察。政治引起她反感；她曾经试图走近政治，去仔细瞧瞧，立刻有一种厌倦与反感相夹杂的情绪，使她远离政治，她并不设法去分析那种情绪。她的眼光太直率，因而不能不瞥见卑鄙龌龊的总量是对立双方各占一半的。她的心，没有她的眼睛那么真挚，愿意继续相信：主持正义的一党想必是由那些最公正的人组成的。她不去更好地了解这些人的行动，她管这叫懒惰而责备自己。因此之故，对于他们，她勉强自己处于同情的等候状况，——好比一个毕恭毕敬的听众，在等候由一个权威的名字保证着的一篇新乐章开始演奏一样，这位听众不懂这种音乐，他相信这支乐曲有许多优美的地方，往后他也许会发现

---

① 毕卡上校，德来弗斯案中重要人物之一，他曾受命调查此案，而且认为德来弗斯是无罪的。

② 当时德来弗斯上校被监禁在巴黎寻午路陆军监狱中。

这种美……

安乃德是个正直人，她相信那些标签真有作用，殊不知弄虚作假的勾当，在思想市场上，比在任何其他场合更为通行。她对于人们制造出来的那些“主义”，给各种各样的政治土产品盖上戳儿的“主义”，也承认它们是有现实意义的；同时她被那些代表比较前进的党派的“主义”所吸引。一种秘密的幻想，使她希望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机会遇到终身伴侣。她习惯于自由流通的空气，于是就向那些象她一样，在古老的成见之外，在世世代代以来的老习性和令人窒息的老屋子之外，寻求自由流通的空气的人去接近。她一点也不说老住宅的坏话。祖祖辈辈曾经在那里边隐藏过他们的生命之梦。可是空气浑浊了。谁愿意在那儿呆着，听便吧！反正得呼吸。于是她放眼寻找能帮她重建健康与明亮的房屋的男友。

在她常来往的那些沙龙里，好象并不缺少能了解她、帮助她的青年男子。其中有许多人，不管有没有标签，却有大胆的精神。可是，不幸的是他们的大胆并不是向着一些相同的视野发展。正如哲学家所说，“生命力”是受限制的。这力量从来不是同时向各方面起作用。一边行进，一边把他们的光明射向四周，这种人才是稀少的，非常稀少的。在那些能够点亮他们的灯笼的人(这种人为数不多！)，大半都是把他们的灯对准他的面前照着，只照一点，唯一的一点；在四周，他们什么也瞧不见。有人甚至说，朝一个方向前进，差不多总是以从另一个方向后退作为代价的。比如有人在政治上是革命者，在艺术上却是无聊的保守派。如果他把他的成见舍弃了一小撮，(他比较不大在乎的成见之中的一小撮)，他却把另一些成见

更其小气地紧紧抱在身上。

这种颠簸行程的不规则性，在男女双方的心理演变上，比在任何别处表现得更为显著。妇女为了努力和过去的恶习断绝关系，走上了导向新社会的一条小径，而在这途径上，却很难碰到一个也愿意建立新世界的男子。男子走另一条路。如果双方的向上升的道路最后可能在山顶上会合，在目前，双方却互不理睬。这种目的上的分歧，在那时期的法国，是非常突出的。较长久地被拉住在后面的法国妇女，几年来，突然地前进，而那时的男子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妇女们自己对于这种情况也不一定摸得很准，除非有一天，在她们的亲身经验中碰了钉子，使她们发现有一垛墙把她们和她们的男人隔开。这是非常猛烈的撞击。——安乃德也将发现这种使她受损害的痛苦的误解。

* * *

一群飘飘荡荡的灵魂围绕在安乃德四周，她的眼睛，她的心不在焉的眼睛，在环视每一个这样的灵魂，而且已经选中了一个，旁人却没有看出来。她舍不得马上放弃这种错觉；好象她还在犹豫不决。人们在可以作决定而不再有什么困难时，自己却轻轻地说"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抓住我不放"，同时最后一次地把希望之门一一敞开，这样做反而觉得有一种甜蜜之感。

有两个人尤其使安乃德乐于在他们之间让自己的终身问题举棋不定，——尽管在实际上，选择哪一个，她心中有数。那是两个二十八到三十岁之间的青年男子，玛赛尔·法朗克

和洛瑞·勃里索。两个人都属于比较富裕的资产阶级，两人都举止大方，可亲，聪明。可是两人的性格不同，并且属于不同的思想界。

玛赛尔·法朗克，出身于半犹太种族的家庭，他有那种吸引人的典型姿态，这种典型，是两个不同种族精选出来的人通婚而产生的。法朗克，中等身材，瘦瘦的个子，俊秀，文雅，有一双蓝眼睛，衬着一张白皙而不带油光的脸庞，鼻子有点钩，留一小撮金黄的胡须；面部侧影较长，稍稍有点马脸的样子，使人想起阿尔弗来德·德·缪塞①。他也有缪塞那样的敏慧而和蔼的眼色，有时给人以温存之感；有时则透过衣服，看到别人内部。他父亲，经营布匹的富商，是个机警的买卖人，有壮健的热情，喜爱新艺术，给一些新刊物作后台老板，收买望·戈格②和税吏卢索③的画，娶了一个美丽的图卢兹女子，她在戏剧歌舞学院得过话剧二等奖，在安东亚纳和波雷尔剧院里挂过一阵子头牌。先被那强壮的约那斯·法朗克抢了去，后来正式结婚，这使她正在大走红运的时候抛弃了舞台生活，去给她丈夫很聪明地主持一个在艺术家之间出名的文学沙龙，同时也管理她丈夫的买卖。这对非常和睦的夫妻，根据一种默契，互不过问对方的行为，而且双方知道，为了共同的利益，设法避免给旁人说闲话的机会。这对夫妻在一种宽容和敏锐的智慧气氛中，教养大了他们的独生子。在这气

① Alfred de Musset(1810—1857)，法国浪漫派诗人。

② Van Gogh(1853—1890)，荷兰画家。

③ Le douanier Rousseau (1844—1910)，法国业余画家，他的本职是海关职员。

氛中，玛赛尔·法朗克了解在工作与游乐之间，存在着一种和谐，把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生活的艺术就在其中了。他讲求这门艺术，不亚于别人。他在这门艺术中，成了很精明的内行。在国立博物馆总管理处供职的他，年纪轻轻，已经是有点名气的艺术评论家。正如善于观察图画一样，他也善于观察活人的面孔，用他那懒洋洋的、深刻的、冒失而又宽容的眼光。再说，在向安乃德献殷勤的那些年轻人之中，他最能看透安乃德的皮底阳秋。她心里很明白。有几次，安乃德从她的心不在焉的幻梦中醒来，——在做梦的时候，她一边和人谈话，一边追随着和她所说的完全不同的思路——她的眼光碰到法朗克的好奇的眼光，这眼光仿佛对她说：

“安乃德，你在我眼中是赤裸裸的。”

最使人惊奇的是，她，这洁身自好的安乃德，并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她似乎想说：

“就象我现在这样，你觉得如何？”

两人交换了一个会心的微笑。如果他这样毫无遮拦地看着她，那也是不关紧要的：她心里有数，她是永远不会属于他的。玛赛尔看出了这种把握，他并不因此慌张。他心想：

“走着瞧吧！”

因为他熟悉“另一个人”。

“另一个人”，就是洛瑞·勃里索，以前是玛赛尔的中学同学。法朗克完全理解，为什么安乃德比较喜欢勃里索……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喜欢他……（“以后呢？……以后怎么样，那是另一个问题！……”）——勃里索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一张秀气白净的脸，表情坦率，一双快乐的棕色眼睛，五官端正，线

条稍稍粗阔一点，脸庞丰满，牙齿整洁，——不留胡须，茂密的青春黑发，在聪明的额头上从旁边分开向后梳。他身材高大，胸膛宽阔，两腿很长，手臂粗壮，动作轻捷自如，姿势活泼。他会讲话，很会讲话，嗓音有温暖感和音乐感，稍稍有点低沉，带铜管声。人们喜爱他的嗓音，他自己也喜爱。在念书方面，他是法朗克的对手，他的智力活跃、轻松、出色，习惯于耍小聪明而受人欢迎。他对于体育活动也同样地感到兴趣。在蒲高涅，他家的产业，树林和葡萄园，邻接李维埃家的别墅。在那里，他是勇敢的步行者，猎人和优秀的骑手。安乃德以前曾经不止一次在散步的时候遇见他。可是在那时期，她不大在乎男伴，她喜欢独往独来；至于洛瑞，他也一样，在那几个月的露天生活中，他远离着巴黎的拘束，扮演年轻的伊波里特的角色①；他装作更喜爱他的马和狗，不大喜爱姑娘。他们两人迎面而过的时候，至多不过互相招呼一下，和互相注视一下而已。这种招呼和注视，却并没有完全落空。在他们的记忆中，由此而留下了一些令人快意的形象，和隐隐约约的互相吸引，这两人从身体方面说，可以配成很好的一对。

勃里索家里的人想到过这问题。两家的产业，也不亚于两家的人，好象天生是要联在一起的。不过，拉乌尔·李维埃在世的时期，两家的邻居关系一直很冷淡，敬而远之。说起来也古怪，在思想开通这点上，李维埃不比任何人逊色，可是作为建筑师，他的顾主几乎完全在贵族和反动势力方面，这情况一直继续到德来弗斯事件发生。而且由于他很精明，所以不能不给那些人帮腔，好象伺候神父做弥撒，甚至也不能不真的

① 希腊神话中的少年英雄。

去听弥撒，借此给人以良好印象，在他本省的激进共和党眼中，他被目为反动，甚至是教会派（这一点使他笑不可仰！）。而勃里索一家，是激进派的台柱子。这个长袍家族[①]——律师、检察官——，一个多世纪以来就是共和派，故而不可一世。在第一共和国时期，这一家人确实是共和派，可是他们忘记指出，他们的祖父，过去是“国民公约”派，在波旁王室复辟后，曾经接受过国王的百合花勋章。这个家庭信仰共和国，就好象别人信仰上帝老爹一样；而且它自以为受到传统的约束，真是贵人有贵人的架子！所以这个家庭认为有义务来对拉乌尔·李维埃表示他们的严峻的谴责，和他保持着距离。李维埃毫不在乎，因为他知道和勃里索家没有任何生意可做。——有名的德来弗斯案件发生了，在这时，人们看到，李维埃不加考虑地站到进步势力的一边。这样一来，他立刻就洗清了自己；人们对于他过去的种种一笔勾销；人们甚至在他身上发现公民的和共和分子的极大优点，这是他自己意想不到的，可是，如果死亡不来打乱他的各种计划，他势必会充分利用人们对他的好感。

勃里索一家的各种计划，却丝毫没有被打乱。这些大共和分子，从一个世纪以来，善于使他们的政治原则和他们的实际利益并行不悖地受到尊敬。他们很有钱，而且很自然地企图使自己更有钱。大家知道李维埃给他女儿遗留了一笔很可观的家产。如果把李维埃在蒲高涅的产业和勃里索家的财富结合在一起，使勃里索的财产得到补充，是会有人感到高兴的。然而对于具有勃里索家那样的原则的人，财产的理由只

① 法国法官、律师等人的制服是黑色长袍。这是封建时代的传统。那时武官称为“佩剑的人”，文官称为“穿袍的人”。

能放在第二位，虽然有时他们也会优先考虑财产；谈到婚姻问题，首先还得把那年轻姑娘盘算在内，看看那姑娘能不能满足各项要求。安乃德使人满意，因为别人知道她的情况，她态度严肃，而且听说她很孝顺父亲。她以智慧和朴质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社交场上，她的态度是完美的。既娴静，又有足够的隽智，身体也健康。没有疑问，人们对于她在巴黎大学的工作，她的科学研究，她的那些文凭，觉得有点装腔作势。不过人们以为那些都是聪明姑娘的无聊消遣而已，等到她将来生下了第一个小孩，就会把这些置诸脑后的。勃里索一家人不讨厌这一点，他们表示喜欢一个人读书明理，即使是个妇女，——自然罗，只要这些大道理不碍手碍脚。谢谢老天！安乃德如果到勃里索家，并不是家里第一个女知识分子。勃里索夫人，洛瑞的母亲，以及阿黛尔小姐，洛瑞的姐姐，都是以有头脑的女人闻名的——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名副其实——同样，她们又是有感情的女人，她们善于参与家中男人们的思想生活，并且参与他们的实际行动。安乃德的知识修养是一种保障，因为这样，在她这方面就毫无接近教会的危险了(这是重要的一点！)。至于别的，她在新家庭里会得到温爱的监护，使她避免任何过火的举动。这亲爱的孩子，不会有任何困难地，可以和那些将要跟她姓同一个姓的人合在一起，而且会感到十分幸福，因为能得到第二个母亲和比她稍大一点的姐姐的庇护，她们已经在那儿求之不得地要给她当指导了。这两位勃里索家的女眷，是很有观察力的，她们判定安乃德很可亲，非常落落大方，温顺，有礼貌，有涵养，腼腆(在她们看来，这并不是一种毛病)，还有一点儿冷淡(这几乎是一种品德)。

因此，洛瑞追求安乃德是事先征求了家里的意见，并得到全家支持的。他什么都不瞒着家里，明知道家里反正会同意。这个大小伙子被全家当偶像崇拜着。他也很好地报答他们。在勃里索一家人之间，大家实行互相赞美的办法。其中有一个等级存在，可是每人都有每人的价值。必须承认，无论是智力和身体上的优越条件，以及在财产方面，他们各人都分得了相当优厚的一份。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可是他们的态度不使人讨厌，他们是很有教养的人。他们不把这一切摆在外表上，尤其对于那些他们认为低一等的人。不过，从他们的表情上，可以看出温和的有把握的样子，使人无法怀疑他们的自满。在他们的一切有把握的事情之中，洛瑞是最有把握的一件。他是这一家人的充满了最大温情的骄傲，可能也是最有理由的骄傲。在勃里索家族的大树上，从来没有结过这样成功的果子。洛瑞具有他家族的最好的秉赋；如果说他也有他家族的缺点，这些缺点却丝毫不刺目：他风度潇洒，又加青春年少，使人忘掉他的缺点。他才气横溢：对于他，一切都是轻而易举的，尤其长于辞令。口才是这个家族的祖产之一种。家里已经出过一位大律师；全家人对于辞令都有与生俱来的兴趣。如果认为他们象南方的那些爱说话的人一样，不说话就不能动脑筋，这是不公正的。然而他们需要说话，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真实才能在言词中得到舒展；沉默可能使这些才能枯萎。洛瑞的父亲，曾经是为众议院的讲坛增光的、最出名的饶舌家伙之一。选民对他开了个恶意的玩笑，他们没有再一次提他的名，他的口才无处施展，憋得喘不过气来。洛瑞，那阵子才六岁，当家里只有他和父亲两人的时候，天真

地对父亲说：

"爸爸，给我来个演讲吧！"

如今，他自己也在演讲了，为了他自己。在法院里，在律师的会议上，他的年轻的声誉，一开始就出色地树立起来。正如勃里索家所有的男人一样，洛瑞把他的各种才能都用到政治方面去。有关德来弗斯案件的集会，对于他是一种极好的跳板；他投身于角力场中，他在那里拚命地演讲。这个漂亮小伙子的激昂慷慨、英雄好汉的劲头，和滔滔不绝、并且经过选择的言词，得到德来弗斯派的年轻妇女们的热烈同情，同时吸引了许多比他更年轻的小弟弟。勃里索家的人虽然总愿意在进步的道路上不至于掉队，却顾虑重重，决不多跨一步，既不愿一步跨得太早，也不愿太靠前，——他们审慎地考察了形势之后，怂恿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少年名士，走上思想端正的社会主义道路。洛瑞，看准了路线，自动地投身到那边去。正象他那个时期比较优秀的青年一样，他被饶来士的魔力慑服，他竭力使自己的演说配合那个大修辞家的、充满先知式的预见和虚幻的空中楼阁的灿烂言词。他宣扬知识分子和平民接近的义务。这是他的许多雄辩的演说的一个主题。如果说，缺少空闲的平民对此不甚了了，这些演说却感动了闲着没事干的资产阶级青年。洛瑞得到一小群朋友的捐款和帮助，创立了一个学习团体、一种报纸、一个党派。他在这上面花费很多的时间和一点点钱。长于计算的勃里索一家人，也懂得把钱花得恰到好处。他们乐意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为新一代人的领袖。他们给将要举行的选举做准备工作。在未来的众议院里，洛瑞的位子是预定了的，他自己也不是不知道。他

从小就看见家里人都相信他，成了习惯，他自己也就相信自己；虽然自己并不确切知道自己的意见是什么，却对这些意见有绝对的信心。他一点不傲慢。他充满自信，可是显得那么自然！他于什么都获得成功；这在他也已经成为习惯，以致连引以为骄傲的想法都没有。可是，如果一切不是这样顺手，那倒会使他感到惊奇；他的那些最有把握的教条会受到严重的损害。所以他是那么可亲！自私而自己并不知道，而且天真地自私到没有底的程度；善良的小伙子，又是漂亮的小伙子，他不惜给别人一些什么，不过更坚决地要从别人那儿得到些什么，而且认为别人不会拒绝他；淳朴，和蔼，热诚，苛求，他等待着全世界匍伏在他脚边……他确乎是非常吸引人。

* * *

安乃德感受到了这种吸引力。她对他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可是，她反而因此更爱他了。她用微笑对待他的一些弱点；对于她，这些弱点是非常珍贵的。她觉得由于那些弱点，他显得不大象大人，倒象个孩子。她愿意他既是大人，又是孩子，这样使她心中舒服。洛瑞有一种迷人之处，那就是他什么也不隐瞒；他把自己整个暴露在外边。他的天真的自满，给他一种完全自然的姿态。

由于他热恋着安乃德，他更透彻地吐露自己的衷曲。热烈地，无保留地。无论爱什么，总要爱个彻底。但是他无论看什么，却只能看一半。

他的爱情火焰为安乃德而燃烧着，有一天晚上，在沙龙里，他表现了滔滔不绝的口才。安乃德什么也没有说，可是她

非常仔细地听他讲话（至少他这样想）。她的聪明的眼睛反映出他自己的思想，而且更为清晰，更为飘逸。她的微笑使他感受到善于辞令的快乐，并且感到安乃德和自己分享了这种快乐而增加了甜蜜……她，那个在谛听他的人儿，样子是多么美啊！在这双注意力集中，含情脉脉的眼睛中，在这表示一切都明白了的微笑中，可以看出何等令人赞美的机敏，何等与众不同的灵魂！……虽然他独自一人在说话，他却有和安乃德一齐在说话的幻觉。总而言之，他说话仅仅是为了她；他觉得，由于这种内心的对白，由于这种无言的对答的神秘的交流，他仿佛被提高到自己之上……

说真的，安乃德并没有怎么听。她的聪明足以使她很快就抓住洛瑞思想的大意，她按照习惯，心不在焉地听他那些匀称美丽的词句。可是她利用对方忙于卖弄口才的时刻，仔细看他：眼睛、嘴、手和他说话时下巴的动作，他那象嘶鸣中的小驹似的鼻孔，他那种将几个字母发成卷舌音的温和样子，以及这些所表达的一切，外表和内容……她善于观察。她看出他的想叫别人赞美的愿望，她看出他想讨人喜欢的意趣，他想叫她认为他漂亮、聪明、善于辞令、令人惊奇。而她也一点没有觉得——（可是，有一点点，稍微一点点）——对方滑稽可笑。相反，面对这一切，她心动了……

（——“对呀，亲爱的，你真俊、真迷人、聪明、有口才、惊人……你要我轻轻微笑一下吗？……得，亲爱的，我给你来两个微笑……再加上我的温柔的眼色……你满意吗？……”）

于是他显得非常幸福，非常光荣，更加起劲地唧唧喳喳，象一只春天的鸟儿；她看了这些，在心里笑了起来。

他尝味着对方的夸奖，把这种夸奖当作美酒喝下去，不掺一点嘲笑之意；喝完了还嫌不够，他永不知足。他陶醉于自己的歌唱，并且把自己的歌儿和赞美他的那个人儿混在一起。她显得是他自身所有的美丽、纯洁和才华的人格化。他爱慕她。

她呢，当她看头儿眼的时候，爱情已经降落在她身上，——当她感觉到自己被对方对她的爱慕所沉浸，她不再作丝毫抵抗了。即使她用来掩护自己心跳的那种温和的讽刺，象武士护胸的甲胄似的，也脱落了。于是她把赤裸的胸脯献给爱情。她是这样地渴望柔情！能在诱惑她的这个人嘴唇上畅饮柔情，是多么甜蜜（她预先享受这种甜蜜）！他用这样热烈的冲动，先意承旨地将嘴唇送到她面前，这一事实使她充满了热烈的感激……

火焰真的点着了。各人都被对方的欲望所焚烧，并且以自己的欲望作为燃料，使对方的欲望燃烧得更旺。一个人越兴奋，他期待于对方越殷切；而对方也就越努力去超过这种期待。这是非常使人疲乏的。可是他俩都有无穷的青春力量可以消耗。

在眼前，安乃德的青春力量处于被动地位。人家不让她扮演别的角色。洛瑞向她入侵……她被淹没了。他几乎不让她有喘息的时间。他的外露的、外溢的天性，需要什么都说，什么都告诉人：未来，现在和过去。而且说起来没个完！洛瑞占的地方不小！但是他也愿意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到手。他不管三七二十一闯入安乃德的秘密天地。安乃德手忙脚乱地防守她那些最后的据点。她有点儿冒火，同时感到高兴和好

玩，面对这种入侵，她仿佛有那么一点要表示倔强的意思；可是入侵者是这么可爱！……她就任人摆布，享受着极大的快感；在她这样地忍受思想上的强奸时——（“Et cognovit eam……”他并不怎样认识她！……）——有一些表示愤慨和表示乐趣的秘密动作……

把自己整个儿交给人家，这是不太谨慎的。有一些在推心置腹时所说的私房话，日后有被知己者用来作为武器的危险。然而安乃德和洛瑞却不大顾虑这些。在这恋爱的时刻，被爱的人无论什么都不会使对方讨厌，都不会使对方惊异。所有被爱者的心腹话，远不至于使情人吃惊，却好象在满足对方未经表白的心愿。洛瑞随随便便谈心时，不比别人更检点——甚至更不检点——而安乃德的宽宏大量的耳朵，却不知不觉地把洛瑞的话忠实地记录了下来。

他俩把各自的过去和现在，都作为双方共同所有，不管他们这样做可以得到怎样的乐趣，他们的现在和过去却都沉溺在对于未来，对于他们的共同未来的幻梦中。因为，虽然安乃德什么也没有说，没有答应，她和洛瑞的结合，却已经那样地被人认为势在必行，非此不可，以致安乃德自己到最后也觉得好象她已经表示同意。她幸福的眼睛半张半合，她听洛瑞用不倦的热情陈述——（他是这样的人，对于明日的享受，总是甚于享受今天）——他的思想和行动的美好前程……谁的前程？洛瑞的前程。不用说，也是安乃德的前程，既然她是洛瑞的一部分。对于这种併吞，她并不以为意，因为她听、看和吸饮这奇妙的洛瑞都忙不过来。他谈了很多的社会主义、正义、爱情、被解放的人类。他确实是神采焕发。在口头上，他

的慷慨大量是无边无垠的。安乃德很激动。想起她能够和这种强有力的仁善相结合，她感到陶醉。洛瑞从不问她的意见如何。不用说，她的意见是和他相同的。她不能有别的意见。他替她发言。他在说话，替他俩说话，因为他说得比较好。他说：

"我们将要干……我们将要有……"

她并不抗议。她倒是要谢谢他。这一切是这么广阔，这么含糊，这么超脱，所以她毫无理由在那里边感到不自在。洛瑞整个儿是光明，整个儿是自由……稍微有点儿迷濛，也许。安乃德也许希望说得更精确些。可是这得慢慢来；不可能一下子什么全都说完。让乐趣延长一些时候！……今天，只要享受这些一望无际的地平线就行……

她享受的首先是那迷人的脸庞，是他俩健美的、含情的身体的炽热的吸引力，在身体上突然通过电流，通过使他俩都膨胀起来的那种感官的热潮，两人都富于贞洁的青春力量，健康，茁壮，而且灼热。

洛瑞的词锋，在他说话中辍时，反而显得最有作用，在那时刻，最后几句话余音袅袅，给他俩展开了令人兴奋的憧憬，他俩的视线会合在一起，这突然的接触好比一次拥抱。于是，在他们身上燃烧起这样强的欲望，以致他们呼吸都中止了。洛瑞再也想不起卖弄，想不起说话了。安乃德再也想不起人类的未来，甚至连她个人的未来都不去想。他们把一切都置诸脑后：周围的一切，沙龙和众人，都忘掉了。在那一瞬间，两人合成了唯一的生命，一块燃烧的火漆。除了自然的欲望之外，什么也没有——象烈火一样吞噬一切，纯洁而独一无二的自

然欲望。稍后，安乃德两眼朦胧，双颊火红，从晕眩中自己挣脱出来，感觉到一种使她战栗和陶醉的必然的结果：总有一天，她会抵挡不住……

*　　　　*　　　　*

无论对于谁，他们两人的爱情都已经不是个秘密。他们都不会遮掩这种热情。安乃德尽管闭口无言，也不中用，她的一双眼睛在替她说话。在旁人看来，正如在洛瑞看来一样，安乃德用眼色表示无言的认可是那样地雄辩，以致她好象已经是心照不宣的未婚妻。

只有勃里索家的人一直看得清楚 [illegible]

意。对于洛瑞求爱的 [illegible]

到乐趣。然而 [illegible]

一个大厨 [illegible]

逐影了 [illegible]

都没 [illegible]

戏观 [illegible]

决心 [illegible]

归根到 [illegible]

们懂 [illegible]

的法 [illegible]

起见 [illegible]

[illegible]

味，可 [illegible]

意，可是完全漠不关心；它双手满满地捧起东西献给别人，可是结果，两手什么也没有放，仍然是满满的。——勃里索家的两位妇女，满脸是这样的微笑。

勃里索夫人，洛瑞的母亲，是个高大壮健的妇人，面庞宽阔，双颊肥满，营养很好，全身圆实，体态沉重，胸脯丰隆，而谈吐娓娓动听，过分地恭维人，使诚恳的安乃德感到很窘。但这并不是专门对待安乃德一个人的——（她不久就看出了这一点，松了口气）——这种夸奖的语调是慷慨地分赠给大家的。一种经常性的开玩笑的口气，陪伴着这种恭维的语调，在勃里索一家人的习惯中，这是有礼貌地标志着他们天生对于

同时标志着他们老老实实地接受这种天赋。

高大健壮的女人。她

色素。她在面

易十五时

画一

肥壮

，身体

就认

让别人

藐视

的，

会绘

们

的拜访计划，她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到二百或三百处去进行拜访，又要接待别人的回拜，留客晚餐；此外，还去听音乐演奏，去看戏，到众议院去旁听，去参观展览会，她一点不畏缩，不喊累，除了在适当的时刻，勇敢地抑制自己的叹息声，——而且她善于营养自己控制着的身体，胃口很好（全家人都是这样），睡觉总是整宵无梦，睡到天亮。她不但能控制自己的身体，而且也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她从容不迫地准备和一个做官的人结婚，这人四十岁上下，那时正任海外某一个大殖民地的总督。她丝毫没有想陪那个人到海外去。在这位东床快婿能够在法国给她安排好一个适合于她身份的地位以前，她不愿离开巴黎，也不愿放弃勃里索家的姓。再者，她知道如何使上级机关不忘记这位快婿。她和他互相按时通信，热情友好而谈一些实际事务的信。这个远距离的勾搭，已经继续了好几年了。要到合适的时候，才能结婚。她并不着急。丈夫的年龄是大了一点。可是那样反而更好，更适合勃里索小姐的口味。她是很有头脑的人。——提起有头脑，勃里索家的人从来都是这样的。而勃里索小姐的头脑，则是很卓越的政治头脑。她母亲说，按照勃里索小姐的天资，足可以成为一个爱杰利①。勃里索夫人赞美勃里索小姐洞达事理。勃里索小姐赞美勃里索夫人的治家的天才和她的风趣。她们两人互相做亲热昵爱的怪样。她们当着安乃德的面亲吻，非常动人。

为了奉承安乃德，母女二人的互相崇拜只好收敛一些。两

---

① 爱杰利（Egérie），罗马神话中的女神，有预言和立法的神通。

人一个劲儿地恭维安乃德的人品、恭维她的房产、她的衣饰、她的爱好、她的敏慧、她的秀丽。过分夸奖的口气，使安乃德听了有一点刺耳；可是，人们对于别人给自己戴高帽子，总不至于完全无动于衷的，尤其是这里所谓“别人”，仿佛就是自己心爱的那个人的使者。很难怀疑事情不是这样的，因为那两位勃里索家的女士，在她们的谈话中不断地提到洛瑞的名字。她们把对洛瑞的夸奖，和对安乃德的夸奖交织在一起；她们含笑地，坚持地，影射到安乃德给予洛瑞的印象，影射到安乃德对洛瑞说过、而洛瑞立刻就热情地转告她们的话——（他什么都转告别人，安乃德生气了，可是也很感动）——她们称赞洛瑞的辉煌的前程；勃里索夫人并且采取了一种深沉的语调，说她希望，她有信心，洛瑞一定可以找到——已经找到——配得上他的终身伴侣。她不提任何人的姓名，可是大家心里明白。所有这些小小的诡计，在二十步之外用肉眼就可以看穿。她们愿意被看穿。这是一种集体游戏，大家都必须围绕一个挂在口头的字说话，可是不许说出这一个字来。勃里索夫人的微笑，仿佛就是在等待这个字从安乃德嘴里说出来，仿佛就是为喊一声：

“输了！”

安乃德微笑着，张开嘴来。可是那个字不出来……

安乃德有时被勃里索家邀去，在他们普罗旺斯路的寓所里，和一家人亲密地过一个夜晚。她认识了勃里索老先生，个子又大又胖，在密密丛丛的眉毛下，闪着狡黠的眼睛，红光满面，短短的灰白髭须，神气象一个诡诈而表面慈祥的诉讼代理人，他拚命地向安乃德献过了时的殷勤，说一些过了时的打趣

话。他也想参加集体游戏，然而他的那些绕弯儿的言谈反而大煞风景。安乃德慌张了。勃里索太太对她丈夫暗暗示意，叫他别再瞎搀和。于是他就站在局外，用嘲笑的神气，斜着眼睛瞧别人玩儿，承认这不是他的事儿，女人们会比他完成得更好。

很巧妙地，勃里索夫人先请三四个最知己的朋友和安乃德一起到家里来。——接着，请两个，——接着，请一个，——最后，安乃德以外别的一个也不请了。这样，安乃德就成了单独一人，和勃里索家四个人在一起了。"都是一家人，"勃里索夫人说，声调充满着非常动人的做婆婆的希望。安乃德感觉这里边有文章，可是她并不回避。她实在太乐意和洛瑞在一起。安乃德由于对洛瑞满怀温情，对他家里人就不计较了；在这个环境里暗暗地使她厌烦的一切，她装作看不见。凭女人细心的本能，使勃里索母女对上述情况引起了警觉。虽然她们的自尊心是那么强，她们却绝不会让自尊心妨碍她们的利益。她们两人心照不宣，懂得销声匿迹，话说少些，不让自己的心事全部漏底，设法使两个情人常常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不去打扰他们。洛瑞的利益只有他自己才是最好的维护者。越来越钟情的洛瑞，对于安乃德的含蓄态度感到不放心。如果他母亲和姐姐不提醒他，他对这一点还不会有这样深刻的印象。自从他的自信心受损伤，他变得从未有过的吸引人了。他不再发表演说，他的口才失灵了。生平第一次，他竭力想猜测别人的心思。坐在安乃德身旁，洛瑞用谦卑和热情的眼色，吞噬并且恳求那个谜一般的姑娘，他想猜透这个哑谜。洛瑞的慌乱，以及在他身上是如此新颖的那种腼腆，他在窥视安乃

德每一个动作时那种战战兢兢的期待，对于安乃德是一种享受。她也深为震动。有时，她差不多俯身凑近他，要对他说出决定性的一句话。——虽然如此，她还是不说。到最后一瞬间，她猛一下子向后退缩，本能地，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她突然推开了洛瑞正打算向她求爱的表示，也推开了她自己的招供。她没有落网……

这样一来，网子又兜上来了。在一间邻接的沙龙里，勃里索夫人和小姐轻手轻脚地在注意这边的缺少成果的交谈。安乃德和洛瑞有时看见她们穿过这边的沙龙，含着笑，忙忙碌碌地。在走过的时候，她们顺便说一两句友好的话；可是她们不站住。于是两个青年人继续他们的漫长的谈话。

有一天晚上，他们两人心不在焉地翻阅一本照片册子，这是一种借口，为了两人可以头并头，轻声谈心。在这时，沉默了一阵子；突然间，安乃德察觉到危机。她要想站起来，可是洛瑞的一条胳膊已经围住她的腰身，于是小伙子的热情的嘴唇吻在她的半张的嘴上。她还想设法抵抗。但是自己怎么能够抗拒自己呢！她的嘴唇，正想摆脱对方的接吻时，反而还吻了对方一下。不过她还是想挣脱，正在这时，他们听见在沙龙的另一端，勃里索夫人激动的声音响亮地喊道：

“啊！我亲爱的女儿！……”

于是她叫：“阿黛尔！……勃里索先生……”

弄得莫名其妙的安乃德，在一瞬间发现自己已经被得意扬扬、充满温情的勃里索全家人包围起来。勃里索夫人不断地亲安乃德，同时用手帕擦自己的眼睛，一再地说：

“你好好地爱他吧！”

勃里索小姐说：

“我的小妹妹！”

而那位总是不三不四的勃里索先生，却说：

“好容易！……你费的时间可不少！……”

在这同时，洛瑞跪在安乃德面前，亲她的双手，用恳求的眼色看着她，这眼色是虚怯的，又有点惭愧，既在告饶，又在祈求：

“你可别说不！”

呆若木鸡的安乃德，让别人亲她；她眼看那双她所爱的眼睛的哀求神色，觉得手脚整个被捆住了。她还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抗议说：

（——可是，我什么也没有说！……）

但是她看见在洛瑞的眼睛里反映出这么真切的伤心的情绪，她受不住了：她只好强迫自己微微一笑；于是洛瑞的脸上立刻放出幸福的光辉，她的脸上也焕发着使别人快乐而得到的快乐。她双手捧住他的脑袋。洛瑞站起，高兴得叫了起来。于是两人在亲人们的祝福的眼光注视之下，互相亲了订婚的吻。

夜里，安乃德独自一人在她家里的时候，心里难受得要命。她已经属于别人了。她把自己给了别人……给了别人！把她的生命给了别人！……她的心都焦虑得发紧了。

她把刚刚接受下来的那种婚姻关系的约束力量看得过分严重。她不象那些摩登女郎，她们会当着未婚夫的面，拿离婚问题满不在乎地来开玩笑。她不愿意一只手给别人东西，另

一只手去收回。她已经不是她自己的了。她是勃里索家的人了。——于是，突然间，她觉得勃里索家的人是她的仇敌。几个星期以来，她所见的一切，重新出现在她眼前，线条特别清楚：他们的步步进逼的一切活动，目的在于包围她，他们侵犯她的自由的阴谋，最后为了出其不意地逼她表示同意而演的那出喜剧……（洛瑞，洛瑞本人在这一切活动中是不是同谋？……）——她气得毛发倒竖，好似一头被围困的野兽，眼看包围的圈子愈收缩愈紧，觉得自己已经完蛋，准备低着头向猎人们冲过去，为了杀出一条路，或者索性一死，但是先要报仇。在勃里索一家人身上使她讨厌的一切，直到那时为止她故意不去想它，现在第一次变本加厉地出现在眼前，那么可憎，那么令人不能忍受……甚至洛瑞！……她决不能陷在他一个人的小圈子里生活，决不陷在这一家人的小天地中过日子，这种小天地的利害得失与她不相干，而且永远不会与她相干。她决定毁约……

毁约，她刚刚给了人诺言，还能毁约吗？洛瑞允许不允许她这样做呢？……必须叫他允许！他不能够阻止她……一想到洛瑞要反对，安乃德恨他。在这时刻，对方的痛苦不算数了；为了恢复她的自由，她会毫不犹豫地碾碎他的心……一忽儿，她仿佛又看见了他的恳求的眼光。这一下她心慌意乱了……不管这些！受了威胁的生命的利己主义，人要保全自己的本能，比怜悯更为强烈！她必须拯救自己。谁挡住她的路，谁该倒楣！……

整整一宵，她在床上翻过去，转过来，浑身发烧似地睡不着，她把她将要和洛瑞发生争执的场面，预先体验了一遍。她

说，她试着说她自己以及洛瑞将要说的一切话。她设法说服他，她争论，她发火，她又可怜他，又讨厌他。——到天亮的时分，她已经精疲力竭，可是下定了决心。她要去找洛瑞……要不，不去找他！她给他写封信，在信上，她可以更自由地把要说的话说到头，不会被对方打断。她要和他们破裂。为了避免勃里索家的人来反攻，她决意离开巴黎，到巴黎附近的一个旅馆中去躲几天。一起床，她就写信，信中的措词她已经在脑袋里转了一百遍；接着，她匆匆忙忙地作动身的准备。

她正在准备，洛瑞出其不意来找她了。她没有预先交代闭门谢客，没有想到他会来的这么快。他进来了，走在进来通知客到的仆人前面，爱情使他迫不及待了。他拿着鲜花。他充满幸福和感激。而且他是那么温柔，那么年轻，那么诱惑人，以致安乃德一见他的面，再也没有力量开口。她的全部极好的决心都被抛在脑后，刚刚瞧了对方一眼，她的心又被他占领了。由于爱情的令人惊异的反复无常，她马上发现有许多理由可以跟洛瑞结婚，正和一分钟以前她反对结婚的理由同样地多。她试着想斗争；可是在她那因通宵忧虑而眼圈发黑的眼睛里，却闪动出欢乐的笑意。她瞧她的洛瑞在用陶醉的眼色吞噬她，于是她心想：

"可是我已下了决心……可是我必须下决心……我下了什么决心呀？……"

但是有什么办法知道呢，当对方用这样一种眼神，看得你好象把你的灵魂都摄了去！……思想，怎么思想，怎么能使自己重新定下神来！……她说不清怎么回事，她迷路了……在目前，觉得有人在爱自己，这是多么舒服呀！……她所能办到的，

充其量，不过是——经过极大的努力——要求洛瑞不要急于结婚……而洛瑞立刻就摆出那样失望，那样伤心的神情，使得安乃德没有勇气继续讲下去。怎么能叫这样亲爱的小伙子难受呢？她赶紧温柔地叫他放心，对他说她爱他。她很软弱无力地企图推迟结婚的期限，而对方则好象生命攸关似地竭力反对。到末了，双方经过一场充满爱情的要价还价之后，各人退让一半；于是婚礼定在仲夏举行。

说完之后，洛瑞走了。安乃德，不知如何是好地对着镜子，重新想起她那些犹豫不决的问题……怎样能得到解决呢？她静静瞧着她的准备了一半的行装。

“白折腾！”她说。

她耸耸肩头，笑了……洛瑞多么迷人！……她把打算装箱的内衣和什物，重新放入衣柜……

“话说回来，”她想，“我不愿意，我不愿意！……”

神经紧张，她把一叠衬衫掉在地上……噼里啪啦！那些梳洗用的刷子也跟着往下滚……她向这一堆东西踢了一脚，很不耐烦……

接着，她俯身从地板上又把这些东西都拾起来。收拾了一半，她感到厌倦，就坐在地板上，对于自己的意志，不觉得有什么值得骄傲之处……

“管它！”她说，一边伸躺在地毯上，“我还有四个月的时间可以变卦……”

身体俯卧着，把脸埋藏在一个椅垫里，她在计算日子。

* * *

勃里索家的人，为了谨慎起见，表示同意安乃德要推迟婚期的愿望：他们不愿意显出太迫不及待，以致把已经办成的事弄糟。可是他们觉得在等着结婚的几个月里，有必要包围安乃德，人们不能让她一个人独自呆着：这奇特的姑娘始终有漏网的危险。

这时已经快到受难主日①。勃里索邀请安乃德到他们在蒲高涅的住宅去度复活节前后的几个星期。安乃德无可奈何地接受了邀请；她很想去，然而又害怕：怕在已经将她拴住的锁链上再增加锁链；怕彻头彻尾被人抓在手中，也怕一切都砸碎；还怕别的一些事情，那些更危险的、她不愿意瞧的事情。她并不要离开爱情的悬而不决的境界，在那里，她象坐在摇篮里一样，听其自然地摇摆着，她感到一点痛苦，但觉得其中也有迷人之处。她愿意延长这种情境。不过她明知道这是不健康的；而面对洛瑞，她没有权这样做。

她终于决定将自己的心事向西尔薇倾吐。关于她对洛瑞的爱情，她还从来不曾对西尔薇提过一个字。虽然她平常什么也不瞒着西尔薇：关于所有别的小伙子们，她常常对西尔薇谈……对呀，可是别的一些小伙子，她不爱他们！而洛瑞这个名字一直是放在一边不提。

西尔薇大嚷大喊，管她叫"藏头藏尾"；安乃德设法对她解释自己的犹豫不决，自己的顾虑和苦恼，听了这些，西尔薇狂笑起来。

"说到末了，你那个鸟儿，他长得漂亮吗？"她问。

---

① 复活节前两周的星期日。

“漂亮。”安乃德回答。

“他爱你吗？”

“爱我。”

“你爱他吗？”

“我爱他。”

“这么说来，还有什么事阻挡你呢？”

“啊！困难得很！叫我怎么说好呢？……我爱他……我很爱他……他是那么讨人喜欢！……”

（她开始得意扬扬地描绘起洛瑞来，西尔薇用嘲笑的眼色看着她。她不说下去了……）

“我很爱他……很爱他……可是，同时，我也不爱他……在他身上有些东西……我不能够和这一起生活……我绝不能……再说……再说，他太爱我了。他想把我吃掉……”

（西尔薇哈哈大笑起来。）

“……真的呀，整个儿吃掉我，要吃我一辈子，吃掉我的全部思想，我呼吸着的全部空气……啊！我的那个洛瑞呀，是个食量很大的人！在餐桌上，叫人瞧着高兴……他胃口很好……可是，我呀，我不愿意让别人吃掉。”

安乃德也开怀大笑。西尔薇也笑，她坐在安乃德膝上，双臂挽着安乃德的脖子。安乃德又说：“感觉到这样地被人吞了下去，真是吓死人，活活地吞了下去，自己一点也不能剩下，什么也不能保留……而他呢，并没有这些顾虑……他爱我爱得要发疯了，可是，你瞧，我有一个念头，我觉得他连设法了解我都不曾试过，他才不为这个去操心呢。他来了，他伸手就拿，他将我带走……”

“着啊，好得很呀！”西尔薇说。

“你光想那些蠢事！”安乃德说，一边把西尔薇搂在怀里。

“那么你要我想些什么呢？”

“想想结婚。这是件严肃的事情。”

“严肃！ 啊！ 对，并不是了不起的严肃！”

“什么！ 这还叫不严肃，把自己的一切都给别人，什么都不保留？”

“谁跟你说这些？ 想必是个疯子才这样说！”

“可是他，什么都要！”

西尔薇笑得身体扭来扭去，象一条小鱼儿。

“啊！ 嘎乃德①！ 大傻瓜！ 呆头呆脑！……”

（在西尔薇看来，自己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愿意给什么就给什么，同时，毋须说，把剩下的自己都留下来，这都是多么简单！ 她对于男子和他们的要求，怀着一种带有情感的讽嘲。他们并不很精灵！……）

“可我也不很精灵呀。”安乃德说。

“啊！ 说起这个！”西尔薇说，“你对什么事都这样认真。”

安乃德很遗憾地承认这一点。

“这是很不幸的，无论如何！……我愿意跟你一样，你运气好！”

“咱们交换一下！ 把你的运气给我！”西尔薇说。

安乃德丝毫没有交换的意愿。——西尔薇离开她的时候，她心里踏实了一点。

---

① 安乃德之戏称（嘎乃德，Canette，又可以作小母鸭解）。

话说回来，安乃德自己不理解自己！她觉得莫名其妙。

“奇怪得很！”她心里想，“我愿意什么全给别人。可是我也愿意什么全保存下来！……”

到第二天，——她动身的前夕——她正在一边忙着结束准备行装，一边又开始苦恼着，一个古怪的客人来访，增添了她的不安，同时使这些不安的情绪更加清晰。仆人进来通报，说玛赛尔·法朗克到了。

很客气地寒暄了几句之后，他就间接提到安乃德订婚的事，洛瑞已经到处都讲开了。他很和蔼地向安乃德祝贺；他的语调和眼色，带着柔和的讽嘲和友情。安乃德觉得和他在一起非常自在，如同跟一个眼光锐敏的友人在一起一样，你不需要什么都告诉他，也不需要向他隐瞒什么：因为话说一半，双方就能互相了解。他们两人谈起洛瑞，玛赛尔·法朗克含笑表示羡慕洛瑞。安乃德知道他说的是真情，因为玛赛尔对她也发生了爱情。可是在两人之间，一点也没有慌乱之感。她问他对于洛瑞的意见，因为他和洛瑞是亲密的朋友。玛赛尔夸奖洛瑞；可是，由于安乃德再三要玛赛尔少说应酬的话，他打趣地说，不必由他来描绘洛瑞，因为安乃德自己对洛瑞同样地熟悉。而且，他一边说着这些话，一边用这样深刻的目光注视着她，以致她一时为之愕然，把眼转向别处。接着，当她也注视他的时候，她重新发现了他的机敏的微笑，这表示两人心照不宣了。他们谈了一阵不相干的事情，突然间，安乃德打断了话头，心里有件事放不下：

“请你坦率地告诉我，”她说，“你觉得我做错了吗？”

“我决不能说你不对。”他说。

“不，不要说客气话！你是能告诉我真话的唯一的人。”

“你可是知道，我的处境是特别微妙呵。”

“这我知道。但是我也知道，你这种处境不至于影响你判断事情时的那种真诚。”

“谢谢你！”他说。

她接着说：

“你认为我们都不对吗，洛瑞和我？”

“我认为你们都弄错了。”

她低下头去。接着，她说：

“我也这么认为。”

玛赛尔不回答。他继续瞅着她，并且继续微笑。

“你为什么微笑？”

“我早就知道你一定是这么想的。”

安乃德把眼睛凑近了，说：

“现在请你告诉我，你看我怎么样？”

“我要说的你全都知道。”

“你可以帮助我看得更清楚些。”

玛赛尔告诉她：“你是一个容易钟情但是永不驯服的女性。你经常不断地钟情（对不起！），经常不断地叛逆。你有将自己给予别人的需要，也有将自己保留起来的需要……”

（安乃德不禁微微地一震。）

“我冲撞你了吗？”

“不，不，正相反！这是多么真实呀！说吧！再说下去！……”

“你是个独立不羁的人，”玛赛尔接下去说，“而你却不能

够孤独地生活。这是自然的规律。你对于这一规律感受得别人更强烈，因为你比别人更生气勃勃。”

“对呀，你了解我！你比他更了解我。但是……”

“但是你爱的是他。”

语气之中一点也没有辛酸的意味。非常友好地，他们相对而视，对于这种奇怪的人性，觉得很好玩。

“生活不容易，”安乃德说，“两人一起生活不容易。”

“那倒不见得，本来是很容易的，如果不是若干世纪以来，人们想尽办法互相拘束，使生活复杂化。只要抛开这些拘束就行。可是，不用说，我们那位最好不过的洛瑞，正和任何一个老派的善良法国人一样，连这样的念头都没有。如果他们觉得自己身上失去了那些老旧的拘束，他们就不知所措了。‘哪儿要是没有拘束，哪儿也就没有乐趣……’尤其是，自身受拘束时，也就拘束了旁边的人。”

“那么你对于婚姻有什么看法呢？”

“看作利害关系和乐趣的聪明的结合。生活是双方共同经营的葡萄园；两人一同培植葡萄，一起收获。然而两人并不一定要老是面对面地在一起喝葡萄酒。一种双方各自掌握的然而是相互的殷勤关切，将乐趣象一串葡萄似地要求对方，或给予对方，并且不动声色地让对方到别处去完成对于葡萄的采摘。”

“你说的是，”安乃德问，“通奸的自由吗？”

“老旧的过了时的字眼！”玛赛尔说，“我想说的是爱情的自由，一切自由中最主要的一种。”

“这是对于我最不关紧要的一种，”安乃德说。“对我来说，

婚姻并不是十字路口，在那儿，人们将自己给予所有的过路人。我只委身于一个人。到了我不再爱他，我爱上了别人的那天，我将和这第一个人分离；我不会将我自己分给几个人，而且我不能忍受这种分割。”

玛赛尔做了一个讽刺的姿势，好象是说：

“有什么关系呢？……”

“你瞧，我的朋友，”安乃德说，“说到最后，我和你的距离，比和洛瑞的距离更大。”

“你原来也是属于善良的老派的。”玛赛尔问，“‘让我们互相拘束吧’？”

“婚姻的唯一伟大之处，”安乃德说，“在于唯一的爱情，两颗心的互相忠实。如果婚姻丧失了这个伟大之处，它还剩下什么呢，除了一些实际生活上的便利？”

“这也并不是一钱不值的，”玛赛尔说。

“这是不足够的，”安乃德说，“不足以补偿婚姻所要求的一切牺牲。”

“如果你这样判断，那么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别人想法把你从锁链中解脱出来，你反而在锁链上加钉子。”

“我所要的自由，”安乃德说，“并不是感情的自由。我觉得我是足够坚强的，不论我把感情交给了谁，我能保持它不变。”

“你有把握吗？”玛赛尔从容不迫地问。

安乃德并不是那么有把握！她也发生过怀疑。现在说话的是她母亲的女儿，而不是整个安乃德。但她不愿意承认没有把握，尤其不愿意在辩论的时候，向玛赛尔承认。她说：

"我要这样。"

"意志，在这些问题上！……"玛赛尔含着他那种机灵的微笑说，"就好比人们硬把一盏红灯说成绿灯一样。爱情却是一盏可以变换光度的灯。"

可是固执的安乃德说道：

"我可不！……我不要！"

她完全感觉到，既需要变换，又需要继续不变，对于两者她有同样的要求。这是任何强烈的生命的两种热烈的本能。但是这两种本能，轮流地感到自己最受威胁，轮流地起来反抗。

玛赛尔，由于他很熟悉这位骄傲而固执的姑娘，就对她很礼貌地鞠了一个躬。安乃德，她对自己的看法完全和玛赛尔对她的看法一样，有点儿惭愧地说：

"反正，我不愿意……"

对于求实的精神这样地让了步之后，她继续说下去，而且更坚决地，因为她觉得现在接触到了她有把握的场地：

"不过，作为双方互相忠实的爱情的交换条件，我愿意各人保留按照自己的灵魂而生活的权利，各走各的道路，各人追求各人的真理，必要时保证各自的活动范围，一句话，各人执行自己的精神生活的规律，不能为了另一个人的规律而牺牲自己的规律，哪怕这个人是最亲爱的人：因为任何人没有权利将另一个人的灵魂，作为自己的牺牲品，也没有权将自己的灵魂给另一个人做牺牲品。否则是一种罪行。"

"美得很，亲爱的朋友，"玛赛尔说，"不过，我呀，你知道，说起灵魂，我是外行。也许洛瑞要比我内行得多。可是我担

心，在这情况之下，他对于灵魂问题也许理解得和你不一样。勃里索家的人会在他们家庭圈子里，除开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规律之外，设想另一种‘精神’规律，我看是不大可能的。”

“顺便告诉你，”安乃德笑着说，“明天我就到他们家去，到蒲高涅去住两三个星期。”

“好呀，”玛赛尔说，“正好借此机会将你的理想主义和他们的理想主义对比一下。他们也是了不起的理想主义者！话说回来，我也许弄错了。我相信你和他们会相处得很好。归根到底，你和他们天生合拍，令人钦佩地合拍。”

“你别故意气我！”安乃德说，“我打那儿回来的时候，也许成了一个十足的勃里索家里人。”

“啊，呀呀！这可是不开心！……不，不要这样，我求求你！……不管你姓不姓勃里索，请给我们保持你这个安乃德！”

“咳！我希望能抛弃安乃德，可是办不到，就怕这样。”安乃德说。

玛赛尔吻了一下安乃德的手，告辞了，一边说：

“可惜，可惜，反正是！……”

他走了。安乃德心里也想，真是可惜。不过她所说的“可惜”，和玛赛尔所说的“可惜”意义不同。玛赛尔把她看得很透彻，但是没有什么用，他对她的了解，并不比洛瑞对她的了解更多，虽然洛瑞并不观察她。要了解她，必须具有比所有这些法国青年的灵魂更“宗教性”的灵魂——更宗教性的自由的灵魂。那些信教的青年，都是天主教传统中人，这传统要求他们服从，并且放弃精神的自由活动（尤其对于妇女）。至于那些

思想自由的青年，他们很少关心灵魂的深刻的需要。

* * *

第二天，安乃德到达蒲高涅的一个小火车站时，洛瑞赶着马车在那儿等候。她一看见洛瑞，心里的忧愁立刻烟消云散了。洛瑞是那么幸福。她的幸福也不下于洛瑞。她暗暗感激勃里索家的那两位女眷，她们随便找了些借口，没有来接车。

一个春天的明朗的傍晚。金黄的天边，围绕着一丛丛淡黄的新叶和淡红的耕地的软绵绵的波纹。云雀在歌唱。双轮马车在灰白色的大路上飞驰，年轻火气旺的马匹，踏出清脆的蹄声；清新的空气冲击着安乃德红红的面颊。她紧紧地偎倚着她那年轻的伴侣。他呢。一边赶车，一边对她又说又笑，而且，有时突然俯身就着她的嘴唇，顺水推舟地吻她一下。她不抵抗。她爱他，爱他！可是她心里明白，这并不妨碍她过一忽儿又会开始评判他，也评判自己。评判是一回事，爱情又是另一回事。她爱他，就象爱这新鲜空气，爱这天空，爱这草原上的气息，爱这春天的一个片段一样。到明天，再来把她的思想弄个清楚！她先给她自己放假一天。且让我们来享受这良辰美景！这样的时刻是不会再来的……她仿佛觉得和心爱的人一起，在大地之上飞翔。

他们到家到得太快了，虽然在拐最后一个弯，车子穿过杨树夹道时，让马放慢了步子；而且在作为宅第正面的屏风的高大篱笆底下，在车停下来让马喘喘气的工夫，这两个年轻人一句话不说地，紧紧拥抱了好一阵。

勃里索一家人都很殷勤。他们用很有分寸的言词，委婉

地提到安乃德父亲的往事。在这家庭圈子里，安乃德第一晚就让人无微不至地照顾她，她心里又感激，又激动；她已经有那么久没尝到家庭的温爱了！她想给自己造成一种幻觉。每个人都对她献殷勤。她的抵抗力麻木了……

可是，到了半夜里，她醒来，在这古老宅子的寂静中，倾听一只小耗子在啃噬什么，这时，她的思想里出现了耗子笼这个概念，她心想：

"我被捉住了……"

她感到一阵焦急；她试着给自己讲道理：

"不，不，我不愿意被捉住，我没有被捉住……"

一身紧张的汗水，浸湿了她的双肩。她说：

"明天，我要认真地跟洛瑞谈一谈。必须让他明白我。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看一看，两人是不是能够在一起过日子……"

可是，到了第二天，她是那样地喜欢和洛瑞重聚，让洛瑞的火热的感情把她包裹起来，那样欢喜和洛瑞一同呼吸春天田野的令人陶醉的甜意，那样乐于和他一同作着幸福的美梦——（这幸福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是谁知道？谁知道呢？……也许就在眼前……只要伸手就行了……）——以致她总把和洛瑞解释这件事推迟到第二天……下一次，又推迟到第二天……再一次，还是推迟到第二天……

于是，每天夜里，焦急苦恼折磨着她，一阵一阵地，心里受到一下又一下的撞击……

"必须，必须谈一谈……为了洛瑞，必须谈一谈……一天

天，他在感情中越陷越深了，同时也使我越陷越深。我没有权利不开口。那样，等于欺骗他……”

上帝！上帝！她是多么软弱呵！……然而，在平常生活中，她并不是这样软弱的。而爱情的气息却象阵阵热风，火炽的熏蒸，使你骨节松散，心儿瘫软无力。隐秘的快感，使你感到非常困乏，不敢动弹，不敢思想……灵魂，蜷伏在它的好梦中，不敢从梦中醒来。——安乃德心里明白，只要她稍动一动，这场美梦就会烟消云散。

即使一动不动，时间也在替我们移动，而日子的消逝，就足以带走我们希望保留的幻想。人们处处检点，也是枉然：朝夕相处，日子一久，谁也不能不露出本相来。

勃里索家的真面目透露出来了。笑脸只是门面。安乃德已经登堂入室。她现在看见的是几个忙忙碌碌，面色阴沉的资产者，这些人以浓烈的乐趣，来管理他们的财产。在这儿，谁也不提社会主义了。在大革命的不朽原则之中，人们提到的仅仅是财产私有权的宣言。侵犯这种权利是不得了的事。他们的农林看守不断地忙着告发那些小偷小摸的人。他们自己也在进行严密的监视；对于他们，那是一种充满忧虑的消遣。他们好象跟他们的仆人、佃户、葡萄农、以及所有的邻居，都在打伏击战。好打官司，好找人麻烦的精神，本来是他们家庭的特点，也是外省的特点，在这些场合，都得到充分发展。每逢勃里索老爹的陷阱中，抓住一个他久已注意的人，他痛快地笑了。然而他并不是最后笑的人：对方也是蒲高涅材料做成的，决不让人乘其不备地抓住他，第二天，他会以自己的手

法，发起反击。这样，双方又开始纠缠……

没疑问，安乃德并没有被邀请参加这种纠葛；勃里索一家人之间自己在谈，在沙龙里，或者在进餐的时候谈，而洛瑞和安乃德仿佛在忙他们的那一套。然而安乃德的精细的注意力，并不放过周围人们所谈的一切。况且洛瑞常常中断他和安乃德的绵绵情话，来参加那使全家兴奋的谈论。在这些时候，他们情绪炽热，七嘴八舌，抢着说话，把安乃德丢在脑后了。要不，他们把安乃德不知道的一些事情告诉她，叫她作见证。——直到勃里索夫人想起旁边有安乃德在听他们，就一下子打断了高谈阔论，满面堆笑，转过脸来对着安乃德，重新把谈话引到遍地花开的道路上。于是，毫无间奏地，他们马上恢复了和蔼可亲的好脾气。在总的语气上，这是一种粗俚的戏谑和过分的正经两者的奇怪混合物，正如在这座庄院的生活中，慷慨和吝啬两者夹杂在一起。勃里索先生，兴致勃勃地说一些双关语。勃里索小姐谈论诗歌。在这个话题上，各人都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自以为内行。他们的趣味是二十来年以前的老行市。凡是关于艺术的问题，他们都有固定的见解。他们见解的根据是他们的"朋友某君"的经过严格鉴定的意见，而这位"某君"，是满身挂着奖章的学院院士。没有比这些大资产者的精神更畏首畏尾——可是神气十足，——他们自以为在艺术方面和在政治方面同样地高明，而实际上在这两方面，他们同样地不高明。因为，不论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他们除非等别人已经打了胜仗之后，才能够——有意识地——赶上形势。

安乃德觉得自己和这一切十分貌合神离。她看着，听着，

心里想：

“我和这些面目究竟有什么牵连呢？”

这两个妇女中的一个，可能妄想对安乃德执行监护人的任务，安乃德想到这儿，连生气都不必，只觉得好笑而已。她心里忖道，如果有人赏给西尔薇这么一个婆家，她将作何感想呢？她将要发出怎样的喊叫，和怎样地哈哈大笑呢！……

安乃德有时以笑声回答这种笑声，独自一人，在花园里的时候。有时洛瑞诧异地听到她这样笑，问她：

“什么事使你这样笑呢？”

她回答说：

“什么也没有，亲爱的。我不知道。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接着，她竭力恢复规规矩矩的面容。但是她实在控制不住，又哈哈大笑起来，而且笑得更厉害了，甚至当着两位勃里索女眷的面大笑。安乃德为自己的笑声道歉；于是两位勃里索女眷，宽宏大量，同时又有点儿恼，说道：

“这孩子！瞧她非笑个畅快不可！”

然而，她并不是经常在笑。在她的好兴致上面，有时突然出现阴云。往往和洛瑞接连几小时的兴高采烈地互相温存，互相信任之后，安乃德突如其来地、无缘无故地转入极度的忧郁、怀疑和焦躁不安。自去年秋天以来她思想的不稳定，在最近几个月双方互爱互恋的生活中，不但远远没有平静，反而有变本加厉的趋势。象一阵阵的狂风骤雨似地，有时是出奇的不协调的本能的侵扰，有时动不动就恼火，要不然就是古怪的幽默，调皮的讽刺，与人负气的骄傲，以及无法解释的怀恨。

为了把这些一一加以遮盖，安乃德忙得不亦乐乎。而其结果，却并不出色：那时，她似乎陷入一种含敌意的、令人不放心的沉默中。由于她始终保持清晰的智慧，上面所说那些变化多端，使她感到诧异，她责备自己不该这样。这样也改变不了什么。不过，由于意识到自己的缺点，使她对别人的缺点，对那些“丑猴儿……”的缺点，（又来了！……没礼貌的家伙！……“对不起！我下次不这样了！”）也能包涵——这种包涵是故意的，不是真挚的。既然他们是洛瑞的亲人，她应当接受他们，如果她接受洛瑞的话……整个问题在于安乃德接受不接受洛瑞。至于其余，我的上帝，其余就没有多大关系了，如果是两个人结合起来进行自卫。

只不过，是不是两个人在一起呢？洛瑞会不会保卫她呢？而且，在她自己搞清楚是否接受他之先，还得问问洛瑞，当他终于看清她是怎么回事之后，是不是以慷慨的心情，真诚地接受她？因为到目前为止，他只看见她的眼睛，她的嘴。至于她想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也就是真正的安乃德——几乎可以说洛瑞并不很想了解；他觉得按他自己的意思去设想一个安乃德，更方便些。安乃德却怀着这样的希望，认为在爱情的帮助下，双方既经勇敢地互相看透了对方的心，并不是不可能互相这样说：“我要你。我要你，就象你现在这样。我要你，连同你的那些缺点，你的那些魔鬼，你的那些苛求，以及你的生活规律。你就是你那个样子。就象那样，我爱你。”

在她这方面，她知道自己能够采取这样一种爱情行动。最近这些日子，她仔细地观察洛瑞，用笑吟吟的眼睛；一切都在这种眼睛里得到反映，而别人却不注意。洛瑞，现在他已经

不处处提防了，常常显得比安乃德所料想的更富于勃里索味道，他对于他们那家族的利益和争吵十分感兴趣，在这上面，他贡献了和他家里人同样的精神。他有某些比较狠心和狡黠的小地方，并不让安乃德喜欢。可是她不愿对这一切作严厉的判断，如果对于别人，她可能要严厉一些。洛瑞身上的这种表征，在她看来好象是模仿别人的。她仿佛觉得洛瑞在许多事情上，还是没有定见的孩子，他在自己的亲人们面前是俯首贴耳的，尽管他喜欢说一些空洞的大字眼。虽然安乃德开始看穿他的那些社会革新计划是没有多少内容的，虽然她对于他的口头上的理想主义，已经不再轻信，她却并不责怪他，因为她知道洛瑞不是故意在欺骗她，而第一个上当的倒是他自己；她甚至怀着一种温柔的嘲弄之意，准备替洛瑞扫清他前进道路上可能扰乱他的幻想的一切事物；为了生活，他需要幻想。连他的天真的利己主义，他有时以笨重的方式显示出来的利己主义，也不引起安乃德反感，她觉得这是并无恶意的。归根到底，他的所有缺点，都是软弱性的缺点。好玩的是他还摆开强有力的架势……铜像式的人物…… Aes triplex① ……可怜的洛瑞！……几乎使人感动。安乃德轻轻地笑这一切，然而她对洛瑞仍旧保留着珍贵的宽宏大量。她很喜欢洛瑞。在她眼中，他无论如何是善良、慷慨和富于热血的。她好象是个母亲，用温柔的手，来处理一个亲爱的孩子的一些在她看来不太严重的小毛病；她并不认为孩子应当对这些毛病负责；她反而因此更倾向于怜惜他，疼他……啊！再说安乃德看洛瑞，不

---

① 拉丁文：巨大的铜像。

但用母亲的慈祥的眼睛，而且还用情人偏见很深的眼睛！肉体在发言。它的声音很响亮。理智的声音爱说什么尽管说什么；这儿有一种理解方式，它就根据这些谴责，将欲念点燃起来。安乃德什么都看得很清楚。但是，正如有一种方式，可以侧着头，眨着眼睛看，使远近不同的风景和谐起来，安乃德面对着洛瑞的那些令人遗憾的特点，却从某一角度去看，为的是使那些模样看起来比较不大突出。她差不多连他丑的地方都爱。因为，我们在被爱者身上连缺点都爱的话，我们就更多地将自己给予别人；如果我们爱的只是美的方面，那么我们对于别人只取而不予。安乃德想：

"我就爱你不完美。如果你知道我看见你不完美，你会恼火。对不起！我什么也没有瞧见……不过我呀，我可不跟你似的；我要你看见我不完美！我是不完美的，不完美的；而且我非这样不可；我身上不完美的地方，正是我自己，比其余部分更属于我自己。如果你爱我，你就连我不完美的地方也要。你要不要？……但是你不愿意认识这一点。你到底什么时候肯费神仔细瞧瞧我呢？"

* * *

洛瑞不着急。安乃德几次试着把洛瑞带到他好象在设法躲避的危险场地上来，然而不济事。于是有一次在散步的时候，她打断了谈话，站住，握起洛瑞的双手，说道：

"洛瑞，我们应该谈一谈。"

"谈吧！"他笑着说，"可是，我好象觉得我们并没有少谈！"

"不，"她说，"我的意思不是指那种一团和气的谈谈，而是

严肃地谈一谈。"

洛瑞立刻显出有点惊慌的脸色。

"别害怕，"她说，"我想谈谈我自己。"

"谈你吗？"他一边说，一边渐渐恢复镇定，"这么说，那就不可能不是逗人喜爱的。"

"别忙！别忙！"她说，"等你听我说完以后，你可能就不这样说了。"

"现在你还有什么可以使我吃惊的话对我讲呢？这些日子以来，我俩总在一起，难道我们之间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吗？"

"在我这方面，除了说'亚门'以外，简直没有什么插嘴的余地，"安乃德笑着说，"总是你在说话。"

"呵！调皮的家伙！"洛瑞说，"难道我说的不是你吗？"

"是啊，也是说我。甚至你在替我说话。"

"你觉得我说得那么多吗？"洛瑞天真地问。

安乃德咬着嘴唇：

"不，不，亲爱的洛瑞，我喜欢你说话。不过，你说到我的时候，我一直在听；这是说得那样地美好，那样地美好，以致我想：'但愿如此！'可是实际上并不如此。"

"象你这样抱怨自己的画像太美的女人，我还是头一次看见。"

"我宁愿我的画像和我自己一样。洛瑞，你将挂在你家里的，不是一幅美丽的画像，我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这女人有她的意志，她的情欲，她的思想。你敢担保她能带着全部行装，进入你家吗？"

"我要她，闭着眼睛要她。"

"我要你张开眼睛。"

"我看见你的明净的灵魂，表现在你的面孔上。"

"可怜的洛瑞！善良的洛瑞！……你不愿意瞧一瞧。"

"我爱你，对我说来，这就够了。"

"我也爱你，可是对于我，这是不够的。"

"这对你还不够吗？"他用惊愕的口气说。

"不够。我还需要了解。"

"你要想了解什么呢？"

"我想了解你怎样爱我。"

"我爱你甚于一切。"

"当然是！你不能够爱得比这少一些。可是我不问你多少，我问你怎样爱我……是的，我知道你爱我；但你要拿你的安乃德去做什么，说准确些？"

"做我自己的一半。"

"正是这样！……我的朋友，你瞧，正因为我不是一半。我是一个完整的安乃德。"

"这是一种说法。我的意思是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不，不，不要做我！洛瑞，让我自己当安乃德吧！"

"将我俩的生活结合起来，岂不是合成同一个生活了吗？"

"叫我不放心的正是这个。我怕不能够完全成为同一个生活。"

"什么东西在搅扰你，安乃德？你这些是什么念头？你爱我，对吗？你爱我？这是主要的！别的你不用担心。别的是我的事。你瞧着吧，我会安排的。——我，和我的亲人们，也就是你的亲人们，我们会把你的生活安排得那样停当，你什么

也不必管，只要让别人抬着你走就行了。”

安乃德眼睛注视地上，同时用脚尖在地上划了几个字母。她微笑着想：

“这亲爱的小伙子，一点儿都不明白……”

她抬起眼睛来看洛瑞，他从容不迫地等待她回答。她说：

“洛瑞，瞧瞧我。我不是有一双很结实的腿吗？”

“又结实，又漂亮。”他说。

“这！”她用手指威胁他一下说，“你答非所问……我不是一个很能走路的人吗？”

“可不，”他说，“我就爱你这样。”

“那么，你是不是认为我会让人抬着走？……你非常好，非常好，我谢谢你；不过，你让我自己走吧！我不是那种走道怕疲劳的女人。如果要消除我的疲劳，等于消除我的生活的兴趣。我有这么一点印象，觉得你和你的亲人们有这种倾向，你们不让我分担行动和选择的劳苦，你们把一切都井井有条地事先安排好，舒舒服服地，——你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我的生活，——整个未来。我呀，我可不愿意这样。我不要。我觉得我正在开始。我在寻找。我知道我需要寻找，寻找我自己。”

洛瑞的神气是善意的，同时也带着嘲笑。

“那么你所能够寻找的到底是什么呢？”

他认为这些都是小女孩子的任性。她感觉到了，用激动的声音说：

“你别讽刺！……我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并不把自己估计过高……可是，说到最后，我知道我是存在的，知道我有一个

生命……一个可怜的生命……生命并不是很长的，而且生命只有一次……我有权利……不，不是权利……如果你不愿意这样说！这样说显得自私……我有义务，不能糟蹋我的生命，不能将生命随便地浪费……”

他听了并不感动，反而有点不高兴：

“你认为你是在浪费生命吗？难道你的生命会白白糟蹋掉吗？难道在这儿你的生活不是将要有一个美好，一个非常美好的用处吗？”

“美好，这是无疑的……可是，什么用处？你将献给我什么呢？”

他又一次用火热的劲头，描绘他的政治道路，他所梦想的前程，他个人的和对于社会的雄心壮志。她听他讲；接着，和婉地在中途止住了他（因为一谈到这样的话题，他是永远不会疲倦的）：

“是呀，洛瑞，”她说，“毫无疑问。这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告诉你实话，——你可别介意！——对于你全力以赴的那个政治事业，我并不是象你那么有信心。”

“怎么！你不相信吗？你以前可是相信的，在巴黎我们头几次见面，我跟你谈起这些的时候……”

“我有点变了。”她说。

“什么事使你变了呢？……不，不，这是不可能的……你还要再变的。我的仁慈的安乃德对平民的事业，对社会的革新，是不至于漠不关心的！”

“可是，我并不是对这些漠不关心，”她说，“我不感兴趣的是政治事业。”

“这两件事是分不开的。”

“并不完全如此。”

“这方面的胜利，也就是那方面的胜利。”

“我有点儿怀疑。”

“不过这是为平民和为进步服务的唯一办法。”

（安乃德心想：“同时也为自己服务。”——可是她责怪自己这样想。）

“我见过别的一些人。”

“哪些人？”

“最古老的仍然是最好的。就象那些跟着基督走的人，他们把一切都给了别人，一切都抛下不要了，为的是走向平民。”

“好一个乌托邦！”

“是呀，我想是这样。洛瑞，你不是乌托邦主义者。起先，我以为你是的。现在我不再这样以为了。你在政治方面有现实意识。凭你这样大的才华，我相信你将来一定会成功。如果我对于事业怀疑的话，我对你可不怀疑。一定会飞黄腾达。我仿佛已经看见你做一个政党的首脑，受欢迎的演说家，在议会里获得多数，当上部长……”

“别说啦！”他说，“‘麦克白，你将要当国王！……’”①

“是的，我有一点象巫婆②……对于别人是这样。然而使人气恼的是，对于我自己，我不是巫婆。”

“这可并不难！如果我当了部长，对于你也有关系……好吧，在这点上，坦率地说，难道这不使你高兴吗？”

---

① 见莎士比亚的剧本《麦克白》。

② 同上注。

“高兴什么？为了部长吗？……天老爷！一点儿也不！……对不起，洛瑞，为了你，这会使我高兴，一定的。如果我跟你在一起，请相信我会扮演我的角色，尽我的力量，我将因为帮助你而感到幸福……可是，（你不是愿意我坦率吗？对不对？）我承认这样一种生活不会充实——简直丝毫不会充实我的生命。”

“没疑问，我懂得这一点。一个最适合于分担政治生活的女人——你瞧，比方我那位令人钦佩的母亲——也不会将自己局限在那种生活里边的。她的真正的任务在家庭里。而特别适合于她的专长的，在于做母亲。”

“我知道，”安乃德说，“这种专门行业不会有人和我们争夺的。但是……（我要对你说的话，使我害怕，我怕你不会了解我）……我还不知道当母亲是什么滋味，可是我很喜爱孩子。我相信我对我的孩子们一定非常关切……（你不喜欢这个字？是呀，在你眼中我显得是冷冷的……）也许我会非常入迷……这是可能的。我不知道……可是我不愿说我心里没有感受到的东西。而且，说得恳切些，这种‘特长’，在我身上还没有完全觉醒过来。在生活还没有对我显示我所不知道的东西以前，我觉得无论如何女人绝不应当把整个生命都沉浸在对孩子的爱中……（你不要皱眉头啊！……）我确信人们可以非常爱自己的小孩，老老实实地操持家务，同时却保留足够的自己——我们应该这样——为了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自己的灵魂。”

“我不明白。”

"怎么能使别人明白自己的内心生活呢？字句是那样晦涩，那样没有把握，都被人用滥了！灵魂……谈论自己的灵魂，这是可笑的！这是什么意思？……我不能解释这是什么。——但是有这么回事。我就是这样，洛瑞。这是最真实、最深刻的。"

"最真实、最深刻的，你不愿意交给我吗？"

"我不能什么全都给人。"她说。

"那么，你不爱。"

"那倒不是，洛瑞，我爱你。然而谁也不能把什么都给别人。"

"你爱得还不够。人在恋爱的时候，自己的什么东西也不想保留下来。爱情……爱情……爱情……"

他又飞腾到他那种长篇大论的演说中去了。安乃德听到他用充满情感的词句，赞美自我牺牲，赞美为了爱人的幸福牺牲自己从而获得快乐。她心想："亲爱的，为什么你要说这些呢？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以为我不能够在必要时为你牺牲，从而使我自己得到快乐吗？可是得有一条，那就是你不要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为什么要求这些？为什么你好象在期待着这些，好象这是你的权利似的？为什么你不信任我，不信任我的爱情呢？"

等到他讲完之后，她说：

"这些全好得很。我不能象你那样，把这些东西发挥得那么好，这你是知道的。可是，也许，只要有机会，我并不是不能感受这些……"

他喊起来说：

"'也许！只要有机会！'……"

"你觉得这样未免太不够，是不是？……这比你所能料想的已经多得多了……但是我不喜欢开更多的支票……比我能够兑现的开得更多（也许更少）。我不能事先知道……应当互相信任。我们都是诚实的人。洛瑞，我们相爱。我们将尽力而为。"

他再一次把双臂举起：

"尽力而为！……"

她微笑了一下，接着说：

"你愿意不愿意信任我？我需要向你的信任发出呼吁。我有许多要求……"

他很谨慎：

"你说吧！"

"洛瑞，我爱你；但是我愿意开诚布公。自从童年时代以来，我一直相当孤独地，而且非常自由地生活着。我父亲给我充分的独立，而我呢，并不滥用这种独立，因为我觉得那完全是自然的，而且是健康的。这样，我养成了开动脑筋的习惯，现在要我放弃这种习惯，很难办到。我明白，在和我同一个阶级的姑娘们之中，我和她们大多数人有些不同。可是，我相信我所感觉的，她们也感觉到；只不过我敢说出来，而且我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你要求我把我的生活和你的生活结合起来……这是我的愿望。找一个亲爱的伴侣，这对于我们每个女人来说，都是最深刻的心愿。我觉得你可以做我的亲爱的伴侣，洛瑞……如果……如果你愿意……"

"如果我愿意！"他说，"多么会开玩笑！我求之不得

呢！……”

“如果你真的愿意做我的伴侣。这不是开玩笑。你想一想！……把我们两人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并不意味着取消这个或那个生活……你贡献给我的是什么呢？……你不觉得要献给我什么，因为很久以来，世人对于这些不平等之处已经习惯了。然而它们对于我来说是新鲜的……你不是仅仅带着你的爱情到我这儿来的。你是和你的亲人们、你的朋友们、你的主顾们和亲戚们、你的划定了的道路、你的选定了的事业、你的政党和它的那些教条、你的家庭和它的那些传统——你带着属于你的整个世界，等于是你本人的整个世界，到我这儿来的。而我呢，我也有一个世界，我也是一个世界，——你对我说：‘不要管你的世界！把它抛开，而进入我的世界！’——洛瑞，我准备来，可是整个儿来。你是不是整个儿接受我呢？”

“我全都要，”他说，“刚才是你自己说的，你不能把什么全给我。”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说：‘你是不是把我当作一个自由的人而接受我？你是不是整个儿接受我？’”

“自由？”洛瑞小心翼翼地问，“在法国大家都是自由的，自从一七八九年以来……”

（安乃德微笑，心想：“多么好的票子！……”）

“……可是，到末了，我们必须互相理解。非常明显，你一结了婚，就不再是完全自由的了。由于结婚这事实，你承担了一些义务。”

“我不大喜欢这个字，”安乃德说，“可是它所代表的事实并不使我害怕。我将高兴地、自由地、在我所爱的那个人的辛

劳操作之中，在共同生活的义务之中，承担起我的一份。而且在爱情的帮助下，这些辛劳和义务越是沉重，我就越觉得它们可贵。但是我并不因此而放弃我自己生活上的一些义务。”

“还有哪些义务呢？根据你跟我说的和我认为我已经知道的情况，你的生活，亲爱的安乃德，你的一直是那么安静、那么谦逊的生活，好象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要求。你的生活能有什么要求呢？你说的是不是你的学业？你是不是愿意继续你的学业呢？老实说吧，我觉得对于一个妇女来说，这一类的活动是令人失望的。除非真有特长。这在家庭生活中，是碍手碍脚的。然而我不信你在为这样的天赋而苦恼。你是太富于人情味了，而且精神状态非常均衡。”

“不，问题不在于我有什么特长。如果必须发展这种特长，那倒好办了……我的生活的要求，或者苛求（就象你所说），不能这样容易地提出来，因为这种要求并不是那样明确，而且更为广阔。问题在于任何活生生的灵魂必须提出来的一种权利：变换的权利。”

洛瑞喊道：

“变换！变换爱情？”

“即使象我所愿意那样，一直忠于一个唯一的爱情，灵魂有权利变换……是的，洛瑞，我很明白，‘变换’，这个字使你害怕……对于我自己，它也使我不安……面对美好的时辰，我不愿意动弹一下……令人叹息的是不能把自己永远固定下来！……但是，洛瑞，我们不应当把自己固定下来；而且，也不能这样。人不能老呆在一个地方。我们生活着，行走着，被别人推动着，必须，必须向前进！这一点并不是对爱情有什么损

害。我们把爱情带着走。可是爱情不应当企图扯我们的后腿，不应当把我们和它一起禁闭在只有一个思想的、永远不变的甜蜜之中。一场美好的爱情可以继续一辈子，可是它不能使人一辈子都充实。亲爱的洛瑞，你想，尽管我爱你，也许不免有一天觉得（现在已经觉得）呆在你的思想和行动的圈子里，窄狭到使人转不过身来。你的选择是否有价值，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加以怀疑。可是，非要我接受这种选择，这难道是公正的吗？再说，承认我有下列这些自由，你不觉得那就更公平些吗？那就是：承认我有打开窗子的自由，如果我觉得空气不够——甚至把门也打开一点——（呵，我不会太过分的。）；承认我有自己行动的小天地，有精神方面的利益，有交往朋友的自由；不必老呆在地球上某一点，老在一条地平线上，承认我有扩大地平线、换换空气、以及迁移的自由……（我说：假如必要的话……我还不知道是否必要。但是，无论如何，有权利觉得我有这样做的自由，有愿意这样、愿意那样的自由，有呼吸的自由、自由……有获得自由的自由……即使我永远不去利用我的自由）……洛瑞，请原谅我，也许你觉得我这种需要是荒唐的、孩子气的。并非如此，我向你保证，这是我的生命的最深刻的所在，是使我能活下去的一口气。如果别人不给我这个，我就会死去……为了爱情，我什么都干……但是，叫我受拘束，我就活不下去。受拘束，这个念头，会引起我的反抗……不，两个人的结合不应当成为相互束缚。这结合应当成为一种双份的鲜花怒放。我愿意各人不嫉妒对方的自由发展，而以能帮助对方这种发展感到高兴。洛瑞，你能这样吗？你能够爱我爱到足够的程度，可以爱我而同时却任我自由，不

受你的拘束吗？……”

（她心想，“这样一来，我反而更属于你！……”）

听着她说话的洛瑞，显得很担心、很急躁，又有一点气恼。任何一个男人都会这样。安乃德本来可以比这更机敏些。由于她需要直率，同时又怕欺骗别人，她总是倾向于将自己思想中最容易刺激人的部分加以夸张。可是这里有一种比对洛瑞的爱情更强烈的爱，这是不会弄错的。首先是自尊心受了伤的洛瑞，在两种情感之间摇摆不定：一种情感是把安乃德的女人的任性不当一回事；另一种情感是对她在道德方面的叛逆态度感到不快。他没有感觉到对方针对他的心，发出了感情激动的号召。从这种号召中，他只体会到一种隐隐约约的威胁，以及对于他的所有权的侵害。如果他对付女人更善于用手腕，他早就该把自己暗暗的气恼遮掩起来，同时答应一切……安乃德要什么他就答应什么。“情人口中的诺言，要多少有多少！那又何必吝啬呢？……”可是，洛瑞虽然有缺点，却也有他的优点，他是，正象人们所说，“一个好小伙子”，他过分地处处想到自己，所以对妇女认识不足，而且他和妇女交往相当少。他不善于隐藏自己的反感。于是，安乃德期待他说一句豁达大度的话，而结果却使她失望，因为她发现他一边听她说话，一边光想他自己。

“安乃德，”他说，“我跟你说实话，你对我所要求的，我不大理解。你跟我谈到我们的婚姻，好象在说监狱，而且你似乎除了想越狱以外，没有别的思想。我家的房子并没有在窗口安上栅栏，而且它是相当宽大，足以叫人舒适地在里边呆着。不过人们不能把所有的门全敞开来生活，而我家的房子

是为了让人在里边居住而建造的。你跟我说你要离开家，要另起炉灶，要有你自己的交往，自己的朋友，甚至要，如果我了解正确的话，随你高兴，从家里出走，去寻找你所没有找到的天晓得什么东西，一直到了那么一天，你高兴回来时才回来……安乃德，这可不严肃！你没有想过！任何男子都不能同意他的妻子处于这样一种对他说来是耻辱，对她说则是含含糊糊的境地。”

这些想法也许并不缺少情理。可是有的时候，干巴巴的情理，不通过心的直觉，是毫无意义的。安乃德有点儿不高兴了。为了遮掩内心的激动，她用冷冷的傲岸态度说道：

“洛瑞，一个人爱一个女子，就应该信任她；如果你要娶她，就不应当用蔑视的态度，认为她不象你自己那样关心你的荣誉。你难道认为我这样的女人会做出什么使你感到耻辱的含含糊糊的事情吗？任何对于你是耻辱的事，对于她也同样是耻辱。她愈自由，愈会感觉到她有责任照顾你委托给她的你自己的一部分。必须把我估计得更高一些。你难道不能够对我表示信任吗？”

他感到由于自己的怀疑有把她疏远了的危险，于是，一边想无论如何对于这些妇人之见不应该过分地重视，又想将来有的是时候来采取对策（如果她还记得这些！），于是他回到第一个念头，就是用开玩笑的态度来对付这一切。因此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献殷勤的口吻说：

“完全信任，我的安乃德！我信任你的美丽的眼睛。不过，你得向我起誓，你永远爱我，爱我一个人！别的我什么也不多要求你！”

可是，用调笑的方式来避免爽直地回答与安乃德前途攸关的问题，是不能和这小小的女修道士取得和解的，面对不可能的誓约，她的态度硬化了：

“不，洛瑞，我不能够，不能起这样的誓。我很爱你。可是不取决于我自己的事，我不能答应你。否则就是欺骗你；我是永远不会欺骗你的。我只能答应你什么都不瞒你。假如我不爱你了，假如我爱上别人，你一定第一个知道，——甚至比那个第三者知道得更早。你呢，你也照样做吧！我的洛瑞，让我们真实点吧！”

这种办法是不会使洛瑞满意的。令人发窘的真理，并不是勃里索家的熟客。这个真理到他们门口去拍门的时候，他们急忙叫仆人出来回话：

“家里人都不在！”

洛瑞照样办理。他高声说：

“亲爱的，瞧你是多么漂亮啊！……得，让我们谈谈别的吧！……”

* * *

安乃德回来了，她很失望。她本来满心希望能开诚布公地谈一谈。虽然她事先料到会碰钉子，她却估计洛瑞的感情会照亮他的头脑。最使人痛心的并不是洛瑞没有了解她，而是他没有作出丝毫要想了解她的努力。在这问题中，他好象一点也没有看见对于安乃德说来是激动人心的成分。他整个儿停留在表面，而且按照他自己的形象看一切。对于一个有强烈的内心生活的女人，没有比这更使她敏感的了。

安乃德果然没有弄错。洛瑞被她的一番话说得既慌张，又烦恼；然而他并没有在这话中体会出严肃的意味；他把那些话判断为无足重轻。他认为安乃德有一些奇离古怪的念头，有点儿故作惊人之谈，她很“奇特”，这真叫人恼火。勃里索夫人和小姐善于摆出高高在上的态度，但是不“奇特”。可是不能要求任何人都十全十美。安乃德有另一些优点，——也许洛瑞并不把它们看得那样高；可是(必须指出)，在目前，他对安乃德的那些优点比任何时候都重视。在他对安乃德的热爱中，身体的成分大于精神成分；不过精神在其中有它的一份。在安乃德的精神姿态中，洛瑞最欣赏她的冲动的热情，只要这种热情不发挥在使他为难的题目上，他很放心。安乃德，用她的正直的态度，对他表示她爱他。他深信她离不开他。

他没有想到身边正在演出一出内心冲突的戏剧。——说真的，安乃德非常爱洛瑞，所以如果把洛瑞看成那么可笑可怜，这使她不能忍受。她宁愿认为自己是弄错了。她试用了别的一些办法，她竭力从自己这方面多让步。假如洛瑞不承认她有独立权，那么在他的生活中，他至少将给她怎样的地位呢？……可是一些新的观察不能不令她失望。洛瑞的天真的利己主义，总的说，将她的地位贬低到餐桌上、沙龙里和枕席之间。他很愿意很和气地对她讲讲他的事务；但她听了之后，除了表示赞成之外，不能说别的。他不允许她有和他不同的社会活动。同样地，他也不打算承认她有合作者的权利，不认为她可以讨论他的政治行动，而且加以修改。一个爱他的女人，应当把她全部生活交给他，而她从他的生活中，只能获得一部分，这在洛瑞看来，是十分自然的(事实上一向如此)。在

他内心深处，存在着男性优越这种古老的信念，这使他以为自己给予女人的东西，素质更为高级。但是他口头决不承认，因为他是个好小伙子，又是善于向妇女献殷勤的法国人。如果安乃德强调女人也应当和丈夫一样有某些权利……

"这可不是一回事。"洛瑞就微笑着说。

"为什么？"安乃德问。

洛瑞把他的答复支吾过去了。一个固定的信念，不去讨论它，就少冒一些被动摇的风险。洛瑞的这种信念是根深蒂固的。安乃德想叫他怀疑自己，可以说是走错道路了。在她想让他接受她的意见而没有办到之后，她又多方示意和努力，想在两人之间找一个协商的基础，而洛瑞却把这些理解为他在安乃德身上所施行的权力的又一证明。因此他反而对于自己更有把握。甚至，他变得自负起来了。突然间，安乃德火了，于是她的言语中带着气得发颤的调子……洛瑞立刻来了个急转弯，他重新用他认为刚才他用得非常顺手的方式：他一边笑，一边你要求什么，他一概允诺。据说只要调子好听，歌曲就能流行。而洛瑞唱的就是这样一支歌。安乃德感觉到受了欺侮。

另一些更为严重的问题也提到日程上来了。安乃德和西尔薇的亲密关系很可能大受威胁。显然，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个放任的姑娘是很难被接受的，而作为一个年轻的女裁缝，就更难被接受了。虚荣和摆架子的勃里索一家人，为了他们自己或为了他们的儿媳妇，绝不会接受那样丢人的亲戚关系。这种关系是要掩藏起来的。西尔薇和安乃德一样，不会愿意这样做，她们各有各的傲气，而且各人都替对方感到骄傲。安

乃德爱洛瑞；她要他，她这种愿望比她自己承认的程度更为炽烈；但她绝不肯为洛瑞而牺牲西尔薇。她曾经过分地热爱西尔薇；如果说这一种爱情也许已经苍白无力了，她没忘记在某些时候，她曾经由此而接触到热情的最深处（这一点只有她独自一个人知道；连西尔薇都只料到一半）。可是，在和洛瑞推心置腹的时候，安乃德把这些事情叙述得实在太多了。洛瑞听了好象感到很好玩，很感动……是的，不过有个条件，这些事情必须属于过去。他决不愿意看见这拖泥带水的友爱关系继续下去。他甚至暗暗地决定要使这种关系中断，慢慢地使它中断，不露形迹地。他不愿任何人和他分占他妻子的亲密生活。他的妻子……“这条狗是我的……”正和勃里索家的人一样，他对于属于自己的东西有很强烈的占有感。

安乃德在洛瑞家住得越久，洛瑞对她的占有越为紧密，不管这种占有是用什么样的亲热的外表装潢起来的。勃里索家人要想这么办，他们就非那样办不可。勃里索太太和小姐的家庭专制，通过千百种细节，一天比一天更为露骨了。正如人们所说，她们对于一切都已经“打定”了她们的“主意”，无论是关于家务，或社交来往；关于日常生活，或道德生活方面的重大问题。都是用螺丝钉拧紧了的，固定了的，一劳永逸地。一切都明确规定：什么是公认为值得称道的，什么是必须否定的——尤其是应当否定的一切！多少事物必须排斥！多少人，多少事物，多少思想或行动的方式，被判决，被定罪了，不能上诉，而且永世万代不能改变了！他们的语气和微笑，使人丧失和他们争辩的愿望。他们神气之间仿佛说（实际上他们也常常这样说）：

"亲爱的孩子，没有两种想法。"

或者，当安乃德试着想表示她自己还有她的想法的时候，对方就说：

"我的小姑娘，你可真有意思！"

这种答复的效果是使安乃德立刻闭上嘴。

人们已经把她看作家里的一个女孩子，教养不够，得让她慢慢把事情都接上头。他们教她认识勃里索家的季节、月份和日子的进行和顺序，他们的外省的友好来往，他们的巴黎的友好来往，他们的亲戚间必要的往还，他们需要拜访的人，他们的宴会，对这种社交苦役的无穷无尽的连环锁链，妇女们都叫苦连天，她们却为此感到非常骄傲，因为这种不停息的活动固然使她们烦躁，同时却也给她们一种幻觉，仿佛她们能有什么用处似的。这种机械生活，这些交游的虚伪性，这种经常的随俗浮沉，对安乃德说来是不堪忍受的。一切都好象预先安排好的：各项工作，各种乐趣，——因为乐趣也有一些，——但是预先安排好的！……不在节目之中的、出乎意料的痛苦万岁！……即使对于痛苦来说，要想越出这一安排好的节目也是没有多大希望的。安乃德发现自己好象一块石头似地被砌在墙里边了。用沙子和石灰。罗马式的混凝土。勃里索家的胶泥……

她对于这种生活的严格性，看法有些夸张。偶然的和出乎意料的事情，在那儿也有它们的活动余地，正如在任何人的生活中一样。两位勃里索女士在言语方面比实际上可怕；她们自以为能领导一切；但是，如果从她们的弱点着手，恭维她们，给她们擦点油，对她们焚一炉香，要牵着她们的鼻子走，也

不是不可能的；一个狡黠的姑娘，会把这两位女士作恰如其分的估价，同时很可能这样想：

“你尽管说你的！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可以想见，象安乃德那样固执的精力，决不会被窒息而死的。可是安乃德正在经历着妇女的神经质的热情，她们由于过分地注视念念不忘的对象，反而不能如实地看清这个对象。晚上，她独自一人的时候，她用白天听见的几个字眼，在自己思想中造成一些恶魔。她害怕将来必须经常进行的斗争，于是心里反复地说，抵抗他们一家人，来保卫她自己，她决不能办到。她觉得自己不够强大。她怀疑自己的精力。她害怕自己的性格，害怕这种摇摆不定，意想不到的摇摆，使她的不安精神继续被颠簸着，害怕这些连她自己也莫名其妙的突如其来的风向激变。当然，这些急剧的变化的来源，是她的旺盛的体质的复杂性，这种体质的新的和谐，只能通过生活缓慢地实现；可是，在目前，这种急变很可能使她在由于暴力、弱点、肉体以及思想的种种出乎意料的情况下，束手就缚，埋伏在道旁的石头下面、一刹那间急转直下的变化中的、命运的阴险的偶然事件，可能使她束手就缚……

她心烦意乱的根子，在于她对她的爱情已经没有把握。已经不知道……她已经不爱了，可是她还是在爱。她的智慧和她的感情——她的智慧和她的官能，——在互相打架。智慧是眼睛雪亮的：它不再受蒙蔽了。可是感情丝毫不是这样；而肉体呢，眼看它将要失去它所垂涎的对象，发怒了；热情在轰鸣：

“我不愿意放弃！……”

安乃德感觉到肉体的反叛，她很惭愧；她天生暴烈的气质对此狠狠地反击，向她的受了伤的自傲感发出号召。她说：

“我不再爱他了！……”

她的含敌意的眼光，此刻在洛瑞身上寻找不再爱他的理由。

洛瑞什么也瞧不见。他用亲切的照顾、用鲜花，以及殷勤的关怀来包围安乃德。但是他认为自己已操胜算。他一秒钟也没想到对方傲慢孤僻的灵魂，正从帷幕后面观察他，这灵魂焦急地想把自己贡献给别人，可是只能献给能够对她说出一句互相接头的暗语的人。洛瑞不说这句暗语，这是可想而知的。相反，他说一些不假思索的话，而这些话伤了安乃德的心，虽然她不露出来。过一阵，他忘记了自己刚才说了些什么。然而安乃德，虽然仿佛不曾听见，却能够复述他所说的，哪怕在十天或十年之后。她自己身上的创伤，总是记忆犹新的。这确乎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她是豁达大度的人，她责备自己为什么那样不善于把事情看开些。不过，即使最好的妇女，至多能宽恕对方的无礼，却永远也忘不掉。

一天又一天，在爱情织成的细密的罗网上，出现了几丝裂痕。人们对此一点也看不出来。罗网仍然挂得高高的，可是最轻微的风也在网上吹起令人不安的微颤。安乃德在洛瑞的家庭圈子里观察洛瑞，观察他的家族特征，他的某些谈吐的冷酷和枯燥，他对于贫贱小民的鄙薄，她心想：

“他褪色了。我在他身上所爱的东西，几年之后，将什么都剩不下。”

由于她还爱他，她想要避免辛酸的幻灭，避免可以预料在

他们结合之后必然会发生的双方之间的不体面的纠纷。

在复活节前两天，她下定决心。——艰苦的一夜。她不得不控制许多欲望，把固执的不愿意消灭的希望踹在脚底下。在她的思想中，她曾经和洛瑞一起营筑了她的鸟巢。这许多幸福之梦，自己对自己轻声地耳语过的美梦！放弃这些！承认自己搞错了！对自己说，自己生来就不配享受幸福！……

因为，在她丧气的时刻，她是这样想过的。换一个别的女子，在她的地位，不至于拒绝这份幸福。为什么她不能够接受呢？为什么她不能牺牲她的一部分天性呢？……不，她不能够这样办！生活是多么不如人意。人们不能缺少相互的爱，同时却也不能缺少独立。两者同样地神圣。两者同样地对于我们肺部的呼吸是必不可少的。怎样使两者调和呢？人们对你说："牺牲点儿吧！如果你什么也不肯牺牲，那就是你爱得不深……"然而几乎总是那些最能够担负伟大爱情的人，同时也是最热衷于独立不羁的人。因为在他们身上一切都是强烈的。如果他们为了爱情而牺牲自豪感的原则，他们就觉得降低了身份，在爱情之中，也因此而降低了身份，使爱情也不光采……不，这并不象基督教的谦卑，或尼采的骄傲等道德观企图给我们的信念那样简单。在我们身上，一种力量并不和一个弱点对抗，一种美德并不是和一种恶习对抗，互相冲突的是两种力量，两种美德，两种义务……按照真正的生活，唯一的真正的道德，应当是一种和谐的道德。然而人类社会直到现在所有的只是一种压迫和忍受的道德——用谎话调剂着的道德。安乃德不能够撒谎……

怎么办？……从左右为难的境地中出来，赶快出来，不计

代价！既然她说服了自己，认为生活在这种结合之中，对她是不可能的，明天就决裂吧！……

决裂！……她不难预见这家人的惊愕，出丑丢人，……这都不算什么……但是洛瑞的伤心……立刻，在黑夜中，浮现出亲爱的人的面庞……这幻觉一出现，一股热情的回涨，重新把一切都冲走……安乃德一阵火烫，一阵冰凉，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仰卧着，瞪着眼，抑制着狂跳的心……

"洛瑞，"她恳求，"我的洛瑞，原谅我！……啊，如果我能让你避免这个痛苦！……我不能，我不能！……"

于是她沉浸在这样一股爱情与悔恨的浪潮中，她几乎要跑去匍伏在洛瑞的床前，要吻他的双手，要对他说：

"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怎么？她仍旧爱他？……她愤怒起来了……

"不，不，我不爱他了！……"

她狂怒地对自己撒谎：

"我不爱他了！……"

白费！她依旧爱他。她比从前更爱他了。也许不是用她身上最崇高的东西来爱他——（但是，什么是崇高？什么是不崇高？）——可不！她也用最崇高的东西，同时也用不大崇高的东西来爱他！用身体和灵魂！……如果只要不再重视对方，就可以不再爱对方，那有多么方便！……但是为了被爱的对象而痛苦，绝不意味着可以不爱他；反而使人更残酷地感到非爱他不可！……安乃德为她的受伤的爱情而痛苦——由于缺少信任，缺少对她自己的信心，由于洛瑞缺少深刻的爱而痛苦。由于许许多多希望破灭的辛酸情绪而痛苦，这些希望她

只在暗中酝酿而没有显露过。正因为她热烈地爱着洛瑞，所以她要洛瑞同意让她独立。她想成为洛瑞的自由而且可靠的伴侣，而不止是一个在婚姻中降低身份而处于被动地位的妻子。——他毫不理会这些。她的热情受到欺侮，于是觉得痛苦和忿怒……

“不！不！我不爱他了！我不应当再……我不愿意再……”

可是她的力量用尽了；于是，连她的愤恨的喊声都没有结束，她哭了起来……在夜里，在寂静中。在理性的冰块下边，咳，她被烧焦了……她不愿意出口的是：所有属于她的一切，甚至她的独立，她将何等快乐地为他而牺牲，如果他仅仅做过一个慷慨的动作，一个姿态，一个简单的姿态，表示他愿意牺牲自己，而不是叫她牺牲！……她决不会让他那样做。她所要求的只不过是从心里的一个冲动，一个真正爱情的证明，而不是别的……但是，虽然他也按他的方式爱她，这种证明，他却不能够给她。这样的事，不可能在他的思想里出现。他可能把安乃德的愿望判断为妇人女子的苛求，应当用微笑来对待这种苛求，然而这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她祈求的是什么呢？真见鬼，她为什么要哭？——因为她爱他？那又怎么样？……

“你爱我，对吗？你爱我？这是主要的……”

啊，这句话，她也没有把它忘掉！……

安乃德噙着泪花微笑了。可怜的洛瑞！他就是这样的人。不能埋怨他。但是谁都不能改变自己。他变不了，我也变不了。我们不能在一起生活……

她擦擦眼睛。

"得，必须有个了结……"

* * *

度过了失眠的一夜之后——(她只是在破晓时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两小时）——安乃德起床来，态度坚决。天一亮，她心里也跟着恢复了平静。她穿衣，梳头，井井有条地，冷静地，从她的思想里驱走了可能引起她疑虑的一切，全神贯注在梳洗方面，这一天，她梳洗得比平常更仔细，一丝不苟，一点不差。

九点光景，洛瑞高高兴兴地来拍她的房门。和每天早晨一样，他来找她去散步。

他们出发了，一只跳跳蹦蹦的狗跟随着他们。他们走上一条穿入树林浓荫下的道路。正在返青的小树，满身照着阳光的斑点。树枝上洋溢着众鸟的啼唤和歌唱。每走一步，都引起惊飞、拍翼、树叶的窸窣声、树枝的震颤和穿过树林的拚命逃窜。小狗兴奋极了，汪汪地叫，用鼻子到处闻，东弯西绕地走。有一群山雀在唧唧喳喳地吵架。在一株橡树的绿叶穹隆下面，两只野鸽咕咕地叫。而在很远的地方，布谷鸟转来、转去，时远、时近，不倦地重复着它的开玩笑似的老调。这是春心撩乱的大爆发……

洛瑞，非常快活，又闹又笑，一边逗他的狗，他自己也象一条快乐的大狗。安乃德，不声不响，落后几步，跟在后面。她想：

"就在这儿吧……不，那边，拐弯儿的地方……"

她瞧洛瑞。她静听树林，等到她把话说出来以后，一切将

要起多大的变化！……弯已经拐过来了。她还没有开口……她说：

"洛瑞……"

她的声音不大坚定，几乎是轻微的，颤动着……洛瑞没有听见。他什么也没有注意。在她前面，他俯着身，在采摘紫罗兰；而且他不停地说话，说话……她又叫：

"洛瑞！"

这次她的声调是那样地丧气，以致他转过身来，惊呆了。他立刻就看出一张严肃得要命的面孔，气色苍白；他向她走来……他已经害怕了。她说：

"洛瑞，我们应当分手了。"

他的面容表现出惊异和恐惧。他吃力地说：

"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什么？"

她坚决地重复说，一边避免去看洛瑞：

"我们必须分手了，洛瑞，这是很痛苦的，可是不得不如此。我发现，这是不可能的，我不可能做你的妻子……"

她想接下去说，但他阻止了她：

"不，不，这不是真的！……住口！住口！你发疯了！……"

她说：

"我应该走了，洛瑞。"

他喊道：

"走，你！……我不愿意！……"

他抓住了她的双臂，将它们粗暴地抓得很紧。接着，他看到一个骄傲的面孔，很坚毅，很冷淡的面孔，他感觉到他是完蛋了，放开手，他请求她原谅，他祈求，他哀恳。

"安乃德，我的小安乃德！别走，别走……不，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我干了什么事？"

在绷紧的面孔上，又出现了怜悯的表情，她说：

"我们坐下来吧，洛瑞……"

（他乖乖地坐在她身旁，在一个长满苔藓的斜坡上：他眼巴巴地望着她，眼光在恳求她的每一句话。）

"安静点，必须把一切解释清楚……我请求你，安静点……你该相信，我必须用尽全身之力，才能安静下来……如果我不竭力强制自己，我的话就讲不出来……"

"那么别说话！"他说，"这是发疯！……"

"必须说。"

他想掩住她的嘴。她挣脱。虽然她心里乱，她的决心看来是那样坚定，以致洛瑞也不得不受影响，他放弃了斗争，垂头丧气，目瞪口呆，听她说，不敢瞧她。

安乃德用听起来好象无动于衷的、冷淡的、沉重的声音说话，可是她的声音有时突然中断，有一两次，停顿着喘一口气，再接着说。她说的是下定决心要说的话：词句直截了当的、经过思索的、口气温和的，因此反而显得更无可挽回……她曾经很诚恳地试了一下，看他们两人将来能否在一起过日子。起初，她是这样希望的，是这样从心里愿意的。她发现，这一场美梦却是无法实现的。有太多的事物把他们两人隔开。有太多的社会环境和思想上的区别。她把过错都放在自己的账上；她承认，她是肯定不能过夫妻生活。她对于生活，对于独立，有她的一些看法，和洛瑞的看法对不上。可能洛瑞有理。大部分男人，也许甚至有些女人，跟他想法一样。她错了，没

疑问。但是，有理没理，她反正就是这样。给别人造成不幸，同时给自己造成不幸，这是无济于事的。她生来适合于过孤独的生活。她解除了洛瑞对她所作的一切诺言，并且收回了她自己的自由。再说，他俩并没有缔结什么关系。在他们之间，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他们也应当光明正大地分手，象两个朋友一样……

说着话，她眼睛盯着脚边的青草，她故意小心谨慎地不去看洛瑞一眼。可是，她说话的时候，听到洛瑞的呼吸急促，于是她要把话说到头就觉得十分困难。等到她说完之后，她才冒险地去看洛瑞。这一下，她也惊呆了。洛瑞的面孔好象一个正要淹死的人的面孔一样：涨得通红，大声地吐气；他没有力量喊叫。他笨拙地摇动他的痉挛的双手，寻找他那喘不过来的气；好容易找到了，他呻吟着说：

"不，不，不，不，我不能够，我不能够……"

他猛一下子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

在树林边缘的一片田地上，传来了一个农夫的语声，和犁铧的响声。慌张激动的安乃德，抓住了洛瑞的一条胳膊，拉着他离开了道路，走进乱木丛中，远远地，到树林的中间。洛瑞，瘫软无力，任人牵引着，一边再三地说：

"我不能够，我不能够……叫我怎么办呢？……"

她很温柔地设法使洛瑞停止哭泣。但是他被他自己的绝望情绪淹没了：他的爱情的痛苦，自尊心的痛苦，当众受辱，自以为可以到手的幸福的破产，一切都混杂在一起了。这个被生活宠坏了的大孩子，从来没有遇到过不顺心的事，在这一场失败中他整个地垮了。这是一场巨灾，是他全部把握的崩溃；

他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他站不住脚了，不知如何是好。安乃德，被洛瑞这样深重的悲哀所感动，说：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别哭！你有，你将要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你不需要我……”

他还在呻吟：

“我不能够没有你。我什么都不相信了……我不相信我的生活了……”

他一下跪在地上：

“别走！别走！……你愿意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要怎样就怎样……”

安乃德明知他所允诺的是他不能办到的事，但是她的心软了。她温和地回答：

“不，不，我的朋友，你的话说得很真诚；可是你办不到，或者你会因此而痛苦，而我也将因此而痛苦；生活对于我们将成为无止无休的冲突。”

眼看不能动摇她的决心，他跪在她脚边，孩子般地流泪痛哭起来。安乃德深深被爱情与怜悯所激动。她的精力渐渐地消融了。她想把态度放硬一点，可是她抵抗不住他的哭泣。她不再想她自己；她光想洛瑞了。她抚摸着靠在她腿上的这个亲爱的脑袋，她对他说些温柔的话。她扶起她那个垂头丧气的大男孩，用她的手帕给他擦眼泪，重新挽着他的胳膊，强迫他走路……他是那样地颓丧，只好由人摆布，一劲儿光顾哭。他们走过的时候，树枝拂拭他们的面孔。他们走到树丛里去，也不看，也不知道是哪儿。安乃德觉得激动的热情与爱情从心里冲上来。一边扶着洛瑞，她说：

“不要哭了！……亲爱的……我的孩子……叫我心都碎了……我受不了……别哭！……亲爱的小洛瑞，我爱你……我爱你……”

他一边哭，一边说：

“不信……！”

“真的，我爱你，我爱你，比你爱我还要强千倍……你愿意叫我干什么呢？……啊！我可以干……洛瑞，我的洛瑞……”

他们走着走着，走出了树林，走到了李维埃家别墅的围墙边，靠近那所老旧的房屋。安乃德认出来了……她看看洛瑞……于是，突然间，热情侵袭了她的全身和四肢。一股火热的风。一种官能的陶醉，好象一株开花的槐树的醉意……她向大门跑去，拉着洛瑞。他们走进空寂无人的房屋。护窗板都关闭着。正从日光下出来的他们，眼睛什么都瞧不清了。洛瑞碰撞着家具。不看也不想，他让那只拉着他的火烫的手引导着，通过楼下的黑洞洞的许多房间。安乃德毫不犹豫，她的命运在牵引着她……在那间最靠里的，两姐妹住过的房间里，去年秋天还充满着她俩身体上的香味的房间里，向着那张姐妹一同睡过的大床，她和他走过去。于是，在一种充满怜悯和情欲的激情中，——她失身了。

* * *

当他们从晴天霹雳似的陶醉中苏醒过来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已经习惯于黑暗了。房间好象明亮了。通过护窗板的隙缝，一条条的日光在跳舞，使他们想到外面的晴朗天气。洛瑞吻遍安乃德完全赤裸的身体；他用狂热的言语说出他的感

激……

但是，说完了感激的话，他突然沉默了，他的脸靠在安乃德的胸侧……安乃德，默不作声，一动不动，在沉思……外间，在墙上的蔷薇花枝间，蜜蜂嗡嗡地在飞……于是安乃德听到，好象飘向远处的歌声，洛瑞的爱情飞跑了……

已经，他没有以前那么爱她了。洛瑞也感觉到这一点，既惭愧，又烦恼；可是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归根到底，安乃德这样失身于他，他是颇不以为然的……男子的可笑的苛求！他要女人；而等到她很诚恳地献身于他，他差不多把这一过分慷慨的行动看成不贞！……

安乃德俯身向着他，扶起他的脑袋来，对着他的眼睛瞧，许久许久，什么也没有说，忧郁地微笑着。他呢，感觉到她这一眼探索到他灵魂深处，想给她耍一套假的把戏。他想表现出自己好象非常爱她似的，说：

"安乃德，现在你可走不了啦：我必须娶你。"

安乃德的愁惨的微笑又出现了。她看穿了他骨子里怎么回事……

"不，我的朋友，"她说，"你也没有什么必须要做的。"

他提了提神，说：

"我要……"

但是她说：

"我一定要走。"

他问：

"为什么？"

在她回答之前，他已经更清楚她要走的理由。——他却

认为不得不再来争论这些理由。她把手放在他嘴上。他吻这只手，用一种充满热情的忿怒……啊，他多么爱她！他自己脑袋里的一些思想使他感到惭愧。没有被她瞧出来吧？……那只在抚摸他的嘴唇的温柔而且湿润的手，仿佛在说：

"我什么也没有瞧见……"

从遥远的一个村子里，当当的钟声，一阵阵地传来……在很长的沉寂之后，安乃德叹了一口气……得啦，这一回，算完结了……她低声说：

"洛瑞，该回去了……"

他们的身体互相放开。他跪在床前，把额头贴在安乃德的光赤的双脚上。他想对她表明：

"我是属于你的。"

但是他无法排除心中的另一层思想。

他先走出来，让安乃德在房内穿上衣服。在等着的工夫，他肘子靠在大门里边小院子的矮墙上，隐约地听着田野里的声音，回味着刚刚过去的时刻。那些纠缠不清的念头已经隐消了。他享受着骄傲和官能得到满足的幸福。他觉得自豪。他想：

"可怜的安乃德！"

他改变了想法：

"亲爱的安乃德！……"

她从房子里出来。仍然是那么安详。不过面色很苍白……谁能说明在洛瑞让她独自一人留在房中的片刻，发生了什么事情：热情的搏击，痛苦，放弃自己的一切？……洛瑞什么也没有瞧出来，他只注意他自己。他向安乃德走过去，要想

重新开始他的抗议。她把一个指头放在他唇上：别做声！……在围绕花园的藩篱上，她折了一枝白山楂花，她将花枝折为两段，把一段给了洛瑞。于是，在和他离开她的别墅的时候，在门坎上，她将自己的嘴贴在洛瑞的唇上。

他们不言不语地往回走，穿过树林。安乃德事先请求洛瑞不要打破沉寂。他挽着她的胳膊。他的神气很温柔。她微笑着，眼睛半闭着。这一回是他引导她的步履。他已经不记得，在这儿，一小时以前，他曾经哭过……

在树林深处，传来一只追逐着野兽的猎犬的狂吠……

* * *

第二天，她动身了。她的托词是收到了一封信，她的年老的姑母突然病了。勃里索家的人并不完全相信。洛瑞还不如他家里人，他们已经有些日子，怀疑安乃德会从他们手里滑走。但是，装着不相信这突然告别的真正理由和不承认这种可能性，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更为体面些。直到最后一分钟，大家演着小别和不久就要重逢的喜剧。这种拘束使安乃德很难受；可是洛瑞曾经请求她，稍后从巴黎来信才宣布她的决定。安乃德也承认，要她亲口向勃里索家人讲，会使她非常窘。于是在告别的当儿，大家互相微笑，互相说些亲热的话，抱吻，这一切都是心不在焉的。

洛瑞仍然赶着车，送安乃德到火车站。两个人都很忧伤。很诚实地，洛瑞再一次向安乃德求婚；他认为他不能不这样作，因为他是个绅士。他绅士得过分了。他现在自以为有权使对方感觉到他的威严，——为了安乃德的利益。他认为，安

乃德在失身的时候，降低了身份，两人的地位已经不是完全相等，而他现在必须强求结婚。安乃德看得太清楚，如果他现在娶她，他认为自己比以前更多一千倍的理由，可以将她置于他的监护之下。当然，他的坚决要求是正确的，她谅解这一点。但是……她拒绝了。洛瑞对此暗暗地感到忿怒。他简直不懂她是怎么回事……（他想他从来没有了解过她！）……于是他对她作了严厉的批判。他却一点也不透露出来。可是她猜得着，用悲愁中带一点讽刺的情绪去猜测，——而且还带一点柔情……（洛瑞总是洛瑞呀！……）

快到车站的时候，她将一只戴手套的手放在洛瑞手上。他吃了一惊：

"安乃德！"

她说：

"我们互相原谅吧！"

他想说话，但是说不出来。他们的手互相握着不放。两人谁也不瞧谁，可是他们知道，双方都忍着快要流出来的眼泪……

他们是在车站上，必须自加检点。洛瑞把安乃德安置在她的车厢里。车厢里还有别人。两人不得不只说些极平常的友好的话；可是他们的眼光却互相贪婪地摄取被爱过的对方面容，为了留下一个印象。

机车汽笛响了。他们互相说：

"不久再见！"

而他们想的却是：

"永远见不着了。"

火车开了。在夜色苍茫中，洛瑞回家去。他的心里充满痛苦和忿怒。对安乃德的忿怒。对他自己的忿怒。他觉得心都碎了。他觉得——呵，可耻！——他觉得轻松了……

于是，在空寂无人的道路上，让马停了蹄，洛瑞，由于对自己的鄙视，由于鄙视和爱情，辛酸地痛哭起来。

* * *

安乃德回到家里，回到布洛涅的住宅，闭门不出。给勃里索家的信寄发之后，她和外界的一切关系都中断了。她的朋友之中，没有一个知道她已回来。她一封信也不拆开来瞧。整天整天，她连楼也不下。习惯于对安乃德不理解，并且不以此为意的老姑母，让她独自呆着，不去过问。她的外部生活好象中止了。另一种生活——隐秘的生活——反而因此更为紧张。在这种生活的沉寂中，受了伤的激情形成一阵阵的雷雨。必须在独自一人的时候，她才能够投身于这种激情的雷雨中，直到精疲力尽，从那种场面出来，她总是焦头烂额，热血耗尽，口中干燥，额头发烧，手脚冰冷。接踵而来的是充满沉重的幻梦的麻木不仁的时期。成天，她光做梦，而且不设法引导自己的思路。她被一大堆混杂的激动的情绪所侵袭……一种阴暗的忧郁、一种带辛酸的甜蜜，口中的灰尘味道，成了泡影的种种希望，往事和闪烁的光线一样使她心蹦跳起来的，一阵阵的绝望丧气之感，骄傲和受伤的热情，以及一种面对废墟、不可救药、命运已定，无可奈何的情绪，——这种情绪起先给人以极大的重压，接着阴沉忧郁，再接着渐渐融化为一种麻木之感，它的遥远的悲哀上印着一种奇异的官能陶醉的痕迹……她不

明白……

有一天夜里，她梦中看见自己在树上长满嫩芽的森林里。她独自一个。她穿过茂密的草丛跑着。树枝钩住她的长袍；潮湿的灌木抓住她；她挣脱，可是撕破了自己的衣服；她羞愧地看见自己半裸的身体。她俯身用裙子的碎片遮掩自己。于是她看见在地上，向着她，一只椭圆的篮子，藏在一大堆阳光照射的树叶下面，——并不是黄的和金黄的叶子，——而是银白色的，象桦树的树干一样，白得象上等白布。她跪在篮子边，瞧着，内心十分激动。她看见布包开始动起来了。心疾跳着，她伸过手去，——她醒了……她的激动情绪久久不得平息……她不明白……

到了一天——她明白了……她已经不是独自一人……在她身上，一个生命在成长，一个新的生命……

若干星期过去了，她一直在孵育着她的隐秘的世界……

——“爱情，这就是你吗？爱情，当我以为快抓住你的时候，你逃跑了，现在你跑到我身上来了吗？现在我抓住了你，抓住了你，你怎么也挣不脱了，呵，我的小俘虏，我把你关在我身体里边。你报复吧！你吃掉我吧！小耗子，咬我的肚子吧！用我的血做你的养料吧！你就是我。你是我的美梦。既然我不能在这个世界里找到你，我用我自己的血肉制造你……而现在，爱情，你已经在我手掌中！我就是我所爱的那个人！……”

第 二 卷

夏 季

To strive, to seek not to find, and not to yield.*

* 英国十九世纪诗人丁尼生的诗句，大意：努力、探索、找不到，但不屈服。

第一部

百叶窗帘低垂着，室内光线半明半暗，安乃德穿一件梳妆用的素白披身，坐在床边，独自微笑。刚刚洗过的长发，散开在她肩头。在敞开着的窗外，八月份午后的金黄色炎阳，一动不动地摊在地上。熟睡在阳光下的布洛涅公园，你即使看不见，也会意识到它的昏昏沉沉的感觉。安乃德在享受这种无上的幸福。她可以一连几小时躺在床上不动，什么也不想。她不需要想什么。她只要知道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就行了。她甚至也不想费劲和她身上那个"小小人儿"谈话。因为她有把握，那小家伙的感觉就是她自己的感觉，两人心照不宣。在她幸福的半醒半睡的身上，透过阵阵的温情电流。于是她又沉入昏睡的微笑中。

可是，她神志虽然昏昏欲睡，感官却奇妙的清醒，随着时光流逝，她感觉到空气与阳光最微细的震颤……园中的草莓散发出一股甜香……她用鼻孔和舌尖饱尝这种美味。她的耳朵欣然倾听一切微细的声音，微风轻拂的树叶，沙上行走的脚步，街上人语，教堂晚祷。还有从巨大的人群中传来的轰响，那是一九〇〇年的巴黎……那年夏天，巴黎正在开博览会。演武广场① 上的烈日，晒着成千上万的人堆，象一串串葡萄，挤在

① 巴黎中心的广场，一九〇〇年的"万国博览会"，就在那广场上举行。

酒槽中发酵……安乃德距离这沸腾喧扰的巨大场面相当近，所以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同时也相当远，可以置身局外。她享受着自己窝里的清幽与安宁，和热闹场面恰好成为对比。随他们去庸人自扰吧！反正真理在我身上。

* * *

她听觉非常灵敏，可是心不在焉。好象猫儿一样，周围的声音能够一一抓住，又懒洋洋地一一放过，不去理睬。她听到楼下门铃响，听出西尔薇的连跑连走的脚步。安乃德宁愿独自待着。不过，她那样牢固地安顿在她的幸福天地中，不管谁来，倒也轻易打扰不了她。

西尔薇得到消息，仅仅是一个星期以前的事。自从春天以来，她一直没有她姐姐的消息。她自己也经历了一场情场风波。虽然她并没有十分激动，却也忙得想不起长时期没有消息的姐姐。等到她自己的问题了结之后，她又有了心情和时间惦念她姐姐，这才觉得放心不下。她到布洛涅来向姑姑打听消息。听说安乃德已经回家，而且回来很久了，她感到很惊讶。她打算责备那健忘的人，可是安乃德却给她准备着别的更使她惊讶的话题。她不动声色地将她和洛瑞的故事，从头至尾，向西尔薇讲了一遍。西尔薇耐着性子勉强听她讲完。安乃德，这个一本正经的安乃德，居然干出这样的蠢事，而且事后又拒绝结婚，这可真是世界奇闻！不行，西尔薇决不能宽恕这样的事！……这个小小的吕克莱丝①十分愤慨。她向安

① 古罗马妇女，受了男性侮辱而自杀。

乃德大发雷霆，骂安乃德是糊涂虫，安乃德却兀然不动。但是很明显，无论怎么说，她反正不会改变主意的。西尔薇觉得她对这固执的家伙束手无策。她恨不得痛打安乃德一顿！……可是，有什么办法对这张亲爱的面孔怀恨呢？她安静地听你说话，带着一脸令人无可奈何的微笑！再加这个怀孕的身子有一种隐秘的魅惑力……西尔薇咒骂这个身孕，把它当作一件倒楣的事。可是她究竟是女性，她不能不对此感到心里充满柔情……

她今天仍然准备来劝说安乃德，希望最后能克服对方愚蠢的抵抗，迫使她去请求结婚……要不……"要不我可要生气了！……"她象一阵风似地冲进来。她身上散发着香粉气和一股要打架的杀气。为了摆开打架的架势，她一进门还没有说声"日安"，就责备成天把自己关在黑房间里的这种疯劲儿。可是，她一见安乃德幸福的眼神，看见她向自己伸张着两条胳膊，她立刻就跑过去抱吻安乃德；同时继续责备她："疯子！疯子！十足透顶的疯子！……瞧，她穿着素白的长袍，披着长头发，把自己打扮成天使了……嘿，怎么不上她的当呢！……一本正经的家伙！……小贱人！……"

西尔薇摇撼安乃德的肩头。安乃德听她摆布，表情是又疲乏，又满意。西尔薇停止叨唠，双手捧着安乃德的额头，把她的头发撩开，说："瞧，她气色多么鲜艳、多么红润，我从来没见过她有这么好的气色。还有这副得意扬扬的神气！可真值得你得意！你倒不害臊？"

"害什么臊！"安乃德反问。"我感到幸福，从来没有这样幸福。而且我很坚强，很舒服！有生以来第一次，我觉得我自

已很圆满，再也不必追求什么了。我想要一个孩子的愿望快得到满足了，这个愿望在我生活中早已产生！自从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起……对呀，我那时还不到七岁……那时我已经梦想要个孩子了。”

“你倒会撒谎，”西尔薇说，“不到半年以前，你还跟我说过，你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做母亲的材料。”

“你以为吗？我真说过这样的话吗？”安乃德说，她不知道怎样说才好。“对，我确实说过。可是我并没有说假话，无论现在，无论从前，都没有……怎么解释呢？我并没有瞎编。我记得清清楚楚。”

西尔薇说：“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当我迷上了什么的时候，我就立刻想起来，自从我呱呱坠地以来，我所要的就是这个。”

安乃德不满意地噘嘴，说：“不，你不理解。我现在感觉到的，是我真正的天性，这是从来就存在的；可是时机未到，我自己不敢承认有这种天性；我怕空欢喜一场。现在……呵，现在，我发现比我所希望的更加美妙……这就是我的整个生命。此外，我什么也不要了……”

西尔薇调皮地说：“当你要洛瑞或杜里欧的时候，你也别的什么全不要了……”

“啊！你什么都不懂！……哪能跟那个扯到一块儿去。当我恋爱的时候（你们的所谓“恋爱”），主动的不是我，我是被迫的……我被那股力量控制着，不能抵抗它，我是多么痛苦！不知有多少次，我祷告上帝，希望能够解脱出来！……可是如今，恰好他，他，我的小小人儿，他来救我了，我正在人们所谓

'恋爱'这种痛苦的束缚中挣扎的时候，他到了，他救了我……我的小救星！……"

西尔薇笑了起来。她一点也不理解她姐姐讲的一套道理。但是，不必讲什么道理就能理解对方的母性本能。在这个问题上，姐妹俩不会有分歧。她俩开始谈到那个小小的不相识者(谁知道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这是充满温情的闲谈。关于如何迎接这个不相识者，她俩谈到几千件既严肃而又无足轻重的细小事情，一个妇女对于这些事情总是说起来不知疲劳的。

她们这样谈了许久，西尔薇忽然想起她是来训斥安乃德的，而不是来跟安乃德演二重唱的。她说："安乃德，别再发疯了，该谈正经的了。洛瑞有责任跟你结婚。你得要求他非这样办不行。"

安乃德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干什么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我已经对你讲过，洛瑞主动提出要和我结婚，可是我拒绝了。"

"那么，既然做了傻瓜，就得好好认识和改正过来。"

"我丝毫没有改的意思。"

"你为什么不愿意？这个人，你是爱他的。我敢说你现在还爱她。出了什么事了吗?"

安乃德不愿意回答。西尔薇偏要问，而且向隐私之处去找两人不和的理由。安乃德做了一个猛烈的姿势。西尔薇惊愕地看着安乃德。安乃德嘴唇恶意地撇着，眉头紧皱，眼有怒色。

"你这是怎么回事?"

“没有什么。”安乃德说，忿然转过身去。

西尔薇触动了安乃德的一个伤痕，她本来不愿再去想它。有一个出自她天性深处的、她无法解释的矛盾。那就是，她虽然由于怀了孕满心高兴，却怀恨使她受孕的那个男子，不能原谅自己突如其来的官能反应，不能原谅使她失身的激动之情，也不能原谅钻了这一切空子的那个男人。这种本能反抗，是她远远地躲开洛瑞，和拒绝再和他见面的真正的隐秘的理由。（对于她自己和对于别人都是隐秘的。）在内心深处，她憎恨洛瑞。她憎恨他，因为她曾经爱过他。但是，由于她有光明磊落的智慧，她觉得自己那种本能是恶劣的，所以加以抑制。为什么西尔薇偏要强迫她重新意识到这一切呢？

西尔薇瞪眼瞧着安乃德，不再追问了。安乃德也平静了下来，她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她的隐秘被人看见了，她自己也看见了。她竭力掩饰，用平静的口气说道：

“我不想结婚。我天生不适合这种绝对的关系。你可以对我说，千千万万妇女都安之若素了，何必把事情看得过分严肃呢。可是我就是这么个人，一切我都严肃对待。如果我要委身于一个人，我就什么都不保留，于是我会觉得喘不过气来，好象我脖子上拴着一块石头，就要沉入水底。太亲密的关系（大树上的藤）会吸尽我的精力，我自己剩下的精力就不多了。我竭力想使对方高兴，想使自己成为对方所要求于我的那种形象，这样，就会得不到好结果，因为过分地违反自己的天性，就会丧失自尊心。这样，人也就活不下去，要么你起来造反，那就会使别人痛苦。不，西尔薇，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我天生要过孤老的生活。”

(虽然她一点也没有说谎，她所说的却不过是用来掩盖真实情况的托词。)

“你真好玩，”西尔薇说，“一切女人之中，你是最离不开爱情的女人。”

“我憎恨爱情，”安乃德说，“可是现在，爱情碰不着我了。我躲在掩护所里。”

“好一个‘掩护所’，”西尔薇说，“这个‘掩护所’丝毫不能掩护你，倒是你要掩护它。你说你不愿意被捆住，你想过没有，你身上的小包袱将来对你多么碍手碍脚？”

“多么幸福！我怀抱中一直是空的，今后不会再空了！”

“你倒会说，可是你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谁来抚养孩子？”

“我呀。”

“父亲呢？父亲对孩子也有他的权利。”

安乃德眉宇之间，显现出新的怒意……权利！对他的孩子有权利！……他的孩子！这个人的孩子，那盲目的一瞬间的孩子！他早就忘记那盲目的一瞬，可是他却把我一辈子都拴在上面！……决不！……我的孩子，这是我的！她说道：“我的儿子只属于我一个人。”

“他高兴属于谁就属于谁。”

“哦！我知道他会高兴属于我……”

“诱惑能手！……可是，万一有一天他责备你，说你剥夺了他的父亲！”

“我要把他的心填得满满的，使他没有一点余地去懊恼他没有父亲。”

“你是个自私的怪物。”

“我早就这样说。”

“你会受惩罚的。”

“那好，如果孩子将来不爱我，算我活该！什么都不能阻拦我爱他，也不能阻拦他就是我自己。”

“如果你真爱他，你首先应当为他的前途着想。多少妇女为了孩子的利益，强迫自己忍受不顺心的婚姻……”

“你叫我生气，”安乃德说，“你在我面前吹嘘那些为了爱孩子，宁愿把自己断送于骗人的婚姻，甚至是充满仇恨的婚姻的女人。你使我想起这样一个母亲，她对自己的女儿说，为了女儿，她忍着地狱般的夫妻生活。女儿回答说：‘难道你以为对孩子来说，地狱能成为幸福家庭吗？’”

“孩子需要一个父亲。”

“成千上万的孩子都没有父亲，他们怎么办？有多少孩子没有见过父亲！多少孩子，幼年丧父，单靠母亲抚养成人！难道这种孩子不如别人吗？孩子需要在温爱中受到保护。为什么我的温爱就不足够呢？”

“你过早地相信自己的力量了。你知道什么情况在等候着你吗？”

“我知道，我知道！一双孩子的手臂，搂抱着我的脖子。”

“你知道社会上人们将使你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如果你是有夫之妇而和人通奸多次，也远不如你作为‘大姑娘养仔’所受的众人辱骂厉害。胆敢事先不盖上他们的所谓‘正式结婚’的印章，而承担当母亲的艰难困苦和责任，对于他们的阶级中的妇女，这是不能饶恕的！……要是我，那也就罢了！象我们

这样的女人，如何摆布自己的身体，没有多大关系。你们那些资产阶级的男子，甚至还可以从中捞点儿油水。所以就象在《鲁意丝》[1]中一样，他们准备庆祝平民女儿们的'自由性爱'。一个资产阶级的姑娘，那是禁区，只有一定的人才能够进去打猎。你是他们的私产。他们完全可以面对公证人，用婚约把你购买下来。可是你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主动地失身于人，而且还说：'这是我的权利。'如果私产起来造主人的反，并且宣称：'我是自由的，谁愿意要我，谁就来吧！'那么，伟大的上帝，我们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西尔薇说话总是不严肃的，即使她在生气。

安乃德微笑着说："风俗习惯是男子们制造的。这我知道。男子斥责那些敢于不正式结婚而有孩子，而且不打算一辈子为孩子的父亲效劳的妇女。对于许多妇女来说，这是一种奴役，因为她们不爱她们的丈夫。许多妇女，如果她们勇敢，她们很可以和她们的孩子一起，自由地生活着。我要努力做这样的妇女。"

西尔薇用怜悯的口吻说："可怜的天真女人！你一直生活在资产阶级双层窗户的保卫下，不知道生活的艰难。资产阶级用成见，同时也用特权将你禁闭起来。如果你有一天离开这个资产阶级，它是不会让你再回去的。那时，你就得见识见识什么是生活！"

"是呀，西尔薇，你说得对，说的是真话。过去，我是个享

---

① 《鲁意丝》(Louise)一九〇〇年二月在巴黎初次上演的剧本，作者与作曲者为 G. Charpentier，写工人家庭出身的姑娘鲁意丝被诱惑而放荡、堕落的经过。

受特权的人；现在，该轮到我受一受你所受的痛苦了，这是件好事。”

“太晚了！必须从童年开始学习。到了你的年龄，不能学了……幸亏你有钱，你永远不至于遭受物质生活的困苦。可是另外一种困苦，精神上的困苦……你的社会集团会排斥你，舆论会责骂你。每天，你将因受一些小小的侮辱而感到痛苦……你的心是温柔而骄傲的，它将受伤而流血。”

“让它去流血吧。付出重价得来的幸福，只能使人更好地去享受它。我所要的只是健康与诚实。舆论吓不倒我。”

“如果你的孩子因此而感到痛苦，怎么办？”

“他们敢？……那好，我们一同来向那群卑鄙的家伙作斗争！”

安乃德仰起身来，坐在床上。她好象狮子抖动鬣毛一样，甩动她的长发。

西尔薇端详着安乃德，想保持自己的严峻的面孔，可是办不到，反而笑了出来。她耸一耸肩，叹一口气，说：“可怜的小疯子！……”

安乃德撒娇似地问西尔薇：“你可得帮助我们？”

西尔薇狂热地吻着安乃德。她举起拳头向墙壁威胁着，说：“谁敢碰你一下，当心他自己的脑袋！”

西尔薇走了。被刚才这场争论搞得精疲力竭的安乃德，重新沉浸在梦想之中。这一回，她算是战胜了她妹妹。可是在两人的谈话中，有一点使安乃德放心不下：西尔薇说什么……有一天，孩子可能会责怪母亲？

安乃德仰卧在床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上面，她在静听自己体内的声音。在她身上，那个小小的人儿在开始动了。如经常一样，安乃德闭着嘴，和小人儿说话。她问他，她把他留下来，给她一个人，好不好。她一定要他告诉她，她是不是有理，他是不是满意。因为她不愿意做任何引起他责备的事。于是，那小小人儿自然就回答说，她做得对，他很满意。他说他要她属于他，只属于他一个人，而且为使她能够献身于他，她必须是自由的，而且独自一人和他在一起。她和他……

安乃德幸福地笑了。她的心是这么充实，所以用不着言语了。她陶醉于快乐之中，全身疲乏，脑袋昏昏沉沉……她睡着了。

*　　　*　　　*

安乃德的体态开始显眼了。西尔薇赶快强迫她姐姐离开巴黎。那时正是初秋天气，到外地去度暑假的朋友们不久就要陆续回巴黎。出乎西尔薇意料，安乃德一点也不抗拒。她并不怕舆论；可是在这时刻，她不能容许任何跟西尔薇争吵的事由。但愿什么都不要来扰乱她的和谐的境界！

她听从西尔薇带她到地中海滨一个疗养场所。可是安乃德在那里没有住下来。她在那里不能宁神静养。和大海为邻，引起她一种不舒服的感觉①。安乃德是乡土居民，她能够赞赏海洋，但是不能和海洋朝夕相对。她接受海洋气息的强烈的魅惑，可是这种气息对她没有益处，它在安乃德身上引起

① 罗曼·罗兰生平不喜欢大海，他从来没有到海滨去度假期，每年总到瑞士山林清幽之处修养几个月。

太多的内心紊乱，而且引起安乃德不愿意知道的新的混乱……还没有到时候！此刻不行！……我们不爱某些人，据说因为我们怕爱他们，(其实还不就是我们爱这些人?)安乃德对大海保持警惕，因为她对自己保持警惕，对那个有危险性的、她要躲避的安乃德保持警惕……

她重新北上，来到沙瓦亚[1]的湖畔。在一个位于山脚边的小城中，她安顿下来，准备在那里过冬。安置停当，她才通知西尔薇。后者由于职业关系，不能离开巴黎，她只能隔一段很长的时间，来去匆匆地去探望一次安乃德；因此她很挂念独自一个住在那偏僻地方的安乃德。然而那时候的安乃德决不嫌自己太孤独，也不嫌那地方太荒僻。如果让她住隐士的茅棚，她可能住得更悠然自得。她内心生活越丰富，就越需要明净宁静的环境。她并不象西尔薇所设想那样，置身在那种情况下，不得不依靠素不相识的人来照顾，因而心中难受。首先，她有满腔热情要发泄，所以她无论对谁都不当陌生人看待；而且由同情唤起同情，别人也都很快地不拿她当陌生人了。这个地方的人不大好奇，他们不急于知道安乃德的底细。大家在碰见的时候互相打招呼；在门口，或者隔着篱笆，互相说几句客气话。大家互相善意对待。当然，如果有什么需要时，不能过分依靠这些好心肠的人。但是平日能够这样相处，已经不简单。这样，日子过得更轻松些。这些不相识的老实人，对安乃德表示出漠不关心的和蔼态度，反而使她觉得比那些自以为对她有严重监护权的亲友们的强制的关心照顾，对她更为适合。

---

① 法国东南部山区。

十一月中旬……安乃德靠近窗口坐着，一边做针线，一边眺望窗外草地上和披着假发似的树枝上的新雪。可是她的目光回到一份通知上……洛瑞·勃里索和巴黎政界的一个姑娘结婚了（安乃德认识那女的）。洛瑞总算抓紧了时间。他母亲和他姐姐对安乃德这一走，非常气恼，不等洛瑞的情场失意史传为话柄，赶快给他定了另一门亲事。而洛瑞，为了出口怨气，同意了别人给他选择的对象。安乃德既不感到意外，也没觉得有什么可抱怨的。她甚至竭力使自己替那个可怜的洛瑞高兴。但是这个消息使她不由自主地受到震动。在她的灵魂和肉体中，有这么多的动人心弦的回忆！就在她的肉体内，还有被洛瑞唤醒的那个小生命……在阴影的深处，往日的烦扰又开始骚动……不，不，安乃德不允许旧事重提！对于过去的热情，她觉得很反感。对于官能感受，更是使她厌倦。厌恶和反抗……再加这种敌意，（这一回她可认得它了！）一种祖先传下来的回声，那就是女性对于使她怀孕的男性的仇恨……①

安乃德手里缝着衣服，不停地缝着。她想忘掉一切。每逢她神经紧张，望见远远的天边涌现了危险的云影，她常常求助于念经时用的摇钟：也就是她的手工劳动。她一边缝衣，一边把自己的各种思想排成规规矩矩的、整齐的行列。

这一天也如此，她把各种思想排成长列。在半小时默不做声埋头干活之后，心中烦扰消失，脸上微笑重新出现。低头干活的安乃德抬起头来，露出平静的眼神。于是她说："但愿如此！"

---

① 在这个问题上，小说作者很可能受心理分析，或某种生物学理论的影响。

阳光在积雪上欢笑。安乃德把针线放在一边，穿起衣服，打算出门。她的双脚和脚踝都有点肿，可是必须勉强自己出去走一走。一到外边，她有一种愉快的感觉。因为她带着她的小旅伴在一同散步。现在，他表示自己已经存在。尤其是晚上，他到处摸索，在测量他的小窝的尺寸……他好象说："上帝，这么狭窄呀！难道永远这样下去吗？……"

稍后，他又睡着了。白天，在散步的时刻，他乖乖地呆着。不过，可以说他用母亲的眼睛在张望。因为，对于这双眼睛来说，一切全是新鲜的。呵，多么鲜艳的色彩！大自然将这些彩色展陈在画布上。安乃德的面颊上也有好看的颜色。她的心跳得更快了，她的血液就在皮肤下面循环。她享受各种气息，各种味道。近旁没有人看见她时，她把路上的积雪抓一点放在嘴里……味道鲜美！……她回想做孩子的时代，趁她嫲姆不注意，也干过这种事，她也吮吸冰冻潮湿的芦根。她觉得沿着喉道，有一种馋欲得到满足的冷战似的快感；好比落在舌头上的雪花，安乃德被官能的快感融化了……

安乃德走在积雪的乡间大路上，在冬季灰暗的天空笼罩下，独自一个人，同时又是两个人；独自一人，同时却又是一切，谛听她心中小小的春天百鸟齐鸣，步行一两小时之后，转身向市镇走回来，让北风把面颊刮得通红，目光炯炯有神。路过糕点铺子，她不能抗拒可口的小点心对她的诱惑，有的是巧克力做的，有的是蜂蜜做的（她腹中的小家伙真够馋的）。然后，黄昏来到时，安乃德步入教堂，坐在神坛对面，神坛也和蜂蜜一样带幽暗的金黄色。她平时不进教堂，她不信教（自己以为不信），她却呆在教堂里梦想着，祈祷着，直到教堂关门。黑

夜来临，神坛上的灯轻轻地摇晃着，在黑暗中引来了最后几点亮光。安乃德四肢麻木，她怕受凉，她在毛呢斗篷底下觉得遍身寒冷，全仗她怀抱中的太阳取暖。她身上充满神圣的恬静。她梦想孩子应当在温柔、宁静和她那两条充满母爱的手臂环抱中生活。

* * *

第二年开年不久，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孩。西尔薇及时赶到，迎接孩子的诞生。痛楚使安乃德有时呻吟几声，但是没有一滴眼泪。尽管这样，她仍然很感兴趣，注意力很集中，有一点失望。她惊讶自己好象在旁观发生的事，而不是当事人。她一直期待着的很大的激动，始终没有出现。这个“苦工”一开始，她好象落入陷阱之中。没有任何逃避的方法，必须走到终点。于是，她忍受着，绷紧全身力量，为了赶快到达终点。她神志清醒，可是她的精力全部用于忍受阵痛。这时，她很少想到孩子。温柔和兴奋的情感，毫无产生的余地。事先曾经充满她心中的那些情感，都隐消了。真是“苦工”，艰苦、紧缩，肉体和肌肉的苦工，完全是生理的，一点没有美与和善的成分……一直到解脱的一刹那，当时她觉得一个小小的身体从自己身上滑溜了出去……终于！……

立刻，欢乐的火焰重新燃烧起来。安乃德牙齿格格地打战，筋疲力竭，差一点要沉入北冰洋底，她伸开冰凉的双手，为了抓住她的活生生的果实，她的亲爱的人。她紧紧地把他搂在她的瘫软无力的肢体上。

现在，她一个人变成了两个。并不是象以前一样，两个合成一个。而是自己身上的一部分，分离在空间，好象一个小小的卫星，围绕一个星球转，一个极微小的附加价值，可是它在心理氛圈中的效果是非常大的。说来也奇怪，这个从一个人身上分离出来而形成的一双之中，大的依靠小的，比小的依靠大的更多。这婴儿的啼哭，正是由于它是微弱的，对安乃德说来，这是一股力量。呵，当一个被我们所爱的人不能缺少我们，对我们来说，这是多大的财富！……安乃德两只发胀的奶头，让那小动物贪馋地吮吸着。她将那些使她胸脯鼓胀的乳汁和希望，都大量地注入她儿子的身体中。

于是就开始了 Vita Nuova① 的令人感动的第一轮，发现世界，这件事本身其实已经和世界一样的古老，但是每一个俯身在摇篮上的母亲，总要把这件事重新进行一遍。不知疲劳的守夜人，心突突地跳着，在守候"树林中的睡美人"② 醒来。孩子的蓝宝石般的眼睛（深色的紫罗兰）是这样明亮，安乃德可以拿它们当镜子，照见自己。这个不明确的、不着边际的目光，它看见什么呢？它象天空的一只大眼睛，人们不知道它是空虚的，还是深远的，但是它在蓝色光芒的圆圈中，掌握世界……在这明净的镜面，不知来自何处的成堆的痛苦、看不见的狂怒和不知名的激情，投下突如其来的阴影？这些都来自我的过去，还是来自你的未来？同一块勋章的正反两面。"你就是过去的我。我就是未来的你。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

① 意大利语：新生。但丁在写《神曲》之前，曾经写过一部诗集，题名《新生》。

② 法国贝洛童话中的人物。

我是什么样的人？……”安乃德在她的斯芬克司① 的眼睛中寻求答案。她注视着这个一小时接一小时从深渊中上升的意识，从而不知不觉地在这 homunculus ② 身上重新体验人类产生的过程。

小玛克将他的窗子一扇接一扇地向世界打开。较有明确意识的光亮开始在婴儿流水般的眼光的表面闪过，有如一群飞鸟在寻觅栖息之处。几个星期以后，在活生生的小树上，开放了微笑之花。接着，栖息在灌木丛中的群鸟开始鸣唱……头几天悲剧式的噩梦，已经忘记！人地生疏的恐怖之感，一个从母体中粗暴地被拉出来，赤裸地、狼狈不堪地，被抛掷到残酷的光亮之中的人的嚎叫，一切都已忘记！……这个小人儿放心了，他占有了生命。他发现生活很好。他用嘴、眼睛、脚、手和腰部，探索着生活，贪馋地扪摸着、尝味着生活。他欢庆猎获了不少东西，惊异地吹奏着从他那小喉管里发出的声音。又是一个猎获物，他的声音！他自己倾听自己的歌唱。可是他母亲比他更津津有味地享受着他的歌声。安乃德被这个声音陶醉着。这溪流般细小的声音，使安乃德的心都融化了。甚至这个音乐发出尖利的叫声震破她的耳膜，她也觉得美妙。“高声喊吧，亲爱的！对呀，肯定你的生命。”

他使劲肯定他的生命，他这种精力是不需要任何鼓励的。快乐、忿怒、任性，他用各种音调叫喊着。安乃德这个初出茅庐的妈妈，这个十分蹩脚的教育者，觉得孩子的一切都使她着

---

① 希腊神话中的狮身人头怪兽，一般用来象征迷惑难解的人物，此地指婴儿。

② 拉丁文：弱小的人物。

迷。她没有力量抵制孩子暴君似的叫喊。夜里，她宁愿起床十次，也不愿意让孩子多哭一声。从早晨到晚上，她让那个贪馋的水蛭吮吸她的乳汁。孩子并不因此而更茁壮，而母亲反而因此身体更糟了。

等到春天西尔薇重新见到她姐姐时，发现姐姐瘦了，她很不放心。安乃德仍旧表示她很幸福；可是她的幸福的表情有点儿发烧似的。为了一句充满感情的话，她就会眼泪汪汪。她承认自己睡眠不足，她不会让别人服侍她，承认在照料孩子和注意孩子健康等实际困难面前，她束手无策。她在说这一切的时候，装作笑自己太懦怯。可是她早先那种满有把握的样子，已经丧失。她很诧异地发现，她并不象自己设想的那样壮健。由于她从来没有害过病，她不知道自己力量的极限；她自以为能够毫无节制地使用她的力量。她发现自己的限度很小，而且如果超过限度，决不会不受惩罚……生命，是多么脆弱的东西！要是在别的时候，这种发现不至于使她难受。可是现在，她的生命是双重的，在她自己的脆弱生命上，还依靠着另一个更脆弱的生命。上帝！万一她消失了，会出现什么事呢？在失眠的夜里，安乃德多次反复思量这件令人担心的事……她静听在熟睡中的婴儿；只要他的呼吸稍有变动，一口气呼出来稍重一点，一声轻哼，或呼吸稍停了一下，安乃德自己的心脏就立刻停止跳跃。不安的情绪一旦进入她的心中，就住下不走了。安乃德丧失夜间的庄严和轻松的宁静，在那些时刻，没有动作的身体和没有思想的灵魂，都不睡觉而在梦想，如同黑夜的池水上，一动也不动地漂浮着花朵。天上乐园式的心神舒泰，这种天赐的恩惠只有当你失掉它的时候，你心

中才能够感到它的可贵……从今以后，每时每刻都在提心吊胆的灵魂，即使在最稳妥的时刻，也隐藏着心神的颤动……

西尔薇没有弄错。通过安乃德嘲笑她自己的软弱时的勇敢的微笑，西尔薇察觉了对方心中的慌乱，以及一种动物的本能需要：重新接近大群的同类。西尔薇决定安乃德应当离开她隐居的地方，回到离巴黎几小时路程的近郊，安顿在一所乡间别墅里，在那里，西尔薇几乎天天可以看见安乃德，而她回来的消息也不至于传开。安乃德对于回去倒毫不刁难，但她主张干脆回到巴黎老家去。她不接受任何反对的意见。西尔薇责备她，说那样干不明智，说她的安静有被搅扰的危险，但是她不听。她固执，不让步。她不肯显出在舆论面前躲躲藏藏，她的自尊心不能忍受。在她怀孕期间那幸福的一年，她没有想到舆论。那时她和幸福单独在一起，没有容纳第三者的余地。几个月以来，她的幸福也不算小，但是她愿意大家都知道她的幸福。如果她必须将幸福隐藏起来，这对她是一种痛苦。她愈想愈觉得自尊心受了伤。怎么！这个使她感到自豪的小宝贝，非得把他当一件见不得人的东西掩藏起来！她的样子好象在否认他！……

"否认你！我的宝贝！……（她热烈地亲她的孩子）我本来不该躲开，我本该从第一天起就强迫世人承认你。可别再躲躲藏藏！把你拿给别人看的时候，我要说：'瞧，我的漂亮孩子！你们没有这样漂亮的孩子，说呀，你们这些做妈妈的？'"

* * *

她回到巴黎，在那里安顿下来。拉乌尔·李维埃的女儿

很明白，要让别人接受她的处境，是不那么容易的！可是，她从她父亲那里承继了那种藐视世人的情绪，却没有学会父亲那一套：表面上屈从世人的成见，实际更便于躲开。她自以为能和世人顶着干，而且自以为有理。

她的头一次实验相当顺利。老姑母维多丽娜在安乃德不在家的日子里，一直是个看家的人。多年来，她的职守也就是看家。这是个六十多岁的身材矮小的老太太，气色很鲜亮，脸上没有皱纹，鬓脚梳成一卷卷地，紧贴面颊两旁。她很安静、温和、不惹人，胆子非常小，她知道怎样把自己保存在不受干扰的地方。安乃德从童年时代起，就在家里看见这个小步轻跑的姑母。她使安乃德免除照料家务的烦恼。她管理家中清洁、舒适和伙食（因为她是贪吃的）等事务，扮演着大家熟悉的老女仆的角色。人们当着她毫不拘束，她不过是家中的一个家具而已。她的意见是不算数的，何况她也没有意见。她在她兄弟家中生活了三十年。维多丽娜姑母可以听见看见离奇古怪的事物。但是她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若是要让她看见她不想看的东西，你除非强迫她。拉乌尔才不理会这些！在和他亲近的人们面前，拉乌尔管她叫他的后房内院的哑奴。他当面讥笑她，开她的玩笑，管她叫“大水罐子”，弄得她哭鼻子。稍过一会，他又甜言蜜语哄她高兴，大声地亲她的双颊。而且让她伺候他，娇养他，象一个老顽童似的。在她的记忆中，拉乌尔是一个心肠极好的人，而且也是德行极高的人——如果拉乌尔·李维埃这样一个从不厌倦于人间生活的人，在阴间的生活也不是那么枯燥乏味，他在坟墓里听了这句话，一定会觉得好笑。

安乃德要在姑母眼中留下一个有关她的为人的良好印象，并非难事。她不但继承了房屋，而且同时继承了家中老猫对主人的崇拜。问题在于不要使维多丽娜姑母的那些幻想遭到破灭。安乃德在下决心之前，退缩了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没有让姑母知道自己的爱情历险记。她远离巴黎时，所用的借口是健康上的需要和旅行的愿望等等。虽然这些理由都不象真的，姑母却好象信以为真了。她不好奇，而且怕听引起她不安的消息。可是，到末了，这种消息也不能不让她知道。孩子生下来以后，西尔薇自告奋勇地通知了姑母。这对那可怜的老人简直是晴天霹雳。她好不容易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她给安乃德写了几封惊惶失措的信。信写得那么含糊，安乃德读了之后几乎以为（年轻人是没有怜悯心的）维多丽娜老姑母自己生了孩子！安乃德竭力安慰她。西尔薇坚信老姑母一定要离开家了。可是维多丽娜姑母是不会轻易产生离家这个念头的。至于说别的，她头脑中乱成了一团糟。她确实没有出个主意的能耐。倒是别人有必要替她出主意。她只会哭哭啼啼。可是，人总不能够仗着哭哭啼啼过日子。横竖得活下去，老姑母最后也只好在安乃德的不幸遭遇中，发现天意的惩罚。她侄女不在家，在远方，这件令人不快的事不在眼前，她正开始习惯，安乃德却来信说她要回来了。

回到家的时候，安乃德心情很激动。西尔薇去车站接她。维多丽娜姑母不知如何是好。当她听见大门打开的声音，她急急忙忙又登上本来已经下来了一半的楼梯。她匆忙回到自己房中，把房门关上。安乃德发现姑母在房中流泪。姑母一

边亲安乃德，一边反复说："可怜的孩子！……这可是怎么搞的？……怎么搞的？……"

安乃德表面上若无其事，其实也心慌意乱。她装做很镇定，而且不客气地带笑说："有的是时间可以详细谈！……现在，去吃晚餐吧！"

那老太太让人拉着走，她还在流眼泪。安乃德对她说："得啦！得啦！我的好姑母……不要哭了。"

姑母在寻思她打算说的话。她有一大堆话要说：悲恸、埋怨、责问、惊呼……等等。可是，除了几声长叹之外，这一大堆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来。安乃德让姑母猝不及防地和孩子见了面。孩子正睡得香，象一个无忧无虑的有福之人，伸躺着他胖胖软软的小身体，仰着头。老姑母合着掌，看得出神了。于是，她的惯于伺候人的老年的心，和家中的新主人又默默地订立了主仆关系的合同。打那时开始，老姑母又把自己套在这个小天神的车驾上，而且她自己也年轻了不少。

一阵子她不想了，过一阵子又想起来：这个孩子究竟是不可外扬的家丑。于是她心里又慌乱了。正在装做毫不介意地谈话的安乃德，暗暗地用眼角窥视姑母，只见她那善良的脸又沉下来了。"得啦，这又是怎么回事？"安乃德问："总得给自己找个理由呀！"

姑母又一次开始她的乱七八糟的悲叹和呻吟。

"可不吗，"安乃德说，一边轻轻拍着姑母的双手，"可是，说到末了，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要我们丧失掉我们亲爱的小小子吗？"

（安乃德心里明白她为什么这样说，她故意用温柔的口气

着重说："我们的！"）

迷信的老姑母，赶快惊慌失措地抗议："安乃德，你可别这样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不，你怎么能这样说话？……"

"那么，你不要再摆出这副面孔来了！既然我们的孩子已经在这儿，既然他已经到我们家来了，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除了热爱他，并且为此而感到幸福，此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姑母很可以这样回答："对，可是他为什么要来呢？"

她再也没有力量希望孩子不来。然而道德上应该这样要求。社会和宗教也一样。自尊心和平静的生活都这样要求。也许要求平静的生活比一切都重要。在她内心深处，深深的深处，她有一个不好意思明说的隐秘的想法，那就是："上帝！这个不幸的闺女还不如不要把经过的情况都告诉我！"

最后，维多丽娜姑母既然无法协调这么多的互相矛盾的想法，她就索性什么都不想了。她听凭本能行事。她是老母鸡，她一辈子专门替别人抚养雏鸡。她接受了。

可是安乃德不能因此而过分地庆幸。有些合作给人带来的麻烦多于方便。通过姑母，外间的干扰不久就传到安乃德这儿。维多丽娜姑母是个多嘴的老太太，而且她把邻居们谈论安乃德回家的话，都听在耳朵里。她赶快跑回来，眼泪汪汪地把听来的话都告诉安乃德。安乃德亲热地责备老姑母，可是她自己也不免被那些长舌妇的愚蠢的流言蜚语惹得生气。现在，每当老姑母从外边回来，安乃德就战战兢兢地心里嘀咕："她又要来跟我讲什么啦？"

她不许姑母开口了。可是，姑母闭上嘴反而更糟糕，她想

说不说，唉声叹气，愁眉苦脸。面对这种她想装做不知道的恶毒舆论，安乃德憋了一肚子闷气。

如果她是明智的话，她至少应当避开和这种舆论发生磨擦的机会。可是她太生气勃勃，因此不够明智。人们只能在吃不明智的亏以后，才会变得明智起来。人的天性是这样生成的，比方安乃德，一方面，她以不屑理睬的神气，置社会上对她的评判于不顾；可是同时，她又焦急地想知道别人在背后如何议论她。每天早上，她战战兢兢地想，这一天可别给她传来叫人听了不愉快的言语。可是如果这一天没有这种言语传到她耳中，她就准备主动去找。其实这种言语自己会主动找上门来的。她从她的家族，从向来不怎么来往的表兄弟、表姐妹那里，收到表示为她而丢脸的信，和令人难以忍受的教训。这些人自封为安乃德的品行的裁判者；他们自以为和安乃德相比，他们可以算维护家族体面的健将。这一点对于象安乃德这样的人来说，与其说令人恼怒，不如说滑稽可笑，因为安乃德早已从她父亲那儿听说了风流生活的秘史；她知道这些阿里斯达克①们的批判尺度值几文钱。可是安乃德没有笑，她急忙提起笔杆，发射了一封辛辣的回信，在各种谴责的理由之外，加上了怨忿，使反驳更不留情。

这些严峻的监察者，总算还可以援用他们的亲属权利来进行干涉，虽然这种权利是滥用的，但也是习惯如此。可是那些陌生人有什么权利要那样严格地对待她？她要怎样支配自己，就怎样支配，难道损害旁人了吗？她在街上遇到了一个社交场上的和蔼的妇女，此人以前在沙龙中接待过安乃德。安乃

① 古希腊语法家，风俗批评家；卫道者。

德站住了，想跟对方互相讲几句应酬话。可是那人一边用好奇的眼光打量安乃德，让她独自说话，几乎没有开口，就用冷冷的礼貌态度，远远地走开了。另外一个女子，安乃德去信向她打听一件事，连回信都没有。为了继续打听，安乃德写信给她母亲生前的一个老朋友，一个她向来很尊敬的老太太，对方也一向对她表示温爱的感情。安乃德写信说要去拜访她。回信来了，口气十分为难，对方表示遗憾，不能接待她，因为要离开巴黎……这类小小的创伤一再发生，使安乃德神经过敏地不安。她怕碰别的钉子，可是奇怪，这种害怕反而促使她神经质地去找钉子碰。

安乃德和她的女友吕嬉·高蒂耶之间就发生过这样的事。这两个年轻女子是很久以前就相识的。安乃德当年出入于社交场合，吕嬉是她比较喜欢的一个朋友。两人并不十分亲密，可是双方都乐于相见。安乃德从她姑母那儿听说，吕嬉的姐姐刚刚结婚。她没有接到吕嬉的通知。她给吕嬉写了一封表示祝贺的信。吕嬉没有回信。安乃德明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她也就不再坚持。可是，她到底还要坚持一下，一种古怪的需要促使着她，一定要搞个明白，一定要自讨苦吃。

她到吕嬉家中去了。在沙龙中，人声嘈杂。这天正是招待客人的日子。安乃德在走进去的时候，才想起来。她想退缩，已经来不及了……沙龙中谈话正热闹。约莫有十二个人在沙龙里坐着，安乃德几乎全认得。她一出现，谈话声突然静止。只中止了几秒钟。安乃德很激动。但是她感觉到自己在进行一场斗争，就进去了，含着微笑，也不向两旁看一眼，径直走向吕嬉。吕嬉站起来，很窘。这是一个金黄头发的、小个子

的女子，眼睛细眯着，眼神柔和温顺，文雅的小脸上有点皱纹，下巴象小耗子，牙齿稍稍突出。她是很机敏的，对于各种人，各种意见，她都漠不关心，可是装出一种样子，好象对意见十分热情，对人富于感情。她很谨慎，不太爽直，软弱，乐于讨人喜欢；她所寻求的首先是跟谁都不闹意见，一切都照顾周到。安乃德的所作所为，对于吕嬉个人来说，一点也没有使她不安。她的好奇的尖鼻子时刻在窥探着，这类荒唐事使她感到好玩。她认为安乃德的冒险行动是荒谬的，但如果不是从社会的角度使她为难，至多也不过给她解解闷而已。当安乃德写信告诉吕嬉，说她已经回来，吕嬉心想："多么讨厌！叫我怎样回答她呢？"

她不愿意得罪安乃德。她也不愿意冒被人瞧不起的风险。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回信方式，她就一天天地拖着。她打算去瞧安乃德一趟，但是以后再说，（不着急！）而且不让大家知道。这样做，并不妨碍她讥笑安乃德，也不妨碍她和众人一样，摆出厌恶的样子……

可是，安乃德突如其来的出现，（"真太不象话！"）逼得吕嬉不得不做出选择！吕嬉责怪安乃德对她耍这样的恶作剧，比责怪安乃德私生了一个孩子还要严重得多……（"甚至生两个孩子也没有什么，如果她高兴，可是别让她来跟我捣乱！……"）

吕嬉眼睛显出一丝忿怒的闪光，可是立刻就消失了。她抓住安乃德向她伸过来的手，用安乃德所熟悉的甜蜜的微笑，来回答安乃德的微笑，（人们无法抗拒吕嬉温柔的魅惑）这是一瞬间的事。吕嬉眼观四方，耳听八面，立刻察觉周围人们在

嘲笑。她的表情顿时变得冷冰冰了。她说了两句客套话之后，就矫揉造作地重新继续刚刚被打断的谈话。于是大家都重新谈起话来，好象是在根据一个秘密协定而行动。

安乃德一句话也插不进去，她自己觉得被摒斥了。可是决不甘心接受这种待遇。她知道吕嬉性格的弱点。用骄傲的微笑武装起来的安乃德，坐在一群人中间，这些人好象连瞧都不瞧她一眼，忙于拉扯那些既无聊又不起劲的闲话。安乃德用从容不迫的目光，把在座的人扫视了一遍。别人的眼光碰到安乃德的眼光时，眨眨眼皮，回避开了。只有一双眼睛来不及躲开。这双眼睛被安乃德的眼光勾住了，它们表现生气和鄙视的神气。安乃德认出玛丽-鲁意丝·特·波特吕的红红胖胖的大脸庞。她是一个有钱的公证人的女儿，和一个当官的结了婚。此人的亲戚关系中，许多都是安乃德家的老相识，这是一种社交场上客客气气，实际上怀着深刻反感的交往。玛丽-鲁意丝的壮健的身体，是她的阶级，即大资产阶级的结实特点的具体化：她生活井井有条，为人正直，不好奇，缺乏慈善心肠，尤其缺乏风趣；她奉行一切合法的德行，坚实的宗教信仰，然而也只是口头的信仰，好象放在售货摊上的货品，完全没有思想内容，也没有怀疑；她重视一切私有财产，她的家庭、她的财富、她的祖国、她的宗教、她的道德、她的传统、以及和她相反的一切，总之，庞大浑厚的自我，把阳光都挡住了。舍此而外，毫无余地可以容纳狄奥贤诺[1]的木桶。最使波特吕之

① 古希腊智者、哲人，穷得无家无室，经常住在一只木桶里，怡然自得。传说亚历山大王曾经到狄奥贤诺的木桶边去拜访他，他向国王挥手说："你站远点，别把阳光给我挡住！"

流头痛的，莫过于独立，不论什么样的独立：宗教的、道德的、智慧的、政治的、或社会的，这是他们天性使然的反感！他们把一切独立的形式混淆起来，笼统地骂为“无政府主义”。他们在李维埃一家人身上，一直就嗅到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气味。于是玛丽-鲁意丝和她家的人都本能地对安乃德采取怀疑的态度。玛丽-鲁意丝不能饶恕安乃德在受教育以及闺女生活方面所享受的自由。在这种刻薄的评判中，并非没有一点嫉妒的成分。使这种评判不说出口来的唯一顾虑，就是李维埃的家产。财富令人起敬，它是社会秩序(最坚固)的支柱之一。可是条件在于不能动摇它的基础，即不能动摇合法的家庭。社会的支持者在这儿把守着；谁要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磨擦，没有好下场。安乃德损伤了这条基本原则。警犬被惊醒了。不过它还没有吠叫。它在社交场合是不会吠叫的。但是，眼神说明一切。安乃德在玛丽-鲁意丝的眼光中看出一种含怒的鄙视。安乃德的眼光从容不迫地投射到那个脸蛋肥胖的审判者的眼睛上。同时，安乃德向玛丽-鲁意丝随便地轻轻点头招呼了一下，逼得对方不得不回礼。玛丽-鲁意丝不能违抗安乃德的命令，气得她差点儿窒息。她用最冷酷无情的眼光盯着安乃德，作为报复。安乃德毫不在意，她已经把玛丽-鲁意丝撂在一边。这时，她的环顾沙龙的目光，又回到吕嬉身上。

安乃德一点不困难地参加到别人已经开始的谈话中去，她用一句发表己见的话，打断吕嬉正在叙述的故事，逼得吕嬉不得不回嘴。大家没法不给她腾出地方来。只得无可奈何地、礼貌地、好奇地，甚至并不是毫无乐趣地听她讲话，因为她很

风趣。可是大家不回答安乃德的话，心不在焉地说些别的事。谈话到了这时，已经难以继续，渐渐中止了。有时用微弱的火力再复燃一下，也是东拉西扯，没有一定的话题。在寂静中，安乃德只听到自己的声音，从容不迫地在侃侃而谈。她听自己的声音，好象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一样。作为真正的女性，她很细心、敏感、骄傲，小小的屈辱她都不放过。她从童年时代起，就习惯于领会和运用沙龙中的不真诚的语言。她善于分辨在故意的漫不经心、模棱两可的微笑和不坦率的礼貌掩盖下的、那种伤人的意图。她很难受，可是仍旧笑着，继续说着。旁人心想："这个小家伙，真够沉得住气！"

这时，一个女客起身告辞，吕嫱把客人一直送到门口，借机会避开安乃德。安乃德在一群决意不理睬她的人之间，觉得孤立无援。她不想再延长这场舌战，也站起来要走了。正当她穿过沙龙的时候，玛赛尔·法朗克向她走来。他来到沙龙中已经有一阵工夫了。可是安乃德没有瞧见他，因为她全部注意力都用在努力顶住自己心中的懊丧情绪。而他呢，一边用带嘲笑的怜悯的目光瞧着她说话，一边赞赏她满不在乎的勇气。他心想："谁勉强她来冒犯这些粗俗的家伙……这个小傻瓜！……真逗笑！……"

他决意向她伸出援助之手。他亲切和蔼地向她招呼。安乃德的眼睛由感激而发亮了。在他们周围，大家默不做声；所有这些板着脸的人都在注视他们两人……他说："大旅行家，您终于回来了！您充分地'观赏了那一片蔚蓝的地中海'？"[1]

---

[1] 此处显然引用了一句现成的诗句，出处不明。译者曾经写信请教罗曼·罗兰夫人，她也说一时查不出来。

他想把她引导到一个无足重轻的话题上去。可是她，(什么魔鬼在作祟？骄傲、向人挑衅的本能，还是单纯的坦率？)却乐呵呵地回答说："要说'蔚蓝'吗？这几个月来，我所观赏的至多不过是我儿子的蓝眼睛。"

从满座宾客间刮起一阵讽刺的微风。有人暗地里互相交换会心的眼色，有些人在微笑。可是玛丽-鲁意丝·特·波特吕怒气冲冲地站起来，她肥胖的胸脯，被她充满忿怒的鄙视气得发胀，连她的紧身衣服都快胀裂了，她把椅子一推，跟谁也没有招呼，径直走向门口，扬长而去。沙龙中的气温下降了好几度。安乃德和玛赛尔两人留在沙龙的一个角落里。他同情她，嘲笑地看着她，喃喃地说："真冒失！"

"怎么冒失？"安乃德用清脆的声音问。

她向自己脚边看，好象在寻找什么。接着，她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冷冷地向大家招呼了一下，出去了。

谁要是在街上看见她用带节奏的步子走着，挺着脖子，神气冷淡，举止端庄，漠不关心．决不会想到她刚刚经受了一场风暴，一场受人奚落而使她受伤的心直跳的风暴。但是当她回到家中，能关上房门和她的孩子单独在一起时，她流着辛酸的眼泪紧紧抱着他。而且发出得意的笑声。

* * *

在巴黎，并不缺少安乃德可以很体面地被接待的知识界，尤其是建筑师李维埃的女儿应当相当熟悉的那个知识界，生活在世俗的市侩主义之外的那些艺术家之间，有一部分人却保留着最正统的家庭观念，即使在没有任何成见的、自由结合

的同居生活中，也还保留着资产阶级的道德。可是安乃德不大和艺术家们的妻子来往。安乃德的精神是十分井井有条的，她的姿态很稳重，一点也不浪漫。安乃德不大欣赏艺术家的妻子们的姿态和言谈，同时却赞美她们有很大的优点：坚定、勇敢、善良厚道，刻苦耐劳。必须指出，在平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少以互相尊重为基础，更多地以共同的本能和习惯为基础。何况拉乌尔·李维埃，很早就把他的那些好朋友扔在半路上不管了。等到他得意成名，名利双收之后，这个胃口健旺的人，立刻和 haud aurea mediocritas[①] 断绝往来。他非常聪慧，所以不可能不欣赏勤劳的人，而那些巴黎社交场上的，沙龙中的人物，他是不那么欣赏的。他在亲密的熟人面前常用尖刻的嘲笑评论社交场上的人们，但他却置身于那种场合，因为在那里他可以获得大量粮草。他给自己安排一些秘密出路，从那儿他到成分很杂的社会阶层去寻得可以满足他寻欢作乐的激情，和狂放独立的需要，因而过着双重的，甚至三重的生活。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种情况。他的女儿也只熟悉他生活中冠冕堂皇的一面，以及他的忙忙碌碌的业务工作。

安乃德的社会活动范围，几乎局限于富有的、相当体面的大资产阶级。这个新的统治阶级，经过专心致志的努力，终于给它自己创造了一种隐隐约约的传统。这种传统加上权力规定的另一些属性，使它获得洞察事物的目光，然而这仅仅是加上灯罩的桌灯的光亮。这盏灯最怕将照在桌上的一块圆形光

① 拉丁文：不是黄金的中流，“黄金的中流”成语，出于贺拉斯的诗篇，大意是：平庸的但是十分舒适的生活。

亮放大，也怕移动这块光亮，因为稍有变动，都可能发生动摇它的信念的风险。本能地喜爱光明的安乃德，曾经到处寻觅光明。在她所属的社会阶层中，人们把大学校的课程说成装腔作势的东西。安乃德在那儿找到的光明是隔着一层薄纱的光明，课堂中和图书馆内的光明，从来不是直接的、反射的光明。安乃德在那里获得完全抽象的思想胆量。这种思想的大胆，在安乃德的比较好的同学们身上，并不排除在实践中束手束脚，和面对现实时完全手忙脚乱。在安乃德的眼睛和外界的光亮之间，还隔着一层帷幕：她的家产。尽管她讨厌这块帷幕，它还是将她和社会大集体分隔开来。安乃德甚至不清楚她被封锁到什么程度。财富的不利之处，就象具有特权的庭院，四周被高墙圈起来的庭院、草场。

这还不算。现在必须从这个围场中出来。很久以来，安乃德已经毫无惧色地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她已经不要这个围场。谁要是认为这是不合逻辑的，谁就谴责安乃德吧！人，尤其是妇女，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尤其到接近中年的时候，那时反抗与革新的本能，和那些令人瘫痪的保守习惯混在一起。人们不能从自己的处境形成的成见中，以及从已经固定的需要中一下子解脱出来，即使是最自由的灵魂也办不到。人们有遗憾，有疑虑，人们什么也不愿意丧失，什么都想占有。诚挚的安乃德，也需要爱，需要自由，她不愿意说谎，然而也不愿意牺牲她的既得利益。她同意和她的社会环境分离。但是她不能忍受被人从那个环境中排挤出来。她不能同意降低身份。还没有在生活面前低过头的年轻的骄傲之感，使她不肯到另一个比较低微的社会环境中去找藏身之处，即使她更看重

那种环境。如果那样，就无异于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战败了。宁愿孤立，决不降格。

这种顾虑虽然十分平庸，却也不是毫无道理。在一个阶级的各种老规矩，和敢于起来反抗这些规矩的某一个成员之间的斗争中，这阶级的人们就结成一体来反对冒失者，将他撵出阶级的疆界之外，向他挑衅，使他流徙到远处，并且窥视他的弱点，以便证明他的被放逐是罪有应得。

善良的自然界中，只要有谁自己露出软弱的形迹，或者有一种牺牲品自己暴露目标，在它周围立刻布满蜘蛛网。在这过程中，丝毫没有曲折，没有任何阴险的手段！这就是善良的大自然。大自然永远在狩猎。而每一个生物，在规定给它的时间内，不是猎人，就是猎物。安乃德是猎物。

猎人陆续出现。在丝毫没有客套和排场的情况下，安乃德接受了友人玛赛尔·法朗克的访问。

她正独自在家。孩子出去散步了，每天规定的散步。姑母带着孩子出去了。安乃德稍许感觉倦怠，留在她的房间里。她不想见什么人。可是，当仆人把玛赛尔的名片递给她的时候，她很高兴，就让客人进来。她很感激玛赛尔。那天，在吕嬉家里，玛赛尔支持了安乃德。当然玛赛尔并没有把自己牵连在内。她也并没有要求玛赛尔这样做。

她把玛赛尔当老朋友看待，一点不讲客套，自己仍然躺在长椅子上。她身上还是早上起床后穿的便装。自从她做了母亲以来，她失去了以前西尔薇常常笑她的那种井井有条、一丝不苟的固执习惯。玛赛尔对此毫不在乎。他发现安乃德标致了。丰满的身体显得柔和，气色鲜艳，懒散之中带一点温柔。

由于幸福而舒展的眼睛，闪着湿润的光辉。安乃德滔滔不绝地讲话；她很高兴重新看见这个明察秋毫的朋友，从前安乃德选择对象犹豫不决的时候，玛赛尔是她谈心的人。她喜欢玛赛尔的智慧，以及他的机敏的思想；她觉得他可靠。法朗克仍然那样细心体贴人，那样友好。可是谈话一开始，他的口气就带一点新的极其亲密的味道，给安乃德印象深刻。

他们回忆两人最后一次见面。那正是安乃德去蒲高涅，去勃里索家不愉快的小住之前。安乃德承认，当时玛赛尔对于后来发生的事有非常清楚的预见。她只是想说，她跟洛瑞结婚是不可能的。可是她脸红了，因为她发现玛赛尔不是这样理解，他反而觉得好玩。玛赛尔调皮地说："你那时和我一样看得很清楚。"

于是他笑这件事后来发展的情况。他神气之间好象多少以同谋者自居。安乃德觉得不好意思，她用嘲讽的口吻掩饰内疚。玛赛尔加重地说："你那时比我看得更清楚。我们这些男子，我们非常可笑地认为我们可以向妇女们贡献我们的宝贵贤智，当她们用巧诈的声调，妩媚的大眼睛，向我们焦急地询问，她们应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就上当了。她们十分清楚她们该怎么办。她们故意恭维我们的癖好，那就是我们喜欢说教。其实，她们才够格当我们的老师呢！当我预先断言，你不至于落入勃里索家的罗网，我没有想到你能那么威风凛凛地从网眼里钻出来。那可真是了不起的大胆举动。好得很呵！……嘿，只要你肯干！我赞赏你敢作敢为……"

安乃德一边听，一边觉得很窘。多么奇怪！她自以为在要求按自己意志行事的权利，那一天，在吕嬉家中，她准备冒

天下之大不韪来肯定这种要求。可是现在，她听玛赛尔用这种口气夸奖她，反而觉得不舒服！她的羞耻感、自尊心受伤了，因此不好受。她说："不要这样夸奖我。我没有你所设想的那样大胆。我事先并不愿意发生那样的事。我并没有预料……"

接着，她又产生了另一种顾虑，可是由于她太骄傲，她不屑说谎，于是又说："我弄错了。并不是我没有想到。但我事先想到的是害怕发生这种事，而不是愿意它发生。我所不理解的正在这里：为什么我所害怕，我所不愿意的，偏偏就是我上前去迎接的事？"

"这是很自然的，"玛赛尔说，"人们所害怕的，正可以迷惑人们的神经。归根到底，谁也没有否认，人们所害怕的恰恰是人们所想望的事。但是，敢于做自己所害怕的事，却不是人人都能办到的。你，敢于这样做了。你敢于做一件错事。人生应当做点错事。做错事，就是长见识。必须长见识……不过，可怜的朋友，我觉得，你在敢于这样做的时候，本该采取些预防措施，你的对手似乎罪过不小，他给你留下这么一个包袱。"

安乃德有点生气了。她说："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包袱。"

玛赛尔想，安乃德慷慨大量，想包涵洛瑞，于是说："你仍旧爱他？"

"谁？"安乃德问。

"好！"玛赛尔笑着说，"那么说，你不爱他了。"

"我爱我的孩子，"安乃德说，"别的都属于过去。而过去，人们已经说不清是不是真有那么回事。人们不再能理解它。

这是可悲的。”

“这也有迷人的一面，”玛赛尔说。

“我不欣赏这个，”安乃德说，“我不是风雅士。可是我的儿子是‘现在’，这个‘现在’将和我的存在同样久长。”

“这个‘现在’在排挤我们。对于他来说，你有朝一日也将成为过去。”

“算我活该！”安乃德说，“让他的小脚丫踹我，仍然是件痛快的事。”

玛赛尔笑安乃德这个充满激情的人。安乃德说：“你不能理解我。你没有看见过我的玛克，我的小小的杰作。即使你看见他，你也不会欣赏。你只会品评绘画、雕塑，以及那些没有用的玩艺。你不会品评唯一的珍奇：一个小孩的身体。我要是给你描写一番，那也是毫无用处的。”

安乃德还是描写起来了。漫长地、充满热爱地描写。她笑自己所用的火热的、夸张的词句，可是她不由自主地说着。当她发现玛赛尔宽容的、嘲笑的眼光时，她不说了。

“我惹你讨厌……对不起！……你不理解我吧？”

那倒不。玛赛尔理解。玛赛尔什么全理解。人各有所好。他不跟别人争论这个问题……

“总而言之，”他说，“你是个越轨的母亲。你现在对于法律，对于合法的家庭，都是违抗的。而且你毫不后悔，还在向权威挑战。”

“什么权威？”安乃德问，“我向什么也不挑战。”

“那好，舆论、传统、拿破仑法典。”

“我才不管这些呢！”

“这就是最恶劣的挑战。这种挑战他们是决不宽恕的……不过，算了吧！什么都已经决裂，你已经不受宗族的管束，现在你打算干什么？”

“跟过去一样。”

玛赛尔表示怀疑。

“怎么啦？难道你认为我不能再跟以往一样生活了吗？”

“你没有什么必要这样做！……而且……”

玛赛尔手中有一张王牌：重提那天安乃德在吕嬉家中作客的情形，这正好说明如果安乃德想重新恢复她在社交场上的位置，那是不容易办到的。她心里明白，不需要别人来提醒她，而且她的骄傲情绪已经受了伤，决不想重复上次的经验了。可是她很诧异，为什么玛赛尔喋喋不休地要向她表白这些呢；在平日，玛赛尔比这谨慎知趣。她说：“况且，这一切都不算什么，因为现在我有了我的孩子！”

“可是，你总不能把你的生活压缩在孩子一个人身上。”

“我不认为这是压缩我的生活，这是扩大。我在孩子身上看见一个世界，一个日趋成长的世界。我自己也将和他一同成长。”

玛赛尔非常仔细地，同时也用分量相当重的嘲讽，极力向安乃德阐明，象她那样的贪得无厌和苛求的天性，是不能够满足于孩子这个小天地的。安乃德皱着眉头听着，心里有点儿别扭。她不声不响地，在心里生气地抗议：“不对！不对！”

然而安乃德也并非一点都不心慌意乱。她回想起从前玛赛尔已经把她看穿过。可是为什么他那么起劲地想说服她呢？为什么他那样不辞辛苦地对她解释，她应当利用自己已

经争取到手的自由，不要害怕生活在社会边缘（他说："生活在资产阶级的一套老规矩之外和之上"）？

在安乃德身上，经常有两三个安乃德结合在一起。按照习惯，一个安乃德在说话，另外两个安乃德在一边听着。这时候，两个安乃德同时在说话。一个是充满激情的、感伤的、凭印象行事，而且甘心为印象所欺骗的安乃德。另一个安乃德却在冷眼旁观，看穿别人内心隐秘的动力，觉得好玩。这个安乃德眼力很好，她在玛赛尔身上看出是怎么回事。现在角色颠倒过来了。以前是玛赛尔在细察安乃德的秘密思想活动。今天……今天（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恰恰从她"幻变"时开始），她获得了一种观察别人的灵魂及其秘密活动的洞察力，这种新鲜的情况（说实在，是断断续续的）使她惊讶，使她紧张的心情，得到消遣的机会。

安乃德躺在长椅子上，仰着脸，双臂枕在头后，嘴微张着，眼睛凝视天花板；可是，通过半开半闭的眼角，她看见玛赛尔在说话。她很可以先说出玛赛尔将要说的话，她很可以断定将要发生什么事。可是她让对方继续表现，用一种刻薄的好奇和好玩的心情看他表演，但她也责备自己这种态度……

（但是，必须看，必须了解，就象玛赛尔刚才所说，必须长见识……长见识……）

她在学习怎样认识一个朋友……

（可不是吗，我了解你！……一个从树上掉下来的安乃德，很值得拾起来。他在轻轻地摇动树身，为的是让她完全脱离树枝而落下来。他在利用安乃德心慌意乱而从中投机取巧。

然而，他爱安乃德……正因为他爱她……不高明，这位兄弟，这位男士！……他用温柔的声调说话了。得，这一下他可情不自禁了！……现在，注意！……我敢打赌，他就要俯下身体来了……）

几秒钟以前，她看见玛赛尔的金黄色的胡须向着她靠拢过来，而他的温柔的嘴唇就要接合在她嘴上。她不愿意让他难堪……于是，恰好到紧要关头，她抬起身来，双手向前伸，轻轻推开玛赛尔的双肩，她说："再见吧，我的朋友。"

玛赛尔看见安乃德一双洞察一切的眼睛正在探索他，而且在眼睛深处，有一星星狡黠的闪光。玛赛尔微笑了。他很失望，但这是一场坦率正直的斗争。他并不否认，对方已经不动声色地对他下了逐客令。然而他心中有数，安乃德对他并不等闲视之。谁能理解谁就理解吧！这个古怪的姑娘从玛赛尔手中滑走了。

* * *

玛赛尔从此没有再来。安乃德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请他来。两人照旧朋友相处，但是双方心中互相抱怨。正因她对玛赛尔并不是漠不关心的，所以她在他身上察觉的一切，使她十分敏感。她并不为此而生气，事情是平平常常的，太平常了！……不，安乃德并不责怪玛赛尔。不过她永远不会忘却这件事！有时思想上原谅了别人，可是心里不批准这种原谅。在她的隐秘怀恨中，也许还夹杂着这样的痛苦，那就是由于玛赛尔的过分放肆，更甚于吕嬉沙龙中令人难堪的冷遇，迫使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身份已经改变。她觉得自己已经不为

一般公认的尊重所保护，只有那些表面上顺从公认的习惯的社会成员，社会才给他们这样的尊重。现在安乃德必须自己单独保卫自己。她已暴露在一切侵袭之前。

安乃德闭门谢客。她决不把新近得到的这些经验告诉西尔薇。西尔薇早就向她预言会发生这类情况。如果她把最近的经验告诉西尔薇，正好让西尔薇扬扬得意。她将秘密留给自己，深居简出，和孩子在一起。她下了决心，仅仅为了孩子而生活着。

那一天，在玛赛尔来访之后，傍晚小玛克散步回来，安乃德欣喜若狂地接待孩子。孩子看见她就格格笑，向她伸出乱动的双手双脚。她把孩子当猎获物似的抓住，假装饥饿的母狼，用亲吻来吞噬孩子，她装出吞吃孩子身上每一块肉的神气，她把小手小脚放进自己的嘴巴；在给孩子脱衣服的时候，她用嘴唇从头到脚给孩子搔痒……

"唔！我要吃掉你！……——那个蠢货！"她大声说，拿孩子作为见证人，"那个蠢货居然有胆量对我说，我不能满足于你一个人，你们瞧，那个无礼的家伙！……我的国王，我的小小的上帝老爷，他一个人不能使我满足？……你说，你是我的上帝老爷……！那么我呢，我是什么人呢？上帝老爷的妈妈！……全世界都是我们的！我们将在一起干一切事！……看一切，有一切，试一切，尝一切，创造一切！……"

真的，他们俩创造一切！发现与创造，不就是一回事吗？在地道的法语中，发明就是找到的意思。人们找到他们所发明的；发现他们所创造的，他们所梦想的，他们在梦幻的鱼池中所钓到的鱼。对母子俩，这正是种种伟大发现的时候。孩

子开始学语；探索性的游戏；孩子用四肢测量世界的尺寸。每天早晨，安乃德带着孩子去征服世界。她和孩子一样地感受乐趣，也许她的乐趣比孩子更大。她仿佛重新生活在自己的童年，但这是意识十分清醒的童年，所以也是充满快乐的童年。要说欢乐，孩子也够欢乐的，那个小家伙。他是个茁壮的孩子，遍身都胖胖的，象一只粉红色的乳猪，正好插在烤架上烤了吃。（西尔薇说："我们为什么还不动手？"）在孩子的胖敦敦、有弹性的身体中，有一股过剩的精力被抑制着，好比一个要求蹦跳的橡皮球。他和世界发生每一次新的接触，都使他快活得叫喊起来。每个孩子都具有极大的做梦的能力，这种能力扩大他所发现的一切，用咿咿呀呀的喊声延长他的欢乐的颤动。安乃德一点不比她儿子差，几乎可以说两人在进行比赛，看谁最幸福，谁吵闹得最凶。西尔薇说安乃德简直疯了，可是如果她处在安乃德的地位，也会跟安乃德闹得一样欢。母子俩在吵闹一阵之后，就有几小时的绝对寂静，甜蜜的、筋疲力竭的寂静。孩子活动了一阵以后，疲乏极了，呼呼大睡，失去了知觉。安乃德也累得倒下了，可是在长时间内，她坚持不让自己睡着，她看孩子熟睡作为自己的一种享乐。她的母爱之火焰，抑制在她心头，好象用手遮着的蜡烛火光，为了不至于照醒那个小小的酣睡者；这个爱的火焰，无声地燃烧着的长长的火焰，飞升到天上。她祈祷着……摇篮边的圣母玛丽亚……她祈祷孩子……

这时仍然是灿烂美好的月份。可是和去年这个时候相比，已经没有那么纯净了。不那么澄澈了。现在的快乐更加兴奋、过火，有点夸张。

象安乃德那样的健康强壮的天性，应当创造，不断地创造，用她全部生命、全身力气和思想创造。创造，或者酝酿未来的创造。这是一种必要性；幸福只能存在于这种必要性得到满足的时候。每一个创造的时期都有它的有限的活动范围；它的上升力量随着抛物线前进，最后不得不坠落。安乃德已经超过了抛物线的顶点。可是在母亲身上，创造的腾跃力在分娩之后还延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哺乳延长了母亲给孩子的输血期。一些无形的关系维持着母子两个身体之间的交流。孩子灵魂的丰富创造，补偿了母亲灵魂的日渐贫乏。水势下降的川流，设法在泛滥的小溪中寻找营养。川流汹涌，为的是想和小溪合而为一。然而小溪超过了川流，川流落在后面。孩子已经开始离开母亲，安乃德勉强跟上去。

孩子还不会用他的语言组织一句完整的句子，可是他已经有他的秘密思想，他的抽屉由他自己掌握着钥匙。上帝知道他在抽屉里藏些什么！他对于人们的想法，断断续续的议论、杂七杂八的形象、感觉，和玩艺儿似的几个字，字的声音使他觉得好玩，字的意义他还不明白。一种唱歌似的独白，既不连贯，也无头无尾。孩子完全意识到他在隐藏什么东西，也许还不知道他隐藏的正是你想知道的；你越想知道他在想什么，他越调皮捣乱，不让你知道他在想什么。有时他甚至故意使你找错地方；他用和小手一样灵便的小舌头，吞吞吐吐地说几个音节，他已经试着说谎，为的是把别人弄得莫名其妙。他在拿那些想侵入他的“私有地”的人开玩笑，他的乐趣在于对自己和对别人证明他的重要性。这个小家伙刚刚出世就有这种根本性的本能：“我的”，不是你的；就有“我有好烟，就不给

你"①的本能。他的全部财产仅仅是片断的思想，但他筑起高墙，不让他母亲看见。而她呢，在缺乏远见的情况下，还觉得值得骄傲，因为孩子会说"不！"而且说得那样好，所有的母亲全是这样，认为孩子这么小就表现出他的个性来了。母亲骄傲地宣称："他有一个钢铁般的意志！"

她以为这钢铁是她一手铸造的，但是，矛头指向谁？

首先指向她，因为在这个小"自我"眼中，她就是"非我"，就是外世界。当然，是一个可以居住的、温暖的、柔软的、产生乳汁的外世界，可以让人利用、被人统治的外世界。但是它存在于自我之外。我不是这个世界。我占有它。而它绝不能占有我！……

不，她一点也没有占有他！她已经开始感觉到这一点：这个小人国的家伙，认为他只属于自己。他需要她，可是她也需要他，小孩子本能地知道这一点。很可能，这种本能再加上自我中心感，告诉他说，她对他有更大的需要。所以他对她作威作福是公平合理的。而且，上帝，事实上的确这样，她更多地需要他……

——好吧，公平不公平且不管它，你就放手利用你的母亲吧，小魔王！话说回来，你枉费力气，你办不到，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你不能没有我。我抓住你。这儿来，让我把你泡在浴盆里。你抗议吧……小鲤鱼！……他好象生气了，他张着嘴，好象这个小人物的自尊心不能容许别人把他当做一个包裹似地折腾……瞧，我把你翻过来，再倒过去！……善良的上帝！这

① 法国儿歌。

叫什么音乐呀！……我的儿子，你将来是个唱歌家。唱吧，唱一声 ut①！……好哇！唱歌的是你，可是让你跳舞的却是我。……人们这样欺侮你弱小，不是很可恶吗？呵！卑鄙的家伙，这个母亲！……可怜的小不点儿！……好吧，等你长大了，向她报复……现在，你抗议吧！不管你多么自尊，瞧，我亲亲你的小屁股！……

孩子拚命挣扎。母亲格格地笑。但是她抓住他也是徒然的，她抓住的只是外壳。外壳里边的动物早溜进了它的地洞。他一天比一天更难抓住了。这是一场充满热爱的狩猎，充满激情的斗争。但是这反正是斗争，是狩猎。必须坚持，不能松劲。

照料一个孩子所必不可少的千百种按部就班的小措施，把她每天的时间占得满满的。这些事情都极简单、单调，但是它们却不允许你分心。除了“他”，还是“他”，思想被他切成碎片。最迅速的思想也被打断十次。孩子侵占了一切，这一小团肉体充塞了你的视野。安乃德并不抱怨。她甚至没有时间感到遗憾。她生活在忙忙碌碌的、疲劳的充实感之中，这种感觉起先是一种幸福，后来逐渐地变为隐隐约约的疲乏。体力在消耗，灵魂在前进；她已经不是以前我们和她分手时的样子。她用梦游者的脚步，在大路上行走；当她清醒过来时，她不知道该往何处去。有一天，安乃德醒过来了，她意识到几个月以来积累如山的疲劳，于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暗影，掺杂到她内心的愉快之中。

---

① 七个音符中的第一个。

除了体力耗尽之外，她不愿意找别的原因来解释这种暗影。为了证明她的幸福丝毫不减当初，她故意表现那种其实并不必要的、大叫大喊的热情奔放。尤其是有别人在场的时候，似乎她害怕别人在她身上发现她自已所不愿意看见的东西。这种过分的欢乐，接着就引起她情绪的低落，当她独自一人的时候。是悲愁吗？不是。是一种说不清的不舒服之感，含糊的不安，是一种她想加以抑制的、部分地不满足的情绪；并不是她在期待外界的什么东西（她现在还不需要外界的什么），可是她对于自已的本性部分地闲置不用感觉痛苦。她精神上的某些力量许久以来被闲置着；生命的调剂因此受到干扰。安乃德缺乏可以交往的朋友，剩下孤身只影，感觉到心中开始滋长一种怀旧的苗头，她想加以抑制，于是她企图用书本来和她作伴侣。可是，书看不下去，老是打开在同一页上；脑筋已经不习惯于跟随一连串向前展开的字句。经常惦念孩子，这就使她的思想经常断断续续，因此使她的注意力涣散，她在半醒半睡、精神亢奋之中，受到震荡，好比一只用绳系住的小舟，在流水上跳舞，既不能前进，又不能静止。安乃德没有采取措施，她仍然闭门不出，面对着一本打开的书，做乱梦，打瞌睡；或滔滔不绝地、兴奋地、痴愚地和孩子讲话。西尔薇眼看安乃德的无穷无尽的精力不能全部消耗在孩子身上，就对她说："你应当多出去走走，锻炼身体，象从前那样走走路。"

安乃德，为了免得西尔薇老说，就答应出去，可是她仍旧不动窝。她有一个理由，放在心里不告人，那就是她怕碰见过去的那些熟人，怕别人冷冷地躲开，自讨没趣。这是她自已说给自已听的表面上的理由！要是在别的时候，这类渺小的侮

辱她连理都不理。现在，她有一种神经质的倾向，她逃避和任何人接触。那么，为什么不离开巴黎，到乡间去生活，象西尔薇劝告的那样？她并没有拒绝，可是她没有付诸行动。这得下决心，而她却不愿意离开她的麻木状态。

安乃德让日子一天天地流逝，没有巨浪，象坦荡的大海，正在平静下来。两幕戏之间的片刻休息，呼吸的永恒节奏中出现表面上的停顿，气息暂告中止。快乐踮着脚尖，轻轻地溜走了。苦痛用无声的脚步，渐渐靠近。苦痛还没有出现。可是一个 nescio quid① 发出警告："别动！……它就在门后边。"

* * *

它进来了。可是这完全不是人们所等待的苦痛。人们徒然预料幸福与苦痛。当它们来到时，它们的面目绝不是象人们预料的那样。

有一天夜里，安乃德遨游于海天之间，介于幸福与忧愁之间，绕着睡梦的海岬航行，不知道在海岬这边还是那边，正在这时，她察觉到发生了危险。还不清楚危险从何而来，什么样的危险，她就鼓起全身力气，跑去抢救睡在近旁的孩子。她的从来只睡着一半的意识，已经意识到孩子受威胁了。她强迫自己清醒过来，焦急地听着。她并没有弄错。即使她深深地睡着了，亲爱的孩子呼吸中有了轻微的变异，也会惊醒她。孩子的呼吸很急促，通过一种神秘的渗透作用，安乃德感觉自己

---

① 拉丁文：不知道为什么。

的胸部受到压抑。她把灯点着，俯身于摇篮边上。孩子没有醒，他在睡梦中骚动。他脸不红，这一点，在母亲看来是可以使人放心的现象。她摸摸孩子的身体，发现皮肤干燥，手脚指尖冰冷。她把他盖得更暖和些。孩子好象平静了。她注视孩子几分钟，然后把灯熄灭。她心里在设法说服自己，认为这不过是一场虚惊。可是，稍停一会，孩子的呼吸又急促起来。安乃德还想竭力自解自慰："不，他的呼吸并没有加重，也没有加快，是我自己在不安心……"

仿佛她的意志可以强加给孩子，她勉强自己躺在床上不动。但是已经没有法子再怀疑了。孩子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越压抑。孩子咳嗽了一阵，醒过来，啼哭了。安乃德从床上跳起来，把孩子抱在怀中。他身体火烫，脸色苍白，嘴唇发紫。安乃德慌了手脚。维多丽娜姑母被叫来以后，反而增加安乃德的激动与不安。恰好这一天电话在修理，不能用。附近又没有药房。布洛涅的这所住宅是孤零零的。女佣人不大愿意深更半夜到荒凉的街道上去跑。不得不等到早晨。病势在加重。真够叫人晕头转向的。安乃德差一点就晕头转向了。但是由于不应该如此，她就没有转向；那姑母，不断呻吟着，转来转去，象一个关在玻璃罩中的苍蝇。安乃德严厉地对姑母说："哼哼一点用也没有！帮助我！如果你什么也干不了，你睡觉去，让我在这儿。我一个人也要把他救活。"

吓呆了的姑母，勉强恢复镇静。用她老年人的经验来观察病人，她认为可以否定安乃德所担心的最可怕的可能性：白喉。安乃德还不大放心，也许姑母自己也不放心。谁都可能搞错。而且如果这不是白喉，此外还有那么多的致命的疾病！

由于不认识这些疾病，更使人觉得可怕……但是，不论安乃德的心是不是被恐惧所僵化了，她的动作是平静的，是恰好应当做的动作。没有医学知识，只是凭母性本能的支配，安乃德所做的正好是对孩子最有益的事。（第二天，医生对她说了这句话。）她不让孩子老躺着，常给他换地方，她和孩子的窒息作斗争。经验与科学不能教给她的东西，母爱都给了她启发，因为她完全感受得到孩子的痛苦，她比孩子更痛苦。她认为自己应当对这一切负责……

负责！在一场考验中的神经紧张，尤其面对一个亲爱的人病倒时，你所感受的紧张，往往引起迷信的思想情况。在那时，你需要把无辜受罪者的痛苦，说成你自己的过错。安乃德不但责怪自己没有很好地照料孩子，责怪自己有不谨慎的地方，而且发现自己有罪恶的隐秘意图：对孩子感到厌倦（短暂的），有一种没有对人说过的遗憾情绪，觉得自己的生活全浪费在孩子身上了……这种遗憾，这种厌倦，她是不是确实感觉过、抑制过的呢？那是无疑的，既然它们现在又出现了。可是，谁能说她没有凭空编造这种思想呢？那是由于人们有这种需要，那就是当人们在物质方面无能为力时，只好在思想方面活动，哪怕将绝望的力量全部作为指向自己的矛头！……

安乃德也将矛头指向巨大的敌人：指向不相识的上帝。当她看见孩子的小脸浮肿，当她将自己的气息吹给孩子，用准确的手势把孩子轻轻抱起的时候，她充满激情地请求孩子原谅，原谅她把他生在人世，把他从和平中强拉出来，抛掷在这个被痛苦、偶然、和不知哪个盲目的主人恶劣地、任性地摆布着的生活中！她毛发耸立，象一头野兽准备钻进穴洞，她吼叫着，她

嗅出那些嗜杀的大神已经走近，她准备和他们争夺她的孩子，她已露出牙齿来。正如所有的母亲一样，她儿子受威胁时，她就成了永恒的尼奥贝①，为了使想要杀害她儿子的敌人的箭朝她自己射来，她向杀人的凶手狂怒地挑战。

但是，在安乃德周围的人中间，谁也没有猜到这场无声的战斗。

天亮以后，医生来了，他夸奖她头脑清醒，赞许她已经采取了护理病人的一些措施，不象那些焦急的亲人，笨手笨脚有时反而把事情搞糟。但是安乃德从医生的话中只记住一句，那就是巴黎正在蔓延感冒和痳疹的流行病，以及她的儿子可能感染了支气管炎。别人早劝她离开巴黎，她拒绝了，所以她对于孩子犯了罪！她无情地斥责了自己。这个判决至少有限制她的责任范围的优点，因为它排除了别的内疚。

西尔薇一听到消息，立刻跑来，小病人更不缺少人伺候了。可是安乃德不肯把她的位置让出来，她几乎一刻都不休息，连日连夜，不下战场……孩子小小身体上的汗水和他一阵阵的气促，焚烧着母亲的肉体，使她也汗湿淋淋。疾病将母子俩的身体揉成了一团。孩子仿佛知道这一点，因为每当一阵狂咳来临的恐惧使孩子腰身挺得僵直，他的充满责备和求援的目光就投射到母亲的眼光上，好象说："它又要使我受罪了！瞧，它又来了！救救我！"

于是母亲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连忙说："对，我一定能救你！别害怕！它不能把你抢走。"狂咳终于又发作了，憋得孩子出不来气。但他不是孤独的，母亲在和他一起遍身紧张

① 希腊神话中的王后，她的七个儿子都被仇人杀害。

地使劲挣扎，要挣断捆缚他们的绳索。孩子感觉到母亲在斗争，这个伟大的保卫者是不会抛弃他的。她那温和的声调用很有把握的口气说话，她的手指紧紧抓着孩子，给孩子增添信心，好象在对孩子说："我在这儿。"

孩子啼哭着，用小手臂在空中乱打。他知道，母亲会打它的。

她在打它，那个无以名之的可恶东西。疾病让步了。捆缚的绳索松开了。孩子的小鸟般的身体，颤颤摇摇地，投靠在援救他的双手中。母子俩从水深火热中出来，多么舒畅地呼吸着！从孩子嘴里吐出来的一股空气，淹没母亲的胸脯，使她的乳房充满凉爽的快感。

这种间歇的时间不长。斗争在继续，时松时紧，使人精疲力竭。孩子病情正在好转，不知道什么缘故，病忽然又严重了。他的两个忠心耿耿的守卫者不免更加焦急不安，她们各自责备自己有过精神不贯注的时刻，以致让孩子的痊愈过程发生波折。安乃德心想："万一他活不了，我就自杀。"

多少个夜晚以来，她已经丧失了睡眠的习惯。孩子需要她帮助多久，她就能支持多久。可是，当孩子睡着的时候，她的精神比较安静了，本来可以借此松散一下，精神反而震颤得最厉害。精神在振荡，好象大风中的电线。不可能闭目休息：面对一个错乱的头脑，呆着不动可能发生危险。安乃德重新开灯，想把自己的思想连贯起来，好避免头晕目眩。可是这样一来，反而使自己和自己辩论起那些迷信的、孩子气的和荒诞出奇的念头，至少她的习惯于理性主义思考方式的头脑认为如此。她心想，她之所以大祸临头，是由于前一阵子她太

完全彻底的幸福了；她仿佛觉得，如果要她儿子病愈，她就得在另一方面受打击。这种关于严酷的报偿的信仰，晦暗、强烈的信仰，一直可以追溯到太古的人类。可是，原始的人民为了讨好凶暴的、做买卖的上帝，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决不白给的上帝，把他们头生孩子献给这个上帝，以此为代价，换取他们其余的财富的安全。而安乃德却宁愿将她的生命，和她的财富，全部用来换取她的初生子的安全！她说："把我的一切都拿走，但是孩子必须活下去！"

她马上又想："真愚蠢！没有谁听见我说话……"

毫无关系！遥远的祖先遗传下来的本能，仍然在四周用嗅觉寻找那个吝啬刻薄的上帝的存在。于是安乃德坚决地，咬牙切齿地讲价钱，她说："我们签字吧！我付现款。孩子是属于我的。别的东西由你挑选！"

好象为了证明迷信有理，接着发生的事情，真的把安乃德所说的话句句都实现了。有一天早上，维多丽娜姑母到公证人那儿去支取一笔他早就该付清的款项，结果却愁眉苦脸地回来了。这天早晨，安乃德很幸福，她终于可以在她儿子的健康问题上放心了。医生刚刚走。他这次宣布孩子已经完全进入恢复健康的阶段。安乃德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不过还是有点战战兢兢，不敢完全相信这个新的幸福。正在这时，房门打开了。她一眼就看见姑母的丧气面容，她的心怦怦直跳，想："又有什么祸事临门了？"

这位老太太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最后她说："办事处关门了。格勒吕师傅①失踪了。"

① 替安乃德掌管全部家产的公证人。

安乃德的全部财产都在他手里。安乃德先愣了一下，然后才明白怎么回事；接着(解释吧，如果你能理解!)她的面容豁然开朗。她轻松了。她想："不过是这么回事！……"

这就是以祸易福的祸事！敌人把他要的那一份拿走了……

稍后，她耸耸肩，觉得自己太蠢。虽然她讽刺自己，却继续跟"他"说话："够了吗？你满意了吗？现在，我的账付清了。我什么也不欠你了。"

她微笑了……可怜的人类，拚命抓住他们的一小把幸福，可是幸福不停地、不停地从他们手中滑脱。他们试图和盲目的大自然订立公约，而这个自然是人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制造的……

"按照我的形象？……这个刻薄、贪婪、残暴的自然……它和我相象吗？……谁知道？谁能说：我不属于这一类？"……

*　　*　　*

安乃德破产了。她还不清楚她破产的损失有多大。但是，起头的一阵迷惘过去之后，当她冷静地考虑她的处境时，她才公正地承认，她的破产完全是咎由自取的。

她是能够管理家产的；她跟她父亲一样，头脑很好使，很结实，数字并不使她望而生畏。从农民和活跃能干的小资产阶级这一血统传下来的人们，除非真正出于自愿，否则不至于在实际问题上不知所措。可是，父亲在世的时候，关于物质生活的任何问题都不让安乃德操心。自从父亲死后，安乃德经

历着长时期的混乱，在那期间，她成了感情生活内心活动的俘虏。由于她有财产，可以过闲暇的日子，不正常的生活状态就这样维持下去，于是她对于管理自己的家产感觉到不健康的厌烦。不可讳言，内心生活的理想主义把金钱当作一种寄生的手段而加以鄙视，可是这种人忘记了，除非他们放弃金钱，否则他们没有权利藐视它；至于那种生长在以金钱为基础的土地上的理想主义，如果自以为对金钱不感兴趣，那是最恶劣的寄生主义。

为了免除自己管理财产的麻烦，安乃德委托她的公证人，卓越的格勒吕师傅全权管理她的财产。此人是安乃德家的老朋友，是个受尊重的人，他的职业上的品质，和他的诚实正直，是大家公认的。三十年来，这个格勒吕师傅在他的事务处经手了李维埃家的一切财务。那倒是真的，拉乌尔不会让人不征求他的同意而处理他的事务。不管他对他的经管人如何信任，他决不放过任何契约，如果他不先检查其中的每一个标点。但是，在采取了一切防备措施之后，他是信任别人的。要让他那样嗅觉灵敏的人信任别人，对方必然是个值得信任的人。格勒吕师傅就是这样的人。尽管他是个社交场上的人，但是（在一切防备措施采取之后）值得信任……

公证人在人家家庭中所起的非宗教的忏悔师[①]的作用，使格勒吕师傅成为李维埃家许多家庭秘密的知情人。关于拉乌尔的风流浪荡，和李维埃夫人的忧伤，格勒吕不知道的情况不多。对于李维埃夫人的自白，他用同情的耳朵听着；对拉乌

① 忏悔师是指基督教神甫，他们在教堂里特设的小房间中，倾听信徒们向他们坦白私生活中的种种丑行、罪行，以便祈求上帝宽恕。

尔的叙述，他用凑趣的耳朵听着。作为那位妇女的顾问，他欣赏她的美德；作为拉乌尔的同伴，他欣赏对方的毛病（也算是美德，高卢式的美德）①。人们说，格勒吕对于拉乌尔别出心裁的寻欢作乐并不生气。格勒吕师傅是一个头发灰白的小个子，六十开外，外表瘦弱，气色红润，衣装十分整齐；调皮，有口才，很正直，善于做戏。他喜欢叙述，为了使别人注意听，他先低声开始讲，有气无力，好象快要断气似地。然后，当他已经争取到听众用怜悯的寂静听着他，就渐渐地放开嘹亮的嗓门，使单簧管的声音都自愧不如，他不唱完他的歌，不吹到最后一个音符，决不放下簧管。老式的公证人，但是很软弱，为新的风尚所吸引；善良的 Pater-fimilias②；老资产者；他引以为荣的是在他的顾客之中有女演员、花天酒地的人、妖冶的女子。他有一种癖好，就是爱说自己老了，甚至过分地装出老态；但是他怕透了人们把他的话信以为真；在旁人瞧不见的时候，他竭力显出自己比所有的年轻人更精明，他欺骗年轻人。

自从安乃德童年时代起，他就认得她。他很真诚地把安乃德的事务放在心上。他认为，安乃德在父母亡故以后把理财的事委托他，是理所当然的。一起头他按照职业上的规矩，什么事都小心谨慎地通知安乃德，他干什么都先征求安乃德的同意，安乃德嫌这样太麻烦。于是他从安乃德那里取得办理某一件事的特殊委托证。关于这件事，安乃德只听（不十分听）他含糊地介绍一下。稍后，双方商定，由于安乃德常常不

① 高卢，是古代法国民族的名称；“高卢作风”主要指乐观旷达和男女关系轻薄放肆。

② 拉丁文：家长。

知去向地离开巴黎，由格勒吕师傅照顾安乃德的利益，不一定要和她商量。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公证人代理一切，他替安乃德支取息金，随着安乃德的需要，把钱供给她。最后，为了名正言顺起见，他让安乃德签名，给他一张全权代理证明……光阴如流水……安乃德已经一年多没有见格勒吕师傅的面，他按期无误地于每一个季度开始时，付给安乃德一笔事先说定的款项。安乃德独自一人生活着，和巴黎的社交界没有往来，连报都不看，事情发生之后很久，她才知道。老格勒吕自以为很机灵。并不是给他自己搞钱，他不知不觉爱上了投机生意。为了使他的主顾们的资金很好地生息，他将资金全部投入风险很大的事业，结果资金都损失了。为了挽回损失，他反而把资金断送得干干净净。他没有通知安乃德，不但动用了她的全部现金和由他掌握的动产，而且利用全权代理的证明书文句上的灵活性，巧耍花招，把安乃德在布洛涅的住宅和蒲高涅的别墅，都抵押出去。眼看一切都完蛋，他只好逃之夭夭。他怕别人笑他上当受骗，因此逃跑。怕人讥笑比破产的耻辱也许更使他难受。

不凑巧到了极点，几个星期以来，安乃德整个忙于孩子的病，连收到的信件都没有时间拆开瞧。抵押债权人的来信，司法吏的警告，她都没有答复。那几天正是孩子的病复发，安乃德心慌意乱。她不了解为什么人们给她来信，而不给她的代理人去信。她连信的内容都不看，就把信都转寄给公证人，他当然也不看，这是不言而喻的！“他还在跑呢①……”等到后来

① 法国成语：人已失踪，高飞远走。

她儿子病好了，她有了闲心情来考察她的处境时，司法程序已经进行到这种程度，由于安乃德没有满足债权人的要求，他们获得了出售两所在抵押中的房子的权利。从麻木中清醒过来的安乃德，必须对付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她的毅力一下就恢复过来，同时恢复过来的还有她从父亲方面继承的处理实际问题的智慧，这可以弥补她缺乏经验。她强有力地、头脑清晰地进行斗争，连法官也赞赏她，同时却不能不说她理亏，因为她的产权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也就是从法律上讲，她的诉讼是站不住脚的。安乃德很快就明白了：她注定要败诉。可是她的战斗的本能不容许她束手就缚，即使她冷静地想是不得不承认失败，哪怕是不公正的失败。何况现在关系到她孩子的财产。她寸步不让地保卫这宗财产，以泼辣狡黠的农村妇女的固执，仿佛她叉开双腿稳稳地站在自己的田地入口，拦住不速之客，不让他们进去，虽然明知道拦不住他们，设法拖延一阵也好。但是安乃德有什么办法呢？她没有能力偿还应付的债款，又不愿意向亲戚故旧求援，他们很可能用令人屈辱的方式拒绝她。这样，安乃德就不能阻止债权人出售她的住宅。她的全部足智多谋的精力和固执，只能争取到一段宽限的时间，过了这个很短的期限，她就毫无希望再不让别人来催她交出房产。

如果安乃德在这大祸打击之下显得垂头丧气，那是可以原谅的。西尔薇虽然并未直接牵连在内，却有时唉声叹气，有时怒气冲冲、一个劲儿嚷要打官司、打官司、打官司……安乃德正相反，可以说她经受了这个意外，倒找到了精神上的均衡。这场折磨给她更新了空气。两三年来，使她内心枯燥的那种

软绵绵的感伤气氛，现在消散了。当安乃德明确了她的处境不可能改变，也只好逆来顺受。她不说无用的怨天尤人的话。她不象西尔薇，拿格勒吕师傅出气，西尔薇把不堪入耳的咒骂倾泻在格勒吕头上。那个老人是失足落水了。安乃德也一样。可是她有两条年轻力壮的胳膊，而且她识水性。甚至在这样想的时候，她未始不觉得这里边也有使她高兴的成分。说起来好象很奇怪：破产固然使她烦恼，但是除此之外，实际上还有一种甘冒风险的好奇心，甚至有一种秘密的乐趣，因为她可以把她那些闲置不用的能力加以考验了。拉乌尔，她父亲，很可能理解她。他自己在事业十分顺利的日子里，心血来潮地想把他已经完成的事业全部摧毁，为了体验从头做起的快感。

安乃德准备离开布洛涅的住宅。这所房产已经匆匆忙忙地，以极微薄的代价卖掉。毫无疑问，全部售价只能勉强偿付债务和费用，如果有点剩余可以由她支配，也不够维持安乃德和家中老少的生活，所以她必须另想新的办法。在目前，问题在于节省开支，在别处安排一个非常俭朴的家。安乃德开始寻找一套房间。西尔薇替安乃德找到一套房间，就在她自己住的大楼的五层楼上（她自己住二楼）。房间都很窄小，窗子开向院子，可是干干净净，而且很清静。不能考虑把布洛涅老屋中所有的家具都搬过去。安乃德只想保留最必要的一些。可是维多丽娜姑母哭哭啼啼，请求安乃德把全部家具都保留下来。安乃德指责说，在当前的处境中，花钱去寄存木器，是不理智的。必须将木器选择一下。姑母为每一件木器求情。安乃德坚定不移地进行了选择。除了要跟她上新居去的木器之外，她给老姑母留下老人特别珍惜的几件家具，把其余的全部卖

掉了。

西尔薇对于安乃德的无动于衷感到十分惊异。然而不要以为这个坚强的姑娘不觉得心里难受。她喜欢这所她不得不离开的房子……这么多的往事！这么多的幻梦！可是她把这一切都抑制住了。她很清楚，如果让这些感情都有位置，她就不可能不吃亏。因为它们为数甚多，它们可能侵占一切。而当前，安乃德必须振作全身的力量。

只有一次，她出乎意外地被回忆和梦幻所克服。那是一个午后，搬家前不久。姑母到教堂中去了。玛克在西尔薇家。安乃德独自一人在布洛涅家中，那里的一切都显出不久就要拔营的样子。安乃德跪在一条已经卷了一半的地毯上，在折叠一块从墙上摘下来的挂毯。她忙着干活，一双活跃的手忙来忙去，同时，脑筋在计算安置一个新的家要花多少钱。可是，毫无疑问，她在这时还有做梦的余地，因为她的目光，已经在片刻之间漂浮到远离当前景象的地方，在朦胧中，注视着双手正在卷的挂毯上的一个图案，她认得这个图案。那是淡淡的花纹，几乎已经看不清，是蝴蝶飞舞，还是落英缤纷？这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安乃德童年时代的眼光曾经在这图案上停留过；在这块布上，她不知耗费过多少眼力来观赏这块往日的花毯。而今这块花毯突如其来地，从黑夜中重新出现了……安乃德的双手停止了操作，她的脑筋刚才还在继续算账，可是把数字搞乱了，于是脑筋也停止活动了。安乃德随身倒卧在地板上，额头靠在已经卷好的地毯上，双手捂着脸，躺在地上，蜷曲着双膝，投身于梦幻的风浪，扬帆远去……她并不漫游于某一个明确的地区……这么一大堆记忆（生活过的，还是梦想

过的?)如何分辨?……一分钟的静默是一场令人晕眩的交响乐!这个乐曲包含的内容比生活的本质更为丰富。在活动的思想中,我们的意识自以为占有了我们的内心世界,它只不过抓住浪涛的峰巅,当阳光将它映照成金黄色的时候。只有梦幻能够感觉到流动的深渊和它的汹涌澎湃的节奏,那是若干世纪风中飘荡着的无数种籽,我们的先辈以及我们后代的思想种籽,这是希望与遗憾的非同小可的合奏,多少颤抖的手伸向过去或未来……说不清的和谐,它织成一瞬间灵光闪耀的锦绣,而有时只需要略一触动,它就苏醒……一束褪了色的残花,正在安乃德身上引起这种现象……

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她从梦境中挣脱,急忙站起来,用她的变得拙笨、鲁莽和颤抖的手,看也不看地卷完那块已经卷了一半的挂毯。她甚至不等完全卷好,就将它掷进一只木箱,于是她从这间屋子里逃了出来……不,她可不愿意和那些思想一起呆着!把它们赶开倒更好。将来,她会有时间去怀念过去,当她自己也成了过去时……将来,到了她生命的黄昏。目前,她还负担着沉重的未来,她必须背负未来这个包袱。她的梦在前面……"在我背后的一切,我不愿意知道;我不应该向后看……"

她走在街上,加快脚步,身体笔挺,眼光向前,直射远处……无穷的岁月和岁月……生活在成长……她儿子的生活,她自己的生活,新的生活……明天的安乃德。

* * *

搬到西尔薇住的那所楼的当天晚上,安乃德眼前仍然出

现上面所说的幻象。西尔薇一等她的店铺关门下班，急忙上楼去看安乃德，去替她解解闷，因为西尔薇估计安乃德一定满腹懊丧。她发现安乃德在她的狭窄的住所里走来走去，极其忙碌的这一天，却一点也没有使安乃德感觉疲乏，她正在设法把她的衣服和床单手巾等装进过分窄小的壁橱里；由于装不下，她站在板凳上，瞧着已塞满的橱搁板，一边思索另一个办法，一边象男孩子似地吹着口哨（吹一段瓦格纳的军乐，她无意中把这段乐曲改变成为滑稽的调子）。西尔薇端详着她，说："安乃德，我佩服你。"（她心里并不完全这样想）。

"为什么？"安乃德问。

"如果我处于你的地位，不知道该多么生气！"

安乃德笑了起来。一边干活，一边向西尔薇示意，叫她别讲话。

"我想……我找到办法了……"她说。

她把脑袋和两条手臂都伸到壁橱中去，整理、弄乱、翻腾。

"我说行，就行！"她说，"我把你制服了！"（最后一句话是对壁橱说的。壁橱已经被她装得满满的，整整齐齐，俯首贴耳了。）

安乃德胜利地跨下板凳。

"西尔薇，还在生大气？"她问（一边托着西尔薇的下巴），"当我们还是小娃娃的时候，我们用骨牌盖房子玩儿。房子倒了，你也生大气不？"

"我把骨牌都扔在地上。"西尔薇回答。

"我呀，我说：'哗啦啦！我来再盖一所！'"

"你干脆说，你故意推桌子！"

"嗯！那我可不能肯定！"安乃德说。

西尔薇管她叫"无政府主义者"！

"咦！"安乃德说："你自己倒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西尔薇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如果她高兴，她很乐意把秩序、权威一概不放在眼里。可是她需要有一种秩序，一种权威。哪怕仅仅为了别人！而且她自己也需要：如果没有一个权威，造反还有什么意思。至于秩序，她并不缺少秩序。她和既存秩序闹麻烦，只是因为那个秩序不是她的秩序。但是那个秩序是"既存"的，对于这点，她不加指责。一个秩序应当是"既存"的。自从她自己也成了"既存"的，一个已经存在的女老板，为她自己做生意，她就拥护稳定的秩序。安乃德很诧异地发现这样一个西尔薇。而且这个发现并不是唯一的发现。我们不能很好地认识一个人，除非看见他在日常的行动中，绷紧了全身的弹簧，把他的动作和姿态都很自然地表现出来。安乃德以前只看见在闲空时期的、松懈地游荡着的西尔薇。谁能够判断一只懒洋洋地躺在软垫子上的母猫？必须在它逮耗子时看见它，腰身弯得象一张弓，两眼射出绿色的闪光。

安乃德看见西尔薇在她自己的场地上，在她从巴黎丛林中切削下来的一小块土地上。这位年轻的女老板很认真地经营她的行业，她在管理企业的手段方面，不比任何人逊色。安乃德有充分的闲暇观察西尔薇，而且是仔细地观察，因为她刚刚搬家后的几个星期，天天在西尔薇家里进餐。她们事先商量好，在安乃德一切安顿妥贴以前，双方在一起生活。安乃德从她这方面，也设法帮点忙，参加裁缝店里的某些工作，所以

她时刻看见西尔薇，有时看见她接待女顾客，有时和女工们在一起，有时单独和安乃德呆着。她在西尔薇身上注意到以前没有见过的一些姿态，或者以前虽然见过，但最近两三年来更加突出。

这个温柔的西尔薇，在她妩媚的微笑底下，在安乃德深刻的观察下，再也掩藏不住她那有一点冷漠无情的天性，即使在她感情用事的时候，这种天性使她不至于迷失方向。西尔薇雇用几个女工，她非常高明地支配着她们。凭她的精细的观察力，和她使人愉快的神气，她在女工之中选择并且拉拢了几个愿意向她献殷勤的人。例如女工中的第一把手奥兰波，她岁数比西尔薇大得多，也比她内行得多，干活是一把好手，可是缺乏点子，不会自己保卫自己。她是从外省来到巴黎的，人地生疏，被男人们、女人们、老板们、同伴们剥削、欺骗。她并不缺乏看清这种情况的智慧，可是缺乏抵抗的力量，她想找一个不会欺骗她的人，享用她的劳动所得，并且帮助她免除自己引导自己的麻烦。西尔薇毫不费劲地收服了这个女工。她必须留神的不过是，在争先恐后地向她献殷勤的人之间保持互相团结；她在女工之间挑起竞争，很巧妙地利用她们之间的对立来刺激她们的工作热情；而且象一个贤明的政府一样，把竞争的对手之间的团结，建立在她们对于共同劳动的关心上。女工们能在这个小小的裁缝作坊工作感到自豪，而且人人都愿意引起年轻的女老板的注意，这就使女工们俯首贴耳让西尔薇巧妙地统治着。她常常使她们劳动到精疲力竭，但是她以身作则，她的女工们也就不抱怨了。西尔薇常常由于充满友爱的言语顶撞，或者开玩笑的讽刺而哈哈大笑，使全作坊精

神振作起来，忘掉极度的疲劳，一直坚持到最后。女工们有这样一个老板感到骄傲，都热爱她。至于她，虽然煽动着女工们对她的火热感情，她自己却无动于衷。每天晚上，女工们散工以后，西尔薇跟她姐姐谈论她们，用冷冷的满不在乎的口气，使安乃德听了觉得不顺耳。另一方面，谁如果有需要，她是肯帮忙的；如果她发现她们有人不舒服了，或者有痛苦的事，她不会让她们孤立无援。但是，不论有病没病，如果不在她眼前，她也就想不起她们来。她没有时间去想念不在眼前的人。她没有时间去长时间地爱一个人。她永远忙忙碌碌，每一分钟都不空闲，梳妆打扮，处理家务、进餐、照料业务、替顾客试衣、聊天、搞恋爱、娱乐。一切都有明确的性质，甚至白天的活动和黑夜的睡眠之间的寂静时刻（绝不至于太长），在那时，她自己面对自己，独自呆着。没有任何可以做梦的余地。当她观察自己的时候，她依然眼睛明亮，好奇，窥探着别人，同时把自己看成过路人。内心生活是极有限的：一切都外露为言语和行动。安乃德的那种精神上的坦率自白的需要，在西尔薇身上是毫无作用的。这种思想的坦白，在永远是光天化日的不夜天中，感到受拘束。一点阴影也没有。如果有阴影的话（每一个灵魂都有阴影），也被关在门里边。西尔薇对于门后有什么是不感兴趣的。问题在于准确地管理她的小天地：享受一切，享受她的劳动，寻欢作乐，但一切都按时进行，为了什么都不损失，因此也就没有激情，没有过度的兴奋，因为这种经常的行动和“过渡”不至于发生很大的激情与兴奋，甚至事先就把这种可能性取消了。西尔薇决不至于被她的情夫们迷惑得晕头转向，绝没有这种危险。

说真的，她真正心爱的，她真正衷心热爱的只有一个人：安乃德……这是多么奇怪！为什么她偏偏爱她，爱那个和她一点也不，几乎一点也不相象的大姑娘？

呵！这“几乎一点也不”，其实就是很多，就是（谁知道）最重要的东西：血缘关系……在同一血统的人们之间，血缘关系并不一定起作用。然而，一旦它起了作用，那是何等强大的秘密力量！这是在我们耳边轻轻说话的一个声音：“这个别人，也还是我自己。虽然是在另一个模型中塑造的，但本质却是一样。我认出了我自己，但是和我不一回事，而且由一个陌生的灵魂占据着……”

于是你想在这篡夺者身上，重新夺回你自己……双重的吸引力。三重的吸引力：两人相象的吸引力；双方对立的吸引力；还有要征服对方的战争，而这并不是三种吸引力之中最小的一种。

安乃德与西尔薇之间有这么多的共同力量！骄傲、独立性、秩序、毅力、情欲生活！不过两人的精神一个是内倾的，一个是外倾的。一个灵魂的东西两半球。她俩几乎是用同样的原素做成的，可是各人由于以人格本质为根源的、隐晦而深刻的理由，都想抑制灵魂的半面，只愿意看见另外半面，漂浮在水面的，或淹没在水中的一半。姐妹俩在共同生活中互相接近，使双方对于自己习惯的意识感到不安。两人之间的互相友爱涂上了一层含敌意的色采。友爱越强烈，暗藏的敌意也越强烈：因为两人都觉得对方是不可压服的。安乃德更擅长于认识自己别有用心的思想，因此更真诚，她能够判断和抑制自己隐秘的意图：她想把西尔薇整个吞没在自己对她的强

烈的热爱中，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可是西尔薇一直保留着想控制她姐姐的秘密愿望；最近发生的事件给她提供了显示比安乃德优越的机会，这一点，她是不会不乐意的。姐妹俩在幼年时代苦乐不均，现在就是对这种不平等的报复！当她看到安乃德在她领导下在成衣作坊工作，上述的不足为外人道的情绪，以及她对安乃德的真实的温爱，使她尝味到某种满足之感。她很想雇用安乃德。她让安乃德担任接待女顾客的工作，或者用炭笔画镶边用的刺绣图案。她设法让安乃德相信自己可以担任重要职务，甚至日后和她合股经商。

安乃德体察到西尔薇的理由，决不准备低头顺从。她置西尔薇的邀请于不顾。或者，被西尔薇催急了，她回答说她不大适合于这门行业。说到这里，西尔薇讽刺地问安乃德，什么职业对她最合适。这对安乃德是十分敏感的问题。一个从来不需要干活谋生的人，现在落到非干活不可的地步，不知自己能够干什么活，甚至不知道自己即使曾经受过教育，到底能不能担任工作，这是很痛苦的事。然而安乃德必须干活。她不愿意依靠西尔薇生活下去。当然，西尔薇并没有露出这个意思，她乐于帮助姐姐。但是，如果她为安乃德花钱感到高兴，她可知道她花了多少钱。左手给人的钱，右手从来就心中有数。安乃德更不糊涂。她一想到西尔薇在记账的时候，把安乃德花的钱写在欠款项下（至少她心里这样写），觉得难受。……让钱见鬼去吧！在两个互相亲爱的姐妹之间，难道要把钱当一回事吗？钱在安乃德与西尔薇两人心中不算回事，但是在她们生活中，钱还是算回事的。人不能光靠感情生活，人还得靠钱生活。

* * *

对于这个真理，安乃德从前认识得太不够。她不久就明白了。

她开始寻找工作，但是没有告诉西尔薇。她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找她从前上学的女子中学校长。当时她是个功课很好的学生，又有钱，父亲又是个有势力的人物，所以她是校长亚伯拉罕夫人另眼相看的学生之一，校长对她很同情，这一点她是有把握的。这位人才出众的妇女，在法国算是最早兴办女学的创始者之一。她具有不多见的毅力和判断力，在这些优点之外，还有那许多男子可能羡慕的冷静的政治意识，作为她的毅力和判断力的补充或文饰（视情况而定）。为她自己，她是无所贪图的；为了她的学校，那可就不一样。她是自由思想者①，甚至不隐瞒她对教会的反感，虽然她并不张扬她的反教会态度，而这也并不妨碍她的学校吸收激进派的资产者家庭以及犹太家庭的女孩子为学生。但是，为了代替被摒弃的教条，人们创立了一种公民道德，这种道德虽然缺少基础，缺少把握，却并不因此而不狭窄，不武断。（它只会因此而更狭窄，更命令式，因为一种规条越抽象，也就越僵硬。）安乃德仗着她是场面上的人，和校长相当亲密，说话可以没有顾忌，她打趣那有名的官方道德以为笑乐。天性多疑的亚伯拉罕夫人，毫不刁难地以微笑对待这个没有礼貌的淘气女孩。她报之以微笑，是的，但那是在关着门说话的时候，门一打开，

① 即不信教之意。

亚伯拉罕夫人立刻恢复她的校长名义和官架子，她坚硬如铁，坚信某些共和党的教育家根据理性的道德论起草的、教会以外的教规。这就充分说明，如果她的赤裸裸的良心对于因袭的道德论漠不关心，而她的冠冕堂皇的良心（实用的良心）却严厉斥责安乃德的品行。因为安乃德的冒险行动已经传遍社会，她已经知道这件事。

但是她还不知道安乃德破产了。当她一听说安乃德来访，还不知道对来访者如何表示自己的意见；先得了解来访者的动机，了解一下是否学校能够从中得点好处。于是她先对安乃德摆出一付和善的面孔，虽然多少有点保留。可是一听说安乃德是有所求而来的，她就想起安乃德的丑闻，她的含笑的面容立刻僵化了。人们满可以从一个他不赞成的人那里接受金钱，可是却不能拿钱给那个人，那是不体面的。亚伯拉罕夫人毫无困难地找出没有讨论余地的理由，来拒绝安乃德不知分寸的谋事要求。中学校里没有任何空缺，不需要人。当安乃德请她介绍到别的学校去时，亚伯拉罕夫人连含糊的诺言都不屑说。亚伯拉罕夫人和正在走运的人打交道时，她是擅长外交辞令的；但是，如果她和正在倒楣的人打交道，那么外交辞令立刻就抛在一边了。这是外交手腕上的严重失策！因为今天倒运的人，也许明天走运，所以一个精明的外交家总是给未来留下余地的。亚伯拉罕夫人却只顾眼前。在眼前，安乃德正淹在水里，这是令人遗憾的，然而亚伯拉罕夫人没有习惯打救落水的人。她一点也不掩饰她的冷淡无情。安乃德并不放弃从容不迫的安详态度，和已经不得体的平起平坐的口吻，亚伯拉罕夫人为了提醒安乃德正确地认识两人之

间的距离，宣称她在良心上不能给安乃德介绍工作。安乃德气得直冒火，怒火差一点要爆发了，可是忿怒的电光一闪而过，立刻熄灭了，同时轻蔑的情绪却占了上风。她忽然想干一件从前干过的顽童淘气的勾当，按捺不住讥笑的举动。她一边站起来，一边说："总之，如果你们要开一门新道德课，想着我点儿！"

亚伯拉罕夫人很窘地瞧着安乃德，安乃德故意无礼，这是很明显的。亚伯拉罕夫人冷冷地回答："我们有旧道德课，已经够了。"

"把道德放宽一点，倒也没有什么坏处！"

"你想在里边增加什么内容？"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安乃德从容不迫地说："增加一点坦率、人道。"

亚伯拉罕夫人生气了，她说："还有爱情的权利，不是吗？"

"不，"安乃德回答："生孩子的权利。"

当她告辞出来时，她耸耸肩头，自己也不赞成那样毫无必要地去得罪人……愚蠢！何必给自己增添一个敌人呢？可是，对方那种气恼的样子使她觉得可笑。一个女人是忍不住要以冲撞另一个女人作为乐趣的。算了吧，亚伯拉罕这个女人不会永远成为安乃德的敌人的，只要安乃德重新恢复她的社会地位就行了。这个地位早晚会恢复的！

安乃德去找了别的一些学校，但是哪儿都不缺人。拉丁系统各国的民主，只是为男子们准备的。它们有时也在它们的议事日程上，表示重视妇女，但它们对妇女不放心，它们一点也不急于向妇女提供武器。在这二十世纪初年，妇女仍然

是被奴役的竞争对手，但是，全仗北欧妇女的坚决奋斗，不久这种奴役的地位就将改变。要使这些民主国家勉强容忍妇女有自己的职业并且行使她们自己的各种权利，还得由全世界的舆论来施加压力。

有两三个岗位，本来可以接受安乃德，如果她自己不是那么多心。人们对于她的不正常的处境本来可以装不知道，如果她同意提供一个似是而非的解释：守寡、离婚，随便她选择。可是她却荒谬到认为那样说就有伤自尊心，所以当人们问她的时候，她把经过情况如实说了一遍。在碰了两三次钉子以后，她不再到教育机关询问，也不去大学，虽然在大学方面，过去曾经有几个对她有好感的熟人，她可能在那方面找到比较开通的人士，愿意帮助她而不加责备。但是她怕招惹不愉快。在贫困的国土上，她还是个新来的居民，她的骄傲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在手上磨成老茧。

她寻找当私人教师的机会。她不愿意到她熟识的资产阶级家庭中去找，她宁肯不让他们知道她在找活干。那时在巴黎有一种地下的职业介绍(剥削)所，安乃德到那里去想办法。可是她又不善于使人对她发生好感。她很傲慢，人们埋怨她太苛求。她挑剔工作，不肯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有许多不幸的妇女就是那样，她们资历极浅，只好别人让她们教什么课就教什么，从早上忙碌到晚上，只拿到一点不够吃饱的工钱。

最后，通过西尔薇的女顾客的介绍，安乃德找到了几个外国妇女。她给几个美国女子教会话。她们对她很客气，有时顺便请她坐她们的汽车去兜风。但是她们给她的报酬少得可怜，她们连想都没有想到，应当多付一点钱。她们毫不犹豫地

花一百法郎买一双皮靴；但是上一小时的法语课，她们只给一个法郎。（在那年月，一个小时只拿半个法郎的女教员，都不是不可能找到！）……尽管安乃德没有权力挑三拣四，她却拒不接受这种丢脸的待遇。不过她找了许多地方，也没有发现比这好多少的机会。富裕的资产阶级为了他们孩子的教育，是舍得花钱的，只要学校是公立的，要花多少就花多少，让舆论界都看得见，可是他们却卑鄙地剥削家庭教师。在这儿，谁也看不见他们。而且他们的对方都是些极卑微的人，如果有一个人拒绝，就有十个人来恳求你接受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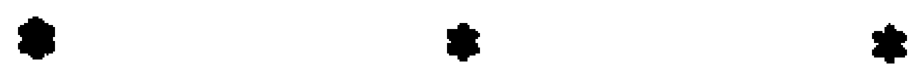
孤立无援，缺乏经验的安乃德，是在很不利的条件下进行自卫的；然而她有李维埃家的实际生活的本能，还有她的自傲感，她决不接受令人屈辱的工资，别人不能不委曲求全地接受的工资。她不属于咩咩哀鸣的羊一般的族类，不属于一边呻吟，一边逆来顺受的族类。她不呻吟，也不顺受。真想不到，这种姿态倒使她有了办法。人类是卑怯的，安乃德用安详的、带一点高傲的方式，说一个"不"字，干脆打断了一切讨价还价的交涉，别人不敢象对待一般人那样对待她，于是她获得比一般的可怜条件稍好一点的待遇。但是也好不了多少。为了挣那一点日常生活必需的钱，她要付出多少辛劳。她的学生们分散在相隔很远的市区，而那时巴黎还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地下铁道。每天晚上她回家的时候，两只脚痛得很，鞋也磨损得很快。但她身体强壮，而且过着这种每天为了面包而劳累的生活，使她感觉到某种满足。自食其力，这对安乃德来说是新的经历！当她同她的剥削者进行一场小小的意志决斗而获得胜利时，她对于这一天工作的满意，实不下于赌赢了

钱而高兴的赌徒，忘记了自己赢得的钱是多么微不足道。她学习更好地认识人。人并不都是美好的。但是一切都值得认识一下。她和那默默无闻的劳苦世界进行接触。而这种接触是不足够的、不深入的！因为，如果有钱使人孤立，贫穷也同样使人孤立。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苦难，忙于自己的努力。每人都把别人看成竞争的对手，而不是看作难兄难弟，把别人所得的一份收获，看成是从自己的一份中切削下来的……

安乃德在和她竞争的那些妇女身上，看出上面所说的心情；她理解这一点，因为在她们之中，她是个有特权的人。如果她为了不让妹妹增加负担而自己出来工作，她妹妹却并不因此而不关心她，所以她不至于穷困到极点。她还没有尝过家无隔宿之粮的焦急心情。她享受着母爱的幸福，谁也不能妄想夺走她的孩子。怎么能将她自己的命运，和另一个妇女相比呢？那个妇女的身世安乃德是知道的：那是一个被撤职的小学女教师，因为她跟安乃德一样，居然敢不结婚而做了母亲！说实话，一开头，教育当局还是宽容她的，条件是她必须隐瞒母亲的身份。她被贬谪到穷乡僻壤的一个教学岗位上，不得不和她的亲骨肉分开。但是，有一次孩子病了，她不能自禁地跑去看孩子。她的秘密泄漏了，于是那些有道德的乡下人拿这件事残酷地说笑着。教育行政当局当然就批准了民间的宣判，将这不服从法典的母子二人逐出门外。安乃德是在同这样的对手争夺一点点充饥的食物！安乃德故意不到那个女子所追求的工作岗位上去。可是人们宁愿要安乃德。原因在于她并不追求得那样迫切，因为她没有那么迫切的需要。挨饿的人总是被人家瞧不起的。这样一来，那些被安乃德接

替了职务的不幸的女子，拿安乃德当眼中钉，认为安乃德掏了她们的腰包，虽然明知道这样看待安乃德是不公正的。但是，自身受不公正待遇的人，以不公正对待别人，自己会感到轻松些。安乃德发现最凄惨的战争是劳动者的战争，并不是劳动者向大自然，向环境作战，也不是向有钱的人作战，向他们夺取面包，而是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战争，为了互相争夺面包，争夺从富人餐桌上，或从吝啬的克来苏斯① 即国家的餐桌上掉下来的残渣碎屑。这是极大的苦难，妇女们之间对此特别敏感。尤其是今天的妇女②。因为她们显得没有能力把自己组织起来。她们还处于原始的战争状态中，一个对一个；她们不会将她们各人的艰难困苦结合起来，反而使困苦成倍地增加……

安乃德硬着头皮挺着腰向前走，心里痛苦万分。尽管如此，她眼睛中仍旧闪耀着欢乐的火焰。在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劳动中，支持着她的是这种劳动的新鲜意味，以及她可以借以发挥遍身力量的劲头，而且一想到她的孩子，就使她成天精神焕发。



玛克白天在西尔薇的裁缝作坊里呆着。维多丽娜姑母搬了家安顿好以后，不久就去世了。老家没有了，老旧的家具丢掉了，半个世纪以来平平静静的老旧习惯都丧失了，老姑母再也活不下去。由于安乃德傍晚才能回家，西尔薇把孩子留在她

① 古代小亚细亚的一个国王，人类史上最富的国王。

② 指二十世纪初的法国妇女。

那儿。他是作坊中的一只小猫，被女顾客们和女工们宠爱着、照顾着。他在地板上爬来爬去，东张西望，有时坐在一张桌子底下，拾取扣襻子、碎布头，抽散线团，滚动线轴，糖果吃得饱饱的，小脸儿让人亲个够。这是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头发棕色带金黄，和他母亲一样。自从病愈以来，他的脸色还有点苍白。对于孩子来说，生活是一出演不完的戏。西尔薇很可能回想起自己的童年生活来。那时她坐在她母亲的柜台底下，听顾客们说话。可是大人们站在他们的高跷上，目光所及的范围和孩子们太不一样。他们不知道一个孩子的眼睛抓住的是什么。还有孩子的粉红色的耳朵……在作坊里，这两只耳朵可够忙碌的！这儿人们的舌头非常活跃，嘻嘻哈哈，什么都敢说，不害臊。假装正经倒不是西尔薇和她那伙人的毛病。痛快地笑，痛快地嚼舌，飞针走线也来得更迅速……她们可不把孩子放在心上。他能听懂什么？……他听不懂（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都听进去了，什么也没有漏掉。孩子什么都拾起来，什么都摸，什么都尝。注意，什么都别随地乱扔！孩子爬在一把椅子下面，他把上面掉下来的东西全放在嘴里，饼干碎渣、扣子、果核；他把听到的话也放在嘴里。不知道是什么。正因为这样！为了想知道！他咀嚼着听到的话，咿咿呀呀地唱着……

"小猪猡！……"

一个女徒工从孩子手里抢下一条他正在吮吸的缎带，或者，为了试试看，他正在把缎带塞进鼻孔里。但是人们不能抢走孩子已经咽下去的语言。在目前，他拿这些话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可用之处。但是他并没有白捡。

他被人从家具底下，或从裙子底下拉出来。在那里，他在好奇地研究扭动着的脚，和囚禁在皮靴中的蜷屈的脚趾；他被带回到大人们的世界、正常的地位和一般习惯之中后，规规矩矩，一动不动地坐在小板凳上，夹在西尔薇的两条腿中间，或者坐在另一个穿裙子的人的两腿之间，因为西尔薇姨母很少坐着不动的时候。他把面颊靠在温暖的衣裙上，脑袋仰着，鼻子朝天，他在仰望那些俯身向下的面孔，两只细眯的眼睛，灵活的、流动的、炯炯有神的眸子；那些咬着线的嘴，口涎都可以看到；还有被牙齿润湿的下嘴唇（看起来象上嘴唇）；一说话就跟着颤动的、布满红色细血管的鼻孔内侧；还有那些飞针走线的手指……突然，一只手伸到孩子下巴底下抓痒痒，手指上还戴着一个顶针，给他脖子上留下冰凉的感觉……在这儿，也跟刚才一样，孩子什么也不放过：这些温暖的和清凉的接触，那些细柔汗毛的温暖，那些被亮光映红，或者在暗影中呈琥珀色的活的肉体；还有妇女们特殊的气味……孩子无疑地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但是他的多方面的意识，具有许多小平面的、分散在孩子的生命圆周之内的意识，把留在画卷上的痕迹，随时记录下来……这些女子没有想到，她们的形象从头到脚都印在孩子的感光玻璃片上了。不过，他只看见她们的局部，另外有些部分还不齐全，正如在拼画游戏中一样，各种碎块是混在一起的。他的奇特和短暂的偏爱就是从这儿产生的，这种偏爱都是强烈的，多变化的，好象是任性的，它们的片面性更甚于变化无常。机灵透顶的人才说得明白，在这些妇女身上，每人都有点什么东西吸引孩子！作为真正的家养的猫，他所爱的倒不是整个的人，而是温柔的双手。是家庭和作坊

加在一起的多种的温柔。他是自私的，然而很天真。(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小小的建筑物，必须先把他的自我聚集起来。)他自私得很真诚，他在和别人温存时也是那样。他喜欢和人温存，因为他想讨人喜爱，也因为这样做是他的乐趣。所以他只和他选中的几个女子温存。

从开始以来，他最宠爱的是西尔薇。他的家畜般的本能立刻就察觉西尔薇是家中的上帝，是支配食物、亲吻和这一天的颜色的主人公，所以应当巴结她。可是最好不过的还是让西尔薇奉承他。孩子也注意到这种特权是留给他的。他毫不怀疑他应当享受这种特权。所以他并不感到意外，而且很满意地接受作坊女王对他的恭维和令人舒服的赞扬。西尔薇溺爱他，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他的一举一动，走步、说话、聪明、清秀、他的嘴、他的眼睛、鼻子，都成了西尔薇赞美和出神的对象。她把孩子交给女顾客们去摆弄，孩子是她的骄傲，好象是她把他生下来的。实际上，她管孩子叫："小无赖！小笨鸟！"

偶然有时候，她替他擤鼻涕，给他擦洗，打他耳光。但是，这一切来自西尔薇之手，他不觉得受侮辱，(虽然他大声抗议)甚至不觉得太不好受。被女王亲手打屁股，这可不是人人想办到就能办到的！如果另外一个人(作坊里的一个小女工)这样对待他，"上帝的上帝！"那他可不答应！……再说，西尔薇即使不是女王，对于他也有一种魅力。在他用多种材料拼凑成的女性形象中，西尔薇提供的材料最多。孩子喜欢紧紧地偎依着西尔薇的长袍，脑袋贴着她的肚子，听她说话的声音(他透过她的身体听到她的笑声)；或者从西尔薇腰部后

背往上爬，一直爬到上面；于是他两条手臂搂抱她的脖子，再用鼻子、嘴唇、眼睛，磨擦西尔薇柔软的面颊，靠近耳朵边，他擦到那些金黄色的香喷喷的发卷。眼睛对于大人的精神所起的作用，在孩子们的思想上是用触觉来代替的。触觉是一种符箓，它可以使人看见墙外的东西，而且把自以为看见的东西在内心织成美梦：对于生命的幻觉。孩子在织他的蛛网。他不知道这些金黄头发、这个面颊、这个嗓音、这个笑声、这个西尔薇，都是什么，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他只是想："这些全是我的。"

* * *

安乃德晚上回来。她饥肠辘辘。一整天，她在没有水的沙漠，和没有爱的世界中行走。一整天，她一边走，一边眼睛望着一到晚上她可以重新找到的源泉。她听见泉水潺潺地在唱歌，她在想象中提前把自己的嘴唇浸在流泉中。这个匆匆走路的秀丽女子，想起她孩子时，不觉面露微笑。很可能一个过路人会误认为她在对他微笑。正如一匹马闻到了燕麦的气味，她越走近西尔薇的家，越加快步子。等到她终于进了屋子，贪婪的热爱使她呵呵地笑着；虽然已经精疲力尽，她还是连跑带跳登上楼梯。门一开，她冲进房间，扑向孩子；她把孩子抱在怀中，紧紧地搂着，发狂似地亲他，不管什么地方，眼睛上，鼻子上面、下面，她抓到什么就吻什么；她抑制不住的快乐用大声表达出来。孩子正在玩耍，舒舒服服地坐在圆皮团①

① 沙发式的圆凳。

上，一本正经地用粉笔划线条，或者用各种颜色的线缠在一起。他不满意这样的入侵。这个粗鲁的高大女人，进门来也不招呼一声，就抓住他，折腾他，在他耳边大叫大喊，亲得他喘不过气来。……他不喜欢这些！人家要是先不问他是否允许就摆弄他，不行，这叫他生气！他决不接受。他板着脸，直挣扎。但是她却因此更发狂地摇撼他、亲他，又笑又喊！她身上一切都使他讨厌：这种冒失、吵闹、粗暴……他完全了解她在热爱他、赞美他，甚至亲他吻他。但是她必须多注意态度！她是什么出身？西尔薇和她的姑娘们比她文雅多了。她们跟他玩儿的时候，甚至她们又喊又笑的时候，并不是那样大吵大闹，也不是那种粗鲁地抱你吻你的样子！他很惊讶，西尔薇平日很会训斥她手下的人员，为什么不给这个没有教养的家伙上一堂修身课？为什么不禁止她采取这种狎昵的态度？可是，正相反，西尔薇和安乃德用一种平等的、亲热的调子说话，她跟别人说话时不是这样。她对玛克说："去吧，再乖点儿，去亲亲你妈妈！"

他的妈妈！那还用说，他早知道了。可是这算什么理由！对，她也是家中有权力的人。他现在离开奶头的温暖还不太远，所以他贪馋的嘴里还余留着奶汁的甜味；在他的小鸟一般的身体上，还保留着保护过他的翅膀的金色影子。再说得近一些，在他生病的夜晚，每当看不见的敌人卡住他这小鸟的颈项，那个伟大的保护者的脑袋总是俯伏在他身上……毫无疑问，毫无疑问！可是他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些。如果他在阁楼上保留着这些记忆，以及百十种别的记忆，现在他可用不上。往后也许有用，瞧着办吧……现在，每时每刻都给他带来新的食

物，他忙于接受，全部接受。孩子是天生忘恩负义的。Mens momentanea①……你别以为孩子还记得昨天对他有好处的东西！对于孩子说来，好东西就是今天的好东西。——今天，安乃德的大错在于让那些在玛克看来比她更舒服、更有利的东西遮住了她自己。她为什么要到天晓得什么地方去奔走，为什么要在晚上这样不三不四地突然出现，而不是和西尔薇以及别的人一样，整天照看玛克，整天奉承他！这也算她活该。所以孩子至多只能勉强忍受安乃德的热情横溢，只能用几声不耐烦的、冷冷的"是、不、您好、晚上好……"来回答安乃德的一阵暴雨式的热情的、疯狂的问题。接着，孩子一边躲开暴雨，一边自己擦着面颊，又回到他玩儿的地方，或回到西尔薇的膝盖边。

安乃德不能不看出玛克喜欢西尔薇，不喜欢她。西尔薇看得更清楚。姐妹俩都笑这件事。两人好象都毫不在乎。可是在内心，西尔薇受宠若惊，而安乃德则感到忌妒。不过她俩谁也不跟谁说实话。西尔薇一片好心，催促那个不讨喜的孩子去吻他妈妈。安乃德对于这种无可奈何的亲吻并不感觉到多大乐趣。可是西尔薇倒更加快乐了。西尔薇并不承认自己偷窃邻人园中的果子，然后她把偷来的果子再冠冕堂皇地送几个给邻人。可是，为了不给自己增加不愉快之感，她不明说这些，闭着嘴她反而更能够尝到其中的美味。当着安乃德的面，西尔薇毫无恶意地觉得孩子和她亲热使她更高兴，并且表现她能让孩子听她的话。安乃德装做开玩笑，满不在乎地说：

---

① 拉丁文：一瞬间的意识。

“不在眼前，不在心上。”①

安乃德心里可不是在开玩笑。她心中缺乏讽刺的兴趣。安乃德仅仅在智慧上才懂得幽默。她爱起人来象一头笨牛，爱得很笨。在一群妇女当中做一个妇女，而且又要显不出来。这是很艰苦的事。如果你透露出你的求爱如渴的心来，人家就会笑你。安乃德当着别人的面，装出厌倦于爱了②。她闲谈白天的情况，她所见到的人，所听到的事，以及她所说的话，或所干的事，总而言之，尽说些她毫不放在心上的话（呵！简直是……）。

可是一到夜晚，回到她的住所里，单独和儿子在一起，她这才淋漓尽致地发泄她的不安情绪！也有快乐，也有激情，象汹涌咆哮的山溪。不必再那么小心翼翼。不需要再躲避谁了。她多少有点欺侮他；她的发狂似的温爱，把他搞得很疲乏。由于西尔薇不在跟前，孩子觉得没有仗势。这个小政治家就不敢露出厌烦的情绪，直到次日早晨，他不得不敷衍这个狂热的母亲。他耍他的手段，假装困倦得支持不住了。其实，他也用不着装假，忙碌了一天，真的瞌睡很快就来了。可是，在瞌睡没有到来的时候，玛克象一只小羊羔似地让母亲抱在怀中，合着眼睛，疲乏得似乎一点气力都没有了。安乃德不得不中止她的叨唠，把孩子抱上床。这个小滑稽剧演员在半睡半醒状态中，从楼梯上一档档地（更有可能骑在扶手栏杆上）一直滑到楼下，才真正睡着。他先偷偷地笑着，从半开半闭的睫毛

---

① 法国俗谚，直译为：“离开眼睛远了，离开心也就远。”大意说：离别的时间久了，感情也就淡薄。

② 特别指母子之爱。

间，看见轻信的妈妈正在不声不响地对他表示赞赏。孩子有他的优越感，他对母亲感到满意。有时甚至孩子一阵冲动，扑向跪在他床边的母亲，搂住她的脖子。这下子，安乃德一切痛苦都得到了报偿。可是这孩子很节约，上述的动作他不常做。于是安乃德只好在饥不得食的状态中去睡觉。哪能那么快就睡着呢？她先得在床上翻来翻去呆很久，一边静听孩子的呼吸，一边折腾她的发烧一般的思想……他没有很好地吻她……她心想："他不爱我……"

她心里一阵难受。可是她马上就改口："我在编造些什么呀？……"

她立刻把这种思想抑制下去。带着这种思想，怎么能够生活下去呢？不，那不是真的……好孩子，她刚才还责怪他呢！她急忙在记忆中找出最好的东西来：孩子可人意的地方，他的亲热和温存。一想起这些形象，她恨不得立刻把孩子从床上抱起来，亲他，吻他……可是，轻声！别吵醒他！听他的小小的呼吸多么甜蜜！……我的宝贝！……将来，一定多么美妙！……

因为安乃德为了补偿目前之不足（她目前的生活是毫无疑问地太贫乏了一点），幻想将来母子俩的亲密关系，按照她的意愿。为了消耗她身上的精力，她需要一个偶像，一个时期以来，这种精力又在使她不安。

* * *

这已经不是孩子生病前那种忧郁不安，那种神经质的低气压，那种心情在孩子生病的日子里已经得到排遣。现在她过着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日子，她觉得自己一点兴趣，一点力量

都没有：大海在回潮之先，风平浪静……

这是汪洋巨潮的回涨。它的信号是波涛的轰鸣和夜间的暴涨。在一个时期内，母性生活使情欲的因素得到满足。劳动生活的体力疲乏，筑成一道堤坝挡住情欲因素。然而这些因素在暗中积累起来，冲击着岩石。随着生活的罗圈盘旋上升的灵魂，又回到和四、五年前她经历过的情况相似的一种情况。在那时，她从格里松的旅馆中的灼热的夏天，过渡到和洛瑞·勃里索在一起的爱情之春。近似，可并不完全相同。人们从过去的上空盘旋着回来，但是不再降落到过去的老路上。安乃德的生命成熟了。她的慌乱已经没有少女时代的盲目的纯真。她现在是少妇，她的欲望是尖锐而明确的。她明白这种欲望会把她引导到何处去。如果她不愿意知道，恰恰因为她是知道的。她的意志和她的肉体同样地成熟了。一切都变得更加丰富。一切都具有一种激越的音调。

所以，她所熟悉（并且害怕）的魔鬼的重新出现，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中午。沉重的寂静，寂静中充满将要来到的喧扰。它接替了无忧无虑的欢乐，接替了年轻时早晨的无忧无虑的悠闲。直到那时为止，阴影只是在安乃德面孔上掠过而没有停留。现在，已经阴云密布。每当她与别人共处而自己不检点时，或者没有孩子和她在一起使她分心时，她就不知不觉沉默寡言，双眉紧蹙。如果她自己发现这种情况，她就悄悄地走开。如果谁不放心而去看看她，也许发现她在卧室里整理东西：收拾床、把弹簧床垫翻个面儿、拂拭木器、擦玻璃窗，故意多做些不必要的活动，然而却没有能使她烦乱的精神平静下来。常常一个动作做了一半，她停住不动了，站在椅子

上，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或者俯身在窗沿上。于是她什么都忘掉了，不但忘掉过去，也忘掉当前，忘掉死者、生者，甚至忘掉她的孩子。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思而不想。一簇火焰焚烧在光赤的空间。一片孤帆飘荡在海风中。她感觉到海风吹透了她的四肢，于是整个舟身和它所有的桅樯都震颤起来……稍后，从无限的空间再涌现出她周围事物的面目。安乃德俯身下瞰时所见的庭院里，扬起她熟悉的声音；她认出说话象唱歌一样的孩子声调。然而她的梦并没有被打断，它换了方向继续前进……这是一个夏天午后的鸟鸣声……呵，充满阳光的心，你还要贡献出多大分量的爱情呢！把世界拥抱在整个胸怀之中！战利品太沉重了……她知觉消失了；她重又落入白热化的深渊，那儿没有歌声，没有孩子说话，也没有安乃德……只有太阳的强烈震颤……

安乃德苏醒过来了，她还靠在窗沿上。

可是到夜里，自从玛克生下来以后就消失了的那些缠人的幻梦，又回到原处。它们三五成群，不断地接踵而至。安乃德从这个梦滚到那个梦中，一层层地下楼来。她早晨起床时已经精疲力竭，焦头烂额，十夜的折磨并为一夜。而且她不愿意回想她所梦见的一切……

安乃德身边的人都注意到她心事重重，眼神若有所思。他们不理解她这突然的变化，但是他们并不因此而不放心，他们把安乃德的变化归咎于外因，归咎于物质的困难。在安乃德看来，这种精神混乱的时期标志着深刻的更新阶段。她并不认为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负担着沉重的孕育工作，比孕育一个孩子更令人焦虑。这也是一种生育，是隐藏的灵魂的

生育。生命象一粒种籽，藏在生活的深处，在黑土层和人类胶泥的混合物中，在那里，多少世代都留下他们的残骸。一个伟大的人生，任务就在于把生命从泥土中分离开。这样的生育需要整整一辈子。往往死亡就是接生婆。

有一天，一个不相识的生命将要裂开安乃德的身体而降生，这使安乃德暗暗地焦急不安。她过分地觉得可羞，她把自己关闭在寂寞的小天地中，然而心绪十分扰攘不宁，独自一人面对着存在于她体内的生命，她和这个生命之间的关系是充满敌意的。空气充满电流；有时风刮起来了，可是又平息在纹丝不动的静止之中。她知道面临的危险。她的意识想把妨碍她的事物抛弃在阴暗的角落里。"阴暗中"，其实仍然是她自己，仍然在她身上。知道你身上到处都住满了不相识的人，这不是一件令人安心的事……

"这一切……我就是这一切……可是这一切要我干什么？……我自己又想干什么？"她自己答复自己："你什么都不要了。你已经有了。"

她的紧张的意志将她的全部猛烈的热爱都倾注在孩子身上。这种母爱的激情回潮，并不是很幸福的。这种不正常的、过分的、病态的激情，只能把人引向失望（因为它进行一种不可能的试验，想把轨道扳到另一方向去，可是这并不是它们的方向，这种完全不同的本能，是不会受骗的）。这种激情反而使孩子疏远她。玛克抗拒他母亲霸占他。他已经不再掩饰对母亲的厌烦。他觉得她叫人"烦死了"；而且他用含怒的小段独白说给他母亲听，幸亏安乃德没有听见，可是西尔薇有一天却出其不意地发现了这件事，她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责备了孩

子。玛克躲在房门角落里对墙壁在说话，同时做着不容置辩的手势："这个女人，我真受够啦！……"

*　　*　　*

人们总是写一个人毕生经历的故事。人们以为通过经历的种种事实，就可以看见生命。这不过是生命的外表。生命是在内部的。人生经历对生命的影响，只发生在生命选择了它们的情况下，几乎可以说：产生了它们。在许多情况下，这是确实的真理。每个月总有几十件事在我们身边经过，它们对于我们无关紧要，因为我们不知道拿它们作什么用。可是，这些事件中之一件触动了我们，十之八九是我们主动上前迎接它，使它少走一半路。如果说这件事冲击我们，使我们身上的一条弹簧发动起来，那么这根弹簧是事先卷紧了的，它早就在等待外力来触动它。

将近一九〇四年底，安乃德的精神紧张状态平静下来，而在她身上发生的改变，好象和她周围发生的种种变化是巧合的。

西尔薇准备结婚了。她二十六岁，已经痛快地尝够了自由的欢乐；她认定时间已经到来，该尝尝家室的欢乐了。她不急于选择对象，作为一个情夫，不需要耐久的材料，只要讨人喜欢就成。但是，作为一个好丈夫，就得是一块经得起磨练的好料子。当然，西尔薇的意思是说这块料子也要讨喜才行。但是有各种各样的讨喜。要选择一个丈夫，问题不在于一见倾心。西尔薇征求理性的意见，甚至社会关系的理性。她的商店，"西尔薇，长袍和大衣"，在中产阶级的上等顾客之间，已

经赢得名副其实的声誉：式样优美，有风格，而且价钱公道。她在商业经营中已经达到这样一个程度，靠她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进一步发展了。为了达到更远大的目的，她必须和别的力量合伙。在她的女服装店的作坊上，增加一个男服加工作坊，这就将使她有可能扩大活动范围。

她跟谁也不说，自己在周围寻找一个最能适合她的计划的人。她不慌不忙地作出了选择；对象确定之后，她决定成亲。爱情以后会发生的。爱情也将有它的位置。西尔薇不会嫁一个她无法喜欢的人。可是爱情是补充，做生意是首要的。

被选中的对象名叫赛尔夫(来沃保尔)。这个小小的女店主头一眼就确定了店铺的招牌，将来的新店招牌上写着："赛尔夫和西尔薇"。虽然在妇女们看来，名称是有不小的重要性的，西尔薇可不至于这么疯，光有了名字就心满意足；赛尔夫(来沃保尔)是一门靠得住的亲事。他已经不很年轻，三十五岁，你不说，别人也看得出来；长得就象民间俗话所说：一表人材。其实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相当丑，不过身体结实。他的头发金黄带赤色，面色红润。他是某大服装店的第一把裁衣手，手艺高强，挣钱不少，生活规矩，不吃喝玩乐。西尔薇是做过一番调查研究的。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在西尔薇头脑中决定了。她没有征求赛尔夫的意见。但是，被选中的对象同意与否，这是她操心最少的一件事。她负责去取得赛尔夫的同意。

要不是西尔薇主动，赛尔夫不会去找她。他喜欢他的舒适生活和他的各种习惯；老实人，一点雄心壮志也没有，而且相当自私，他决定过独身生活；他不想抛弃副手的地位，在一个赏识他的价值的老板手下工作，挣钱多，可是不必负什么责

任。西尔薇很快把赛尔夫的一套计划和他的平静生活统统打乱了。她在一次秋季展览会中遇到赛尔夫(不如说使赛尔夫遇到她)。跟他一样，她到展览会上研究他们尽力推广的时装式样。她被许多人包围着。一开始，她并不注意赛尔夫，她忙于向三、四个对她十分倾倒的青年男子分送微笑，用调皮语调对答他们。赛尔夫先是含着嫉妒的意味欣赏了西尔薇的风韵和才智；稍后，他突然发现自己成了西尔薇垂青的对象，她只对他一个人说话，别人都不在她眼中。他对于这种骤然的转变十分感动，尤其因为他把这种突变的原因，理解为他个人的本领。这一下，他落网了。他的一切决定，全部付诸东流!

隔了一段时间，西尔薇请安乃德来和她作伴，晚餐后，在空无一人的作坊里。她对安乃德说："我叫你来，因为我等一个人。"

安乃德很惊讶："咦！你要我干什么？你不会一个人接待他吗？"

西尔薇严肃地说："我觉得这样更合乎体统。"

"瞧，早不讲体统，到现在才这么热心讲体统了！"

"迟到总比不到强。"西尔薇装作一本正经地说。

"你别跟我瞎扯淡。跟别人去扯吧！"

西尔薇说："正是这样。"

安乃德用指头威胁着西尔薇，说："你是在跟别人过不去？说吧，这个人是谁？"

"他到了。"

赛尔夫(来沃保尔)在门外按铃。他发现西尔薇不是一个人，似乎很不高兴，但是表面上仍旧很和悦，因为他是有教养

的人。单枪匹马对付这两个相当地令人不放心，而且又是串通一气的年轻长舌妇，要显出自己的优点来是很不容易的，他觉得被对方两双眼睛窥视着。他先说了几句拙笨的献殷勤的话，由于礼貌关系，安乃德也接受了其中的一部分。接着，他大谈生意经，谈他的职业和他的忙碌生活。安乃德很和善地向他提一些问题，表示她很感兴趣。于是他更开怀畅谈了，他讲他事业上的一些困难，他的成功和失意；他抓住每一个机会夸耀他自己。他似乎很朴质、友好、自满，他把牌全摊在桌面上。西尔薇比较谨慎，她先得看看对方的牌，再出自己的牌。安乃德很快就被冷落在一旁。她一边听两人谈话，一边觉得最令人惊讶的不是她妹妹的精明能干，而是她居然选中了这么一个不出色的对象。西尔薇本来可以没有困难地攀一门更光采的亲事。她却不愿意那样。她不信任太漂亮、太出色的男子。当然，她也不会要一个丑八怪或傻大瓜（这是不言而喻的）。In medio……① 她决定选一个明白事理的二等人物，而不是头号人材。她知道在婚姻中，每人都要付出代价，同时也要收回点什么：这是供求规律。她这方面的要求，在于婚后继续当家作主。那么对方的要求是什么呢？呵，可怜的小伙子！他的要求是要女方爱他，爱他这个人，爱他的漂亮眼睛……他可是并不想让别人上当，他知道自己既不是美男子，又不吸引人。然而他有一个弱点，他愿意对方为了爱情跟他结婚……可笑，对吗？他自己也为此而耸耸肩头，因为他并不傻，这个天真大汉，生活教训了他，他对妇女采取怀疑的态度，正和四

---

① 拉丁成语，In medio stat virus：贵在适中。

分之三的法国男子一样。可是感情的需要是如此强烈！这个愚蠢的需要！……“为什么我就不能被女人爱？我哪一点不如那些被女人爱着的男子！……”因此，他一忽儿似乎很谦卑，过一忽儿又似乎很自负。他经常在等待人们的赏赐。这可不机灵……而且他还让人看出他不机灵！西尔薇这个机灵鬼早就把他看穿了。他的略微鼓起的蓝色大眼在询问：“你爱我吗？”针对这个情况，西尔薇用温情脉脉的眼色作为回答。这种眼色既不说“是”，也不说“不”，因为悬而不决反而促进爱情。

只剩下姐妹俩的时候，安乃德对西尔薇说：“你别老逗他！”

“为什么不呢？”西尔薇一边照镜子，一边说：“赌注值得一争。”

“那么说，你真的有意？”

“完全是真的。”

“我不信会看见你结婚。”

“好呀，我打算再让你看见两三次……”

“我不喜欢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那么拿什么开玩笑呢？救世军的派头！[①]波茨夫人（她念成“波特”），别皱起你那漂亮的眉毛！我并不想变换，我得先试试。我结婚是作为长久之计的。不过，万一不能持久，那也得忍受。”

“我倒并不替你担心。”安乃德说。

---

① “救世军”是基督教的宣道和搞慈善事业的组织，它的创始人是英国波茨将军。此地用“救世军”的例子讽刺虚假与伪善，或天真无知的一本正经。

“真的吗？我替那个人谢谢你！他把你征服了吗？”

“他可配不上你，西尔薇。不过我不愿意有一天你让这个老实人痛苦。”①

西尔薇笑了，对镜子露出她的牙齿来。她说：“痛苦！每个人都使对方痛苦，这不是什么问题！毫无疑问，他会痛苦的！……可怜的人！我真愿意处在他的地位……得啦，你不用替他操心！你以为我不知道他的价值，我的阿道尼斯。②他的价值并不惊人，但是有分量。我是识货的。我不会去跟他说这些，因为不能把男人们宠坏了，要不然，他们倒以为有权力支配我们。拿我来说，我是心中有数的。我不会愚蠢到自己损害自己，同时也损害他。如果说，我不能保证不让他恼怒——（这倒是一个极好的办法，可以使他瘦一点儿）——我也不至在不必要的情况下折磨他。不用说，条件是他不能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不然的话，他会得到应得的报偿，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我是用现钱付账的。我是个诚实商人。我只稍微欺骗一点顾客，够我生活就行。除非他们妄想欺骗我。那时，我也就不客气了，而且，够他们瞧的！”

“你瞧，”安乃德喊了起来，“你怎么也不能够让她正正经经地说话！”

“如果必须正正经经地谈正经事，”西尔薇说，“生活也就令人不能忍受了！”

来沃保尔不久又来了。而且西尔薇也不让他久等而垂头

---

① 指女人有外遇，对丈夫不忠。

② 希腊神话中人物，通常作为美男子代称，此地意含讽刺。

丧气。她很快就把敌人的阵地侦察了一遍，认清了隐藏在防御工事后面的敌方的军器、辎重以及给养等等，然后才心中有数地投降敌人。她毫无困难地引导对方按照她的计划办事。直到最后一天，来沃保尔还保留着这么一个幻觉：是他首先出主意，要开一家大规模的成衣店，招牌是“赛尔夫和西尔薇”。

婚礼定在一月中旬举行，正是店中的淡季。婚期前的几个星期，对于作坊是很快活的时期。兴高采烈的来沃保尔，请全帮人马的客，请她们听戏、看电影。她们全都那么爱笑乐！当她们中间有一个人要结婚时，就好象把喜事带到店里来办似的。没有结婚的人都对顾客轻声说：“别忘了，下回该轮到我办喜事了……”

大伙高兴，安乃德也跟着高兴。她并没有在这时更尖锐地感觉到自己虚度了青春，却自己问自己，她的满腹愁肠都到哪里去了。她的愁闷都已消失，好象脱衬衣一样，从腰部向下一滑就脱掉了。呵，年轻的身体！忧愁不会抓住你不放……倒不是西尔薇的婚姻使安乃德心里痛快。她太热爱妹妹。妹妹结了婚离开她更远了，她不能不感觉到有点怅然。而且这门亲事叫人看了不舒服，这样标致的姑娘嫁给一个有点儿俗气的男子……安乃德曾经替西尔薇做过一些别的美梦。可是我们做梦，对别人又有什么用处？别人有别人的幸福方式，和我们的幸福方式不同。他们有道理……

西尔薇心满意足了。来沃保尔对她的温爱，对她的钦佩，触动了她的虚荣心，渐渐地也触动了她的真心。正如她对她姐姐所说的那样，她欣赏她所挑选的那人的严肃性格。他将成为一个坚实的伙伴，并不碍手碍脚；虽然她没有过分利用对

方这种优点的意图（但是谁敢说没有个万一呢?）——她有把握认为，她没有给自己招来一个对她的生活细节都不放过的管账先生。来沃保尔不追究西尔薇的过去，他信任她；她对他这一点是很领情的。生活的经验没有给来沃保尔留下很多幻想，更没有什么苛刻的要求；生活的经验促使他采取一种行动规则，给自己使用，同时容许别人使用，那就是正直人的诚恳的利己主义，这种人是多疑的、富于感情的、不苛求、不要求他人办到自己所不能办的事。

总而言之，西尔薇发现她跟赛尔夫比跟安乃德要接近得多。她更热爱安乃德。但如果安乃德是个男子（她笑着对安乃德说），她决不会跟她结婚！不，不，不能和她结婚，否则不会有好结果。

赛尔夫给西尔薇充分的安全感。这种令人安心的印象，使西尔薇不用老想着他。她想的是婚礼，她穿什么服装，未来的家庭，以及在商业上如何大展鸿图。总之，西尔薇完全满意。

* * *

婚礼在冬天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举行。赛尔夫把大伙带到梵舍纳① 树林去玩。欢笑的娱乐活动一队队地组织起来。安乃德高兴地和大伙混在一起。在别的时候，这类游戏的喧闹和庸俗的一面，会引起她的反感。可是今天却不一样。安乃德和那些老实的小伙子以及勇敢的姑娘们一块笑乐，他们每天辛辛苦苦干活，总算有这么一天可以尽情欢乐。安乃

① 巴黎郊外。

德参加他们的游戏，她兴致勃勃，使大家都高兴。在西尔薇心目中，安乃德一直是冷冷的、傲慢的，今天却看见她奔跑、玩乐，毫无保留。瞧，她在捉迷藏，眼睛上蒙着一块布条，兴奋得满脸通红，张着嘴，笑个不停，下巴高高翘着，好象想窥见一点光亮，双臂向前伸，两手象翅膀，大步向前走，跌跌撞撞，笑得更厉害了！……这个热情的女盲人的健美有力的身体要抓住谁呢？谁来抓住这个身体呢？……在旁观者之中，不止一个人会这样想。可是安乃德好象只意识到她在游戏……昨天还沉重地压在她身上的那些心事，她是怎样排遣的呢？还有她的愁眉不展、紧张和若有所思的神情？……她倒是真有伸缩力！……西尔薇看见安乃德乐而忘忧，把这件好事归功于她自己，因此也心里高兴。然而安乃德很清楚，原因来自更远的地方。并非由于她在别人的婚礼中欢笑而感到轻松。而是由于她感觉轻松，所以才在别人举行婚礼时欢笑……

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一件奇异的事，虽然它出现于某一天，但并非产生于朝夕之间。

几个星期之前，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她身体半裸地坐在梳妆台前。每逢星期日，她用很长的时间梳洗，因为别的日子她不得不一早就出门。积累了一周的劳苦使她觉得疲乏。孩子刚刚起来就溜出房间，到他姨母那儿去了。他对这场喜事非常感兴趣。他象个有经验的大人似的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意见，使西尔薇觉得好玩。来沃保尔哄着孩子玩，讨他欢心。他要奉承西尔薇，就必须奉承西尔薇的小狗。玛克受人奉承，尾巴翘得老高，他成天在楼下那套房间里混，在他母亲屋子里只是勉强待一忽儿。安乃德为此辛酸失望。可是这天

早晨，疲乏更甚于忧伤，甚至其中夹杂着的一种秘密情绪也更为清楚了。但她仍然叹息了一声，按照习惯，她在尝味这种和疲劳相混杂的一种享受。这就是知道星期日可以，谢谢上帝，躺着不动地享受……星期日！安乃德过去可没有想到星期日的价值……

“真乏，真乏！一动也不动，这多么好！……简直可以睡一千年……我没有好好地坐着，用不方便的姿势斜倚在桌上，可是一动也不动……有一种魅力控制着我。我怕打断这种魅力。不要动！这样就很舒服！……”

安乃德眺望窗外，对面是房顶，一缕炊烟从面包房的烟囱里冒出来，它在风中飘逸，一圈接一圈地，明亮而愉快，伸长、卷曲，在蔚蓝的天空又跑又跳。安乃德的眼睛在笑，她的精神在空中的草原上跳舞，被疯狂的回旋牵引着。大地的重量全部滑到下边去了。在风中，在阳光下，精神感到袒露在外面。安乃德轻轻地歌唱……于是，她眼前突然出现昨天在街车中注视她的那个年轻人出神的眼睛。她不认得那人。毫无疑问，也永远不会再看见他。可是那个人的眼色，她突然回过头时出其不意地看到的那个眼色（因为那人以为自己没有被她发现），是那么天真地承认了她对他的吸引力，以致从那天以来，她心中一直保留清新的欢乐……她假装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是，当镜中反映出她的微笑的面容，她用了有朝一日要热爱她的那人的眼睛，看见了她自己。……忧虑，你们都到哪儿去了？她听到在远处，很远的地方，忧虑还在嗡嗡地叫，一阵一阵地……

“够啦！够啦！有什么用呢？……不能避免的情况，只好

忍受!”

安乃德自己这样说，已经不是新鲜的事。她已经说过几十次。可是我们不能真的以为她能说到做到！不应当把好事都归功于理性。理性是很好的顾问。但是顾问不是付出代价的人。要说服心，必须用心中的道理。

这种道理现在并不缺少。现在，安乃德承认在她的母爱的种种苛求之中，存在着荒谬的成分。然而如果她承认这一点，那是由于另一些一向被压抑的意愿，已经在她身上苏醒过来。她不能，也不愿再否认它们。这种默认一朝成为事实，安乃德觉得自己被解脱了。她的苏醒了过来的青春之声对她说:“什么也没有丧失。你还有享受幸福的权利。你的生活正在开始……”

世界苏醒了。一切都重新有了味道。即使在那些灰暗的日子里，也有短时间的光亮。安乃德没有确定任何关于未来的计划。她沉湎于重新争取到的未来幸福中，不问是什么样的幸福。……是的，是的，她还年轻，和新的一年一样年轻……在她前面还有整整一生……生命是永远不会够的!

*　　*　　*

又到了早春二月。巴黎的二月风光十分宜人。春天还只是出现在天空中，在人们心里，然而十分纯净，光洁明亮，象儿童早晨醒来时的澄澈的欢乐。一年中的良辰美景重又开始;还没有飞鸟出现，可是人们已经听到它们振翅飞近;仿佛从一个高耸天外的塔顶眺望，人们看见了鸟群，翅膀联成一片乌云，成群结队的燕子，它们来了，它们在飞渡重洋！转眼它们

已经到达，它们在我的心中吟唱……

正如一切身体健康的人，安乃德喜欢每一个季节。她适应每个季节，同时参与它们的秘密力量。万物更新的力量使她振奋。

她东奔西跑，走路使她感到幸福，工作也使她感觉幸福。带回家去的是满身舒畅的疲乏，和狼吞虎咽的胃口；她对一切都感兴趣。对于精神的产物，四年来抛在一边的书籍、音乐，重新发生了好奇心。有时，到了晚上，虽然已经累得直不起腰，她还出门去，奔往巴黎的另一端去听音乐演奏。西尔薇很羡慕她，因为西尔薇刚刚开始怀孕，感到很不舒适。

安乃德晚上出去跑的时候，不止一次，背后有人跟踪。她没有在意。她心不在焉，在做梦，自得其乐；突然间，她在自言自语的时候停止前进，因为她仿佛觉得脚后跟拖着一件什么东西。她醒过来了，好奇地注视那"东西"在对她低声说什么；于是她耸耸肩，或者噘噘嘴，继续快步向前走，一边说："真是个老傻瓜！"

这个傻瓜却常常是个年轻人。于是安乃德想："再过十二年左右，玛克也可能是这样。"

她生气地站住了。那个假玛克被她忿怒地瞧了一眼，也就不再坚持了。其实这忿怒的一眼是投向另一个玛克的。她的眼睛重新露出笑意。看见玛克，这个大小伙子，漂亮的小伙子在这儿，这个念头无论如何使她觉得好笑。做母亲的自尊心，也在这里边起作用。她发现了这一点，责备了自己……不，比这更好，她要责备玛克："淘气鬼！"她骂道，"等我回家拧他的耳朵。"（她真的拧了玛克的耳朵。）

这些小小的奇遇使她开心……是的，头几次是这样，但老是这样继续下去……

"啊！见鬼！真烦死人！难道安静地散步都不容许了？只因你左顾右盼，没有目的，神态和悦；只因你一边走一边笑了一下，就必须被人怀疑你在想爱情！爱情我见识过，我见得多了！那些傻瓜以为你没有他们就活不下去！他们不想想，我们没有他们照样可以幸福，不折不扣地幸福，由于天气晴朗，人还年轻，生活也不缺少起码的必需品！……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难道我在想他们吗？……想他们！……呸，这些家伙难道从来自己不照照镜子？"

她可是替他们照过镜子。由于她正在愉快的精神状态中(这就是说，在一种愉快的自由中)，她不会将那些人理想化的。毫无疑问。她真纳闷，怎么一个女人会爱上男的！男人可真算不上一种美好的动物！一个女人必然是晕头转向了，才会觉得她被男人吸引……至于李维埃家的女儿，她是个地道的法兰西女性，她属于坚强的古典种类，她阅读拉伯雷和莫里哀，常说桃丽娜对达杜夫说的那句话①。

她瞧不起爱情……(啊！她是多么自欺欺人！……)她在向爱情挑衅，她把爱情藏在心中。它神气昏昏沉沉，笑里藏刀。它在伺机而动。这些小小的遭遇战在准备一场真正的袭击。敌人来了。朋友，也许……

但是怎么可能处处设防呢？任何别人，那还说得过去！可

① 可能是指莫里哀剧本《伪君子》第三幕第三场中的一句话，大意说："我(桃丽娜)可不那么容易被男子诱惑。"

是“他”，真开玩笑！

于里安·达维，岁数跟安乃德差不多，二十九、三十岁。中等身材，稍稍驼背，面孔略带愁容，本来可以算其貌不扬，幸亏有一双相当好看的眼睛，温和而严肃的黑眼睛，如果它们被驯服了，就显出谦卑和温柔的样子；额头瘦骨嶙峋，中央有一条皱纹；鼻子粗大，面颊骨宽阔，黑色的短须，一张热情的嘴被过于长的髭须覆盖着（在于里安身上，好象那些不大丑的东西都故意被掩盖起来）；肤色无光泽，老旧的象牙色，是一个看书多于晒太阳的人的肤色。他脸相既不缺乏敏慧，也不缺乏仁善，可是有点黯淡、呆板，生活和情欲还没糟蹋这张面孔。总的看来，于里安的神气有点固执与沮丧。

他比安乃德更天真，更是新手，虽然安乃德也还很天真，也还是个新手。因为，安乃德虽然有过一次短促的经验，很猛烈，但是不全面，在爱情世界中，她还所知无几。固然，她从父亲方面继承的直觉，以及西尔薇的有时比得上那伐尔王后的谈话①，使她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东西。不过功课记诵得不好，而且她的心没有付出代价来学习。字句与现实，两者并非用同样的材料做成的。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生活中碰到刚刚在书本上读过的事物，但是不认识这是什么。安乃德很有学识，可是几乎什么都得从头学习。至于于里安，干脆全部要从头学起。

他一直生活在爱情之外。在法国，人们最怕谈起这种“天真汉”。他们引起这个有风趣的人民说一些廉价的开玩笑的

---

① 玛格丽特·德·那伐尔(1492—1549)，著有《七日谈》，故事集，内容涉及男女风流关系。

话，法国人很风趣，但是不大变换他们的风趣方式。这类“天真汉”人数很多。或者出于宗教的顾虑；或者由于清教徒的道德精神；或者是固有的，有时是病态的羞怯；或者（这种情况最常见）由于精疲力竭的工作吞噬了青春的岁月，贫苦的生活，艰辛的劳动，对于庸俗的爱情的反感，对于未来的尊重，对于日后要来到（或者永远不会来到）的女性的尊重；无论如何，总之是血不够热烈，北欧式的感情觉醒缓慢，它不预先考虑到未来的激情的力量，而把激情保留起来，积累起来……这种人为数极多。幸福的青年们从旁经过，毫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天真汉只好双手空空！他们靠边站着。于里安的生活知识几乎全部是通过智慧得来的。

他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勤劳的资产阶级家庭，家里只有父母二人——父亲是一个地位卑微的教师，工作劳累死的。——母亲一心为儿子，儿子也孝顺母亲；他们的思想根底是宗教，奉行教规的天主教徒，信仰宗教，但也有些自由思想；一辈子不停地工作着，被良心与习惯的严肃乐趣，冷冰冰地照耀着；对政治毫不感兴趣，嫌恶公共场合的活动，喜欢隐蔽的、深居简出的家庭生活：总之，这是一个真正诚实的、谦虚的灵魂，深知谦卑而坚强的德行的价值。此外，在他的内心深处，开放着诗意之花。

于里安是经过选拔考试的正式中学教师，他教自然科学。他早先在大学里认识了安乃德，那时两人都不过二十来岁。从第一天开始，他就被安乃德吸引住了。但当时的安乃德是个有钱的小姐，被大伙奉承着，焕发着青春和幸福而自私的光辉，心不在焉地不大接近人，这就使于里安望而却步。他的同

学们比他大胆，把他原来想在安乃德身边占的位置给夺走了。他羡慕他们，但是不敢同他们竞争。他觉得自己低人一头，长得又难看，拙笨，衣着不入时，不会说话，使人对他的智慧和他的真诚不能有一个正确的估价。正因他对于美很敏感，所以一想起自己品貌不扬，不觉凉了半截。安乃德的美貌使他不声不响地深受感动。因为在他眼中安乃德是美丽的。他不象追求安乃德的那些同学一样，有自由的思想，能够对安乃德的优点和缺点大刀阔斧地加以判断。安乃德的眉毛太粗，眼睛鼓起，鼻子太短。于里安不看这些细节。然而，在那几个青年之中，只有于里安能抓住安乃德活生生的形象的和谐之感，因为所有的外形都表达着一个内在的意义，可是大多数人只看外部标记的图形。于里安并不把安乃德的眼睛、额头、浓眉，同安乃德性格上的魄力以及精神的健壮分裂开来。他从远处看安乃德，看得比较简单，粗略。但他看得正确，这第一眼看得比他走近她，想更仔细地认识她时看得更正确。他和那些精神上的远视眼一样，靠近了反而不好办。这种人有时候很有才能，但是他们走一步，跌撞一步。

于里安和安乃德有一天早上在圣·茹纳薇艾甫[①]图书馆二楼玻璃大厅中相遇。两人已有将近十年没有见面了。于里安很明智地早就把安乃德的形象置诸脑后。可是，这一天，这个形象又涌现在他眼前。他的目光离开了书本向上看。在桌子那一边，只隔开几步，他瞧见她正在看书。在她漂亮的棕色头发上，扣着一顶毛皮小帽，她的大衣披在肩上。将近复活

① 这座历史悠久的图书馆位于巴黎拉丁区，古老的巴黎大学 (Sorbonne) 附近。

节的天气还象冬季一样。阅览大厅已经停止生火，广场上冰凉的空气从窗口吹进来。于里安让大衣领子向上翻起，安乃德却让脖子赤露着，不觉得冷。安乃德一只胳膊肘支撑在桌上，面颊靠在手背上。正是于里安从前见过的她的习惯姿态。她额头向前低着，金黄色的双眉紧锁，眼光在书页上移动，一边轻轻咬着铅笔上端。于里安重新感受到二十来岁时的心潮激荡。但他不会有站起来招呼她的勇气。

安乃德起劲地在看书，她干什么都这样用劲，虽然这样，她的精神总是在追逐着不止一个思想。她到一本书中寻找某些思想，而且她真正关注这些思想，但是它们出现的时候一定有一连串和它们无甚关系的形象伴随着。她把这些形象赶出门外，这种不知分寸的形象却常常来拍门。一个最智慧的妇女在阅读时决不会完全处于忘我状态，因为她内心的浪潮非常汹涌。安乃德中止了阅读，为了将水闸打开一会儿。

正当她这样停顿下来，用稍微有点模糊的眼光向四周环顾的时候，她的视线和于里安的视线交叉在一起了，于里安正在凝视她。于里安的形象仿佛就是刚才在她内心游荡的许多形象之一。她立刻醒过来了，就象早晨从枕头上醒来，她一下就跨入生活之中。她站起来，很高兴地，隔着桌面，向于里安伸过手去。

于里安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走过来，笨拙地坐在安乃德身旁。两人交谈起来。于里安说话很少，这一个出乎意料的幸福遭遇，简直使他摸不着头脑了。安乃德一个人谈得最多。她很快乐：一个幸福的过去时代，重又出现。在当时，于里安扮演的角色是十分黯淡的，他不过是生活链条上一个平淡无

奇的环节。安乃德叙述的事实向前展开，于里安已经远远跟不上……但是他相信在安乃德含笑的眼神中，一直可以看见自己的影子。他在慌乱之中不知道回答了一些什么话。他在竭力掩盖（这个笨家伙！）他对安乃德的赞美。他重新发现她是这么美丽，而且比原先更美了，可是更平易近人，更富于人情——增加了新的东西……什么？关于她的事，他一无所知。他所知道的，还是安乃德丧父前六年的情况。他什么也没有听说，他生活在偏僻的角落里，巴黎的街谈巷议传不到他耳中……他问安乃德是否一直住在布洛涅。

“怎么！你不知道吗？我早就离开那儿……对，我被人家赶出来了……”

他不明白。她草草地解释了一下，神情轻松，说她由于自己的过错破产了，因为她不关心管理家业……“这样倒好！”她加上一句。

接着，她讲了一些别的事。关于她的生活，一字不提。并不是她故意隐瞒。而是因为这些事与别人不相干。如果于里安追问，提出一些问题，她可能就照实直说。但是他什么也没有问，他不敢问；他的头脑执迷于一个思想：她穷了，她和他一样穷……打这时起，希望的热风已经吹进了他的心。

为了掩盖他的激动心情，他用粗鲁的同学态度，俯身去看安乃德正在阅读的小册子：“你在看什么书？”

他翻开书来瞧。一本科学杂志。旁边还放着一大叠。

“是的，”安乃德说：“我想重新掌握一点情况。那可不容易。我已经有五年不在行了。我必须自食其力，教书为生，我没有时间。我利用复活节，无课可教。我失业了。我得设法弥

补已经丧失的时间，你瞧，我正在大口大口地吞！（她指那些翻开在她周围的杂志）我什么都想吞下去。可是太多了，吞不下去。我什么都得重新学习。自从我不搞这一门，发生过许多新事情，他们提到的事，我都没有研究过……上帝，大家前进得多么快！……可是我一定要赶上他们！我发誓，我不愿意落在后面，象一个瘸子似地掉队。有多少好东西要看呀，我都想看看……”

于里安津津有味地听她谈话。在她所说的一切之中，他记住了一点：她得挣钱养活自己。很艰苦，可是她还在笑……他对她的赞赏又升了一级，达到过去从未达到过的高度。她将他引向这个高度。这种快乐他从未有过，是她给他带来的。

两人一同出来。于里安和这个漂亮的女子在一起，觉得自傲。他简直惊讶得不能相信，她居然还记得他，而且记得那样清楚。想当年，她好象几乎没有注意到有他这个人存在。而现在，她和他谈起一些跟他有关的已经遗忘了的小事情！她问起于里安的母亲。他十分感动，以致他的窘态也消失了。于是他开始叙述自己的事。然而他讲得不快，字眼好象都冻住了。安乃德听他讲，用和悦的嘲弄态度，她简直想给他提词。他刚刚开始讲下去，调子慢慢地稳定了。正在这时，安乃德向他伸过手来，要握手告别了。他赶紧问她以后还去不去图书馆，而且很高兴地听到她说：“明天去。”

于里安回到家中，心情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丢人，他决定明天要好好补救。今天，他只愿意陶醉于这个奇迹般的友谊。在安乃德那方面，本来她只陷身于西尔薇的社会圈子中，现在重新找到她大学时代的一个老同学，也很高兴。并不是说

这位同学是个生气勃勃的人，（不，可真不是！）但他很严肃，和蔼可亲，是个老成的小伙子……然而他是多么冷冰冰！……

第二天，他给她的印象仍旧和昨天一样。于里安只有独自在家的时候，才能化冻。他和安乃德一见面，水马上又冻冰了。他自己也觉得很丧气。他准备好许多想说的话（他象备课一样准备谈话）。当他一看见安乃德的眼睛，他准备好的话立刻化为乌有了。他想叙述心里的话，一遍又一遍地重温腹稿，最后只剩下平淡乏味的一点摘要……他听着自己叨唠，自己觉得讨厌。只有一进入科学的领域，他才站稳脚跟，因为谈的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在科学领域内，他的话精确，清晰，甚至生气勃勃。安乃德要求的也不过如此。安乃德渴望求知，向于里安一个接一个地提问题。于里安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安乃德提的问题很聪明，想象很迅速。她常常猜测错误，可是（只要略一指点）能够回到对方所引导的正确论点上……他喜欢她的全神贯注的面孔，她眼光深深地注视着他，为的是更快地接触到他的思想。忽然，她眼睛焕发光采……她听明白了！在思想上找到知己的快乐！无形的太阳和它所照耀的广阔无边的远景！在他引导下，通过新的道路一起去发现新天地的快乐！在四壁图书的大厅里，在这深思静虑的教堂中，能够这样交谈，真是美妙无比的事！

在他说来是美妙无比，对旁边的人说来可是很不美妙！因为他说话声音很响，旁若无人。安乃德微笑着，叫他别说了，站起来要走。他跟着她走。可是，由于在他面前已经没有桌子，没有书，他在街上又变成安乃德昨天看见的那个呆若木鸡的人。她设法让他谈谈他自己。白费力！而且他还舍不得跟她

分手。他要送她回去，送到她家门口；再加上他由于拙笨，显得态度僵硬，脾气乖张，甚至有时不知不觉地不大礼貌……他真叫人不堪忍受！安乃德有点儿恼了，心想："到哪个鬼地方我才能够甩掉这个家伙？"

于里安发觉安乃德沉默不语的嘴角上，有一条嘲笑的摺纹。他突然停步，用十分遗憾的语调说："呵，对不起！我使你厌烦了！……是，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是这样讨人厌！……我不会说话。我没有说话的习惯。我孤独地生活着。我母亲很好，非常好；但是我不能跟她谈我的思想。许多思想可能引起她不安，她不会理解它们……我从来没有找到对我的思想感兴趣的人……我也不要求这样……你对我很好，宽宏大量地听我说话。我没有控制自己，一心想跟你诉说……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人们不能什么都讲，只能把话藏在心里……因为讲这些没有意义，而且不够男子气……活着，沉默着……我让你厌烦了，请你原谅。"

安乃德很感动。在于里安的话中含有一种真正的激动心情；这种谦虚和悲戚的骄傲相混合，给她极深刻的感受。她觉得于里安冷冷的外表之下，隐藏着许多失望情绪，和受挫伤的温情。安乃德在一种她不加抵抗的感情冲动之下，对于里安发生充满友爱的怜悯。她热情地说："不，不，你用不着后悔什么！我谢谢你，你讲了这些，你做得对……（她用带一点讽刺的口气，改正她的话，可是这次却是一点也不伤人的），你试着想讲……对，这是不容易的，你不习惯……可是，你不习惯反而使我高兴！许多别的人都习惯于讲话！……让我来使你习惯吧，这个希望并不是不允许的……你愿意吗？既然你没有

一个可以谈话的人！……”

于里安太激动了，他一时回答不上来，可是他的目光表达出一种还有点胆怯的感激。虽然该回家的时间已过了，安乃德又往回走，为的是跟于里安一起再步行几分钟。作为一个怀着母爱的善良同伴，她用淳朴友好的语调对于里安说话，好比一只清凉的手放在他那发烧疼痛的额头上。是的，这个大小伙子受伤了。面对他的执拗的神气，人们必须很温和地对待他……现在，他又生气勃勃了。但是，总该回家了吧！……安乃德向于里安提议以后常常见面。两人都承认，他们在图书馆里的“工作”，也很可以到卢森堡公园中去进行，或者……

“或者……为什么不到我家里去呢？”

于是安乃德邀请于里安在最近的一个星期天去看她。她没有等于里安答话，就匆匆走开了。

啊！现在她不在面前了，他倒可以说个痛快！……他把刚才的情景回想了一遍，细细地尝味安乃德的好心肠。这个人，他在运用智慧时是很稳健的，在感情问题上却不能掌握分寸，他一边想他的感情可能得不到对方的响应，可是立刻又毫无过程地滑到另一个思想上去，也许……

*　　　*　　　*

安乃德一点也没有猜想到于里安思想上发生的一切。她的新伙伴那种其貌不扬的长相，可以保证她不至于动情。因此她很滑稽地设想，这个理由可能也同样地会保证对方不动心。她器重于里安。她替他的处境抱不平。由于这个缘故，于里安更加使人觉得值得同情。意识到她可以给于里安一点

好处，安乃德觉得很舒畅，于是她更认为于里安值得同情。可是她不会想到要提防于里安，更没有想到要提防她自己。

到了下一个星期日，当于里安去找安乃德时，她忘记了曾经邀请过他。她一见于里安就露出惊讶的喜悦，这倒不是假装的。但是，一个星期以来专心在想望这次相见的于里安，看不见安乃德惊讶，只看见她高兴，因而他自己的高兴也大大地增加了。天气很坏。安乃德下午不打算出门。她也不等什么人来，所以只穿便装，房子也没有收拾。孩子到这里来过。人们徒然象安乃德那样爱好整齐，你要是有孩子，你就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正如孩子们会叫你放弃别的没有他们参加而制订的美好计划一样。于里安却把一切都和他自己联系起来。他在这个"美的凌乱"中看到的（虽然不是一种"艺术加工"）却是安乃德对他的一种亲密表示。他的心怦怦地跳着来到安乃德家时，决定这一回要显出他的优点来；他装做泰然自若的样子。但是这对于他很不合适。安乃德，眼看在这乱七八糟的情况下突然来了客，很生气，她不能原谅这个大模大样的不速之客。她马上摆出一付冷冰冰的面孔。这一下于里安神气十足的劲头也垮台了。现在，两人呆在一起，都那么僵硬，一个不敢开口，另一个用调皮的高傲的神气，在等待对方开口……

"傻大哥，你别以为今天我会来帮助你！……"

接着，安乃德觉得这种局面滑稽可笑，她用眼角窥见这位来征服她的人的可怜相，她哈哈大笑起来。一霎时，她神态缓和了，她重新用熟人的口气说话。于里安莫名其妙，不知如何是好，可是也觉得轻松了，他也一样，重新用自然的语调说话，于是一场友好的对话终于开始了。

安乃德对他讲她自己的劳碌的生活。他们两人互相坦白，他们对于教书这一行是不大适合的。于里安很愿意热情地研究他所教的那门科学；但是……

"……学生们不能专心听讲！他们在那里用阴沉的眼光注视你，困倦得直眨眼；勉强有两三个人，在他们的眼睛里你可以看见一点闪光，其余的是一块沉重的厌烦的大石头。你得付出血汗代价，才能（不是经常都能）推动它一下，过一忽儿，它又落入水坑。你去把它捞起来吧！简直是挖坑掘井的行业！……所以也不是这群倒楣的孩子们的错！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民主怪癖的受害者。民主的怪癖认为所有的头脑都可以吸收同样分量的知识，而且在正常的年龄之先，在他们能够开始理解之前！此外，还有考试，这些农业竞赛会①，会上人们将我们用破碎的词句和变形的观念的混合物填肥的产品过磅。其中大多数人考试一过，就急忙把填在肚子里的东西呕吐出来，而且一辈子腻烦，不愿意再学了。"

安乃德笑着说："我呀，我很喜欢孩子们，对，甚至对最讨厌的孩子我也不会漠不关心。我都想要他们，想把他们统统抱在怀里……但是，人必须知足！对吗？有一个也就够了……"

（她指了一下那间乱七八糟的房间。但是于里安不懂，只是愚蠢地微笑着。）

"……可惜得很！当我看见一个讨喜的孩子，我想把他偷来。而且我觉得他们都很讨喜。即使在最丑的孩子身上，也有新鲜的东西，无穷的希望。……可是我拿孩子干什么呢！人

① 在农业竞赛会上，主持者按畜产的重量，评定饲养者的成绩，给以奖励。此地用农业竞赛会嘲笑法国中、小学填鸭式教育及其考试制度。

家拿孩子交给我干什么呢？我走马看花地看孩子。人家将孩子们交给我看管一小时。接着我就跑去看别的孩子了。而我的那些小女孩，她们也一样，她们从这个人手中跑到另一个人手中。一只手所做的，另一只手把它拆掉。什么都没有剩下。一些不成形的小灵魂，一些没有灵魂的形体，在跳波士顿舞或四步舞。人们在奔跑。大家都在奔跑。生活就是赛跑的场地。永不停歇。他们死去，他们已经死了，呵！这些不幸的人们，他们从来不让自己有一天能安静地深思！他们也不会给我们这样的一天，我们倒愿意有这么一天……"

于里安理解她！不需要向他解释独居静处的价值和喧哗烦扰的可怕。两人相互的理解增加了，当安乃德说，在洪水泛滥时，幸亏还有几个孤岛可以存身，那就是诗人们的美妙作品，尤其是音乐。诗人对于里安没有什么吸引力，他不掌握他们的语言；他对于诗的语言有一种奇特的不信任感。许多喜欢思考的头脑都有此同感。他们常常有他们自己的诗，但是他们不能感觉字句的音乐的深沉震颤。另一种音乐，声音的语言，相反，他们是能够感受的。于里安喜欢音乐。不幸他缺少时间和条件去欣赏音乐。

"我也缺少时间和条件，"安乃德说，"可是我还是去听音乐了。"

于里安没有这么大的活力。在劳累了一天之后，他独自一人呆在家中，闭门不出。而且他不会玩乐器。他看见屋里有一架钢琴，问：

"你弹琴吗？"

"啊！那可不容易！"安乃德笑着说，"他不让我弹琴！"

于里安吃了一惊，隐约地有点儿不放心。他问谁能这样阻止安乃德弹琴。安乃德竖起耳朵听，听到两只小脚噼拍噼拍走上楼来。她跑去开门，说："你瞧，小魔王来了！"

她拉着从姨母家回来的玛克进屋。

于里安始终莫名其妙。

"我的小子……玛克，快说：'您好！'"

于里安目瞪口呆。安乃德根本没有想到于里安会这么惊讶。她一边拉着直想挣脱的玛克，一边继续高兴地说："你瞧，我总算没有虚度光阴吧？"

于里安顾不上回答，他的注意力正在忙于掩盖心中的慌乱。他装出一付相当愚蠢的笑容。玛克终于从母亲手中挣脱出来，他没有说您好。(他觉得这种礼节可笑，他能不说就不说了，让他母亲去说话，"说的尽是废话"，他明知过一忽儿，他母亲就忘掉这件事，忙着说别的了……"妇女们就会东拉西扯，没头没尾……")玛克离开于里安四步远，隐身在窗帘的褶裥中，一边扭着帘子的绳头玩，一边用严厉的目光注视那个陌生人。他很快就用孩子的方式(并不太错误)判明了形势。他作出无可挽回的决断：他不喜欢于里安。事情就这么断然解决了。

被孩子注视得更加发窘了的于里安，想接着刚才的线索继续谈下去，同时他想找出刚才自己的思路。可是他这样一来，只能做到将两者混淆在一起。他渐渐地镇定下来。极轻微的镇定。安乃德的不慌不忙使他毫不怀疑她已经结了婚。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丈夫在哪儿呢？还活着吗？还是死掉了呢？安乃德没有带孝……不，他还是没有把握……他干什

么去了呢，这个人？于里安不敢直接问安乃德。绕了许多弯子，他终于冒险地（他自以为十分机灵），好象无意中夹这么一句："你独自一个人已经很久了吗？"

安乃德说："首先，我并不是独自一个。"她一边指着孩子。

除此之外，于里安一无所知。但是，她既这样承认，不言而喻，她是独自一个（和孩子在一起），而且高高兴兴说这句话，这就意味着她居丧已经是以前、很久以前的事，她已经不再放在心上了。于里安的有偏见的逻辑得出的结论是："马尔勃鲁先生已经死了……"①

祝丈夫一路顺风！他已经不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人物。于里安在丈夫坟上又增了一锹土，然后转向孩子。他对孩子扮鬼脸似地微笑了一下。在他看来，玛克变得很不讨厌了。

在玛克眼中，他可不是一个"不讨厌"的人。他更熟悉原子物体的构成，不认得一个孩子的精神是怎样构成的。玛克充分感觉到对方这种友好表情的不自然，其效果就是玛克转过背去，嘟囔着说："我不许他讥笑我！"

于里安向玛克献殷勤，但是白费劲，安乃德瞧着好玩。她心想应当补救玛克接待于里安的这种太不客气的态度。她问于里安怎样过孤独的生活。一起头，她似乎心不在焉地听着。可是她很快就改变态度。当于里安坐在一间半明半暗的房间里时，总是比较地不慌不忙的。这一回，他天真地大讲自己的情况。他是淳朴的，他从不装腔作势，几乎从来不造作，虽然他想取悦于人。由于他的诚恳的心情，他显出一种在巴黎象

① 马尔勃鲁是十八世纪法国民歌中人物，出外征战，始终没有回家，肯定死在战场上了。

他这样的岁数的人之中少有的纯真。

于里安每逢接触到他所珍视的话题时，往往用委婉的态度来掩盖他克制着的激动心情。在这推心置腹的时刻，在安乃德充满温情的沉默的鼓舞之下，于里安的真正的隐秘天性，好象轻轻地接触到了，一种精神之美反映在他兴奋的脸上。安乃德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于里安，这已经不是最初对待他的那种和颜悦色而漠不关心的感觉了。

从那时起，两人星期日照例见面。在他们放假的星期里，两人见面次数更多一些。于里安以借书给安乃德为托词。当然，送书去的时候还得当面加以解释，以便减少安乃德理解上的困难。他送给玛克相当费钱的礼物，选择得不好，那个小敌人一点都不感激，因为他认为于里安送来的那些玩具太幼稚，和他玛克的尊严太不相称。但是什么都不能动摇于里安的意志，他坚决不顾一切阻力。正如对世界采取防范态度的一切孤独的人，等到他们选中了一个人而放弃了防范时，他们就不知道分辨好歹。他们不愿意分辨，他们已经束手就缚了。于里安的思想是巧于设法欺骗自己的。他每次和安乃德会晤归来，在他的回忆中，安乃德所说的一切，和周围的一切，都是按照能使他满意的方式加以安排的。（他自己也不知不觉地由于间接的影响而美化了！）安乃德注意力不集中，她心不在焉地回答，甚至有时她觉得他厌烦而沉默不语，这一切使他觉得她更美，更动人了。由于每一次他不免发现一些细微的新特色，不符合他心目中已经形成的安乃德肖像，于是他重新描绘她的肖像，不下十次地重新描绘。而且，几经修改的肖像虽然和最初的肖像几乎判若两人了，他也决不怀疑自己的忠诚。不

管被爱的对象变换多少次，他准备一次接一次地变换他的爱情理想。

安乃德感觉到了于里安对她的爱情。一开始，她觉得有趣；接着，受感动；有一点儿感激，非常感激，不管怎么说，（“世界上最不漂亮的小伙子，只能将他所有的贡献给你……谢谢你，善良的于里安！……”）接着，她觉得有点儿着了慌。她诚恳地想，她不应当让于里安走上这个陡峭的山坡……然而这却使那个小伙子感受这么大的快慰！而她自己，她也居然丝毫没有觉得不舒服……安乃德接触温爱是十分敏感的；碰到甜言蜜语，以及温柔的恭维，都很敏感。也许太敏感了。她承认这一点。她在于里安眼神中看到了爱情与仰慕，这无异于给她一种温柔的抚慰，她喜欢一再重新尝味这种抚慰……是的，她也同意，这样下去不大好。然而，这是多么自然！她得做出小小的努力，才能够割爱。她努力了。可是她没有运气：她为了推开于里安而说的一切（真的都说了吗？）反而更加吸引于里安……真是命该如此！只好忍受命运的安排……她笑自己。于是于里安不安地想，是不是在笑他呢……

“伪善的人，伪善的人，难道你不觉得可耻吗？……”

她不觉得可耻。有人向你推心置腹，毫无保留，你能够拒绝这种乐趣吗？这给你的日常生活带来光辉。而这有什么错呢？有什么危险呢？只要你沉住气，能控制自己，而且你所要求的只是做有益的事，有益于对方的事！

她不知道，爱情是可以使你潜移默化的道路之一，就是这种温柔的虚荣心，使你自以为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在一个真正的妇女的心中，这种情感十分强烈，由此而满足她的双重

需要：仁慈的需要，这是她承认的；自傲的需要，这是不足为外人道的。这种情感是如此强烈，它常常可以使一个女子——如果她有高尚的心灵，宁可放弃她比较爱的男人，但这个男人能够没有她而生活，而去爱一个她本来不大爱的男子，然而这个男子却可以由她来保护。再说，难道这不是母性的精髓吗？如果长大了的儿子，仍旧可以一辈子做妈妈卵翼下的小鸡雏！……一个象安乃德那样富于母性的妇女，很愿意认为在那个向她求爱的人身上，有一种实际不存在的魅力；它的本能支配她，使她只能看见对方身上的优点。于里安并不缺少优点。安乃德很高兴，她看到于里安的腼腆克服了，他的一向被压抑的真正本性，向着阳光开放了，他感觉到大病初愈时的温和的幸福。安乃德心想，直到现在为止，谁也不认识于里安，连他母亲也不认识他。他总是提起母亲，安乃德开始妒忌了。可怜的于里安，他自己也不认得自己……谁想得到，在他的粗糙的外表下，有一个温柔的、娇嫩的灵魂……（她夸张了！……）他需要信心，以前他缺乏信心，对别人的信心，对自己的信心。为了信任自己，他需要别人信任他。正好，安乃德来信任他！她相信于里安，为了于里安的利益，以致最后她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信任于里安了！……他眼看心花怒放了，象一棵花木在阳光下发育滋长。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太阳，这是多么好……"尽情开放吧，我的心！……"她是在说于里安的心，还是说自己的心？她已经分不清。因为，在她给别人办好事的过程中，自己也心花怒放了。一个丰富的天性，如果不拿自己来餵养饥肠辘辘的别人，自己也就要枯萎了……"贡献我自己……"

安乃德自己贡献得太多了。她是不可抗拒的。于里安的情欲已经不再遮遮掩掩。而安乃德承认(太晚了一点)自己也并不处于保险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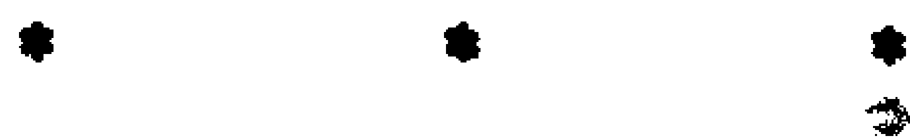
当她发现爱情就要侵入她自身，她做了一个软弱的自卫姿势；她竭力不把于里安的感情当做严肃的事情看待。然而她不信任自己，她只是使于里安更迫不及待了：他的调子变得热情而动人了……

于是安乃德害怕了；她央求于里安不要爱她，两人继续做好朋友……

“为什么?”他问：“为什么?”

她不愿意说……她对爱情有一种本能的恐惧；过去她吃过爱情的苦头，记忆犹新；一种预感在警告她，她还要吃爱情的苦头。她召唤爱情来到，然而又要把它赶跑。她愿意要爱情，可是又逃避爱情。于里安一再要求，她恳切地抗拒。可是在她内心深处，她在祝愿对方战胜她自己的抵抗……

这场搏斗本来还要拖延下去，可是发生了一件事，使搏斗提前结束了。



安乃德和她妹夫的关系是坦率的友谊。这个老实人，有点儿俗气，但是人还正直，心地也还善良。安乃德很瞧得起他。来沃保尔则对安乃德表示有点儿过分客气的尊敬。自从他头几次会面以来，他就判断安乃德跟西尔薇以及他自己都不是一类人。他在安乃德面前感觉拘束，安乃德对他表示好意，他只有更加感激。他追求西尔薇的时期，安乃德是他的同

盟者。他的未婚妻觉得自己很有权威，所以不可能不滥用她的权威，当她恶作剧地跟来沃保尔闹别扭的时候，安乃德不止一次帮过他的忙。后来，夫妇俩发生误会，或者西尔薇为了解闷，为了使她丈夫伤脑筋，过分地搞一些突然的任性举动，发怪脾气，瞎胡闹时，安乃德有分寸地居间调停。有时被西尔薇弄得莫名其妙的来沃保尔来找安乃德诉苦。安乃德自告奋勇地去把西尔薇开导一番。甚至来沃保尔对安乃德说过不止一件他没有跟西尔薇说过的事。西尔薇都知道，她拿这跟安乃德开玩笑，安乃德也用轻松的态度对待。三人之间，一切很自然，很坦率。来沃保尔从不抱怨他妻子的姐姐带着孩子在家庭里所占的地位，而且小孩子常常相当累赘。他反而觉得西尔薇帮助安乃德不够多，他佩服安乃德的坚强；而且他也宠爱孩子。安乃德从西尔薇那里知道来沃保尔对她的看法，她很感激他。

西尔薇怀孕的时期，她身边的人，尤其是她丈夫，都处于一个不愉快的时期。由于常常闹意见，来沃保尔只好和他妻子分开。并不是西尔薇自以为能够不要来沃保尔。她对于自己的身孕不大保重，她不愿意自己的生活习惯有丝毫改变。结果她自己受罪。西尔薇怀孕的漫长月份和安乃德怀孕时的情况可不一样。在安乃德方面，那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梦，遍身麻木的幸福，可惜结束得太快了。西尔薇可不是闷头做梦的人。她缺乏耐性，不愿意放弃任何义务，任何权利，任何乐趣；她劳累过度。她的烦躁的精神损害她的健康，她的性格也从中得不到好处。人在烦躁不安的时候，往往愿意把别人也惹得烦躁不安。西尔薇自己在受苦，而丈夫却不受什么苦，她认

为这简直是卑鄙，于是她就设法让丈夫也吃点苦。她用她那种爱挑逗、狡黠、和变化莫测的脾气折磨丈夫，甚至（真想不到！）用妒忌的态度热爱他，但这并不妨碍她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有些日子，来沃保尔简直不知道求告哪位神明才好。

安乃德在那里，正好接受来沃保尔的诉苦。他上楼去呻吟叹息。安乃德耐心地听着他。而且她还有办法逗他笑，笑他自己的小小的不幸。这种交谈，多次重复之后，在两人之间建立起保守共同秘密的联盟。有时候，在西尔薇面前，两人交换一个调皮的眼色。两人都很诚实，他们一点也不加小心，愈来愈亲密。如果说，这种亲密是清白的，它却也不是完全不伤害别人的。安乃德没有意识到风险，她喜欢跟来沃保尔开友好的玩笑。来沃保尔束手就缚，他正求之不得呢。很久以来，他就愿意这样，因为从安乃德身上发出一股快乐的力量照耀四周。那时期，安乃德全神贯注于发现于里安对她的爱情，她很甜蜜地感到不安，世界上别的一切都坠入五里雾中。当她从于里安那儿回来，来沃保尔来跟她谈话，她听他说，甚至也回答他，但是她却在对于里安微笑。来沃保尔哪儿猜得着。

他可知道他想干什么。他作为一个老实人，也在抗拒自己的念头。但是老实人也是人。他不应当玩火。

五月的一个星期日，他们四个人，西尔薇、安乃德、来沃保尔和小玛克，一同去苏镇① 郊游。步行了一小时之后，西尔薇有点儿疲乏了，坐在一个小山坡脚下，说道："去吧，年轻人，爬山去罢，如果你们高兴，待忽儿，你们上这儿来找我们。"

① 巴黎近郊。

她和小孩子留在那儿。安乃德和来沃保尔轻松愉快地向前走了。安乃德生气勃勃，兴高采烈，象个小伙子……来沃保尔的好脾气，使她由于于里安的爱情和关于知识的谈话而感觉紧张的精神得到休息。一条小路弯弯曲曲地沿着斜坡前进，坡上覆盖着开花的灌木丛。路的另一边是私人庄园的长墙。向上爬的时候，人们可以通过篱笆的空隙，窥见种着果树的山坡，点缀着一簇簇雪白的或绯红的花。天空的奇景：在澄碧泛绿的背景上，云彩在忙忙碌碌地飞跑。风在欢笑，恶作剧似地逗弄你，好似一只幼小的狗。安乃德向前走，一边采花，一边唱歌。来沃保尔紧紧地跟在她后面。他看见她俯身向下，在绷紧的衣服里边，显出她壮健的上半身，她的光赤的双手，让风吹得红红的袒露的脖子、以及在卷曲的细头发之间露出一双红贝壳似的耳朵，耳朵尖端红得象一滴血。坡路向右往上升，形成一条走廊，穿堂风劈脸吹来。安乃德没有回头，可是在招呼她的伴侣。他不回答。她继续俯身采花，谈话。她正在打趣不说话的来沃保尔，突然，她感觉到这个沉默的危险性。她放手扔掉那把花……她直起腰来，但是来不及转身，这时……她差点被撞倒……他紧紧地把她抱住了。她被粗暴地擒住了；她觉得在后脑勺上吹来一股呼哧呼哧的热气，一张很贪婪的嘴吻她的头颈，吻她的面颊。她立刻全身使劲，竭力顶住对方的压力。不知从何而来的一切搏斗力量，都积储在一起了；她用上身，用脊椎骨，狂怒地摇撼抱住她的那个人。她挣脱了紧抱；她和袭击者面对面站着。她的两只眼睛燃烧着忿怒的火焰。他，还不肯罢手。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两只互相仇视的野兽的激烈搏斗，激烈而短促。安乃德（反抗的本能给

她加倍的力量）猛烈地推开那个人，使他跌撞了几步。他站住在她对面，加倍地觉得耻辱，喘着气，满脸涨红。两人面面相觑，眼中充满怒意。突然，安乃德一句话也不说爬上斜坡，钻进篱笆的一个缺口，滑落到斜坡的那一边，逃跑了。来沃保尔醉意已消，呼喊安乃德。她站住在二十步以外，不让来沃保尔靠近。他们重新走下小山坡，各自走在篱笆的一边，中间保持着距离，互不信任，各含敌意，都觉得可耻。来沃保尔用狼狈不堪的声调恳求安乃德过来，请她原谅。安乃德不听他那一套，不过她也稍稍听见一点。这个声音的狼狈劲儿触动了她，她心中尚有余恨，所以和来沃保尔保持着距离，但她放缓了脚步。

“安乃德！”他恳求，“安乃德！你别跑！……我不愿意追赶你……你瞧，我在这儿站住了，我不靠近你，我干的事象畜牲。我可耻，可耻……你辱骂我吧！可是你别逃跑！我决不再碰你。……哪怕用手指尖儿也不再碰你一下……我让我自己觉得恶心……请原谅，我下跪！”

他拙笨地跪在石子路上，垂头丧气，样子十分可笑！

安乃德板着脸听着，一动不动，侧着身，不瞧来沃保尔。后来，她侧目斜睨，瞟了他一眼，看见了这个低声下气的人。深深地被这种屈辱所感动。她的热心肠容易被别人的激动的感情所打动，就象她自己的感情一样，所以来沃保尔的羞耻使她自己脸红了。她向他移动了一步，说：“你起来！”

他站起来了。她本能地后退了几步。他说：“你还害怕。你永远不会饶恕我的。”

她板着脸说：“别提了。已经过去了。”

两人重新走下那条上山的路。安乃德不声不响，冷冰冰的。他却憋不住想说话。他又惭愧、又生气，想说几句为他自己辩解的话。但是他没有口才，这位活宝！他缺乏高尚的语言风格。他只会怒气冲冲地反复说："我是个混蛋！"

安乃德还处于非常激动的情绪中，她抑制了自己的微笑。她的混乱的精神不容易平静下来。她觉得这个场面叫人恶心，又滑稽可笑。她没有原谅来沃保尔。但是眼看在她身边这个家伙自己责骂自己的狼狈样，她几乎觉得他可怜了。他继续胡乱叨唠。她怀着余恨未平，并且带点同情与讽刺的心情，听他说话。他试图解释"这个肮脏的疯狂从你身上通过"……对，这种疯狂，她也经历过……但是用不着对他说这些。他的样子实在狼狈，以致她按捺不住地对他说："我知道，有时候我们是会发疯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也就算了。"

两人继续往前走，默不做声，心头沉重，很难受，很窘。快走到他们刚才和西尔薇分手的地方，安乃德做了一个姿势，好象要伸手给来沃保尔，但是她没有把手伸过去，她说："我都忘了。"

他轻松了。但是还不大放心。他象一个犯了错误被人抓住的孩子似地，问道："你什么也不说，是吗？"

对，她什么都不说。但是西尔薇锐利的眼光第一眼就瞧出问题来了。她一句话也没有问。他们说一些别的事。三个人为了掩饰各人心里不塌实，故意使大嗓子说话。回来时，西尔薇一路上冷眼观察那两个人。

从这天起，安乃德和来沃保尔不能两人单独在一起了。那个妒嫉的人在监视着。安乃德自己也在多加检点。她不自禁

地露出一种猜疑和提防的样子。感到委屈的来沃保尔，心里怀着不可告人的宿怨。

* * *

安乃德的眼睛张开了。情况不允许她对别人和对自己再这样没有戒心。不能允许她再和从前一样，一笑了之，毫不考虑她可能引起别人的欲望，虽然她并没有去追求这种欲望。在今天的社会里，在今天的风俗中，一个单身的、年轻的自由妇女的处境，不但使她容易受人追逐，而且使这种追逐合法化。谁也不理解，为什么安乃德用了极大胆的方式解放了自己之后，目的仍然在于将自己禁闭在独身生活中，在这里，她的贞洁是毫无意义的。她用母爱来蒙骗自己。毫无疑问，母爱是一种巨大的火焰。可是另外一种火焰却经常在身边燃烧。她害怕，她竭力想把它忘掉，而且她以为旁人谁也看不出来。可是并不如此！爱情之火不由她自主地暴露出来。如果她自己不受害，别人可能成为受害者。来沃保尔的冒险，刚刚给她说明了这个道理。她觉得这个冒险丑恶不堪。她非常气愤。在没有爱情的人的毫无幻觉的眼中，性的关系无非是滑稽可笑的和令人作呕的兽行。在安乃德眼中，来沃保尔的冒险行动是既滑稽可笑，又令人作呕的。可是她自己并不是没有内疚。她点燃了对方的欲望之火。她回想她的不加考虑的卖弄风情，她的挑逗，她的狡计……谁促使她干这些？就是那个被压抑的力量，那个必须添柴加薪，要不就得扑灭的内心之火。扑灭吗？办不到，也不应当！这是生命的太阳。没有它，一切都将被阴影笼罩。但是，至少别让它把一切烧成灰烬，它本应该使

之获得生气的一切，如同法艾东手中的战车一样①。让太阳之车在天空遵循正常轨道前进吧！……那么，结婚吗？很久以来，她已经抛弃了这个打算。由于觉得有种种危险在威胁她，使她重新考虑以温情、互相尊重和平静的同情为基础的婚姻，可能成为替她拦阻爱情魔鬼的垣墙，和抵抗外来袭击的保障。她渐渐地说服自己（一切都有助于说服她：她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安全，家庭的吸引力，内心的劝诱），于是对于里安的恳求渐渐地减少了抵抗力。为了准备最后让步，她找出各种理由来爱于里安。但是，她并没有把理由全部找齐了之后才去爱他。她早已开始了精神上的建设工作，它给意中人创造一种高度夸张的幻象。在这方面，于里安走在她前面。不过由于她更富于热情，她的爱情很快就超过了于里安。

安乃德不再检点自己的言行，而是放任她的坦率的天性了。她不象精明的妇女那样，用巧妙的伪装掩饰自己失去了抵抗力，虽然心已经属于别人，还想让别人相信她是自己的心的主人。安乃德已经把她的心送给人了。她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于里安。于是，准确地从这时刻开始，于里安倒不放心了。

他不大了解妇女。妇女们使他受到迷惑，使他不知所措。与其说了解妇女，他更乐意判断妇女。他将一些妇女理想化，将另一些妇女看得一文不值。至于那些不能列入上述两类的妇女，他就不感兴趣了。那些很年轻的人（于里安由于缺乏经验，也还是个年轻人），在判断事物时总是匆匆忙忙下结论的。由于他们满脑袋都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欲望，他们在别人身

① 希腊神话：太阳之子法艾东驾驭太阳车不得法，险些将全宇宙付之一炬。

上所寻求的，只是他们所要的东西。天真的人们和狡猾的人们一样，当他们恋爱时，他们总是为自己着想，决不为女人着想，无论在精神方面，或者在肉体方面，他们拒不承认女人是离开他们而独立存在的。爱情恰好是能在这一点上教育他们的一种考验。它也只能教育善于学习的那一小部分人，但在一般情况下，这种人和他们的对手总要吃了亏之后才受到教育，因为等到他们最后明白过来，已经晚了。若干世纪以来人们哀叹男女之间不可挽救的对立斗争，这种爱情的苦果，这场团圆好梦的破灭所引起天真的惊讶，是他们一开始的错误认识的特点。因为，什么叫做“爱”？难道不是“爱另一个人”吗？于里安虽然没有洛瑞·勃里索的自私，但他由于无知，也同样地不容易从只看见自己的限制中解脱出来；他对于妇女世界的见解甚至更为狭窄。在那里，似乎有必要拉着他的手，小心谨慎地引导他。

安乃德的本性所缺少的就是谨慎。而爱情并不能教她更谨慎些。爱情需要她慷慨地信任对方。既然现在她对于爱和被爱都有了把握，她就什么也不隐瞒了。她所爱的对象没有任何理由离开她，那么为什么她还要涂脂抹粉呢？她有一颗健康的心，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决不因显露真面目而脸红。让爱她的那个人看清她的真面目吧！她已经注意到对方的天真，缺乏理解，惊慌失措。对此，她感觉到一种温情的和调皮的乐趣。她喜欢使自己成为对于里安揭露妇女的心灵的第一个女人。

有一天，安乃德出其不意地到于里安家里去找他。来开门的是于里安的母亲。一个老太太，灰白的头发整齐地向后

梳着，安详的额头，一双严厉的眼睛，闪耀着注意力集中的光芒。她用带着猜忌的礼貌端详了安乃德，然后让她进入一间小小的客厅。里边很清洁，可是冷冰冰的，家具上都有布套。黯淡的家庭照片和博物馆的图片，使这间房间显得十足加一的冷冰冰了。安乃德独自一人在客厅里等着。从邻室传来一阵窃窃私语。接着于里安匆匆走进客室。他很高兴，有点拘束，不知说什么好，往往答非所问。他们两人坐在不舒适的椅子上，椅背又直又硬，使人不能采取任何随便的姿势。在两人之间隔着一张客厅用的桌子。人们不能靠在桌上，而且膝盖常常碰到桌子的棱角。没有地毯的、冷冰冰的发亮的地板，和镜框里的死板板的人面，好象植物标本一样，使言语都冻结在嘴唇上，人只能低声说话。这间客厅显然把安乃德的心都冻僵了。于里安是不是要她一直坐在这儿，直到访问结束？她问他是不是愿意让她瞧瞧他的书室？他不好意思拒绝，他甚至还希望能这样，但是他的神气是那么犹豫不决，以致她问道："这给你添麻烦吗？"

他连忙否认，一边说屋子太乱，请她原谅，一边让她到他的房间里去。要说凌乱，这房间里并没有他第一次访问安乃德时看见的那间屋子凌乱。可是于里安房中的凌乱是索然无趣的。这是一间书房兼卧室。许多书，一张常见的巴士德①的肖像，椅子上堆着纸，桌子上放着一个烟斗，一张学生用的床。她注意到一个小小的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上边挂着一支黄杨树的枝叶。安乃德坐在一张硬绷绷的安乐椅上，她想使

① 巴士德（1822—1895），著名的法国化学家兼生物学家，有菌苗接种疗法等重要发明。

主人的态度自在一些，就欣然地跟他谈起他们在大学念书时的一些往事。她毫无顾忌地谈一些两人都知道的事情。然而他心不在焉。由于安乃德在他房间里毫无拘束地谈话，于里安觉得很窘，他好象在注意邻室发生什么事。安乃德受了对方的影响，也觉得窘起来，她竭力支撑，而且居然使对方不再顾虑"别人将作何感想?"他终于也活跃起来，两人痛快地又说又笑。到安乃德告辞的时候，于里安陪她出去，一到走廊上，他又恢复窘态。他们走过于里安母亲的房间，门半开着。达维太太装作没有瞧见他们，因为她不愿意打扰他们，或者不愿意跟这个陌生女人招呼。这两个女人只不过互相看了一眼，可是她们已经成了仇敌。达维老太太看见这个大胆的姑娘来访，瞧她那样地无拘无束，加上她的嘹亮的嗓音，她的笑声，她的生活，生了一肚子气。她已经嗅出危险的气味来了。至于安乃德，她在访问的时候发现，她和于里安在一起，无形之中有他母亲夹在中间，所以也对这位母亲怀有敌意。当她走过转身不理她的老太太房门口时，安乃德话说得更响，笑得更高。她妒忌地想："我要把他从你手中夺过来。"

过了一个星期，于里安来瞧安乃德，晚上，吃过晚餐之后。关于安乃德的问题，于里安同母亲已经发生过第一次争吵，于里安想表示他意志坚决。今晚，只有他和安乃德两人在家。小玛克让来沃保尔带去看马戏了。将近十一点，于里安告辞。安乃德建议陪他走回去，为了一同享受呼吸夜间新鲜空气的乐趣。可是，到了于里安家门口，他又不放心安乃德独自一人走回去。她觉得于里安的担心很好玩。他也但求陪她走回家。她当然不拒绝：可以借此多留他一些时候！于是他俩重

新走回来，而且挑最远的路走。这样，他们发现已经走到了塞纳河畔，不大清楚这是怎么搞的。那是一个六月的夜晚，他们坐在一张长凳子上。白杨在黝黑的河水上沙沙地响。水面摇曳着桥上红色、黄色灯光的反照。天空高远，星光微弱，大城市象拔火罐似地把星光吸尽了。夜在上空，灯光在下。两人默默无言。言语不能再表达他们的思想。然而，两人不需要互相注视，都能感觉到对方在想什么。于里安的欲望燃烧着安乃德的心，可是他的腼腆捆缚了他的手足，他兀坐不动，连抬眼看一下安乃德都不敢。她呢，并没有转过头来，在微笑着，一边凝视河水上的红色反光。她看出来了：他是下不了决心的！……于是，她俯身向着他，和他接了吻……

在回家的路上，于里安陶醉于爱与感激的心情中。可是在他思想中，却暗藏着他隐隐觉得不安的尖刺……他母亲的一句坏话："这路贫穷而大胆的姑娘，会想办法找男人结婚……"

刚才，于里安忿怒地拔掉这根尖刺，但是刺的尖端却留在皮肤下面。他觉得可耻。他在心里向安乃德请求原谅。他知道这种侮辱性的猜疑是不正确的。他象相信神明一般相信她。但是他也慌乱了。他每拜访安乃德一次，增加一次慌乱。安乃德的自由：自由姿态，自由见解，她考虑任何问题时的自由看法，尤其是社会道德方面，她的毫不在乎地缺乏成见，都使于里安惊愕不已。正和他穿的衣服很狭窄一样，他的思想方式也很狭窄，情绪总带点悲愁，倾向于严肃。她呢，正相反，宽大为怀，开朗爱笑。他不能设想，接触到自己的问题时，她会和他自己一样的道貌岸然；但是一提到别人，她就使用另一

种尺寸，这种尺寸，也就是带讽刺的宽容。宽容与讽刺使于里安不知所措。她察觉到这一点。于里安谈论问题时发表过分的和不公正的严格意见，她并不试图用她的看法来反对于里安的看法，她只是用微笑对待于里安天真的苛刻。这种苛刻并不使她讨厌。然而她的微笑比她的言语更使于里安不安。他有这么一个印象，那就是她知道的事比他多。这是真的。但是，多多少呢？并且，说得准确些，她到底知道些什么？她有什么经验？

于里安这个生命力纤细，然而贫乏的人，现在也轮到他跟他母亲一样（他母亲对安乃德的恶意的看法影响了他），对于这个女人的旺盛的健康和焕发的神采，隐隐约约地感到惊慌。他对安乃德怀着炽烈的欲望，可是他害怕。两人并肩散步时，他觉得自己瘦弱无力。安乃德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是极泰然自若的，这就更增加他的窘态。虽然安乃德是会喜欢这种窘态的，如果她看见了的话，然而于里安自己却觉得这是一种屈辱。可是她没有注意到。她整个儿沉浸在她的内心之歌中。安乃德的错误在于她一点也没有想到，这支歌除了她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听见。而且她也看不见于里安惶惑不安的眼光好象在问：

“她在微笑，她在笑谁，笑什么？”

她好象神游于千里之外！……

他并不是看不见（现在比任何时候看得更清楚）她的精神上的巨大优点，和她的坚强意志。然而在同时，她对他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哑谜。他的心被两种相对立的情绪所分裂：一方面是不可抗拒地被安乃德所吸引，同时又暗暗猜忌她；好象

是一种原始本能的残余，它使今天的男人和女人想起两性之间根本性的对立，从而认为肉体结合是搏斗的一种形式。这种防御性的猜疑，在男方也许更强烈，就象在于里安这样的人身上，有这种敏锐的智慧，同时又缺乏经验。由于他不可能正确地看待妇女，他有时把女性看得太单纯，有时则认为她们满身都是陷阱。

安乃德之所以引起于里安这种思想上的摇摆，是由于她有时什么都谈，有时一言不发；有时暴露一切，有时把一切都遮盖起来；有时热情地倾吐衷肠，有时沉默得滴水不漏；有时，在两人一同散步的时候，有一半时间安乃德不说一句话。这种可怕的沉默，(哪一个男子没有吃过这种沉默的苦头？)在那时，在你身边行走的女伴的内心生活跑到你永远不会知道的地方去了！……不仅在平常情况下，这种沉默掩盖着深深的秘密！有些沉默并不太深，你如果进去，水不会淹到脚跟……但是不论深浅，沉默的水层是不透明的，眼睛永远看不透。于是男人的善于折磨自己的素质，费尽力气给自己铸造一些愈想愈可怕的神秘。象于里安这类人，决不会想到这神秘是他自己制造的，不会想到如果女人不说话，常常是因为觉得男人多么不理解她。在某些日子里，安乃德带讽刺意味和稍有倦意的沉默，是在表示宽容她的情人误解她的感情，既然她知道对方所爱的是假安乃德，而且他不见得爱真安乃德……

"如果你愿意……随你便……！就算这样吧。我不是事实上的我。我是你心目中的我……"

可是这顺受式的沉默只继续了一段时间。等到安乃德发现，如果直率地向他解释恐怕有危险(因为于里安没有条件理

解），如果沉默不言，也许更策略些，于是她说话了。因为，如果为了使于里安免除无用的烦恼而沉默，那是可以的；但如果为了欺骗他而沉默，则是不可以的。如果明说有危险，正好证明有明说的必要！到了这时，你就不能避免这样做。风险越大，甘冒风险的自傲感也越强。这场爱情的考验使安乃德的心跳得厉害。如果考验成功，她会因此更爱于里安，但是，如果不成功呢？……不可能不成功。难道于里安一点也不爱她吗？……不管发生什么事吧！

她的行事是光明磊落的。可是有些男子却偏偏喜欢他们的对手弄虚作假。西尔薇听说于里安的爱情和结婚的打算之后，把安乃德训了一顿；天老爷，可别让她把全部真情都说出来！当然罗，他总得知道一些，哪怕是在成亲的时候，户口册上登记的材料也会使他明白。但是总有办法将真情说得妥贴一点。既然这个小伙子爱她，他会闭眼睛装看不见的。她可别去把他的眼睛扒开！那可真是太愚蠢了！以后他们有的是时间互相交底。西尔薇说的是老老实实的经验之谈。她是为了她姐姐的利益。（她也为她自己的利益，能够早一天让安乃德走远些，她西尔薇决不生气。）她想，人们没有必要将真情对谁都讲，尤其没有必要向未婚夫讲。你爱他，这已经很够了！至于安乃德的真情，毫无疑问是清白无辜的。可是男人们是虚弱的。他们不能忍受任何真实情况。得给他配好适当的剂量……

安乃德平静地听西尔薇说完，接着，她故意说别的事，因为她觉得没有必要回答西尔薇的话：她只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西尔薇的道德观和安乃德的道德观不一样。安乃德宁

愿不把心中的话告诉西尔薇。西尔薇是西尔薇。她喜欢西尔薇……要不是西尔薇，而是另外一个人敢这样跟安乃德说话，安乃德将用什么样的眼色睥睨那个人！

“这个可怜的西尔薇！……她根据自己认识的男人来判断一切男人。我的于里安是另一种人。他喜欢我现在这个样子。他将来也会爱过去时期的我。我没有任何要瞒他的事。我也决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如果我做过一件错事，那也只是对不起我自己……”

她决定对他说，也考虑到风险，但是信任于里安的宽厚心肠。她把话题转到她过去的生活上去。由于两人同样地怕不好意思，一直避免接触这个题目。然而不止一次地，安乃德在于里安的眼睛中看出他焦急地想问，同时又怕问他想知道而又怕知道的事。

她温柔地将手放在于里安的手上，说道：“我的朋友，你一直对我保持着可贵的慎审态度！我谢谢你。我爱你……可是我终于应该对你讲你所不知道的我的情况，我的过去。你有必要认识我。我并不是没有该受指责的地方。”

于里安做了一个害怕的姿势，他好象抗议安乃德将要说的事，也许想阻止她开口。她微笑了，说：“不要害怕！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罪行。至少我这样以为。可是也许我对我自己太宽容了，因为公众有另一种看法。这得由你来评价。我信任你的宣判。我按照你的决定办。”

她开始自述。她显得比她自己预期的姿态更腼腆些；她说了事先准备好的话。虽然她以为这些话说起来很简单，但却使她费了大劲。为了克服这种拘束，她仿佛比实际上更不

受感情的激动，间或流露出一点讽刺的锋芒，也是指向她自己的，而且不符合她的叙述在内心所引起的震动。她借这些方法来自卫……于里安毫不理解，反而把安乃德这种姿态看成令人生气的轻佻，看成麻木不仁。

她先说自己没有结过婚。于里安早就担心这一点。说得确实些，他甚至早已在不言中相信是这么回事。但是他一直希望安乃德给他证明不是这么回事。现在安乃德已经跟他说明白，任何怀疑的余地都不存在。于是于里安垂头丧气了。于里安表面上是自由主义者，内心却笃信天主教，他没有超脱罪孽这个观点。他立刻想到他母亲：她决不会接受的！于是他预计到母子间的斗争。他深深地热爱安乃德。虽然安乃德的坦白使他伤心，虽然安乃德过去的弱点在他看来意味着真正的堕落。不管他所爱的人的“过失”，他仍然爱她；为了得到她，他准备同他母亲的反对展开斗争。然而必须有人帮助他，安乃德必须当他的副手。于里安是软弱的，为了坚持搏斗，他必须集中全身力量，而幻想的力量并不是其中最小的一种。如果安乃德很灵巧，她就会在这一点上施展自己的力量。

她看到自己的言语在对方身上引起的愁苦。这是在她预料中的，她也因此而难过，但她不能使他免受这个罪；既然他们要在一起生活，每人都要分担对方所受的考验，甚至对方的错误。可是她没有料想到在于里安心中展开的冲突；如果她想到这一点，她也会毫不怀疑爱情的胜利。

“我的可怜的于里安，”她说，“我让你太难受了！原谅我吧。我也不好受……你以为我比这强。你把我放得这么高，我在你的思想中放得太高了……我是女人。我是软弱的……

如果说我自己弄错了，至少我从来不曾欺骗过别人。我是真心诚意的。我始终是这样的……”

“对，”他匆匆地说：“我想一定是，对吗？他把你欺骗了？”

“谁？”安乃德问道。

“那个混蛋……呵，对不起！……那个把你弄成那样的人……”

“不，不要责怪他！”她说，“有过错的是我。”

她给予“过错”这个词的只是一种温情的遗憾的意义。因为她引起他心中难受；然而他贪婪地抓住了这个词。他在慌张中，拿这个意见作补救，那就是安乃德是一个被诱惑的受害人，她在后悔……他极端地需要“后悔”这个概念，这是对于安乃德的一种补偿，她所受的损失的补偿，这是抹在她的伤口上的清凉药膏，即使不可能治愈创伤，但可以使创痛比较好受些。这个“后悔”给安乃德增添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性，而说句公正话，他不会拿这个优越性派多大用处。最后，正因他对于安乃德的“罪孽”是深信不疑的，所以他对于“后悔”的必不可少也深信不疑。前者与后者，都深深渗透着他的基督徒的本性。最自由的基督徒也不会从这两个概念中解脱出来。

安乃德可是出身于另一种灵魂的种族。李维埃家的人可以是纯洁的，或不纯洁的，按照基督教道德观给予这个名词的定义；如果他们是纯洁的，那也并不是为了服从一个看不见的上帝，或服从过分看得见的那些上帝的代表们和他们的法规；而是因为他们把纯洁作为一种道德的纯洁，作为一种美而喜欢它。如果他们是不纯洁的话，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和他们的良心之间的一个问题，和别人的良心无关。安乃德并不

认为她有对任何人交代她的良心问题的必要。如果她向于里安坦白了这件事，那是她献给他的一件爱情礼物。而且她应该很诚实地向他叙述的，只是她的生活。至于她的内心生活，她丝毫不认为非对于里安讲不可。她可以出于自愿地对他讲。现在她看出于里安很愿意她把事实美化一下。但是她很高傲，她不愿意利用一句谎言作为原谅自己的借口。而且她丝毫不觉得有什么请求别人原谅的必要。当她明白了于里安想让她说的是什么，她反而竭力说明，是她自己主动地失身于她的情人的。

于里安被弄得狼狈不堪。他不愿意听这一套，他说："不，不，我不相信你的话。你太宽宏大量了！还为这个只配受鄙视的人辩护，你不要责怪你自己了！"

"可是我谁也不责怪。"她直截了当地说。

这句话触动了于里安的良心，可是他拒绝去理解它。

"你在竭力替他辩解。"

"我没有辩解的必要，没有犯罪的人。"

于里安挣扎着说："安乃德，我请求你，别这样说话！"

"为什么？"

"你很明白，这样说是不好的。"

"可是，我真不知道。"

"什么？你一点也不后悔吗？"

"我后悔让你伤心。可是，我的朋友，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你；当时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除了对我自己负责之外，我对谁也没有责任。"

他想："这难道不算什么？"

他不敢对她明说。但他坚持地问下去："可是你明明后悔了，你明明承认你弄错了?"他不愿意责怪她。可是他是多么希望她自己责怪她自己!

"也许。"她说。

"也许?"他非常失望地问。

"我不知道。"安乃德说。

她知道于里安想把她引向何处。……也许她真的弄错了，如果向爱情的冲动和诚恳的怜悯让步可以叫做"弄错"。也许。对……"但是，如果我在内心后悔一个诚恳的错误，我不需要向谁道歉。我的心单独和它的痛苦在一起，在寂静中单独和痛苦交谈。现在我的心就在和它的遗憾单独交谈。这些遗憾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它的遗憾?……让我们真诚到底吧!没有任何遗憾!……"

她思索了一下，加上说："我认为没有。"

也许她有点夸张，为了跟于里安的无意的伪善对抗。(可怜的于里安!……)可是，即使他在最爱她的时候，要她说"后悔"这个字她也办不到，而于里安却在等她说这个字……"我多么愿意说这个字!……但是我不能够。这不是真的……"后悔什么，她那样干，不但是按照她的权利，而且也是按照幸福的要求。因为，虽然她付出了那么高的代价，她可是终于到手了：孩子。她知道(她一个人知道)，这孩子是一件礼物，远远不是象愚蠢的舆论所说那样，是丢脸的，而是使她净化了，使她在一个长时期内解除了精神烦扰，给她带来了秩序与和平……不，她决不干这样下流的事：为了保证未来的爱情，而诽谤过去的爱情。她现在甚至对洛瑞怀着感激的心情，他不

过曾经是实现她的命运的一个因素，他本人远远没有他在安乃德身上点燃的爱情之火焰那么高尚……

于里安妒忌地感觉到了这一切。“啊，这个人，你一直还在爱他！”

“不，我的朋友。”她说。

“可是你对他并不怀恨！”

“我为什么要恨他呢？”

“你还在想念他吗？”

“我想念你，于里安！”

“但是忘不了他！”

“我不会忘记曾经待我很好的人，哪怕此人现在不是那样了。不要为这事责备我，现在你是我心目中最好的人！”

于里安总算是够正直的，所以他重视安乃德的坦率，并且暗暗地承认她的崇高。这在他看来是出乎意料的现象，这种不常见的尊严，启示他一个新的世界，新的妇女，可是他的天性的另一部分却起来反抗了。他的男性本能使他觉得受了损伤。他出于天主教徒的和资产阶级的成见，感到十分震惊。他对安乃德过去有，现在还继续有的看法，被一些降低身份的猜疑所毒化。他并没有对一个十分正直地向他倾吐秘密的女性增加信任，而是对于一个过去的弱点被他知道了的妇女减少了信任。他怀疑她将来是否能够忠贞。他想到另一个活着的男人，曾经占有过她的男人，而他自己将要得到这个男人所生的孩子。他害怕受骗。他害怕被别人嗤笑。他非常愤慨。他不能原谅。

安乃德一发觉在于里安思想中展开的危险搏斗，一看到

她孕育的希望受到了威胁，她就不寒而栗了。她已经从头到脚陷进了她所引发的这场爱情之中。她全部的爱的力量，全部的幸福企望，都寄托在于里安身上了。实际上，她错了一半。她只错了一半而已。于里安并不是配不上她，他的优点是真实的，也是值得爱的。两人虽然不那么相同，他们是可以共同生活的，如果双方互相努力理解对方。无疑地会有一点痛苦，但是，拿这一点痛苦作为一种坚强的温爱的代价，难道不值得吗？安乃德很可以给他好处，她可能使他重新获得力量，她很可能成为使他信任生命的强大风力，很可能吹鼓他的船帆，推送他到没有她他就从不敢去的地方。于里安的委婉的温情，他对妇女的敬意，他的道德的纯洁性，甚至那种安乃德并无同感的天真的宗教信仰，这一切对他都可以成为健康的因素；都可以在他的热情的天性中，增加一种安全的基础，增加心灵中和家室中的可靠的安宁……

啊！心灵的苦难，两人心中由于一种被激情所夸大的误会而损害了他们的命运。而且明明知道，自己责备自己，永远自责，但是在使他们分离的问题上决不让步；正因为他们十分相爱，所以不愿意在道德上互相让步，如果是对漠不相关的人做这种让步，他们早就满不在乎地同意了！

安乃德在于里安思想上所引起的不安，也使她自己的思想七上八下：于里安有理吗？……她并不固执己见。她尽力去理解别人的判断。她的性格还没有完全形成；她的道德本能很强，可是她的思想还没有固定下来，她给自己保留修改思想的权利。很年轻的时候，她看出周围人的道德是虚伪的；她没有找到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除了她的理性以外，而这个理性

常常欺骗她。她一直在寻找，寻找别的思想，可以使她在其中呼吸的思想。当她遇到一个诚恳的良心，象于里安那样的，她就贪婪地探索这个良心，看这个声音能不能响应她的心的召唤？这个叛逆的女性，她企望能够得到信仰！她在寻找，寻找她的精神祖国……她多么希望能够进入于里安的精神祖国……奉行它的法律，即使这种法律斥责她。但是，光有心愿是不够的。她不能那样做。于里安所要的，不，那是不人道的。

她温柔地对于里安说："我明白你在评判我，正象大家评判我那样。我不责怪你。我佩服保守的力量和它们的法律的严格。在整体中，它们有它们的位置，而且我知道，它们在你们的种族中有极深的根柢。你服从它们，这是很自然的。由于你的关系，我也尊敬它们……然而，我的朋友，我尽全部意志的力量，也不能够否定一个举动，即使大家都谴责这个举动，但它使我得到了孩子……亲爱的于里安，怎样否定曾经是我的唯一的安慰，也许是上天给我的这辈子最纯洁的快乐？……你不要设法诽谤它，而是应当和我分享这种幸福，如果你爱我！它没有任何使你丢脸的地方！……"

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感觉到他是不会理解的，而且反而使他更恼火了。于是她非常伤心。那么怎样办呢？对他说谎吗？考虑这种令人耻辱的办法，这已经是太过分了……但是，让这么可贵的爱情中的裂纹不断扩大吗？……这就好比她的心被撕裂了。她每次和于里安见面都提心吊胆：今天在他脸上会出现什么表情呢？

而他呢，由于那种完全有把握被人爱着的男子的卑鄙自私，过分地利用爱他的那个人的弱点。他明知使对方痛苦，却

还是那么干。现在轮到他使用爱情的权力。现在，既然他有把握认为她一定要他，他倒不那么抓住她不放了。

这一切，她心中全部明白。她很懊悔，不应当把自己的弱点全部暴露给他。可是她还是继续这样干。她沉浸在一种迷信的情绪中，认为如果命中注定她做于里安的妻子，不管她说什么，她反正要成为于里安的妻子；如果命运不让他俩成为夫妇，那么不论她怎么说，于里安也是留不住的……

但是，暗暗地，她愿意相信，她把低头顺从作为交换条件，命运一定会照顾她的。于里安会感动的……

"我把自己放在你的双手中。为此，你就不那么爱我了吗？……"

* * *

在于里安的思想中，进行着一种奇特的工作。他爱她——不，同时他一直想占有她——而且谁知道呢？……（可是他自己就不愿意知道……）一句话，他一直想要她。不过现在他认为不但他母亲决不同意他娶安乃德，而且他自己也拿不定主意。为了许多理由：怨恨、受伤的虚荣心、道德的谴责、旁人的议论、妒忌的反感……尽管如此，他宁愿不强调这些理由……（好的，我们认识你们！但是你们还是不要露面好！……）他的思想在寻找一种权宜之计，可以同时满足他的那些隐秘的理由以及他的欲望……在过去，安乃德在恋爱上肯定自己的自由妇女立场。这是他不赞成的。对。但是说到最后，既然她以前这样办，为什么现在不能和她所爱的他，重弹旧调呢？

他不能跟她说得这么露骨。他推托结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这种"困难"被安乃德逐一驳倒，新的困难又一个接一个产生出来）：不可克服的阻碍、母亲的反对、他和母亲一起生活的必要性、他的生活条件不宽裕，而安乃德习惯于阔绰的生活、交际场……（可怜的安乃德，两年来她为了挣一点薪金东奔西跑……）两人精神与气质的不同……（这个论点最后才涌现出来，让安乃德吓得丧失了勇气，她还以为对方所有的论点都被她驳倒了。）于里安用他的固执的不怀好意的态度，竭力贬低他自己，为了证明他和安乃德多么不同。简直使人哭笑不得！他为了要溜走，寻找一切站不住脚的借口，看了让人觉得可怜。而她呢，忘掉自己的尊严，假装不理解，精疲力竭地找出话来回答对方，为了不让他走远而狂热地斗争着。

他不走远。他不拒绝拿别人的东西。他拒绝的是给别人东西。

当安乃德发现他构筑工事来围困她的目的何在，发现他对她要求什么，她与其说是激怒与反感，不如说是垂头丧气了。斗争，已经不必多此一举……这就是他想要的……他！……这个倒楣的家伙！……难道他自己不照照镜子？他难道不知道他在她眼中是什么样的人吗？如果她爱他，那是为了他精神的严肃性。演唐·璜①的角色、演爱情追逐者、自由的情夫，这对他完全不适合，完全不！（因为，安乃德虽然满怀忧伤，在智力上却仍然保留带嘲讽意味的清晰，她没有忘记捕捉夹杂在人生悲剧中的喜剧成分。）

---

① 西班牙传说中诱惑妇女的能手。

安乃德满怀温情、怜悯和厌恶，她心里说："我的朋友，当你谴责我的时候，我更爱你。你关于爱情的见解，有一点狭隘，然而很高超的见解，给了你这种权利。现在你已经没有这种见解。你今天向我提出的这种降格以求的爱情，这种没有信任的爱情，我要它做什么用呢？如果互相缺乏信任，在你我之间就什么也不剩了……"

每一种爱情必有它精粹的本质，一种本质鲜花怒放，另一种本质就枯萎了。肉体之爱不需要互相尊重。互相尊重的爱情不能贬低为单纯的享乐。

"但是，"安乃德在她充满反感的心中喊道："我宁愿给街上走过的随便哪一个我看着顺眼的人去当情妇，也不愿意跟你，我心爱的你，去干那样的事！……"

因为给于里安当情妇，这是降格以求。不能全得，不如全弃！

因此面对于里安提出的暗示，她很温柔地但是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使于里安很不高兴。可是两人仍然继续相爱，同时互相严厉地评判着，谁也不甘心抛弃幸福。两人在那儿，互相召唤，互相需要，甚至互相吸引。然而谁也不能将一句可以使他们结合的话说出口，一方由于内心的弱点，这种精神上的萎靡症，这是男子的本色，除了极少几个例外，（有什么人敢于明说！）但是男子不承认；另一方，由于带根本性的骄傲，这是女性的本色，然而她们也不肯承认；因为建立在男子的胜利之上的社会的道德规约，已经使两性变形到这种程度，以至双方都忘记了自己的真正性格。两者之中，最弱的一方并非通常人们所说的弱女子。妇女在实际生活中更强有力，如果她们处身

于男子的罗网中，只是当了俘虏，她们却并没有认输……

于里安能够窥见安乃德的正确理由，他丝毫不怀疑它们的正直；但是他不能制服他内心的荏弱；他顺从舆论，但他更尊重安乃德。要是他一个人，他早就接受安乃德过去的事实；但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不能接受，而他还自以为在他自己的良心注视下，他才不接受的。他没有娶他所爱的女人为妻的勇气；他把自己的懦怯说成自己的尊严。他不能够完全按照美好的幻想行事，而他还埋怨安乃德没有足够强烈的美好幻想。至少他应当跟安乃德断绝往来，可是他又不同意这样做。每当安乃德提出要和他分离，他总留住她，犹豫不决，自己痛苦，使对方也痛苦。他不愿意接受，也不愿意放弃。他玩弄着先给人希望，接着又使人心碎的残酷游戏。安乃德热烈爱他的时候，他躲躲闪闪；当安乃德沉住气的时候，他又显得多情了。安乃德发出柔情受了伤的痛苦的呼喊。她受尽了折磨。西尔薇发觉了这种现象，终于逼安乃德吐露了真情。西尔薇见过于里安，她一眼就把他看穿了："他是这种人，你不强迫他，他下不了决心。办法有的是。你强迫他同意吧！日后他会感激你的。"

但是安乃德想，万一有一天于里安责备她，为什么要让他娶她为妻（即使他不明说），那时她心中会多么痛苦。当安乃德不能再视而不见这个人性格中的不可救药的弱点，不能再毫无用处地希望这个精神不安的人做出不至于反悔的、能持久的决定，她就采取了快刀斩乱麻的措施。她写信给于里安，不要延长这种毫无结果的折磨。她很痛苦，他也很痛苦，而他们都必须为生活忙碌。她必须为养育她的孩子而干活，而他，也

有他的任务。她已经有一个很长的时期使他不能专心供职。两人互相消耗着对方的力量。而他们并没有多余的力量！既然两人不能使对方得到希望得到的益处，那么别再互相使对方受害了吧！两人再也不要见面了！她感谢他对她的好意……

于里安不回信。于是一切归于沉寂……

在内心，怨愤、遗憾、受伤的情欲，还在挣扎……

* * *

对于他们身边的人，他们两人间的爱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来沃保尔注意到这件事。他的怒气瞒不住西尔薇。他那次不大光采的冒险举动给他留下的痛苦回忆，使他怀着不由自主的怨愤，几个月之后，这种怨愤不但没消减，而且正相反！他自己可以假装忘记了这种怨气的根由。已经警觉了的西尔薇，却被来沃保尔一副古怪的神气引起了深切的注意。她冷眼观察他，于是她毫不怀疑了：来沃保尔在吃醋。按照令人赞美的感情逻辑，西尔薇忌恨的是安乃德，她把安乃德看成了眼中钉。她这种过火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她正怀孕这一事实作为解释。但不幸的是，她这种怨愤一直延续到可以作为它的原因的怀孕状态结束之后。

十月里，西尔薇生下了一个小女孩。大家都很欢乐。安乃德对孩子表现了很大的热情，就象是她自己的孩子一样。西尔薇看见孩子抱在安乃德手中，就不乐意。她对安乃德的敌意一直是闷在心里的，到这时，她已经不再设法掩饰了。几个星期以来，安乃德听西尔薇跟她说了些带刺的话，她还以为

这是妹妹身体暂时不舒适的缘故。到此刻，再也没有办法不相信西尔薇对她的反感。她不做声，避免任何使西尔薇生气的机会。她希望姐妹俩过去的温爱可以恢复。

西尔薇的身体复原了。姐妹间的关系表面上完全是老样子。一个不知情的人看不出任何变化来。可是安乃德发现西尔薇对她保持一种敌意的冷淡，使她难受。她恨不得握住西尔薇的双手，问问她："你怎么啦？你有什么事不满意我？亲爱的，对我说吧！"

但是西尔薇的眼色让安乃德凉了半截。她不敢问她。她有一种直觉，认为西尔薇如果开口，就会说出无法挽回的话来。不如不吭声。安乃德觉得西尔薇身上有一种故意待人不公正的意志，叫人毫无办法。

一天，西尔薇跟安乃德说，她有事要和她谈。安乃德心直跳："她要找我说什么呢？"

西尔薇一句得罪安乃德的话都没有说，她心里的怨愤一字未提。她跟安乃德谈婚姻问题。

安乃德委婉地推开这个话题。可是西尔薇坚持要谈下去，她向安乃德提起一门亲事：来沃保尔的一个朋友，是一个掮客，同时也算是个马马虎虎的新闻记者，人品还漂亮，有场面上人物的一套风度，收入来源多样化（太多样化），他卖汽车、卖广告、在企业主和交际场中的买主们之间当中介人，接受两方面的佣金。西尔薇给她姐姐选这样一个人，说明她对安乃德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种对安乃德故意认识错误，标志着西尔薇缺乏情谊，对这一点，安乃德是十分敏感的。安乃德做了一个手势，制止西尔薇继续介绍候选人的情况。西尔

薇不高兴了。问安乃德这门亲事是不是够不上她的奢望。安乃德说，她就是要过独身生活，没有别的奢望。西尔薇反驳说，话说得倒容易，但是如果你想过独身生活，你得有这份能耐。

“难道我没有能耐吗？”

“你呀，我才瞧不起你哩！”

“你太不公平了。我能够自己谋生！”

“在别人帮助之下！”

说这句话的口气，比话本身表达了更多的伤害人的意图。安乃德脸涨红了，但是她不反驳。她不愿意两人吵得不可收拾。

在后来的几个星期中，西尔薇的坏脾气发泄出来了。一切借口都能被她利用：谈话时一点小不协调、穿衣服的一个细节、吃晚餐时安乃德迟到了一次、小玛克上下楼梯的响声。他们不再一同出门了。如果事先约好星期天一同出去散步，西尔薇不声不响和来沃保尔先走了，借口是安乃德不准时到达。或者到最后一刻，西尔薇突然取消约好的聚会。安乃德明知她在这儿成了别人的负担。她腼腆地说要到另外一个市区去找住处，可以和她教书的地方离近些。她希望别人会出来反对，会劝她别搬。但是别人装作没有听见。

她没出息，她赖着不走。她使劲抓住一个正在从她身上挣脱的温爱。她不光是不愿意离开西尔薇。她对小女孩奥普特也恋恋不舍。她忍受了不止一次的令人难堪的磨擦，装作没有注意。她去西尔薇家的次数减少了。

可是在西尔薇看来，安乃德去的次数还是太多。西尔薇

肯定没有恢复正常，一种病态的妒忌在折磨她。有一次，安乃德天真地逗奥苔特玩，没有理睬西尔薇冷冷地叫她别玩了。西尔薇怒气冲冲站起来，把小孩子从安乃德怀抱里夺过来。她说："你滚吧！"

在西尔薇的眼神中含有这样深的敌意，安乃德吃了一惊，说道："到底我有什么事对不起你？你别这样瞧我！我受不了。你愿意我走？你愿意我永远不再回来？"

"你终于明白了。"西尔薇恶狠狠地说。

安乃德脸色苍白，高声喊道："西尔薇！"

西尔薇怀着冷酷无情的狂怒，接着说："你仗我生活着。这很好。这很好，但是够了。我的男人和我的女儿，都是属于我的。不许你伸手！"

安乃德气得发白的嘴唇在反复说："西尔薇！……西尔薇！……"她的声音充满苦恼。

稍停了一下，突然，她怒火爆炸了，她大声喊道："倒楣的东西，你再也甭想看见我！"

她向着大门跑去，出门走了。

西尔薇对于自己的粗暴态度也觉得不好意思，她故意装作说笑的样子："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再看见她。"

第 二 部

安乃德从西尔薇家里出来，立志永远不再回去。她哭了。羞愧和忿怒的情绪燃烧在她胸中。她和西尔薇这两个充满激情的天性，一旦中止互相热爱，就不能不闹到互相仇恨的地步。

安乃德再也不能跟西尔薇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如果她有条件，恨不得第二天就搬家。幸而她不得不顺从实际生活的必要：退租、找一套新的房间。在她怒火炽烈的时刻，她简直想把木器都寄存起来，人去住旅馆。但是这不是乱花钱的时候。她只积蓄了极有限的一点款子。她挣来的一点钱随手花掉了。平时，即使她不去求妹妹帮助，光是想到必要时可以找妹妹，也就给她一种安全感，使她免得为未来而忧心忡忡。可现在，她得计算一下，要多少钱才够生活，她不得不惭愧地承认，仅仅靠她自己，目前的工作是不够开销的。她和西尔薇住在邻近，有时一起用餐，她的开支就减轻了。小孩的衣服是西尔薇赠送的。安乃德穿的连衫裙，西尔薇光向她要料子钱。且不提借用的东西，本来属于一个人的东西，都不妨供两个人使用；还有小小不言的赠品；每星期天一同出去散步；以及那些使日常生活略添光彩的小小奢侈品。此外，她妹妹在街道上享有信用，使安乃德在付账时多一些回旋的余地。而现在，不

得不把所有的用项都用现款支付来计算。开头一个时期，困难是大的。迁居费、预付房租、安家设备。还有那个极大的问题：怎样照看孩子。这是个矛盾，因为她必须挣钱养活孩子；为了挣钱，就得出门去跑；谁来照管孩子？安乃德明白，如果这些困难早在玛克很小的时候就提到日程上来，她是束手无策的。那么别的妇女们怎么办的呢？安乃德为那些不幸的妇女鸣不平，她自己感到耻辱。

让孩子去住校？他现在已经到了上学的岁数了。但是她坚决不把孩子关到那种动物园中去。她听人说过关于学校的情况（打那时以来，情况也许稍稍改善了一点），她本人也能从这种身体和精神都紧紧挤在一起的地方嗅到气味。这使她把将孩子掷到那儿去这件事，看成一种罪行。她愿意相信，她的孩子到那里去一定会痛苦……谁知道？也许他在那儿反而很舒服，因为可以不受母亲管束了。但是哪一个母亲能想象她会使自己的孩子受不了？……她甚至不同意让孩子在外边吃一餐包饭。她给自己找到的理由就是玛克的身体不够结实，他需要一种特殊的食物，她必须照顾他吃每一顿饭。不过有时她不得不跑到巴黎的另一端去教课，到进餐时要赶回家是非常劳累的。来来往往，总是在奔波中。教书的收入不够用。常常有一些根本没预计在内的迫切用项。孩子长得很快。安乃德觉得很遗憾，为什么孩子不能象扁豆一样，永远长得不及豆荚快呢。必须给孩子添置衣服。她自己也不能不注意自己的打扮，即使不是为了体面，她的职业也不容许她不注意穿着。所以她必须寻求新的收入。拿回家来做的抄写工作，替一位外国妇女校改写作或翻译（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给

的钱很少)；某些公益事业的秘书工作，每周一个或两个上午(报酬也很微薄)；但是这一切加在一起也就够了。千方百计挣点钱！安乃德一身兼数职，她被那些饿肚子的女性竞争者所憎恨。现在，在追求面包的斗争中，她又同她们碰撞了。可是这一回，活该！不能再感情用事了！就得往前走。如果有人摔倒在地，谁也顾不得回转身来把他扶起。安乃德有时确实在路上看见某一个痉挛的脸，用敌意的目光盯着她，这是被她排挤掉的某一个竞争者，要是在别的日子里，安乃德可能很愿意援助那个人。活该，我们没有时间。问题在于第一个到达。她现在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工作，而且可以走最近的路。她的那些毕业文凭，她的学位，都保证她有优越的条件。而她并不是不知道。她还有另一个优越性：她的个人身价，她的眼睛、她的声调、她的服装、驯服顾客的艺术。她和别的找工作的妇女比较之下，选择者很少犹豫不决的。被牺牲的妇女们决不原谅她。

安乃德的新生活在一个健全的严格的计划之下，安排得井井有条。没有空闲去想无用的事情。过了一天又一天。每一天都很充实，象一个核桃一样，充实而且坚硬。头几个星期的日子战战兢兢地过来了，在那些日子里，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能不能让孩子活下去。现在，她习惯了，有把握了。最后甚至感觉到一种战胜了困难的乐趣。毫无疑问，在极稀少的时刻，她不再由于必须行动而使精神紧张；晚上，她把脑袋放在枕头上，在入睡之先，有几分钟工夫，花钱的账目、预算的操心，纷纷涌到心头……万一她半路上摔倒呢？……万一生病？……我可不愿意！安静，该睡觉了……幸亏她很疲乏，

不用等多久就入睡了。天一亮，就没有余地再去想那些使心灵烦躁、萎靡不振或支离破碎的事物。经济的困窘与工作的紧张，把一切事物都放在该放的位置上：必不可缺的东西，还有属于奢侈品的东西……

不可缺少的是每天的面包。属于奢侈品的，是那些感情上的问题……她想象得到吗？这些问题她现在都看成是次要的了……让那些有闲工夫的人去谈情说爱吧。她的时间不太多，也不太少，正好够用。一个思想管一个行动，没有一个多余的思想。正当年富力强的岁数，她自己觉得是一条底舱充实的船，正在破浪前进。

她那时三十三岁，任何事物都还没有损耗她的精力。她发现，不但她不需要保护人，而且在没有依靠的情况下反而更强有力了。艰苦的生活反而使她生气勃勃。第一件好事就是她解脱了念念不忘于里安的精神状态；解脱了她对爱情的向往，这种向往有时朦胧，有时激烈，毒化了她过去的岁月。她发现她曾经被多情善感的梦幻、温和的柔情和伪善的欲念，搞得多么平庸乏味，只要一想起这种情况，她就觉得恶心。跟生活的粗暴无情打交道，碰钉子、受侮辱，自己也不得不狠下心来斗争，这是好事，使人生气勃勃的好事。她自身的整整一部分，也许是最好的一部分，肯定是最健康的部分，重新获得了生命。

她不再做梦了。她不再忧心忡忡了。甚至不再为孩子的健康担忧。孩子病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她事先不去顾虑这些，事后也不是没完没了地念叨。她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准备，她充满信心。而这是最好的医疗方法。在这拚命于

活的头几年中，她没有害过一天病；孩子也没有得过真正使人不放心的疾病。

她的文化生活也和她的感情生活一样地被压缩了。她几乎没有一点读书的时间。她本该为此而感到痛苦……可是没有！精神用它自己的办法弥补了这个缺陷。她的精神整理新的发现已经够它忙的了。因为在这开头的几个月里，她发现了许多东西，她发现了一切。话说回来，有什么跟过去不同的东西呢？工作，她是熟悉的（她自以为熟悉），还有这个城市，这些人，都没有改变，今天和昨天一样。

然而朝夕之间，一切都变了。打她开始寻求面包那一天起，这才成了真正的新发现。爱情不算新发现。甚至生育孩子也不算新发现。两者都是在她身上本来就有的。它们只表达了她的生命的很小一部分。可是，等到她刚刚一脚跨进穷人的行列，她立刻发现了世界。

按照你从上向下看，或是从下向上看，世界是不一样的。安乃德此刻在街上走，在两排向前延伸的房屋中间，人们看见的只是沥青路、烂泥、横冲直撞的汽车和络绎不绝的人流。你如果有时间，可以仰望高高在上的天空（很少有光明灿烂的时候）。中间阶层不存在了：过去作为她生活目的的一切，社交场、谈话、戏院、书籍，作为游乐的奢侈品，和智慧方面的奢侈品，一切都消失了。她知道悠闲的事物是存在的，她也许仍然喜欢它们，可是她有别的事物要思索！……眼睛盯着自己的脚，向前看，躲开车辆，快快走……所有这些人，跑得多起劲呵！……从上面往下看，人们只看见塞纳河在懒散地流淌；它好象很平静，人们瞧不清水流的湍急。跑呀，争夺面包的赛

跑……

安乃德不止千百次地思考过她今天所处的地位，想到劳动与受苦的人民大众。但是，她以前所想的和今天身历其境所想的是完全不同的。

昨天，她相信关于人权的民主真理，她觉得不公正的原因在于群众被褫夺了人权。今天，不公正（如果还是公正与不公正的问题）在于特权者享有权利。而一般的权利是不存在的。一个人没有任何权利，什么都不属于他。他必须每天重新征服每一件东西。这是规律："你必须汗流满额，才得餬口。"① 权利是那些精疲力竭的战斗者的狡猾的发明，借以批准他们过去的胜利所获的战利品。所谓"权利"，不过是昨日的力量在积储它的收获。但是活的权利，唯一的权利，是劳动。每天的战斗之所得……这样，你眼前就突然出现了人生战场的何等惊心动魄的景象！这种景象一点也吓不倒安乃德。这个勇敢的女子接受这场战斗，她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公正的，因为她年轻力壮，"竞技状态良好"。如果她战胜了，再好没有！如果她战败，活该！（她是不会战败的……）她没有否定怜悯。但是她否定了软弱。一切责任中的第一条："不要成为懦夫！"

在这个劳动规律的新光明照耀之下，安乃德一切全明白了。一些老旧的信仰都受到考验。一种新的道德，在旧道德的废墟上，在英勇的新基础上，牢固地建立起来。坦率的道德，力的道德，而不是伪善与虚弱……她把思想中一直纠缠不

---

① 语出基督教《圣经》。

清的若干问题，在这个新的角度下重新提出来，尤其是在她内心深处占最重要的问题："我有没有权利有这个孩子？"她自己这样回答："我有权利，如果我能够养活他，如果能把他抚养成人。如果我能，很好；如果不能，很不好。这就是唯一的道德，任何别的道德都是虚伪的……"

这个刚毅的决断，成倍地增加了她的力量和斗争的乐趣……

每天，当她在巴黎街道上步行着，从一个教课地点赶到另一个教课地点，她就是这样地思考着。步行激发思想。既然现在她每天的行动是井井有条地规定好了，做梦的权利又恢复了。然而是清醒的梦，明朗的、精确的，而不是雾气沉沉的梦。她的时间越有限，梦就越能利用很小的间隙；好比常春藤往上长，爬满墙头，安乃德的梦爬满在每天的时间上。她把一天的经验和她关于人类的真正道德的、扩大了的概念相对证。劳动和贫穷使她睁大眼睛，看穿了现代生活的谎言，以前她身陷其中，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个生活，这个生活的十分之九是骇人听闻的无聊，特别是妇女……吃饭、睡觉、繁殖后代……对，就算这一点是十分之一的有用之处，那么其余的十分之九呢？……所谓"文明"？人们所谓"思想"？人(Vulgus umbrarum)①真的是为了思想而生的吗？人们自信是这样，他让自己作出这样的姿态，他以为在坚持这一点，好象坚持固定不变的动作一样。但是人并不思想。他并不思想，无论是面对一张报纸，面对办公桌，或面对日常动作的飞滚着的轮子。

① 拉丁文：庸庸碌碌的幽灵。

轮子跟他一同转，一同空转。安乃德教一些少女们念书，那些少女思想吗？从她们听、读和说的那些字句中，她们懂得什么？她们的生活简单说来是什么呢？无非是孵育在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中，和一大堆装饰品底下的、一些荒唐和黯淡的本能。欲望与享乐……思想也是她们的装饰品之一。欺骗谁？自己……这个文明有它的外衣、它的奢华、它的艺术、它的行动和声音（这个声音是它的假面具之一，为的是使它自己相信是向着一个目的在奔跑！什么目的？它奔跑只是使自己昏头昏脑……），在这一切下面，有什么东西呢？空无一物。他们却以此为荣。他们以自己的破烂衣衫、他们的字句、他们的小铃铛，作为光荣的借口。身上闪耀着"必要性"的光芒的人①，是何其稀少！……但是千年老兽②对于那些神明和圣贤的声音毫不理解：对于它来说，无非增加了一个铃铛而已。它不越出欲望与烦闷的圈子……呵！人类社会，人，都是何等虚假的建筑！这个建筑只靠习惯而站立着。它将一下子坍倒……

一些悲剧式的思想。它们不能使火热的安乃德阴暗化。产生欢乐与悲戚的是内心的气流，而不是意念。在并无风云的天空之下，一个贫血的心灵抑郁而死。一个强壮的心灵暴露在疾风骤雨之下，却轻松愉快地将阴影裹在身上，如同用阳光裹身一样。这个心灵明白，光与影是交替出现的。有时，安乃德由于疲劳和没有光明的前途，回家时心情抑郁。她上床，睡觉。半夜里，一个滑稽的梦使她哈哈笑醒。或者她熬夜做

① 指那些为了人生必不可少的事物而忙碌着的人。

② 指人类。

活，低头在针线上，手指忙它们的一套，头脑里忙另外一套，突然间，她在半路上拾到一个滑稽的思想：一下子她又高兴起来。她必须注意，不能笑得太响，免得把孩子吵醒。她说："我是个白痴！"一边擦眼睛。但是她轻松了。这种孩子气的精神放松，这种突然的反作用，是来自家族的健康遗产。当心中阴云密布时，欢乐的北风吹来，并且驱散阴云。

不，她不需要娱乐和书籍！安乃德自身就是一本念不完的书。另外还有一本最激动人的书：她的儿子。

*　　*　　*

孩子快七岁了。他适应环境的改变，比别人所想象的更容易。不管讨厌不讨厌，反正是一场变动。孩子正在发育期间，象一条蜕壳的小蛇……忘恩负义的童年！西尔薇的全部宠爱举动，和所有甜言蜜语（她是那样肯定地认为她在玛克身上有很大的威力），这一切，玛克毫不在乎地抛在一边。四十八小时以后，他连想都不想了。

你以为可以使孩子喜欢或不喜欢的事物，决不是孩子真正喜欢或不喜欢的。玛克在他的新生活中，欣赏的首先是学校，他母亲终于把他送去上学了，一边送他去，一边替他难受；此外，玛克喜欢独自一人呆着的时刻，那时谁也不能管他。

安乃德把家搬在平民区的蒙日街上，六层楼上的一套房间。楼梯很陡，住处很狭隘，窗外市声喧闹，可是从别人家的房顶上一眼望去，眼界极为开阔，这对于她是必要的。声音倒不干扰她，她是巴黎人，习惯于活动，她几乎有这样的需要，在喧扰中她反而能更好地做梦。也许由于到了成熟的年

龄，她的本性也在起变化；体力上的充分发展，以及按部就班的工作，给她形成一种稳定性和神经的坚强，这都是她以往没有的，而且今后也不会永远不变。

寓所的布局是这样的：靠街的一边，是安乃德的卧室兼客厅（床可以折叠成大沙发），还有玛克的小房间，再加一间狭小的贮存室，挤在墙角上，突出在两条街中间。过道的那一边，就在正午也是阴暗的，一间是向院子开窗的餐室，一间让炉灶和洗碗槽几乎占了全部空间的厨房。

在母亲的房间和孩子的房间之间，门老是开着，玛克还太小，还不知道抗议。他正处在捉摸不定的年龄中，漂浮在无性别的童年时期，和作为小男子的最初的朦胧觉醒之间。他已经不处于前一时期，但还没有进入后一阶段。有时，星期天的早上，他还从自己床上起来跑到母亲床上去；他还让母亲大白天给他洗澡，从头到脚。在另一些时候，他害羞，提心吊胆地怕人看见。同时，他也有好奇心。尤其是过分地躲躲藏藏，不愿意别人打扰他。他偷偷地把门关上，安乃德又去打开。他无论干什么，安乃德都听得见。这简直叫人烦死了！但是他也可以一动不动地呆着。于是母亲在一小段时间内把他忘了。这样的时间不长！……

运气的是安乃德不是老在家。她不得不出门。玛克上他的学，离家不远。早上，安乃德送玛克上学。有时她有时间（这种情况很少），午后也送他上学。可是她不能到学校去接他回家，因为正是她去教课的时间。玛克不得不独自回家。安乃德不放心。她设法和一家邻居商量好，让那家的女仆去接孩子时，顺便把玛克带回来。但是，这对玛克不合适；他提前

跑掉了。他又骄傲又害怕，独自一人走回来，独自一人关在房间里。玛克度过一段逍遥自在的时刻，直到他母亲回来。玛克不喜欢跟同学们在一起，安乃德责备他这种独立性。但对这一点她并不太生气（她自己不承认这种不良的感情）。她不信任同学们。她不愿意让别人把她儿子带坏……她的儿子！她能完全肯定儿子是属于她的吗？当然，她努力抑制自私的爱。这已经不是想把小人儿吞没到她的激情中去的，那种盲目的、贪婪的需要，正象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一样。她现在把孩子看成一个人物，深信自己掌握这个人物的钥匙，她比孩子自己更明白他的那些规律和他的幸福。她想按自己隐藏着的上帝的形象来雕塑这个人物。正和大多数母亲一样，她觉得自己一个人没有能力创造她想创造的东西，她幻想着让她用血肉造成的人去替她创造。（这是武当① 的永恒的，也是永远不能实现的梦！）

可是，你要塑造他，就必须先抓住他。不让他滑脱！……她千方百计要将他包藏起来。太过分了。每天，他从她手中挣脱得更多一点。她有这种令人失望的印象：她对他的认识一天不如一天。她却熟悉一件东西：他的身体，他身体方面的健康，他的各种疾病，最微小的症候，对此，她有一种永不会错的直觉。她扶着他，让他站在她面前，给他洗澡，抚摸他，爱护他……这个小小的两性人② 的珍贵娇嫩的身体……简直可以说是透明的……可是，这身体里面有什么呢？她用眼睛，用手要把他吞下去，他完全由她摆布……

① 北欧（斯堪地那维亚）神话中的神。

② 希腊神话中雌雄两性合体的人，此处指天真无邪的儿童。

“上帝，我多么爱你呀，小怪物！你呢，你也爱我吗？”

他很礼貌地回答：“是的，妈妈。”

但是他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呢？

七岁的玛克长得一点也不象家里人。安乃德白费力气加以探索，力求发现一点和她相象之处，设法自己编造……不，玛克不象她，无论是额头的形状、眼睛、嘴唇，全不象，他没有作为李维埃家特点的嘴唇，尤其是安乃德的鼓胀的嘴唇，仿佛她的意志，内心的热火，使面粉发酵了。充其量，他的眼珠的闪光有点儿象，但是也消失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什么世界？他父亲的世界吗？勃里索家的人？也不象！至少，现在还不象。安乃德忌恨地说道：“永远不！”

话虽如此，如果她在儿子面容上找到某一点洛瑞的痕迹，难道真的那样使她不乐意吗？难道她不会感觉到一种暗暗的快感吗？现在，她回忆起使她失身的那个人时，感到一种没有坦白过的宿怨与吸引力的混合物。吸引力主要不是来自真的洛瑞，而更多地来自她所梦想的异性，因为归根到底，她是献身给了这个美梦的。如果她在儿子的形象中重新看见这个美梦，她很可能感到一种奇怪的胜利，这种情绪意味着从洛瑞身上夺取了她所爱的外形，然后用她自己的灵魂使之充实。对，她可以同意玛克有洛瑞的面容，但愿他的精神象她自己。

但是孩子既不象她，也不象洛瑞。洛瑞的容貌缺少李维埃家人的独特的格调，却有秀气的线条，单纯、端正，那是一本容易了解的书。但是这个孩子的脸，这个面容的意义，怎么说呢？叫人捉摸不定……

玛克有漂亮、清秀的面目，但不很匀称。额角比较窄，下

巴带一点女气，眼睛狭长，鼻子……（这个细长瘦削的鼻子象谁呢？）……这张薄薄的大嘴，两片有点斜的缺乏血色的嘴唇，又象谁呢？即使他呆着不动的时候，地面也是活动的；他的神情迟疑不决，多变……没有疑问，他在寻求他的形式；他还在摇摆中；但是他将决定走什么方向呢？也许他的方向就是什么方向都不要？

玛克自从大病一场之后，第一眼看去象是一个神经质的容易激动的孩子（也许实际上就是如此）；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他的安静的姿态、漠不关心的神气、不喜欢交谈的表情，使你不知道对他应该有什么看法。他不使人讨厌，脾气不阴沉，不说"不"……

"是的，妈妈……"

但是后来人们发现，他一点也不理会别人说的话；他没有听……他没有听吗？很难知道！……于是他瞧着他母亲，为了想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了。于是母亲瞧着儿子……这个小小的斯芬克司①！尤其由于他自己不知道是斯芬克司，所以他就更是斯芬克司。他不认识他自己，更甚于安乃德不认识他。这是他最不操心的事！到了七岁，人们不再设法认识自己，同时也还没有要真正认识自己。然而相反，他却要设法认识她，他的女主人，同时又是女仆。为此，他有充分的时间，既然她一连几天地把她自己和儿子关在家中。娘儿俩互相观察。但是她没有这份力量！

安乃德弄错了，玛克并不象她所设想那样，不象她认识的

---

① 见第二一三页注①。

人中任何一个。在他的精神方面，玛克和他外祖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可是安乃德虽自以为认识他父亲，却认识得非常不够。他对她吸引力太大，以致她从来看不见真正的拉乌尔·李维埃。她对父亲仅仅有些猜疑，尤其在她读了那些了不起的信札之后。她不愿意多考虑这个问题。她宁愿保留（即使重新加以粉饰）一度动摇过的，她对父亲的虔敬和温情的记忆。再说，她认识的仅仅是晚年的拉乌尔的姿态。但是，如果老李维埃能够回来视察（他擅长这一手）那个小杂种的话，他很可能说："我重新开始了。"

他不能重新开始。任何事物绝不能重新开始。他回来了，在细节上……

血统关系捉弄人！祖孙两人，在安乃德的头顶上边，拉起手来了。坦率的安乃德，从外祖父那边传给外孙的最令人注目的性格之一，就是一种出色的伪装的本领！并非为了说谎的需要。一个拉乌尔·李维埃对于当时的人怀有足够的、可是没有恶意的藐视，而且他自己觉得有足够的能力，如果他高兴，可以不怕暴露自己的真相。（他常常喜欢这样做，人们传说他讲过的一些非常毒辣，令人难以忍受的话……）但这并不是为了说谎的需要！这是无意的逗乐、幽默和滑稽，一种演戏的才能，用精神上的伪装来玩弄人的一种调皮捣乱的趣味。孩子从外祖父那里有所继承，无疑是天真的继承。他的灵魂还没有固定的形态，而且很驳杂，它根本上没有小丑的味道，这个灵魂在出生的时候，就滑到一个充满调皮诡计的皮囊中去，并且利用自然给它准备好的器官。同样，如果这个灵魂进入一个长毛的、或长羽毛的身体，它就会试用它的尖喙、利爪

或翅膀；当它穿上老李维埃的破烂衣裳的一块碎片，它就本能地找到外祖父的狡计。

当着大人们的面，玛克时刻提防着，而且他善于在大人们身上看出有关他自己的事，他的注意力的天才是指向这方面的。于是，当他察觉大人们心目中的玛克是什么样子时，他立刻把自己装成那样。除非他异想天开，故意顶撞大人，因为他们使他烦躁，或者为了闹着玩。

他的消遣方法之一，在于拆卸这些活的玩具的机构，找出他们隐藏在内的弹簧，他们的弱点，摸索他们，玩耍他们，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这不是很困难，因为他们相当粗鲁，他们不存戒心。玛克要弄的对象，首先是他母亲。

她引起他的好奇心。在她身上有个哑谜。在西尔薇的成衣作坊里，他听到别人讲话影射过他母亲，那时他坐在女工们的脚边，人们根本不注意他。他听懂的没有多少，可是这样就愈显得神秘，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解释。猜测，编造……在这一动不动，眼睛发亮，时刻注意动静的正在猎食的小动物身上，精神一刻不停地在活动着。

现在，他常常一连几天和母亲关在家里，由于他的不结实的身体，冬季的风寒，同时由于母亲的没有餍足的温爱。她是他的主要财富，他好奇地窥视她，嘴里哼着歌儿，手里耍弄着这个那个，不停地忙着别的玩艺儿，因为孩子的精神就象他的两条腿一样，活泼灵敏，蹦蹦跳跳。他哪怕转身背朝着你，可他用长在后脑上的眼睛在看你，他的猫耳朵象定风针一样跟随着声音转。他的象探照灯一样四面转的注意力，同时追逐三、四只野兔，也不会迷失踪迹。他闹着玩，他知道明天还会

这样……野兔乖乖地让他擒获。安乃德热情洋溢、情绪激动，什么都露在外表，从来不吝啬，毫不计较地消耗她自己。

一忽儿，她把玛克当做婴儿似地对他说话，这使玛克生气，觉得她太可笑。一忽儿，她又把他看成一个能谈思想的同伴，岁数太大了……这就使他厌烦，他觉得她叫人不能忍受。一忽儿，她放任地自言自语，当他的面来一段独白，仿佛他听不懂似的。他断定她奇特可笑。他严厉地、讽刺地观察她。他不理解，但是不理解并不排斥判断。

他采取了一种虚假的姿态，在他说来这是很方便的，因为这种姿态适用于多种情况，那就是一个有教养的孩子的傲慢的和心不在焉的礼貌。他装做注意听人对他说话，因为他非听不可，可是他对你的话丝毫不感兴趣，他要去忙他的事，不过你跟他说话时，他总等你把话说完。在另一些时刻，他玩儿似地装作温柔多情，为了讨母亲欢心。他知道母亲一定因此而幸福得要爆炸了。这个善良的妇女用她整个心来对待。当她落入他的圈套时，他对她发生一点温情的藐视。当她的行动出乎他意料之外，他怒气冲冲，然而却更看重她了。

他不能长时间演同一个角色。孩子总是太灵活一点，而且是东蹦西跳的。一分钟以前，他刚刚做出讨喜的样子，刚刚以热情流露使她高兴，马上他又透露出漠不关心的态度。安乃德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有时发生这种情况，她忍受不住失望和恼怒，尤其是在比较个别的时刻，她隐约地怀疑玛克在固执地演他的戏。于是她粗暴地（我们为此请现代教育家们原谅）、神经质地打他耳光……确实，她的行动违背一切良好的原则和孩子的自尊心！

在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妇女看来，可怜的安乃德丢脸丢到无可挽救的地步。然而对于我们这些老法国人来说，我们丢脸的事何止这一点……"Qui bene amat……①"这句格言在多少保留着一点拉丁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里，依们是盛开的鲜花。我们大家都曾经"深深地被爱"过。而在内心深处，我们的判断是，正如安乃德的儿子一样，在四分之三的时间里，我们挨打是罪有应得的。但是，如果和玛克一样，我们并没有减少对于打我们耳光那位女士的热爱，耳光却实在也使她丧失一点威望。如实招供吧，也许正是为此，我们，玛克和我们，故意挑衅，让她打我们耳光！……

事后，玛克就可以相当出色地演他的屈服于暴力的受害者的角色了。而安乃德则由于滥用了武力而感觉内疚。她自己觉得做错了事。她必须重新设法博取玛克的好感。玛克在等着她过来……

弱者的胜利！这是妇女们运用得最娴熟的一件武器。可是在这儿，两人之中最为"妇女"的一个是孩子。这个年轻的肉体，还浸润着母亲的乳汁，一半以上可以说是女性。而这个肉体具有女孩子的狡猾善诈。安乃德被解除武装了。在这小狡童身边，安乃德是男性。这愚蠢的男性，他为自己使用了蛮力而惭愧，他要设法求得对方饶恕。对垒双方力量不均匀，小孩子可以耍弄母亲。

* * *

现在，玛克并不是一个狡黠的戏剧演员在开玩笑。他跟

① 拉丁成语，Qui bene amat, bene castigat：爱得深，罚得重。

外祖父一样，有儿个天性。只有很少儿个人能够看见隐藏在老李维埃喜欢讽刺的假面具下的天性。某些玩弄女性的人，隐藏在玩世不恭的态度，以及享乐的爱好下面的内心冲突。拉乌尔当时也有他的阴暗的深渊，他不外露就是了。在高卢式的哈哈大笑之下，这种深渊往往比人们所设想的更多些。这只能他自己心中有数。安乃德也有她的阴暗的深渊。她从来不曾将秘密透露给她父亲。过去她不知道父亲的深渊，正如现在她不知道儿子的深渊一样。每个人都呆在内心生活的垣墙之内不出来。一种奇特的羞怯。人们展示自己的恶癖与贪欲（拉乌尔夸耀过这一切），并不象展示灵魂的悲剧那样脸红。

玛克也有他的一份。一个孩子孤独地生活着，既无兄弟，又无同伴，有的是时间到这种生命的地窖中去漫游。李维埃家人的地下室是很深很广的。母亲和儿子本来很可能在那里碰头。但是他们互相瞧不见；他们不止一次地摩肩擦背而过，还以为两人相距很远。两人的眼睛都蒙着布。安乃德的眼睛被经常控制着她的情欲的恶魔蒙住了；孩子的眼睛被他这种年龄自然而然的自私心蒙住了。两人都在阴影之中。不过玛克还只是在地窖的入口，他不象安乃德那样寻找出口，到处碰壁。他蜷缩着身子蹲在头几级阶梯的某一级上，他在幻想未来。他还不能给自己解释生活，他在虚构生活。

他不需要走得很远就会发现可怕的墙。在墙前面，受了惊的自我竭力抗拒。死亡。这堵墙矗立在四周。疾病沿着墙转，象一条环形的路。想找一条横穿的过道，那是白费力。墙非常厚，而且没有一个缺口。谁都不必对玛克说，有一道墙在

那儿。他立刻在阴暗中用鼻子嗅出来了，象马一样，鬃毛都竖起来了。他对谁也没有说。谁也没有对他说。大家心照不宣。

安乃德，正如今天的年轻妇女一样，是个不高明的教育者。当她还是闺女的时期，她听许多人说起教育，她自己也喜欢煞有介事地谈教育。比起早先那些盲目地养育孩子的母亲们，安乃德更重视养育孩子的方法。可是，等到她自己有了孩子之后，面对生活中出现的一千零一条出人意料的情况，她却束手无策了。她拿不定主意，讲一些不兑现的理论，或者稍稍试行几次就抛在一边。到末了，她一切听任自流，索性听凭本能办事。

宗教问题曾经是使她操心的问题之一，可是她没有替孩子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她年轻时代的那些朋友们，都属于富裕的，而且是共和派的资产阶级，她们多半是被母亲用宗教教养大的；同时，父亲却不用宗教教养她们；而她们甚至感觉不到这两种观念之间的冲突。（两者在社交界是互相协调的，正和许多其他冲突一样，因为在那里没有一种情感有第三个方面。）她自己曾经进过教堂，正和她曾经进过中学一样，她在教堂里参加过一次领圣体的仪式，就象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一样，一丝不苟地，无动于衷地。她在富人教区参加这些仪式，她看来仿佛都是社交界的活动。她在脱离社交界的同时，也脱离了这种仪式。现代社会（教会是它的支柱之一）十分成功地使人类的伟大力量变了性质，使它变成无聊乏味，以致安乃德认为她是不赞成宗教的，其实她身上具有比一百个虔诚的女信徒加在一起更多的信仰的财富；因为她把宗教

和做祷告时手摇小鼓相混淆，和那种从异域传来的古老仪式相混淆，而这些对有钱人无非是灵魂的奢侈品；对穷人无非是眼睛和心的欺骗性的安慰，用以稳定他们的苦难生活以及社会的基础。

自从安乃德不再实践教堂的常规以来，她从未感觉有这个需要。她自己没有发觉，每当她有良心的奋激的冲动，热情的自言自语时，她是在给她自己做弥撒。

她并不想把她自己撇在一边的事物拿去给她儿子。如果西尔薇不提(奇谈!)，这个问题本来是不会提出来的。西尔薇并不比巴黎城中的一只小麻雀有更多的宗教意识，可是她结婚却一定要教堂帮忙，否则她不相信自己已经结了婚。她觉得安乃德不让她儿子到教堂里去受洗礼，是不成体统的。安乃德没有想到这些。可是她照办了，为的是让西尔薇当玛克的代母①。事后，安乃德就不再想它了，事情到此为止，直到于里安出场。虽说于里安有参加宗教活动的信仰，却不使安乃德也有这种信仰，但是安乃德因此而尊重这种信仰，同时使她的注意力回到她过去一向疏忽的问题上去，那就是应当替玛克干些什么？送他到教堂里去吗？让他去学习她自己不相信的宗教吗？她问于里安的意见，他说这简直太不象话；他坚决肯定有必要用神圣的真理教育孩子。

“可是，如果那种真理在我看来并不是真理呢？玛克问我的时候，我是不是应当对他说谎呢？”

“不是说谎，但是让他相信，如果那样对他有好处。”

---

① 基督教会规定，当婴儿在教堂受洗礼时，请一个男子或一个妇女抱着孩子站在洗礼水盆旁边，这个人就是孩子的代父或代母。

"不，我骗他，对他不会有什么好处。而且如果他发现我在骗他，我对他还有什么威信呢？他岂不是有权责备我了吗？他将再也不相信我。而且，谁知道这种效颦的信仰将来会不会妨碍他的真正发展呢？"

说到这里，于里安脸色阴沉下来，安乃德赶快转换话题。但是，怎么办呢？她不准备象一些信仰耶稣教的朋友劝告她那样，等玛克到了十六岁时，给他讲一次课，介绍各种宗教，然后让他自由选择！……安乃德呵呵大笑起来。何等古怪的宗教概念，好象选择考试科目一样！……

到末了，安乃德什么事也没有干。她带玛克去散步，走进教堂，坐在一个角落上，和他一同赞赏教堂里象树林一样向上伸长的高高的石柱，从玻璃窗上透进来的如同树林底下一样的幽光，欣赏穹窿式的屋顶气概轩昂，以及远处传来的单调的赞美歌声。这一切令人沉浸在幻梦与冥想中……

玛克不讨厌这样呆着，让母亲拉着手，静听着，和母亲轻轻地耳语。这是很柔美，很温暖，而且相当舒服的官能享受……但条件是时间不能太长！这种感伤的、半睡眠状况使他厌烦。他需要活动，需要多想那些明确的东西。他的小脑瓜在寻思、观察、注意一群在祈祷的人，和不祈祷的他的母亲。嘴里不讲，心里有看法。他不大提问题，比大多数孩子问得少得多，因为他有强烈的自尊心，生怕说一些天真可笑的话。

然而他还是问了："妈妈，什么是上帝？"

她回答："亲爱的，我不知道。"

"那么，你知道的是什么呢？"

她微笑，紧紧搂着他说："我知道我爱你。"

对，可是这太平淡无奇了。他心里明白。可是为了这个，还值得跑到教堂里来！……他不是很温情的，他对灵魂的迷迷糊糊的境界，毫不感兴趣，只有“妇人女子”才喜欢这样。安乃德，只要她的孩子在她身边，同时物质生活上没有太多的忧虑，在不断地催促着她的那些工作任务之间，能够获得一小时松散，就觉得很幸福了；而且她不需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求上帝，上帝就在她心中。然而玛克很可能发现在他的心里只有他自己，只有玛克，别的一切都是无聊的蠢事。必须说明白。上帝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神坛前面，有那个穿着少女式的裙子，披着绣金甲壳的人①；为什么有手执棍子，露着腿肚的教堂卫士？每一个小教堂都有这些涂抹着彩色的人像，扮着满脸笑容的鬼脸，好象特别爱跟人亲嘴的妇女，为什么有这种他一点也不喜欢的东西？……

“妈妈，我们走吧！”

“这些都不好看吗？”

“好看，相当好看，我们回去吧！”

……什么是上帝，他没有坚持问他母亲。当大人们承认他们不知道一件东西，那就是他们对这件东西不感兴趣……他独自一人继续进行简单的调查。他听到祷告声：“我们在天上的父”(指明这个所在，正引起现代儿童中最清醒的头脑的怀疑，在他们心目中，“天”正在成为一个新的运动领域)。他翻阅了《圣经》，如同翻阅别的陈旧的历史一样，只不过引起他无聊的好奇心。若干问题被提出来了；从这儿，从那儿，他抓

① 正在做弥撒的教士。

住了若干答案，漫不经心地。“上帝，是一个看不见的人，他创造了世界”。人家那么说！……这太远了。而且含糊。玛克和他母亲一样，对上帝不感兴趣。无非多一个或少一个国王而已！

但是使他感兴趣的是他自己的生命，是威胁这个生命的东西以及死亡之后的情况。在西尔薇那里，有人当他的面谈了一些愚蠢的话，相当早地唤醒了他的注意。那些年轻的女工喜欢讲那些意外灾祸，以引起不寒而栗的感觉为乐：突然的死亡、疾病、埋葬死人，越讲越起劲！……死亡使她们激奋。孩子的动物本能，听到“死”字就毛骨悚然。在这个问题上，他本来很想问他母亲。但是安乃德非常健康，从来不谈死亡，而且在她当时的情况下，她决不操心死亡问题。她有的是事情要忙！养活她的小子。当你从早到晚必须想世间的事，这个世外的问题仿佛就成为奢侈品。这个问题须等你所爱的人去到彼岸之后，才成为主要问题。她的儿子在这儿。况且，万一她儿子死了，那么生与死对于她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她太富于激情，因此一个非物质世界，一个没有她所爱的身体的世界，不能使她满足。

玛克见他母亲很壮健、勇敢、忙碌，不去操心那种令人担心的事，他就不好意思露出自己的软弱来。因此他必须自己想办法。那可是不简单。但是你可以相信，这小孩子可有办法对付思想复杂的问题！他把问题归结到适合于他的尺寸。“死亡吗？那是别人消失掉。让他们去消失吧，那是他们的事！可是我，我会消失吗？”

有一次，西尔薇当他面说：“哎，怎么啦！我们早晚都要

死的！……”

玛克问："我呢？"

西尔薇笑道："你呀，你还有的是时间呢！"

玛克问："多长时间？"

"一直到你老了的时候。"

但是他明明知道人们也埋葬孩子。再说，即使到老年，他还总是他。总有一天，玛克也要死的……他非常害怕。难道没有一个逃脱死亡的办法吗？办法应当是有的，在某个地方，好比墙上的一只钉子，一个可以钩住的地方，一只可以抓住的手……我不愿意消失……

需要一只可以抓住的手，这件事可以引导玛克象许多人一样，到上帝跟前去，那是一只伸向我们的手，人类的愁苦，使这只手出现在黑夜中。然而，既然他母亲一点也不象要寻求这个支持，这就足以使玛克的思想离开这一点。即使在批评安乃德的时候，孩子还是受了她的姿态的影响。不管前途如何，她反正处之泰然。这一点并不使玛克放心。但是迫使他挺起腰来，象她一样。即使他是一个神经质的小童，荏弱、胆小，这也不妨，他反正不失为安乃德的儿子。既然她，一个女人，她不害怕，我也不应当害怕。

只不过，小男孩毕竟跟大人不一样，说不想就可以不想。思想时来时去，你不能阻止它，尤其是夜间，睡不着的时候。是呀，在那种时候，就得想这件事而且不害怕。"人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当然，他没法知道。人家不让他看见任何死人的场面。除了在博物馆里见过几幅画像。他笔直地躺在自己的小床上，

摸索自己躯体的外壳……怎么看得见？……一句不谨慎的话使他看见靠近他的地方，一扇窗子开向他急于想知道的深渊。

夏季的某一天，他在窗口玩儿；他抓住苍蝇，把它们的翅膀撕掉。看它们爪子乱动，觉得好玩。他没有想到它们在受苦，他是在跟它们逗乐。它们是活的玩具，毁坏这种玩具是不值一文钱的。他母亲出其不意地发现他在干这种事。以她自己不会控制的猛烈劲头，她抓住孩子的双肩，摇撼他，大喊大叫，说他是一个令人恶心的小卑鄙……

"如果别人折断你的胳膊，你怎么样呢？你难道不知道这些小动物跟你一样地痛苦？"

他假装呵呵地笑，但是他很感动。他没有往深处去想。这些小动物跟他一样！……他并没有动慈悲的念头，他丝毫没有这种意愿。但是现在他换了一副眼睛来看它们，不安的、敌意的、专注的眼光……在街上，一匹马摔倒了……一条被压伤的狗在吠叫。他在窥视……求知的需要太强烈，以致他的怜悯之心不能觉醒……

到了复活节，孩子经过一个既不很冷，又没有太阳，灰暗、潮湿的冬天，面色憔悴，几次感冒虽不严重，但也很伤人，把孩子面颊上一点血色都吸干了。安乃德在比埃弗河畔一家农民家里租了一间房间，为期半个月。房中只有一张大床，母子同睡。孩子不大喜欢这个安排，可是人家不征求他的意见。幸亏在白天他独自一人。安乃德回巴黎去干她的活。她把孩子托付给房东。他们并不怎么管他。玛克马上就溜到田野上去了。他张望、窥探，他努力在动物或别的东西方面，抓住一些与他有关的秘密。因为他把自然界的一切，都和他自己联系

起来。他在树林里漫步。他听到远处有孩子们叫嚷的声音。他不寻找男孩子们，不和他们结伴，因为他不够强壮，却想要驾驭他们。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被他们吸引过去。他走近去，看见五、六个男孩子，围着一只受伤的猫。这畜牲的脊梁骨折断了；孩子们好玩地去拨弄它、折磨它，用他们的棍子尖端去刺它。玛克不假思索地冲向人群，挥拳乱打。那群孩子愣了一下，接着把玛克痛打一顿，向他叫骂。玛克退却了，但是他停留在几步之外，躲在树后，堵住耳朵不听。他下不了决心走开。他又过来了。这群顽童对他喊叫，讽刺他："喂！腿棒子①！你害怕了？来瞧瞧它怎样断气！"

玛克走近去。他不愿意显出胆小鬼的样子。再说，他也想见识见识。那只猫，眼睛血肉模糊，眼珠一半被挖出来了，侧身躺在地上，下半身僵硬，已经死了；胸部在喘气，脑袋还想抬起来，绝望地低声哼着。它不能立刻死去。孩子们笑弯了腰。玛克瞧着，惊呆了。突然，他拾起一块石头，开始猛烈地敲击猫脑袋。一声嘶哑的叫声，使他的心都碎了。他不断敲打，打得更重，好象发了狂。猫已经死了，他还在打……

孩子们瞧着玛克，样子都很窘。其中有一个想说一句开玩笑的话。玛克使劲抓在石块上的手指沾满血，他盯着孩子们，脸色灰白，眉头紧蹙，眼露凶光，嘴唇颤抖。孩子们走了。他听见他们远远地在笑、在唱。玛克咬着牙，回家去了。在家里，他什么也没有讲。但是夜里，在床上，他叫喊。安乃德把他抱在怀中。孩子柔软的身体在颤抖……

---

① 原文 quille，俚语，意为"腿"，此处大概讽刺玛克撒腿逃跑过一次。

“你梦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了？我的小天使，没有什么……”

玛克在想：“我将它打死了。我知道什么是死亡。”

骇人的求知的骄傲，已经看见了，摧毁了而感到骄傲！同时还有一个不能理解的情绪：憎恶与被吸引的情绪……杀害者与被杀者之间的奇怪的联系：沾满鲜血的手指和被砸烂的头……这血，人的血，还是猫的血？……那畜牲已经不知痛苦了。他还保留着最后的苦恼与不安……

幸亏在他的年龄，精神不能长时期地固定在同一个思想上。上面所说的思想是危险的，如果把它固定下来。别的一些形象陆续过去，它们的流动使脑子清新。但是这个意念存留在深处，它的存在隐隐约约地由黯淡的闪光显露出来，好象从溪水的淤泥底层，时时冒起沉重的气泡。在生命软软的外壳之下，隐藏着一个硬硬的内核：死亡，杀死的力量……人杀我，我也杀人……我不愿意被杀……看谁最强！……我搏斗……

骄傲，阴暗的骄傲，象一副骨架似地支撑着他的软弱……从何处来的钢铁，如果不是从他母亲那里？尽管他轻视母亲，由于她感情常常泛滥，由于他玩弄母亲的泛滥的感情。他并非不知道。即使当时他比较喜欢宠爱他的西尔薇，他也理解安乃德的优越。也许他在摹仿她。但是他必须抵抗这个太爱他的人物对他的侵犯，这个人物妨碍他，威胁他的生命。面对她，他经常武装戒备，同她保持距离。她也是敌人。

* * *

西尔薇从地平线上消失了。头几个月的怨愤平息之后，

想到她姐姐正挣扎在困难之中，她开始有点后悔。她等待着安乃德前来向她求援，她不会拒绝对她的援助，但也不会将援助送上门去。可是安乃德宁愿四肢忙断，也不肯去向西尔薇求援。姐妹俩都是犟脾气。两人曾经在街上遇见，可是互相回避了。不过有一次，安乃德碰见小奥荅特让一个女工领着，她不能抑制温情冲动，把小女孩抱在怀中，热烈地吻了她一个够。西尔薇，在她那方面，也有一天看见玛克放学回家，在街上走过(他好象没有看见她)。西尔薇叫住了他，说："怎么啦，你不认识我了?"谁想到这个小家伙摆出一副僵硬的神气，说："您好，姨母。"

他独自在小脑瓜里考虑了问题，他决定他应当拥护母亲的立场，不管这立场是不是正确…… "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① 西尔薇憋了一肚子气，问道："那么，都好吗?"

玛克冷冷地回答："一切都很好。"

她瞧他走远了，神气装得极严肃，由于说话时用了很大的力气，脸都红了。他身上清洁整齐，衣服也很合适……毛孩子!……"一切都很好……"她恨不得打他一记耳光!……

安乃德居然不需要西尔薇帮助而自己对付过来，这一事实增加了西尔薇的气愤。可是她不放过任何可以听人谈起安乃德的机会。她也不放弃支配安乃德的打算。如果她在事实上办不到，至少在思想上可以办到!她不是不知道她姐姐过着非常严峻的生活。她不理解，为什么安乃德判决她自己过

---

① 英语：不论它有理没理，反正是我的祖国。据查，美国海军将领 Decatur Staphen 在一次祝酒时说过这样的话，那时美英正在交战中(1812—1814)。

这样的生活。她对安乃德有足够的认识，因而她知道象安乃德这样的妇女，不适宜于这种精神上的拘束和生活上的毫无乐趣，怎么能这样地强制人的天性呢？谁强迫安乃德过寡妇式的生活？没有丈夫，她不缺少乐于替她减轻痛苦的朋友。如果安乃德同意这样干，西尔薇也许不再那么尊重她，但她会觉得和安乃德更靠近了。

并非只有西尔薇一个人不理解安乃德。安乃德自己也不能理解得略微多一点，有什么理由她要过修道院式的生活，为什么每当一种自然的欢乐，甚至还不是可能、而仅仅是一个念头提到她面前时，一种惊慌的恐怖使她急忙退缩，虽然这种欢乐没有任何一条宗教的或社会的法规能够禁止(她不相信教堂的道德，而且她难道不是她自己的主人？)

“我害怕什么呢？”

“怕我自己……”

她的本能并没有欺骗她。对于象她那样的天性，充满激情、欲念和盲目的肉感，不可能有天真的陶醉，和没有后果的游戏：一次小小的接触可以把她交给不能再由她控制的力量。在她过去和爱情的短促遭遇中，她已经认识到精神的震撼。今天，是完全另外一种危险！她将不能抗拒。如果放纵地寻欢作乐，她将完全被狂澜卷走。她所需要的信念将一点也剩不下……什么信念？对自己的信念。骄傲？不。对于她本身具有的那神圣的、不可解释的东西的信念，而这东西，她愿意一尘不染地留传给她儿子。一个象她那样的妇女，除了婚姻的严格纪律之外，只能在绝对的道德约束和自愿的放纵于热情的本能这两者之间加以选择。或者全要，或者全不

要……全不要!

然而几个月以来,即使她有自豪的热情冲动,这种焦急不安的情绪,一阵阵地使她骨梗在喉:"我在浪费生命……"

玛赛尔·法朗克又出现了。偶然的机缘使他遇见了安乃德。他已经不想她了,可是并没有忘掉她。他积累了不少爱情的经验。在他的灵活的心中,这些经验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只是在那双调皮的眼睛周围,增加了几条隐约可见的皱纹,好象用指甲轻轻地抓了几下。但是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疲乏,以及对他在女性方面的轻而易举的胜利,对于作为征服者的自己,有一种温情的蔑视。他一见安乃德,立刻重温了往日的感觉:气色鲜艳,神态凝重。这种感觉奇特地吸引着玛赛尔这个百无聊赖的怀疑派。他仔细端详她:她也一样,见了不少世面!她的眼睛深处,有沉没了的闪光,有船只在波上留下的痕迹,也有遇难的沉舟。但是她比以前更安详、更自信了。于是玛赛尔重又遗憾地想起这个健美的女伴,已经两次从他手中滑脱。还不算太晚!他们两人从未比目前更接近于互相了解。

他不用问她,已经不动声色地知道她的生活来源和日常工作。过不多久,他给她介绍了一项报酬相当优厚的工作:替一个收藏家的艺术品编目,整理卡片。玛赛尔是负责这项工作的。这是一个为了每星期和她聚会几小时的再自然不过的借口。两人都能干活,又能聊天。过去的亲密关系很快就恢复了。

玛赛尔从来不打听安乃德的生活情况,可是却自己谈他

的事。这是了解对方思想情况的最好办法。他的爱情生活的有趣经验提供各种各样的话题，而且他以此为乐。他喜欢把安乃德当作乐于倾听他谈心的人。她也轻轻地责备他几句。他自己是第一个讽刺他自己的人，正如他讽刺一切一样。她一边笑，一边听他自由的自白，她对于一切与自己无关的事是毫无成见的。他以前了解的她并不是这样的；他高兴看到她有这种快乐的智慧，对于生活宽大为怀。在她身上已经一点也找不出道貌岸然的学究气，找不到被德行所拘束的少女的不宽容态度。两人交换他们讥笑性的谈话时，玛赛尔想，要是能使这个机敏的女友和自己结合，跟她一同去经历人生的冒险，那将是何等美妙！……用什么方式结合？她愿意怎样就怎样！情妇，妻子，随她便！他没有成见。对于安乃德的非正规的母亲身份，他毫不介意；她在那以后可能有过外遇，他同样地不在乎。他不会用苛刻的监视来折磨她；对于她的秘密生活，他没有好奇心：各人有各人的秘密和各自的自由！他要求她的只是两人在共同生活中有说有笑，通情达理，要她成为一个在利害关系上，以及在乐趣上的好合伙人。（所谓乐趣，是指一切：智慧、爱情，以及其他。）

他心里老这样嘀咕，终于对她直说了。有一天下午，在图书室里，他俩干完了工作，阳光穿过一个古老花园的树林，在棕黄色的精装书册上映着金光。安乃德吃了一惊！……怎么？他旧事重提了，这件事还没有告结束吗？……她说："呵！我的朋友，你是多么可爱可亲！但是，别再想这件事了。"

"怎么不呢？应该想呵，"他说。"为什么不应该呢？"

“对，真是的，为什么不呢？”安乃德心里想：“我很高兴看见他，和他谈话……但是，不，这是不可能的！这甚至是没有讨论余地的……”

法朗克坐在桌子的那一边，和她面对面，阳光映照着他的金黄色的头发和胡须。他两只手臂伸在桌上，握住安乃德的手，说道：“你想五分钟！……就这样！……我什么都不说……我俩认识已经多少年了？十二年？……十五年？……我不需要解释。我要说的一切，你全知道。”

她不设法挣脱他的手。她微笑着，瞧着他。她用她的清澈的眼睛盯着他，可是他盯不住她的眼睛，因为那双眼睛已经离开他而注视到远处去了。她在注视她自己。她想：“连讨论的余地都没有吗？……一切都可以讨论！为什么这事就不可以呢？他不是不讨我喜欢，……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吸引人，相当善良，智慧，和悦……生活将是多么轻松？……可是我，我不能过他的生活，跟他在一起……他讨人喜欢，而且他喜欢一切。可是他什么都不尊重：既不尊重男子，也不尊重妇女，不尊重爱情，不尊重安乃德……（这是她自己在说话，她从外面看自己。）没有疑问，他不会舍不得表示委婉的关心，和社交家式的敬意。这些，他现在就在大量地供给我……而且也许他对我特别优待……可是，呵，这位善良的怀疑主义者，有什么事他是认真对待的呢？他对人的本性完全缺乏信心，而且以此为乐。他用并无恶意的和带同情的好奇，估计人性的弱点。我相信，到他不得不尊重人性的一天，他会感到失望……！善良的小伙子！对，跟他在一起，生活必定非常轻松……这样地轻松，以致我将丧失任何生存的理

由……"

接着，她没有什么话了，即使在心里想的话也没有了。但是思想仍在继续，而她的决心也固定下来了。

法朗克把她的手放开了。他感觉到他这盘棋又输了。他站起来，向窗口走去，背靠窗框站着。充满哲学家的味道，他点上一支烟。他站在安乃德背后。他看见她一动不动，两条手臂一直伸在桌上，好象他还在她面前。她的金黄色的美丽的后颈，她的丰满的肩头……没有他的份了！为什么她这样保留自己？为了谁？又有了什么新的"勃里索事件"了吗？不，他知道安乃德的心不属于任何人……那么？……她反正不能是冰冻的心肠！她需要有人爱她，也需要爱人……

她首先需要相信……相信人们所做的、人们所要的、人们所寻求的、或者所梦想的；相信人们就是这样，不顾令人恶心和令人失望的一切；相信自己，相信生活！……法朗克破坏尊重之心。安乃德宁肯忍受自己不被别人尊重，而不能忍受自己对于生活丧失了尊重之心。因为这是精力的源泉。如果没有行动的力量，安乃德就等于零。被动的幸福，在她看来就是死亡。人与人之间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有一些是积极，另一些是消极的。而在安乃德看来，所有的消极之中最致命的是精神消极，象法朗克的精神一样，泰然自若地建立在怀疑思想的舒适的条件之上。这种怀疑思想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怀疑，只是使自己懒洋洋地过着无动于衷的"空虚"日子……这是自杀！不，她不干……那么她将如何设想自己的前途呢？也许没有任何幸福与圆满的事。也许虚度此生。然而，虚度与否，反正是向着一个目标跃进……不可知的目标？幻想的目

标？也许。没有关系！跃进并不是幻想的。即使我在半路上倒下了，也要倒在我的道路上！

她发觉自己长时间沉默，发觉法朗克已经不在眼前。她转身一看，看见法朗克在那儿。她微笑了，站起来说："请原谅，我的朋友。就象我们现在这样继续下去吧！我们做朋友，多好！"

"换个样子，不更好吗？"

她摇摇头：（"不！"）

"得！"他说，"这下子，我在第三次考试中又落第了！"

她笑了，一边向他走来，一边调皮地说："你愿意要你上次考试中我拒绝不给的东西吗？"

于是她双臂搂抱法朗克的头颈，和他亲了吻……一个温情的吻。然而，没有什么可以引起误会，这是一个朋友的亲吻……

法朗克没有误会。他说："好吧，有希望再过二十来年，那时我会在下一场考试中被录取。"

"不，"安乃德笑着说："有年龄的限制！你结婚吧，我的朋友！你只要选择就行，所有的妇女都在等你挑选呢。"

"但是你不等我。"

"我呀，我一辈子不结婚。"

"你瞧着吧，瞧着吧，为了使你受惩罚，你过了五十岁才结婚呢。"

"'兄弟，人必须死'①……从现在到那时！"

---

① 基督教 Trappe 教派的修道士，平时严禁说话，两个修道士相见时，互相说一句："兄弟，我们必须死去！"代替一般的："日安"，"您好"等等。

“从现在到那时，你过着尼姑的生活……”

“你不知道其中的美妙滋味。”

* * *

安乃德在自吹自擂。其实并不是一切都美妙。她的修道院的生活常常窘得她转动不灵。她是这一类女修道士，你给她一个修道院叫她去管理，给她一个上帝叫她去热爱，她都不嫌多。可现在，修道院缩小为六层楼上的住所，上帝缩小为她的儿子。这是微不足道的，同时又是广大无边。这一点不能满足她的要求。可是她有办法使之完美：用幻梦转换现实。这种货币她非常富裕。如果说她的日常生活显得十分清苦菲薄，她在想象的生活中却大捞一把。在那里，无声无嗅，又无阻碍，永恒的“魅惑”在继续奔流。

但是，怎样跟在她后头，进入灵魂的各个隐秘的角落？内心的美梦决不是用言语织成的。然而为了让他人了解自己，为了自己了解自己，却非用言语不可……这是一种浓厚的粘性的浆糊，它粘在手指尖上就干燥了……安乃德为了给自己解释清楚，也感觉到有时需要用低声的叙述将她的幻梦固定下来。但是这些叙述并非忠实的翻译——勉强可以算作转化——它们代替梦，但是不象梦。由于不能在精神腾跃时将它抓住，脑子只好给自己编造故事，使它不至于闲着没事干，同时使它对于内心悲剧的巨大的奇景不能正确认识……

一片广阔无垠的流体的平原，一个洪水泛滥的山谷，满坑满谷的水，滔滔滚滚地向前流，许多没有边岸的河流，火的河流，水的河流，云的河流；所有的原素都还混合在一起；千万条

川流纠集成为一股，如同发辫一样；但是一种唯一的力量使它们深色而带闪光的长发卷，卷成螺旋形。这就是不可计数的精神和它的幻梦的羊群；一个沉默无言的牧人将这一群幻想之羊赶到烟雾腾腾的“希望”的草原上去放牧，这个牧人就是“欲望”，世界之王。

不可违抗的地心吸力，将羊群驱向贪残的斜坡上；这斜坡的危险性有时看不出来，有时却非常陡，会将羊群吸入深渊。

安乃德感觉到被魅惑的小河在奔腾，她用纺锤将那些环节形的水流编成一股，将它们卷在一起，又一一散开，她尽情地干着，和狡诈的力量搏斗着，这种力量将她卷走……但是，当理性的精神突然觉醒，要控制这种游戏，它找到的仅仅是安乃德，她从梦中惊醒，正在找另一个她可以再进去的梦。于是她明智地编造一个梦，用日常生活中经过考查的因素，用她的回忆、过去的人物、用已经经历过的或者将来可能经历的传奇故事……于是，安乃德假装相信一场大梦在继续。但她知道梦已消逝。她并不着急。正如《福音书》中的“配偶”，在人们已经不再期待他的时候，他会回来的。

多少女性的灵魂，她们的隐藏的天才跟安乃德的天才一样，表现在内心的河流中！能够洞察幽微的人，常常可以在那里找到阴暗的激情、出神的沉思、深渊的幻影。而在日常的平静的来来去去之中，这是一个规规矩矩的资产阶级妇女，冷静的、通情达理的、镇定稳重的。甚至由于反作用，象安乃德一样，有时做得过分，面对她的学生或她的儿子（可是他却不会让她摆布），摆出一副冷冷的、道学气的理智面孔来……

她骗不了孩子！他瞧得很远。他会听弦外之音。而且他

也知道什么是幻梦。每天，他有他自己的时间。在那时，他象一个国王，独自统治着寓所。安乃德总是那么不谨慎，她不假思索地留给孩子许多书籍。那是她自己以及玛克的外祖父所收藏的图书的劫后残余。那里边什么样的书都有。若干年来，她再也没有空闲到里边去涉猎。孩子却把这个任务承担了下来。每天，他放学回家，如果母亲不在家，他就去书林中打猎。他不求甚解地读那些书。他很早就学会了快速阅读，十分迅速，他在书页的斜坡上奔跑，追逐猎物。他的学校作业因而受到损失，他被列为劣等生。他心不在焉，功课记不住，作业潦草。如果这个小小的偷猎者把他在私自打猎时看见的东西背诵几段，老师必将大吃一惊。他在里面也把"古典作家"用网捕获，但那完全是别有风味！他在陌生的情况下自由采摘的一切，他觉得都有美丽的"禁果"① 的香甜。在这种读物中，还没有任何事物玷污他，甚至粗暴地使他开窍。在危险的转折点上，他的眼睛发出喜悦之光，一闪而过，并没有闻到陷阱中的肉体的诱惑。然而他很幸福，无忧无虑，脸上接受热呼呼的生活气息；在这座书籍的森林中，他的鼻孔嗅到的是冒险行动，永恒的斗争，是爱情……

对于一个十岁的儿童来说，爱情，什么是爱情？这是人们所没有的幸福——人们将要有、将要取得的全部幸福……它的面目将是怎样的？……用他听说过的，阅读过的支离破碎的印象，他设法重新勾勒这个面目。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都看见。什么都要。什么都有。什么都爱。（见爱于人！对于他

① 典出《圣经》：夏娃由于蛇（恶魔化身）的诱劝，偷吃"智慧树"上的果实，触怒上帝，与亚当一同被逐出乐园。

来说，这是爱的真谛……“我爱我自己。人必须爱我……可是谁呢？……”）他的回忆帮不了他的忙。记忆还都太新，他还不能很好地了解它们。在他的岁数，还没有（或很少！）过去，当前，这是千变万化的题目……

当前？孩子抬起头来，他瞧见了母亲。在圆桌边，煤油灯的温暖的亮光下，母子二人坐在那里。晚餐后，玛克在学习（就算他是在学习）明天的功课。安乃德在缝补她的一条连衣裙。两人谁也没有想自己在干什么。他们好象靠机器在干活，机器是殷勤的仆人。幻梦在流逝。安乃德跟着川流前进。孩子在观察做着梦的母亲。……这是一个有趣的场面，比他的嘴唇在背诵的课文有趣得多！……

这几年在他身边发生的种种事情，玛克好象什么也没有看见。他母亲在忙什么，他好象什么也不能解释。但是什么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于里安的爱情。她对于里安的爱情。朦朦胧胧地，他全知道。一个他自己没有明确意识到的妒忌心，看见两人最后不欢而散，感到高兴。好比一个小小的吃人生番，围绕着捆绑着牺牲品的柱子在跳舞。他的母亲仍然是他的。他的财产！他真那么在乎吗？他这样重视她，只是因为有一天另外一个男的要从他手中把她抢走。他细细瞧她：这双眼睛、这张嘴、这两只手。他留恋她容颜上的每一特点，就象孩子们把一个细节当做整个世界而迷失于其中……（这并不总是错误的！……）眼皮底下有一点阴影，嘴唇略向上翘，这些都是神秘而广阔的风景。它们魅惑孩子的精神。这只蜜蜂！……他的眼光飞来飞去，沿着半开半合的嘴……朱红色的大门……眼光消失在门内，又从里边出来。由于一个劲儿地探索着，他

忘记他在看什么：一个女人……一种温柔的麻木之感……他从其中清醒过来，想起明天的功课，(呸!)想起一个被蔑视的同学，想起他在班上名次很低却一直没告诉母亲……而且，房间里的阴暗的灯光，以闹哄哄的巴黎市声为背景的屋子里的寂静吸引着他——这是一种海上孤岛或一叶扁舟的感觉；他期待到达岸边，期待将被他发现的东西，将要装在运载他的财富与希望的船上的东西，期待他从生活的残骸中夺得的一切。他要把母亲也放在他的船上，她的美丽的金发，她的弯弯的娥眉……这个小海盗！他现在突然爱起他母亲来了！他用一个情夫的热情爱她，可是这个情夫似乎保留着他的神圣的天真无知！……夜里，他睡不着，他静听母亲的呼吸……整个这神秘的生活，扰乱他的心神，使他沉浸在内……

就这样，母子二人都在做梦；不过母亲是在汪洋大海之中，而且习惯于长途远旅。孩子呢，他刚刚动身，对于他，一切都是新的发现。既然一切都是新鲜的，所以他看得更加仔细，而且常常看到更远的地方。有时候，他令人惊奇地严肃。但这种时刻不长。他象动物一样，突然，尖锐的目光动摇了：什么人也看不见了！……可是，当他把富于青春活力的热爱与关心固定在他的母亲兼伴侣身上并和她一起关在火热的沉默中的时候，他的整个生命沾染了这个灵魂的气息；他虽然不懂，但猜测到这个灵魂的最微细的颤动；于是，有时灵机一动，他接触到内心的秘密。

不久以后，他把打开这些秘密的钥匙丢失了。他对此不再感兴趣。他也再瞧不见什么。他身上有两个人：内心的光明和外表的阴暗。孩子身体发育时，阴影同时扩大，它遮住了

光明。他逐渐长高，逐渐背向太阳；他已经不完全是孩子，样子却显得更孩子气了；他长高了，他的目光反而更短浅了。目前，玛克正在享受他的魔术般的洞察力，他自己却没有想到。他从来没有这样接近安乃德；以后很长一段岁月中，他也将不能这样靠近她。

接近这阶段的终点时，孩子接受母亲的吸引力，比他对她的猜忌要强有力得多。他不再抑制投入母亲怀中的冲动，把他的面孔、眼睛、嘴，紧贴在她的胸脯上。安乃德乐不可支地发现她的孩子这么爱她。她早已不敢这样希望。

几个月时间过去了，甜蜜得象一对互相热爱的年轻夫妇。母子相结合的蜜月。肉体之爱的可喜的纯洁性。所有的爱都有肉体的成分，但母子之爱是洁净无罪的肉体之爱。活生生的玫瑰花……

* * *

唯一的时刻，它正在过去——它已经过去了。这些无比亲密的年月，严格的纪律和生活艰苦的年月，它们都已经过去了。这些丰富的岁月……安乃德年富力强，身心健全，尚未受到任何损伤。孩子，正是他的小天地中百花怒放的时节……

然而这种灵魂的谐和，空气稍一颤动就可以使它动摇。门关好了没有呢？……

* * *

一个星期日的上午。安乃德自己在家。玛克和一个同学到卢森堡公园去玩球。安乃德什么也不干，在这休假的日子，

她能够坐在沙发上不说话，不行动，便是享福。她的思想迂回曲折地向前流动，她顺流漂浮，有一点腰疲背弯。有人敲门。她犹豫着，不去开门。有人来干扰这样安静的时刻吗？……她坐着不动。门又敲了几下，而且还坚持按门铃。她只好遗憾地站起来。她打开门……西尔薇！已经几个月了，两人没有见过面！……在安乃德这方面，第一个动作表现了欢乐；于是，面对她的友好的表情，西尔薇以同样的感情答复她。接着，两人都回忆起双方的怨愤和紧张的关系。两人都很窘。她们互相客气地寒暄几句，谈谈各人的健康。她们说"你"，不说"您"，无论是问，或是答，语言的形式是随便的。但是两人在心里还是矜持的。安乃德想："她干什么来啦？"西尔薇当然知道她来干什么，但她似乎不急于说明来意。她一边说东道西，一边越显出心里有话没有出口，可是她在设法拖延。但是到最后，想说的话还是憋不住了。的确，到末了，她突然说："安乃德，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吧！反正，双方都有错。"

骄傲的安乃德不承认她有错。她自以为——过分地以为自己有理，而且不忘记西尔薇对她的不公正，她说："在我这边，没有什么错。"

西尔薇不喜欢半途而废，不喜欢别人不上前来迎接她。她用不耐烦的口气说道："人要是有错，至少应当有承认错误的勇气。"

安乃德固执地说："我承认你有错。"

西尔薇生气了，她把积累在胸中老旧的怨气全部发泄出来。安乃德傲慢地对答着。她俩差一点又要说出那些最难堪的事实。西尔薇是没有耐性的，她做了个站起来要走的姿势，

可是又坐下了，一边说："木头脑袋！怎样也没有办法让她自认理亏！"

"事实不是这样，承认什么？"对方毫不让步地说。

"至少为了礼貌，为了不让我独自一个有错！"

两人都笑了。

"鬼东西！"西尔薇说。

"我不接受……"安乃德说："是你……"

"得，别再从头来一遍！……听我说，我是坦率的。有理没理，要是光为我一个人，我本不会到这儿来的。我也一样，我也没有忘记……"

刚说不要再来一遍，她可是重新半玩笑半严肃地，胡扯和怨气混合着，妒忌地提起安乃德想引诱来沃保尔。安乃德耸耸肩头。

"总之，"西尔薇下结论："你完全可以相信，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才不来找你呢！"

安乃德用好奇的目光询问对方。西尔薇说："是奥苔特叫我来的。"

"奥苔特？"

"对。她问，为什么我们总也看不见安乃德阿姨？"

"怎么！她还记得我？"安乃德惊讶地说："谁让她想起我来？"

"我不知道。她在我那儿瞧见你的照片了。还有，必须相信，你给了她深刻的印象，当她碰见你的时候，我不清楚是在哪儿，在街上，或是在家里！……阴谋家！瞧你装作一本正经，小心谨慎的样子，你倒会收买人心！"（她只是半开玩笑。）

安乃德回想起柔软的小身体，在偶然碰到的时候顺手将她抱起来，举到她怀中，想起那湿润的小嘴贴在她面颊上。

西尔薇接着说："后来，我对她说我们吵架了。她问我为什么。我回答她说：'闭嘴！'今天早晨，我到她小床上去亲她的时候，她和我说：'妈妈，我要我们不跟安乃德阿姨吵架。'我说：'别跟我烦！'但是她很难过。于是，我亲了她，我问她：'你这么舍不得这个姨母呀？你要她有什么用呀？瞧你出的这个主意！……好吧，如果你一定要，我们就不吵架了吧！'她拍手说：'她什么时候来？''她高兴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不，我要你立刻去叫她来。'……所以我就来了。小东西！……她简直牵着我的鼻子走……这一下你该来了吧，我们等你去吃晚餐。"

安乃德不抬眼皮，没说是，也没说不。西尔薇生气了。她说："我希望你不至于狠心到叫别人恳求你！"

"不，"安乃德说，抬起她亮晶晶的眼睛，噙着一滴眼泪。

于是姐妹俩热情地抱吻。由于爱与怒的纠缠，西尔薇咬了安乃德的耳朵。安乃德喊着说："你呀，你呀，你现在咬起人来了？如果我咬人，那也罢了，反正别人管我叫神经病！可是你呀！你是疯狗咬人吗？"

"对，我就是这样，"西尔薇说："你怎么叫我不恨你呢？你把我的什么都偷走，我的丈夫，我的女儿……"

安乃德哈哈大笑！

"喂，你的丈夫，你自己留着吧！我才不要他呢。"

"我也不在乎，"西尔薇说："但他是我的。我不许别人碰他。"

“你给他挂上一块牌子：禁止染指！”

“我要给你挂这块牌子……丑丫头！你有什么能吸引他们的？他们都爱上你了。”

“没有的事。”

“可不吗。都爱上你了，奥苔特，来沃保尔，这个蠢货……还有别人……所有的人。而且我也一样！……我讨厌你。我想把你甩开。可是办不到。没有法子！你抓住人不放！……”

两人手拉着手，笑着，互相注视，这回是友好的注视。

“我的小老太婆！”

“你没想到，你说得多么恰当！”

这倒是真的，两人都见老。两人都注意到这一点。西尔薇偷偷地露出一颗假牙，她去镶了这颗假牙，没有让任何人看见。安乃德在两边鬓脚上，各有一小绺白头发。但是她并不将白发掩盖起来。西尔薇管安乃德叫“拿腔作势！”

这一下姐妹俩又恢复了亲热关系，跟以前一样！……你说，要不是那个小女孩，两人这辈子甭再见面了！……

晚上，安乃德带着玛克来吃晚餐。奥苔特躲起来了，谁也找不到她。安乃德到处寻找。最后在一块大窗帘后边发现了她。安乃德蹲下去抱那小女孩，一边说些宠爱的词儿。小女孩扭着头，不愿意瞧安乃德；接着，热情爆炸了：她扑向安乃德的脖子。在餐桌上，她很幸福地坐在安乃德身边，可是一直没有说话；这一天发生的事情使她激动得出不来气了。直到正餐结束的时候，餐后小吃使奥苔特感兴趣。人们为重新恢复的友谊干杯。来沃保尔开玩笑地提议为玛克与奥苔特未来的

婚姻干杯，玛克不高兴了。他雄心壮志的目标比这可高得多。奥苔特却当真了。餐后，两个孩子设法在一块儿玩，但是他们合不来。玛克态度傲慢，奥苔特大受委屈。正在谈天的父母们听到打耳光的声音和哭声。大家忙去把交战双方拉开。两人都赌气不理人了。奥苔特被这一天的激动情绪搞得神经质了。必须让她去睡觉。她板着脸不干。安乃德建议把奥苔特抱在怀里，孩子这才让安乃德抱走。安乃德替孩子脱衣服，把她放在床上，亲了亲她那肥胖的小腿。奥苔特激动得出了神。安乃德一直陪她到睡着——这倒不用多久。——她重新看见玛克的时候，玛克正坐在西尔薇的膝上。安乃德对她妹妹说："你愿意咱们交换吗？"

西尔薇说："算数！"

但是，在内心深处，两人谁也不肯交换孩子。话说回来，玛克可能更适合于西尔薇；奥苔特更适合于安乃德。但这不是"我的"！

孩子们却更能适应这种交换。他们听见大人的玩笑话，就当真要求交换。为了讨他们喜欢，人们就同意照办。两个母亲之间的"实物交换"在每星期六晚上进行。奥苔特在安乃德家，玛克在西尔薇家度过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一天。星期天晚上，物归原主。在这期间，人们把两个孩子宠得不象话。于是，结果自然就是各自回家之后嘟嘟囔囔地不满意。孩子们身上最温柔的部分都保留给他们的星期天的妈妈。

奥苔特让安乃德特别高兴的是她的温存，她的那些小小的私房话，和她的长篇的饶舌。安乃德求之不得的就是这些。玛克的气质象母亲一样，是富于激情的，可是他更善于抑制自

已，他不喜欢讲自己的情况，尤其不愿意对最亲近的人讲，因为他们会滥用他提供的材料；——对不相识的人讲，危险性要小一些，他们理解得不正确……奥苔特象西尔薇一样温柔，感情洋溢，可是她非常多情，她高声地说安乃德希望听的话。小刁丫头察觉了这种情况，就给安乃德加大剂量；她引起安乃德童年时代的回忆。至少安乃德是这样想象的；她喜爱奥苔特，部分地由于这种启发。安乃德一边听奥苔特说话，一边梦想自己的童年；她无意识地加以歪曲，因为她用今天的思想的炽热火光，照射过去的回忆……

珍贵的星期日早上！小女孩睡在大床上（能够钻在姨母怀里过夜，这对奥苔特简直象过节，而姨母可是被小家伙蹬了几脚，连动都不敢动；不敢大声呼吸，怕吵醒她……）奥苔特注视着正在穿衣的安乃德，她象小麻雀似地唧唧喳喳地说着话。奥苔特独自一个成了大床的主人，为了肯定她的独占权，她打横躺在床上；姨母一背过身去，小家伙就做各种疯狂动作。可是对着镜子在梳头的安乃德，从镜子里看见而且笑那两条光赤的小腿翘得老高，蓬乱的黑发散乱在枕上。可是这并不妨碍奥苔特注意安乃德的每一个动作，并且对安乃德的梳妆发表滑稽可笑的意见。奥苔特在她的一大串废话中间，有时说出很严肃的、出人意料的、很辽远的想法，使安乃德竖起耳朵来注意听："你说什么来的？再说一遍。"

奥苔特不记得她刚刚说了什么……于是她编造别的话，可是不如刚才说的有意思。或者，她突然被柔情的冲动所控制，叫道："安乃德阿姨！安乃德阿姨！……"

"哎，怎么回事呀？"

“我爱你……呵！上帝，我是多么爱你！”

安乃德笑那个小家伙喊得那么起劲。

“不可能吧！”

“啊，我爱你，爱得快发疯了！”

（她说这个虽然是真诚，但同时也出于演剧的天性。）

“得！我宁愿要不发疯的。”

“安乃德阿姨！我要亲亲你。”

“等一忽儿。”

“立刻，我要，快来！快来！”

“行。”

安乃德从容不迫地梳完头。

奥苔特在床上转过背去，生气了，把床单四处乱扔。她说：“啊！这个女人没良心。”

安乃德听了哈哈大笑起来，把拢子扔下，跑到床边，说：“小把戏，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

奥苔特狂热地亲安乃德。

“行啦，行啦……你弄得我出不来气了……得！这一下我头发全散了！……今天我衣服就甭想穿利落……小妖精，我不要你了！”

小家伙的声音变得非常焦急，差点儿要哭出来：“安乃德阿姨！爱我吧！……我要你爱我……我求求你，爱我！”

安乃德把她抱在怀中。

“啊！”奥苔特用激动的声音说：“我为你流血都愿意！”（这是她在裁缝车间里听人念连载小说时，听来的一句话。）

玛克，每当他面对这种感情泛滥的场面时，噘着嘴表示不

屑一顾，两手插在袴兜里，耸着肩走开，显出一种高傲的神气。他蔑视这种饶舌，这种无话不讲的妇女们的感情用事。他对一个小同学这样说："这些妇女真无聊……"

归根，他看见他母亲对奥苔特这样慷慨地表示她的温爱，有点儿生气。如果拿他做温爱的对象，他拒不接受；如果另一个人来钻空子，他可不乐意。

没有疑问，他也有他的姨母，在这方面他可以进行报复。事实上，他也就是那样干的，为了惩罚他母亲的忘恩负义。他跟西尔薇在一起时，比在安乃德面前显得可爱十倍。不过必须承认：虽然西尔薇宠爱他，他却很失望。西尔薇拿他当小娃娃对待，这一点他最吃不消。他不喜欢她每星期日带他上糕点铺子，以为这样可以讨他欢心。当然罗，他对糕点并不是无动于衷；但他不喜欢别人侮辱他，认为他对于糕点那样地重视。再说，他十分明显地感觉到，姨母拿他当做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物，她在他面前一点也不拘束。玛克的好奇心可能由此得到满足，但是他的自尊心恰好相反。因为玛克能够辨别两者之间的微细区别。是的，玛克很可能愿意西尔薇把他作为最亲近的人对待，但是要象对待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而不是对待一个毛孩子。最后……（不过这一点他是不大愿意承认的），由于他挨近西尔薇，仔细地看见她，他反而丧失了一些幻想。那个不介意的年轻妇人，一点也不提防在一个十岁的大孩子纯洁而又混乱的脑子里正在觉醒的东西，他所设想的女人的荒诞形象，以及最初的一些发现给他留下的创痕。西尔薇面对玛克，并不比面对身边的动物更检点她的言行……（说到最后，有什么可以证明，日常相处的动物没有因为人当着它

们袒露自己而恼怒!)……他本能地抵御那个破损的偶像带给他的失望情绪，因此在他身上发展着某些早熟的想法，非常天真的玩世不恭的想法。关于这方面，最好不必多谈。他努力装做一个厌倦于生活的人（在他看来是这样，因为那时刻他心目中还没有别人)。但是，他用一个贪婪与天真的孩子的全部盲目官能力量，不安地嗅着女性谜一般的魅力以及动物本性。对于女性，他感觉到一股令人反感的吸引力。

吸引力。排斥力。每一个真正的男子都有体会。上述两种情绪在玛克身上，此时此刻占主要地位的是排斥力。可是这个排斥力本身含有辛辣的佳味，这使玛克发现，所有别的情绪，所有和他岁数不相上下的人，全都平淡乏味。他瞧不起奥苔特，断定这个小姑娘配不上他的尊严身份。

不错，她是个很小的小女孩；可同时，又出奇地富于女性。尽管有那些出名的教育家的理论，把童年时代划分为若干隔开的小间，每一间代表一种智能，实际上，一切都已经存在于童年。从最早的幼年开始，将来怎样，现在都已经有苗头。这是当前与未来的双重生命（且不说无限广阔、不能渗透的、指挥着当前与未来两者的过去)。不过，要窥探这双重生命，必须随时注意观察。在早晨的微明中，它只是以极弱的光线出现。

在奥苔特身上，这种微光比在中等的儿童身上更为频繁。早熟的果子。从生理方面讲，奥苔特是非常健康的，她负荷一个超过她的尺寸的小小激情世界……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世界？从安乃德和西尔薇的精神世界中来的吗？安乃德认出她自己就是这样，当她年龄和奥苔特一般大的时候。可是

她搞错了，因为她当时远远没有奥苔特现在这样早熟。当她按照奥苔特的模样，把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的童年时期的激情重新组织起来，她是把她十四、五岁时的情绪填早了日期。

奥苔特是一只大鸟笼，里面充满狂热的振翅飞翔的声音，眼睛瞧不见的小小的爱神① 飞过去，他们的飞翔使光线与阴影轻轻移动。她时而高兴，时而烦躁。有时，她无缘无故想抽泣；接着，她哈哈大笑；再接下去，她疲乏困倦，对一切漠不关心。再往后，不知为什么，由于一句话，一个姿态，解释得合乎她的心意，她又快乐起来，简直快乐得不得了！……她好象是一只饱餐了葡萄的画眉鸟，醉醺醺的，幸福到不堪消受的地步。她说话，不停地说话，不停地说话……接着，一眨眼！……她失踪了，不知道她怎么回事。人们发现她躲在贮存室的角落里，在尝味她的莫名其妙的幸福，她自己也可能很难理解是怎么回事。她的灵魂中的一群鸟儿飞来飞去，振翅疾飞，络绎不绝。

很难说孩子们的激动的感情真诚到什么程度。由于这类感情是从远处来的，比孩子们自己远得多，他们是这种感情的最早的惊诧的见证人，而且为了实验它们，他们就成了演员。这种无意识的双重身份，是他们为了保全自己而采取的本能的办法，借以忍受重担，否则他们脆弱的肩头可能被压垮。

奥苔特对于这个人，那个人，有时甚至不对任何人，怀着使她振奋的激情；她自发地给这种激情以舞台上的表现，并不总是高声说话，常常是低声的独白，这样她就觉得轻松些，因

① 希腊神话中的"爱神"，是一个赤身裸体的胖娃娃，背上长一对翅膀，手拿弓箭，箭射中了谁，谁就落入情网了。

为在摹拟这种情绪时，可以减轻它们对她的冲击。这类冲动经常是诉述给安乃德或玛克听的。——或者把两者混为一体——她常常说安乃德，其实是指玛克，因为玛克不把她放在眼里，不理她，她讨厌玛克。她感受到屈辱和妒忌的尖锐痛苦和报复的愿望……怎么办呢？给玛克什么样的伤害呢？最大的伤害！从什么地方打击他呢？……唉，她只有孩子的爪子！无可奈何！……既然她无能为力（在目前），她就装作漠不关心……但是，无能为力是苦恼的；装不关心也是很痛苦的。对于她那样一个又爱笑又爱哭的人，这样的抑制是违反天性的：奥苔特因此垂头丧气，陷入深深的消沉中，直到她的孩子式的欢乐情绪不可抗拒地突然觉醒，活动的需要，重新将她投入游戏之中。

安乃德在冷眼旁观，她猜到（多少添油加醋）这种微型的绝望情绪，于是她用怜悯之心回想自己的类似情怀。她也一样，曾经浪费过多少爱和欲望、以及自寻苦恼的狂热，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谁？为什么？有什么用？这和自然的有限目标是多么不成比例！她是力量的挥霍者！爱的力量被她浪费了！有些人拥有过多的这种力量，有些人则不足。安乃德把奥苔特和她自己都列入有过多的爱的力量的女性之中，而把玛克列入没有足够的爱的力量的人之中。最幸福的是他。可怜的小家伙！……

他并不这么可怜！他的内心生活之丰富并不下于奥苔特；思想斗争也同样激烈，（不过他不说！）他的情绪也同样猛（不过它们的猛劲指向另一方面）。是的，他对于妇女们所关

心的事是漠然置之的。但是有另一些激情使他的精神七上八下。在思想方面，他更富裕，在觉醒较晚的官能方面，他远远不是深陷在其中的。这个小男子汉，当他感觉到欲望的潮水涌上来时，他象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将这种浪潮的力量转移到行动与权威方面去。他所梦想的是实现伟大的征服，所以征服一个女人的心在他看来真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在这童年的时刻，这方面他连想都没有去想！比他早几辈的小伙子们，梦想当大兵，当野蛮人、海盗，当拿破仑、航海冒险。玛克梦想的是飞机、汽车和无线电。在他周围，世界的思想在跳头晕目眩的圆圈舞；一种爱好行动的狂热使地球震颤；一切在奔腾、飞翔、风驰电掣、乘风破浪、回旋激荡。疯狂的发明，创造的魔术，在改造着物质成分。能力已经不可以限制，因而人的欲望也没有限制！空间与时间……（“过去吧，小荳蔻！”①）变成纷飞的碎片，消失在高速度中。空间与时间已经无足重轻。至于人，更无足重轻。值得重视的只是：意志，无限的意志！玛克勉强知道一点关于现代科学的粗浅知识。他阅读他母亲订阅的一种科学杂志，可是看不懂；他虽然不懂，但是从科学奇迹一产生，他就沉浸于其中。安乃德没有注意这些，因为她是通过学校上课学到科学知识的；她没有把科学当作活的东西来呼吸。她看见的是粉笔画的图形和黑板上的数字，一些理性思考。玛克想象神奇的力量。正因为他没有被理性所拘束，所以他好象风吹得鼓鼓的阿耳戈②船帆一样，被一种含糊和灼热的抒情调子所卷走。玛克在设想异乎寻常的伟大

① 变戏法、要魔术时口头语，过门术语。

②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伊阿宋等，曾经乘阿耳戈号船去寻找“金羊毛”。

事业；挖一条穿通地球的隧道；不用马达飞上天空；把火星和地球连接起来；按一下电钮把德国炸掉，或者炸掉另外一个国家（他并不偏爱哪一国！）在瓦尔特、安培、镭锭、燃烧器等等神秘的名词被他煞有介事地运用之下，他虚构着《天方夜谭》式的故事。他的思想怎么会从那样的高度，见鬼似地去俯就一个愚蠢的小女孩？

然而身体与思想是一对并不迈着同样的步伐前进的双生子。在两者成长过程中，总有一个（并不永远是同一个）在半道上停滞不前，而另一个则大步前进。玛克的身体还是童子的身体，他的精神却在高空乱飞。有一条线拴在他脚上，把他拉下来，在下界游玩也很舒服。于是降格以求，只好同意和别人游戏；有时甚至不惜屈尊俯就，和那个愚蠢的小女孩一同玩耍。这是一些快乐的间歇。

这种幕间的休息是短促的。两个孩子之间不一致的地方太多。不仅是年龄的差别，也不是因为她是个女孩，而是他们的气质太不相同。奥苔特长得不秀丽，象她父亲的成分比较多。眼睛象安乃德，圆圆的小脸蛋，胖胖的，鼻子扁扁的。她是个结实的孩子，身体健康。她的感情狂热并不扰乱身体的均衡，可是这种热情仿佛是她的丰富的生命力的自然的消耗。她没有感染过任何儿童小病。玛克正相反，他一岁时的那场病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虽然后来他的良好体格占上风，使他常常吃败仗的体质与疾病的斗争却损害了他一部分童年时代。他一直是稍稍着凉就生病，经常闹小小的气管炎和发烧。他的自尊心因而感到痛苦，因为他所有本能都来自骄傲和力量。

将近一九一一年底的时候，也就是姐妹俩重修旧好之后又过了一年，玛克又害了一场冬季的病，外加流行感冒，使人一时之间颇为担心。奥苔特来到他床头边。本来是不许她来找玛克的，因为怕传染，可是她想方设法悄悄溜进玛克的房间，那天晚上，两个母亲正在旁边一间房里有事。奥苔特很同情病人；玛克有点发烧，他向她倾吐了心里话，这是他从来没有干过的事。他不放心地问："她们两个说什么了，奥苔特？"

（他猜疑别人对他隐瞒他病情的严重性。）

"我不知道。她们什么都没有说。"

"医生说了些什么？"

"他说你的病没有什么。"

玛克放心了一点，可是他半信半疑："真的吗？不，这不是真的。大家都瞒着我……我可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

"你是什么病？"

他不吭声。

"玛克，你是什么病？"

他把自己禁闭在傲慢与敌意的沉默中。奥苔特焦急了。她的不安也引起玛克不安。奥苔特的热情夸张采用民间杂剧的表演形式，她合掌说："呵，玛克，我求求你，可别病得这么严重！我不愿意你死掉呀！"

他可是丝毫没有想死的意思。他喜欢别人怜惜他，但是并不要求怜惜到这种程度！听见奥苔特说到死，这正是他所害怕的，他吓得身上冰凉了。他不愿意露出害怕来。不管怎样，他还是露出来了："你瞧，你本来就瞒着我！……你知道，我病得很厉害？"

"不，不，我不要，我不知道，我不要你病得很厉害……呵，玛克，你不要死呀！你要是死，我要跟你一块儿死！"

她哭着扑上去搂住玛克的脖子。玛克激动得不得了，他也哭了；他不知道为谁哭，为奥荅特，还是为他自己。

两位母亲听到声音，赶快跑来，责备了他们，把他们分开。两个孩子在一刹那间，感觉到互相心连着心……

可是第二天早上，玛克已经思考了一番，他不再提心吊胆了，甚至（为了消除他的恐惧，大家讥笑他胆小。）因为自己显出窝囊样子而生气。他怪奥荅特不好，由于她的愚蠢的担心，害他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另外……（他听见她在笑，看见她走过，浑身充满健壮的精力）……他讨厌她的健壮。她太健康了。他羡慕她。他觉得受了屈辱。

玛克病愈之后，长时期心中怨愤，因为自己在表妹面前暴露了真相。他尤其生气的是他那次真正害了怕，而奥荅特看见了玛克害怕的神气。她等到情绪平静了之后，保留了一个关于玛克的可笑的记忆。她看见了他放下了高高在上的架子，胆小害怕，小娃娃的模样。她反而因此更爱他了。可是玛克毫不原谅她。

* * *

玛克的病完全好了。奥荅特气色鲜艳地成长着。在一个夏天，她满面光采地参加了第一次领圣体的宗教仪式（就在这个时期，教会和《乔共达》[①]一样，寻找天真的纯洁性，用它猜忌多心的大鼻子，嗅着时代的气味，断定七岁以后就不天真

①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名画。

纯洁了)。奥苔特以为她已经成为女人，竭力摆出女人的样子来，改变她的被绳子牵着的小山羊的暴躁劲头，可是这个长角的小动物，一个蹦跳就从你手中溜跑了……西尔薇很愉快，她的生意很兴旺。至于安乃德，她在妹妹家里找到温情上所需要的食粮，这种温情需要由于年龄和生活的磨练而变得明智一点了。她仿佛也达到了平静的境界。一切都令人放心。

十月底边天气温暖的一个下午……在三、四点钟之间……这是光明灿烂的一天，没有遮拦的光线，和没有树叶的林子一样，好象是赤裸裸的。窗子都打开着，为的是让秋天的阳光，和蜂蜜一样甜而且带金黄色的光线，照射到房间里来。这是奥苔特刚刚过了八岁生日的第二天。安乃德在西尔薇家里。在窗子开向庭院的房间里，她们俩在一起察看和扪摸衣料，不断地说着话，神色严肃地在忙她们审看衣料的工作。奥苔特在楼道的另一侧，在楼道尽头向着街的一间房间里。刚才，这好奇的孩子，从半开着的门缝里探进头瞧，想知道里边正在干什么。大人们用责备的口气，叫她赶快写完她那点作业，然后大家一起吃茶点。玛克在学校里，大家等他半小时之后放学回家。

时间流逝，象平静的河水，没有一道裂痕，没有一道皱纹，从容不迫，好象永生永世都应该如此。人们感觉舒畅。但是谁也想不起享受这一时刻，因为这是很自然的！院子里，爬墙的常春藤上，快活的麻雀唧唧喳喳。秋天的最后几个苍蝇嗡嗡叫着，表示它们在最后几天暖阳下晒一晒发僵的翅膀，感到非常满意。

她们什么也没有听见……一点也没有。可是，两人都在

同一瞬间停止说话，仿佛悬挂着她们的幸福的那根脆弱的线忽然断了……

门铃响了。

"玛克，已经回来了？不，不会那么早。"

门铃又响了，同时，又一次拍门的声音……"就有这么着急的人！……来啦！"

西尔薇去开门，安乃德跟在后面，两人相距几步。

站在门口的是楼下的门房。她喘着气，喊着，摇动着手臂。一起头，她们不明白怎么回事……

"太太不知道……出了祸事啦……小姐……"

"谁？"

"奥苔特小姐……这个可怜的小宝贝……"

"怎么？怎么？"

"她摔下去啦……"

"摔下去啦！"

"她在下面。"

西尔薇大叫一声。她一把推开门房太太，连跑带滚地下楼去。安乃德想跟她下楼，可是她的两条腿软得象棉花一样；她不得不等到她的心脏略微平静一点再走下去。她还没有走到楼下，俯身在楼梯栏杆上的时候，她听见从街上传来西尔薇的犷悍的嚎叫声……

发生了什么事？很可能奥苔特不高兴写作业，东玩玩，西摸摸；东张张，西望望；最后跑到窗口去看玛克回来没有，她把身体俯到窗外去……可怜的小女孩，连弄明白那是怎么回事的时间都没有……

当安乃德摇摇晃晃地终于走到街上，她看见围着一大群瞧热闹的人，西尔薇象疯子一样，怀里抱着一个松散的小身体，脑袋和腿悬挂在两边，好象一只被屠宰了的羔羊。孩子的黑头发掩盖了她的摔裂了的脑壳。人们只见她的鼻孔里有一点血，两只还睁开着的眼睛好象在提出疑问……死亡给了她答复。

安乃德本来可能扑倒在地上，喊叫她胸中憎恶与惊恐的感情，可是西尔薇的野蛮的狂怒，已经表达了全天下的悲痛。西尔薇跪倒在地上，几乎扑在孩子身上，她把孩子抱起来，摇撼她，一边发出狂怒的叫喊声。她叫唤孩子的名字，再叫唤，她咒骂……骂谁？骂什么？骂天，骂地……她喷着绝望与仇恨的唾沫……

安乃德第一次看见西尔薇身上的狂暴激情，她不自觉地在天性深处具有这种激情；直到那时为止，生活使她避免了使用这种激情。安乃德由于自己和西尔薇的血缘关系，也能体会这种激情。

西尔薇极度的痛苦，不允许安乃德尽情发泄她自己的悲痛。作为西尔薇悲痛的反作用，安乃德必须使自己坚强、镇静。她确实是这样。她扶着西尔薇的双肩。那哭喊着的女人挣脱安乃德的手。可是安乃德俯身贴近西尔薇，把她扶起来。于是，西尔薇感受了这种不可抗拒的温情，不做声了。她抬起头来，看见周围站满一圈人，投射了凶狠的一眼，抱起孩子，一言不发，走回家去。

西尔薇刚刚跨进门坎。安乃德跟着回家，这时，她望见街头拐角处，玛克来了。尽管她为了可怜的小女孩而衷肠寸断，

她的心仍然蹦跳起来:“多么幸运呵,幸亏不是他!”

她向玛克跑去,为了不让他瞧见。玛克听了头几个字,脸一下刷白了,紧紧地咬着牙关。她带着玛克远离现场,并且告诉他说奥苔特受了重伤。可是他本着儿童猜疑的直觉,知道奥苔特已经死了。他紧握着痉挛的拳头,努力推开死亡这个可怕的思想。虽然他心里慌乱,他仍然在留神自己,留神自己的姿态和街上的行人。他们注意他母亲不戴帽子①,和他一起在街上走。大家都在瞧她,这使他觉得很窘。这种不顺心的情况,倒有助于他的精神宁静下来。安乃德看见玛克比刚才坚强了,就在半路上叫他自己先回家去。她匆匆忙忙回到在深沉的悲哀中的西尔薇身边。后者瘫软无力地坐在房间的角落里,挨近小小的死者的床边,跟她说话她听不见,也不懂,好象一只受伤的动物似地,粗声粗气呼吸着。西尔薇的女工们忙着料理死者。安乃德擦洗了小小的遗体,给她穿上洁白的内衣,把她平放在床上,好象在辽远的夜晚(其实是昨天),永恒的辽远的夜晚,那时她来听孩子向她低诉衷曲。这一切干完之后,她走到西尔薇身边,握住她的手。一只潮湿冰冷的手任人握着。安乃德紧紧地捏住那些好象已经没有生命的手指。她没有勇气在西尔薇耳边轻轻说一句温慰的话,这句话多半不可能穿透她的绝望之墙。只有两人身体的友爱接触,能慢慢地把她的怜悯渗入对方心里。安乃德抱住西尔薇,把额头靠在她的面颊上;她的泪水淌在她妹妹的脖子上,仿佛为了融化包住对方心脏的冰层。西尔薇不做声,不动弹,可是她的手

① 当时法国习惯,稍有身份的妇女,出门必须戴帽。

指开始微弱地答复友爱的手的紧握，这时西尔薇的丈夫回家了。安乃德离开了她。

她回到玛克身边，将真情告诉他。其实他早已知道了。他仿佛并不激动，他害怕自己动感情，所以强作镇定；他本来不应当勉强说话，他一开口声音就颤抖起来，他跑到自己房中躲着哭泣。安乃德由于母性的敏感，体会到童心第一次接触死亡时的惶惑不安，她避免跟玛克谈起这可怕的话题，而是抱着他坐在她的膝上，就象他还是小娃娃时那样。玛克顾不得抱怨被人当小娃娃看待，他偎依在母亲温暖的怀抱中。直到两人都平静下来，恐惧心得到了宽慰，觉得他们有两个人在一起进行自卫，她才让他上床睡觉，要求他做一个勇敢的小伙子，如果她要出门，要他独自在家度过夜里的一段时间，要他别害怕。他明白，而且答应不害怕。

在黑夜里，她重又走向那个悲惨的家。她想给小小的死者守夜。西尔薇已经脱离阴沉、麻木的境界。她没有回到一开始时的狂怒的绝望中去。然而情景照样令人难受。她的头脑混乱了。安乃德看见西尔薇嘴唇边挂着微笑。听见安乃德进来，西尔薇就抬起头来，看看安乃德，朝她走过来，说："她在睡觉。"

她抓住安乃德的手，把她拉到床前，说："瞧，她多么秀气呀！"

西尔薇容光焕发，可是安乃德看见在西尔薇前额掠过一丝不安的阴影。而且过了一阵之后，西尔薇不安地反复问："她睡得很香，对吗？"的时候，安乃德看到对方狂热的眼光，在盼望安乃德回答："对，她在睡。"

安乃德就这样回答了。

她俩到旁边的房间里去坐。来沃保尔和一个女工在那儿。为了分散西尔薇的注意，他们勉强谈天。但是西尔薇的受了伤的思想滑来滑去，不停地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她拿起一件针线活来，一忽儿扔掉；一忽儿又拿起，过一忽儿再扔掉，为了侧耳倾听隔壁房中的人睡觉。她反复说："她睡得多香呀！……"一边说，一边环顾在座的人，为了说服他们……说服她自己。有一次，西尔薇回到小床边，俯身接近孩子，对孩子说了些亲热的话。安乃德看见这个情况，心都碎了。她想让西尔薇别说了。来沃保尔低声恳求安乃德，叫她别点破西尔薇的幻觉。

可是幻觉不攻自破。西尔薇回到她原来的位置上，重新拿起活计，她不再说话了。别人在她周围说话，可是她充耳不闻。说话的人都沉默了。阴暗沉寂飘荡在空中……突然，西尔薇大叫起来。没有语句。长叫一声。她扑倒在桌子上，脑袋撞击桌面。大家急忙把桌上的针和剪刀拿开。当语言回到她口中时，那是对上帝的咒骂。她是不信上帝的，但是总得有一个可以报复的对象！她眼露斜视的凶光，用下流的辱骂打着那人的耳光……

她精疲力竭了。大家把她抬到床上去。她不动了。安乃德留在她身边，直到她沉沉入睡。

安乃德极度疲乏地回家去。街上已经露出破晓的微光……玛克没有睡着。她冻得哆哆嗦嗦地准备上床睡觉。但是正要上床的时候，(十二小时以来她所忍受的痛苦和克制的感情，实在太沉重了！)她穿着睡衣、光着脚跑到她儿子房间里

去，充满激情地亲儿子的嘴、眼睛、耳朵、头颈、手臂、手。她说道："我的孩子，亲爱的孩子……你可别离开我呀？……"

玛克十分激动，又窘、又害怕。他和母亲一起哭泣，哭别人，更哭自己。对，也哭别人。现在，他体会到了他所丧失的东西。他哭奥苔特对他的感情。他从前不愿意接受这份感情。他回想起他害病那天晚上，奥苔特在他身边。他充满了深深的温情和悲戚。他想："说来说去，活着的还是我呵！……"

*　　*　　*

一想到又要开始这样的一天，安乃德不寒而栗。她的力量再也应对不了。可是，接着发生的情况，没有昨天那种可怖的猛烈。人类的痛苦达到顶峰之后，必须回降。要么痛苦而死，要么习以为常。

西尔薇已经恢复正常。她面色惨白，在鼻孔和嘴唇角上，留下了一条辛酸的皱痕；后来虽然渐渐淡了，但余痕却将永远留在脸上。可她很平静、活跃，和她的女工们一起，赶忙剪裁、缝制丧服。她发号施令，监督别人干活，自己也干。她的手是很有把握，很准确的，正如她的目光一样。她让安乃德试一试给她的连衣裙。安乃德怕提起关于安葬的事。可是西尔薇冷冷地谈安葬。她不让任何人操心细节。她自己什么都做了安排。一直到仪式结束，她保持着紧张的安详。只不过，她用冷冷的固执的忿怒，拒绝任何宗教仪式。她决不原谅！……在那以前，她是含含糊糊地不信宗教，无忧无虑的，但不是敌意的；而且，当她看到她女儿穿上领圣体的洁白服装那一天，表面上虽然只是笑笑而已，没有说什么，心里却很激动……正因如

此！她上当了……那个卑鄙的家伙！……她永远不会原谅。

安乃德估计西尔薇忍受这样违反人性的抑制之后，回到家里要爆发一场狂病作为代价。可是，安乃德是不允许留在她妹妹身边的。西尔薇无情地禁止她留在那里。安乃德的在场使西尔薇不能忍受……安乃德有她的儿子！……

第二天，忐忑不安的丈夫来告诉安乃德，说西尔薇昨晚没有睡觉。她不哭泣，也不呻吟，而是默默无言地在折磨自己。她冷酷无情地重新抓起成衣店里的活计：这是一种机械性的义务，比生活本身更加不容违抗。人们只在某些事故上可以察觉西尔薇的失常：一些以前她从没有发生过的错误：一套连衣裙裁错了，她发现之后就一言不发地把它毁掉；有时她拿的剪刀伤了自己的手指。人们要她晚上必须睡觉。但是她坐在床上呆着，不睡觉。别人跟她讲话，她也不回答。

每天早上，到裁缝车间上班以前，她先到公墓去走一趟。

这种情况继续了半个月。接着，她失踪了。下午过去一半的时候，她走了。女顾客们上门，等她半天。到晚餐的时候，她还没有回来。十点、十一点过了。丈夫怕她寻短见。到后半夜一点钟，她回来了。而这一夜，她睡觉了。人们无法知道她是怎么回事。可是第二天下午，她又不见了。再过一天，她还这样。现在，她跟人聊天了，好象神经缓和了。可是她不说她每天上什么地方去。女工们纷纷谈论。忠厚的丈夫怜悯地耸耸肩，他对安乃德说："如果她对我不忠贞，我不愿意责怪她，她太痛苦了……甚至，如果这样能够解除她精神上纠缠不清的痛苦，那也好，就让她这样吧！……"

安乃德终于在路上抓住了西尔薇。她委婉地告诉她，她

这样跑出来，使大家多么不放心、多么猜疑和难受。西尔薇一开始不愿意站住，好象根本不把别人的想法放在心上，但是她被她丈夫的好心所感动，忽然觉得有倾吐衷曲的需要。她把安乃德带到她房间里，关上房门，紧挨安乃德坐下，两眼发亮，用小声神秘地透露，每天晚上她去参加秘密社友的集会，大家围坐在桌旁，她和她女儿谈话。安乃德听了之后毛发都竖起来了。但她不敢露出自己憎恶的情绪，听西尔薇用充满温情的声调，叙述她女儿的答话。不需要敦促她说下去，她大声重复说稚气的言语，她把全部心血灌注在上面，这样做使她感觉快乐。安乃德不能破灭她妹妹借以生活的幻觉。来沃保尔差一点要鼓励西尔薇去干，按照他的粗俗的正常情理，这种迷信和一切别的宗教价值也都差不多。安乃德去请教了医生，医生说让她的痛苦自己消耗干净。

现在西尔薇可得意扬扬了。安乃德寻思，是不是她宁愿要神圣的失望，也不要这种玷污死者的、渺小可笑的快乐。在缝工车间里，西尔薇不再隐瞒她和阴间的关系。她的女工们要求她叙述她参加过的场面，她们在其中尝到通俗小说中使人听了打寒噤的好玩的刺激。当安乃德到场时，总听见女工们把她们自己的兴奋的想法，和西尔薇最后一次跟奥苔特的对话混杂起来。有一个女徒工用一块她正在折叠的料子捂着脸，讥笑她们。以前那么擅长嘲讽的西尔薇，居然一点也没有发现别人的讥刺，还喋喋不休地专心讲她那一套荒诞的鬼话。

不仅如此，有一天晚上，她没有通知安乃德，竟把玛克也带去了。她对玛克重新发生了非常兴奋的热爱。一见玛克，她就眉开眼笑。安乃德回家没有找到玛克，就猜到是怎么回

事。但是，当玛克很晚回家，神情不舒畅，而且很烦躁的时候，她故意不让孩子叙述他所见的事。孩子在睡梦中叫喊，安乃德起来，用她温柔的手抚摸孩子的脑袋，使他平静下来。

第二天早上，她和西尔薇有一次严厉的谈话。事关她的儿子，她不能有什么顾忌了。这一次，她不再讳言她对那种危险的疯狂行动的恶心和憎恶。她激烈地警告她妹妹，不许她再把玛克牵连在内。在别的时候，西尔薇可能要用同样的口气来对答，这一回她却低下头，含着模棱两可的微笑，躲开安乃德忿怒的目光。她的本能觉得对于她发现的一切并没有多大把握，因此不敢拿出来顶撞她姐姐的激烈批评，她毫不申辩，也不做任何许诺，好象一只受了申斥的母猫，她怀着阴险的柔情，仍然任性地去干她那一套。

她却不再冒险把玛克带去。但是她把玛克当作知心人，把她在那边听到的话全告诉他。要阻止他们交谈是很困难的。关于他们交谈的内容，玛克和姨母一样，守口如瓶。西尔薇告诉玛克说，奥苔特提起玛克。这是她和那个少年人之间联系的关键；这是奥苔特给她留下的遗产。她在两个孩子之间传递信息。玛克并不真信这一套；他受之于外祖父的批评精神，使他能够抗拒这些荒唐的东西；然而他的想象力却被激动了。他听着，很感兴趣，也很反感。他一面投身于这种不健康的游戏，一面对西尔薇做出严厉的判断；甚至把对西尔薇的谴责推广到全体妇女。然而这种坟墓的气氛，对于一个象他那样年龄的小男孩是不健康的。生与死的可怕可憎的滑稽剧，早熟地纠缠着孩子的精神。他觉得周围全是腐烂的臭肉气味。有些时刻憋得人出不来气。由于他的思想还不够强有

力，不足以保卫他，他的少年前期的狂热的生命力，为了反抗，求助于最混乱的本能，它们如同野兽一样，在夜间游荡。可怕的野兽群！几乎可以这样说，由于胚胎的发展，心理机能在演化过程中经历一系列兽类的形式，它必须通过最粗暴的阶段，才能够依赖人类的意志和智慧，上升到最高超的境界。幸运的是对这种野蛮根源的记忆是短促的：幽灵的过路。最好就是让它们很迅速地过去，我们站在一边让路，不干能够唤醒他们的阴暗心理的任何事。然而这是危险的时刻，最温柔的照顾也不足以保卫孩子。因为这个小麦克白[1]是独自一人看见幽灵的；至于别人（最亲近的人）看来，邦戈[2]的位置是空的；他们可以分辨出孩子的清新的音调和纯洁的面容；他们看不见在清澈的眼底奔驰着可怕的黑影。他自己，好奇的旁观者，他也只能勉强看得出这些黑影。他如何能够认识它们呢，这些占有的本能，强暴的、甚至犯罪的本能，如果它们来自他不在那里出生的世界！在那些日子里，轻轻地接触过他的种种邪恶思想，没有一个他不是用舌尖尝味过的。宠爱玛克的两个妇女，谁也没有怀疑这个小小的恶魔，有些时刻，她们还把他留在裙边……

渐渐地，西尔薇却也平静了下来。关于她参加秘密场面的叙述也丧失了神秘性。她用匆促的语调，毫不激动地讲，她并不坚持非讲不可。不久以后，她只是勉强谈谈。突然间，她停止谈话，再问她也不回答了……是不是她遇到了失望的事，而她不愿意承认？也许她厌倦了？她对谁也不讲。但是，

① 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主人公。

② 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幽灵。

在她继续和玛克保持着的长时间的晤谈中，邪门左道所占的地位愈来愈缩小，最后完全消失了。她好象已经恢复了平衡。和她接近的人们看来，她经受了这次考验只反映在年纪的变化上。经受了悲痛之后，她的表情不是更倩巧了，而是相反，她更加粗壮了，面容线条粗重了一些，肢体形态更丰满了；还是旧时的风韵，却更加容光焕发。强烈的再度生活的要求，是她所经受的濒临死亡的痛苦的报复。新的苦难和新的欢乐，树叶每天纷纷飘落，大路上的灰尘，渐渐地覆盖了心中创伤的裂口。

* * *

骗人的外表……

在李维埃家里，生活恢复了。但是灾祸却在人们心灵上留下一道裂口。

一个孩子消逝了，在一般的生活秩序中，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我们周围都是死亡，死亡的出现不应当出人意料之外；只是你瞪眼一看，你就看见死亡在工作着，于是你也就习以为常了。你以为你能够习惯。你知道它有一天会到你家来工作，于是你预计到将要经受的痛苦。但是问题何止痛苦而已。请大家扪心自问！很少有人否认一次死亡在他们整个生活中造成的大变革！这是一次划世纪的变化……“Ante, Post Mortem”① 一个人消失了。整个生活都受影响，整个活人的王国，昨天是光明的王国，今天却成了阴影的王国。呵，上帝！如果这块小小的石头从拱顶上落下来，整个拱顶也就要崩塌！零是没有尺寸的。如果这个小小的自我等于零，没有一个自我

① 拉丁文：死前，死后。

不是零。如果我所爱的等于零，我在爱，我也是零。因为我之所以为我，只是由我所爱的一切决定的……一切呼吸着的东西的非真实性，一下子就明显了。大家都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方式各有不同，各人有不同的官能——本能或智慧，面对面，视线直射，或躲躲闪闪，扭着头，眨着眼睛。

在家族之树上，奥苔特这小小枝条折断了，别的枝桠继续不断向上长。但是至少四分之三的枝杈在它们的发展中起了变化。

受影响最小的是父亲。下葬那天，他的悲伤使他很难受，他喉咙里和胸部两侧，呼噜呼噜地喘着气，活象一匹倒在地上的马。可是半个月以后，他已经重新忙于他的买卖，忙于满足他身体上的强烈的需要；他干活、加倍地进餐、旅行、忘记旧事。

在两位妇人之中，安乃德倒象一个真正的母亲。她无以自慰。随着那小女孩的遗迹逐渐消失，安乃德的悲伤更加辛酸了。在她眼中，奥苔特是一个优秀出众的孩子；不是用她的血肉，而是用她的温情需要造成的孩子。那孩子与其说属于西尔薇，不如说属于她；与其说玛克是她的孩子，不如说奥苔特更是她的孩子。她埋怨自己爱奥苔特爱得不够；埋怨自己对于那个小小的心灵老嫌不足的爱抚，总是斤斤计较。于是她深信她是永不忘记孩子的唯一的人，别人都不能持久。

西尔薇现在表现出一种奇特的欢乐，忙忙碌碌，慌慌乱乱。她说话走调，滔滔不绝，令人疲倦；说滑稽的俏皮话，说得毫无顾忌，使她的女工们组成的小团体哈哈大笑。玛克有时也在那里，他顺便听到，暗暗地、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他也一样，变得懒散松懈，不用功，好游荡，调皮捣蛋，经常找机会偷懒和

说笑。这是他的身体机能面对内在的恐惧在进行自卫……在外表上，谁想得到这些？大家互相之间都是谁也看不透谁的，大家仿佛漠不关心，也想互相倾吐，可是不能……“在痛苦中，是不可能互通声气的……”

可是安乃德，由于对死者的热情使她对于生存者不公正，她只看见生存者的自私，他们千方百计要重新生活，让记忆的石块沉入海底，她认为这种人都值得责怪。

可是有一天，那是个星期日，玛克跟来沃保尔去看一场体育比赛，安乃德来到西尔薇家，发现住所的门开着。她进去，听到一声沉重的、拖长的呻吟。西尔薇独自一人关着房门在里边说话和呻吟。安乃德踮起脚尖轻轻地走了出来，她把开向楼梯的门重新关上，按门铃。西尔薇出来开门。她眼睛红着。她说她感冒了，接着她就大声地，用庸俗腔调谈起天来。她开始讲她那些大量储备的猥亵故事。安乃德心里一阵难受。难道西尔薇在演戏吗？她仅仅有一半在演戏。她是要欺骗自己，更甚于欺骗别人。一种根深蒂固的绝望情绪，没有一线光明，没有一条出路，导致她对生活采取小丑式的鄙视。如果她不愿意倒下，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忘却，以及这个玩世不恭的、无忧无虑的假面具。到最后，弄假成真，假面具代替了她的真面目。一切都是空的。什么都犯不上费力气。诚实、荣誉，全是废话！……什么也别当真。拿生活开个玩笑。享受生活。只有劳动是存在的，因为这是大家不能缺少的必需……

在这种破坏之下，还存在着许多别的东西。在西尔薇身上，本能比思想更为坚固。当她否定一切时，安乃德和安乃德的儿子仍旧深深地嵌在她的肉体中。他们只形成一个整体，

这三个人！但是这个本能的爱，几乎是物质的爱，并不排斥不良的情绪。西尔薇对她自己并不温和，对安乃德也一样。面对她姐姐，她样子咄咄逼人，语带讽刺。安乃德道德上的严肃性，她的充满怀旧心情和默默无言的悲戚，使西尔薇冒火，因为这一切对于她是无言的谴责。

确实是谴责。安乃德没有使西尔薇免受谴责的慈悲心肠。可是她看见西尔薇在逃避痛苦，好比一个野兽在逃避猎犬，所以她同情西尔薇。她同情人类本性上的苦难，同时却鄙视它，因为它不惜损害自己最贵重的珍宝，以求得幸福；并且为了躲开痛苦的残酷追逐，随时准备背弃神圣的热爱之情。这一切使她深恶痛绝，因为在她自己内心，她也听见这种为了生活可以不择手段的卑鄙召唤；她要惩罚这种卑鄙。

因此她在发生不幸事件后的几个月中，强迫自己接受内心的严峻纪律，一种道德的、悲观的和高傲的严格戒律，这种纪律把她的受伤的温情掩盖起来……

过完了阴沉的冬季，复活节又来到了。星期天的早上，安乃德在巴黎街上漫步——天空恢复了光明灿烂，空气平静无风——安乃德的心灵还穿着丧服，她倾听教堂的令人感伤的钟声；它们的响亮音节织成的罗网，将她捆缚在其中，将她从无忧无虑的世纪的波涛中拉上来，放在沙滩上，在那里，躺着死去的上帝。她走进了一个教堂，于是，刚走了几步，滚滚泪水使她哽咽住了，很久以来被抑制着的眼泪，现在一涌而出。在祭坛的角落上，她跪着，低着头，让泪水流淌出来。她从未象此时此刻那样，深感时日之可悲。她静听大风琴的鸣奏，静

听欢乐的颂歌……这种欢乐！……西尔薇的欢笑……而在她内心深处，灵魂在哭泣……呵！今天她可完全知道：可怜的死者①“没有复活”！而他的亲人们对他的热爱，若干世纪的爱，筋疲力尽地在否认他的死……这个惊心动魄的真理，它比起幻想的“复活”来，更伟大、更富于宗教意义多少倍！充满激情的谎言，令人心碎的感情的谎言，它不能同意最亲爱的人一去不返！……

她不能找到一个可以诉述思想的人。她把一切都闷在心里，和死去的小女孩在一起，她保卫这小女孩，不让她第二次死去，更可怕的死亡：遗忘。她狠狠地同她自己的以及别人的遗忘作斗争。一切反对周围人们的思想的表示，由于反作用的关系，都可以引起对方的反击。安乃德谴责性的姿态，引起那些自己觉得被谴责的人们强烈反击。双方的误会扩大了。

在母子之间，这种误会几乎是全面的。玛克越来越脱离安乃德。若干年来，母子之间的对立逐渐显著。可是直到最近，这种对立在孩子方面还是隐蔽的、深藏不露、小心谨慎的。在他和安乃德两人单独生活在一起的漫长岁月中，他刻意避免跟母亲吵嘴；双方力量不均等。首先，但求太平无事！他让母亲一个人说话。这样，她倒是向他暴露了自己一个一个的弱点；而他呢，什么也没有暴露。可是现在，玛克在他姨母身上找到同盟者，他不再把他的牌掩藏起来。从前他母亲多少次着急地看到，这个小小的软体动物，只要别人想碰它，就把自己的思想缩到它的甲壳中去。安乃德对他讲：“行啦！从你的洞里钻出来吧！让我瞧瞧你的嘴脸！难道你不会说话吗？”

① 指耶稣基督。

他会说话。安乃德可以满意了！现在他说话了……其实还不如不说呢！……好一个小小的争论者！呵！他再也不躲避矛盾。不论他母亲说什么，他都要固执地反驳，一句也不放过，而且用何等粗鲁无礼的态度！

这种现象是突然发生的。没有疑问，西尔薇要负一部分责任，她调皮地鼓动玛克采取反抗态度。但是真正的原因更为深刻。玛克态度的变化是和他本性的变化相呼应的，在接近发育的危机的时候。孩子在变：几个月工夫，他变了另一种性格。他的态度是暴躁的、粗鲁的，中间穿插着他以前的哑口无言的故态复萌。不过现在的沉默已经不是一个想讨人喜欢的孩子的有礼貌、并且带点儿虚假的沉默。现在，人们觉得他是有敌意的，遍身带刺的态度……他的粗鲁、野蛮无礼，他回答安乃德的温情表示时的莫名其妙的辛辣，使安乃德的敏感心理碰得头破血流。对待社会，她是有相当的武装的；可是对待她亲爱的人，情况就不一样。因此她儿子的一句唐突的话，可以伤害她到眼泪汪汪的程度。她不让别人瞧见，但是玛克并不是不明白。他照样这么干，简直可以说他故意找他母亲不爱听的话来说。

如果玛克这样对待漠不相关的人，他自己可能会脸红。可是她，毫无疑问，他对她决不是漠不相关！他是把母亲放在心上的。可是怎样地关心呢？好比一颗活的果子，到时机成熟，从母亲肚子里挣脱出来。他是母亲的血肉造成的。为了使母体成为他的肉体，他撕裂了母体。

玛克身上有许多成分不属于母系家族的本性。可是古怪得很！和母亲发生冲突的倒不是那相异的成分，而是那些和

母亲共同的成分。因为他的渴慕独立的愿望还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人格，所以任何跟母亲相象的地方，在他看来就象一种要被兼并的危险。于是，为了捍卫自己，他故意要和母亲不同。不论她说什么，干什么，他总是站在对立面。因为她是多情的，他就来一个无动于衷；她是信任别人的，他不爱理人；她热情，他冷淡、尖刻。她所攻击的一切，与她的本性格格不入的一切（呵，这方面他可是熟悉得很！），对于他都成了富于吸引力的东西，而且他还赶快去告诉他母亲。既然她以道德自夸，这小鬼自以为反道德是最漂亮的，尤其他还宣称："道德嘛，也不过是人们构想出来的……"他这样对母亲说。轻信的安乃德，就把这件事当真了。她归咎于西尔薇的令人遗憾的影响，她开玩笑，在孩子的乖乖地受教育的小脑筋中制造混乱……哗啦，一把乱七八糟的种籽，撒向整整齐齐的花坛！……或者在平整的小路上，故意用耙子乱耙几下！……她并不缺乏良好的理由，以为她这样干是为了孩子的利益……"可怜的小家伙，被人关在温室里，挤在一只木箱中！……让我们来给他换个盆子吧！……"西尔薇热爱她姐姐，同时她却感到一种强烈而残酷的乐趣，去盗窃玛克的心，这正是她姐姐培养的幼苗。

孩子细心注意与他有关的一切，这就使他抓住两姐妹之间展开的决斗。于是，自然而然地，他就利用这场决斗。由于机灵的狡诈，他把他的好感全部留给西尔薇，而且以引起母亲的妒忌作为十分舒服的事。安乃德不再掩盖她的妒忌。为了玛克的利益，她用了比西尔薇更多的理由，证明她的妒忌的正确性。西尔薇喜欢这个孩子，而且她也并非不是通情达理的。她的轻量级的贤智，其价值不亚于分量更重的贤智；然而这种

贤智不适合于一个十三岁的幼童。他从这种贤智中取得的好处是充满危险的，因为，如果西尔薇在玛克身上培养了对于生活的兴趣，她却没有教给他尊敬生活。如果尊敬之心过早地丧失干净，那就得当心一切都被砸得粉碎！西尔薇也不适合于培养玛克的趣味，除了在服装方面。她带他去看愚蠢的电影，逛音乐游艺场，他从那里带回来令人惊愕的小调，以及和严肃的思想不大能并存的形象；他的学业也大受影响。安乃德生气了，她不许西尔薇带玛克出去玩。这反而成为使侄儿与姨母之间订立同盟的大好方法。玛克认为他是受迫害的人。他发现，在我们这时代，充当被压迫的人民这门行业是可以得到报酬的；而安乃德在吃了亏之后也明白了，那就是充当压迫者这个角色，并不是很省事的。

现在，玛克抓住一切机会，让安乃德觉得他是受害者，而她自己则是一个滥用权力的人。那好，就算这样！她滥用权力，为的是让他走上正道！她不能再容忍他说话随便、嘲笑一切的那些不得体的习惯，以及他那种无礼貌的油腔滑调。为了使他就范，她用严厉的原则与之对抗。为了对付她，他手中却有的是好牌！很久以来，他在窥伺机会。

有一天，玛克破坏了母亲的禁令，引用他姨母的话来做依据。失去了耐性的安乃德对他说，西尔薇有权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别人用不着去批评她；但是，这对西尔薇行，对玛克就不行，他不用拿西尔薇做样板："在她身上，并不是什么都可以摹仿的……"

玛克听安乃德说了一大串，就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对呀，可是她，她有一个丈夫。"

安乃德猛一下子不知如何对答，她不愿意理解为……他说什么？不，这是不可能的！……紧接着，一朵红云冲上她的前额。她坐着，双手一动不动地放在活计上，她没有动弹。他也没有做任何动作。他对于自己刚刚说的话，以及将要发生的事，并不觉得太光采。沉默在继续延长。一阵怒潮掀起安乃德暴烈的心。她让怒潮冲过去。怜悯、讽刺，代替了忿怒。她露出鄙视的微笑："你这个小倒楣鬼！"她心里想。最后她说，同时手指又拿起活计："你一定认为，一个没有丈夫的妇女，为了抚养孩子而辛辛苦苦劳动着，是不值得尊敬的？"

玛克失去了镇定的态度。可是他没有回答。也没有道歉。他觉得受了屈辱。

那天夜里，安乃德没有睡着……怎么？她牺牲了自己，原来全落空了！社会上人们责备她，那是人情之常。但是他，她把自己的一切全给了他！他怎么会知道的？谁把这个思想偷偷告诉了他？她不能怨恨他，但是她心碎了。

玛克平静无事地睡着了。他并不是没有内疚，然而睡意更浓于悔意。他美美地睡了一宵之后，本来可以把悔意也置诸脑后，可是他母亲的忧虑的眼色使他重新想起来。他不高兴，因为母亲不象他那样健忘。他觉得遗憾，但他下不了决心把话说出口。由于他因此而烦恼，按照孩子的逻辑，他就怪母亲不好。

他们没有重提昨晚发生的一幕。可是从此以后，两人之间的关系跟先前不一样了。他们亲吻的时候有一种勉强的感觉。安乃德不再完全拿他当做孩子……

他怎么会知道的？在中学里聊天的时候，使他考虑到自

己的姓是母亲的姓。过去在成衣车间里听到的话，当时他不懂，现在明白了。西尔薇当着她姐姐也说过一些不谨慎的话……这个母亲，对他说来是个哑谜；她使他发怒，但是她用激情的魅力迷惑他，他虽然不能辨别，但是用他的小狗的嗅觉闻到这种魅力……在这一切之上，他建立了含糊和古怪的故事，可是不能把它们连贯起来。他的出身引起他的好奇心。怎么能知道呢？……他回答母亲的那句出口伤人的话，有一部分也是他给母亲留下的陷阱……在他内心，对于过去发生而他不知道的事，他怀着好奇与怨愤相混合的情绪。关于这个问题，他从来不敢向西尔薇打听，因为母亲的问题关系到他的自尊心。同时他猜疑母亲曾经干过错事。他自以为有权责怪母亲，因为她对他保守着严重的秘密。这个秘密象一个陌生人似地夹在他和他母亲之间。

一个陌生人，真是这样。玛克没有想到，在有些时刻，他在母亲眼里是一个"陌生人"：他的父亲；更不堪的是，他象勃里索家的人！因为，在以后展开的母子之间的隐蔽的搏斗中，他本能地在他的本性中找到一切与安乃德对立的东西作为武器。这样，不知不觉地，他有时挖掘并且利用从勃里索库存中借来的箭对抗安乃德，比方那有名的委曲求全的微笑、自满自足的表情、开玩笑式的市侩态度，这一切都不能动摇此人含敌意的自信！一个影子，水面上的一道反光。安乃德认出了这一切，心想："他们抢走了我的孩子！……"

一个陌生人，真的吗？不，他不是陌生人。武器，刀箭是借来的，对；但是掌握刀箭的手却是用安乃德的血肉做成的。而这只叛逆的手紧紧地抓住两个过分靠近、过分亲密的人中

间的对立关系，而这关系不过是爱情与命运的千百种游戏之一。

*　　*　　*

他没有朋友。这个十三岁的小伙子，从早到晚和三十来个孩子一起，关在课室中，他和同学们是隔膜的。岁数比较小的时期，他喜欢聊天、玩游戏、奔跑、喊叫。最近一两年来，他有一阵阵闭口无言的脾气，以及如饥似渴的孤居独处的需要。这并不意味着他不需要同伴。他也许比以前更需要同伴。正因为这样！太过分了：他有太多的事物要求别人给他，或者他要给别人……而在这春天的荆棘丛中，到处是刺！一个处于高度警戒状态的自尊心。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就可以挫伤他，他怕受挫伤，尤其怕露出这种情况来；因为这是一个弱点，必须注意，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在每一个朋友身上，就有一个敌人）。

他所了解的，或不如说他所想象的关于他的出生户籍，以及他母亲的历史，使他处于荒唐可笑的忧心忡忡的窘态中。他受了看过的书的影响，深信自己是"私生子"。（在他的那些浪漫主义的书籍中，对于这还有一个分量更重的名词。）他居然有办法将这件事作为自豪的理由。他在这古老的咒骂中[1]，几乎嗅到贵族的粗野气味。他形单影只，落落寡合，多少有点穷途末路，他自以为是一个颇有意思的人物。他并不是不乐意把自己放在席勒和莎士比亚作品中那些恶魔式的私生子的行列里。这样可以给他一种权力：用大段诗句来藐视世

---

[1] 对于私生子的咒骂，比如"杂种"等。在十九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中，往往把贵族的私生子怀才不遇，一生潦倒作为题材。

界——in petto.①

可是当他回到"社交场上"，也就是说回到中学的班级里，回到他的同学们之间，他胆怯了，提心吊胆地怀着他那象沉重的包袱一样的秘密，生怕别人猜出来。他的奇特的举止，僵硬的神气，正在发育中的尖细嗓子，小姑娘似的脸蛋，小公鸡似的傲慢，一来就红脸，这些都引起同学们的注意和戏谑。他甚至成了一个小坏蛋的下流无耻的勾搭对象。此人用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要求纠缠他。他受到极大的震动，夜里，他气恼、恶心，好象生了病一样。他不想再上学了。但是他不能把不上学的理由向他母亲直说。他必须自己设法让别人尊敬他；他想："我要杀死他！"

他的沸腾的思想被滔天的巨浪掀了起来。

他已经到了生殖的力量开始觉醒的时刻。这些力量使他惶惑，使他恐惧。他母亲天真无知到出奇的程度，她从旁边经过，竟没有看见，也不知道。如果被她看见和知道这一切，他将羞愧而死。他独自一人，手忙脚乱，自己鄙视自己的心情，心慌意乱地独自对付下贱的本能的可怕的苛求……可是，这个孩子有什么办法呢，一个落入疯狂力量手中的可怜孩子！这万恶的自然在一个十三岁的儿童身上点燃了狂暴的火灾，大火没有东西可以充燃料，只好吞噬孩子的身体！如果他有良好的品质，要逃避这场大火，他只能用与此相反的过火行动，整个投入禁欲主义的精神奋亢中，那样做往往对身体有害。当今的年轻人比他们的兄长幸运多了，他们开始实践体育运

---

① 意大利语：在心中，私自，不宣布。

动的雄赳赳的锻炼。玛克恨不得也这样干。可是在这方面，他的体质又对他不利。他体力不行。呵，他多么羡慕强壮的人们！他多么妒嫉地喜爱他们的健康美！……简直爱到忌恨的程度！他永远不能跟他们一样！……

欲望，一切欲望，纯洁的、不纯洁的，混沌驳杂！……一切敌对的恶魔！……他将成为随风乱转的傀儡，（谁也不能给他任何帮助！）如果他没有道德的、诚实的基础，没有不自觉的伟大，以及某种神圣的因素，这个种族的优秀人物辛勤、勇敢和长期坚忍的果实，这种果实不能忍受卑污行为的耻辱，不能忍受堕落的打击，它对于卑鄙龌龊的事物有不安的嗅觉，而且从内心追逐这种事物，直到最隐蔽的思想角落；它有时也不免玷染污秽，但决不至于不批判污秽，不批判自己，斥责自己，惩罚自己……

骄傲！……值得赞颂的骄傲！Santus![1]在这类儿童的天性中，骄傲就是健康。它是在污泥中被肯定的神圣，灵魂得救的原则。如果没有骄傲，谁能在没有爱的孤寂中进行斗争呢？假如人们不相信必须捍卫至高无上利益，为了它们，必须不惜牺牲生命去争取胜利，那末为什么要斗争呢？

玛克要胜利！战胜他理解和不理解的一切。战胜他茫然无知的，以及使他反感的一切。战胜人世之谜和人世的卑劣……。啊，不论在这儿或在那儿，他不断地打败仗！在他用功读书，集中精力的努力中，他把握不住自己，总觉得忙于应付。他总是缺乏力量。可是力量却在那儿，刚刚形成的力量，还不满足他的任务和他的意志的要求。他被种种愿望和好奇

① 拉丁文：圣神（做弥撒时的祷词）。

心所折磨，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好奇心，从各方面牵扯着他；或者他沉浸在麻木的感觉中，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固定不下来。他浪费时间；他太着急了。他已经该考虑自己的前途，选择自己的职业，因为他知道，他必须早作决定，可是他没有任何作决定的理由，他浮荡于一切之间，对什么都感兴趣，对什么都漠不关心；同样地受到吸引，也同样地感到厌恶。他要，可是又不要，甚至没有能力要或不要。机器还没有调整好。他向前冲，不过出了故障，只好停住，或者碰了壁，而发现他自己压在底下。

于是他仔细看这个底，这个受痛苦、受折磨的孩子却比别人更善于发觉这个走向破坏的时代① 的空虚和无聊。他对于深渊有敏锐的感觉……

这些情况，他母亲可是什么也没有瞧见。她只看见一个阴郁的、自负的、叛逆的、稚气的、病态地多疑的孩子，他好说大话，制造麻烦，有时喜欢说几句不干不净的话，可是在另一些时候，一句放肆的话会使他震惊。使母亲最生气的是孩子的冷笑。她一点也没有猜想到这种笑声中的辛酸意味，更不知道这种笑声是对于不幸命运的挑战。他痛苦地感觉到自己受不公正的待遇：他是（或自己以为）既无力量、又不俊秀；既无才华，又无价值；他把自己彻底看瘪了，他在自己的真实的失败之外，又加上一些想象的失败；一切外表上似乎可以使他感到屈辱的事物，他都把它们当做真的在使他受辱……比方两个年轻的女工从他身边走过，一边笑着，他就认为她们在笑他，他没有想到她们笑他是为了挑逗他，而且她们并不认为他

① 那时已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那爱红脸的女孩子脸蛋太难看……他觉得在老师们的眼色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他的庸碌无能表示瞧不起的怜悯……他认为那些身强力壮的同学鄙视他的瘦弱，看穿了他的怯怯，由于他极为神经质，他有时候显得畏畏缩缩，而且由于他是诚恳的，他老实承认自己胆怯。他觉得丢脸。为了惩罚自己，他偷偷地强迫自己去干一些不谨慎的危险举动，这使他出一身冷汗，但是在他自己看来，这样做多少(少许)给自己挽回了一点面子。这个小小的尼高梅特[1]，他的冷笑往往是笑他自己，笑他的失败！但是他怨恨世界，世界将他造成现在这副模样，——首先怨他母亲。

她不理解他那种含敌意的神气……他是多么自私！他光想他自己……

他光想自己？……如果他不想他自己，他将变成什么样的人？如果他不自卫，谁来保卫他？

母子俩单独地关在家中，面面相觑。热情横溢的时期已经过去。安乃德和一般做母亲的一样，开始悲叹："他小的时候，比现在亲热多了！"

而他呢，他心想母亲喜欢孩子，就是为了寻开心。各人喜欢的只是各人自己。

不，人都愿意爱别人。但是人若在危难中，必先考虑自己，然后才想到别人。如果不先自救，如何能够救人呢？如果让别人搂住你的脖子，你又如何能够自救呢？

*　　*　　*

① 高乃衣悲剧中的人物。

安乃德被她儿子冷落之后，跟他一样地铁了心肠。她心甘情愿过没有爱的生活，她的思想反而更为自由；在没有对象可以发泄她的温情的情况下，她必须使她的智慧的饥饿和行动的需要得到满足。她白天劳累一天，晚上读书，夜间睡得很踏实。宿怨未消的玛克，羡慕而且鄙视这位精力充沛的妇女的健康；羡慕而且鄙视她的那种似乎不知烦恼为何物的能力。

可是安乃德却由于缺少一个可以谈心的伴侣而痛苦着。她用工作填补生活的空虚，在忙碌中忘记一切。但是，为工作而工作，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空虚！……她觉得她有许多力量无处使用，到哪里去贡献这些力量呢？

贡献！……这种作出贡献的要求！……安乃德在她周围都可以发现贡献力量的需要，有时是很可怜的，有时是荒诞的！……她善于观察，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在观察人们的面孔和灵魂；为了暂时忘却自己的苦难，她投身于别人的苦难之中。也许好奇心比怜悯更占优势，在这一时期，面对痛苦、失败与堕落的现象，安乃德的心已经硬如铁石（至少她自以为如此）。

在那些和她一样，为了向社会夺取生存手段而和社会斗争着的妇女之中，多少人已经粉身碎骨，倒不是由于斗争的激烈，而是由于她们自己的软弱，由于她们放弃斗争！几乎人人都被一种温情剥削着，而且不这样她们就活不下去。几乎可以说这是她们唯一的生存理由，而且她们也为此而死……

有的妇女为了一个老迈的母亲，或者为了自私的父亲，宁愿牺牲自己。另一个妇女牺牲自己是为了一个庸俗的丈夫，或者为了一个对她不忠的男人。还有一个妇女（就是她自己！）自我牺牲是为了孩子，一个一点也不爱她的孩子；这个孩子将

来一定会把她忘掉，也许明天就出卖她……嘿！那有什么关系！如果我被孩子出卖，也是一件乐事。被欺骗，被遗忘吧！……“如果我乐意挨揍……”呵，嘲笑，欺骗！……而有些妇女没有对象可以作为她们自我牺牲的目的，她们在羡慕你！她们嫁给一只狗、一只猫、一只鸟！……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偶像！如果无论如何要一个偶像，善良的上帝比别的还强些！至少他是纯良的。我也一样，我有我的偶像，我的上帝，我的不相识的上帝，我的隐秘的真理，和这股激情，它催逼着我追求这个真理……也许这也是受骗上当！但是上当与否，只有我到达终点之后，才能够知道。如果这是欺骗，至少它是高尚的，是值得为它牺牲的……

安乃德对于某些牺牲的毫无意义，非常气愤。不，大自然不愿意让最优秀的人为最不堪的人去牺牲！如果大自然愿意那样，为什么我非服从它不可呢？但是它不愿意这样，它愿意我们为最优秀、最伟大、最强的人而牺牲自己……

不顾一切的牺牲，不论为最恶劣者或为最优秀者而牺牲，也许更乐于为最恶劣者牺牲，因为那样的牺牲更彻底。为牺牲而牺牲，对，这和他们关于上帝的概念是相当一致的！……Credo quia absurdum①……有其主必有其仆！……这个上帝确实是到第七天就休息的那个上帝，他认为他所做一切尽善尽美。假如人们信他的话，那么人类的小车，轮子刚刚一转就停止了。世界每一个进步都是违反上帝的意志实现的……Fiat!②我们将推动小车前进。如果车子会压死我们，至少我

① 拉丁文：我相信，因为这是谬论。

② 拉丁文：但愿如此！

要它向前进。

* * *

一件偶然遇到的悲剧性的事，使安乃德对于那些比较有价值的人，为比较无价值的人毫无理由地——她知道是为了什么？——牺牲生命增加厌恶之感。

前些时候，安乃德曾经为了在纽夷地方某学校给一些外国妇女教课，和一个年轻女子发生过竞争，这个年轻妇女的乡村式的、很坚毅的面貌，吸引了安乃德。她想和那女子攀谈几句。可是对方不信任安乃德，一心一意想把安乃德挤掉。在那阵子，安乃德还不大习惯于这路使她反感的斗争，没有很好地捍卫自已；甚至故意闪开，给竞争的对手让路，为了想和对方交个朋友。可是对方却一点也不表示感激。她什么也不在意，只顾挣钱。这是一只忙忙碌碌的蚂蚁，贪得无厌地在积蓄食物……安乃德丝毫不能引起此人的兴趣。

后来安乃德一直见不到她了。过了六年，偶然的机缘又使她们两人碰在一起。双方都有不少变化。安乃德不再象过去那样采取慷慨大度，或不屑与人争的姿态……生活就是这个样子。我没有办法改变生活，我要活下去；你先让我过去……

冲突发生了。两人交锋的时间不长。第一个回合，对方就被 knock out①……。她老得多么快呵！她憔悴得使安乃德吃惊。在安乃德记忆中，对方是一个黑头发的小妇人，面颊上血色很好，有两三粒黑痣，好似夹葡萄干的面包一样；这是一个

① 英语：打垮了（拳击用语）。

结实的农村妇女，身材矮小，粗壮敦实，面部轮廓清秀，干净利索；要不是一付阴郁的神气，这副容颜并不缺少使人看了舒服的成分；她的额头显得固执，动作急促，老是匆匆忙忙的。现在，安乃德重新看见的是一张痉挛的瘦脸，眼神严峻，嘴角辛酸地瘪着，面颊深陷；年轻而憔悴，象一株枯焦的草。

两人争夺的职位是给一个工程师当秘书，他只要求每周去工作两个上午，为了拆阅业务信件，接见来访者。安乃德在接待室里遇见露特·季永，她们含敌意的眼光交锋了。露特·季永说："你是为这个职位来的。这个位置已经说定给我。"

安乃德说："位置并没有说定给我。可是我是为这个位置而来的。"

"这没有用，因为位置一定是给我的。"

"有用没用，我反正来了。谁得到这个位置，就算是谁的。"

过了一阵，安乃德被叫到工程师的办公室里去，她被选中了。她是以善于办事，聪明和准确出名的。

出来的时候，安乃德撞在露特身上，冷冷地走开了。露特叫住安乃德，问道："你到手了吗？"安乃德说："我到手了。"

她看见露特的前额出奇地发红。她估计对方会说一句粗暴的话。露特却一言不发。安乃德继续走。露特跟在后面。两人走下楼梯。到了大街上，安乃德回过头去，扫了她那失败的对手一眼。露特垂头丧气的样子使安乃德很感动。虽然她决定要狠心，她还是回过头来，说："我很遗憾。为了生活，没有法子。"

"呵，我知道，"对方说："有些人有运气。我从来不走运。"

她的声调完全不同了。没有敌意的灰心丧气。安乃德做

了一个手势，想去握对方的手，可是露特把手缩回去了。

“算了吧，你别难过！今天，这个人失败；明天，又是另外一个人失败。”

“我呀，我天天都失败。”

安乃德向露特提起她们第一次遇见时的情况，那次露特得到了职位。露特不答话，她神色沉郁地在安乃德身边走着。

“我能帮你忙吗？”安乃德问。露特前额又发红了。是自尊心受了伤，还是心情激动？她冷冷地说：“不！”

安乃德坚持说：“我很乐意帮助你。”接着，她以亲热的姿势，抓住了露特的胳膊。露特觉得出乎意外，她神经质地把安乃德的手紧紧夹在腋下，同时，她扭过头去，咬着嘴唇。接着，她摆脱了安乃德的手，气冲冲地走了。

安乃德让她走开，一边眼睛盯着她。她理解这个人。是呀，我们没有权将怜悯之心恩赐给别人，如果别人没有提出要求。

几天之后，安乃德走进一家牛奶店时，看见露特在那里买东西。安乃德向她伸过手去。这一回，露特握住她的手，可是神气冰冷。不过她在尽力使自己的神色不这么阴沉。她说了几句家常话。于是，安乃德很满意于对方这点起码的殷勤，就跟她说起话来。两位妇女先谈她们购买的东西的价钱。安乃德看见露特比她自己还多花钱买鲜鸡蛋和装瓶的牛奶，她很惊讶，但没有露出来。露特故意摆阔似地当着安乃德的面付了钱。走出店铺时，安乃德说：“生活可真贵！”接着，她几乎象道歉似地说她买了这么多鸡蛋，她说：“这是给我孩子的。”于是露特自负地说：“我呀，这是给我男人买的。”

关于露特的生活，安乃德一无所知。她问道："你男人身体不好吗？""不。可是他身体很娇气。"

于是她骄傲地谈起为了她男人的身体健康，需要她如何如何照顾。安乃德已经知道露特敏感多心，就不向她提什么问题，等她自己讲。可是露特什么也不再讲了。两人要分手的时候，安乃德忽然想起，她有一件工作可以让露特干：给一个外国女人修改她写的法文。这件事是别人向安乃德提出的定货，可是她没有时间干。露特马上就表示深深的感激。对于她来说，钱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安乃德向她要住址，万一有别的定货可以转让给她。露特犹豫不决，含糊其词。安乃德急了，说："这是为了帮你忙，反正我住在……"

于是她说了自己的住址。露特也勉为其难地说了她的住址。安乃德很扫兴，决定以后再不管露特的事。

可是几个星期之后，露特来找安乃德了。她表示歉意，因为上次她太不和气。于是这一次她谈了一点她的生活情况（不多）。她出身于富裕的农民家庭。她跟她父亲闹翻了，因为她硬要上巴黎，当教师。父亲伤了她的自尊心，她发誓再也不接受她父亲的任何接济。她决定自己设法谋生。她累得精疲力竭。尽管她很坚毅，脑力工作对于她是很吃力的。她很费劲地看书，就象牛马耕地一样吃力。累得她两边太阳穴的血管都暴胀充血了，她不得不停下来。神经衰弱症的初期现象，迫使她放弃应当参加的考试。她急忙改走家庭教师这条道路。她总算勉强自食其力了。这时她爱上了一个人，和他结了婚。这人无非给她增加了一份负担。关于这一点，露特什么也没有说。安乃德是从别处听说的。在她向她新交的朋友提出很

有分寸的问题时，她已经很机敏地窥见了一部分真情。她发现露特的丈夫没有任何职业；他是个“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她没法清楚地知道那人写作些什么。写诗吗？……关于诗歌，露特并不比一个外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更有欣赏力，然而诗歌使她肃然起敬。

她毫不急于将她的“艺术家”介绍给别人。她把他关在房间里。可是，打那时起，她来探望安乃德的次数增多——太多了。最后，她的友好的表示多到使安乃德吃不消：送花、多方的关切，但是，很好的主意是极少的，这一些都使安乃德烦躁。在这类感情热烈的妇女的行动中，不是全无，就是全有，适得其中的办法是不存在的。她从来没有交过一个女友，从来没有跟人谈心。一旦决定热爱安乃德，她就把安乃德占为己有。安乃德被这种感情纠缠得头昏脑胀，她才理解露特的丈夫一定也不会感觉露特太轻松。

到末了，安乃德总算出其不意地观赏了那只珍禽异鸟：露特的丈夫。那是一个很乏味的男子，毫无意义，两只眼睛朦朦胧胧，给人的印象是苦艾酒① 的秘密爱好者。此人非常无聊，对自己非常没有把握，是十足的庸材，他很担心安乃德对他有什么看法。他一点也不喜欢他的妻子，但是他觉得让他的妻子殷勤地伺候着倒是顶舒服的。说起他的健康，他的怀才不遇，以及文人相轻，同行嫉妒等等，他就装出一付百无聊赖、愁眉苦脸和满腹辛酸的丑态，安乃德用明澈的目光，将他一眼看穿了。当着安乃德，他比较小心谨慎，发牢骚也有点节制，因

① 烈性酒。在法国，法律禁止酿造这种酒。

为听他讲话的人含着默默无言的讽刺，在窥视着他。可是露特却张着嘴听得出神了，她不能判断高低虚实，反而骄傲得象阿达邦一样[1]……"让她保留着幻想吧！她需要有一个人可以让她热烈地爱着，需要有一个男人让她爱护着。她具有充满激情的女仆的灵魂。她会象狗一样躺在主人的脚边……"——可是有时露特跟她的男人吵得很凶。有一次，安乃德在上楼梯的时候，听见"诗人"尖声尖气地喊叫，他在呻吟：露特打丈夫耳光。

安乃德不怀疑了：露特大部分的钱都让约瑟拿去游荡和喝苦艾酒花掉。他还上跑马场去赌博。露特从不抱怨。她拚命节省，为的是积累一笔钱给约瑟出版诗集。可是他不着急把诗写出来。有一天，露特结账，发现四分之三的钱被约瑟偷去了：他偷了他自己的钱！

这一天，露特的骄傲一下子崩溃了，她向安乃德倾诉了她的苦难。如果只是她一个人的问题，她才不谈呢。但是，多少年来，为了他，她累得精疲力竭——她说："为了他的荣誉！"——而他呢，却把她毁了！……

诉述了一件隐情，就会诉述第二件。结果，露特的全部痛苦都让安乃德知道了。她的健康已被摧残。露特一天比一天虚弱，她不象以前那样，有话能够闷在心里。死亡临近时，她的眼睛终于张开了。她认清了那个无用的废物，而且他还毫无感情。约瑟几乎从早到晚不在家。他悄悄地溜了，他觉得

---

① "骄傲得象阿达邦一样"，法国成语，典出十七世纪拉·卡普勒内德的小说：《克来奥帕特》(1647)。

和一个害病的、悲愁忧郁的女人在一起，是多么不带劲。

最后的日子来到时，露特没有幻想了。然而她用诚恳的骄傲肯定说，她毫不后悔，如果可以再从头开始的话，她还要那样干……

“这把我害死了，可是我为这而生活过来的。”

她什么也不相信；她什么也不期待，无所期待于现世，也无所期待于彼岸……

在露特断气的床头，只有安乃德一个人守着她。脑充血夺走了她的生命……

眼看露特快要死的时候，约瑟躲到别处去了。露特死后不久，他用一张害怕的面孔出现了。他有一阵短促的感情激动。掉了几滴眼泪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可是，老天爷！叫我今后怎么办呢？”

安乃德说：“你再找一个能养活你的女人……”

他怀恨地瞪了她一眼。

但是他让安乃德掏钱料理丧葬费用。

安乃德在露特的灵床边这样想：“你瞧！她曾充满骄傲和意志的力量，充满刻苦坚忍的献身精神……可是她为谁效劳呢？多么可惜的浪费！为了一条狗这样地贡献自己的一切！……可怜的露特是硬心肠的人……她心肠还不够硬。还必须更硬些……”

*　　*　　*

我的心愚弄我，我要反抗——我的该诅咒的心，它在那里仅仅是为了欺骗我！……我的头脑，我的感觉，它们愿意，而且

明白。我的心却是个盲人。我必须引导它！……对于爱，对于自我牺牲，对于仁善心肠，要反抗……

在各人的生活中，正如在社会生活中一样，有各种感情方式，它们陆续出现，彼此各不相似。甚至它们的第一条规律就是彼此不相似。当一种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人人都绝对严肃地投身于其中，对于已经过时的方式，只能加以藐视，同时深信当前的方式是，而且永远是最好的方式。安乃德那时正奉行硬心肠的感情方式……

但是，不管你穿什么衣服，人总还是那样的人。人不能没有别人而单独过日子。最自傲的人也需要有他的一份温爱；而且形势越逼他闭口无言，他的不忠实的思想越要设法让他漏底。

安乃德自己觉得很有力量。力量在于她富于经验、富于智慧、坚定、实际、没有幻想。现在她有把握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当然是自食其力；可是工作也是她的意志。她一点也不担心找不到工作。她不需要任何人援助。她也不在乎别人喜欢或者相反。

不久以来，她和一种新的竞争者发生纠纷：男子们。她现在给男孩子们补习，为了准备进中学或准备考试。她工作得很有成效。可是她愈有成就，竞争不过她的那些人对她的敌意愈增加。他们认为自己遭到了掠夺，便顾不得对妇女保持礼貌了。比较留点分寸的并不是那些结了婚的男子。他们的老婆在挑拨他们。他们诽谤安乃德；关于安乃德用什么方法抢走最好的职位，他们什么谣没有造？安乃德，嘴边挂着坚定的和吸引人的微笑，径直走她的路，舆论怎么说，她不屑理睬。

然而归根到底，长年累月的无情的辛劳，留下了无形的痕迹。她已经快四十了。生命在消逝，她却没有注意。于是内心隐隐地发生了反抗的情绪……整整一段生命虚度了，没有爱情，没有作为，没有奢侈品，没有强烈的乐趣……而她是生来就那么适合于享受她所缺少的一切！……

想这些有什么用？现在已经太晚了！

太晚了吗？……

第 三 部

苏朗琪有一张圆圆的朴实的小脸蛋，象我特式雕塑的圣母。她神态象小老太婆，然而又很稚气，细眯着含笑的眼睛，小鼻子，小嘴，都很讨喜，下巴稍稍笨重了一点，皮肤很细，颜色红润。她喜欢谈严肃的思想，用严肃的，非常严肃的语气，跟她和善的笑脸形成滑稽的对照，虽然她很懂事地竭力不露出笑容来。她话说得很快，怕忘记她的严肃思想的线索。事实上却真的是这样，她说了一半，中途停住了，头脑中出现了一块空白，她问大家："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她的听众很少给她提词，因为大家不大注意听她讲什么。可是他们不责怪她。苏朗琪不是那种高谈阔论的女人，逼得大家非洗耳恭听她的无聊演说不可。苏朗琪不骄傲，她随时准备向你很友好地道歉，说她惹你厌烦了。但是她天生不能进行连贯的思考，虽然对思想有天真的向往和极大的善良意愿，却也没有什么成果，她的思想都停止在半路上。伟大的名著打开来读：柏拉图、居育、傅埃……隔多少星期，多少个月，老是翻开在那一页上，好象在打呵欠；她还有许多伟大的壮丽的计划：社会互助事业、新的教育体系，全是一些思想上的珍宝，可是她很快就把它们遗忘在角落里，扔在家具底下，直到下次碰巧又被她找出来。这是个资产阶级的善良小妇人，温

柔、可爱、娟秀、讲理、有分寸，略微带点儿学究气、不麻烦人、讨人喜欢、不摆架子，自以为有智慧方面的需要，其实她需要的无非是谈谈理想，以及许多别的东西，一切都等量齐观，谈得从容不迫，干净利索，整齐，诚实，纯洁，毫无价值。

苏朗琪比安乃德年轻三、四岁。从前，她从安乃德那里感受到一种自相矛盾的吸引力，一种有危险的性格，给一种无危险的性格的吸引力。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现象往往要隔一定的距离发生，这倒是真的。的确，在中学时，她不大接近安乃德，两人不同班。苏朗琪只不过碰巧见过安乃德，听到大班同学谈论安乃德的几句话，小小的苏朗琪对这位老大姐就发生了仰慕之情。安乃德并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事。后来苏朗琪也把安乃德整个儿忘掉了。她结了婚，而且很幸福。她怎样能不幸福呢，除非她的男人是个恶魔，——或者是个狂热的人。谢谢上帝，维克多·木东-雪华里埃既不是恶魔，也不狂热！他的职业是雕塑家，有没有灵感，这个他并不操心，因为他有息金收入和富裕的悠闲生活。他并不缺乏艺术鉴赏力，然而他没有感觉任何在艺术上表达他的出名的同行历来从未表达过的东西的迫切需要。由于他毫无雄心壮志，所以他也没有一点卑鄙渺小的情操（也许任何情操都没有）。他感到百分之百的满足，当他发现他所要表达的东西，已经那样完美地被弥盖朗琪罗、罗丹、布台尔，或被名气比较小的先生们所表达（至少他是这样自诩的）；因为他是折衷派，他到处汲取对自己有利的成分。在这种幸福的精神状况中，他确实也犯不上辛辛苦苦地自己去创作；如果创作，也无非在乐趣之上，再增加一点美味而已，也就是说，可以发生这种自命不凡的幻想：认为他

自己是古今大艺术家的大家庭中之一员。对于艺术界的英雄们和他们的不幸，他认为他应当表示充满温情的敬意，同时，他很愿意自己也算作这种敬意的对象，他也参加了他们的不幸遭遇——远距离的参加。当他听他妻子规规矩矩地弹《悲痛奏鸣曲》的时候(因为贝多芬也属于艺术家大家庭)，他的欢乐的面容勉强装出严肃的悲愁，苏朗琪充分地满足了他对于家庭生活的要求。平静的恩爱、廉价的仁善、温和、均匀的脾气，一种深居简出的理想主义，刮风下雨的时候决不出去冒险，一种喜欢赞美的倾向，使得他们的生活舒适得很。最后，一言以蔽之，就是安全二字，这是他们的不足为外人道的真正的理想……他们的财产条件和感情条件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是不用操心的，他们不必害怕把忧愁引进他们的家室。

然而他们却把安乃德引进了家中。如果他们早就料想到这位 Frau Sorge① 身上带着不安的成分，他们早就该老大不自在了。可是他们决不知道。他们象这类天真的人，手里拿着一枚炸弹玩儿，假如他们知道手中拿着的是什么，他们可能吓得神经错乱了。可是，由于他们一无所知，他们自己玩够了之后，就毫无恶意地把炸弹客客气气地放到一位朋友的花园里去。——他们把安乃德放在维亚家的花园里。

* * *

当苏朗琪重新见到安乃德时，往昔的感情一下子苏醒过

---

① 德语：忧愁夫人。

来，她又热爱起安乃德来了。她也象大伙一样，知道安乃德的"不正规"的生活。但她是善良的——没有深度，却不假装正人君子——她并不把安乃德看成坏人。必须指出，她也没有很好地理解安乃德。由于她的宽容的倾向——这是可爱的本性中最令人同情的一面，她认为安乃德毫无疑问是受害者，或者她有严肃的理由那样行动，无论如何，那是安乃德个人的事；她对舆论很生气。重见了安乃德之后，她打听了安乃德的境况，知道了安乃德的勇气和忘我的精神，于是她对安乃德产生了火热的钦佩之情。这是苏朗琪周期性的感情冲动：每逢她心中有一种感情达到高潮时，就毫无余地容纳第二种感情了。她丈夫是接受她的各种热情作为他自己的食粮的。他在苏朗琪对安乃德的热情中，又找到了一个感情激动的机会。安乃德的高尚的心肠，他妻子的以及他自己的高尚心肠，都使他感动。（还有什么比因别人的美德而感动，更能使自己欣赏自己的美德呢？）于是这对夫妻在安乃德问题上，互相哄抬自己的崇高意愿。他们不能让这个可怜的妇女，社会不公正的受害者，独自一人，没有任何人对她表同情！苏朗琪和她的丈夫决定去访安乃德，他们爬上安乃德住的六层楼。他们出其不意地到来，发现安乃德正在自己收拾房间。他们因此更觉得安乃德使人感动。她的冷淡态度使他们觉得是安乃德令人钦佩的自尊的表现。他们一定要邀请安乃德带着她的孩子去吃晚餐，在最近的一个晚上，同桌的都是自己人。安乃德接受邀请之后，他们才走。

安乃德对于这个重新建立的友谊没有多大兴趣。她觉得平淡乏味。长年累月的精神上的寂寞，使她养成了一种孤僻

的嗅觉。过分地远离人群不是好事，你想再回到人群中去就会感到困难；你就会敏感地嗅到鲜花覆盖下的尸体的气味。在苏朗琪夫妇家的安适的空气中，安乃德觉得很不自在；这一对夫妇的幸福，并不使安乃德羡慕。“蛮好，蛮好，蛮好[1]……”莫里哀的剧本中有一个人物这样说……不，多谢，我可不要这个！……安乃德处在这样一个时刻，她需要辛辣的生活气息……

那么好，让她心满意足吧！那个蛮好的苏朗琪将要向她提供这种辛辣的气息……

* * *

安乃德换上衣服，准备赴宴。她今晚将要在苏朗琪夫妇家里遇到苏朗琪一再跟她提起的朋友：维亚大夫，一个名声噪聒一时的时髦的外科医生，和他的风头十足的年轻夫人。“要是我不去呢？……”她本来很可以送一个字条去道歉，说她不能去。可是玛克老和他母亲头对头、脸对脸地在一起，觉得厌倦，只要能出去走走，任何借口都使他高兴。安乃德不愿剥夺玛克这个消遣的机会。而且，她觉得自己太荒唐……“怎么啦？什么东西使你心慌？”……好象这是一个不吉利的预感。愚蠢！在她身上和非理性的本能同居并存的那种理性的精神，使她不屑地耸了耸肩。于是她结束梳妆，换好衣服，和她儿子手挽手地到苏朗琪家去了。

迷信的本能不用等很长的时间就施行报复了。其实，一

---

① 法语 bénin：很好（兼有“乏味”之意）。

个预感成为事实并不是什么奇迹。一个预感表示你害怕产生某种感觉。因此，如果一个预感出现了，它并不是巫师。用文字游戏来说，它倒是水源探测者①，当他走近一处泉源时，身上一个冷战警告他，滔滔的流水在侵蚀地壳。

当安乃德走到客厅门口时，她受到了这样的警告，可是她皱了皱眉头；等她跨进客厅之后，倒放心了。苏朗琪还没有给她介绍，她一眼就判断了菲力普·维亚：他的样子令人反感。于是她松了一口气。

菲力普长得一点也不体面。他个子矮小、粗壮，眼睛以上的额头鼓起来，颚骨突出，短短的须发向上翘起，眼睛是钢铁般的蓝色。他非常镇定，表现出一种有礼貌的、严肃的冷淡态度。他坐在安乃德身边，进行着两种谈话：苏朗琪用断断续续的方式带动着的全体在座者的谈话，以及他抽空和他的紧邻安乃德的谈话。在这两种谈话中，他的词句都是简短、准确而且干脆的。从来没有一点犹豫不决，无论在言词上，或者在思想上。安乃德越听越对他产生敌意。她在一种冷冷的、保持距离的、漠不关心的面具之下，回答维亚的话。他好象并不重视安乃德所说的一切。无疑，他是按照苏朗琪对她的平淡无味的恭维话来判断她的。他几乎没有礼貌。这是不足为奇的。人们对他的粗鲁态度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安乃德很生气，勉强忍受着。她从侧面，一点一点地观察他，却不显出她在看他。她在对方身上没有发现任何可以使她喜欢的东西。可是总的印象却不等于细节的总和。当她毫不慌张地考察到最后，她

① “巫师”法文为 sorcier；“水源探测者”法文为 sourcier。两字类似，只差一个字母，所以说“文字游戏”。

又慌张起来。手的每一个动作，面部皮肤的牵动……她怕他。她想："千万别让他看见我！"……

苏朗琪谈起一个作家。据她说那人有流泪的本领。

"漂亮的本领！"菲力普说，"在日常生活中，眼泪已经不值几文钱。可是在艺术中，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比一瓶瓶的眼泪更令人恶心。"

太太们都喊起来表示反对。维亚太太说，眼泪是人生乐趣之一种。苏朗琪则说这是灵魂的装饰品。

"那么你呢，你不反对吗？"菲力普问安乃德，"你在你经常购货的商店里也采购眼泪吗？"

"我自己的眼泪已经足够了，"她说，"我不需要别人的眼泪。"

"你仗着你库存的眼泪生活？"

"你有办法使我抛开这笔存货吗？"

"心肠要狠！"

"我正在学习呢！"她回答。

他斜着眼睛匆匆瞥了她一眼。

菲力普对安乃德说："你瞧，那边有一个傻家伙，你要让他学习学习。"

（他用眼角示意，指的是玛克。玛克富于表情的脸，正在天真地显露各种激动的情绪，因为漂亮的维亚夫人就坐在他旁边。）

安乃德说："我担心他在这方面已经有太多的倾向。"

"正好！"

"对于那些挡他的路的人，正好？"

"让他踹在人身上前进!"

"你说得倒轻松!"

"你只要躲开就是。"

"那是违反自然的。"

"那倒不,爱得过分才是违反自然。"

"爱自己的孩子?"

"不论爱谁,尤其是爱自己的孩子。"

"他需要我。"

"你瞧瞧他! 他想你吗? 为了能在我妻子手心里吃一点面包残渣,他会不认你。"

安乃德的手指痉挛似地抓紧桌布……呵, 她是多么憎恨这个人!……他看见她指头的动作……

"我生下他来不是为了抛弃他的。"

"你没有生他,"他说,"生他的是大自然。自然利用了你,然后把你扔在一边。"

"我不让人抛弃我。"

"那就得打仗了?"

"打吧!"

他对着她的脸看,说:"你会吃败仗的。"

"我知道, 吃败仗是常事。那有什么关系。仗反正要打的。"

安乃德在冷冷的面具底下, 眼睛露出挑衅的微笑。可是对方的蓝色眼光, 一下子就穿透了安乃德的眼睛。她暴露了自己。

菲力普是个暴烈的人。暴力是他的天才的组成部分。他

把暴力运用到他的私人诊疗所里去，运用到他的雷厉风行的诊断中，运用到外科手术室和他开刀时有把握的手上，正如运用在日常的行动与决断中一样。他习惯于一眼就看透病人的身体，他立刻把安乃德整个掌握在手中：安乃德的激情，她的骄傲和不安，她的气质和强有力的本性。而安乃德自己也觉得被人抓在手中了。于是她马上把头盔上的遮檐拉下来。她又气又恨，只让对方看见她的冷冰冰的盔甲。她心头一紧，感觉到敌人现在就在面前。敌人？对，就是爱情……（呵，这个字眼多么平淡乏味，离开残酷的力量相差多么远！）她发现菲力普对她突然发生了兴趣。作为对抗，她表现出讽刺意味的僵硬姿态，但这不能很好地遮掩她的怨恨，反而使她完全暴露自己。她太纯真，太热情。她不善于伪装。即使她的敌意，也把她内心深处暴露无遗。只有菲力普一个人注意到这一切。他不再设法继续他和安乃德的对话，他已经有足够的了解。于是，他用满不在乎的神气，对在座的人们讲了一个故事，那类既辛酸又好玩，充满他的艰苦奋斗的痕迹的故事，他用眼光估量他将要搞到手的女人。

在座的人没有一个注意观察这一切。苏朗琪夫妇遗憾地发现安乃德和维亚互相没有一点好感；这两人的性格确实也没有一点相同之处。再说，苏朗琪夫妇把安乃德和维亚夫妇同时邀请来，他们想到的也只是让安乃德和维亚夫人接近，“她们两人是天生的一对”。在这方面，他们很高兴地看到果然不出所料。

诺爱弥·维亚是一个出生在热带殖民地的白种女子，样子极可爱。她的骨架纤细，肌肤丰满，皮色金黄，活似一只红

烧的鸽子。她有麋鹿的眼睛，鼻梁细长，面颊瘦削，小小的嘴向上噘着，好象要啄食似地；两只年轻的乳房浑圆而匀整，几乎露在敞胸的衣服外面；手臂、腰身都很苗条，脚很瘦小，四肢娇嫩。她演的角色是“儿童式妇女”，有时突然兴奋得不得了，有时懒洋洋地一点劲没有，时而冲动，时而大笑，时而流泪，说话咬字故意用舌尖说。她仿佛是这样一种人物，娇弱，感情横溢，异常敏感，可是不大聪明。其实她恰恰与此相反。她是动脑筋的，同时倾向于肉感；心肠枯干，可是富于激情；她观察一切，计算一切，不知疲倦，也不会摧折；脆弱，对的，但是象一根柳条，她可以弯曲，但是——砰！——她又弹回来；她是用生石灰和沙子做成的，表面涂了一层易碎的珐琅。（这层脆薄的涂料费了她多少精力，只有她自己说得清。）至于智慧，她自用有余，可以出让；她把富裕的智慧存在银行里，但是她的智慧只用于一个她感兴趣的对象身上：她的丈夫，她妒嫉地占有着她的丈夫，不许他人染指。对于夫妻双方说来，这是热情的结合，理智的和官能的结合，也就是色情加虚荣。诺爱弥的决定比菲力普的选择要早得多。这个人，以他的许多巴黎的有名同行作为榜样，用同样热烈的劲头，一面进行极其繁重的医疗工作，同时不停地参加社交活动，还能挤出时间来，正如人们所说，“做”无数的外遇。他在男女关系方面的春风得意的声誉，在不小的程度上影响诺爱弥对他的狂热爱情，以及把他占为己有，永不失掉的坚决愿望。菲力普毫不在乎妇女有没有智慧。他要的妇女是身体健康、穿戴入时和愚蠢。他故意宣称：一个女人嘛，越蠢越好。然而诺爱弥并不蠢，不过这也没关系。一个女人要争取一个男人的时候，她照着镜子，使自己

的智巧，和她的眼色一样，按男人所喜爱的样子去装扮。诺爱弥用她的年轻的肉体，和她对菲力普的崇拜，来陶醉菲力普。她贪婪地把菲力普整个吞没了。

但是情妇这一行业不是清闲的职位。干这一行必须发挥一种天才。而且永远不得休息！菲力普经过了长时期的互相热爱的拘束之后，开始厌倦了。诺爱弥在抓住她的丈夫兼情夫心中的风云激变的迹象方面，是出奇地敏捷的，她不能高枕无忧；在菲力普不注意的情况下，她的妒嫉心一直在高度警觉中，她善于把爪子一挥，将危险推开，同时她用色情享乐和她的狡黠的精神作为诱饵，使那个快要从她手中溜掉的男人，重新落入陷阱。一起头，这不过是一种游戏。但经过的时间并不长。她需要监视她自己，更甚于监视菲力普；她必须经常注意，经常准备补救在防不胜防的几分钟之间所造成的意外损害，补救岁月如流所造成的无法避免的损害。诺爱弥已经不是二八佳人；她的容颜不光润了，脸上的秀色也憔悴了，乳胸肥满了，纤细颈部也受到威胁了。美容术赶快来挽救这个在危险中的杰作，甚至使她增添了几处媚色。但是精神多么紧张，经常的紧张！稍一不慎，就可能在主人尖锐的眼光下露馅，而他就会永不忘记。决不要被他出其不意地抓住破绽。有一天早晨，她上颚的一个门牙忽然折断了，何等可怕的悲剧！诺爱弥有半天没有敢露面，偷偷去找她的牙医。这样，等她回来时，露出无可非议的微笑，使菲力普除了妒嫉她外出的猜疑之外，不可能有别的猜疑……（可是妒嫉的猜疑比让他发现缺一颗门牙，严重性小得多！……）她不得不万分小心谨慎。菲力普不是那种可以让人随便用低质商品搪塞的老板。他是行

家。他每次用"X光眼睛"(诺爱弥开玩笑地这样称呼菲力普的眼睛,为了掩饰她内心的紧张)盯着诺爱弥,使她接受检验时,她总有点心惊肉跳。她心里嘀咕:"他瞧见了吗?……"他瞧见了,但是不露声色。诺爱弥的美容术似乎是她天性的组成部分;但愿修饰的效果讨他喜欢,一切都没问题。可是当心,当心有一天效果失灵!……她不能够接连两夜高枕无忧。每天早上,她得重新去争取胜利。而且,不允许她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为了讨老板欢心,她必须装出欢乐、年轻、满面春风。有时候,这是够叫人精疲力竭的!在她觉得疲乏极了,旁边又没有人看见她的时候,她就倒在沙发椅的中心,眉头紧锁、痉挛式的微笑挂在嘴边,染红的嘴唇鲜血淋淋……可是过分的疲弱只能继续一两分钟。她必须重新上路。她是重新上路了。年轻、欢乐、满面春风……为什么不呢?她实际上也是如此。她有这一切。她决不放弃这一切……再说,她不能离开她的暴君,而暴君正利用她这个弱点控制她,她要对暴君施行报复却有的是办法……够了!她有她的秘密……我们以后再谈,如果她高兴的话……此刻她在笑,不但启齿轻笑,她很满意,对于自己,对于他,都很满意,她有把握,他在她的手掌中!——当然,恰恰在这时刻他从她的手滑脱……她的全付本领都落空了!她千辛万苦都白费。总不免有这样的时刻,她的注意力松懈了。就连阿古斯①也不能不睡觉。于是笼中的动物,关在房间里的情夫的心,恢复了它的自由。

由于自然界常见的一种感觉上的错误(大自然这个善良

① 古希腊传说中人物,有一百只眼睛,睡觉时,五十只眼睛还是睁开的。

的媒介者从中得到好处)，诺爱弥总算有这么一回，面对一个女人而不产生疑忌之心。这个女人就是安乃德。

诺爱弥生活在一种错误的自信中，她以为菲力普最讨厌女知识分子。安乃德是最不可能使诺爱弥不放心的一个女人。根据以前她的竞争对手们以及她自己的身体长相，诺爱弥设想了一个能够夺走她丈夫的女人的形象。她设想这个女人是小个子，跟她本人一样，头发大约是乌黑的，一定很美丽悦目、细巧、爱娇、善于发挥自己的优点。菲力普发表他的幽默言论，认为妇女既然是天生专供男子使用的，应当在现代生活中成为一种高度精巧的室内摆饰，但是她必须是容易掌握，占地方不多，令人舒服地陈设在客厅及卧房之中。菲力普不欣赏高大的女人，在美丽与风韵两者之中，他的偏好在于风韵。至于精神上的优点，他说他需要这种优点时，可以到男子们身上去找。他所要求于女人的唯一精神，是“肉体的精神”。诺爱弥和这一切没有违反之处，她符合上面所说的女人形象。安乃德一点也不符合。她高大健壮；在静止状态中，什么都不激动她(她自己不愿意被激动)时，她的美是一种粗重的、没有风韵的美；母牛——朱诺① 在草地上打瞌睡。——诺爱弥觉得安乃德令人放心，而且安乃德冷冰冰地对待菲力普，这就增加了安乃德吸引人之处。在安乃德这方面，她对于美丽悦目的女子是十分敏感的；她倾向于喜爱和自己不象的东西，因此她被诺爱弥所引诱。在她和诺爱弥谈天时，她表露出她也有一种迷人的微笑，如果她高兴的话。菲力普都看在眼里。他的

---

① 朱诺是拉丁神话中大神朱必特之妻；母牛是朱诺的化身之一种。

正在开始燃烧的爱情火焰，针对着有两个面具的安乃德，面具之一不是给他看的……（不是给他看的吗？……被人拒绝的爱情有知识丰富的调皮办法，它可以回到被撵走的地方去！……）安乃德禁止菲力普探索她的思想，故意把自己用最难看的外表掩盖起来，与此同时，她却毫不生气地让菲力普从墙的另一边窥视她的最吸引人的面容……是的，菲力普完全看见了。从沙龙的另一角落上，菲力普一边给主人介绍他最近进行的一种实验，一边观察着正在为他工作的妻子。安乃德和诺爱弥互相倾吐大量的甜言蜜语。诺爱弥从来不缺少这种柔情，而安乃德则是有一种复杂的心情，其中并非没有她对菲力普的考虑，促使她这样做。她的耳朵在听沙龙那一边的果断、锐利的声调，而这个说话的人，也知道有人在那边听他讲话……

她恨他，恨他……他就是她自己天性中最深刻的、被压抑的东西——她愿意加以抑制的东西——坏人和强者，顽强专横的骄傲，凌驾于他人之上的需要，意志的强烈要求，智慧的强烈要求，还有色情的和粗暴的肉体要求，没有爱情的激情，比爱情更为强烈的激情。她憎恨自己身上的这一群野兽，也憎恨菲力普身上的野兽。但是她投身于一场寡不敌众的搏斗：她独自一人和两个对立者作战，他和她自己。

* * *

菲力普·维亚出身于弗朗墟——贡岱① 的低级资产阶级

① 法国东部地区。

家庭。他父亲是一个小城市中的印刷商，为人活跃、好动、大胆。他具有在更大的舞台上取得成就所需要的精力和无所顾忌的气魄。然而他没有成功。因为要成功就得有一条大胆的界线必须达到，然而又不能超越。而他却总是超越这条界线。他是当地某报社的经理，这张报纸漂浮于政治的浑水之中：甘必大[1]派的共和党，各种色采的反教会派、竞选活动的强大代理人，有一次，他在法律允许（不！习惯允许）的诽谤和讹诈活动中调门提得太高了，被判罪受刑，那些曾经利用过他的人都不理睬他了。又加疾病缠身，眼看自己已经破产，他只好把机器全部变卖。现在，既然他已经不能再供人利用，也无法让人怕他，地方上所有恨他的人都张牙舞爪向他扑来。于是他象一条狼似地狂怒挣扎，反抗疾病，反抗穷困和险诈的人心。他的激奋使他的病情严重化。临终时，他直到喘最后一口气，还在发泄他对出卖他的原先的伙伴们的不能平息的怨恨。他的儿子那时十岁。父亲临死时的咒骂，孩子一句不漏地记在心里。

他的母亲，出生于汝拉高原的昂首挺胸的农村妇女，原来就习惯于和疾风劲吹下的贫瘠土地作斗争，这时她打短工为生，在运河畔当洗衣女工，干着最艰苦的重活。她身体结实得象贝尔许山区的母马，仗着她铁打的四肢和骨架起劲地干活。她拚死拚活挣几个钱，然而为人守信、正直，对自己很严峻，很吝啬。人们怕她，可是愿意找她干活。她嘴很厉害，但是闭口不说。人家知道她从死去的丈夫那里，掌握了许多家庭秘密。她

---

① Gambetta（1838—1882），法国资产阶级政客。

不利用这些秘密，可是心中有数。比较谨慎的办法是花钱雇用她，而不是不理她。她没有精神上的、和严格的行动的顾虑；她具有阴暗的热情（这个种族的血管里，有西班牙血液的成分），一种精力无限的激情，和高卢式的看透一切的态度相结合，使她什么也不相信，而且她的行动好象天堂的洪福和地狱的重罚都跟在后头。她只喜欢她的儿子。粗犷的母爱方式！她跟别人不说的话，全告诉她儿子，把儿子当作同伙。她的全部野心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她牺牲自己，儿子也应当作出牺牲。为谁牺牲？为了替她报仇。（她的仇？对，她的。替儿子报仇，替母亲报仇，这是一回事。）她对儿子没有温情，丝毫不娇纵，尤其没有怜悯式的安慰！……“苦苦地熬着吧，日后你会尝到甜头的……”当孩子放学回来（上帝晓得，她用了什么样的艰苦劳动和外交手腕，替孩子申请到本城中学，以及后来省城中学的助学金！）——当孩子在学校里挨资产阶级少爷们的打骂（他们父辈对穷人的恶感是藏而不露的，他们继承了父辈的恶感，可是缺乏父辈的谨慎）回来，她对他说：“你将来一定要比他们强！他们会来亲你的屁股的。”

她对儿子说：“要靠你自己！不要想依靠任何人！”

果然他不依靠任何人，而且不久以后，他就显出别人需要倚重他了。他母亲也成功地坚持着困苦的生活，直到儿子出色地结束学业，进巴黎医科大学继续上学。他正在准备考试的日子里，他母亲得了肺炎，病倒了。她不愿意在儿子考完之前干扰他。她死的时候儿子不在身边。她在儿子来信时不知节省纸张而剩下的空白纸上，用春天的葡萄藤似的扭曲粗糙的笔迹留下遗言，还规规矩矩地加上了所有的标点符号，写道：

“我去了。我的孩子，你要坚决支持下去，决不松手！”

他丝毫没有松手。回故乡埋葬他母亲时，他发现了一笔小小的存款，是母亲一天一天积蓄下来的。这笔钱使他维持了一年的费用。以后，他只好靠自己想办法了。他用白天的、有时是夜间的一半时间，来争取另一半时间的生存所必需的费用。没有一件工作他能说讨厌不干。他在一家标本制作商店里做标本逼真的工作；给一个雕刻家当模特儿；星期日给郊外的咖啡店，或星期天晚上给大吃大喝的饭馆充当临时跑堂，甚至有时在冬天，在饿着肚子的早晨，他被清洁队雇用为扫雪工人。他毫不犹豫地向人厚着脸皮求告，请求救济；他忍受屈辱去借钱，这种借款他是没法归还的，这就使那些庸夫俗子们有权力毫不客气地对待他，为了一块五法郎的硬币……（恶棍！在他的目光下，他们不会再一次冒险的！但是，由于他们不能够痛快地蔑视他，他们只好满足于小心谨慎的憎恨，他们在他背后辱骂他。）——在工作最艰苦紧张的几个月中，他甚至从一个沿街卖春的女子手中接受钱。他并不因此脸红，因为这不是为了满足他自己，而是为了成功（他自己拚命熬省着）。至于需要，毫无疑问，他有的是需要！他恨不得什么都要；但是他抑制他的需要。以后再说！先必须战胜。而为了战胜，先必须活下去。用一切手段维持生活。胜利能净化一切。胜利是属于他的。他觉得自己有天才。

他引起了老师们和同学们的注意。人们把工作交给他去做。完成之后，那些已经有地位的人，假装修改一下之后，签上了他们自己的大名。他让他们剥削，为了从那些把着门不放新到者进去的人们身上获得某些好处。他们并不急于让他

进去。他们重视他。“重视”是一种钱币，用它可以省却一切别的钱币。人们欣赏他，好极了！这个价钱可不能养肥他。尽管他有汝拉山区的结实身体，由于积劳和营养不良，他快要垮了。正在这时，苏朗琪碰见了他。碰到他的地方是苏朗琪主持的无数慈善事业之一：一个儿童医院。她主持这种机关是出于真诚的，然而是断断续续的慷慨之心，无论在心肠方面，或在钱包方面，她都是这样。苏朗琪在那里看见菲力普在几个已经绝望的小病人床前狂热地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一种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力求胜利的狂热。他在病床前一连几宵不睡觉。从这类搏斗中出来的时候，他面色苍白，精疲力竭，可是两只眼睛燃烧着狂热的和天才的火焰。当他胜利的时候，他看起来好象很英俊，而且在被他救治的小病人身边，他显得异常慈祥。他爱这个小病人吗？这是可能的，但不一定……可是，在和病魔搏斗中，他却获得了决定性的发言权！

苏朗琪，当她听说菲力普的处境之后，经历了一阵周期性的“可歌可泣”的感情激动的高潮，在那时，她心目中就只有这件事是唯一的重大问题。如果有人想加以利用，必须一分钟也不迟误。

菲力普是从来不耽误时间的。这个快要淹毙的人，抓住了一只向他伸来的手。他甚至把手臂也一起抓住了。他本来还想抓其他部分，如果他没有发现苏朗琪在她兴奋的时刻，并未萌发爱情关系的念头。她喜欢慷慨激昂，但这却丝毫不干扰她的平静的心情。菲力普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人对他感兴趣，而并不从中寻求她自己的好处。善良的苏朗琪在她自身找到兴趣。她希求于别人的只是不要搞乱她给自己塑造的别

人的形象。归根到底，她并不一定要认识别人。在别人身上如果有可能使她不喜欢的东西，她把这些都撇开不看，借口这不是“他的真正的本性”。被她作为真实本性而保留下来的，仅仅是那些和她自己相象的东西。这样，她终于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充满象她那样的不干坏事的老实人的宇宙。菲力普听凭苏朗琪摆布，对她有一点蔑视，也有一点敬意。他不喜欢蠢人；他所谓蠢人是指那些看不见世界真实情况的人；可是苏朗琪的仁善心肠使她干了一些她常常称道的好事，在菲力普看来，这是不同一般的现象。不管它们的价值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主要的是它们有价值。苏朗琪的仁善并不是虚构的。她知道了菲力普穷得一无所有和他的勤奋之后，马上给他一笔按期支付的津贴，一直帮助他到毕业，她供给他能够安静用功的喘息机会。她还进一步帮助他，她利用她的广阔交游，使医科大学一位有影响的大师对菲力普发生兴趣，或者说（因为这位有见识的人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只饿肚子的狼崽子的令人不安的价值），使菲力普的优点不至于受 intus et in cute① 的限制，而是显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最后，苏朗琪把菲力普介绍给美国的一个煤油大王，此人希望通过别人的作为，使他自己名垂千古。这一下给菲力普开辟了成名的捷径。他在大西洋彼岸通过他在法老王的宫殿式大医院中完成的大胆的功绩，树立了他的盛名。

虽然如此，在菲力普的最艰苦的年月里，有时苏朗琪一连几个月把受她保护的那个人完全置诸脑后。于是，由于她的

① 拉丁文：深入的，隐藏的。

分心，她所允诺的津贴中断了。有钱人的全付好心也不能使他们理解，必须经常想到钱。钱是穷人的心事。苏朗琪把一些音乐演奏会的入场券送给菲力普。为了到戏院的包厢里去提醒这位妩媚的夫人，说津贴已经有几个月未付了，菲力普必须先把一杯耻辱的酒喝下去。他确实这样喝。有时候，这甚至是他一天之中入肚的唯一的饮食。于是苏朗琪瞪着诧异的大眼睛："什么？呵！亲爱的朋友！我怎么那么糊涂呀！……我一回家就……"

她答应了，可是又忘记一两天。最后总算把钱送去了，同时以最和气的方式表示歉意。由于等急了，同时由于受了屈辱而满腔怒火的菲力普，发誓下回宁愿饿死也不再向她去要钱。可是，死只适合于那些不需要再活下去的人！而他，他需要活下去……他还是要去索取津贴，需要去多少次就去多少次。……苏朗琪毫不见怪。虽然她常常遗忘，（"她有那么多的事要想到！"）可是只要提醒她一下，她总是高高兴兴地给钱的……

在这个年轻、热烈和渴望世界上一切享受的男子，和那个年龄比他略大一点的、文雅、娟秀、温和、善良到可以供人充饥的程度的女人的关系是何等古怪。一连几年，他们两人常常单独见面，可是在他们的友谊中，从来没有掺杂一点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的成分！安静的苏朗琪，在衣服装束方面，在社交和实际生活的一些小问题上，象慈母一般给菲力普一些劝告。骄傲的菲力普接受苏朗琪的劝告，或向她请教，毫不以为耻辱，甚至向她倾吐衷曲，向她讲自己的雄心壮志和失意的事情。他可以毫无顾虑地这样做。苏朗琪什么也听不

进去，不良的事她听不进去，真实的事也听不进去。有什么关系！她听你讲，听完之后，她带着善良的笑容说道："你想吓唬我。可是我不信你这一套。"

因为她只相信不真实的东西。

菲力普对于一切平庸的事物是无情的，他在生活中只保留一个例外，那就是他对苏朗琪的看法，他决不对苏朗琪横加判断。

七、八年前，他从美国载誉而归，他的声望比他本人先回到巴黎，美国式的声誉，喧嚣一时，然而是结实的，以无可辩驳的现实作为基础的。他的引路人给他的支持，在粗俗的美元后面，拖带着官方的保护，给他开辟一条通路，不顾由那些墨守成规、妒忌、以及很久以来就等着要进来的人们的正当权利垒起来的三层拦路墙，不管公正不公正，他从大家的肚子上踏过去。菲力普不能忍受那些无功受禄的升官得志；可是，明知道不是无功受禄的功名利禄，他就不择手段去争取。他十分蔑视世人，因此，只要有此必要，他毫不迟疑地借世人的可鄙的武器，刺穿世人的身体。他不轻视报纸上的喧嚣刺耳的广告，就如从前乡村里搭台拔牙的江湖郎中大吹喇叭一样。凡是时装表演、戏院的彩排、美术展览的预展、官方组织的大舞会，少不了有他参加。他让新闻记者给他写耸人听闻的访问记。他自己也写——（求人不如求己）——通过一两个例子，他向他的反对者们显示，他耍笔杆和操外科手术刀一样熟练。警告爱管闲事的人们！……毫无模棱两可的余地！菲力普和人握手的样子意味着："结盟，还是交战？"他不让人能用任何局外中立的办法滑过去。

在同时，他拚命地工作，毫不照顾自己，正如他不照顾别人，不怕担当风险；他获得有声有色的成果，这是无可否认的，这使他所领导的医院里的见习大夫们，成为他的热情的支持者。他向医学科学院提胆大妄为的报告，引起那些已经安居高位，不喜欢被推翻的人们怒气冲天的不信任。荷马史诗式的搏斗，其结果差不多总是由他作出决定性的结论，总是他作最后的结论。

他吓坏了那些胆小的人。当他看到科学的利益或人类的利益被牵涉在内的时候，他对于个人是一点也不考虑的！他很想在罪犯们身上做实验，消灭人间的妖孽，阉割不正常的人，在活人的肉体上做英勇的试验。他憎恶感伤的表情。他对病人从不表示怜悯，也不容许病人哀怜自己。病人们的呻吟悲叹，他不感兴趣。然而，只要是可以抢救，他一定抢救，——大刀阔斧地抢救。为了治愈一个病人，不惜一刀切开活的肉体。他心狠，然而手很柔和。病人都怕他，然而都要他。他敲富人竹杠，跟穷人一文不要。

他生活很阔绰，因为已经养成奢华的习惯。然而这种生活，他可以在朝夕之间完全抛弃掉，而毫不惋惜。可是，既然有了这种奢侈生活，不如全部接受！他的妻子是他的奢侈生活的组成部分。他享受他的妻子，也享受奢侈的生活。他不要求两者所不能提供的东西。他不要诺爱弥分担他的思想。他不把这样的要求献给诺爱弥。诺爱弥不在乎这个；如果她得到其余的东西，她认为她保着最好的部分。他决定给诺爱弥的部分是男人应当给女人的唯一的部分。一个能思想的女

人，是一件碍手碍脚的家具。

那么为什么他立刻被安乃德吸引住了呢？

由于和他自己相似的东西。

由于在那个时期的安乃德身上有和他相似的东西，而且只有他一个人能够理解。当他们两人的视线白刃交锋的头一回合，在他们对话中铁碰铁地互相撞击的时候，他心想："她用和我相同的眼光来看这些人。她和我属于同一族类。"

和她同一族类？他好象并没有根据事实来判断。

安乃德是从那个社会氛圈中掉下来的，而菲力普则刚刚爬上那个氛圈，用手腕的力量爬上去，于是他们二人在一个过渡阶层上相遇了。可是，在这时两人是平起平坐的；两人都觉得是这个世界以外的人，是这个世界的敌对者；两人都好象属于另一个种族，这个种族以前是大地的主人，现在已经丧失所有权，分散在各处，几乎已经消失。归根到底，谁知道各个种族的神秘和它们的盛衰升沉，这个千年来的纠纷，通过它，人类好象在走向中庸之道的最后胜利？……可是也有卷土重来的情况；有时候，原先的大地之主又在一天之内掌握了他的财富。财富与否，反正菲力普要求有他的一份。这样，他就把安乃德划归已有。

* * *

安乃德回到家中，低着头，前额沉重，她什么话也不说，上床睡觉。她把脑袋里的一切都清除干净。但是睡不着。为了推开一个形象，她必须注意窥探；她一开始昏昏欲睡，这个形

象又出现在门口。为了忘却这个形象，她试着去想那些每天忙碌的事，可是引不起她的兴趣。于是，为了反抗威胁着她的一个入侵势力，她向一个平常怕勾起太多的往事而不敢重提的同盟者发出号召：于里安，以及围绕着这个更近于虚构而不真实的亲爱的名字，由遗恨与梦幻所集合起来的思想境界。它们重新出现了一忽儿，就冷冰冰地落在地上。安乃德坚持不休，又用力拾起来。她抱在怀中的只是一把枯萎的花。阳光一晒，花就晒干了。安乃德想用她的发烧的手去抚弄它们，使它们恢复鲜艳，反而将它们完全烧焦。她转辗不安，翻来覆去地挪动枕头。可是，为了第二天的工作，她必须好好睡觉。她服了一片药，这才进入忘怀的境界。但是，三、四个小时之后，她醒过来了，发现忧虑还在那里。她觉得即使在她睡着的时候，忧虑仿佛仍然没有离开她。

第二天，以及接连几天，她心绪继续紊乱。她东跑西走，教书、谈天、笑，一如往常。安装得很好的机器自己在开动。可是灵魂却非常不安。

天气阴沉，安乃德在巴黎街上走，突然眼前一片光明……在街道的那边，菲力普·维亚走过去了……她回到家里，沉浸在喜悦之中。

当她决定了解一下，到底为什么她那样欣喜，她不觉心惊胆战了。如同她在自己的肉体上发现了癌症一样……这么说，她又一次落入陷阱了！爱情？对这样的一个人发生爱情，这又将给她招惹多少无用的痛苦；一个她素不相识的人，可是知道他是个危险人物，没有仁慈心肠的人；一个不属于她而属于另一个女人的人；一个她不爱的人，既然她爱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对，于里安，她一直爱着于里安。好，既然她爱于里安，她还能爱另一个男人吗？——她爱他……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她的心能够同时给两个人？给每一个人的都是整个的心，不能分开！因为每当安乃德把她的心给人的时候，总是整个儿给人的……她感觉到一种自己出卖自己的情绪。毫无疑问，把身体给别人，在她看来似乎并不比将心同时给两个人更为可耻。难道她对自己不诚恳，不正直吗？——正是这样。她不知道她有不止一个心，她有不止一种生命。在灵魂的树林中，并存着思想的林木，欲望的树丛，几十种不同的原素。平常人们看不清楚这一切，它们在睡眠。但是风一吹，它们的枝桠就互相撞击……在安乃德身上，激情互相撞击，在许久以前，已经显出它的繁复。她是重视义务的女人，同时充满热情的骄傲，是热情的母亲，热情的情妇——情妇？各种不同的情妇……大风中的树林，如波涛起伏，树木的手臂伸向天空的各个方面……可是安乃德感到耻辱，直至垂头丧气，因为一种不得她同意的力量支配着她。她想："多年来的毅力和斗争有什么用呢，如果一瞬间足以破坏一切？这股力量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她狂怒地排斥这股力量，把它当作不速之客。难道她不认识她自己的本性吗？这是最令人丧气的。怎样能摆脱自身的力量呢？

她并不是一个被动地屈服于她所蔑视的内心宿命的女人。她决定扼死这个使她痛苦的情感。要不是诺爱弥，她本可以成功地办到这一点，她辛苦的日常工作有助于她办到这一点。

她收到了一封信，是那个小小的人儿用大大的字体写的。她研究过怎样把信写得文雅大方，但是这也不能掩盖她的冷冷的决心。几句话，请安乃德去晚餐。安乃德以工作忙为借口，推辞了。诺爱弥又来一封信，这回表达了她想和安乃德再见一面的热烈愿望，同时让安乃德选择哪一天晚上去。安乃德决不再去接触已经嗅到的危险，又一次辞谢了诺爱弥的邀请，借口是每天工作完毕之后她极度疲乏。她以为这件事就此结束了。可是那个小小的邦达露斯[1]，在他厌烦和调皮的时刻，他就是爱神的千种化身之一，如果诺爱弥不把安乃德领进他的羊圈，他就不让诺爱弥得到安宁。于是，有一天傍晚，安乃德教课完毕回到家里，正在准备晚餐（有闲阶级总选择这个时候来串门的）。诺爱弥出现了。她唧唧喳喳说了一大套，向安乃德保证永世不渝的友谊。安乃德很窘，因为她的不体面的样子让人看见了。但是她不由自主地被诺爱弥的温情所吸引，在她身上，她不知不觉地喜爱"那个人"的反照。尽管诺爱弥再三要求，她决不动摇，拒绝她的晚餐。但她至少也得答应去看望诺爱弥，于是她小心谨慎地打听清楚，什么时候诺爱弥一个人在家。诺爱弥注意到安乃德操心的就是要避开菲力普，她以为安乃德是因为腼腆以及对菲力普缺乏好感。她对安乃德的好感因此而有所增加。诺爱弥回家之后，不谨慎地饶舌，把她去安乃德家访问的事，也给菲力普讲了。而且，用极友善的女朋友之间惯用的迷人的阴险手段，诺爱弥强调一切她认为可以使菲力普瞧不起安乃德的细节：安乃德穷得一无所有，家里乱七八糟，触鼻的墨水气味和厨房气味。一句

[1]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话，安乃德围绕锅台转。菲力普已经听说安乃德的勇敢的经历，他尤其熟悉贫穷的气味。他所思考的和诺爱弥所估计的不是一回事；不过他把这些都藏在心里。

短短几天之后，安乃德从诺爱弥家里出来，在街上碰到了正要回家的菲力普。这并不是完全出于偶然的。安乃德觉得她并没有寻求这次相遇，所以不必抑制见到菲力普时心中那种说不出的快乐。他们交谈了几句。当他们站住说话的时候，一个年轻女子走过，菲力普向她招呼。安乃德也认出是谁。那是一个聪明的女演员，她正在扮演玛斯洛娃①。安乃德很喜欢她。她的好感表露在她的眼神中。菲力普问她："你认得她吗？"

安乃德说："我看她演过《复活》。"

"呵！"他说，同时嘴巴不屑地一撇。

安乃德很诧异，问道："你不喜欢她的表演？"

"和她的表演没有关系。"

"那末是这个剧本？你不喜欢这剧本？"

"不是，"菲力普说。

他看见安乃德好奇地想知道他的理由，加上一句说："我们一同走几步吧，你愿意吗？这有点儿不合规矩。但是那些规矩不是给我们这样的人准备的。"

他们一同走在街上。安乃德有点儿窘，可是非常得意。菲力普谈那些戏，用反感与幽默相混合的调子，就象托尔斯泰自己（应得的报应！）对待他所不喜欢的人一样。菲力普停住不

---

① 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中的主要人物，妓女。

说了，他觉得自己的严厉很好玩，又说："我不公正……当我看一出戏的时候，我看的是看戏的人，我在他们的脑膜之下看这出戏，我看见的景象并不美妙。"

"在有些人身上确实是这样，"安乃德说。

"对，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有美化人间苦难的本领。这样，就免得他们去解救苦难。那些善良的理想主义者，用别人的不幸给自己安排甜蜜的时刻；别人的不幸对于他们不过是毫不费力的艺术感情、或慈善感情的题目而已；对于那些以此赚钱的强盗们，他们安排了更舒适的时刻。他们用感伤的表情作为旗帜，掩盖那些爱国同盟、增殖人口同盟、发行纸币、证券、进行殖民战争，或别的慈善事业……眼泪汪汪的时代！……没有比眼泪更冷酷，更唯利是图……善良的老板的时代，(你读过比哀·韩姆① 的作品吗？)老板在他的工厂附近建筑教堂、小酒店、医院和妓馆……他们把自己的生活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文明、进步、民主的演说；另一方面包括剥削和对于人类前途的卑劣的破坏，毒害本民族、消灭亚洲和非洲的民族……干完这一切之后，他们去对玛斯洛娃掉几滴眼泪，然后一边听德彪西的软绵绵的音乐，一边睡午觉……当心觉醒！残酷的仇恨在积累。巨大的灾祸来到了……正好！他们的肮脏医学只会设法培养疾病。最后总得诉诸外科手术。"

"病人能够逃过这一关吗？"

"我要消灭疾病，病人我不管！"

这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安乃德微笑了。菲力普斜睨了她一眼："这不叫你害怕吗？"

① Pierre Hamp(1876—1962)法国小说家，专写各种劳动的场面。

“我没有害病。”安乃德说。

他站住，看看安乃德，说：“对，你没有病。跟你在一起，可以呼吸健康的气息……这使我能离开腐臭的身体和精神，换换空气！精神的腐臭更加恶劣……请原谅我的激烈的词句！可是我刚刚开完会回来。我刚刚跟一帮官方维持疾病者，也就是所谓卫生部的伪君子们争吵了一场，我满肚子愤怒和恶心，按捺不下去。当我看见你的时候，你的明亮的眼睛，爽朗的走路姿势，你身上一切都是高傲和健康的，我自私地吸了一口你的空气。现在我感觉好多了。谢谢！”

“让你这么一说，我这下子被提升为医生了！”

“医生，那倒不是。医学、氧气。”

“你就这样对待人吗？”

“我把人分成这样几类：吸气、呼气，使一切更新的人，杀人的人，必须杀死的人。”

“你还要杀死谁呢？”

“**还要**！”他特别指出这两个字。“你觉得我忍受不了我的病人了吗？”

“不，不，这是不由自主地说出来的，”安乃德笑着说，“这是我的老习惯……但是，我可以问问你吗？你刚才遇见我的时候，你在生谁的气？”

“现在既然和你在一起，我很愿把这些全忘掉。简单地说，问题在于一片不卫生的住屋群。自从不洁净的国王，燉鸡亨利①以来，人们就在那儿培养癌症和结核病。效果是极高

① 指法国国王亨利四世（1553—1610）。传说他曾经讲过，如果每家灶上有一锅炖鸡，法国人民日子就好过了。

的：最近二十年来，发病率是百分之八十。我把这件事向卫生委员会提出，要求采取彻底措施，征用和拆除房屋。他们好象同意了，并且要求我起草一份报告。报告写好了，我跑去一问，发现上面的话跟原先完全不同：‘亲爱的、卓越的同事，你的报告给人印象深刻，极好的材料，一定要研究，我们将要研究，死者已经死了，真的，死在他们的居室中，但是他们是否确实由于居室而死？……’有一个人拿出证件来给我瞧（谁知道这证件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在被房东收买的住户同谋之下，证件证明死者在住进死亡等候室以前，已经拿到了公墓的入门券。或者证明肿瘤是由外伤引起的。另外一个人攻击老房子不如新房子卫生的说法，说老房子更宽敞，更通风；他举了一个例子：他家的房子就是这样……要改善卫生条件，而不是拆房，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要过分；好好地洗刷一次，就行了；房东自愿采取消毒措施……再说，我们很穷，口袋空空，拿不出一文钱付征用费……呵！如果问题在于铸造一门新的大炮！但是，说来说去，癌症比大炮杀人更多……为了结束这场闹剧，最后有一个耍官腔的人提出‘美观’问题。仿佛这几所‘绿猪年’建造的破房屋，要为了艺术与历史而加以保留！……我也喜欢艺术，我可以给你瞧我家里的绘画，相当美观，老的和新的全有；可是老年在我看来总不是美的标志（除非说的是美丽的某夫人），不管美与不美，反正我不允许过去毒害现在。在所有的伪善之中，唯美派的伪善最使我反感，因为这种伪善把它的枯瘠当作高尚。所以在这方面，我说了一些相当僵硬的话。在讨论中间，有一位同行向我打了一个招呼，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你难道不知道吗？那个拿房客们的腐烂尸体当

作食物的昆虫，那个蚂蚱，他是商业和食品委员会主席的亲密朋友；这位主席操纵选举与政党之间的勾结，他是统治民主集会和宴会的幕后操纵者之一。这个看不见的人物的野蛮行动，砌成——用共济会的方式砌成——我们共和国的摇摇晃晃的建筑。而这位平民之友不愿意我们让平民从他们的坟墓中搬出来……'你听，最美妙的说法！说这是出于慈善的动机……最后他们给我欣赏一份房客请愿书，写得有板有眼，他们抗议要他们换房子的说法！——我一个人对付他们大伙，你叫我怎么办？有人说，预言者在笑①。所以我也笑了。但是我说，我不是自私的人，我不能把这件开玩笑的事只让自己知道。我建议第二天在《晨报》上发表，让公众都知道。他们大声反对。不过我说到做到。我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四面八方会向我发动攻击。医学界以前领教过我的斥责的人们，也不会放弃报复的机会。他们有的是办法打中我。但是，正象你所说：搏斗！好战夫人！……哎，那天晚上，在苏朗琪家里？……好象这些都使你觉得好玩？"

"是呀，真好，我喜欢这样，向非正义作斗争。我恨不得是个男子汉！"

"不需要做男子汉，你已经在斗争了。"

"我从来不抱怨我参加斗争，我抱怨的是闷气。我们的本分是在地窖里搏斗。而你们呢，是在山顶上，在光天化日之下斗争。"

---

① 成语："两个预言者不能不相视而笑。"指古罗马民间的预言者(augures)，相当我国旧时代卜课、算命的人。他们以胡言乱语欺骗人，所以不能不相视而笑。

"哎！瞧你的鼻孔在闪动！一匹闻到火药气味的战马！我已经领教过了。那天晚上我已经注意到。"

"那天晚上，你讽刺了我。"

"不，决没有。你太象我了，我怎么会讽刺你呢。"

"你逼得我不得安宁，牵着我鼻子走！"

"对，我立刻就看出来了……我没搞错。"

"尽管这样，一起头，你的态度相当傲慢。"

"鬼知道，如果我能预料到会碰见你，在苏朗琪家碰到你！"

"那末好，你说吧，你自己呢？为什么你在苏朗琪家里？"

"我吗，那是另一回事。"

"那是为了喜爱多愁善感的性格？"

"现在轮到你讽刺了……可怜的苏朗琪……不，不要提她！我知道，人们会说她这样那样。可是苏朗琪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她不向他询问什么，可是注视着他。

"下次我告诉你……对，我得她的好处很多……"

他们停步不走，就要分手了。安乃德含笑说："你并不象看起来那么坏。"

"你呢，也许并不象看起来那么好！"

"正好平均一下。"

他盯着她眼睛，说："你愿意吗？"

他不开玩笑了。一股热血冲上安乃德的面颊。她找不到一句话来回答他。菲力普的眼光盯住她，不放开她。他说了？他没有说？在他嘴唇上，她看出一句话："我要你……"

他鞠了一个躬，走了。

*　　　*　　　*

安乃德剩下独自一人，停留在火热的川流中。她一直向前走。十分钟以后，她又回到了刚刚出发的地点。她不知不觉地围绕卢森堡公园四周的铁栏杆，走了一大圈。她遍身火热地清醒过来，那三个火焰般的字，刻在黑色的衬底上。她使劲想擦掉这几个字……他说这句话没有？……她眼前又出现了他的毫无表情的脸。她想怀疑他说过这句话。可是痕迹历历在目。她的抵抗力减弱了。突然间，她屈服了……那也好。这是早已决定了的……她早就知道……一小时以前，她还想反抗，可现在，她反而觉得轻松了。命运已经这样决定……

她回到家中，头脑清醒，冷静，果断。

她知道菲力普要什么就能够办到什么。而且菲力普想要的，她也想要。她是自由之身。没有什么可以拦阻她……她想起了诺爱弥吗？她对诺爱弥只有一个义务，讲实话。她决不说谎。她将收回她的财富……她的财富？另一个人的丈夫……可是盲目的情欲对她说：是诺爱弥偷走了她安乃德的丈夫。

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促使不可避免的事早日发生。她满有把握，菲力普一定会来的。她等着。

他来了。他选择了她独自在家的时间。当她去开门的时候，她觉得非常害怕。但是，也就只好这样了。她把门打开。除了脸色苍白之外，她一点也不露出激动的心情。他走到房

间里。两人面对面站着，中间隔开几步，稍稍低着头。他用严肃的眼光瞧着她。沉默了片刻之后，他说："李维埃，我爱你。"

李维埃这个名字，在他嘴里令人想起一条河流①。

安乃德，全身微颤，站着不动，回答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爱你，我不信我爱你，但是我知道我是属于你的。"在菲力普严肃的面容上，出现了一丝微笑。

"很好。你不说假话，"他说，"我也不说假话。"

他向她走近一步。她本能地向后退缩，正靠在房间的隔墙上，毫无抵抗地，两只手掌按在墙上；她两腿瘫软了。他站住了。他静静地看她。

"你别害怕！"他说。

于是在他的严峻的目光中，透露出温情。她好象一个承认自己战败的人，平静地、略带一点鄙视地说："你要我什么？你要的是我的身体？我不跟你计较。你要的无非是这个？"

他再向前走了一步，坐在她脚边的矮凳子上。他的面颊轻轻擦着她的连衣裙。他拿起安乃德的手。她把软弱无力的手让他拿着。他在这只手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的嘴唇把她的手指一个一个地轻轻吻遍。然后，他低下头，把她的手按在他头上，眼睛上；他说："这就是我所要的。"

安乃德的手指接触到菲力普头上粗硬的短发，他前额的鼓起部分，怦怦跳着的太阳穴。这个刚愎的人把自己置于安乃德保护之下了……她俯身向着他。他抬起脸来。这是他们

---

① 李维埃，rivière的音译，此字本意是：川流，小河。

第一次接吻。

他两条胳膊紧紧搂抱着安乃德，她跪在地上，紧挨着他，她不再抗拒，好象连一口气都没有了。暴烈的菲力普不想乘胜直下。他说："我要一切。我要整个的你：情妇、女友、女伴、整个属于我的妻子。"

安乃德挣脱他的搂抱。诺爱弥的形象涌现了。刚才，安乃德把这个形象从自己的思想中抹去。但是，菲力普也这样干，这一事实几乎使安乃德感到受了损害。在妇女甚至互相敌对的妇女之间的本能的、共济会式的联合的意义上，安乃德受了损害，因为一个妇女受了男子的冒犯——对妇女们的共同的冒犯——所有的妇女就群起而攻之……

安乃德说："你不能这样。另外有一个女人占有着你。"

他耸一耸肩："她什么也没有。"

"你的名字和你的信念。"

"名字对你有什么关系？别的你都有了。"

"名字我不在乎，但是我必须要信念。我把我的信念给你，我也要求你把你的信念给我。"

"我准备把我的信念给你。"

但是，安乃德虽然向菲力普要求他的信念，当他要把信念给她时，她却大发脾气了："不，不！你从那个和你共同生活已经多年的女人那里收回你的信念，而给我这个和你不过第三次见面的人？"

"我要认识你，用不着见三次面。"

"你并不认识我。"

"我认识你。在生活中，我学会了很快就认识人。生命很

快就过去了，一个时机从不会出现两次。必须当机立断，不然就永远别要。李维埃，你从我面前经过，如果我不抓住你，我就失掉了你。我就把你抓住。”

“你也许搞错了。”

“也许。我知道，在要一件事物的时候，人们往往搞错。可是在不要某一事物时，人们却永远是搞错的。如果我看见了你而不要你，这个错误，我是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

“你知道我什么？”

“比你所想象到的多得多。我知道你曾经很有钱，而现在你很穷；你青年时期充满了快乐与幸运，现在你破产了，被你的社会圈子所排斥；你没有屈服，你奋斗了。我知道你是怎样斗争的，因为我也进行过这种斗争，三十年来，每天都在进行这种肉搏战；我有过多次差一点就要完蛋了。而你却兀然不动摇。我呢，我是习惯了的，我自从摇篮时代起，已经遭遇到卑贱的穷困。你呢，你皮肤娇嫩，一向受人宠爱、奉承。你却一步也没有退让。你没有接受任何卑鄙的妥协。你没有用你的妇女的办法，那就是诱惑男性，或者用从实利出发的婚姻这种诚实的手段，设法逃避你的孤军奋战的生活。”

“你以为有许多人向我提过这种亲事吗？”

“那是由于即使是眼光最短浅的人，也知道你不是一个能用婚约买到手的女人。”

“对，不能变卖的。”

“我知道，你已经爱过一个人，并且有了孩子之后，你拒绝做那个人的妻子。我不需要知道你内心的理由。但是我知道你敢于面对一个卑鄙的社会，要求的不是享乐的权利，而是吃

苦的权利，有一个儿子，并且在贫穷中由你独自一人抚养他的权利。要求这种权利这还不算什么，而你是实施了这种权利，独自一人，已经坚持了十三年。根据我的经验，我知道这十三年的艰难困苦和每天的忧虑是多么沉重，可是我发现站在我面前的你，是完好无损，腰板笔挺，傲然自得，一点没有受折磨的痕迹。你避免了两种失败者的姿态：一种是垂头丧气，一种是牢骚满腹……（我自己没有能避免辛酸的烙印）。我是为生活而搏斗的行家。我知道象你这样坚强的性格是多么宝贵。这个严肃的微笑。这两只清澈明亮的眼睛，两条眉毛的安详的线条，这双光明磊落的手，这泰然自若的和谐，——而在这里面，是燃烧着的火焰，是迎接搏斗的欢乐颤抖，即使打败仗……（“有什么关系！反正我在斗争……”）难道你以为象我这样的一个男子，会不赏识象你那样的一个女人的价值吗？难道你以为他赏识了这个女子以后，会不准备付出一切代价去征服她吗？……李维埃，我要你。我需要你。你听我说。我不会设法骗你的。虽然我希望你得到益处，但是我不是为了你的利益而要你的，而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奉献给你的不是什么可图之利，而是给你增加新的考验……你还不清楚我的生活……挨着我坐，我的秀眉美人！……”

安乃德坐在地板上。抬头瞧着他。他抓住她的双手，一边说话，一边抓着她的手不放。

“我有名望，我有成就，我有钱，和有钱所能办到的一切。但是你不知道我是怎样获得这一切的，怎样保住它们的。我用暴力把它们抢到手，用暴力抓住它们不放。我强迫了我的命运，如果有命运的话。我不顾一切人和物，才达到目的。而

且我从来不会(也不愿)替人包扎由于我而受伤的自尊心，以及被我走过时踩在脚下的利益，为了使别人能原谅我的飞黄腾达。我的那些亲爱的同行预料至少我的成就会对我产生麻醉剂的作用。完全没有这么回事。他们白费力气来恭维我，他们发现我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成为他们的人。我不能忘掉在壁垒那一侧所看见的：成堆的尔虞我诈和不公正的现象。我曾经有时间细想过社会的谎话。知识分子阶层（不管他们自以为怎样了不起，不管别人怎样期待他们）向来是这个社会的最好的看门狗。除了少数几个干练的人，他们在自己的艺术或思想的知己之间是被认为目空一切的；然而一走出他们自己的园地，就对占统治地位的愚蠢行为脱帽致敬。我的明显的疯狂就在于不肯奉承愚蠢的统治者。目前，我甚至僭妄地攻击统治者的某些神圣的骗局，因为这些都加重人民的贫困，使成千上万的人没完没了地受罪。我将使赛湃① 的三张嘴同时狂吠，三个伪善的方面：道德、祖国和宗教。以后我再跟你谈这些。我也一样，我将被打垮。我知道。尽管这样，我还是要战斗，为了战斗的甘和苦。而且也必须这样。……你明白，为什么那天晚上你说的那些话给我带来了你没有料想到的信息！你的话是属于我的。你的嘴也属于我。”

安乃德把嘴送给他。他用他那双粗大的手温柔地捧住安乃德的面颊和鬓脚。

“李维埃，我需要你。我没有想到会找到你。现在你既然已经在我手中，我不放你了。”

---

① 希腊神话中的怪犬，一身三头，它的职务是看守地狱的大门。

"好好地抓住我吧，我怕我会滑脱。"

"我懂得怎样把你捆起来。我把我的艰苦生活，我的那些敌人，我的危险，统统贡献给你。"

"对。你认识我……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属于我。这都属于你的诺爱弥。"

"她要这些干什么？关于这些，她一点都不想知道。她把真实和苦难这两件事都从生活上一笔勾销了。"

安乃德注视着菲力普。他在她的眼神中看出她想问而没有问的一个问题。

"你在想：'那么他为什么要娶诺爱弥为妻呢？'那个女人说谎，是的，这我知道，她遍身都是谎话，从头发根一直到手指尖。……是呀，但最奇特的是，正因为她说谎我才娶她。我几乎是为了这一点才爱她。……当说谎成了一项这样完美的艺术，它比得上美好的戏剧……（难道人们不知道戏剧说谎，几乎所有的艺术都说谎，少数几个独特的艺术家除外，他们把同行搞得手足失措，于是同行都说这种人不是艺术家，他们在糟蹋艺术这一行。）如果世界是一场大谎，至少我们有权要求把谎话说得有趣点儿。从整个看，为了使我满意，也为了和我交往的人们，我宁愿要那种说谎说得很美妙的人。他们骗不了我。我看得一清二楚。诺爱弥的风韵和她的感情，同样是造作的。但是她的作品很成功。她替我增光。每天晚上，当我割了一天腐臭的肉体之后，带着一双被污染的眼睛回家去，诺爱弥的那一套，使我觉得津津有味。她是一潭含笑的泉水。让她去说谎吧！这是毫无关系的。如果她说真话，她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你真狠心。她爱你。”

“毫无疑问，我也爱她。”

“你既然爱她，你要我干什么？”

“我按照她的方式爱她。”

“这就不少了。”

“对她来说也许不少。对我说却不多。”

“可是，她给你的一切，我也能给你吗？”

“你，你不是在游戏。”

“我也愿意游戏。生活就是游戏。”

“对，不过你相信生活。有人严肃对待一场游戏，你就是这类人。”

“你也是这样。”

“因为我愿意这样。”

“谁告诉你，我不是自己愿意这样的？”

“那好！我们两个都愿意。”

“我不要一个建立在废墟上的幸福。我受过痛苦。我不愿意使别人痛苦。”

“在生活中，一切都是以痛苦作为代价的。在自然界，每一个幸福都是建立在废墟上的。到最后，一切都是废墟。至少，我们反正曾经建筑过！”

“我下不了决心去牺牲另外一个女人。可怜的小诺爱弥！”

“如果她将你踩在脚下，她可没有这么多的怜悯之心。”

“这个我信。但是她爱你。在我看来，毁灭一个爱情，这是罪行。”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反正现在木已成舟。你一出场，我

和诺爱弥的爱情已经被毁灭。”

“你光想你自己。”

“在爱情上，谁都光想自己。”

“不，不，这不是真的！我想我自己，想你，想那个爱你的女人，想你所爱的一切。我愿意我的爱情是善良的，对大家都是欢乐的。”

“爱情是一场决斗。如果你左顾右盼，你就完蛋了。你要眼睛盯着你对面的敌手！”

“敌手？”

“我。”

“你，确实是你，这我不怕。可是她，诺爱弥，她不是我的敌手。她没有干过任何伤害我的事。我能够为了毁灭她而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吗？”

“是不是对她不讲实话更好些？”

“欺骗她？……恐怕还不如把她毁灭……要不，我就毁灭我自己。放弃吧。”

“你不会放弃的。”

“你怎么知道？”

“象你这样一个女子，不会由于软弱而放弃。”

“为什么不是由于强有力而放弃呢？”

“我从来没有见过自己退让的力量。我爱你，你也爱我。我不许你放弃。”

“不要威逼我！”

“你爱我。”

“我爱你。”

"那么？……"

"那么……你说得对，我不能，我不能放弃。"

"那么？"

"那么，就这么办吧！……"

*　　*　　*

他们对"那个人"还什么都没有说。

安乃德本来发誓不在菲力普向诺爱弥说明之前，跟他发生关系。但情欲的力量赶在决心前面了。人们不能给情欲规定一个时间。情欲控制了安乃德。现在是安乃德抓住菲力普不放。她怕他的刚愎的脾气。

菲力普毫无顾忌地瞒着诺爱弥。他不怎么尊敬诺爱弥，所以他不认为有必要对她说实话。但是如果必须说实话时，他就会毫无顾忌地说。他是个可怕的人。在一种情欲控制下，他可怕地缺乏仁善心肠。别的一切都不存在了。他以前对诺爱弥的爱情，是主人对一个价值很高的奴隶的感情。总之，在他心目中，诺爱弥无非是一个价值很高的奴隶，此外没有任何别的意义。如同许多女人一样，诺爱弥能适应这种情况。奴隶要是能控制主人，那么奴隶的权力是无比强大的。她就是一切，直到有一天，她变成一文不值。诺爱弥知道这一点，但她觉得对于自己的青春和魅力在许多年之内是满有把握的。在我们身后，任凭洪水泛滥吧！……再说，她在监视着。她发现菲力普有一些短暂的对她不忠的行为。她不太重视这些情况，因为她看得很清楚，那些事情是不能持久的。不过她自己锦上添花，搞一些外遇作为对菲力普的小小的报复，

这是她不告诉他的。有一次，她气势汹汹地让她男人戴上了绿帽子，只有那么一次，因为菲力普对她不忠使她太不能忍受了。那一次她跟人乱搞，并没有觉得有多大乐趣，反而有点恶心；没有关系！反正账算清了，谁也不欠谁。事后，她对丈夫显得分外温存。当她吻他的时候，她感到那是一种享乐，因为她心里这样说："亲爱的，我跟你说的是假话。这次给你一个教训！你是那个……①"

她很害怕菲力普万一知道。不过这种害怕反而增加她的兴趣。菲力普不知道任何确实的情况，没有任何事实，但是他在诺爱弥的眼睛看出她在说谎。不管诺爱弥是不是已经对他不忠，反正她有这种念头。她看见菲力普眼睛里亮光一闪。他的两只手会把她捏碎。但是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永远什么都不会知道。她闭上眼睛，象一只懒洋洋的母鸽子。他粗暴地说："瞧着我！"

她赶快抓紧时间装出天真的眼色来。他知道这是假的……对此他并不反击。

他不责怪她，虽然，如果让他抓住事实，他会打断她的腰骨。他并不期望她给他那种她所不能给的东西：坦率和忠贞。既然她能够讨他的欢心，只要能这样继续下去，一切都好办。但是，有一天如果她不能再讨他喜欢，他认为他有和她分裂的自由！

安乃德有更多的顾虑。她是女人，她更清楚诺爱弥心里想的是什么。诺爱弥可以是虚假的、无聊的，而且对菲力普不

---

① 意思说：你当了王八！

忠，但是她爱菲力普。不，并不是象他所说那样，诺爱弥并不是在游戏。她非常重视菲力普，把他看成她自己身上的一块肉。不仅由于肉欲的火炽的铁刺。而是由于内心深处的倾向，好的或坏的。在爱情中，除了爱的力量之外，别的都不算数。这个强烈的磁铁，将一个人的灵魂与肉体深深地嵌入另一个人身上。她非常珍视菲力普，就象珍视她的生命之目的，珍视多年来她一直想望、想望、想望的事物。一个女人并不总是明白她为什么热爱一个男人。但是由于她热爱了，所以她不能再松手。她在那上面耗费了太多的力量与欲望，所以不能再转移到一个新的对象身上去。如果要把她从那个人身上拉开来，就得在两个人身体连接的地方切一刀。

猜疑之心开始苦恼着诺爱弥。一开始，这种苦恼几乎没有什么了不起。小耗子啃东西。生活一点也没有起变化。菲力普跟往常一样的粗鲁，总是匆匆忙忙的，不大爱说话；他听诺爱弥说话，但没有听进去；心里忙着想别的事，眼睛闪着火光。在这阵子，他被一件相当讨厌的事纠缠着：他自己惹起的一场毫不留情的笔战。诺爱弥知道这件事，但她不了解这些令人头痛的情况。每当菲力普处于这种状况中，任何别的事他都不想了，连诺爱弥也被抛在一边。那也不过等一等就是，让他停食几天，他会用更大的胃口回到她身边来的。话说回来，这一次他禁食的时间太长了！过去，有几次她用好玩的小动作挑逗他，引起他粗暴的推拒，他发火了，因为诺爱弥打乱了他的思绪。诺爱弥高声抗议他缺乏礼貌，可是心里却并不生气。她好比一个小孩在玩鞭炮，声音越响她越觉得好玩。……可是这一回（倒楣！）鞭炮没有点着……菲力普连瞧

都没有瞧。诺爱弥的挑逗被菲力普漠不关心地泼了冷水……猜疑的小耗子过来一趟又一趟，最后呆着不走了。耗子使劲啃着，啃着，啃到诺爱弥的肉体上去。——有一天，诺爱弥大叫起来……

一个早晨，两人在床上并肩躺着……菲力普睁着眼睛。诺爱弥刚刚睡醒，她装作继续睡觉，一边注意观察菲力普。她本能地感觉到在他脸上反映出另外一张面孔的影子（因为思想的外衣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反映了占据这个思想的人物形象）。立刻，诺爱弥的妒嫉的注意力突然觉醒了。她的睫毛下面的眼光，象螺丝钻一样地看穿身边的那个人，同时她呼吸均匀，一动不动，继续假睡。她严厉地考察这个如此贴近，又如此辽远的人。这个人是属于她的，但永远是个陌生人；他的大腿和她的大腿挨着，中间却有一个不可超越的世界把他们隔开。……不，她没有弄错，他除了他的一些思想之外，还在操心别的事……操心？她看见他在微笑……他在想另外一个女人！……为了把他从那个幽灵身上拉回来，或者为了考验她的威力，她好象在梦中呻吟了一声，同时把自己的身体围抱在对方身上。他冷冷地从正在探索他的那人怀中挣脱出来。看了一下，觉得她确实在睡觉，悄悄地起床，穿上衣服，出去了。诺爱弥没有动弹……但是，房门还没有完全关上，诺爱弥就坐起来，脸色都变了。她用两只小拳头捶打自己的胸部，一边抑制住一声焦急的忿怒的叫喊。

打那天起，她在搜索敌人。紧张地、遍身微颤地，她在窥探，在闻气味；她的指甲痒得难受，她恨不得立刻把她的情敌撕成碎片……呵，静悄悄地、轻轻地，抓破敌人的心脏！……

但是她找不到这个心脏。它躲在哪儿？……她搜索了树林，在她所认识的熟人圈子里狂热地仔细探索着。她的涂脂抹粉的年轻的微笑，掩盖着她的尖利的牙齿。她观察每一次菲力普在女人面前时，脸上最轻微的表情；窥探着每一个女人的眼色、手和声调的抑扬顿挫。她在内心带着几条东闻西嗅的猎犬，然而猎犬追踪了错误的足迹。野兽逃脱了……

一种奇怪的错觉使她一开头就把安乃德排除在猜疑的范围之外；这种错误在继续着。几个星期以来，她把安乃德忘掉了。安乃德自己也没有露面。她自己觉得有罪。面对诺爱弥，她决不会感到自豪，反而由于她的隐蔽的胜利、偷来的胜利觉得可耻。她避免再去维亚家。如果诺爱弥表示想和她见面的愿望，她也不缺少不去的借口。可是诺爱弥丝毫没有表示想见到安乃德。她心中有太多的烦恼，没有时间想起安乃德来。

诺爱弥竭力想说服自己，认为菲力普的任性行为过一阵就会好的。但是白费力气。菲力普变心的迹象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变本加厉了：漫不经心的冷淡，完全不关心娇小的妻子的言谈、容颜，甚至连她在不在家都不注意。更有甚者，有时诺爱弥想强迫菲力普不要忘记她在身边，结果只引起他的不耐烦和厌倦——没有很好地隐蔽起来——她的不凑趣的接触，使他感到恶心，而且想躲避……诺爱弥不能再不承认病情的严重。她慌了手脚。可是，她必须经常注意不漏出慌张来。要经常地，经常地高高兴兴，对于他和她自己都蛮放心，经常把钓饵抛到他那边去。他连瞧都不瞧！她精力耗干了。而这个不可捉摸的情敌，诺爱弥对她满怀狂怒的仇恨！……不能抓

住这个敌人，诺爱弥气得简直要把自己的脑袋往墙上撞……所有的女人，她都窥探过了，真的，没有漏一个，除了安乃德。安乃德是诺爱弥最想不到的一个女人。

最后，自投罗网的正是安乃德自己。

她在街上走，这时，在她前面二十几步远的地方，诺爱弥走过来了。诺爱弥没有瞧见安乃德；她低着头，眼神迷茫；她的漂亮的脸蛋由于忧愁而苍白没有血色；她老了许多。在这时刻，她自己不加检点，也不观察四周任何事物。几天来，她象一个神经病人，用精疲力竭的狂怒，象推磨盘似地，围绕着她唯一的意念转圈子。安乃德深深地感到震动。她本来可以和诺爱弥交错而过，并不会被她发现；要不然，安乃德向后转，走回头路也可以。在她的拙笨的匆忙行动中，安乃德离开人行道，穿过马路。这一行动切断了滚滚的人流，机械地吸引了诺爱弥的视线。她认出是安乃德。安乃德在设法躲避她。诺爱弥的视线跟随着安乃德，看见她在对面人行道上向这边偷偷地瞧了一眼，又转过头去了。一道耀眼的闪光照亮了诺爱弥的思想……是她！

她站住，喘不过气来了；她的指甲紧紧掐在手心，咬着牙，毛发倒竖，好似一只发怒的母猫；她眼睛里露出一道杀人的凶光。一个过路人瞧了她一眼，使她想起我们是在说谎的世界上生活。而刚才，她却暴露了真面目。她赶快回到说谎世界。可是走了十步之后，她残酷地笑了起来。她抓住安乃德了……

*　　*　　*

碰见了诺爱弥之后，安乃德心绪十分紊乱。自从她和菲

力普发生关系以来，她总觉得干了一件亏心事。并不是说她认为自己爱了一个爱她的人是犯了错误。他们的爱情是纯真的，是健康的，强烈的。这个爱情不需要道歉，也不需要装假。没有任何一条社会习惯法则有理由反对这种爱情。而且在她的狂热的激情中，她甚至不承认她对诺爱弥有什么责任。她是菲力普的真正的妻子，她不承认另一个妻子，那个人不会分担菲力普的工作和斗争，不会给他幸福。——但是这种自信的想法，并不排除另一个女人成了这种幸福的代价这个事实；也不排除她毁灭了另一个女人的幸福这个事实。安乃德竭力使自己相信，诺爱弥太轻浮，所以不至于太痛苦，她最后会脱离菲力普的。但是她现在知道事实正相反。她所能够办到的，无非是不去想诺爱弥。她占有菲力普的头几天，自私心使她能够这样办。

自从她遇见诺爱弥之后，这样办已经不可能。安乃德有一种不幸的本领，那就是超越自己。她能不顾自己的激情，而被别人的激情所吸引，尤其是被一眼可以看清的别人的痛苦所影响。

她回到家里，几乎和诺爱弥一样，无法排遣在折磨着她的痛苦。她不能光是嘴里说一套，而不能用爱情的权利来武装自己。诺爱弥也在爱。可是诺爱弥在痛苦。难道受痛苦的爱情比使别人痛苦的爱情权利少一些！……什么权利也没有！两人之中必须有一个人受痛苦，不是她，就是我！……

让她痛苦！……安乃德的激情不让她有选择的余地……可是这样，未免叫人兴趣索然……

至少不要让诺爱弥的痛苦严重化！延长这个痛苦是一种

罪过，就象有人所干的那样，让伤口自己成熟，不去坚决切除和包扎。逃避率直的自白，让诺爱弥自己去发现她的不幸，这是卑怯的，残酷的。安乃德第一天就向菲力普提出："我可不愿意躲躲藏藏。"

怎么搞的，一天又一天，她竟落到这种不体面的地步？……总是她心肠软弱……她对菲力普讲："必须明说了。"

可是，菲力普要去说了，她又拦阻他。她怕他的粗鲁的率直。他扔掉一个他不再喜爱的人，象扔掉一个挤干的柠檬皮一样。他的旧关系对他碍手碍脚。他就说："去吧！完结算了！"

安乃德赶快说："不，不！今天不行！"

她预见到他将要去给人造成的痛苦。上帝！去杀死一个人的心，这是多么令人难受呵！

菲力普有的是别的事情要费思索。他的日子是充满斗争的，他跟向他叫嚣的舆论和报纸在作激烈的斗争。在安乃德看来，这不是拿她个人的心事去麻烦他的时候。菲力普投身于一场危险的搏斗中。他创立了一个节制生育的同盟。他憎恶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无耻的伪善，他们一点也不为改善卫生条件而操心，更不操心如何改变劳苦阶级的赤贫状况，他们感兴趣的只是繁殖，为的是工厂不缺少人手，打仗不缺少炮灰。资产阶级自己不愿意生太多的孩子，他们不肯降低自己的舒服条件，不肯使自己的生活复杂化！可是资产阶级一点也不关心没有控制的生育是否会使平民的贫穷、疾病和奴役无限期地延长。资产阶级把生育说成民主的和宗教的义务。菲力普并不是没有预料到会激起众怒。可是，从来没有什么危险

可以阻拦他。他往前直冲过去。激起的众怒超过他所料想的程度。

他被数不清的人所憎恨，首先是他的同行；一些权威人士的自尊心，以及他们的学说和他们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一些被他取代的竞争对手；甚至他同伙的许多人也反对他，对于他们，他也是有话直说，从不通融的——因为他不是那种喜欢互相吹捧的人，他最小的缺点就是缺乏感恩之心。他把应当属于他的东西拿走，而他还给别人的，只是他认为别人配接受的东西；他还给别人的东西是极有限的！只有苏朗琪是个例外；恩人的身份并不引起他的重视。他决不优待任何人！因此，他可以等待别人狠狠打击他，而没有什么人出来捍卫他。他阻碍那些以“理想”的名义牟利的人的阴谋诡计。每次只要有一个挂慈善事业的招牌的高贵强盗行动组织起来，人们肯定可以看见菲力普出来阻拦。他有一种使一般人大不以为然的乐趣，就是喜欢让那些有德行的人士自己用鼻子去闻闻他们的下流行为。因此，他在可敬的社会阶层中，造成了这样的声誉(sotto voce)①：极恶劣的品质，破坏分子、无政府主义者。这类窃窃私语还没有传到公众的耳朵里——传到Pasquino②，也就是造谣诽谤的报纸的耳朵里。他们在等待时机。Eccolo③！极妙的机会！……这是一次爱国主义的狂怒的爆发。所有的报纸都参加。公众愤慨的回声传到议会中。议员们发表了不

① 意大利语：低声、细语。

② 意大利语：古罗马的残破的雕像，讽刺诗人喜欢在那种雕像上贴他们的作品。

③ 意大利语：请看，来了！

朽的演讲，替穷人要求多生孩子的权利。有几个激奋的人建议颁布一条法律，惩罚直接或间接宣扬减少人口的人。轻薄的报纸发表夸张的言论，其中寻欢作乐的自私心走在人道的理由前面。它们提供论点，使菲力普的事业丧失信用。菲力普在社会公敌的行列中，发现有他的同党。他在一张大报上亲自答复人们的挑战，全力以赴，毫不留情。但是他也有丧失这个论坛的危险，因为抗议的信纷纷寄到报社。他发表演讲，在吵吵闹闹的群众集会上讲话。他的猛烈的劲头不下于那些和他唱反调的人们。他们在窥伺他说错一句话，然后利用机会把他打倒。但是这个勇猛的搏斗者一直控制着自己的冲动，他决不至收不住缰绳，超越他想讲的话的界限。由于群众狂奋、嘲笑和仇恨，菲力普倒成了大大有名的人物。在尘土飞扬的战斗中，他呼吸自如。

但是，在这场狂风暴雨中，诺爱弥占多大分量呢？

* * *

诺爱弥匆匆地回家。她回想菲力普和安乃德头几次见面的情况，她当时也在场。她回想自己的愚蠢，和他们两人的奸诈。她越想越冒火。她一进入自己家中的客厅，立刻就让狂怒暴发出来。那象是一股狂风。一霎时，一切都搞得天翻地覆。谁要是看见诺爱弥一边哭，一边抽搐，很可能不认得她了。她的漂亮脸蛋扮着忿怒的鬼脸；咬、撕她的手帕，把她丈夫书桌上的一叠纸弄得乱七八糟；为了报复她的痛苦，她拿跑过来跟她温存的小狗出气，一只鹦鹉几乎被她勒死……可是她小心地把房门锁上了。毫无疑问，狂怒女神的角色必须关

起门来扮演。这个角色并不美化表演者。她样子显得很严厉，老了，揉皱了。不过，旁边没有别人。在镜子里看见自己又丑又凶恶，这倒并没使她不高兴，几乎使她感觉轻松，因为这也是一种报复。接着，她觉得自己怪可怜的，她的面孔怪可怜的。这种同情心转移了她的狂怒，她滚倒在地毯上，大声哭泣……这样不能搞得时间太久，菲力普快回来了，所以必须赶快，两口饭并一口吃，快快哭，使劲大哭……她继续呜呜地响，可是风暴的高潮已经过去。不记恨的小狗，跑过来舔她的耳朵。她亲了狗一下，一边呻吟着。然后她坐在地毯上，抚摸着自己的一只脚。她不做声了。她在想。——突然，她打定了主意，站了起来，把盖在眼睛上的头发掠上去，捡起散乱在房间里的东西，整理好凌乱的纸张，仔细地修整了她的面容和衣服——于是她等候着。

菲力普回来看见的诺爱弥是平静而温柔的。她先试用最简单的武器。在她和菲力普谈话的过程中，她假装天真地插进几句关于她所憎恶的对手的坏话。她用温柔的声音说了几句关于安乃德的残酷的话。——不用说，她讲的是关于安乃德身体的话。精神是次要的。即使人家爱她是为了她的聪明，但是发生爱情关系的总是身体。诺爱弥最擅长在一个女人的美丽姿质中找出缺点来，使人发现她的丑，而且只看见过一次，再也不会忘记。这一次，诺爱弥打破了自己的最高纪录。在一个情人眼中，毒化她的情敌的形象。这是一件富于启发性的任务。——可是菲力普不动声色。

诺爱弥换了枪炮。有人说安乃德闲话，她替安乃德辩护，她赞美安乃德的品德——(夸奖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她

设法使菲力普开口，使他暴露真面目，让他进入诺爱弥等着他的阵地。——但是，不管你说好，还是说坏，菲力普反正无动于衷。

于是诺爱弥施展出那套风骚挑逗的手段来。她试图刺激菲力普的妒忌心。她笑嘻嘻地威胁他，如果他对她不忠，她不但要给他看各种颜色，而且要给他看一种颜色中的各种细微的差别。——菲力普连笑容都没有。他推托说要去办一件事，准备出门去。

于是，诺爱弥又一次大发雷霆。她大声喊叫，说她什么全知道，她知道菲力普是安乃德的情夫。她威胁菲力普、咒骂他；同时又恳求他，说她要自杀了。菲力普耸耸肩头，向她转过背去，一句话没有说，朝着大门就走。诺爱弥追上去，抓住他的双臂，强迫他转过身来。于是，脸对着脸，她用变调的声音，对他说："菲力普！……你不爱我了……"他瞧着她的脸，对她说："对，不爱你了！"

他出门走了。

如果说诺爱弥先是发疯了，那么她现在可以说变成鬼迷心窍。一连几个小时，她的脑筋由于暴怒而狂乱。她寻找一切办法，用来报仇泄愤：荒唐的和残暴的办法。杀死菲力普；杀死安乃德；自杀。让菲力普丢脸。诽谤安乃德。使她痛苦。用镪水泼安乃德……多么痛快！毁坏她的容貌，破坏她的名誉。从她的孩子身上打击她。写几封无头信寄去……她发狂热地乱写几行，把信纸撕碎；再写，再撕碎……她简直想放一把火烧掉房子……

但是她没有放火。她逐渐平静下来，她的力量集中起来

了。于是作为一个多情女子，她的真正的天才开始发挥作用。

她明白，要直接打击菲力普，她是毫无办法的……总有一天，他必须偿还欠账！但是在目前，菲力普是无法击中的。所以应当从安乃德那边着手。——她决定到安乃德家里去找她。

她不知道去找安乃德干什么。她准备什么都干得出来。她把她的手枪放在手提包中。她一边走路，一边在脑子里预演一场场的情景，接着又一场场地取消。因为她的本能使她仿佛听见安乃德如何回答。她逐步修改她的计划。甚至到了最后一刻，她还把计划全部改变了。在她上楼的时候，一股怒火冲上心头，她呼噜呼噜喘着气，几乎跑着上楼梯。她隔着布包，用痉挛的手紧握手枪。——但是，门一打开，她看见安乃德面对面站着。一眼看去，她立刻明白了……如果她做一个粗暴的手势，说一句粗暴的话，只会使发怒的安乃德更加固执地按照她的激情行事。

诺爱弥的怒气一下子就收敛了。她满面通红，好象由于上楼太快，喘不过气来。她一边笑，一边扑过去搂住安乃德的脖子。安乃德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来客感到意外，诺爱弥的一连串的亲吻使她很窘，她采取了保留的态度。可是已经进来的诺爱弥却毫不客气地闯到安乃德的卧室里去。很快她就看清了菲力普不在这里。她坐在一张沙发椅的靠手上，向安乃德说一些温柔的短短的句子。安乃德僵硬地站在她身边。即使在说话时，诺爱弥还用一条手臂搂着安乃德的腰，另一只手玩弄着安乃德的围领。突然，她哭起来了……一开头，安乃德还以为对方在继续演戏……可是不！看样子是严肃的，真正

的眼泪。

“诺爱弥！……你怎么啦？”

她不回答，把脸靠在安乃德的胸前，继续痛哭。安乃德俯身看那个悲伤得不得了的人，设法使她平静下来。最后，诺爱弥抬起头来，一边抽泣，一边呻吟着说：“你把他还给我！”

安乃德惊异地问：“谁？”

“你知道是谁！”

“可是……”

“你知道的，你知道的！而且我知道你爱他。我也知道他爱你……你为什么把他从我这儿抢走？”

诺爱弥重新哭起来。安乃德心头紧张地听诺爱弥用诉怨的口气回顾她对安乃德的信任和友爱。安乃德不能回答，因为她自己也在控诉自己。诺爱弥一点也不猛烈的痛苦的责备，恰好击中安乃德的要害。可是，当诺爱弥辛酸地说，安乃德辜负了诺爱弥对她的友谊，欺骗了诺爱弥，安乃德设法为自己辩解，说爱情是不由她自主地发生的，而且使她无法抗拒。对于诺爱弥说来，安乃德这种自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她设法使安乃德的话改变方向，假装帮助安乃德说明她自己没有错，好象她相信主要错误在菲力普方面，她在这方面说了许多不堪入耳的话。这是为了减轻她的怨愤，同时为了在安乃德眼前给菲力普抹黑，至少使安乃德觉得他是可疑的人。但是安乃德倒替菲力普辩护起来。她决不同意别人控诉菲力普，说是他挑逗了安乃德。他始终是坦率的。她自己倒是犯了不让他对诺爱弥去说明的错误。于是诺爱弥充满仇恨，更加起劲地控诉菲力普。安乃德跟她顶牛。争论十分激烈。人们几乎可

以说，在这两个女人之中，真正的妻子倒是安乃德。于是，突然间，诺爱弥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完全忘记了谨慎小心，怒火又上来了，她大声叫喊："我不许你提到他！我不允许你！……他是我的。"

安乃德耸耸肩，说："他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他是他自己的。"

诺爱弥激动地又说一句："他是我的！"

于是她提出她应有的权利。

安乃德狠狠地说："在爱情上，无所谓权利。"

诺爱弥又一次提高嗓门："我占有他，我不放手。"

安乃德反驳："他占有了我。你什么也没有到手。"

两个女人满怀敌意地互相注视。安乃德，穿上了自私的和狠心肠的铠甲。诺爱弥，恨不得打安乃德一记耳光。她恨透了安乃德，从头顶恨到脚跟。她差一点要辱骂安乃德的丑陋，用最残酷的字眼来鞭打她，用无可救药的字眼。这倒是痛快……可是诺爱弥一下就停住了：如果她只求骂个痛快，对自己可就会造成太大的损失！……

诺爱弥急忙弯腰去拾起丢落在地上的手提包时，她抽出了那支手枪。她拿枪指向……指向谁？……她还不知道……指向她自己！……开头，这是假姿态，可是安乃德赶快去抓住诺爱弥的胳膊，她就弄假成真了。两个女人搏斗起来。诺爱弥跪倒在地上，安乃德扑在她身上。要控制这个绝望的小女子，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她真的想自杀了。虽然，如果枪口擦着安乃德的胸膛，她将以何等欢快的心情，开枪打死安乃德！……但是安乃德扭转了诺爱弥的手腕，枪响了，子弹嵌在

墙上。诺爱弥根本不知道，她瞄准了她自己，还是瞄准了安乃德……

她把枪扔掉，不再斗争了。神经质的反作用开始。现在她不能控制自己~~，她瘫软在~~安乃德脚边，抽抽噎噎地哭着，她神经质地大哭了一场。直觉灵敏的安乃德，开始时疑心诺爱弥在演戏……在一定程度上——（但是谁也难说多大程度？）——安乃德对于诺爱弥用自杀来进行讹诈，暗暗生气。但是有什么办法怀疑这个垮掉了的可怜的小东西的痛苦呢！安乃德想竭力保持自己的硬心肠，她转过脸去，但是办不到，她觉得自己的猜疑是可耻的。于是，满怀怜悯，她挨着诺爱弥跪在地上。她扶着诺爱弥的脑袋，设法劝慰她，婆婆妈妈地对她说："孩子……行啦！别哭啦！……"

安乃德用她的健壮的胳膊抱住诺爱弥，举起来。她感觉这个摇颤在抽噎中的年轻的身体，任人摆布，一点没有自卫能力。她想："是我引起她这么大的痛苦，这可能吗？"

另外一个声音跟她说："难道你自己的爱情不是以所有的痛苦作为代价而赢得的吗？"

"我的那些痛苦，对。"

"你的，或者别人的痛苦。为什么别的女人就有特权呢？"

她瞧抱在怀中的诺爱弥，她在半昏迷状态中……这么一点儿分量！简直是只小鸟！她仿佛觉得诺爱弥是她的女儿。不知不觉地，她把诺爱弥紧紧抱在怀中。诺爱弥张开眼睛。安乃德想："如果她处在我的地位，她会放过我吗？"

可是诺爱弥用有气无力的眼光瞧着她。安乃德把诺爱弥放在躺椅上，靠近躺椅站着，把手放在诺爱弥头上——（诺爱

弥接触到安乃德的手感到恶心，但她不露声色。）——安乃德象问一个啼哭的小孩似地问诺爱弥："你很爱他吗？"

"我就爱他一个人。"

"我也一样，我爱他。"

诺爱弥妒忌地跳起来："对，"她辛酸地说："可是我，我还年轻。你呢，你已经……（她停顿了一下）……你已经生活过，你没有他也行。"

安乃德心里辛酸地重复了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正因为我马上就要老了，所以这青春的最后一刻，这最后的一道光明，我很在乎，我决不放弃……啊，如果我跟你一样，青春年少，来日方长！……"

她愁惨地加上一句："毫无疑问，我还要糟蹋一次我的青春财富。"

诺爱弥眼看安乃德的脸色阴沉下来，担心她刚刚占有的一点微弱的优势又要告吹，急忙说："我完全知道他爱你，知道你漂亮……（安乃德心想："说谎的家伙！"）知道你在很多他所喜欢的事物上都比我强，我甚至不能责怪你，因为无论如何，我是爱你的……（"说谎的家伙！说谎的家伙！"安乃德在心里反复说。）……我们斗争双方不是势均力敌的。这是不公平的。不……我不过是一个哭哭啼啼的可怜女人。我一文不值。我知道……但是我爱他，我没有他不行。如果你把他从我手里抢走，你叫我怎样活下去呢？如果他打算抛弃我，那他干吗要爱我呢？我不能呀！他是我的整个生命，其他的一切对我都一钱不值……"

说到这里，她的口气不象说谎，于是安乃德又对诺爱弥发

生了怜悯之心。诺爱弥提出她在丈夫身上有这样那样的权利，关于这一点，安乃德无动于衷。她不相信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可以有什么权利，不相信人们签订的那种终生互相占有的契约。然而她对于残酷的“自然”的游戏，感到痛苦。当“自然”拆散一对一度相爱过的心时，总不是把两人心中的感情同时加以熄灭的，总是使双方中之一方先终止爱另一方，使钟情最深的一方成为牺牲品。她觉得自己为“自然”这个巨大的折磨者效劳，是可憎的。——“生活是属于强者的。”对，爱情毫不犹豫。为了达到目的，爱情把别的一切踩在脚下。弱者活该倒楣！……那么，为什么我不能这样说？我想说，可是话梗在喉头，说不出口。我不能，这使我反感……难道我的爱情不够强烈吗？我老了，正如她所说。我是在弱者这一边的……不！不！不！骗人的玩艺儿！……她有什么权利夹在我和我的幸福之间？我决不能把我的一份幸福让给她！……她的眼泪……对我有什么关系，这些眼泪？……我要踩在她身上往前走！……

可是，由于安乃德用厌恶的目光注视躺在椅子上的诺爱弥，正在透过泪水窥视着她的诺爱弥抓住她垂在椅背旁边的一只手和手臂，把它们贴在自己的面颊上，恳求道：“把他让给我吧！”

安乃德想抽回她的手臂。诺爱弥抓住不放。她从躺椅坐起来，双手沿着安乃德的胳膊往上伸，强迫安乃德俯下身来，看着她：“把他让给我！”

安乃德从紧紧抓住她的手指中挣脱出来，生气地说：“不！不！我不愿意。他需要我。”

诺爱弥辛酸地说："他什么都不需要，除了他自己。他就爱他自己。现在他在你身上找到乐趣，正如以前在我身上找到乐趣一样。他也会象抛弃我一样将你抛弃的。他不留恋任何东西。"

诺爱弥严峻而深刻地判断菲力普。安乃德对她的智力感到惊奇。这个小小的家伙，人们很可以说她是轻佻的，无所用心的，她却从怨愤和痛苦的极大深度，观察了菲力普！诺爱弥某些可怕的意见，完全符合安乃德用自己的经验在她思想中唤醒的一些担忧。她说："可是你还是爱他！"

"我爱他。他不需要我。而我却需要他……呵！难道我不是正因为需要他而在痛苦着？因为我需要他而他却不需要我，而且瞧不起我而痛苦着？……我鄙视他，鄙视他！但是我没有他不行……为什么我认识了他？那是我自己愿意的。我愿意要他，我占有了他……可是被占有的却是我自己……如果我能够，我能够从来就不认识他！……呵，我可不愿意那样！我缺乏力量。我陷得太深了。他把我连五脏六肺都抓在手中了。我恨他。我恨爱情。为什么，为什么人需要爱呢？"

她精疲力尽地沉默了，两只眼睛慌慌张张，东瞧瞧，西望望，动摇不定，在找一个可以逃出去的缺口。两人都低着脑袋，这两个套着盲目力量的枷锁的被奴役的女人。

诺爱弥又唱起她的老调来，用阴沉而迫切的口气说："把他让给我！"

安乃德觉得有一种章鱼的意志，顽固的、粘性的，用它具有吸盘的长臂，粘在安乃德的四肢上。她又一次挣脱，喊道："我不愿意！"

诺爱弥的眼睛中闪过一道忿怒之光。她的手指使劲抓紧。稍后，她用温柔和哀叹的声调说："你爱他吧！让他也爱你！可是别把他抢走。我和你两人一同保留着他！"

安乃德做了一个嫌恶的姿势。

诺爱弥的怒火又升起来了："你以为我就不觉得这样做很恶心吗？你对我反感！我憎恶你。但是我不愿意失去他……"

安乃德离开诺爱弥，说："我不嫌恶你。你在痛苦，我也痛苦。但在爱情上，平分是卑鄙的。卑鄙的爱情。我宁愿成为受害者。我也宁愿成为刽子手。但我不愿意做一个卑鄙的人。为了挽救我所爱的，我不愿意出让一半。要么我全部给人；要么全部我都要。或者我什么全不要。"

诺爱弥咬着牙，在内心深处喊道："什么都不给你！"

（即使在她建议平分时，她也打算全部收回。）

但是她一下从椅子上蹦起来，跑到安乃德身边，先是站着，后来滑倒在地上，跪着，搂抱安乃德的双腿。

"请原谅！……难道我知道吗？难道我知道我所要求的是什么？难道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但是我很不幸，我忍受不下去了……我能干点什么呢？告诉我！帮助我吧！"

"我？我帮助你？"安乃德说。

"除了你，我还能向谁去求援……我很孤独，单独和这个人在一起。他即使在爱我的时候，对我也不感兴趣，我不能跟他谈心……在他之先，我的母亲只顾她自己，只顾她的乐趣……没有一个人给我出主意……我一个朋友也没有……当我看见你的时候，我心想你可以成为我的朋友。可是你是我

的最恶劣的敌人……你为什么要伤害我？”

安乃德十分激动地说：“可怜的孩子，这并不是我的过错！我并不愿意这样……”

诺爱弥抓住这句充满怜悯的话：“你的孩子，你说我是你的孩子……对！你就做我的母亲，做我的大姐姐吧！不要使我痛苦。替我出出主意！告诉我，我应当干什么！我不愿意失去他……告诉我，告诉我……我按照你吩咐的一切去做……”

她只说了一半谎话。她是那样地惯于伪造她所感觉到的东西，以致她所假装的东西也会成为她的真正感觉。她的爱情、痛苦，她需要安乃德，希望能感动她，这一切，无论如何也都是真实的。一直到她对安乃德表示信任，那是她打出来的最后一张牌！她以绝望的激情打出这张牌来。她一面向安乃德讲知心话，一面不停地注意安乃德脸上无法遮掩的惶惑。安乃德渐渐地软弱了。诺爱弥倾吐衷曲解除了安乃德的武装。她没有力量回答了。但是她不会上当。她的对手有些语调非常甜蜜，反映出她话中有假。她让诺爱弥去唠叨。她要了解对方内心深处是怎么回事。她想：“我怎么办呢？牺牲我自己？这是愚弄！我可不干。我不喜欢她，这个女人。她在说谎，她恨我。可是她很痛苦……”于是她抚摸跪在她面前的敌人的脑袋。此人在继续呻吟，继续窥探；她追踪着安乃德动摇的意志，好比猎人追逐猎物，由于恐惧和尖锐的快乐而全身微颤，喘着气——流着血——此人到了适当的时刻，恨不得将按在她嘴上的安乃德的手咬一口，此人不知疲倦地又说一遍：“把他让给我！”

安乃德皱着眉头，很想推开诺爱弥。她在诺爱弥的眼睛中看出此人的狡猾与痛苦，谎言与爱情，一个狂热的期待……安乃德微笑，充满疲乏、怜悯、恶心，对自己，对她们两人的恶心，对于一切的恶心——她转过头去，在刹那的软弱中，她说："你留着他吧！"

她还没有说完这句话，立刻想收回。但是诺爱弥一蹦就站了起来，亲安乃德，同时发狂地抗议安乃德想收回诺言的表示……（她从来没有象这时对安乃德怀有那么刻骨的仇恨……她终于抓住了安乃德……她抓得住吗？……）安乃德已经在说："不！不！……"

诺爱弥假装没有听见。她管安乃德叫她的亲爱的、她的最好的朋友，她对安乃德表示永世难忘的感激和热爱。她一忽儿笑，一忽儿哭。但是她不在这种徒然的感情泛滥中浪费功夫。她问安乃德打算怎样疏远菲力普。安乃德火了："我什么也没有说！"

"你说了，你说了，你已经答应我了！……"

"那是一句冲口而出的话……"

"一句话？你的诺言？"

"你出其不意地逼我说的……"

"不，就要你这句话，你不能收回。你说了'你留着他吧！'你说了这句话！你不能够不承认……"

"别纠缠我！别纠缠我！"安乃德精疲力尽地说："别再折磨我！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安乃德坐下来，累垮了。而站在她身边的诺爱弥，仍旧不停地向她进攻。两人扮演的角色颠倒过来了。安乃德拒绝放

弃，她的爱情是根深蒂固的。诺爱弥不管这一套：安乃德满可以保留她的爱情，只要她不保留菲力普就行！她要求安乃德跟菲力普决裂。立刻决裂，不要等待。至于决裂的办法，诺爱弥可以出主意，她脑袋里有的是这类办法。她催逼安乃德，恭维她、恳求她、粗暴地对待她、亲她、用滔滔不绝的话把安乃德搞得晕头转向。她向安乃德的慷慨心肠发出号召，祈求她，要她发誓赌咒，强迫她，要她按诺爱弥口授的答话来回答……安乃德僵硬地、冰冷地，一言不发。她甚至连诺爱弥山洪暴发式的话，也不加制止。她紧闭着嘴唇，眼睛黯淡无光……最后，面对安乃德一动也不动的姿态，诺爱弥也住口了。她握起安乃德的冰冷的、汗渍渍的手，说："回答呀！回答呀！"

安乃德不看诺爱弥，喃喃地说："别纠缠我！……"（她说得那么轻，诺爱弥不是听出来的，而是在安乃德嘴唇上看出来的。）诺爱弥说："你愿意我走吗？"

安乃德点点头。

"我走啦。你可是答应了？"

安乃德厌倦地重复说："别缠我，别缠我……我需要一个人呆着……"

诺爱弥敏捷地对着镜子整理了她的头发，接着就向大门走去，她说："再见……你答应了……"

安乃德最后一次做了一个抗议的姿势："不！我什么也没有答应……"

诺爱弥觉得她的怒气又上来了……费了那么大的劲儿！但是，她的本能告诉她，不要太着急，不要把绳子绷得太紧……无论如何，她没有白费力气！

她走了。

她探察出敌人的弱点了。她要践踏敌人。

* * *

安乃德在诺爱弥告辞后，呆在原处不动，过了一阵。这一幕很长的戏，把她搞得腰酸背疼。对于诺爱弥出其不意的袭击，她本来可以反击得更好一些，但是她那时已经处于双重的折磨侵蚀之下，那就是情欲的折磨和参加菲力普的斗争，参加他内心的风云激荡，不停的工作，继续不断的狂热；她那时正处于身心交瘁的状态，所有她的悔恨全部被抑制，她的心事都不能宣泄。安乃德的这种虚弱，恰好造成诺爱弥的力量。诺爱弥发现道路已经铺平，而且在她的对手身上，她发现了一个同盟者。

在安乃德操心的一切问题中，诺爱弥这个人本身是无足轻重的。安乃德作为妇女，不大喜欢诺爱弥。身为情敌，她就更不喜欢对方了。她认为诺爱弥虚伪、狡猾、没有善心。一开头，安乃德还欣赏过诺爱弥妩媚，可是，由于妒忌而不公正，安乃德现在连对方的妩媚姿质也一概否定了。安乃德觉得在诺爱弥身上好象一切都是伪造的，一切，除了她的痛苦是真的。这个人是诺爱弥，还是别的什么人，这在安乃德看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她是一个在痛苦中的肉体，而我，安乃德，是使她痛苦的人……于是，一种奇特的恻隐之心，侵蚀着安乃德的灵魂。

这种精神状态是最近几年在安乃德身上发展的，面对受苦受难的人们，尤其是接触到两个人的死亡，奥苔特和露特的

死亡，使安乃德这种精神状态有所发展。这种状况在她心中留下了一种阴暗的震动。一个弱点。安乃德管它叫病态的弱点。也许确实是这样。如果我们对人类的痛苦耿耿于怀，我们自己就无法活下去！每一个人的幸福是以另一个人的痛苦作为食粮的。生命侵蚀生命，正如某些虫卵下在一个活的捕获物身上。每人都在喝他人的血。——早先，安乃德也这样喝，她连想都不去想它。而在她自己的身体中，喝下的血变成温暖与快乐。当她年轻的时候，她一直不去想那些受害者。到了她想到这些的时候，她心想："心肠要狠。"其实那时她已经开始软弱了。她现在觉得，她只能间或狠一下心肠。她老了。她给诺爱弥造成的损害，要是在十年前，她就这么干，而不会有一分钟的犹豫……"我的幸福是我的权利，谁敢碰它一下，谁就倒楣！……"那时，她不需要去寻找什么借口。——而现在，为了在生活中攫取她的一份幸福，她必须找到她的幸福本身之外的理由，她自己不够了。她曾经有足够的力量，在猎取面包的斗争中，毫无顾忌地排挤掉那些不如她幸运的女竞争者。这点面包是她儿子的面包。那时，支持着她的是那野兽的本能，为了卫护它的小仔子，母兽遍身的毛都可以倒竖起来，而且用别的野兽的肉来喂养它的小兽。然而另一种动物本能，对于自身的爱——为了自己的生存去夺取和保存食物——这种本能在逐渐削弱；这种爱只是断断续续地被肯定。母爱也篡夺了自我爱的地位，部分地破坏了自我爱。

可是，在最近的一场危机中，她的儿子对她毫无帮助。还差得很远哩！儿子无非给她增加了一份不安与内疚。安乃德不能对她自己说谎，她的爱情并不把儿子考虑在内。她觉得

在儿子面前犯了过错，她小心谨慎地什么也不让儿子知道。她认识她的儿子。以前，她感觉到，妒忌的情绪曾经使孩子对母亲所爱的人露出爪牙来。她不责备他，她很高兴，因为儿子想让他一个人来爱她……然而今天，她在捍卫儿子的利益时，跟谁的利益发生冲突了呢？……跟她自己的利益。一种激情反对另一种激情。她不愿意牺牲两者中任何一方。由于这种激情是互相妒忌的、整体的、不容分辩的，她必须对一种激情隐瞒另一种激情的秘密。她办到了吗？玛克讨厌"那个人"。不过他什么也不知道——（这一点，她是有把握的。）——但是，即使玛克不知道，他的嗅觉难道不会提醒他吗？她觉得躲躲藏藏很可耻。她觉得玛克可能在猜疑，这使她更感到可耻……不，他什么也没有猜疑，他讨厌菲力普是由于别的原因……

至于菲力普，他并不关心玛克，他不给他这个面子。如果他和安乃德结婚，他可以额外接受两、三个娃娃；不论在感情方面，或在经济方面，这都不算什么，用不着对他表示感谢。菲力普见到玛克时也没有什么不快之感，不过他认为玛克太蠢、懒惰、不机灵，他很可以严峻地管教管教玛克，但他没有任何理由关心玛克，而且他是毫不讳言的。他谈到这个孩子，和跟这个孩子谈话时，有一种特殊方式，那是一种粗鲁的和诚朴的态度，使安乃德深感不快。菲力普习惯于粗野的生活态度，他丝毫不考虑对于一个敏感和骄傲的性格，以及它的受到冒犯的羞怯心理，需要多加照顾。当着母亲的面，菲力普用赤裸裸的语句给孩子提出粗鲁的警告，以及医学的指导，使母子二人都脸红了。母亲比儿子更脸红。菲力普的理论是，对孩子什么都不要隐瞒。这也是安乃德的理论。也是玛克的理论。但

是这里边有个方式问题！安乃德在肉体上感到痛苦。玛克受到了羞辱，积累起对菲力普的怨愤。在他和菲力普之间，永远只有互相不和。这两人的气质太不一样。安乃德可以预料到没完没了的冲突和分歧。对于她这个热情的母亲兼热情的情妇，这是一个可怕的思想。

她不能期待任何人的支持，去决定她自己的行动。她必须自己自私地作出决定。这么说，难道她自己没有重视她自己的权利吗？如果你不够重视权利，光有权利二字是无济于事的。她重视吗？……是的，有时候重视，象一只母狮子，当她眼看幸福、青春和生活都快坠入深渊了……幸福？和菲力普那样的人结为夫妻，根本谈不上所谓幸福！……而是高于或低于幸福的问题。对于一个象安乃德那样的妇女来说，这显然无可比拟地比幸福要高，因为她要的是一种充实的、智慧的、大胆的生活，并不是完全休息的，在安全的条件下睡大觉的生活；而是大风、雷雨、行动和搏斗——和世界搏斗——跟他一起搏斗的生活，充满疲劳、困苦，但是两人共同担当的生活；值得活，最后也值得死的生活；筋疲力竭了，然而很幸福地离开严峻的然而是丰富的日子，由于有过那样的日子而幸福……这是美好的生活！但是必须有力量……安乃德有这份力量，她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挺直着脑袋，平稳地顶着沉重的东西，一直顶到终点。但是如何把这个重物顶在头上呢？她需要有人帮助，甚至需要别人强迫她。让菲力普把这包袱放在她头上，让他强迫她顶着包袱！让菲力普对她说："顶着这个包袱！为了我！你对于我是必要的……"这句话很可以使她克服所有的内疚……必要的，她对于菲力普是必要的吗？头几天，当他

想征服她的时候，他对她这样说过。现在，他不再这样说了。而安乃德恨不得老听菲力普这样说，老说这句话，为了使她坚信不移。现在，她看他满脑子都是他自己；他习惯于单枪匹马地工作、斗争，一个人解决困难，而且以此自豪。他如果接受他人帮助，就认为是屈辱。于是安乃德想："我有什么用呢？"爱情的好处不但在于使我们信任一个人，而在于信任我们自己。但愿爱情对于我们是仁慈的。这是菲力普很少有的一种情操。这位医治人的身体疾病的大医生，和他的大部分同行一样，毫不关心人的灵魂的疾病。他极少去想躺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有些什么忧心忡忡的疑问。他不应当让她有时间提出疑问。结束吧，娶了她！安乃德悄悄地对他说："我们一起走吧！别让我能够取消前言！"

可是菲力普现在不那么着急了。他是充满激情的。是这样。但他有许多别的激情，对于他来说，更为重要的激情是他的观点、他的搏斗；正当安乃德很愿意菲力普只想她一个人的时候，他整个儿沉浸在笔战中。在他从当前的战火中脱身之前，他不打算挑起一场夫妇间的丑剧，而使一件闹得满城风雨的离婚案子来妨碍自己的手脚。他有决心遵守自己的诺言，但是以后再说！让安乃德再耐心等一等！他自己是很有耐心的！他拿她来享乐。延长这样一个处境对他很合适。他得意地让诺爱弥也不得不接受这种长期的等待。他十分得意！他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等待对于两个妇女来说是何等令人不能忍受……

安乃德想：当然！一个男子，一个值得我们爱的男子，决不会象爱他自己的思想观点、他的科学、他的艺术、他的政治

那样地来爱我们。天真的利己主义，自以为清高，因为它是在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思想的利己主义比情感的利己主义更凶残。它碎了多少人的心！……

安乃德并不惊讶，因为她认识人生，可是她在痛苦。如果问题仅仅在于痛苦，她倒也能接受，而且也许能尝到自我牺牲的秘密乐趣，这是妇女们熟悉的，她们很愿意把这看成爱情的代价。但是不能委屈到这种程度，那就是在屈辱的处境中牺牲她的自尊心和儿子的体面。菲力普没有意识到这一切，这事实使安乃德心里难过。当然，他是一点也不体贴人的。她知道他对于女人和爱情的看法是怎样的。他必然是这样想的，因为他所受的教育和严峻的人生经验是这样地培养他成长的，而且安乃德也爱他那样的人。不过她怀着日后改造他的希望。然而，一天又一天，她发现她在他身上的势力愈来愈小了。更糟糕的是，她对她自己也有同样的情况。安乃德自己觉得被肉欲的恶魔制服了。她一天比一天更多地失去自我控制，一天比一天更俯首贴耳。爱情的决斗只有在决斗的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才能够保持决斗的高尚性质。一到有一方处于劣势，优胜者就滥用其优势，而失败者就自卑自贱起来。安乃德已经到了临近失败和决定失败的紧急时刻。她自己知道，她的力量不能再支持很久。菲力普也知道。而且他的姿态说明他知道这一点。他徒然跟原先一样重视安乃德（也许更重视），他对她现在不如以前那样注意态度，他粗鲁地利用属于他的一切，他把她当作征服的领土对待。每天白天的时间他全部用于井井有条的，但是纷纷扰扰的工作；夜里的时间被诺爱弥占用（因为他还想照顾一下面子），他只是在短促而

热烈的约会中，在搂抱中接触安乃德。一点也没有推心置腹的亲热。他玩世不恭地假装说，安乃德得到最优越的一份。

她想从这种卑贱的情况中挣脱出来，她的官能感觉是这种情况的同谋者。可是官能的要求变成愈来愈不可违抗了。有一次，她试图逃避官能的暴君式的压制，官能马上就反击了她，那股猛烈的劲儿将她冲翻在地上。一个有这样炽热的精力的女子，十年以来，她用严峻的纪律约束自己的热情，而在风雷激荡的夏季的最炎热时刻，她给她的激情打开铁笼，是有被激情烧毁的危险的。

安乃德如果要得救，只有迫使菲力普把她作为配偶（她愿意当正式配偶）尊敬她，把她当作合伙的人，“rei humanae atque divinae”①，当作平等的人对待。她要求菲力普，她焦急地恳求他不要找她，直到他们能够正大光明地相爱和结婚。菲力普拒绝了。他不愿意在爱情中受到干扰，正和他不愿意在政治上受干扰一样。他既不愿意放弃安乃德，也不愿意在不是他选定的时候结婚。他故意把安乃德自求解脱的努力，看成一种相当卑劣的手腕，目的在于使菲力普更加离不开她。然而他明明知道，安乃德毫无其他打算地献身给他了！安乃德好象被菲力普的无礼猜疑打了一记耳光，可是她重新投身于菲力普的怀中，心中充满绝望的激情和反感。然而他装做什么也看不见。他常来找安乃德，逼她满足他作为情夫的自私权利，没有想到他每一场肉体上的胜利，都在对方身上（即使她是同意的）留下一道创痕。安乃德发现自己堕落了。她已

① 拉丁文：在人和神的事情上。

经不是自愿献身，而是为爱情而出卖肉体。如果她不赶快离开她那被占有的肉体正在向下滚的斜坡，她就完蛋了……

一天下午，她逃跑了。她到西尔薇家里去。请求西尔薇把玛克收留几天。她借口有事必须离开巴黎一趟。西尔薇没有多问半句话，她看了一眼，全明白了。这个妇女，常常好奇到不顾分寸的程度，而且从许多方面说，对她姐姐的思想那样缺乏理解，却有对于爱情和爱情悲剧的本能嗅觉。过去，姐妹俩关系非常亲密的时候，西尔薇并没有向安乃德倾吐她的爱情生活的秘密（她所谈的仅仅是一些好玩的情况），现在她也不期待安乃德向她倾吐秘密。她知道每一个女人都有权在某些时刻守口如瓶，也就是对于她关系重大的时刻。而且任何人都无法帮助她。必须独自逃跑，或者独自一人遭到毁灭。西尔薇向她姐姐提供她在近郊的一所小住屋，坐落在茹伊——昂——茹查附近。安乃德很感动，亲了她妹妹，接受了。

在靠近树林的乡村小屋中，安乃德足不出户，已有半个月之久。她对玛克也没有说她上哪里去了。她的隐身处只有西尔薇一个人知道。

她刚刚离开巴黎，这个入了魔的圈子，她就回顾而且判断最近几星期以来她的迷途忘返的情况，她不觉吓了一跳。她，这个没有头脑的人，这个陶醉于她的奴役生活的可怜的奴隶！爱情，残害灵魂的凶手！……搂抱松开了。今晚她畅快地呼吸，她重又看见牧场、树林、大地的宁静。两个月以来，一块不透明的红色帷幕，给她遮住了活生生的世界。即使最亲近的人——连她的儿子——也疏远了。……她到了乡间的住处之后，这块帷幕在夕阳反照之下被撕碎了；于是她听到钟声，鸟

叫，和农民的语声；她轻松愉快地流下眼泪……然而，到半夜里（她疲乏得呼呼大睡），她突然醒来。一种焦急不安的情绪压抑着她。她感觉到在她的胸脯上，有一条蛇紧紧地缠住她。

她在犹豫不决中过日子：一边是令人屈辱的磨难，盲目的冲动；另一边是骤然的、尖锐的、绝对的清醒目光，洞穿那巨大的骗局。她有一种经常不断的不安全的感觉。即使她已经提高警觉，已经武装起来，稍有动静，她可能又摔倒。她推迟了回巴黎的日期。

这对她的处境并非是没有风险的。她突然失踪，使她失去教家馆的职位。她千辛万苦聚集起来的一小群补课的学生，让别人接管了。西尔薇把报纸信件转给她姐姐，但是除了孩子身体不错的消息之外，别的什么也不说。她避免出主意，让安乃德自己决定一切。

安乃德明知她该回去了，可是老拖延着不走……她留在乡下也无济于事，她的思想老是朝着菲力普那边转：他在干什么呢？他不找她吗？……菲力普那方面毫无消息。她害怕得到他的消息，可是她又在盼望着。她把他从思想上撵出去了，她自以为包袱已经扔掉。但是他始终没有离开她。突然间，他又涌现了。

一天傍晚，在沿着园子的矮墙的林荫道上，安乃德在漫步，游手好闲地、心中若有所思地。她通过树枝的空隙，远远瞧见在白色的大道上，有一辆汽车迎面而来。她心想："他来了！……"她急忙向后躲避。汽车沿着墙开过来，在小小的庄园的那一端。安乃德心头紧张，在听汽车的轰轰声，听见它放慢了速度。在三十步之外，道路分叉，变为两股，汽车犹豫不

决。安乃德在树叶组成的帘子后面，冒险地张望，看见了那个决不定行止的人的背部；这人转过身来了，他在眺望地平线。她认出了这个人是谁。她大为惊怖，跑去投身在一排黄杨木篱笆后边，摔倒在地上。她用指尖抓挖着泥土；她低下头，一股热血冲上面颊，心想："他要把我抓回巴黎去了！"她想说："不！"可是她身上的血却高呼："好！"她感觉到她的手指捏碎干土块；她的面部藏在晒着太阳的黄杨叶的辛酸气味中。她竭力制止耳朵中的血脉声音，为了倾听墙那边的脚步声。她听见汽车开走了。她跑到园子的角上，面对大路，高声喊："菲力普！……"

汽车拐了弯，不见了。

第二天，安乃德动身回巴黎。她知道她要的是什么，要干的是什么事吗？西尔薇怜悯地瞧着她，说："没有好点吗……"此外，她什么也没有问。安乃德心中感激，身体疲乏极了，坐在她妹妹房中的一个角落里，一言不发，在这温暖的环境中，想使自己的精神恢复平静。西尔薇走来走去，让安乃德在沉默中恢复镇定。最后，安乃德站起来，要回到她住处去。她临出门的时候，西尔薇双手捧着安乃德的额头，再一次仔细瞧她，摇了半天脑袋，说："如果你没有别的办法，就低头顺从吧，别再挣扎了！过一阵子也就完了。什么都会过去的，坏事，好事，我们自己也同样要过去的……为了这一点不值得的事！"

但是在安乃德心目中，事情大大值得一争。问题不在于菲力普和她之间。回到菲力普那里去，承认她自己被他战胜了，她很可能在这里边获得辛辣的乐趣。但是她恐惧的是更深刻的、更隐秘的、只有她自己做见证人的一场失败。在她自

己身上存在着一个死敌。多少年来，她从来没有把它忘掉，虽然由于骄傲，或由于谨慎，她总不喜欢去想它。这个欲念和肉欲的深渊，是前一辈的生活——（她的父亲？）——挖掘成的……一切可以成为生命的力量与骄傲的东西，她的意志、她的健康的灵魂，充塞她肺部的那种自由和纯洁的气息，全被吸入深渊。Mors animae ……① 安乃德虽然按照她的理性是不相信灵魂的，但是她不愿意她的灵魂死亡。

象古代亚西利亚人的浮雕上的奴隶，脖子上套着绳索，安乃德被带回巴黎，向着菲力普走来；但是她到巴黎不去找菲力普，她躲避他。

菲力普念念不忘安乃德，正和安乃德念念不忘菲力普一样。在安乃德离开家的日子里，他来敲她家的门。安乃德突然出走，使他生气。他决不允许她从他手中挣脱。他要知道她的地址。他得到了西尔薇的地址，就去找西尔薇。两人一见面，头一眼就宣布开战。西尔薇马上就明白了。以怨愤的猜忌武装起来的西尔薇，用她自己的眼睛，而不是用安乃德的眼睛来判断菲力普：作为敌人，这是一个危险的人物；作为情夫，更加危险，这个人会把他所爱的砸得粉碎。西尔薇认得这路人，不过她不和他们来往。菲力普气势汹汹地问安乃德住在哪里，西尔薇冷冷地回答说她什么也不知道，同时故意让他看出来，她是一切全知道的。菲力普竭力掩盖他的怒气。他试图用嬉皮笑脸的态度来打动她。西尔薇象木头人一样兀然不动。他憋着一肚子火，走了。

---

① 拉丁文：灵魂的死亡。

菲力普并没有拚命去搜索安乃德。他从来没有用汽车去搜集茹伊一带大路上的尘灰。他根本没有去找安乃德。他不考虑牺牲他的光阴去干无济于事的追逐。他确信安乃德一定会回来的。但是,他需要她而她偏不来,她居然敢在这样一个时刻跟他捣乱,这一切,他是不会原谅她的。于是,他的怨愤,加上一种转移他的怒火的强烈需要,把他推向他老婆身上。这是暂时的接近,而且作为临时替工的女人,是相当屈辱的。因为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他仍在等待着安乃德。

可是,诺爱弥懂得不要骄傲,如果那样做对她有利。她不浪费时间。经验教训她,使她明白过去的错误。她承认,为了维系住一个男人的心,单从爱情上下功夫是不够的,还必须从他的骄傲和精神方面的癖好去奉承他。菲力普惊讶地看到诺爱弥表示她对于菲力普当前的战斗很感兴趣,她甚至不辞辛苦地去调查和了解这件事。菲力普猜疑诺爱弥这样做的动机不正。但是不管她对这件事的关注是真的还是假的,反正使菲力普高兴。他愉快地发现了诺爱弥的智慧。她不再把智慧隐藏起来。安乃德之所以能把诺爱弥排挤掉,是由于她的智慧。诺爱弥利用这套武器,而且使它们更为完善。她不跟安乃德一样,夹杂在战斗中,去判断这场论战的根本问题。这一点,她让她的主人和丈夫去管。她的角色限于向他建议最机敏的战术,为了取得胜利。菲力普赞赏她的智谋。

笔战的猛烈这时达到极度。诺爱弥克服了男子们的争吵使她感到的嫌恶与腻烦,明白她必须毅然决然投身于这场混战。她开始在沙龙中用轻松的和放肆的态度,支持她丈夫所发表的大胆的论点。她的风韵,她的幽默,她的嘻嘻哈哈的热

情，一种顽童的精神和热烈的严肃性，使人们稍稍感到不顺眼，但是大家觉得很好玩。她把一定数量年轻女子争取到她那一边，她们能采取自由态度来对待社会成见，非常高兴。能干的诺爱弥不打算跟成见决裂。她一边对这些成见发表不恭敬的嘲笑，同时却在道德和正派人们的阵营中，保留宽大和体谅的余地。她一本正经地说教，认为穷人有不生孩子的权利，作为对等的要求，富人就有给国家和社会多生孩子的义务，说这种话必须不怕不好意思。她自己结婚七年了，可是还没有找到时间完成她所说的义务。但她是英勇的，她现在找到这种时间了。

*　　　*　　　*

菲力普不久就知道安乃德回来了。他设法到她家里去找她，趁她独自在家的时候。可是安乃德有所防备。菲力普吃了闭门羹。虽然他心中怨恨，并且在别处得到满足，但他对安乃德的情欲并未消减。安乃德的抗拒激怒了他。他可不是随便让人给钉子碰的人……

安乃德在街上看见了菲力普，离开她只有几步远。她脸刷白了。但她没有躲开他。两人面对面走近。他说："你回家去。我跟你一起去。"

"不，"她说。

她跟他走进一块背靠教堂的、狭窄的小方场。一棵布满尘埃的树，正好把他们挡住，和街上川流不息的行人隔开。他们不得不小声说话。他严厉地说："你怕我。"

"不，"她说："我怕我自己。"

菲力普被热情和怨愤焚烧着。但是，当他严厉的眼光和安乃德并不躲开的眼光碰在一起，他在她的眼睛中发觉一种坚忍的痛苦，他的怒气消失了。于是他用比较柔和的声调问：“你为什么要逃跑？”

“因为你杀害我。”

“你不知道什么是恋爱吗？”

“我知道，正因为这样我才逃跑。我怕我会恨你的。”

“哎！恨我吧，请便！恨，这还是爱。”

“在我看来，并不是这样的，”她说，“我不能忍受这个。”

“你并不这样软弱，不至于不能负担整个爱情的善与恶。”

“菲力普，我并不是这样软弱。我要整个爱情，肉体与灵魂，我不愿要一半。”

“灵魂是鸡毛蒜皮。”他说。

“你把你的精力都用在什么目的上了？自从你有生以来，如果不是为了你的思想，你为什么要贡献你自己？”

“骗人的玩艺儿！”

“思想使你活下去。我也一样，我有我的思想。不要让它死亡！”

“你到底要什么？”

“我要我们在决定把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之前，不要再见面。”

“为什么？”

“因为我不愿意再这样躲躲藏藏，我不愿意再和别人平分，我不愿意，我不愿意……”

但是她没有说出最隐秘的理由：——（“如果再顺从你，我

很快就连不愿意这样干的毅力都没有了，我就要不由自主；我将成为让人糟蹋之后随便砸碎的玩具。”)

他不能理解这种本能的反抗，这种对致命的欲念的奴役的反抗，他在安乃德的态度中，只看见一个女人为了控制他而采取的猜忌和狡猾的行动。虽然他嘴里不说，表情却非常清楚。安乃德察觉了这一点之后，她做了一个坚决的动作，要走了。

焦急的心情，以及不愿让过敏的行人看出他的心情的努力，使菲力普身体微颤。他抓住安乃德一条胳膊，紧紧地抓着，一边用竭力抑制忿怒音调的低嗓子对安乃德说："我呀，我不愿意，不愿意放弃，我要和你见面……闭嘴！不许回答！……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今天晚上我到你家里去。"

她说："不！不！"

他又说："我一定去。我不能没有你。你也不能没有我。"

她生气地说："我能。"

"你说谎。"

他们在进行没有动作的搏斗，低声地，然而是激烈地，灵魂与灵魂的搏斗。他们的目光互相逼视。菲力普的目光屈服了。他恳求说："安乃德！"

可是她面颊上保留着受了菲力普粗暴批驳的热辣辣的创痕，以及她自己确实也说了谎的羞耻之感。她坚挺了一下腰，从抓住她的那只手中挣脱出来，走了。

晚上，菲力普来了。和他分手后，安乃德一直生活在怕菲力普到来的恐怖中，也害怕自己也许没有力量不给他开门。因为她不愿意再和这个无情的情欲见面。她深信，胸前挂着

这个火把，她是无法生活下去的。趁她还剩下一点毅力的时候，必须将这个火把抛掉。但是，她还有足够的毅力吗？她爱他。她爱把她烧成灰烬的焦灼之感。明天，她也许连羞耻与屈辱都会喜爱。她红着脸承认，直到今天早上，她对他的抗拒中，也存在着肉欲的底子……

她听出菲力普的脚步声走上楼来。她听见门铃响。可是她坐在椅子上不动。他又按了一次门铃。接着，他打门了。安乃德垂着双臂，上身后仰，心里一再说："不，不……"

即使她愿意起来去开门，她也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了……

这时，她什么也听不见了。难道他已经走了？……她还没有来得及答复这个问题，已经站了起来。她轻手轻脚，摇摇晃晃，走向门边。一块楼板响了一下。安乃德立刻站住。几秒钟过去了，没有动静。安乃德从门缝中窥视门外，看见菲力普站在门边，在那儿张望。他知道安乃德就在门那一边听着。……沉重的寂静。两人在互相窥探。菲力普紧贴在门上的嗓门说："安乃德，你在那儿。开门吧！"安乃德靠在墙上，觉得她的心脏支持不住了。她没有回答。

"我知道你在那儿。别再躲躲藏藏！安乃德！开门！我有话要跟你讲！……"

他遮住嘴讲话，为了不让上下楼梯的人们听见。但是一股混杂的激情冲上他的心头：他快要摇撼大门了。

"我必须见到你……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一定要进来……"

沉寂。

"安乃德，今天上午我对不起你。请原谅！……我要你。

你要我干什么？你说吧，我照办……”

沉寂。沉寂。

菲力普攥紧两只拳头。他恨不得掐死她。

他嘴对着门，责备道：“你是属于我的。你没有权利将自己收回去。”

他又说：

“你好好想一想！你要是不开门，从此完蛋。”

他说：“安乃德，我的安乃德。”

他发火了，他说：“卑怯！你害怕见到我。你只有躲在门内才有能耐。”

门后边有一个声音说：“你为什么要折磨我？”

菲力普为之一震。他不吭声了。

那声音，非常疲乏地，又说：“朋友，你把我撕成碎片了。”

菲力普很激动。但是他的被伤害的骄傲之感，不愿意露出他的激动来。他说：“你有什么要求？”

她回答：“怜悯。”

这个声调使他感动，但他不能理解。他问：“你要怜悯有什么用？”

她说：“你别缠我了！”

他怒火又上来了，“你驱逐我吗？”他问。

“我恳求你让我休息……休息！让我一个人呆着，休息几个星期！”

“这么说，你不爱我了？”

“我捍卫我的爱情。”

“跟谁斗争？跟什么斗争？”

"跟你。"

"疯狂!……你一定要给我开门。"

"不!"

"我要你开。我要你开。"

"我不是你的猎获物。"

她笔挺地、骄傲地、颤颤巍巍地站着。她的眼光隔着门板向他挑战。虽然他瞧不见她的眼睛,却被击中了。他对她喝道:"永别了!"

她听见他走了。她身上一阵寒战。他是不会原谅她的。

* * *

菲力普决不原谅。他再不来了。

安乃德心里不断地说:"本来就应该这样,就应该这样……"

但是她并不接受这个事实。她本来想跟菲力普再见一次面,温和地向他解释——(为什么她发那么大的脾气?)——她并不是要离开他,而是竭力保卫她的爱情,他们两人的爱情和共同的自尊心,这一切都被他在无意识中粗鲁地践踏了。她愿意两人都有机会深思和反省一下;能在夹泥沙而直下的情欲激流中定一定神,在神志清醒和自由的状况中作出判断和决定。如果他选中了她,要他在她身上尊敬他的妻子和他自己……

但菲力普毫不原谅一个他所爱的女人敢于阻挠他的意志。如果处在另一个社会阶层,他也许就对她动蛮了。他的激情禁闭在他所属的阶级中,象关在笼里一样,他又不得不迁

就他希望统治的这个世界，因此他的碰了钉子的情欲转化为对它的忿怒的否定：不能摧毁那个女人，就摧毁他对她的感情！这是，——他知道——可以击中她的心的。他的本能告诉他，安乃德无论如何还是爱他的……

经过了三个月的令人焦灼的沉寂、辛酸和不安的自言自语、希望和绝望，骄傲、卑下的心情和内疚；经过三个月无可救药和无济于事的期待，安乃德，有一天，听苏朗琪高兴地说维亚夫妇得到了如愿以偿的幸福：诺爱弥怀孕了。

*　　　*　　　*

安乃德本想在儿子身边找避风港，将她的痛苦的脑袋藏在据说是最可靠的爱情的翅膀下，那就是儿子对母亲的爱。咳！这种爱情和别的爱情同样的不可靠。安乃德不能期待玛克对她表示任何温情，甚至连兴趣都谈不上。这个小伙子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冷淡、毫无感情、漠不关心。痛苦不安的心情在煎熬他母亲，他根本没有注意。当然，她竭力对玛克遮掩自己的忧虑。但她掩盖得那样拙劣！他很可以从她的由于失眠而深陷的眼睛，从她的灰白脸色、消瘦的手，从她整个被残酷的情欲侵蚀的身体上，看出她的不安心情，但他不体察。他甚至不看他的母亲。他只顾他自己。他心里想什么，也只让他自己知道。他母亲只有在进餐的时候看见他。在餐桌上他也一言不发。安乃德竭力设法跟他谈话，反而使他更其固执地保持沉默。她总算勉强让他一早一晚说一声早安、晚安。因为他已经认定这些不过是装腔作势，他同意这样做（也不是每天），只不过但求相安无事而已。他匆匆忙忙地把他的不耐

烦的额头送向母亲的唇边。当他不出门上学，或者去办自己的事(让他说他去干什么，那是极不容易的)，他就关在他的书房里，一间堆东西的小屋，象衣柜那么大，挤在餐室和他的卧室之间。如果到那儿去干扰他，那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在餐桌上，在家中，他活象一个陌生人。安乃德辛酸地想："我要是死了，恐怕他连哭都不哭。"

于是她想起从前她所做的关于亲爱的小伙伴的美梦。小伙伴是她用自己的血肉塑造的，偎依在她身畔，不说话，可是能猜得到她的心事，分担她的喜怒哀乐。现在，他是多么缺乏温情。为什么他这样狠心肠！有时候，简直可以说他在怨恨她。为什么怨恨她？因为她太爱他了？

"对，这是我的毛病，过分的爱！人们不应当爱得太过分，别人不需要这样的爱。反而碍他们的事……我的儿子不爱我！他迫不及待地想离开我……我的儿子，多么不象是我的儿子！他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我所感觉的！他一点也不感觉！……"

在那些日子里，小玛克心里被爱情与诗歌照亮着。他疯狂地热爱诺爱弥。那是这种荒唐而能吞没一切的童年之爱。他还不大清楚，需要女人干什么。是为了看看她、闻闻她、摸摸她、尝尝她的味道吗？肯定地，他并没有想到什么是占有；可是，被占有的却是他自己。当诺爱弥的小手向他伸过来，他把他的嘴唇和贪馋的小狗鼻尖揿在象纤弱的花朵一样的手腕上，闻着女性甜美的身体的令人陶醉的气息。在玛克眼里，诺爱弥是活生生的花和果子。他馋得要命，真想用牙——非常轻地——咬她一下；他又怕得要命，怕自己的这种欲望控制不住。于是有一次(呵，可耻！)他真的控制不住了……会出现什

么事呢？玛克满面通红，哆哆嗦嗦地等待着最倒楣的遭遇：当众受辱、遭到呵斥、甚至没有脸地被人撵出去。但是诺爱弥哈哈大笑，她管他叫："小狗！"她拍了他的耳朵一下；用他的鼻子轻轻擦他咬过的地方，一次、两次、三次，一边说："求饶吧！……坏蛋！"

从此以后，她索性跟这个年轻的小动物玩耍起来。她没有去想坏的方面，也没有想好的方面。她逗弄着小小的情迷取乐。这对于她是毫无关系的。她一点也不想这对于孩子是很严肃的事。但是他——（尽管外表上看不出来，他可是地地道道的安乃德的儿子！）——他可是把这件事看得象悲剧一样严重。

自从他第一次看见她以来，在他心目中，她就象"闲人免进"的乐园，这个女性的奇妙幻景出现在一个天真童子的正在觉醒的眼睛之前。这个令人神往的形象，与其说是用真实的东西，也可以说是用虚幻的东西构成的；与其说是用他所看见的东西，也可以说是用他所看不见的、不知道的东西构成的；用他所怕的、同时又想望的东西，他所要而同时又不要的东西；用响应自然的粗暴与狂热的号召的、小青年身上的可怕引力构成的。诺爱弥的容颜状貌，也许他并没有确切地看清楚其中的任何一点。但是她的每一点姿色、每一个动作、她的衣裳的每一条褶纹、她头发的螺卷、她的声音和香味、以及她眼睛的亮光，一切都使充满想望的身心疯狂地引起欢乐与希望的汹涌浪涛，引起幸福的呼喊和哭泣的愿望。

就在这一天，当安乃德看见儿子态度严厉、充满敌意和冷淡，当拙笨的母亲坚持要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想从他口中逼出

一句话，仅仅是一句温情的话来，反而引出他一句出口伤人的话，——正是在这一天，这个小青年获得了迷人的美梦的最扣人心弦的显现。一个星期以来，他生活在陶醉之中。他瞒着母亲，继续和诺爱弥见面，她拿他当小间谍使用，让他把敌人阵营中的活动天真地向她报告。有一天，他在沙龙中出其不意地发现诺爱弥一边谈话，一边用隐藏在手帕中的一面极小的镜子照自己的脸。她开玩笑地用她的口红涂抹了玛克的苍白的嘴唇。他嘴里留下被他所爱的那个人的嘴唇的味道。打这以后，他把这个味道保留在舌尖上，常常吮吸，他全身都渗透了这个味道。这种枣红色，这张老是张开的嘴，上唇向上翘，太短也太活动，不能够和厚厚的象一粒樱桃似的下唇吻合——，玛克到处都看见这张嘴。这天早上，他从母亲家里出来，粗暴地砰一声关上门，他决定逃学，出去溜达溜达；他到处看见枣红嘴唇的嘴。它在七月晴空的云彩间，在流泉漪涟的水纹间，在过路的妇女们心不在焉的微笑中，到处开了花。它吞没了他的心神。

他信步走去。夏季的微风吹拂他的金黄头发。但是，虽然他是那么心不在焉，那样满脑子胡思乱想，却用他的山猫眼睛，认出在那边，在另一条人行道上，西尔薇姨母走过来了。他赶快跑进一条岔路上去。他丝毫不打算遇见西尔薇。并不是怕西尔薇抓住他正在逃学，她顶多不过哈哈一笑而已。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秘密，跟她在一起，你就甭想太平无事了。——（和他母亲在一起，就不一样。）——他的本能告诉他，这类秘密正是西尔薇姨母最善于看破的……

西尔薇没有瞧见他。他喘了口气，轻松了。他可以整个

上午寻味他的爱情了，虽然爱情并不妨碍他站在橱窗前闲看一条领带、一支小手杖、一张画报，他的游游逛逛的走路方式，却不知不觉地把他引导到目的地。——就好象巴黎的鸽群，它们每天早晨飞越一簇簇尘埃满面的房屋，到大公园中去寻找荫凉的老树。孩子也去找老树。他需要老树的浓荫和鸽群咕咕的叫声。

他径直跑下圣·瑞纳维也芙山，穿过几条平民聚居的古老的街，他发现已经到了安静的植物园的明朗的空间，然后他才明白：他的目的地正在这儿。

在这时刻，游人不多。稀稀拉拉几个散步者。巴黎远远地轰隆轰隆在响。好似黄蜂的嗡嗡声。一个美好的夏季早晨的蓝色的颤动。孩子寻找隐藏在一丛树木后面的长椅；然后闭上眼睛，想他的财宝。他的少年人的发热的长手放在胸膛上，好象要遮掩他的心，不让好管闲事的眼睛看见。他隐藏的是什么珍贵的东西，他连想都不敢想？——诺爱弥的一句话，她是漫不经心地说的，而他却用这句话构成一个世界……他最近看见她的那一天，诺爱弥几乎没有注意这个孩子在场，她偶然向孩子微笑了一下，而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大事件上。——(菲力普重新被她夺过来，安乃德丢了脸，决定性的胜利！……“可是谁也不能预料！没有任何东西是决定性的。让我们满足于今天吧！”)——由于疲倦、烦躁与乐趣，诺爱弥叹了一口气。玛克问她为什么叹气。孩子的惊恐和天真的目光使她分心，她故意迷惑他，说：“这是个秘密。”说完更长地叹了一声。

孩子问：“什么秘密？”

诺爱弥脑子里产生了一个促狭的念头，她说：“我不能告

诉你，由你猜吧！”

他心情十分激动地说：“我不知道。你告诉我吧！”

她的懒洋洋的眼睛眨眨眼皮，说：“不、不、不……”

玛克红着脸，结结巴巴地，他怕知道这个秘密。为了延长这个游戏，她用神秘的神气说：“你想知道？……”

玛克心情激动，快要喊出来：“不！”

“那好……今天不告诉你！……下次再跟你说。”

“什么时候？”

“不久以后。”

“不久什么时候？”

“不久……下星期。你来晚餐的时候。”

一个星期过去了。玛克心想今天晚上他该见到诺爱弥了。他专为等待这个时刻的到来而活着。这个时刻，他在思想上已经体验了二十次！他决不敢先想到故事的结局。那是太紧张了。……可是，先把故事想一半，那有多么甜蜜。在公园里的一条长凳上，他软绵绵地简直支撑不住了。钟声打了中午十二点。在一排树木屏障后面，日光下的小径上，沙子在一个唱歌的小女孩脚下沙沙地响。更远一些，鸟笼里的海外进口的鸟用奇异动人的语言，啾啾地叫着。在塞纳河上，很远很远，有一条驳船在呜呜地鸣笛。这时，在孩子面前，一对互相搂抱着的情人，悄悄地、缓慢地走过，他们没有瞧他。一个高个子的黑头发的姑娘，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工人，两人嘴对着嘴，眼睛在互相贪馋地注视。于是孩子屏息注视他们，直到他们拐了弯，瞧不见了。孩子幸福得哭了起来。他哭刚刚走过去的幸福，也哭将要来到的幸福，在他们身上的幸福，在周围

一切之中的幸福，在这七月的中午的幸福，在他的拥抱一切的火热的心中的幸福。

他回家去，头上带着这一分钟出神遐想的圆光。这一分钟的神往远远超过了引起这种神往的女性形象：诺爱弥的影子融化在金黄色的浴池中。如果要再见到她，必须有这种意志。玛克有这种意志，可是诺爱弥从他手中挣脱了。他偷梁换柱，假装在这种幸福的面目中，认出了诺爱弥，这种幸福是那么强烈，以致当它把一切充满他心的时候，使他感到痛苦！无穷的希望、英勇的决心，以及这种力量和仁爱，使他大步大步跨上楼梯，象两只翅膀似地把他抬起来。然而一看见他母亲严厉的目光，——（他回来午餐迟到了三刻钟。）——他头上的圆光立刻消失，他又进入了沉默的阴云中。

安乃德并不想跟玛克说话。她有自己的痛苦包袱，而那是无法和别人分担的。她的儿子坐在餐桌旁，面对着她，显得自私而且和她隔着很远的距离。他狼吞虎咽，胃口极好，而且急于吃完了事，好重新回到他怪诞的幻想世界中去。安乃德心想："我不过是供给他吃饭的人而已，此外和他毫无关系。"

她连抗议的勇气都没有。她是被遗弃的人。午餐快吃完的时候，玛克发现他自己一句话也没有说，他隐隐约约有一点内疚。但是他怕说一句之后，会引起母亲对他追问。他胡乱叠好餐巾，塞在放餐巾的小木环中，急急忙忙站起来，小心提防在半道上被母亲的目光一把抓住。他走了……他正要出房门，忽然有一个冲动……他问道——（他明知有这件事，因为诺爱弥对他讲过，但是他需要把已经知道的事再证实一下）："是今天晚上，我们去维亚家晚餐吗？"

安乃德还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神情忧郁，她不瞧玛克，回答说："没这回事。"

玛克止步在房门口，惊讶地问："怎么！人家对我说过！……"

"谁跟你说的？"

孩子觉得为难，没有回答。他母亲不知道他常去诺爱弥那里。他连忙设法转移目标："那么是哪一天呢？"他失望地问。

安乃德耸耸肩。现在已经没有去维亚家晚餐的问题了！诺爱弥是闹着玩说"下星期"，正如她很可能随便说："四〇年！"……

玛克放开手中抓着的门把，重新走过来，很焦急的样子。安乃德瞧了他一眼，发现他很失望，说："我不知道。"

"怎么？你不知道？"

安乃德说："维亚他们已经走了。"

玛克喊起来："不会的！"

安乃德好象没有听见。玛克用一只焦急的手放在母亲伸在桌上的手臂上，恳求说："这不是真的吧？"

安乃德从她发愣的状态中醒过来，站起来，动手收拾餐具。

"他们到哪儿去了？到哪儿去了？"玛克狼狈地喊。

"我不知道。"安乃德说。她拾起餐具，走了。

玛克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面对着他的崩溃了的美梦。他不理解这突如其来的动身，也不通知一声……不可能！他做了一个动作，想跟他母亲走，逼她解释明白……可是不！……

他又站住……不，这不是真的！现在他明白了……安乃德发现了他对诺爱弥的爱情。她想拆开他们两人。她说谎！她说谎！诺爱弥没有走……他恨他母亲。

他轻轻地溜出住所，连跑带滚下了楼梯。他跑着去，心疾跳着，跑到维亚家中。他想知道个究竟，到底他们走了没有。——而实际上，他们的确没有走。男仆说，先生刚刚出门。太太疲乏了，她不见客。玛克还是让仆人去问，是不是可以给他一分钟的谈话时间。仆人回来说："太太很遗憾，但这是不可能的。"孩子狂热地坚持，说他必须见她，只要一忽儿，他有十分重要的事要对她说……在这时，玛克用他正在发育中的嗓子，说了一大堆语无伦次，含含糊糊的话，加上拙劣的手势，红着脸，差一点要哭出来了。不动声色的男仆用好奇和嘲笑的目光瞧着他，使他头脑更混乱了。仆人把他推出大门。他愚蠢地抗拒着。高喊他不许别人碰他一下。仆人叫他滚蛋，如果他再不闭嘴，他要打电话通知门房，把他撵下楼……他一转身，大门砰地合上了。他觉得没有脸，满腔怒火地站在门外，不能下决心走开。他无意中向一扇门上靠了一下，觉得门没有上锁，被他推动了。他顺手把门推开，走了进去。他要不顾一切，直接到诺爱弥跟前去。门厅内空无一人。他知道诺爱弥的房间在那一边，就往楼道上溜过去。他听见诺爱弥的嗓子，在房里讲话。她在对男仆说："呸！呸！他叫我烦透了！……你干得对，该给他颜色看，这个傻瓜！"

玛克回到楼梯口。他逃跑了。他哭着，气得咬牙切齿，他气糊涂了。在楼梯的一级上，他坐下来，气喘不过来了。他不愿意在街上让人看出他在哭。他擦干眼泪，装出一副平静的

面目，掩饰着狂怒的痛苦。他不知不觉走上回家的道路。他绝望了……死，他宁愿死！他不可能再活下去。生活太丑，太卑鄙，她说谎，一切都说谎！……他不能再呼吸。在走过塞纳河时，他想投河。可是另有一个不幸的人比他抢先了一步。两边河滩上看热闹的人跟苍蝇似的黑鸦鸦一大片。有千把人，男女老少，俯身在栏杆上，贪婪地观看打捞一个淹死的人。什么情绪推动这么多人来观看？极少数是为了寻求变态情欲的刺激。相当少数，出于怜悯之心。绝大多数，被社会新闻所吸引，出于游手好闲的好奇心。相当一部分人，也许联想到自己，看一看别人怎样受罪，（"我以后也可能这样受罪。"）看一看人家怎样死，（"我以后也许这样死。"）——玛克只看见卑鄙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使他憎恶。自杀，对，可是别在外边！他跟安乃德一样。他有他的骄傲和洁身自爱之心。他不愿意给这一群下流之徒当戏看，不愿意让他们用肮脏的手来摆弄，不愿意赤身裸体地让那些肮脏眼睛来玷污。——他咬着牙齿，赶快回家，愈快愈好，他决定回家自杀。

他曾经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仔仔细细翻查家中各个房间，找到了一把手枪。那是诺爱弥的手枪，安乃德在诺爱弥走后拾起来的。安乃德漫不在意地把手枪放在一只抽屉里。玛克把那把枪据为己有，把它藏起来了。现在他决心下定了。对于孩子来说，如果是一个可以办到的行动，那么他想到要做就立刻去做。玛克要将自杀的行动立刻付诸实施。他悄悄地回到家里，正和他出来时一样，没有声响。关在自己房中，玛克将子弹装上膛，正象他看见过一个同学所干的那样。那个同学比玛克大不了多少，他把那个危险的玩具装在衣袋里到

处跑。在上一堂希腊文课的时候，他把书包挂在两腿中间，手伸在空书包里拨弄手枪，一边向注意听他的邻座同学们讲解。现在，玛克的武器已经装好。他准备开枪了……可是，自己站在哪儿呢？可别打不中自己。那边，站着，面对镜子……可是，接着就往哪儿倒下去呢？……这儿，更好些，坐着，两肘放在桌上，面对镜子……他把镜子摘下来，放在桌上，靠在一部词典上……这样。他自己看得很清楚。他拿起枪来，按在……按在哪儿？按在太阳穴上，据说这是最好的部位……这大概很痛吧？……他一点也没有想到他母亲。他的热情，他的痛苦，以及这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够他忙的……他的眼睛在镜子里，使他激动……可怜的玛克！……他觉得有话要说，在他消失之前，说一说这个世界使他吃的苦头，他是多么鄙视这个世界……需要报复，需要让别人追悔不迭，而且引起人们的赞叹……他找了一大张小学生用的作业纸，歪歪斜斜地摺叠起来——（他急急忙忙地干的）——然后，用他的专心的孩子的不大熟练的笔划，写道：

我不愿意再活下去了，因为她出卖了我。人人都是坏蛋。我什么也不爱，所以我宁愿死。所有的女人都说谎。她们都很卑怯。她们不懂得爱情。我鄙视她。我要求，当人家埋葬我的时候，把这张纸放在我身上："我为诺爱弥而死。"

写到这个亲爱的名字时，他哭了。他拿手帕捂住嘴，不让出声。他擦了擦眼泪，把他写的几行字再念一遍。他严肃地想："我不应当连累她。"

于是他把纸撕碎，重新写。他那几行绝望的词句，不由他自主地，象火箭般向前飞。写到这一句："她们不懂得爱情，"

他接着写："可是我懂得了，所以我死。"

他在痛苦中，十分满意这句话。这句话几乎使他得到安慰。这就使他对于还要活下去的人们，发生了仁善的心肠；于是他慈悲为怀地写了最末的一句："我原谅你们大家。"

他签了名。再过几秒钟，一切将告结束。他将得到解脱，他已经预见他这一死将发生的美妙的效果！

但是，正当他聚精会神地用钢笔重描稚气的花体字签名处墨水不够浓的地方，在他身后，小书房的门突然打开了。他急忙用手臂将手枪和纸盖住。安乃德只看见放在词典上的一面镜子，她以为玛克正在顾影自怜。她没有说什么。她好象疲乏到了极点，精疲力竭地低声说，她忘了打牛奶，做晚餐需要的牛奶，玛克愿不愿意做一件好事，替她去跑一趟，免得她受上下五层楼的劳累。他吗，只有一个思想，别让她瞧见他用胳膊挡着的东西，他不愿意动窝，他粗鲁地回答说他没有时间，他正忙着呢。安乃德苦笑了一下，把门关上，走了。

他听见她缓慢地下楼——(她的样子疲乏极了)——心中觉得过意不去。他心里保留着母亲疲乏的面部表情和声调……他迅速地把手枪掷进抽屉，把《向生命告别》塞在书堆中，连跑带跳走出家门，在楼梯上，他推撞了母亲，用不高兴的口气向她高声说，他去跑一趟。安乃德回到楼上，心里稍稍轻松一点。她想儿子并不是象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坏，但是他的粗鲁和坏脾气使她难堪。上帝！他是多么不温和！……对于他，这样正好！可怜的孩子，这样他在生活中可以少受一点痛苦……

玛克回来之后，完全忘记了他要自杀。当他看见桌子上

那份没有掩藏得很好的了不起的“遗嘱”，他已经丝毫不感兴趣。他急忙将它塞进一个硬纸盒的底里。他推开压得他出不来气的意念。他现在感觉到，对于他母亲，那将是何等残酷的卑怯行动；母亲的健康使他不放心。但是他拙笨地表示他的忧虑，他不知道该怎样问她，她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由于不恰当的自尊心，他不愿意露出他的真正的激动心情。他的神气好象在不乐意地偿清一笔礼貌上的欠债。而她呢，她也同样地骄傲，她不愿意引起他不安，把谈话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于是母子俩重新坠入闭口无言的窘境。玛克解除了不安的心情之后，认为他现在有权怨恨他母亲了，既然他为了她而放弃了自杀……他明知现在他丝毫没有自杀的意愿；但他需要报复他所受的一切痛苦。当你不能在别人身上报复时，就在母亲身上报复，反正她总在那儿，是你伸手可及的，而且她不跟你争辩。

就这样，他们各自禁闭在垣墙之内，各有各的苦衷。玛克，由于他开始觉得他的忧愁不好忍受，他对于安乃德的忧愁越来越怀敌意。当他听见门铃通报西尔薇姨母来了——（他熟悉西尔薇按门铃的方式）——他觉得轻松。西尔薇是来带玛克去看一场伊莎陶拉的演出的，因为她突然对舞蹈大感兴趣。虽然他自以为有责任在他脸上和灵魂深处——（首先在脸上）——保留他所经受的苦难的痕迹，他却不能掩饰他的欢乐，能出去散散心的欢乐。他跑去换衣服，故意让房门打开着，为了一点不漏地听姨母的快乐谈笑。她刚刚来到，已经在开始讲一个轻佻的故事。心中痛苦，脸上勉强微笑的安乃德，心里想：“难道她跟去年伏在孩子遗体上嚎叫的，是同一个女

人吗？难道她已经忘记了吗？”

她不羡慕这种伸缩性。但在另一间房里，她的儿子用笑声在回答西尔薇的精彩谈话，证明玛克的遗忘的本领也不亚于西尔薇。安乃德把这些看作缺乏好心肠，因而感到痛苦，却不知道她自己照样也有这种美妙而残酷的遗忘本领。当玛克容光焕发地出现在她面前，准备出发的时候，她不能控制她面部的表情，不能不使玛克注意到她在严厉地反对他的行动。这比一句责备的话更使玛克生气。为了报复，他故意夸张地表现他的兴高采烈。他大声说笑，而且显出他迫不及待地要动身，以致忘记对母亲说声晚安。一出门，他就想起来了。回去补礼吗？活该，让她去吧！他赌气了。他轻松愉快，因为他把那张在责备他的面孔，尤其是那种忧愁，在家感觉到的令人丧气的气氛，他在这一天中骚扰不宁的痕迹……统统抛在脑后了。这个广阔无边的一天！……简直是大千世界！……在几小时之内，好几种不同的生活，从欢乐的顶巅到绝望的深渊……在激动人心的各种感情重压之下，他本该被压得粉碎了。但是在矫健的小青年身上，这点重量无异于小鸟压在枝头。小鸟飞去，树枝重新抬起头来，迎风而舞。这一天中的欢乐与痛苦，都飞走了！剩下的只是一场梦。为了享受新的痛苦与欢乐，他急忙拭去梦痕。

然而安乃德不能理解玛克思想上发生的一切，安乃德也跟玛克一样，是富于激情的人，她把一切都归结到自身。她听到玛克嘻嘻哈哈地下楼，她心中猛然一震，因为，你瞧，离开母亲，这对玛克说来是多么大的快乐！她想，玛克在憎恨她。因为她的激情总喜欢夸大事实，而且在各种意义上……她成

了玛克的负担。对，这是明显的事实。他在盼望能够撇开他母亲。她死了之后，他将更幸福些。……更幸福！……她也一样。由于这个荒诞的念头，她心都碎了，那就是说，她的儿子，她的小家伙，可能在盼望她死……(荒诞？谁能知道？在内心深处，在一时的呓语中，哪个孩子没有盼望过母亲死亡？……)这个直觉所引起的恐惧震动了安乃德，正当她用一只虚弱无力的手抓住生命的时候，这是对她致命的一击。

一整天，她被卷土重来的激情狂怒地冲击着。而现在，决心既经下定，而且已经见诸实施；不可挽回的事实已经造成，她完成了意志的责任，不再有力量顶住内心之敌的袭击。而敌人已蜂拥而来，象海潮怒涨。

她自己是敌人的同谋。她给敌人打开门。当一切都已丧失，人们总该还有权享受自己的绝望吧！我的痛苦是我个人的事。让我全部占有我的痛苦吧！流血吧，我的心，流血吧！让我用匕首扎你一刀，强迫你重新看到丧失的一切！菲力普……他在这儿，面对着她……追忆是如此强烈，如同真的看见他一样，她跟他说话，用手接触他……他，她在他身上所爱的一切，相类似和相对立的一切组成的吸引力，对立面的结合，燃烧着爱与搏斗的双重火焰。搂抱与搏斗，本来是一回事。……而这个幻想的搂抱，却具有这样强烈的肉体力量，以致被爱情占有的女方，象被天鹅压在身上的蕾妲① 一样，身体都压弯了。激情的洪流绝望地涌来。——于是，安乃德经历了任何妇女在生活中都遇到过的苦恼；为爱情而生的女人，她

① 希腊神话：少妇蕾妲为大神宙斯所爱。宙斯化为天鹅，占有了蕾妲，使她怀了孕。

的一份爱情被拒绝了。——到了这个年龄的转折点上，如果她在一场爱情中失败，她就以为终生的爱情生活全部结束了。在这天夜间，安乃德独自留在房中，被她儿子所抛弃，自己的热情受了摧残，内心一无所有，奄奄一息，这种思想纠缠着她，一去不复返的爱情，没有爱情而虚度的一生，这种思想掐着她的脖子，不让她有一分钟安静；这种思想被驱走之后，仍然回来。安乃德徒劳地想干点活，来寄托她的精神。她拿起针线，又扔下；站起来，又坐下；她头靠在桌子上，双手互相扭曲着。念念不忘的一个意念使她心慌。她达到了这种痛苦的程度，那时，一个女人为解除自己的痛苦，准备走入最不堪的迷途。安乃德这时感到快要丧失理性了，她在狂热的昏迷中，看见一股野蛮的冲动，那种想要走到街头去的丑恶欲望，想要玷污自己，毁灭她的受折磨的身心，将自己的身体出卖给任何一个过路男子的狂怒。她意识到这种野兽般的思想，她憎恶得大叫起来；而这种憎恶之感，使她的下流无耻意念不愿意再放开她。于是，跟她儿子一样，她想自杀。她知道她已经不能控制意念的纠缠……

她站起来，向房门走去。可是，在到达房门之前，她必须经过打开着的窗子。当她走到窗前时，她决定投身到窗外去！……洁身自好的奇异本能想挽救她的灵魂，免受玷污！这个虚无缥缈的灵魂！她的理性并不迷信一般所谓道德。但是本能更为强有力，本能看得更正确……她全神贯注地注意两件东西，门和窗子，近处的东西她都看不见。在走向窗子的途中，她的腹部猛烈地撞在碗橱的尖角上。剧痛使她呼吸都停住了。她弯着腰，双手按着受伤处。由于腹部受伤，她感觉到

一种辛辣的复仇的快感。她恨不得把她身上的那个盲目和沉醉的主人，那个猛虎式的上帝，砸得粉碎……稍后，反作用开始了。她倒在碗橱与窗子之间的一张矮椅子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她双手冰冷，满脸都是汗水；她心脏乱跳，愈来愈弱。在这沉入深渊的时刻，她只有一个念头："快些，快些！……"

她昏过去了。

* * *

当她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什么时候？几秒钟？……万丈深渊……）——她的脑袋向后仰着，好似放在砍头的砧木上，脖子搁在窗台上，身体仍旧挤在墙角落里。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她望见，在阴暗的房顶上空，在七月的夜晚，群星在闪烁。其中有一颗星，用它的神圣的光芒，照彻她的身心……

一种向所未有的寂静，广阔得象大平原……可是在下边，汽车仍在街道上来来往往；碗橱中的玻璃杯微微颤动着……她听不见……高悬在天地之间……"无声的飞翔……"……"她非常缓慢地苏醒过来……"

她故意不立即醒过来。她怕重新面对她所抛开的一切：可憎可怕的疲乏、不安、爱情的陷阱，爱情、母爱，强烈的自私，——自然的陷阱，它才不关心我的痛苦！它在等我醒来，要碾碎我的心……我从此再也别醒了吧！

她却醒过来了。——她发现敌人已经不在那儿。绝望，它已经不在……真的不在那儿？……不对，它还在那儿。但已经不在她身上。她从外表看到它。她听见它在响……啊，魔术！……可怕的音乐，开辟了未知的空间……安乃德瘫软

无力，不能动弹，她听见有人在唱，——仿佛在房间里，一只看不见的手把它们召来——那些抽泣声，萧邦的一支前奏曲中的Fatum①。她的心充满了从未尝味过的欢乐。在日常生活中仅仅由于否认痛苦而产生的、害怕痛苦的可怜的欢乐，和本身包含痛苦的浩大的欢乐之间，除了名字之外，毫无相同之处……安乃德闭目静听。声音停止了。在等待中，一片寂静。于是，突然间，从被撕碎的灵魂中，飞起一声解脱的欢呼，粗野的呼喊，振翅疾飞……玻璃窗上的金刚钻，它的辙迹在夜空的穹窿上划出一条条的波纹……腰痛如折的安乃德，在坚硬的枕头上，在痛苦之夜的门口，产生了一个新的灵魂……

无声的呼喊盘旋着飞到远方，消失在思想的深渊中。安乃德沉默无语，一动不动地呆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她站起来。脖子痛得象折断一样，四肢发痠。然而灵魂却得到了解脱。

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她推向桌前。她不知道要去干什么。她的心充塞整个胸膛。她不能将心为她一人而保留着。她拿起一支钢笔。在没有分寸的激情旋风中，在颠簸的、碰撞的节奏中，庞然巨物似地，她倾泻了痛苦的川流……

你来了，你的手拉着我，——我吻你的手。
充满爱情，充满恐惧，——我吻你的手。

爱情，你是来摧毁我的，我完全明白。

---

① 音乐术语："命运主题"。

我双膝颤抖……来吧！摧毁吧！——我吻你的手。

你咬了果实，然后扔掉：来，咬我的心吧！
祝福吧，被你咬破的伤口！——我吻你的手。

你要整个的我；你一切到手之后，却什么也没有利
用。
你留下的只是一片废墟。——我吻你的手。

你的手抚摸我，明天却将杀死我。
我等着，吻着这只手，等你的致命一击。

杀我吧！打击吧！当你使我痛苦的时候，你使我舒
服。
你解救了我，破坏者——我吻你的手。

使我流血的每一下打击，砸断了我的锁链。
你扯下带着皮肉的锁链——我吻你的手。

你砸烂了我身体的囚笼，我的凶手，
我的生命从裂口中逃逸——我吻你的手。

我是受伤的大地，从那儿将长出
你所播种的痛苦的庄稼。——我吻你的手。

播种神圣的痛苦吧！但愿在我的胸怀里，
全世界痛苦的庄稼都能成熟。——我吻你的手，
我吻你的手……

狂风暴雨，大海的怒涛撞碎在岩石上，负荷着浪花和闪电之光的灵魂，粉碎成为激情与眼泪的泡沫和微尘，被抛向苍穹……在野鸟之群最后一声啼鸣中，灵魂一下子落到地面。于是，安乃德筋疲力尽，扑倒在她床上，睡着了。

*　　*　　*

次日清晨，夜间的痛苦只剩下在日光中融化的残雪……

Cosi la neve al sol si disigilla ……①

此外还有经过斗争而且知道自己已经胜利的、尚有余痛的身体上温暖之感。

她觉得满足，满足于她的痛苦。痛苦也和激情一样，如要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必先使痛苦充分地发泄，毫无保留。但是有这种胆量的人是不多见的。他们用餐桌上的残渣碎屑来喂养痛苦这只好斗的狗，不让它吃饱。能够战胜痛苦的，只是那些敢于拥抱痛苦的怒潮的人，他们敢对痛苦说："我抱住你，我要叫你给我生育孩子。"

创造性灵魂的这种强有力的拥抱，是跟男女结合同样地粗鲁和多产的。

安乃德在桌上找到她所写的东西。她把稿纸撕成碎片。这

---

① 意大利语：如同在地上融化的雪……

些乱七八糟的言语，正如它们所表达的情绪一样，使她觉得不能忍受。她不愿意干扰现在她遍身舒畅的感觉。她有一种轻松的印象，好似解除了束缚，好似铁链的一环刚刚被她砸断……于是在一闪之间，她仿佛看见了一连串的奴役，灵魂一步步解脱了它们的重压，通过一系列的生活经历，她自己的和别人的生活（那都是一样的）……于是她心里问道："为什么，为什么这永恒的束缚，这永恒的束缚？欲望的血淋淋的行程，将把我推送到什么地方去？……"

这不过是一刹那的事。为什么要为未来的事操心呢？未来的事也都将成为过目烟云，正如已经发生过的事一样。我们完全知道，不论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我们一定会到达彼岸。正如民间的谚语，那句祈祷与挑衅的英勇的老话所说："但愿上帝不要仅仅把我们有力量负荷的磨难放在我们肩上！"

安乃德已经负荷了她的磨难，一天之间的磨难。过一天算一天吧！……她轻松了，身心一齐轻松……

To strive, to seek not to find, and not to yield①……

"很好，很好……我没有虚度这一天……下文如何，且等明天再说！"

她起床。她全身是光赤的。越过邻舍的房顶，早晨的太阳，八月份的大太阳，晒满了她的身体和房间……她很高兴……对，不管怎么说！

她周围的一切和昨天一样：天与地，过去与未来。但是，

① 见第一九六页注①。

在昨日令人丧气的一切，今天都闪耀着光辉。

玛克深夜才回家。现在，他既然没有和母亲在一起而自己出去找乐趣，他觉得对不起母亲，让她一个人在家，而且睡得那么晚。因为他知道，他不回家，安乃德是不会睡的。他准备瞧他母亲冷冰冰的面孔。虽然是他不对——恰恰因为这样——他上楼时，准备好一副挑衅的姿态。嘴唇上挂着傲慢的微笑，实际上心里并不踏实，他在门口擦脚的草垫下拾起钥匙，开门进屋。屋里毫无动静。他把大衣挂在衣帽间里，他等着。一片寂静。他踮起脚尖，轻轻溜进自己的房间，悄悄地躺下，他很轻松。严肃的问题，明天再讲！但他还没完全脱掉衣服，却被一个焦虑的心情所震动。这种纹丝不动的情况很不自然……跟他母亲一样，他的想象力很活跃，而且很快就使他坐立不安……出了什么事了？他远远没有想到在邻室中，这一夜的狂风暴雨。可是他觉得他母亲不可解，令人不放心；他从来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他警惕起来了，穿着睡衣、光着脚，他把耳朵贴在母亲的房门上细听。他放心了。她在里边。她睡着了，她呼吸很响，而且断断续续。他把门稍稍推开一点，怕他母亲病了，他走到床边。街上的灯光照见她仰卧在床上，样子极疲乏，头发散乱在面颊上。这个悲剧的面容，从前西尔薇和她一起住宿的时候，曾经引起她的诧异；她呼吸粗声粗气，很猛，而且受压抑，掀起胸脯，一下子又坠落，好象摔碎了。玛克猜想这个身体内部该有多大的疲乏，多大的痛苦。他不觉害怕起来，而且满怀怜悯。于是他俯身向着枕头，用颤抖的低声，轻轻喊："妈妈……"

好象她在睡眠的遥远角落，听见了这声呼叫，她努力了一下，想从睡梦挣脱出来，呻吟了一下。孩子非常害怕，走开了。安乃德重又进入一动不动的状况。玛克去睡觉。他的岁数本来是无忧无虑的，再加一天来的劳累，睡意战胜了他的不安。他一觉睡到大天明。

起床时，他重又想起在夜里看见的形象，和他当时的担心。他很惊讶，为什么没有看见母亲起来。按照习惯（他为此而生气），母亲一早进入他的房间，向他说日安，在他床上亲他一下。这天清早，她没有进来。但是他听到邻室中有他母亲来回走动的声音。他打开门。母亲跪在地板上，拂拭木器家具，没有回过头来。玛克对她说了声早安。她抬起头来，用含笑的眼睛瞧着他，说："早上好，孩子。"接着，她继续工作，不再管他。他等着她问起昨夜的晚会；他嫌恶这类问题。但是她却什么也不问他，这又使他生气。她现在回到她房中，整理一切，换好衣服，到了该去教课的时间了，她准备出门。他在镜子里瞧见她在打量自己，眼睛有黑圈，样子还很疲倦，可是在她眼睛里，焕发着一道光明。而且嘴边也有微笑。他觉得莫名其妙。他本来准备发现一副悲愁的面孔；甚至他心里已经准备好怎样替她鸣不平。这一下，他的计划全部打乱了。这个小青年的逻辑碰了钉子……

可是安乃德却有她的逻辑。"感情自有感情的道理……"比起一般的理性有更高的道理。旁人作何感想，安乃德才不理会呢。她现在明白了，没有必要让旁人理解你。如果他们爱你，那是闭着眼睛干的。但是他们的眼睛可不是常常闭上的！……"让他们爱怎样就怎样！不论他们怎样，我爱他们。

我不能一日不爱。再说，如果他们不爱我，我心里也有足够的爱，可以又爱我自己，又爱他们……”

她对镜微笑，对远远超过目光所能及的永恒的爱微笑，对着远远的火光，眼睛无非是这种火光的一个点滴。她把正在梳整发髻的手臂放下，转身向儿子，看见孩子心事重重的脸色，她回忆起昨晚的一切，托着孩子的下巴，一字一顿，高兴地念道："你跳舞了，这使我高兴！好吧，现在请你唱歌！"①

眼看儿子惊愕的表情，她哈哈大笑，温爱地看了他一眼，在他脸上亲了一下，提起放在桌上的手提包，她走了，一边说："再见，我的小蛐蛐儿！"

他听见她在外间吹口哨，吹一支无忧无虑的曲子。（他羡慕母亲这份才能，同时又瞧不起这个才能，因为母亲比他吹得高明得多……）

他大不以为然！这种有失体统的高兴，紧接着头天晚上的忧愁！……他抓不住她。正如他听别人说过的那样，他也责备妇女们永恒的任性，缺乏严肃……"la donna mobile……"②

他正要出门，他的眼光被废纸篓中的一张纸所吸引。在一片撕碎了的纸片上，他的猛禽般的尖锐而善于搜索的眼睛，无意中看到几个被撕碎了的字……他立刻警觉地站住……这几个字……母亲的笔迹……他把碎纸片拾起来。他狂热地念着……先是一片片地随手拾起来念……这些火焰般的字句！……虽然被撕成碎片，在它们前进的道路上被打断，这些字句提示的扣人心弦的感情，却并不因此而减少魔力……接

---

① 十七世纪法国寓言诗人拉·封丹的诗：《知了与蚂蚁》最末一句。

② 意大利语：妇女善变。

着，他把碎纸片拼凑起来，他搜遍纸篓，连最小的碎屑也找出来了，而且他耐心地把它们拼成整体。他双手微颤地捧着被他出其不意地发现的秘密。当一切都拼全了，他读完整首诗的时候，他大为震动。他不十分理解；但是这支孤独之歌的粗犷的狂热，对他揭露了激情与痛苦的向来不为人所知的源泉，这使他兴奋，使他震惊。难道这种狂风暴雨的呼喊，是从母亲胸中发出来的吗？……不，不，不会的！他不愿意这样想。他心想，这是她从一本书上抄下来的……但是从哪儿抄来的呢？……他不能问她……而且假如不是从书本上抄来的？……眼泪从他眼眶里涌上来，他觉得需要大声喊出他的激动的情绪、他的爱，使他想扑在母亲怀里，跪倒在她脚边，向她倾吐心里的话，同时看清她心中的一切……但是他不能这样做……

他整个上午都在家里反复念、誊清碎纸片上的文字，最后将它们装入一个信封，揣在怀中。到中午，他母亲回来吃午餐时，孩子一句话也没有对母亲讲。当她进屋时，他坐在桌旁，不站起来，也不回头看她。他想知道底细的愿望越是强烈，他那种以麻木的面具来掩盖心中惶惑不安的拘谨态度，就越显得僵硬。而且，这些悲剧的言词可能不是安乃德的！面对他母亲的安详的面容，他产生了这种怀疑……可是，话说回来，另一种怀疑，令人震惊的怀疑，也继续存在……万一是她？……这个女人，我的母亲？……在餐桌旁，面对着她，他不敢瞧她……可是当她转过背去，走进房间，去拿一盘菜，他严厉的目光便竭力观察她。这目光在问："你是谁？"

他不能澄清他的混乱的、被迷惑的、不安的印象。而安乃德却一点也没有注意，她整个儿充满着新的生活。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母与子　上
作者＝（法）罗曼·罗兰著　罗大冈译
页数＝５３９
ＳＳ号＝１０９７９１２８
出版日期＝１９８０年１０月第１版